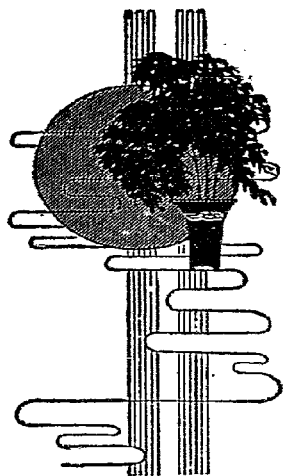


遊記叢
書之一

徐霞客遊記

上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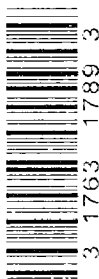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題辭

承示徐霞客遊記，并欲補刻其遺詩，具見表彰前輩盛意，謹賦五古一首奉呈。

豎亥步紘撞，若士遊汗漫。尻車神爲馬，古語本荒幻。霞客乃好奇，足踏天下半。肩荷一縷被，手挾一油繖。非走奔衣食，非馳騙仁宦。南狎橫海鯨，北追出塞鴈。水愕險灘干，陸跋危巘萬。曉寒風裂膚，暑雨泥沒髀。渴掬懸瀑流，飢恰墮樵爨。身衝魑魅過，胆不豺虎憚。問渠意何爲？曰欲窮壯觀。將成一家言，親歷異遙盼。註證艱桑經，精訂岳瀆誕。以俟後子雲，南針指一綫。果有葉保堂，曠世起驚嘆。購得舊板完，兼搜逸篇散。方輿燦列眉，一一可覆按。惜哉醫無閭，作者未識面。西土梁雍州，亦未度雲棧。（遼左及隴蜀，其遊跡未到。）想當明末造，（霞客之遊在崇禎中）遼瀋界久判，陝蜀莽盜區，更難結鞅絆。今幸世昇平，萬里慶清晏。保堂與旣豪，意氣薄霄漢。曷勿繼遐蹤，探奇盡禹甸。歸補圖經全，供我臥遊徧。

嘉慶戊辰春仲，甌北趙翼，時年八十有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徐霞客遊記（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徐宏祖撰。宏祖，江陰人。霞客其號也。少負奇氣。年三十出游，攜一襆被，遍歷東南佳山水，自吳越之閩，之楚，北歷齊魯燕冀，嵩雒，登華山而歸。旋復由閩之粵，又由終南背走峨眉，訪恆山，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尋金沙江，從瀾滄北尋盤江，復出石門關，數千里，窮星宿海而還。所至輒爲文以志游蹟。沒後，手稿散逸。其友季夢良求得之，而中多闕失。宜興史氏亦有鈔本，而譌異尤甚。此則楊名時所重加編訂者也。第一卷自天台雁蕩，以及五臺恆華，各爲一篇；第二卷以下，皆西南游記，凡二十五篇。首浙江江西一篇，次湖廣一篇，次廣西六篇，次貴州一篇，次雲南十有六篇。所闕者，一篇而已。自古名山大澤，秩祀所先，但以表望封圻，未聞品題名勝。逮典午而後，游迹始盛。六朝文士，無不託興登臨。史冊所載，若謝靈運居名山志、游名山志之類，撰述日繁，然未有累牘連篇，都爲一集者。宏祖眈奇嗜僻，刻意遠游，旣銳於搜尋，尤工於摹寫。游記之夥，遂莫

過於斯編；雖足遊所經，排日記說，未嘗有意於爲文，然及耳目所親，見識較確；且黔滇荒遠，輿志多疎，此書於山川脈絡，剖析詳明，尤爲有資考證；是亦山經之別乘，輿記之外篇矣。存茲一體，於地理之學，未嘗無補也。臣葉廷聖恭錄。

序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漢司馬子長創爲河渠書，後漢班孟堅始志地理，前宋范蔚宗始志郡國；自是有史，卽有志。沿及唐宋，而郡縣有志，寰宇有記，凡建置，沿革，疆域，田賦，戶口，關塞，險要，名勝，古蹟，皆在所詳；至於山川之源委脈絡，未必能知其曲折，辨其經緯，歷歷如指諸掌也。恭讀乾隆四十七年刊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書目「史部地理類」間列徐霞客遊記十二卷，分注云：明徐宏祖少好游，足跡幾遍天下。嘗四行數千里，求河源。是編皆其紀游之文。舊本缺殘失次，楊名時重爲編訂，以地理區分，定爲此本。是書上邀乙覽，蓋能詳人所略，爲從來史志之所未備。嘉慶十一年冬，筠峪徐氏以所梓行游記之板歸余。廷甲生平無他嗜好，見書之有益於學術治道者，每不惜重價得之，遂積至萬有餘卷，丹鉛甲乙，日不暇給。前旣校刻楊氏全書，今復得徐氏游記板，翻閱之，

朽蠹頗多，乃借楊文定公手錄本，暨陳君能靜所校本，與徐本悉心讎勘，其文之不同者，以萬計，其字之舛誤者，以千計，其文不同而義可通者，仍其舊，其字之舛誤而文義不可通者，不得不亟爲改正。抑徐刻分十冊，與進呈之楊本卷帙不同，此無從更正者。且楊陳二本於滇游日記卷首俱有提綱，楊本每記有總評，陳本每記有旁批，此又無從增補者，惟是霞客有遺詩數十首，石齋黃公歎爲詞意高妙，忍令其祕藏而弗彰乎？又一切名人巨公題贈諸作，俱足以考見霞客之素履。又安可不傳信於來茲乎？十三年春，延梓人於家，訛者削改，杓者重鑄，又增輯補編一卷附於後，庶幾霞客之精神面目，更可傳播於宇內也。雖然，霞客記游之書，豈僅此哉？前人謂霞客西出石門關，至崑崙山，窮星宿海，今所刊之本，暨楊陳二鈔本，其游覽日記，不過至滇南雞足山而止耳。延甲聞郡城莊氏家藏鈔本有六十卷，戊辰三月，往郡訪之，莊之後人云：『先世信有之，今已散失。』果爾，今之所刊，不過六分之一耳。然一展卷而浙，而閩，而江右，自豫而秦，而荆襄，又自燕而雁門，而雲中，又自楚而粵西，而貴竹，而滇南，其所經歷之山川，靡

不辨其源委脈絡，而一一詳記之，至土風民俗物產，亦隨地附見焉。是豈獨爲山人逸士濟勝之資？凡以民物爲己任而有政教之責者，周覽是書，於裁成輔相左右宜民之道，不無少補焉。邑前輩文定楊公久任滇黔利民之事，次第舉行，人第知其學術之深醇，庸詎遊其於遊記一書，手錄二過，於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早已周知也哉！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霞客此書，固千古不易之書也！士人束髮受書，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大，無所不知，然後可以出而履天下之任，若僅以此書當臥游勝具，豈廷甲補輯是書之志也耶？

時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四月，同邑後學葉廷甲識於水心齋。

刻遊記原序

昔劉彥和著文心雕龍五十篇，品藻千古，經緯六合，沈水部一見卽詫爲異書，卒賴其力以傳於世。迨傳之久而滅沒滋甚，嘉禾雲間諸刻無完書；自錢功甫得宋槧本鈔，而後綴學之士始得見全文，以至於今不廢。昌黎韓子有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乎！人之名之傳世而行遠，莫不有爲之先後者，其於書也，亦是焉已矣！族祖霞客公，生有游癖，凡展齒所到，模範山水，積記成帙，積帙成書，昔人所稱爲千古奇書者，此也；惜未脫稿而公卒。賴季君會明爲之次其簡編，後旋燬乎兵燹。又賴公子介立訪得義興史氏曹氏錄本參校，而遊記得復成書。於時名人巨公，莫不樂購其遺編，當臥游勝具，皆以贍本傳玩，而就中改換竄易者，更不一人。迄今百有四十餘年，雖得邑中楊凝齋先生手校於前，陳君體靜再訂於後，而傳寫益廣，譌落寔多，兼之俗下書傭，競於此作生活計，而任意刪節撞湊，一如彥和嘗夢素源之文，往往

使讀者莫悉漏義，是可痛也！乙未春，適得楊陳兩先生訂定真本，比對讎勘，將手錄一通。思有以信今而傳後，獨念兩先生當日細意搜討，謂可存其真以永世，乃轉相傳寫，而訛落者已如彼，刪抹者又如此，予卽爲之攻其缺失。訂其異同，又安保沿別淮混魯虎者？或從而斷脛添足，無復有作者之真面目存歟？夫是書之名世傳世，均非予小子之所敢知，要使作者之澌神不庸滅於煨燼之餘，更不滅沒於妄傭之手，是則後人之責所萬不獲辭者也。爰急付梓，庶幾後世有功甫其人，或得以此比於華山槩本，則又私心之所冀幸也夫！

時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秋九月，孩浦族孫鎮謹序。

錄徐霞客遊記序

己丑仲夏，將赴淮浦，舟中無事，展閱外舅南開先生所鈔徐霞客遊記。抵寓後，既終卷，念其平生胼胝轔，歷數萬里，衝風雨，觸寒暑者垂三十年，其所自記游蹟，計日按程，鑿鑿有稽，文詞繁委，要爲道所親歷，不失質實詳密之體，而形容物態，摹繪情景，時復雅麗自賞，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悅，復堪供持贈者也。因手錄而存之，凡兩閱月而畢。曰：是殆負邁俗不羈之志，狂而不知取裁者與？觀其意趣所寄，往往出入於釋老仙佛，亦性資之近使然；而其爲人之奇倔豪宕，於斯概見，未可沒也。古之殫心於天文地理之學以成名者，冥搜闕奧，曠覽幽遐，每出於蹤跡瑰異之士，自非有好奇之癖，亦孰肯蹈絕險，赴窮荒，敝精力以爲之哉？若其足以裨助見聞，正於學者不無補也。今觀國風二雅所陳，禹貢職方所紀，以及地理河渠諸志，皆詳山川風土，以爲農田水利，施政立教，因時制宜之具。其間蟲魚草木之產，兼資多識，聖教不廢，茲非其足相發明證佐者

與切而言之，深山大澤，流峙終古，皆天地法象示人之至教，本生人所應窮歷，特以手足之力有限，百年之期若瞬，勢弗能親至而目見，得斯書也，苟力有可至，境所適逢，固可展卷披對，按所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如涉其境焉。昔夫子亟稱原泉曾氏風雩詠歸，蓋造物與遊，所以涵泳天機，陶寫胸次，案頭置此，如朝夕晤名山水於几席間，詎非仁智養心之善物耶？抑尤有足以警心者，霞客之遊也，升降於危崖絕壑，搜探於蛇龍窟宅，亘古人跡未到之區，不惜捐軀命，多方竭慮以赴之，期於必造其域，必窮其奧，而後止；學者之於道也，若覃思鼓勇，亦如霞客之於山水，則亦何深之不窮？何遠之不屆？且入焉而安，曾無犯難輕生之虞；味焉而腴，非有飢渴疲憊之困；其爲高深美富，奚啻於洞壑泉石之奇，岱華江湖之大哉！有志者可以觀此而興矣！余旣喜其書之不爲無益，且以其足爲入道喻也，爰爲之序，以自勸焉。

康熙己丑八月，癸卯同邑後學楊名時序。

重錄徐霞客遊記序

己丑夏秋，既手錄徐霞客遊記而爲之序矣，重陽抵家，復得友人所藏原本校之，乃知前所鈔本，出於宜輿史氏者，字多譌誤，其刪減易置處，輒於實境不符，文意不協；用歎天下之率意改竄文字，而致失作者之本來，如宜輿史氏者，爲可鑒也！初余錄是集之意，謂存斯書也，他年力所可至，境所適逢，可展卷披對，按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口涉其趣焉。若如史本，則既失其真，又安用之？爰亟爲改正，添入，再手謄一過，以復其舊。大抵霞客之記，皆據景直書，不憚委悉煩密，非有意於描摹點綴，託興抒懷，與古人遊記爭文章之工也。然其中所言名山巨浸宏博富麗者，皆高卑定位，動靜變化之常，下至一澗一阿，禽魚草木，亦賢人君子，偃仰棲遲，寤言寫心之境，正昔人所云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雖止詳其形體區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俟人之神會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其得之多寡，知之淺深，存乎人耳。夫造物之奇闕，恆

有待而發，亦有待而傳，有是境而人不知，則此境爲虛矣；游是境而默不言，則此遊爲虛矣。霞客之前，境自在天下也，而無人乎知之，無人乎言之，卽知而言之，亦舉什一於千百而已。設霞客於身到目歷之處，惟自知之而自樂之，不以紀於書而傳於世，人又烏知其有與無耶？然則斯書之不可沒，謂天地之迹存焉耳！而况於天地之心，生人之本，古之聖賢心知之而身備之，而推所得以公於世者，其遺文之可寶愛爲何如哉？

庚寅二月丙申朔，楊名時序。

書手鈔徐霞客遊記後

吾邑有三書，皆卓絕：王梧溪詩集，黃巖溪邑志，徐霞客遊記是也。黃志余曾得家克艱校本，錄過，視他本稍佳，然猶間有譌字。梧溪集余止草錄一過，尙未瞻真。獨遊記校對數次，並經融郊師訂正完好。後有得者，當爲全寶之，後學陳泓識。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目次

卷上

遊天台山日記……………一
 遊鴈宕山日記……………三
 遊白岳山日記……………六
 遊黃山日記……………八
 遊武彝山日記……………一一
 遊廬山日記……………一五
 遊黃山後記……………一八
 遊九鯉湖日記……………二〇
 遊嵩山日記……………二三
 遊太華山日記……………二七
 遊太和山日記……………三〇
 閩遊日記前……………三二
 閩遊後記……………三六
 遊天台山日記後……………四一

徐霞客遊記 目次

卷下

遊鴈宕山日記後……………四五
 遊五台山日記……………五〇
 遊恆山日記……………五三
 浙遊日記……………五五
 江右遊日記……………六〇
 楚遊日記……………八一
 粵西遊日記……………一一一
 黔遊日記……………二〇二
 滇遊日記(一)……………一
 遊太華山記……………一
 滇中花本記……………三
 記顏洞記……………四
 筆記二則……………五
 盤江考(附)……………五二

滇遊日記(二)……………	一五四
永昌志略(附)……………	二五二
近騰諸彝說略(附)……………	二五三
雞山志目(附)……………	二八七
雞山志略一(附)……………	二八九

雞山志略二(附)……………	二九二
麗江紀略(附)……………	二九四
法王緣起(附)……………	二九五
江源攷(續附)……………	二九五
續編目錄附後……………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 卷上

遊天台山日記 浙江台州府

癸丑之三月晦 自甯海出西門，雲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態。三十里，至梁壙山，開此地於菟夾道，月傷數十人，遂止宿。

四月初一日 早雨。行十五里，路有歧，馬首西向台山；天色漸霽。又十里，抵松門嶺；山峻路滑，舍騎步行。自奉化來，雖越嶺數重，皆循山麓，至此迂迴臨陟，俱在山脊，而雨後新霽，泉聲山色，往復剗變，翠叢中山鵲映發，令人攀歷忘苦。又十五里，飯於筋竹菴。山頂隨處種麥，從筋竹嶺南行，則向國清大路。適有國清僧雲峯同飯，言此石梁山險路長，行李不便，不若以輕裝往，而重擔向國清相待。余然之，令擔夫隨雲峯往國清，余與蓮舟上人就石梁道。行五里，過筋竹嶺，嶺旁多短松，老幹屈曲，根葉蒼秀，俱吾閩門益中物也。又三十餘里，抵爛陀菴，上下高嶺，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轟風動，路絕旅人，菴在萬山坳中，路荒且長，適當其半，可飯可宿。

初二日 飯後，雨始止。遂越深攀嶺，溪石漸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臥念晨上峯頂，以朗霽爲緣，蓋連日晚霽，並無曉晴。及五更夢中，聞明星滿天，喜不成寐。

初三日 晨起，果日光輝燦，決策向頂，上數里，至華頂菴；又三更，將近頂，爲太白堂。——俱無可觀。聞堂左下有黃經洞，乃從小徑二里，俯見一突石，頗覺秀蔚。至，則一髮僧結菴於前，恐風自洞來，以石甃塞其門，大爲歎惋。復上，至太白，循路登絕頂，荒草靡靡，山高風冽，草上結霜高寸許，而四山迴映，琪花玉樹，玲瓏彌望，嶺角山花盛開，頂上反不吐色，蓋爲高寒所勒耳。仍下華頂菴，過池邊小橋，越三嶺，溪迴山合，木石森麗，一轉一奇，殊慊所望。

二十里，過上方廣，至石梁，禮佛龕花亭，不暇細觀，飛瀑下至下方廣，仰視石梁飛瀑，忽在天際。聞斷橋珠簾尤勝，僧言飯後行，猶及往返。遂由仙龕橋向山後越一嶺，沿潤八九里，水瀑從石門瀉下，旋轉三曲，上層爲斷橋，兩石斜合，水碎迸石間，匯轉入潭，中層兩石對峙如門，水爲門束，勢甚怒，下層潭口頗闊，瀉處如闕，水從坳中斜下，三級俱高數丈，各極神奇，但循級而下，宛轉處爲曲所遮，不能一望盡收。又里許，爲珠簾水，水傾下處甚平闊，其勢散緩，滔滔汨汨，余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緣崖，遠舟不能從，曠色四下，始返。停足仙龕橋，觀石梁臥虹，飛瀑噴雪，幾不欲臥。

初四日，台山一碧如黛，不暇晨餐，即循仙筏，上曇花亭，石梁即在亭外。梁闊尺餘，長三丈，架兩山坳間，兩飛瀑從亭左來，至橋乃合流下墜，雷轟河墮，百丈不止。余從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盡，卽爲大石所隔，不能達前山，乃還。過曇花，入上方廣寺。循寺前溪，復至隔山大石上，坐觀石梁，爲下寺僧促飯，乃去。飯後十五里，抵萬年寺，登藏經閣，閣兩重，有南北經兩藏，寺前後多古杉，悉三人圍，鶴巢於上，傳聲嘹唳，亦山中一清響也。是日，余欲向桐柏宮覓「瓊臺雙闕」路，多迷津，遂謀向國清，國清去萬年四十里，中過龍王堂，每下一嶺，余謂已在平地，及下數重，勢猶未止，始悟華頂之高，去天非遠。日暮入國清，與雲峯相見，如遇故知。與商探奇次第，雲峯言：「名勝無如兩巖，雖遠，可以騎行；先兩巖而後步至桃源，抵桐柏，則翠壁赤城，可一覽收矣。」

初五日，有雨色，不顧，取塞明兩巖道，由寺向西門覓騎騎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頭，兩止，騎去。二里，入山峯，縈水映，水秀石奇，意甚樂之。一溪從東陽來，勢甚急，大若曹娥，四顧無筏，負奴背而涉，深過於膝，移渡一澗，幾一時。三里至明巖，明巖爲塞山拾得隱身地，兩山迴曲，志所謂八寸關也。入關，則四圍峭壁如城，最後洞深數丈，廣容數百人，洞外，左有兩巖，皆在半壁，右有石筍突聳，上齊石壁，相去一線，青松紫蘂，蒼蒼於上，恰與左巖相對，可稱奇絕。出八寸關，復上一巖，亦左向，來時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敞容數百人，巖中一井，曰仙人井，淺而不可

巖外一特石，高數丈，上歧立如兩人，僧指爲「寒山拾得」云。入寺飯後，雲陰潰散，新月在天，人在迴崖頂上，對之清光溢壁。

初六日 凌晨，出巖六七里，至寒巖，石壁直上如壁。仰視空中，洞穴甚多。巖半有一洞，闊八十步，深百餘步，平展明朗。循巖右行，從石隘仰登，巖坳有兩石對簷，下分上連，爲鵲橋，亦可與方廣石梁爭奇，但少飛瀑直下耳。還汲僧舍，覓筏渡一溪，循溪行山下，一帶峭壁巉崖，草木盤垂其上，內多海棠、紫荊、映蔭、溪色、香風來處，玉蘭、芳草，處處不絕。已至一山嘴，石壁直豎湖底，湖溪流駛，旁無餘地，壁上鑿孔以行，孔中僅容半趾，僂身而過，神魄爲動。自寒巖十五里，至步頭，從小路向桃源。桃源在護國寺旁，寺已廢，土人茫無知者。隨雲峯莽行，曲路中，日已墮，竟無宿處。乃復問至坪頭潭。潭去步頭僅二十里，今從小路迂迴三十餘里。宿——信桃源誤入也。

初七日 自坪頭潭行，曲路中，三十餘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漸窄，有館曰桃花塢。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飛泉自上來注，爲鳴玉湖，湖隨山轉，人隨湖行，兩旁山皆石骨，攢巒夾翠，涉目成趣。大抵勝在寒明，兩巖間湖窮路絕，一瀑從山坳瀉下，勢甚縱橫。出飯館中，循塢東南行，越兩嶺，尋所謂「瓊臺雙闕」，竟無知者。去數里，訪知在山頂，與雲峯循路攀援，始達其巔。下視峭削環轉，一如桃源，而翠壁萬丈過之，峯頭中斷，卽爲「雙闕」。「雙闕」所夾而環者，卽爲「瓊臺」，臺三面絕壁，後轉卽連「雙闕」。余在對闕，日暮不及復登，然勝已一目盡矣。遂下山，從赤城後還國清，凡三十里。

初八日 離國清，從山後五里，登赤城。赤城山頂圓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巖穴爲僧舍，凌雜，盡掩天趣。所謂玉京洞、金錢池、洗腸井，俱無甚奇。

遊鴈宕山日記

浙江溫州府

自初九日別台山，初十日抵黃巖，日已西，出南門三十里，宿於八寨。

十一日 二十里，登盤山嶺，望鷹山諸峯，芙蓉插天，片片撲人眉宇。又二十里，飯大荆驛。南涉一溪，見西峯上綴圓石，如翠指爲兩頭陀，余疑卽老僧巖，但不甚肖。五里，過章家樓，始見老僧真面目，袈衣禿頂，宛然兀立，高可百尺，側又一小童，僂於後，向爲老僧所掩耳。自章樓二里，山半得石梁，逾洞門東向，門口一梁，自頂斜插於地，於飛虹下垂。由梁側隙中層級而上，高微空豁，坐頃之下山，由右麓逾謝公嶺，渡一湖，循湖西行，卽靈峯道也。一轉山腋，兩壁峭立，亘天危峯亂疊，如削如攢，如駢筍如挺芝，如筆之卓，如鱗之款，洞有口如捲幙者，潭有碧如澄鏡者，雙鷲五老，接翼聯肩。如此里許，抵靈峯寺，循寺側登靈峯洞，峯中空，特立寺後，側有隙可入。由隙歷磴數十級，直至窩頂，則窅然平臺圓敞，中有羅漢諸像，坐玩至瞑色，返寺。

十二日 飯後從靈峯右趾，覓碧霄洞，返舊路，抵謝公嶺下，南過響巖，五里，至淨名寺路口，入覓水簾谷，乃兩巖相夾，水從崖頂飄下也。出谷五里，至靈巖寺，絕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闢一寰界。寺居其中，南向背爲屏霞，障頂齊而色紫，高數百丈，闔亦稱之。障之最南，左爲展旗峯，右爲天柱峯。障之右脅，介於天柱者，先爲龍鼻，水龍鼻之穴，從石罅直上，似靈峯洞，而小，穴內石色俱黃紫，獨罅口石紋一縷，青紺潤澤，頗有鱗爪之狀。自頂貫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內滴，下注石盆。此障右第一奇也。西南爲獨秀峯，小於天柱，而高銳不相下，獨秀之下爲卓筆峯，高半獨秀，銳亦如之。兩峯南坳，轟然下瀉者，小龍湫也。隔龍湫，與獨秀相對者，玉女峯也。頂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過雙鸞，卽極於天柱。雙鸞止兩峯並起，峯際有一僧拜石，一袈裟，僂偃肖矣。由障之左脅，介於展旗者，先爲安禪谷，谷卽屏霞之下巖，東南爲石屏風，形如屏霞，高闊各得其半，正插屏霞盡處。屏風頂有一蟾蜍石，與障側一玉龜相向。屏風南去，展旗側摺中，有徑直上，磴級盡處，石闔限之。俯闔而窺，下臨無地，上嵌崆峒，外有二圓穴，側有一長穴，光自穴中射入，別有一境，是爲大聽洞。則障左第一

奇也。銳峯疊嶂，左右環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觀！而小龍湫下流經天柱，展旗，橋跨其上，山門臨之，橋外含珠巖在天柱之麓，頂珠峯在展旗之上，此又靈巖之外觀也。

十三日 出山門，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參差，流霞映采，高而展者爲板嶂巖，巖下危立而尖夾者爲小剪刀峯。更前重巖之上，一峯亭亭插天，爲觀音巖，巖側則馬鞍嶺橫互於前。烏道盤折，逾坳右轉，流溪湯湯，湖底石平如砥，沿湖深入，約去靈巖十餘里，過常雲峯，則大剪刀峯介立湖旁，剪刀之北，重巖陡起，是名連雲峯。從此環遶迴合巖窮矣。漣湫之瀑，轟然下搗潭中，巖勢開張，峭削，水無所着，騰空飄蕩，頓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傳爲諸詎，那觀泉之所。堂後層級直上，有亭翼然而踞，坐久之，下飯菴中。雨廉纖不止，然余已神飛鴈湖山頂。遂冒雨至常雲峯，由峯半道松洞外攀，絕磴三里，趨白雲菴，人空菴圯，一道人在草莽中，見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雲靜菴，乃投宿焉。道人清隱，臥牀數十年，尙能與客談笑。余見四山雲雨淒淒，不能不爲明晨憂也。

十四日 天忽晴朗，乃強清隱，徒爲導。清隱謂湖中草滿，已成蕪田，徒復有他行，但可送至峯頂。余意至頂，湖可坐得。於是人捉一杖，躋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數里，始歷高巔，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峯下諸峯朶朶，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壺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坳，壁立，內石筍森森，參差不一。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巖。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峯巒累累，下伏如邱垤，惟東峯昂然獨上，最東之常雲，猶堪比肩。導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峯，尙須越三尖，余從之。及越一尖，路已絕，再越一尖，而所登頂已在天半。自念志云，宕在山頂，龍湫之水，卽自宕來。今山勢漸下，而上湫之淵，却自東高峯發脈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轍而東，望東峯之高者趨之。連舟疲不能從，由舊路下。余與二奴東越二嶺，人跡絕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狹，兩邊夾立，如行刀背，又石片稜稜，怒起，每過一脊，卽一峭峯，皆從刀劍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見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峯盡處，一石如劈，向懼石鋒撩人，至是且無鋒置足矣。躊躇崖上，不敢復向故道，俯瞰海面，石

壁下有一級，遂脫奴足布四條，懸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從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僅容足，無餘地，望巖下斗深百丈。欲謀復上，而上巖亦嵌空三丈餘，不能飛陟。持布上試，布爲突石所勒，忽中斷。復續懸之，竭力騰挽，得復登上巖。出險，還雲靜菴，日已漸西。主僕衣服俱敝，尋湖之興衰矣。遂別而下，復至龍湫，則積雨之後，怒濤傾注，變幻極勢，轟雷噴雪，大倍於昨。坐至暝，始出，南行四里，宿能仁寺。

十五日 寺後覓方竹數握，細如枝，林中新條，大可徑寸，柔不中杖。老柯斬伐殆盡矣。遂從岐度一四十九盤，一路遶海而南，踰窰燕嶺，往樂清。

遊白岳日記

徽州府

丙辰歲，余同潯陽叔翁於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甯，出西門，其溪自祁門縣來，經白岳，循縣而南，至梅口，會郡溪，入浙，循溪而上，二十里，至南渡。過橋，依山麓，十里，至巖下，已暮。登山五里，借廟中燈，冒雪躡冰，二里，過天門里許，入榔梅菴。路經天門珠簾之勝，俱不暇辨，但聞樹間水響錚錚。入菴後，大霰作。潯陽與奴子俱後，余獨臥山房，夜聽水聲屋溜，竟不能寐。

二十七日 起視，滿山冰花玉樹，迷漫一色。坐樓中，適潯陽并奴至，乃登太素宮。宮北向，元帝像，乃百鳥銜泥所成，色黧黑。像成於宋，殿新於嘉靖三十七年。庭中碑文，世廟御製也。左右爲王靈官趙元帥殿，俱雄麗。背倚玉屏，前臨香爐峯，峯突起數十丈，如覆鐘，未遊台岩者，或奇之。出廟左，至捨身崖，轉而上爲紫玉屏，再西爲紫霄崖，俱危聳傑起。再西爲三姑峯，五老峯，文昌閣據其前。「五老」比肩，不甚峭削，頗似筆架。返榔梅，循夜來路，下天梯，則石崖三面爲圍，上覆下嵌，絕似行廊。循崖而行，泉飛落其外，爲珠簾水。嵌之深處，爲羅漢洞，外開內伏，深且十五里。東南通南渡。崖盡處，爲天門。崖石中空，人出入其間，高爽飛突，正如闔闔。門外喬楠中峙，蟠青叢翠，門內

石崖一帶，珠簾飛灑，奇爲第一。返宿菴中，訪五井橋崖之勝。羽士汪伯化，約明晨同行。

二十八日 夢中聞人言大雪，促奴起視，彌山漫谷矣。余強臥。已刻，同伯化躡屐二里，復抵文昌閣，覽地天一色，雖阻游五井，更益奇觀。

二十九日 奴子報「雲開，日色浮林端矣。」急披衣起，青天一色，半月來所未睹，然寒威殊甚。乃促伯化共飯。飯已，大雪復至，飛積盈尺。偶步樓側，則香爐峯正峙其前。樓後出一羽士，曰程振華者，爲余談九井橋巖傳巖諸勝。

三十日 雪甚，兼霧濃，咫尺不辨。伯化攜酒至捨身崖，飲睇元閣，閣在崖側。冰柱垂垂，大者竟丈，峯巒減影，近若香爐峯，亦不能見。

二月初一日 東方一縷雲開，已而大朗。潯陽以足裂留菴中。余急同伯化，躡西天門而下，十里，過雙溪街，山勢已開。五里，山復漸合，溪環石映，佳趣益溢。二里，由溪口循小路入，越一山。二里，至石橋巖，橋側外巖，高互如白岳之紫霄巖，巖下俱因巖爲殿。山石皆紫，獨有一青石龍，蜿蜒於內，頭垂空尺餘。水下滴曰「龍涎泉」。頗如雁宕龍鼻水巖之右，一山橫跨而中空，卽石橋也。飛虹垂竦，下空恰如半月。坐其下，隔山一岫特起，拱對其上，衆峯環侍，較勝齊雲天門。——卽天台石梁，止一石架兩山間，此以一山高架，而中空其半，更靈幻矣。穿橋而入，里許，爲內巖，上有飛泉飄灑，中有僧齋頗勝。還飯於外巖，覓導循崖左下，灌莽中兩山夾路，路棘雪迷，行甚艱。導者勸余趨傅巖，不必向觀音巖，余恐不能兼，甚盤龍井之勝，不許行二里，得湖一泓，深碧無底，亦龍井也。又三里，崖絕湖窮，懸瀑忽自山坳掛下數丈，亦此中奇境。轉而上躋，行山脊二里，則碁盤石高峙山巔，形如擊齒，大且數圍。登之，積雪如玉。迴望傅巖，帆幙雲際。由彼抵碁盤，亦近，悔不從導者。石旁有文殊菴，竹石清映。轉東而南，二里，越嶺二重，山半，得觀音巖，禪院清整，然無奇景，尤悔觀面失傅巖也。仍越嶺，東下深坑，石湖四合，時有深潭，大爲淵，小如

白，皆云「龍井」不能別其孰爲「五」，孰爲「九」。凡三里，石巖中石脈隱隱，導者指其一爲青龍，一爲白龍，余笑領之。又亂崖間望見一石嵌空，有水下注，外有橫石跨之，頗似天台石梁。伯化以天且晚，請速循澗覓大龍井，忽遇僧自黃山來，云「出此即大溪，行將何觀？」遂返里餘，從別徑向漆樹園，行巖石亂流間，返照映深木，一往幽麗。三里，躋其巔，余以爲高埭齊雲，及望之，則文昌閣猶巍然也。五老峯正對閣而起，五老之東爲獨魯寨，循其坳而出，曰西天門。五老之西爲展旗峯，由其下而渡，曰芙蓉橋。余向出西天門，今自芙蓉橋入也。余望三姑之旁，猶矚日色，遂先登，則落照正在五老間，歸菴已晚餐矣。相與追述所歷，始知大龍井正在大溪口，足趾已及而爲僧所阻，亦數也。

遊黃山日記

徽州府

初二日 自白岳下山，十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橋。渡大溪，循別溪，依山北行，十里，兩山峭逼如門，溪爲之束。越而下，平疇頗廣。二十里，爲豬坑。由小路登虎嶺，路甚峻。十里，至嶺。五里，越其麓，北望黃山諸峯，片片可掇。又三里，爲古樓坳，溪甚闊，水漲無梁，木片瀰布一溪，涉之甚難。二里，宿高橋。

初三日 隨樵者行久之，越嶺二重，下而復上，又越一重，兩嶺俱峻，曰雙嶺。共十五里，過江邨。二十里，抵湯口。——香溪溫泉，諸水所由出者。折而入山，沿溪漸上，雪且沒趾。五里，抵祥符寺，湯泉在隔溪，遂俱解衣赴湯池。池前臨溪，後倚壁，三面石甃，上環石如橋，湯深三尺。時凝寒未解，而湯氣鬱然，水泡池底汨汨起。氣本香冽，黃貞父謂其不及盤山，以湯口焦邨孔道，浴者太雜，選也。浴畢，返寺，僧揮印引登蓮花菴，躡雪循澗以上。澗水三轉，下注而深泓者，曰白龍潭。再上而停，涵石間者，曰丹井。井旁有石突起，曰藥臼，曰藥銚。宛轉隨溪，峯峯環聳，木石掩映。如此一里，得一菴，僧印我他出，不能登其堂。堂中香爐及鐘鼓架，俱天然古木根所爲，遂返寺宿。

初四日 兀坐聽雪溜竟日。

初五日 雲氣甚惡，余強臥至午起，揮印言慈光寺頗近，令其徒引。過湯池，仰見一崖，中懸鳥道，兩旁泉瀉如練。余卽從此攀躋上，泉光雲氣，撩繞衣裾。已轉而右，則茅菴上下，磬韻香烟，穿石而出，卽慈光寺也。寺舊名硃砂菴，比邱爲余言：『山頂諸靜室，徑爲雪封者兩月。今早遣人送糧，山半雪沒腰而返。』余與大阻，由大路二里下山，遂引被臥。

初六日 天色甚朗，覓導者，各攜筇上山，過慈光寺，從左上，石峯環夾，其中石級爲積雪所平，一望如玉。疎木茸茸中，仰見峯盤結，天都獨巍然上挺。數里，級愈峻，雪愈深，其陰處凍雪成冰，堅滑不容著趾。余獨前持杖，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鑿一孔，以移後趾。從行者俱循此法，得度。上至平岡，則蓮花雲門諸峯，爭奇競秀，若爲天都擁衛者。由此而入，絕巖危崖，盡皆怪松懸結，高者不盈丈，低僅數寸，平頂短鬣，盤根虬幹，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松石交映，開冉冉僧一羣，從天而下，俱合掌言：『阻雪山中，已三月，今以覓糧勉到此，公等何由得上也？』且言：『我等前海諸菴，俱已下山。後海山路，尙未通，惟蓮花洞可行耳。』已而從天都峯側攀而上，透峯罅而下，東轉卽蓮花洞路也。余急於光明頂石筇之勝，遂循蓮花峯而北。上下數次，至天門兩壁夾立，中間摩肩，高數十丈，仰面而度，陰森悚骨，其內積雪更深，繫冰上躋，過此得平頂，卽所謂前海也。由此更上一峯，至平天。平天，石之兀突獨聳者，爲光明頂。由石而下，卽所謂後海也。蓋平天，石陽爲前海，陰爲後海，乃極高處，四面皆峻塢。此獨若平地。前海之前，天都蓮花二峯最峻，其陽屬徽之歛，其陰屬甯之太平。余至平天，石欲望光明頂而上，路已三十里，腹甚枵，遂入石後一菴，菴僧俱踞石向陽，主僧曰智空，見客色飢，先以粥餉，且曰：『新日太晚，恐非老晴。』因指一僧謂余曰：『公有餘力，可先登光明頂，而後中食，則今日猶可抵石筇石，宿是師處矣。』余如言登頂，則天都蓮花，並肩其前，翠微三海門，環繞於後，下瞰絕壁峭岫，羅列塢中，卽丞相原也。頂前

一石，伏而復起，勢若中斷，獨懸塢中，上有怪松盤蓋。余側身攀踞其上，而潯陽踞大頂相對，各誇勝絕。下入菴，黃梁已熟，飯後北向過一嶺，躑躅菁莽中。入一菴，曰獅子林，即智空所指宿處。主僧霞光已待我菴前矣。遂指菴北二峯曰：「公可先了此勝。」從之，俯窺其陰，則亂峯別岫，爭奇並起。循之西，崖忽中斷，架木連之，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所謂接引崖也。度崖，穿石罅而上，亂石危綴，間構木爲室，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踞石下窺，更雄勝耳。下崖，循而東，里許爲石筍砦。砦脊斜互，兩夾懸塢中，亂峯森羅，其西一面即接引崖所窺者。砦側一峯突起，多奇石怪松，登之，俯瞰壑中，正與接引崖對瞰，峯迴岫轉，頓改前觀。下峯，則落照擁樹，謂明晴可下，踴躍歸菴。霞光設茶，引登前樓。西望碧痕一縷，余疑山影，僧謂：「山影夜望甚近，此當是雲氣。」余默然知爲雨兆也。

初七日 四山霧合。少頃，菴之東北已開，西南膩甚，若以菴爲界者，即獅子峯亦在時出時沒間。晨餐後，由接引崖踐雪下塢，半一峯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榦高不及二尺，而斜拖曲結，蟠翠三丈餘，其根穿石上下，幾與峯等，所謂「擾龍松」是也。攀玩移時，望獅子峯已出，遂杖而西。是峯在菴西南爲案山，二里，躡其巔，則三面拔立塢中，其下森峯列岫，自石筍接引兩塢迤邐至此，環結又成一勝。登眺間，沈霧漸爽，急由石筍砦北轉而下。正昨日峯頭所望，森陰徑也。率峯或上或下，或巨或纖，或直或欹，與身穿透而過，俯窺巖巖，步步生奇，但壑深雪厚，一步一悚，行五里，左峯腋一竇，透明，曰「天窗」。又前峯旁一石突起，作面壁狀，則「僧坐石」也。下五里，徑稍夷，循湖而行。忽前湖亂石縱橫，路爲之塞，越石久之，一闕新崩，片片欲墮，始得路。仰視峯頂，黃痕一方，中間綠字，宛然可辨，是謂「天牌」。亦謂「仙人榜」。又前，鯉魚石，又前白龍池……共十五里。一茅菴出湖邊，爲松谷菴。菴基再五里，循溪東西行，又過五水，則松谷菴矣。再循溪下，溪邊香氣襲人，則一梅亭亭正發，山寒積雪，至是始芳。抵青龍潭，一泓深碧，更會兩溪，比白龍潭勢既雄壯，而大石磊落，奔流亂注，遠近羣峯環拱，亦作境也。還餐松谷，菴宿菴菴。余初至松谷，疑已平地，及是詢之，須下嶺二重，二十里，方得平地，至太平縣，共三十五里云。

初八日 擬尋石筍與境，竟爲天奪，濃霧迷漫，抵獅子林，風愈大，霧亦愈厚，余急欲趨妙丹臺，遂轉西南三里，爲霧所迷，偶得一菴，入焉。雨大至，遂宿此。

初九日 逾午少霽，菴僧慈明，甚誇西南一帶峯岫不減石筍，有一禿顛朝天，一達摩面壁，諸名。余拉澤陽，蹈亂流至壑中，北向卽翠微諸巒，南向卽丹臺諸塢，大抵可與獅峯駕競，未得比肩石筍也。雨踵至，急回菴。初十日 晨雨如注，午少停，策杖二里，過飛來峯，此平天，之西北嶺也。其陽塢中峯壁森峭，正與丹臺環遶。二里，抵臺一峯西垂，頂頗平伏。三面壁翠合沓，前一小峯起塢中，其外則翠微峯三海門，踏股拱峙。登眺久之，東南一里，遠出平天，下，雨復大至。急下天門，兩崖隘肩，崖額飛泉，俱從人頂潑下。出天門，危崖懸巖，路緣崖半，比後海一帶，森峯峭壁，又轉一境，「海螺石」卽在崖旁，宛轉酷肖，來時忽不及察，今行雨中，頗稔其異，詢之始知。已趨大悲菴，由其旁，復趨一菴，宿悟空上人處。

十一日 上百步雲梯，梯磴插天，足趾及腮，而磴石傾側硃研，兀兀欲動。前下時，以雪掩其險，至此背意俱悚。上雲梯，卽登蓮花峯道。又下轉，由峯側而入，卽文殊院蓮花洞道也。以雨不止，乃下山，入湯院，復浴。由湯口出二十里，抵芳邨。十五里，抵東潭，溪漲不能渡而止。黃山之流，如松谷焦邨，俱北出太平，卽南流如湯口，亦北轉太平入江，惟湯口西有流至芳邨而巨，南趨巖鎮，至府西北與績溪會。

遊武彝山日記

福建建甯府崇安縣

二月二十一日 出崇安南門，覓舟。西北一溪，自分水關，東北一溪，自溫嶺關，合注於縣南，通郡省而入海。順流三十里，見溪邊一峯橫欹，一峯獨聳，余咤而矚目，則歆者幔亭峯，聳者大王峯也。峯南一溪，東向而入大溪者，卽武彝溪也。冲祐宮傍峯臨溪，余欲先抵九曲，然後順流探歷，遂舍宮不登，道流而進。流甚駛，舟子跣行溪間，以

換舟。第一曲，右爲幔亭峯大王峯，左爲獅子峯觀音巖，而溪右之瀨水者，曰水光石，上題刻殆徧。二曲之右爲鐵板嶂翰墨巖，左爲兜鑿峯玉女峯，而板嶂之旁，崖壁峭立，間有三孔，作「品」字狀。三曲，右爲會仙巖，左爲小藏峯，大藏峯，大藏壁立千仞，崖端穴數孔，亂插木板如機杼，一小舟斜架穴口，木末號曰「架壑舟」。四曲，右爲釣魚峯，希真巖，左爲雞棲巖，曲巖難棲巖，半有洞，外隘中宏，橫插木板，宛然墻堞。下一潭，深碧，爲臥龍潭。其右大隱屏接筍峯，左更衣臺，天柱峯者，五曲也。文公書院正在大隱屏下。抵六曲，右爲仙掌巖天游峯，左爲晚對峯響聲巖，迴望隱屏天游之閭，危樑飛閣懸其上，不勝神往。而舟亦以溜急不得進，還泊曹家石登陸，入雲窩，排雲穿石，俱從亂崖中宛轉得路。窩後，即接筍峯，峯駢附於大隱屏，其腰橫兩截痕，故曰「接筍」。循其側石隘，躋磴數層，四山環翠，中留隙地如掌者，爲茶洞。洞口由西入口，南爲接筍峯，口北爲仙掌巖仙掌之東，爲天游天游之南，爲大隱屏。諸峯上皆峭絕，而下復攢湊，外無磴道，獨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巖，更爲奇矯也。從其中攀躋登隱屏，至絕頂處，懸大木爲梯，貼壁直登雲間，梯凡三接，級共八十一級，盡有鐵索橫繫山腰，下繫坎受足，攀索轉峯而西，夾壁中有岡介其間，若垂尾，鑿磴以登，即隱屏頂也。有亭，有竹，四面懸崖，憑空下眺，真仙凡龔隔，仍懸梯下，至茶洞，仰視所登之處，巖然在雲漢。隘口北崖，即仙掌巖，巖壁屹立，雄展，中有斑痕，如人掌，長盈丈者，數十行。循崖北上，至巔，落照侵松山，光水曲，交加入壑，南轉行夾谷中，谷盡忽透出峯頭，三面壁立，有亭踞其首，即天游峯矣。是峯處九曲之中，不臨溪，而九曲之溪三面環之。東望爲大王峯，而一曲至三曲之溪環之。南望爲更衣臺，南之近者，則大隱屏諸峯也。四曲至六曲之溪環之。西望爲三教峯，西之近者，則天壺諸峯也。七曲至九曲之溪環之。惟北向無溪，而山從水簾諸山層疊而來，至此中懸，其前之俯而瞰者，即茶洞也。自茶洞仰眺，但見絕壁干霄，泉從側間瀉下，初不知其上有峯可憩。其不臨溪而能盡九溪之勝，此峯固應第一也。立臺上望落日半規，遠近峯巒青紫萬狀，臺後爲天游觀，亟辭去，抵舟已入暝矣。

二十二日登涯，辭仙掌而西。余所循者，乃溪之右涯；其隔溪，則左涯也。第七曲，右爲三仰峯，天壺峯，左爲城高巖，三仰之下爲小桃源，崩崖堆錯，外成石門。由門僂僂而入，有地一區，四山環遶，中有平畦曲澗，圍以蒼松翠竹，雞聲人語，俱在翠微中。出門而西，卽爲北廊巖，巖頂卽爲天壺峯。其對岸之城高巖，巖然獨上，四旁峭削如城。巖頂有菴，亦懸梯可登，以隔溪不及也。第八曲，右爲鼓樓巖，鼓子巖，左爲大廩石，海蛇石，余過鼓樓巖之西折而北，行塲中，攀援上峯頂，兩石兀立如鼓，鼓子巖也。巖高亦如城，巖下深坳，一帶如廊，架屋橫欄其內，曰鼓子菴。仰望巖上亂穴中，多木板橫插，轉巖之後，壁間一洞更深，敞曰吳公洞。洞下梯已毀，不能登，望三教峯而趨。緣山越磴，深木蒼蕞其上，抵峯，有亭綴其旁，可東眺。鼓樓鼓子諸勝，山頭三峯，石骨挺然並矗。從石罅間躡磴而升，傍崖得一亭，穿亭入石門，兩崖夾峙，壁立參天，中通一線，上下尺餘，人行其間，毛骨陰悚，蓋三峯攢立，此其兩峯之罅，其側尙有兩罅，無此整削，已下山，轉至山後，一峯與貓兒石相對峙，盤互亦如鼓子，爲靈峯之白雲洞。至峯頭，從石罅中累級而上，兩壁夾立，頗似黃山之天門。級窮，迤邐至巖下，因巖架屋，亦如鼓子。登樓，南望九曲上游，一洲中時，溪自西來，分而環之，至曲復合爲一，洲外兩山漸開，九曲已盡。是巖在九曲盡處，重巖洞壘，地甚幽爽。巖北盡處，更有一岩，尤奇，上下皆絕壁，壁間橫坳，僅一線，須伏身蛇行，盤壁而度，乃可入。余卽從壁坳行，已而坳漸低，壁漸危，則就而僂僂，逾低愈狹，則膝行蛇伏，至坳轉處，上下僅懸七寸，闔止尺五，坳外壁深萬仞，余匍匐以進，胸背相摩，盤旋久之，得度其險。巖果軒敞，層疊有斧鑿置於中，欲開道未就也。半晌，返前巖，更至後巖，方構新室，亦幽敞可愛。出向九曲溪，則獅子巖在焉，循溪而返，隔溪觀八曲之「人面石」，七曲之城高巖，種種神飛，復泊舟，由雲窩入茶洞，穹窿窈窕，再至矣，再不能去。已由雲窩左轉入伏義洞，洞頗陰森，左出大隱屏之陽，卽紫陽書院，謁先生廟像，順流鼓棹，兩崖蒼翠紛飛，翻恨舟行之速，已過天柱峯，更衣臺，泊舟四曲之南涯，自御茶園登岸，欲遠出金雞岩之上，迷荆叢棘，不得路，乃從岩後大道東行，冀有旁路，可登大藏小藏諸峯，復不得，透出溪旁，已

在玉女峯下。欲從此尋一線天，徬徨無可問。而舟泊金雞洞下，迥不相聞。乃沿溪覓路，迤邐大藏小藏之麓，一帶峭壁高竦，砂磧崩壑，土人多植茶其上。從茗柯中行，下瞰深溪。上仰危崖，所謂仙學堂、藏仙窟，俱不暇辨。已至整架舟，仰見虛舟宛然，較前溪中所見更悉。大藏之西，其路漸窮，向荆棘中捫壁而上，還瞰大藏西岩，亦架一舟，但兩崖對峙，不能至其地也。忽一舟自二曲逆流而至，急下山招之，其人以舟來受，亦游客初至者，約余返更衣臺。同窺一線天，虎嘯巖諸勝。過余泊舟處，並棹順流而下。欲上幔亭，問大王峯，抵一曲之「水光石」，約舟待溪口。余復登崖，少人至，止菴望，卷後有路可上，遂趨之。得一巖，僧誦經其中，乃禪巖也。登峯之路，尙在止菴西，仍下菴前西轉，登山二里許，抵峯下，從亂箐中尋登仙石，石旁峯突起作仰企狀，「鶴模石」在峯壁罅間，霜翎朱頂，裂紋如繪。旁路窮，有梯懸絕壁間，躡而上，搖搖欲墮。梯窮得一巖，則張仙遺蛻也。巖在峯半，覓徐仙岩，皆石壁不可通。下梯尋別道，又不可得。躡石，則峭壁無階，投莽則深窳莫辨。備夫在前，得斷磴大呼得路，余裂衣不顧趨就之，復不能前。日已西薄，遂以手懸棘，亂墜而下。得道已在萬年宮右。趨入宮，宮甚森敞，羽士迎言：「大王峯頂久不能到，惟張岩梯在，峯頂六梯及徐岩梯俱已朽壞，徐仙蛻已移入會真廟矣。」出宮右轉，過會真廟，廟前大楓扶疎，蔭數畝，圍數十抱，別羽士歸舟。

二十三日 登陸，覓換骨岩水簾洞諸勝，命移舟十里，候於赤石街。余乃出會真觀，謁武彝君及徐仙遺蛻。出廟，循幔亭東麓，北行二里，見幔亭峯後三峯駢立，巽而問之，三姑峯也。換骨岩即在其旁，望之趨。登山里許，飛流汨然下瀉，俯瞰其下，亦有危壁，泉從壁半突出，疎竹掩映，殊有佳致。然業已上登，不及返顧，遂從三姑又上。半里抵換骨巖，巖即幔亭峯後崖也。巖前有菴，從巖後懸梯兩層，更登一巖，巖不甚深，而環遶山巔如疊嶂。土人新以木板循巖爲室，曲直高下，隨巖宛轉。循巖隙攀躋而上，幾至幔亭之頂，以路塞而止。返至三姑峯頂，透出其後復從舊路下，至前所瞰突泉處。從此越嶺，即水簾洞路。從此而下，即突泉壁也。余前從上瞰，未盡其妙，至是復造其

下，仰望突泉，又在半壁之上，旁引水爲碓，有梯架之，鑿壁爲溝以引泉。余循梯攀壁，至突泉下。其坳僅二丈，上下俱危壁，泉從上壁墮坳中，復從坳中溢而下墮，坳之上下四旁，無處非水，而中有一石突起，可坐，坐久之，上壁循竹間路，越嶺三重，從山腰約行七里，乃下塢穿石門而上。半里，即水簾洞，危崖千仞，上突下嵌，泉從巖頂墮下，巖旣雄嶷，泉亦高散，千條萬縷，懸空傾瀉，亦大觀也。其巖高聳上突，故巖下構室數重，而飛泉猶落檻外。先生塗聞賭閣寨頗奇，道者指余仍舊路越山可至。余出石門，愛鳩溪之勝，誤走赤石街道，途人指從此度小橋而南，亦可往從之。登山入一隘，兩山夾之內有巖有室，題額乃杜輔巖，土人訛爲「賭閣」耳。再入，又得一巖，有曲檻懸樑，望赤石街甚近。遂從舊路，三里，渡一溪，又一里，則赤石街大溪也。下舟掛帆，二十里，返崇安。

遊廬山日記

——江西九江府山之陰爲九江府山之陽爲南康府。

戊午，余同兄雷門白夫。以八月十八日，至九江，易小舟，沿江南入龍開河，二十里，泊李裁縫堰，登陸，五里，過西林寺，至東林寺。寺當廬山之陰，南面廬山，北倚東林山。——山不甚高，爲廬之外廓，中有大溪，自南而西，驛路界其間，爲九江之建昌孔道。寺前臨溪，入門爲虎溪橋，規模甚闊。正殿夷燬，右爲三笑堂。

十九日 出寺，循山麓西南行五里，越廣濟橋，始舍官道，沿溪東向行。又二里，溪迴山合，霧色霏霏如雨。一人立溪口，問之，由此東上，爲天池大道，南轉登石門，爲天池寺之側徑。余稔知石門之奇，路險莫能上，遂倩其人爲導，約二兄逕至天池相待。遂南渡小溪，二重，過報國寺，從碧條香藹中攀陟。五里，仰見濃霧中雙石帆立，卽石門也。一路由石隙而入，復有二石峯對峙。路宛轉峯罅，下瞰絕湖諸峯，在鐵船峯旁，俱從湖底巖簷直上，離立咫尺，爭雄競秀，而層烟疊翠，澄映四外。其下噴雪奔雷，騰空震盪，耳目爲之狂喜。門內對峯倚壁，都結層樓危闕。徵人鄒昌明舉貴之，新精建廬，僧容成梵修其間。從菴後小徑，復出石門一重，俱從石崖上，上攀下躡，磴窮，則挽藤，藤

絕，蓋木梯以上，——如是二里，至獅子巖。巖下有靜室，越嶺路頗平。再上里許，得大道，——卽自郡城南來者。歷級而登，殿已當前，以霧故不辨。逼之，而朱檻綵楹，則天池寺也。——蓋燬而新建者。由右廡側登聚仙亭，亭前一崖突出，下臨無地，曰文殊臺。出寺，由大道，左登披霞亭，亭側歧路東上山脊行，三里。由此再東二里，爲大林寺。由此北折而西，曰白鹿昇仙臺。北折而東，曰佛手巖。昇仙臺三面壁立，四旁多喬松，高帝御製周顛仙廟碑在其頂。石亭之覆，製甚古，佛手巖空然軒峙，深可五六丈，巖端石歧橫出，故稱「佛手」。循巖側菴右行，崖石兩層，突出深塢，上平下仄，訪仙臺遺址也。臺後石上書「竹林寺」三字。竹林爲匡廬幻境，可望不可卽。臺前風雨中，時時聞鐘梵聲，故以此當之。時方雲霧迷漫，卽塢中景亦如海上三山，何論竹林。還出佛手巖，由大路東抵大林寺。寺四面峯環，前抱一溪，溪上樹大三人圍，——非檜非杉，——枝頭著子纍纍，傳爲寶樹，來自西域，向有二株，爲風雨拔去其一矣。

二十日 晨霧盡收。出天池，趨文殊臺，四壁萬仞，俯視鐵船峯，正可飛鳥。山北諸山，伏如聚蟄。匡湖洋洋，山麓長江帶之，遠及天際。因再爲石門游。三里，度昨所過險處，至則容成方持貝葉出迎，喜甚。導余歷覽諸峯，上至神龍宮，右折而下，入神龍宮，奔瀾鳴雷松竹蔭映，山峽中奧寂境也。循舊路，抵天池。下從歧徑東南行，十里，升降於層峯幽澗，無徑不竹，無陰不松，則金竹坪也。諸峯隱隱，幽倍天池。曠則遜之，復南三里，登蓮花峯側，霧復大作。是峯爲天池案山，在金竹坪則左翼也。峯頂叢石嶙峋，霧隙中時作窺人態，以霧不及登。越嶺東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謀盡漢陽之勝，漢陽爲廬山最高頂，此坪則爲僧廬之最高者。坪之陰水俱北流，從九江其陽，水俱南下，屬南康。余疑坪去漢陽當不遠，僧言中隔桃花峯，尚有十里遙。出寺，霧漸解。從山塢西南行，循桃花峯，東轉，過曬穀石，越嶺南下，復上，則漢陽峯也。先是，遇一僧，謂「峯頂無可託宿，宜投慧燈僧舍」。因指以路。未至峯頂，二里，落照盈山，遂如僧言。東向越嶺，轉而西南，卽漢陽峯之陽也。一徑循山，重嶂幽寂，非復人世。里許，蒼然竹叢中，得一窠。

有僧，短髮覆額，破衲赤足者，卽慧燈也。方挑水磨腐，竹內僧三四人，衣履拮客，皆慕燈遠來者。復有赤脚短髮僧，從崖間下，問之，乃雲南雞足山僧。燈有徒，結茅於內，其僧歷懸崖訪之，方返耳。余卽拉一僧爲導，攀援半里，至其所，石壁峭削，懸梯以度，一茅如慧燈龕。僧本山山下民家，亦慕燈居此。至是而上仰漢陽，下俯絕壁，與世愈隔矣。隕色已合，歸宿燈龕。燈煮腐相餉，前指路僧亦至。燈半月一腐，必自己出，必徧及其徒，徒亦自至來，僧其一也。

二十一日 別燈從龕後小徑，直躋漢陽峯。攀茅拉棘，二里，至峯頂，南瞰鄱湖，水天浩蕩，東瞻湖口，西盼建昌。諸山歷歷，無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峯，錚錚比肩，然昂霄逼漢，此其最矣。下山二里，循舊路，向五老峯。漢陽五老，俱匡廬南面之山，如兩角相向，而擎頭尖界其中，退於後，故兩峯相望甚近，而路必仍至金竹坪，遙矚頭尖後，出其左脅北轉，始達五老峯。自漢陽計之，且三十里。余始至嶺角，望峯頂坦夷，莫詳五老面目。及至峯頂，風高水絕，寂無居者。因逼歷五老峯，始知是山之陰，一岡連屬，陽則山從絕頂平削，列爲五枝，憑空下墜者萬仞，外無重岡疊嶂之蔽，際目甚寬，然彼此相望，則五峯排列自掩，一覽不能兼收。惟登一峯，則兩旁無底，峯峯各奇不少，讓真雄曠之極觀也。仍下二里，至嶺角，北行山塢中，里許入方廣寺，爲五老新刹。僧知覺甚稔，三疊之勝，言道路極艱，促余速行。北行一里，路窮，渡一陂，溯東西行，鳴流下注亂石，兩山夾之，叢竹修枝，鬱葱上下，時時仰見飛石，突綴其間，轉入轉佳。旣而湖旁路亦窮，從湖中亂石行，圍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得綠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傾瀉於上，流者噴雪，停者毓黛。又里許，爲大綠水潭，水勢至此將墮，大倍之，怒亦益甚。潭前峭壁亂登，回互逼立，下瞰無底，俱聞轟雷峽倒之聲，心怖目眩，泉不知從何墜去也。於是湖中路亦窮，乃西向登峯，峯前石臺竄起，四瞰層壁，陰森偪側，泉爲所蔽，不得見，必至對面峭壁間，方能全收其勝。乃循山岡，從北東轉二里，出對崖下瞰，則一級二級三級之泉，始依次悉見。其塢中一壁有洞如門者，二僧輒指爲竹林寺門云。頃之，北風自湖口吹上，寒生栗起，急返舊路，至綠水潭，諦觀之，上有洞翕然下墜，僧引入其中，曰：「此亦竹林寺三門之一。」然洞本石罅。

夾起，內橫通如十字，南北通明，西入似無底止，出湖溪而行，抵方廣，已昏黑。

二十二日 出寺南渡溪，抵翠頭尖之陽，東轉下山十里，至楞伽院側。遙望山左脅一瀑，從空飛墜，環映青紫，天矯淩淩，亦一雄觀。五里，過棲賢寺，山勢至此始就平。以急於趨三峽湖，未入里許，至三峽湖。湖石夾立成峽，怒流衝激而來，爲峽所束，迴奔倒湧，轟振山谷。橋懸兩岸石上，俯瞰深峽中，迸珠戛玉。過橋，從歧路東向，越嶺趨白鹿洞，路皆出五老峯之陽。山田高下，點錯民居。橫歷坡陀，仰望排障者三里，直入峯下，爲白鶴觀。又東北行三里，抵白鹿洞，亦五老峯前一山塢也。環山帶溪，喬松錯落，出洞由大道行，爲開先道。蓋廬山形勢，翠頭尖居中而少遜，棲賢寺實中處焉。五老左突，下卽白鹿洞，右峙者，則鶴鳴峯也。開先寺當其前，於是西向循山，橫過白鹿樓賢之大道，十五里，經萬松寺，陟一嶺而下，山寺巍然南向者，則開先寺也。從殿後登樓眺瀑，一縷垂垂，尙在五里外，半爲山樹所翳，傾瀉之勢不及楞伽，道中所見，惟雙劍嶺衆峯間，有芙蓉插天之態，香爐一峯，直山頭圓阜耳。從樓側西下，壑澗流鏗然，瀉出峽石，卽瀑布下流也。瀑布至此，反隱不復見，而峽水匯爲龍潭，澄映心目。坐石久之，四山暝色，返宿於殿西之鶴峯堂。

二十三日 由寺後側徑登山，越湖盤嶺，死轉山半。隔峯復見一瀑，並掛瀑布之東，卽馬尾泉也。五里，攀一尖峯，絕頂爲文殊臺，孤峯拔起，四無倚頂，有文殊塔。對崖削立萬仞，瀑布轟轟下墜，與臺僅隔一湖。自巔至底，一自殆無不盡，不登此臺，不悉此瀑之勝。下臺循山岡西北湖溪，卽瀑布上流也。一徑忽入山，迴谷抱，則黃巖寺據雙劍峯下。越湖再上，得黃石巖，石巖飛突，平覆如砥。巖側茅閣方丈，幽雅出塵。閣外修竹數竿，拂翠峯而上，與山花霜葉，映配峯際。翻湖一點，正當窗牖。縱步溪石間，觀斷崖夾壁之勝。仍飯開先，遂別去。

遊黃山後記

戊午九月初三日 出白岳榔梅菴，至桃源橋，從小橋右下，陡甚。即舊向黃山路也。七十里，宿江邨。

初四日 十五里，至湯口。五里，至湯寺。浴於湯池。扶杖望硃砂菴而登，十里，上黃泥岡，向時雲裏諸峯，漸漸透出，亦漸漸落吾杖底。轉入石門，越天都之脅而下，則天都蓮花二頂俱秀出天半。路旁一歧東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趨，直上，幾達天都側。復北上，行石罅中，石峯片片夾起，路宛轉石間，塞者鑿之，陡者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陰森，楓松相間，五色紛披，燦若圖繡。因念黃山常生平奇覽，而有奇者，此前未一探，茲遊快且愧矣。時夫僕俱阻險行後，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覺引余獨往。既登峯頭，一菴翼然，爲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風，兩峯秀色，俱可手挈。四顧奇峯錯列，衆壑縱橫，眞黃山絕勝處。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遊僧澄源，至，與甚勇。時已過午，奴輩適至，立菴前，指點兩峯，菴僧謂：『天都雖近而無路，蓮花可登而路遙，祇有近盼天都，明日登蓮頂。』余不從，決意游天都，挾澄源奴子，仍下峽路。至天都側，從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牽棘，石塊叢起，則歷塊，石崖側削，則援崖，每至手足無可著處，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終亦不願。歷險數次，遂達峯頂，惟一石頂壁起，猶數十丈。澄源尋視其側，得級，挾予以登，萬峯無不下伏，獨蓮花與抗耳。時濃霧半作半止，每一陣至，則對面不見，眺蓮花諸峯，多在霧中。獨上天都，予至其前，則霧徙於後，予越其右，則霧出於左。其松猶有曲挺縱橫者，柏雖大幹如臂，無不平貼石上，如苔蘚然。山高風鉅，霧氣去來無定，下盼諸峯，時出爲碧嶠，時沒爲銀海，再眺山下，則日光晶晶，別一區宇也。日漸暮，遂前其足，手向後據地，坐而下脫，至險絕處，澄源併肩手相接，度險，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復從峽度棧以上，止文殊院。

初五日 平明，從天都峯坳中北下，二里，石壁呀然。其下蓮花洞，正與前坑石筍對峙，一塢幽然。別澄源，下山至前歧路側，向蓮花峯而趨。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將下百步雲梯，有路可直躋蓮花峯，既陟而磴絕，疑而復下。隔峯一僧高呼曰：『此正蓮花道也。』乃從石坡側度石隙，徑小而峻，峯頂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從其中

疊級直上，級窮洞轉，屈曲奇詭，如下上樓閣中，忘其峻出天表也。一里，得茅廬，倚石罅中。方徘徊欲升，則前呼道之僧至矣。僧號凌虛。結茅於此者，遂把臂陟頂，頂上一石，懸隔二丈，僧取梯以度，其巖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蓋是峯居黃山之中，獨出諸峯上，四面巖壁環聳，遇朝陽霽色，鮮映層發，令人狂叫欲舞。久之，返茅卷，凌虛出粥相餉，駁一盂，乃下至歧路，側過大悲頂，上天門。三里，至煉丹臺，循臺而下，觀玉屏風，三海門，諸峯悉從深塢中壁立起，其丹臺一岡中垂，甚奇峻，惟瞰翠微之背，塢中峯巒錯疊，上下周映，非此不盡瞻眺之奇耳。還過半天，下後，入智空菴，別馬。三里，下獅子林，趨石笏，至向年所登尖峯上，倚松而坐，瞰塢中峯石迴攢，藻續滿眼，始覺匡廬石門，或具一體，或缺一面，不若此之闊博富麗也。久之，上接引崖，下眺塢中，陰陰覺有異。復至岡上尖峯側，踐流石，援棘草，隨坑而下，愈下愈深，諸峯自相掩蔽，不能一目盡也。日暮，返獅子林。

初六日 別霞光從山坑向丞相原下七里，至白沙嶺，霞光復至。因余欲觀牌樓石，恐白沙菴指者，追來為導。遂同上嶺，指嶺右隔坡，有石峯立，下分上並，即牌樓石也。余欲逾坑湖，直造其下，僧謂「棘迷路絕，必不能行。若從坑直下丞相原，不必復上此嶺，若欲從仙燈而往，不若即由此嶺東向。」余從之，循嶺脊行，嶺橫為天都蓮花之北，狹甚，旁不容足，南北皆崇峯夾映。嶺盡北下，仰瞻右峯羅漢石，圓頭禿頂，儼然二僧也。下至坑中，逾澗以上，共四里，登仙燈洞。洞南向，正對天都之陰。僧架閣連板於外，而內猶穹然，天趣未盡刊也。復南下三里，過丞相原。山間一夾地耳。其菴頗整，四顧無奇，竟不入。復南向，循山腰行，五里，漸下，澗中泉聲沸然，從石間九級下瀉，每一級，下有潭淵碧，所謂九龍潭也。黃山無懸流飛瀑，惟此耳。又下五里，過苦竹灘，轉循太平縣路，向東北行。

遊九鯉湖日記

福建興化府仙遊縣

浙閩之遊，舊矣。余志在蜀之峨眉，粵之桂林，及太華，恆岳諸山。若羅浮，衡岳，次也。至越之五泄，閩之九漈，又次也。然蜀廣閩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衡湘可以假道，不必專遊。計其近者，莫若由江郎三石抵九漈。遂以庚申午節後一日期芳若叔父啓行，正楓亭荔枝新熟時也。

二十三日，始過江山之青湖，山漸合，東支多危峯峭嶂，西伏不起。懸望東支盡處，其南一峯特尊，摩雲插天，勢欲騰騰，聞之，即江郎山也。望而趨二十里，過石門街，漸趨漸近，忽裂而爲二，轉而爲三，已復半歧，其首根直剖下，迫之，則又上銳下斂，若斷而復連者，移步換形，與雲同幻矣。夫鴈宕靈峯，黃山石筍，森立峭拔，已爲瑰觀，然俱在深谷中，諸峯互相掩映，反失其奇。即縉雲鼎湖，穹然獨起，勢更偉峻，但步虛山即時於旁，各不相降，遠望若與爲一，不若此峯特出衆山之上，自爲變幻而各盡其奇也。

六月初七日 抵興化府。

初八日 出甯郡西門西北行，五里，登嶺四十里，至莒溪，降陟不啻數嶺矣。莒溪即九漈下流。過莒溪公館，二里，由石上步過溪。又二里，一側徑西向山坳，北復有一磴可轉上山。時山深日僻，路絕人行，迷不知所往。余意鯉湖之水，歷九漈而下，上躋必有奇境。遂趨石磴道。——芳叔與奴輩憚高陟，皆以爲誤。頃之境漸塞，彼益以爲誤，而余行益勵，旣而愈上愈高，杳無所極。烈日薰鑠，余亦自苦倦矣。數里，躋嶺頭，以爲絕頂也。轉而西山之上，高峯復有倍此者，循山屈曲行。三里，平疇蕩蕩，正似武陵誤入，不復知在萬峯頂上也。中道有亭，西來爲仙游道，東即余所行。南過通仙橋，越小嶺而下，爲公館，爲鐘鼓樓之蓬萊石，則雷轟濤濤在焉。湖出蓬萊石旁，其底石平如礪，水漫流石面，勻如鋪設。少下，而平者多窪，其間圍穴，爲灶，爲臼，爲樽，爲井，皆以丹名。九仙之遺也。平流至此，忽下墮湖中，如萬馬初發，誠有雷霆之勢，則第一漈之奇也。九仙祠即峙其西，前臨鯉湖。——湖不甚浩蕩，而澄碧一泓，於萬山之上，圍青漾翠，造物之醜靈亦異矣。祠右有石鼓元珠古梅洞，諸勝。梅洞在祠側，駕大石而成者，有罅成

門透而上，舊有九仙閣，祠前舊有水晶宮，今俱圯。當祠而隔湖下墜，則二濤至九濤之水也。余循湖右行，已至第三濤，急與芳叔返曰：『今夕當淡神休力，靜晤九仙勞心，目以奇勝，且俟明日也。』返祠往蓬萊石，跣足步澗中，石澗平曠，清流輕淺，十洲三島，竟褰衣而涉也。晚坐祠前，新月正懸峯頂，俯挹平湖，神憚俱朗，靜中風濕，時觸霄濤聲。是夜，祈夢祠中。

初九日，辭九仙，下窮九濤，九濤去鯉湖且數里，三濤而下，久已道絕。數月前，莆田祭酒堯俞令陸善開復鳥道，直通九濤，出莒溪，悔昨不由側徑溯濤而上，乃紆從大道，坐失此奇。遂束裝改途，竟出九濤，瀑布爲第二濤。在湖之南，正與九仙祠相對，湖窮而水由此飛墮深峽，峽石如劈，兩崖壁立萬仞，水初出湖爲石所扼，勢不得出，竅從空墜，飛噴衝激，水石各極雄觀。再下爲第三濤之珠簾泉，景與瀑布同。右崖有亭，曰觀瀾，一石曰「天然坐」，亦有亭覆之，從此上下嶺澗，盤折峽中，峽壁上覆下寬，珠簾之水，從正面墜下，玉筍之水，從旁竊沸溢，兩泉並懸，峽壁上削，鐵障四圍，下與天並，玉龍雙舞，下極潭際。潭水深泓激碧，雖小於鯉湖，而峻壁環鎖，瀑流交映，集奇撮勝，惟此爲最，所謂第四濤也。初至湖底，芳叔急於出峽，坐視峽口不復入，余獨緣澗石而進，踞潭邊石上，仰視雙瀑，從空天矯，岸石上覆如甕口，旭日正在崖端，與頽波突浪，掩暈流輝，俯仰應接不能舍去。循澗復下，忽兩峽削起，一水斜迴，澗右之路已窮。左望有木板飛架危磴，斷磴間亂流而渡，可以攀躋，遂涉澗從左，則五濤之石門矣。兩岸至是，巉凌僅容一線，欲合不合，欲開不開，下湧奔泉，上礙雲影，人緣陟其間，如獼猴然，陰風吹之，凜凜欲墮。蓋自四濤來，山深路絕，幽峭已極，惟聞泉聲鳥語耳。出五濤，山勢漸開，澗右危嶂屏列，左則飛鳳峯迴翔對之，亂流繞其下，或爲澄潭，或爲倒峽。若六濤之五星，七濤之飛鳳，八濤之棋盤石，九濤之將軍巖，皆次第得名矣。然一帶雲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豈必刻迹而求乎？蓋水乘峽展，旣得自恣，其旁崩崖頽石，斜插爲巖，橫架爲室，層疊成樓，屈曲成洞，懸則瀉，環則流，瀝則泉，皆可坐可臥，可倚可濯，陰竹木而弄雲煙，數里之間，目不能移，足不能

前者竟日；每歷一處，見有別穴，必穿巖通隙而入，曲達旁疏，不可一境窮也。若水之或懸或滯，或翼飛壘注，卽匡廬三壘，鴈宕龍湫，各以一長擅勝，未若此山微體皆具也。出九澗，沿澗依山轉，東向五里，始有耕雲樵石之家，然見人至，未有不驚訝者。又五里，至莒溪之石步，出向道。

初十日 過赫嶺驛，至榆溪。聞橫路驛西十里，有石所山，巖石最勝，亦爲九仙祈夢所。閩有「春遊石所，秋遊鯉湖」語，雖未合其時，然不可失之交臂也。乘輿遂行，以橫路去此尙不五里，乃宿榆溪。

十一日 至波黎鋪，卽從小路，爲石所游。西向山五里，越一小嶺，又五里，渡溪，卽石所南麓。循麓西轉，仰見峯頂叢崖，如攢如劈。西北行，久之，有樓傍山西向，乃登山道也。石磴頗峻，遂短衣歷級而上。磴路曲折，木石陰翳，虬枝老藤，盤結危石，欹崖之上，啼猿上下，應答不絕。忽有亭突踞危石，拔迥凌虛，無與爲對——亭當山之半，再折，石級巍然直上，級窮，則飛巖簷覆垂半空。再上兩折，入石洞側門，出卽九仙閣，軒敞雅潔。左爲僧廬，俱倚山凌空，可徙倚憑眺。閣後五六峭峯，離立，高皆數十丈，每峯各去二三尺，峯罅石壁如削，成路，屈曲罅中，可透漏各峯之頂，松偃藤延，縱目成勝。僧供茗芳逸，山所產也。側徑下，至垂巖路左，更有一徑，余曰：「此必有異。」從之，果一石洞，嵌空立，穿洞而下，卽至半山亭。下山，出橫路而返。是游也，爲日六十有三，歷省二，經縣十九，府十一。游名山者三。

遊嵩山日記

——河南河南府登封縣——

余髫年蓄五岳志，而元岳出五岳上，慕尤切。久擬歷襄鄆，捫太華，由劍關，運雲棧，爲峨眉先導，而母老志移，不得先事太和，猶屬有方之游。第沿江汭流，曠日持久，不若陸行舟返，爲時較速。乃陸行汝鄆間，路與陝汴略相當，可以兼盡嵩華，朝宗太岳。遂以癸亥仲春朔，決策從嵩岳道。始凡十九日，抵河南鄭州之黃宗店，由店右登石

坡，看聖僧池。清泉一涵，停碧山半，山下深澗交疊，澗無滴水。下坡行澗底，隨香爐山曲折南行，山形三尖攢立如覆鼎，乘山環之，秀色娟娟媚人。湖底亂石一壑，作紫玉色，兩崖石壁宛轉，色較纈潤，想清流汪注時，噴珠洩黛，當更何如也。十里登石佛嶺，又五里入密縣界，望嵩山尚在六十里外。從歧路東南二十五里，過密縣，抵天仙院，院祀天仙，黃帝之三女也。白松在祠後中庭，相傳三女蛻骨其下。松大四人抱，一本三幹，鼎鑿霄漢，膚如凝脂，潔逾傅粉，蟠枝虬曲，綠鬚舞風，昂然玉立半空，洵奇觀也。周以石欄，一軒臨北，軒中題詠絕盛。徘徊久之，下觀滴水澗，至崖忽下跌，一崖下覆，水滴歷其下。還密，仍抵西門，三十五里入登封界，曰耿店，向南爲石淙道，遂稅駕馬。

二十日 從小徑南行，二十五里，皆土岡亂壘。久之，得一溪，渡溪，南行岡脊中，下瞰，則石淙在望矣。余入自大梁，平衍廣漠，古稱陸海，地以得泉爲難，泉以得石尤難。近嵩始睹蜿蜒衆峯，於是北流有景須諸溪，南流有潁水，然皆盤伏土積中，獨登封東南三十里，爲石淙，乃嵩山東谷之流，將下入於潁，一路陂陀屈曲，水皆行地中，至此忽逢怒石，石立崇岡，山峽間，有當關扼險之勢，水沁脅下，從此水石融和，綺變萬端。遶水之兩崖，則爲鶴立，爲鷹行，踞中央者，則爲飲兕，爲臥虎，低則嶼，高則臺，愈高，則石之去水也愈遠，乃又空其中而爲窟，爲洞，揆崖之隔以尋尺計，竟水之過以數丈計，水行其中，石峙於上，爲態爲色，爲膚爲骨，備極妍麗。不意黃茅白叢中，頓令人一洗塵目也。登隴西行十里，爲告成鎮。古告成縣地。湖景臺在其北，西北行二十五里，爲岳廟，入東華門時，日已下春。余心豔盧巖，卽從廟東北循山行，越陂陀數重，十里，轉而入山，得盧巖寺，寺外數武，卽有流鏗然，下墜石峽中，兩旁峽色，氤氳成霞，溯流造寺後，峽底盪崖，環如半規，上覆下削，飛泉墮空而下，舞綉曳練，霏散散滿一谷，可當武彝之水簾。蓋此中以得水爲奇，而水復得石，石復能助水不尼水，又能令水飛行，則比武彝爲尤勝也。徘徊其下，僧梵音以茶點餉，急返岳廟，已昏黑。

二十一日晨，謁岳帝出殿，東向太室絕頂。按嵩當天地之中，祀秩爲五岳首，故稱嵩高。與少室並峙，下多洞窟，故又名太室。兩室相望，如雙眉，然少室嶙峋而太室雄偉稱尊，儼若負辰。自翠微以上，連崖橫互，列者如屏，展者如旛，故更覺巖巖。崇封始自上古，漢武以嵩呼之異，特加祀邑。宋時逼近京畿，典禮大備。至今絕頂猶傳鐵梁橋避暑寨之名，當盛之時，固可想見矣。太室東南一支曰黃蓋峯，峯下卽岳廟，規制宏壯，庭中碑石森立，皆宋遼以來者。登岳正道，乃在萬歲峯下，當太室正南。昨余趨慮巖時，先過東峯道中，見峯巒秀出，中裂如門，或指爲金峯。玉女溝從此亦有路，登頂乃覓樵預期爲導，今遂從此上。近秀出處路漸折，避之險絕，不能逕越也。北就土山一縷，僅容攀躋，約二十里，遂越東峯，已輒出裂門之上。西度狹脊，望絕頂行，是日濃雲如澗墨，余不爲止。至是嵐氣愈沉，稍開則下瞰絕壁重崖，如列綃削玉，合則如行大海中。五里抵天門，上下皆石崖重疊，路多積雪。導者指峻絕處爲大鐵梁橋，折而西，又三里，遶峯南下，得高登巖。凡巖幽者多不暢，暢者又少，迴藏映帶之致，此巖上倚層崖，下臨絕壑，洞門重疊擁護，左右環倚臺嶂。初入有洞，岧然洞壁斜透，穿行數武，崖忽中斷五尺，莫可着趾。導者故老樵，猿捷如猿猴，側身躍過對崖，取水二枝，橫架者間道。旣度，則巖穹然上覆，中有乳泉，丹灶石榻，諸勝從巖側躋而上，更得一臺，三面懸絕壑中，導者曰：「下可瞰登封，遠及箕穎。」時濃霧四塞，都無所見。出巖轉北，二里得白鶴觀址，址在山坪，去險就夷，孤松挺立，有曠致。又北上三里，始躋絕頂，有真武廟三楹，側一井，甚瑩，曰御井。宋真宗避其所，潛也。飯真武廟中，問下山道，導者曰：「正道從萬歲峯，抵麓二十里。若從西溝懸溜而下，可省其半，然路極險峻。」余色喜，謂嵩無奇，以無險耳。亟從之，途策杖前，始猶依巖，凌石披叢，條以降，旣而從兩石峽溜中直下，仰望夾崖逼天。先是峯峯霧滴如雨，至此漸開，景亦漸奇，然皆垂溝脫磴，無論不能行，且不能止。愈下崖勢愈壯，一峽窮，復轉一峽，吾目不使旁瞬，吾足不容求息也。如是十里，始出峽，抵平地。得正道，過無極洞。西越嶺，趨草莽中，五里得法皇寺。寺有金蓮花，爲特產，他處所無。山雨忽來，遂借榻僧寮。其東石峯夾峙，每月初生，正

從峽中出，所稱「嵩門待月」也。計余所下之峽，即在其上。今坐對之，祇覺雲氣出沒，安知身自此中來也？

二十二日 出山東行五里，抵嵩陽宮廢址，惟三將軍柏鬱然如故，漢所封也。大者圍七人，中者五，小者三。柏之北，有室三楹，祀二程先生。柏之西，有舊殿石柱一，大半沒於土。上多宋人題名，可辨者爲范陽祖無擇，上谷寇武仲，及蘇才翁數人而已。柏之西南，雄碑森然，四面刻蛟螭甚精，右則爲唐碑，裴迥撰文，徐浩八分書也。又東二里，過崇福宮故址。又名萬壽宮，爲宋宰相提點處。又東，爲啓母石，大如數間屋，側有一平石如砥。又東八里，還飯岳廟，看宋元碑。西八里，入登封縣，西五里，從小徑西北行。又五里，入會善寺。「茶榜」在其西小軒內，元刻也。後有一石碑，骨竊下，爲唐貞元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源撰文，河南陸郢書。又西爲戒壇廢址，石上刻鏤極精工，俱斷委草礫。西南行五里，出大路。又十里，至郭店。折而西南，爲少林道。五里，入寺宿瑞光上人房。

二十三日 雲氣俱盡。入正殿，禮佛畢，登南寨。南寨者，少室絕頂，高與太室等，而峯巒峭拔，負「九鼎蓮花」之名。俯環其後者，爲九乳峯，蜿蜒東接太室，其陰則少林寺在焉。寺甚整麗，庭中新舊碑森列成行，俱完善。夾堦二松，高偉而整，如有尺度。少室橫峙於前，仰不能見頂，游者如面牆而立，輒謂少室以遠勝。余昨暮入寺，即問少室道，俱謂雪深道絕，必無往。凡登山以晴朗爲佳。余登太室，雲氣瀰漫，或以爲仙靈見拒，不知此山魁梧，正須止露半面。若少室工於掩映，雖微雲，豈宜點滯？今則霽甚，適逢其會，烏可阻也？乃從寺南渡澗，登山六七里，得二祖菴。山至此忽截然，土盡而石，石崖下墜成壑，壑半有泉，突石飛下，亦以珠簾名之。余策杖獨前，愈下愈不得路。久之，乃達，其巖巖拓不如廬巖，而深峭過之。巖下深潭泓碧，積雪四積，再上，至煉丹臺，三面孤懸，斜倚翠壁，有亭曰小有天，探幽之屐，從未有抵此者。過此，皆從石脊仰攀直躋，兩旁危崖萬仞，石脊懸其間，殆無寸土，手與足代匱而後得升。凡七里，始躋大峯，峯勢寬衍，向之危石，又截然忽盡爲土。從草棘中莽莽南上，約五里，遂凌南寨頂。屏巖之士始盡。南寨實少室北頂，自少林言之，爲南寨云。蓋其頂中裂，橫界南北，北頂若展屏，南頂列戟峙，其前相

去僅尋丈中爲深崖直下如削兩崖夾中窠底特起一峯高出諸峯上所謂摘星臺也爲少室中央絕頂與北崖
離倚彼此斬絕不可度俯矚其下一絲相屬余解衣從之登其上則南頂之九峯森立於前北頂之半壁橫障於
後東西皆深坑俯不見底風乍至幾假翰飛去從南寨東北轉下山忽見虎跡大如升草莽中行五六里得
茅菴擊石炊所攜米爲粥噉三四碗飢渴豁然去倩菴僧爲引龍潭道下一峯峯脊漸窄土石間出棘蔓翳之懸
枝以行忽石削萬丈勢不可度轉而上躋望峯勢蜿蜒處趨下而石削復如前往復不啻數里乃迂過一場又五
里而道出則龍潭溝也仰望前途路處危崖嵌石俱在萬仞峭壁上流泉噴薄其中崖石之陰森嶄巖者俱散成
霞綺峽夾澗轉兩崖靜寂蜂房燕壘凡五里一龍潭沉涵凝碧深不可規以丈又經二龍潭遂出峽宿少林寺
二十四日從寺西北行過甘露臺又過初祖菴北四里上五乳峯探初祖洞洞深二丈闊殺之達摩九年面
壁處也洞門下臨寺面對少室地無泉故無棲者下至初祖菴菴中供達摩影石石高不及三尺白質黑章儼然
西僧立像中殿六祖手植柏大已三人圍碑言自廣東韶鉢中攜至者夾擘二松亞少林少林松柏俱修偉不似
岳廟偃仆盤曲此松亦然下至甘露臺土阜矗起上有藏經殿下臺歷殿三重碑碣散布目不暇接後爲千佛殿
雄麗罕匹出飯瑞光上人舍策騎趨登封道過轅轅嶺宿大屯

二十五日西南行五十里山岡忽斷即伊闕也伊水南來經其下深可浮數石舟伊闕連岡東西橫互水上
編木橋之渡而西崖更危聳一山皆劈爲崖滿崖鑄佛其上大洞數十高皆數十丈大洞外峭崖直入山頂頂俱
刊小洞洞俱刊佛其內雖尺寸之隙無不滿者望之不可數計洞左泉自山流下匯爲方池餘瀉入伊川山高不
及百丈而清流淙淙不絕爲此地所難伊闕摩肩接轂爲楚豫大道西北歷關陝余由此取西岳道去

遊太華山日記

陝西西安府華陰縣

二月晦 入潼關，三十五里，乃稅駕西岳廟。黃河從朔漠南下，至潼關，折而東。關正當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連華岳，惟此一線，爲東西大道，以百雉鎖之。舍此而北，必渡黃河，南必趨武關，而華岳以南，峭壁層崖，無可度者。未入關，百里外，卽見太華，岫出雲表。及入關，反爲岡隴所蔽，行二十里，忽仰見芙蓉片，片已直造其下，不特三峯秀絕，而東西擁攢諸峯，俱片削層懸。惟北面時有土岡，至此盡脫山骨，競發爲極勝處。

三月初一日 入謁西岳神，登萬壽閣，向岳南趨，十五里，入雲臺觀，寬導於十方菴。由峪口入，兩崖壁立，一溪中出，玉泉院常其左。循溪隨峪行，十里，爲莎蘿宮，路始峻。又十里，爲青柯坪，路少坦。五里，過寥陽橋，路遂絕。攀鎖上千尺，幢再上百尺，峽從崖左轉上。老君壑，溝過稠獮嶺。去青柯五里，有峯北懸崖深中，三面絕壁，則白雲峯也。捨之南，上蒼龍嶺，過日月巖，去壑溝又五里，始上三峯足，望東峯側而上，謁玉女祠，入迎陽洞，道士李姓者，留余宿，乃以餘晷上東峯昏返洞。

初二日 從南峯北麓上峯頂，懸南崖而下，觀避靜處。復上，直躋峯絕頂，上有小孔，道士指爲仰天池，旁有黑龍潭。從西下，復上西峯，峯上石甃起，有石片覆其上，如荷葉，旁有玉井，甚深，以開掩其上，不知何故。還飯於迎陽。上東峯，懸南崖而下，一小臺峙絕壑中，是爲棋盤臺。既上，別道士從舊徑下，觀白雲峯，聖母殿在焉。下至莎蘿坪，暮色逼人，急出谷，黑行三里，宿十方菴。出青柯坪左，上有杯渡菴，毛女洞；出莎蘿坪右，有上方峯，皆華之支峯也。路俱峭削，以日暮不及登。

初三日 行十五里，入岳廟。西五里，出華陰西門，從小徑西南二十里，入泓峪，卽華山之西第三峪也。兩崖參天而起，夾立甚隘，水奔流其間。循澗南行，倏而東折，倏而西轉，蓋山壁片削，俱犬牙錯入，行從牙罅中，宛轉如江行調艗然。二十里，宿於木柅，自岳廟來，四十五里矣。

初四日 行十里，山峪旣窮，遂上泓嶺。十里，躡其巔，北望太華，兀立天表。東瞻一峯，嵯峨特異，土人云賽華山。

始悟西南三十里有少華，卽此山矣。南下十里，有溪從東南注西北，是爲華陽川。溯川東行十里，南登秦嶺，爲華陰洛南界。上下共五里，又十里，爲黃螺鋪。循溪東南下，三十里，抵楊氏城。

初五日 行二十里，出石門，山始開。又七里，折而東南，入隔川。峪西南二十里，卽洛南縣峪。東南三里，越嶺行峪中十里，出山，則洛水自西而東，卽河。所渡之上流也。渡洛復上嶺，曰田家原。五里，下峪中，有水自南來，入洛。溯之入，十五里，爲景邨，復開，始見稻畦。過此，仍溯流入南峪，南行五里，至草樹溝，山空日暮，借宿山家。自岳廟至木柸，俱西南行，過華陽川，則東南矣。華陽而南，溪漸大山，漸開，然對面之峯崢嶸也。下秦嶺至楊氏城，兩崖忽開，忽合，一時互見，又不比木柸峪中，兩崖壁立，有迴曲，無開合也。

初六日 越嶺兩重，凡二十五里，做塢底岔，其西行道，卽向洛南者。又東南十里，入商州界，去洛南七十餘里矣。又二十五里，上倉龍嶺。蜿蜒行嶺上，兩溪屈曲夾之。五里，下嶺，兩溪適合。隨溪行，老君峪中十里，暮雨忽至，投宿於峪口。

初七日 行五里，出峪。大溪自西注於東，循之行十里，龍駒寨，寨東去武關九十里，西向商州，卽陝省間道，馬螺商貨，不讓潼關道中。溪下板船，可勝五石舟。水自商州西至此，經武關之南，歷胡邨至小江口，入漢者也。遂趨覓舟，甫定，雨大注，終日不休，舟不行。

初八日 舟子以販鹽故，久乃行。雨後，怒溪如奔馬，兩山夾之，曲折縈迴，轟雷入地之險，興建無異。已而雨復至，午抵影石灘，雨大作，遂泊於小影石灘。

初九日 行四十里，過龍關，五十里，北一溪來注，則武關之流也。其地北去武關四十里，蓋商州南境矣。時浮雲已盡，麗日乘空，山嵐重疊，競秀怒流，送舟兩岸，濃桃豔李，泛光欲舞，出坐船頭，不覺欲仙也。又八十里，日纔下午，榜人以所帶鹽化遷柴竹，屢止不進，夜宿於山涯之下。

初十日 五十里，下蓮灘，大浪撲入舟中，傾覆倒餒，無不沾濡。二十里，過百姓灘，有峯突立溪右，崖爲水所摧，岌岌欲墮。出蜀西樓，山峽少開，已入南陽浙川境，爲秦豫界。三十里，過胡郟。四十里，抵石廟灣。登涯投店。東南去均州，上太和，蓋一百三十里云。

遊太和山日記

湖廣襄陽府均州

十一日 登仙猿溪。十里餘，有枯溪小橋，爲郢縣境，乃河南湖廣界。東五里，有池一泓，曰青泉，上源不見所自來，而下流淙淙，地又屬浙川。蓋二縣界址相錯，依山巒曲折，路經其間故也。五里，越一小嶺，仍爲郢縣境。嶺下有玉皇觀，龍潭寺。一溪滔滔自西南走東北，蓋自郢中來者。度溪，南上九里岡，經其脊而下，爲蟠桃嶺。溯溪行塢中，十里，爲葛九溝。又十里，登土地嶺。嶺南則均州境。自此連逾山嶺，桃李繽紛，山花夾道，幽豔異常。山塢之中，居廬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鱗次，不似山區間矣。但途中蹊徑狹，行人稀，且聞虎暴，日方下春，竟止塢中曹家店。

十二日 行五里，上火龍嶺。下嶺，隨流出峽。四十里，下行頭岡。十五里，抵紅粉渡。漢水汪洋西來，涯下蒼壁懸空，清流遶面。循漢東行，抵均州。靜樂宮當州之中，踞城之半，規製宏整。停行李於南城外，定計明晨登山。

十三日 騎而南趨石道平。餽三十里，越一石梁，有溪自西東注，卽太和。下流入漢者。越橋爲迎恩宮，西向；前有碑大書「第一山」三字，乃米襄陽筆書法飛動，當亦第一。又十里，過草店。襄陽來道，亦至此合。路漸西向，過遇真宮，越兩隘，入塢中。從此西行數里，爲趨玉虛道。南躋上嶺，則走紫霄間道也。登嶺自草店至此，共十里，爲回龍觀。望岳頂青紫插天，然相去尙五十里。滿山喬木夾道，密布上下，如行綠幕中。從此沿山行，下而復上，共二十里，過太子坡，又下，入塢中。有石梁跨溪，是爲九渡澗。下流，上爲平臺十八盤，卽走紫霄登太和大道。左入溪，卽湖九渡澗，向瓊臺觀及八仙羅公院諸路也。峻登十里，則紫霄宮在焉。紫霄前臨禹跡池，背倚展旗峯，層臺傑殿。

高敞特異。入殿瞻謁。由殿石上躋，直造展旗峯之西。峯畔有太子洞，七星巖，俱不暇問。共五里，過南巖之南天門，舍之。西度嶺，謁仙洞，祠與南巖對峙，前有榔樹特大，無寸膚，赤榦聳立，纖芽未發，傍多榔梅樹，亦高聳，花色深淺如桃杏，蒂垂絲作海棠狀。每與榔本山中兩種，相傳元帝插梅寄榔，成此異種云。共五里，過虎頭巖。又三里，抵斜橋，突峯懸崖，屢屢而昇。徑循峯隙上。五里，至三天門，過朝天宮，皆石級曲折上躋，兩傍以鐵柱懸索。由三天門而二天門，一天門，率取徑峯坳間，懸級直上，路雖陡峻，而石級既整，欄索鈎連，不似華山懸空飛度也。太和宮在三天門內。日將晡，竭力造金頂，所謂天柱峯也。山頂衆峯，皆如覆鐘時鼎，雖離攢立，天柱中懸，獨出衆峯之表，四旁蘄絕。峯頂平處，從橫止及尋丈，金殿峙其上，中奉元帝及四將，爐案俱具，悉以金爲之，督以一千戶一捉點，需索香金，不啻禦奪。余入叩匆匆，而門已闔，遂下宿太和宮。

十四日 更衣上金頂，瞻叩畢，天字澄朗，下瞰諸峯，近者鶴峙，遠者羅列，誠天真奧區也。遂從三天門之右小徑下峽中，此徑無級無索，亂峯離立，路穿其間，逾覺幽勝。三里餘，抵蠟燭峯，右泉涓涓溢出路旁，下爲蠟燭澗，循澗右行三里餘，峯隨山轉，下見平邱中開，爲上瓊臺，觀其旁榔梅數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絢爛巖際，地既幽絕，景復殊異。余求榔梅實，觀中道士嚙不敢答，既而曰：「此係禁物，前有人攜出三四枚，道流株連破家者數人。」余不爲，求之益力，出榔梅畀余，皆已黝爛，且訂無令人知。及趨中瓊臺，余復求之，主觀仍辭謝弗有。因念由下瓊臺而出，可往玉虛巖，失南巖至徑，與其得一失二，不若仍由舊徑上，至路旁泉溢處，左越蠟燭峯，去南巖應較近。忽後有追呼者，則中瓊臺小黃冠以師命促余返，觀主握手曰：「公渴求珍植，幸得兩枚，少慰公懷，但一洩於人，罪立至矣。」出而視之，形伴金橋，澆以蜂液，金相玉質，非凡品也。珍謝別去，復上三里餘，直造蠟燭峯坳，中峯參差靡利，人影中度，兀兀欲動。既度，循崖宛轉，連越數重，峯頭土石，往往隨地異色。既而聞梵頭聲，則仰見峯頂遙遙上懸，已出朝天宮右矣。仍上八里，造南巖之南天門，趨謁正殿，右轉入殿後，崇崖嵌空，如懸廊複道，蜿

巖山半，下臨無際；是名南巖，亦名紫霄巖，爲三十六巖之最，天柱峯正當其面。自巖還至殿左，歷級塢中，數抱松杉，連陰挺秀，層臺孤懸，高峯四眺，是名飛昇臺。暮返宮，賄其小徒，復得榔梅六枚。明日再索之，不可得矣。

十五日 從南天門宮左趨雷公洞，洞在懸崖間，余欲返紫霄，由太子巖歷不二菴，抵五龍，輿者謂迂曲不便，不若由南巖下竹筵橋，可覽滴水巖仙侶巖諸勝。乃從北天門下，一徑陰森，滴水仙侶二巖俱在路左，飛崖上突，泉滴灑於中，不可容室，皆祠真武。至竹筵橋，始有流泉聲，然不隨澗行，乃依山越嶺，一路多突石危巖，間錯於亂菴叢翠中，時時放榔梅花，映耀遠近。過白雲仙龜諸巖，共二十餘里，循級直下澗底，則青羊橋也。澗卽竹筵橋下流。兩崖蒼葱蔽日，清流延迴，橋跨其上，不知流之所去，仰視碧落，宛若壑口。度橋，直上攢天嶺，五里，抵五龍宮，規模與紫霄南巖相伯仲。殿後登山里許，轉入塢中，得自然菴，已還至殿右，折下塢中，二里，得凌虛巖，巖倚重巒，臨絕面，壑對桃源洞諸山，嘉木尤深密，紫翠之色，互映如圖畫，爲希夷習靜處。前有傳經臺，孤瞰壑中，可與飛昇作匹。還過殿左，登榔梅臺，卽下山，至草店。

華山四面皆石壁，故峯麓無喬枝異棘，直至峯頂，則松柏多合三人圍者。松悉五鬣，實如蓮，間有未墮者，採食之，鮮香殊絕。太和則四山環抱，百里內密樹森羅，蔽日參天。至近山數十里內，則異杉老柏，合三人抱者，連絡山塢。——蓋國禁也。嵩少之間，平麓上至絕頂，樵伐無遺，獨三將軍樹，巍然傑出耳。山谷川原，候同氣異，余出嵩少，始見麥畦青，至陝州，杏始花，柳色依依向人，入潼關，則驛路旣平，垂楊夾道，梨李參差矣。及轉入泓峪，而層冰積雪，猶滿澗谷，真春風所不度也。過塢底，窰復見杏花，出龍駒，寒桃雨柳烟，所在都有，忽憶日已清明，不勝景物怳情，遂自草店，越二十四日——浴佛後一日，抵家，以太和榔梅爲老母壽。

閩遊日記前

崇正改元戊辰之仲春發興爲閩廣遊二十日始成行三月十一日抵江山之青湖爲入閩登陸道十五里出石門街與江郎爲面如故人再晤十五里至峽口已暮又行十五里宿於山坑。

十二日二十里登仙霞嶺三十五里登丹楓嶺嶺南卽福建界又七里西有路越嶺而來乃江西永豐道去永豐尚八十里循溪折而東八里至梨嶺麓四里登其巔前六里宿於九牧。

十三日三十五里過嶺飯於仙陽仙陽嶺不甚高而山鵲麗日頗可愛飯後得與二十里抵浦城日未哺也時道路俱傳泉興海盜爲梗宜由延平上永安余亦久蓋玉華之輿遂覓延平舟。

十四日舟發四十里至觀前舟子省家早泊余遂過浮橋循溪左登金斗山石磴修整喬松豔草幽襲人裾過三亭入元帝宮由殿後登嶺兀兀中懸四山環拱重流帶之風烟欲暝步步惜別。

十五日辨色卽行懸流鼓楫一百二十里泊水磯風雨徹旦溪喧如雷。

十六日六十里至雙溪口與崇安水合又五十五里抵建寧郡雨不止。

十七日水漲數丈同舟俱閣不行上午得三板舟附之行四十里太平驛四十里大橫驛過如飛馬三十里黯淡灘水勢奔湧余昔游鯉湖過此但見穹石罅時舟穿其間初不謂險今則白波山立石悉沒形險倍昔時十里至延平。

十八日余以輕裝出西門爲玉華洞游南渡溪令奴攜行囊由沙縣上水至永安相待余陸行四十里渡沙溪而西將樂之水從西來沙縣之水從南來至此合流亦如延平之合建溪也南折入山六十里宿三連鋪乃甌甯南平順昌三縣之界。

十九日五里越白沙嶺是爲順昌境又二十五里抵縣縣臨水際邵武之水從西來通光澤歸化之水從南來俱會城之東南隅隔水望城如溪堤帶流也循水南行三十里至杜源忽雪片如掌十里至將樂境乃

楊龜山故里也。又十五里。爲高灘鋪。陰靈盡舒。碧空如耀。旭日濯芒。羣峯積雪。有如環玉。閩中以雪爲奇。得之春未爲尤奇。邨氓市媼。俱曝日提爐。而余亦足飛騰。良大快也。二十五里。宿於山澗渡之邨家。

二十日。渡山澗。迺大溪南行。兩山成門。曰莒峽。溪崖不受趾。循山腰行十里。出莒峽鋪。山始開。又十里。入將樂。出南關。渡溪而南。東折入山。登滕嶺。南三里。爲玉華洞道。先是。過滕嶺。卽望東南兩峯聳立。翠壁嶙峋。迺與諸峯分形異色。抵其麓。一尾橫曳。迴護洞門。門在山坳間。不甚軒豁。而森碧上交。清流出其下。不覺神湛骨寒。山半有明臺。菴洞後門所經。余時未飯。復出道左登嶺。石磴繁松。透石三里。青芙蓉頓開。菴當其中。飯於菴。仍下至洞前門。覓善導者。乃碎斫松節。置竹篋中。導者肩負之。手提鐵絡。置松燃火。燼輒益之。初入。歷級而下者數尺。卽流所從出也。溯流屈曲。度木板者數四。條隘條穹。條上條下。石色或白或黃。石骨或懸或豎。惟「荔枝柱」。「風淚燭」。「幔天帳」。「達摩渡江」。「仙人田」。「葡萄嶺」。「仙鐘仙鼓」最肖。沿流旣窮。懸級而上。是稱九重樓。遙望空濛。忽曙色欲來。所謂五更天也。至此最奇。恰與張公洞由暗而明者一致。蓋洞開斜啓。元朗映徹。猶未睹天碧也。從側嶺仰矚。得洞門一隙。直受圓明。其洞口由高而墜。弘含奇瑰。亦與張公洞第張公森懸詭麗者。俱羅於受明之處。此洞眩巧爭奇。遍布幽奧。而關戶更拓。——兩洞同異。正在伯仲間也。拾級上達洞頂。則穹崖削天。左右若青玉頰膚。實出張公所未備。下山。卽爲田陸。四山環鎖。水出無路。汨然中墜。蓋卽洞間之流。此所從入也。復登山半。過明臺菴。菴僧曰。是山石骨稜厲。透露處層層有削玉裁雲態。苦爲草樹所翳。故游者知洞而不知峯。遂導余上拾鳥道。下坡蒙茸。得星窟焉。三面削壁懸懸。下墜數丈。窟旁有野橘三株。垂實纍纍。從山腰右轉。一二里。忽兩山交脊處。棘籬四塞。中有石磴齒齒。繫迴於懸崖夾石間。仰望峯頂。一筍森森獨秀。遂由洞後穹崖之上。再歷石門。下浴菴中。宿焉。

二十一日 仍至將樂南門取永安道。

二十四日 始至永安；舟奴猶未至。

二十五日 坐待奴於永安旅舍。乃市順昌酒，浮白樓下。忽呼聲不絕，則延平奴也。遂定明日早行計。

二十六日 循城溯溪東南二十里，轉而南；二十五里，發大泄嶺，岩曉行雲霧中。如是十五里，得平坂曰林田。時方下午，雨大，竟止林田。有兩溪自南來，東渾赤如血，西則一川含綠，至此合流。

二十七日 溯赤溪行。久之，捨赤溪，溯澄溪，共二十里，渡坑源上下橋，登馬山嶺。轉上轉高，霧亦轉重，正如昨登大泄嶺時也。五里，透其巔，爲寧洋界。下五里，飯於嶺頭。時旭日將中，萬峯若引鏡照面，回望上嶺，已不可睹，而下方衆岫駢列，無不獻形履下。蓋馬山絕頂，峯巒自相虧蔽，至此始廓然爲南標。詢之土人，寧洋未設縣時，此猶屬永安，今則嶺北水俱北者屬延平，嶺南水俱南者屬漳州。隨山奠川，固當如此建置也。其地南去甯洋三十里，西爲本郡之龍巖，東爲延平之大田。云下山十里，始從坑行，渡溪橋而南，大溪遂東去，逾嶺復隨西來。小溪南行二十里，抵甯洋東郭。遠城北而西，則前之大溪經城南來，恰與小溪會，始勝舟。

二十八日 將南下，傳盜警，舟不發者兩日。

四月初一日 平明，舟始前，溪從山峽中懸流南下。十餘里，一峯突而西，橫絕溪間，水避而西，復從東折，勢如建瓴，曰石嘴灘。亂石叢立，中開一門，僅容舟，舟從門墜，高下丈餘，餘勢屈曲，復高下數丈，較之黯淡諸灘，大小雖殊，懸險更倍之也。衆舟至此，俱鱗次以下，每一舟，舟中人登岸，其以攢前後倒曳之，須時乃放。過此山峽危逼，複嶂插天，曲折破壁而下，真如劈翠穿雲也。三十里，過龍頭，爲漳平界。一峯又東突，流復環東西折，曰溜水灘。峯連障合，飛濤一縷，直舟從雲漢，身挾龍湫矣。已而山勢少開，二十餘里，爲石壁灘。其石自南而突，與流相扼，流不爲却，搗擊之勢，險與石嘴溜水而三也。下此有溪自東北來合。再下，夾溪復自東北來合，溪流遂大，勢亦平，又東二十里，則漳平縣也。寧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浦城至閩安入海八百餘里，寧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餘

里，程愈迫，則流愈急，况梨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暇，是二嶺之高，伯仲也。其高既均，而入海則減，雷轟入地之險，宜詠於此。

初二日，下華封，舟行數里，山勢復合，重灘疊溜，若建溪之太平，黯淡者，不勝數也。六十里，抵華封北，溪至此皆從石脊懸瀉，舟楫不能過，遂捨舟逾嶺。凡水惟濫觴之始，不能浮槎，若既通而下流，反阻者，止黃河之三门峡，集津，舟不能上下，然漢唐挽漕，纜跡猶存，未若華封自古及今，竟無間津之時。擬沿流窮其險處，而居人惟知逾嶺，無能爲導。

初三日，登嶺十里，至嶺巔，則溪水復自西來，下循山麓，俯瞰祇一衣帶水耳。又五里，則隕然直下；又二里，抵溪。舟行八十里，至西溪，西南陸行三十里，卽漳郡。順流東南二十里，爲江東渡，乃與泉東來驛道也。又順流六十里，則出海澄入海焉。

初四日，輿行二十里，入漳之北門，訪叔司理，則署印南靖——去郡三十里。遂雨，出南門，下夜船往南靖。初五日，曉達南靖，以溯流迂曲也。溪自南平來，至南靖六十里，勢與西溪同其浩蕩，經漳郡南門，亦至海澄入海。不知漳之得名，兩溪誰執牛耳也？

閩遊後記

庚午春，漳州司理叔促赴署，余擬是年暫止游履，而漳南之使絡繹於道，叔祖念我翁，高年冒暑坐促於家，遂以七月十七日啓行。二十一日至武林，二十四日渡錢塘，波平不毅，如履平地。二十八日至龍游，覓得青湖舟，去衢尚二十里，泊於樟樹潭。

三十日，過江山，抵青湖。乃舍舟登陸，循溪覓勝，得石崖於北渚。崖臨迴瀾，澄潭漱其趾，隙綴茂樹，石色青碧，

森有芙蓉出水態，僧結檻依之，頗覺幽勝。余踞坐石上，有劉對子者，一見如故，因爲余言江山北二十里，有左坑，岩石奇詭，探幽之履，不可不一過。余欣然，返寓，已下午，不成行。

八月初一日 冒雨行三十里，一路望江郎片石咫尺不可見，先擬登其下，比至路口，不果，越山坑嶺，宿於寶安橋。

初二日 登仙霞，越小竿嶺，近霧已收，惟遠峯漫不可見。又十里，飯於二十八都，其地東南有浮蓋山，跨浙閩江西三省，衢處信甯四府之境，危峙仙霞裂嶺間，爲諸峯冠，楓嶺西垂，畢嶺東障，裂嶺則其南案也。怪石孳雲，飛霞削翠，余每南過小竿，北逾裂嶺，遙瞻丰采，輒爲神往。旣飯，與不能過，徧詢登山道，一牧人言：「由丹楓嶺而上，爲大道而遠，由二十八都溪橋之左，越嶺徑白花巖上，道小而近。」余聞白花巖益喜，迂道且趨之，况其近也。遂越橋南行，數十步，卽由左小路登嶺三里，下嶺折而南，渡一溪。又三里，轉入南塢，卽浮蓋山北麓，邨也，分溪錯嶺，竹木清幽，里號金竹云。度木橋，由業紙者籬門入，取小級而登，初皆田畦高壘，漸漸直躋危崖。又五里，大石磊落，棋置星羅，松竹與石爭隙，已入勝地。竹深石標，中時一菴，卽白花巖也。僧指其後山絕頂，巒石甚奇，菴之右岡環轉而左，爲裏山菴，由裏山越高岡兩重，轉下山之陽，則大寺也。右有梨尖頂，左有石龍洞，前瞰梨嶺，可俯而挾矣。余乃從其右，二里，鮑裏山菴，裏山至大寺約七里，路小而峻。先躋一岡，約二里，岡勢北垂，越其東塢，下水皆東流，卽浦城界。又南上一里，越一岡，循其上而左，是謂獅峯，霧重路寒，捨之。逾岡西下，復轉南上，二里，又越一岡，其左亦可上獅峯，右卽可登龍洞頂，乃南直下，約二里，抵大寺，石痕竹影，白花溪正得其具，而峯巒環列，此眞獨勝。雨阻寺中者兩日。

初四日 冒雨爲龍洞游。同導僧砍木通道，攀亂磧而上，霧滲棘鋸，帶石籠崖，猶翠如奇鬼，穿簇透峽，窈窕者，益之詭而藏其險，帆嶽者，益之險而斂其高。如是二里，樹底睨峭，攀踞其內，右有夾壁，離立僅尺，上下如一，似

所謂「一線天」者，不知其卽通頂所由也。乃蒸火鑄燈，匍匐入一罅，罅夾立而高，亦如外之一線天，第外則頂開而明，此則上合而暗。初入，其合處猶通竅一二，深入，則全黑矣。其下水流沙底，濡足而平。中道有片石，如舌上吐，直豎夾中，高僅三尺，兩旁貼於洞壁。洞既束肩，石復當胸，無可攀踐，逾之甚艱。再入，兩壁愈夾，肩不能容，側身而進，又有石片如前，阻其隘口，高更倍之。余不能登，導僧援之。既登，僧復不能下，脫衣宛轉久之，乃下。余猶側倚石上，亦脫衣奮力，僧從石下掖之，遂得入。其內壁少罅，可平肩，水較泓深，所稱龍池也。仰睇其上，高不見頂，而石龍從夾壁盡處，懸崖直下，洞中石色皆赭黃，而此石獨白，石理峭礪成鱗甲，遂以龍神之挑燈遍矚而出。石陰處上逼下礙，入時自上懸身而墜，其勢猶順，出則自下側身以透，胸與背既貼切於兩壁，而膝復不能屈伸，石質刺膚，前後莫可懸接，每度一人，急則愈固，幾恐其與石爲一也。既出，歡若更生。而風氣忽澄，雲霧在望。由明峽前行，芟莽開荆，不半里，又得一洞，洞皆大石層疊，如重樓複閣，其中燥爽明透，徘徊久之，復上躋重崖，二里，登絕頂，爲浮蓋最高處。踞石而坐，西北霧頓開，下視金竹里，以東崩坑墜谷，層層如碧玉輕綃，遠近萬狀，惟頂以南，尙鬱伏未出，循西嶺而下，乃知此峯爲浮蓋最東。由此而西，蜿蜒數峯，再伏再起，極於疊石巖，乃爲西隅，再下爲白花巖矣。既連越二峯，卽襄山趨寺之第三岡也。時余每過一峯，輒一峯開霽，西峯諸石，俱各爲披露。南峯盡，又越兩峯，峯俱有石層疊。又一峯南向居中，前聳二石，一斜而尖，是名梨頭尖石，二石高數十丈，堪爲江郎支庶，而下俱浮縹石數塊，承以石，如坐嵌空處，俱可徙倚。此峯南下一支，石多嶙峋，所稱「雙筍石人，攢列寺右」者，皆其派也。峯後散爲五峯，迴環離立，中藏一坪可廬，亦高峯所罕得者。又西越兩峯，爲浮蓋中頂，皆疊石累疊而成，下者爲盤，上者爲蓋，或數石共肩一石，或一石復平列數石，上下俱成疊台雙闕。「浮蓋仙壇」一洵不誣稱矣。其石高削無級，不便攀躋，登其巔，羣峯盡出，山頂之石，四旁有苔，如髮下垂，嫩綠浮烟，娟然可愛。西望疊石石仙諸勝，尙隔三四峯，而日已過午，遂還飯寺中。別之南下十里，卽大道，已在梨嶺之麓。登嶺過九牧，宿漁梁，下街。

初五日 下浦城舟。凡四日，抵延平郡。
初十日 復逆流上永安溪，泊榕溪。其地爲南平沙縣之中，各去六十里。先是浦城之溪水小，而永安之流暴漲，故順逆皆遲。

十一日 舟隨山曲西南行，亂石聲聞。奔流懸瀑。二十里，舟爲石觸，榜人以竹絲綿紙包片木掩而釘之，止湧而已。又十里，溪右一山，瞰溪如伏獅，額有崖兩重，閣臨其上。崖下開石高數丈，突立溪中。於是折而東又十里，月下上一灘，泊於蕉縣。

十二日 山稍開，西北二十里，抵沙縣，城南臨大溪，雉堞及肩，卽溪崖也。溪中多置大舟，兩旁爲橋，關水以春。西十里，南折入山間，右山石骨巉削，而左山夾處有泉，落勘隙如玉筍。又西南二十里，泊洋口。其地路通尤溪。東有山曰里豐，爲一邑之望。昨舟過伏獅崖，卽望而見之，今遶其西而南向。

十三日 西南二十里，漸入山。又二十五里，至雙口，遂折而西北行。五里，至橫雙口，溪右一水自北來，永安溪水自南來，至此合。其北來之溪，舟通巖前，可七十里。又五里，入永安界，曰新凌鋪。

十四日 行永安境中，始聞聲。南四十里，爲鞏川。上大灘，十里，東南行，忽望見溪右峯石突兀，旣而直逼其下，則突兀者轉爲參差，爲崩削，俱盤互壁立，爲峯爲岩，爲屏爲柱，次第而見。中一峯壁削到底，或大書其上曰「一凌霄」。於是溪左之奇，亦若起而爭勝者。已舟折西北，左溪之崖較詭異，而更有出左溪上者，則桃源澗也。其峯排空溪南，上逼層漢，而下瞰迴溪，峯底深裂，流泉迸下，仰其上，曲檻飛欄，遙帶不一，急停舟登焉。循澗而入，兩岸僅裂一罅，竹影偃溪內，得橋渡澗，再上，有門曰長春圃，亦趨之，則溪南之峯，前所仰眺者，已在其北。乃北上，路旁一石，方平如砥，時暮色滿山，路縱橫不可辨，乃入大士殿，得道人爲導，隨之北，卽循崖經文昌閣，轉越兩亭，俱懸崖綴壁。從此折入峭夾間，其隙僅分一線，上劈山巔，遠透山北，中不能容肩，鑿之乃受，累級斜上，直貫其中。余所

見「一線天」數處，武彝、黃山、浮蓋，曾未見若此之大而逼，遠而整者。既而得天一方，四峯橫列，透隙而上，一石方盤，曰「棋坪」。中復得一臺，一樹當空，根盤於上。有飛橋架兩崖間，上下壁削，懸空而度，峯巒石裂，屹然成洞。曰「環玉」，出洞，復由棋坪側歷西塢而上，得一井，水甚甘冽。躋峯北隅，有亭甚豁，第北溪下遠，反以逼仄，不能俯瞰。由此左下，又有泉一泓，爲池，以暮不及往，乃南上絕頂，一八角亭冠其上。復從西路下山，出倚雲關，則石磴垂絕，罅間一下百丈，蓋是山四面斗削，惟一線爲階，百丈爲梯，游者以梯下而一線上，始盡奇概，舍此別無可階也。遺至大士殿，昏黑不可出，道人命徒碎木，燃火送之溪旁，孤燈穿綠塢，幾若陰房，燐火道人云：「由長春圃二溪，有不塵館，旁又有一百丈巖，皆有勝可游。」余領之返舟，促舟子夜行，不可，乃與奴輩併力刺舟，幸灘無石，月漸朗，二鼓泊廢石梁下，行二十里，去永安止二里。

十五日 抵城西橋下，橋已燬，而大溪自西來，橋下之溪自南來，依然余游玉華時也。遠城西而南，湖南來之溪以去，五十里，至長倩溪，出山右，路循山左，乃捨溪登嶺，越嶺兩重，西南過溪橋，五里，南過溪鳴橋，又五里，直凌西南山角，以爲已窮絕頂，其上乃更復穹然，不復上，循山角而南，紆折翠微間，俯瞰山底，溪迴屈曲，惟聞怒吼聲，而深不見水，蓋峻巒削岫，錯立如交牙，水漱其根，上皆叢樹，行者惟見翠葆浮空，非聞水聲，幾以爲一山也。久之，偶於樹隙稍露迴湍，渾赤如血，又五里，與赤溪遇，又五里，止於林田。

十六日 沿山二里，有峯自南直下，峯東有小溪，西爲大溪，俱由此相會，而注於大鯨嶺西者。渡小溪，循峯南上，共五里，至下橋，逶迤南躋，又八里，得上橋，一澗飛空，懸峯而度，兩旁高峯插天，度橋路愈峻，十里，從山夾中直躋兩高峯之南，登嶺巔，迴視兩高峯，已在履下，計其崇峻，大鯨浮蓋，當皆出其下。南下三十五里，抵寧洋縣。

十七日 下舟，遂華封。

十八日 上午始抵陸，漸登山阪，溪從右去，以灘高石阻，舟不能前也。十里，過山麓，又五里，跨華封絕頂，溪從

其下折而西去。遙望西數里外，灘石重疊，水勢騰激。至有一灘純石，中斷而不見水者。此峽中最險處。自念前以雨阻不能達，今奈何交臂失之。乃北下三里，得卮一塢，以爲去溪不遠。沿塢西行，里許，欲臨溪，不得路。始從蔗畦中下，蔗窮，又有蔓植者，花如葶，細莖未成，復踐蔓行。上流沙削不受腹，方藉蔓爲級。未幾，蔓窮，皆荆棘藤刺，叢不能入。初側身投足，不辨高下，時時陷石坎，掛樹杪，既忽得一橫溪，大道沿之。西二里，瞰溪咫尺，灘聲震耳。謂前所望中斷之險，必當其處。時大道直西去，通吳鎮羅埠。覓下溪之路，久不得，見一小路伏叢棘中，乃匍匐就之。初猶有路影，未幾，下皆積葉，高尺許，蛛網繫之上，則棘莽叢密，鈎髮懸股，百計難脫。比脫，則懸澗注溪，危石屢嵌而下。石皆累空間，登其上，始復見溪，而石不受足，轉墮深莽。余計不得前，乃即從澗水中攀石踐流，遂抵溪石上。其石大如百間屋，側立溪南，溪北復有崩崖壅水。水既南避巨石，北激崩塊，衝擣莫容，躍隙而下。卽升降懸絕，倒湧逆捲，崖爲之傾，舟安得通也。踞大石坐，又攀渡溪中突石而坐，望前溪西去，一瀉之勢，險無逾此。久之，溯大溪，踐亂石，山轉處，溪田層綴，從之，始得路。循而西轉，過所踞溪石二里許，灘聲復沸如前，則又一危礮也。西二里，得小路，隨山脊直瞰溪而下，始見前不可下之灘，卽在其上流，而嶺頭所望純石中斷之灘，卽在其下流。此嘴中懸兩灘間，非至此，則兩灘度有遁形矣。逾嶺下舟，明日，抵漳州司理署。

遊天台山日記後

壬申三月十四日 自甯海發騎，四十五里，宿岔路口。其東南十五里，爲桑洲驛，乃台郡道也。西南十里，松門嶺，爲入天台道。

十五日 渡水母溪，登松門嶺，過玉愛山，共三十里。飯於筋竹嶺菴。其地爲甯海天台界。陟山岡三十餘里，寂無人烟，昔彌陀菴亦廢。下一嶺，叢山杳冥中，得卮家淪茗飲石上。又十餘里，逾嶺而入天封寺，寺在華頂峯。

下，爲天台幽絕處。卻騎，同僧無餘上華頂寺，宿淨因房，月色明瑩。其地去頂尚三里，余乘月獨上，誤登東峯之望海尖，西轉始得路，至華頂。歸寺，已更餘矣。

十六日 五鼓，乘月上華頂，觀日出，衣履盡濕。還炙衣於寺中。從寺右逾一嶺南下，十里，至分嶺，嶺西之水出石梁，黃東之水出天封。循溪北轉，水石漸幽。又十里，過上方廣寺，抵鑿花亭，觀石梁奇麗，若初識者。

十七日 仍出分水嶺，南十里，登紫峯，甚高，與華頂分南北界。西下至龍王堂，其地爲諸道交會處。南十里，至寒風關。又南下十里，至銀地嶺，有智者塔，已廢。左轉得大悲寺，寺旁有石，爲智者拜經臺。寺僧恆如爲炊飯，乃分行囊，從國清下至縣。余與仲昭兄以輕裝東下，高明寺，寺爲無量講師復建。右有幽溪，溪側諸勝曰圓通洞，松風閣，靈響岩。

十八日 仲昭坐圓通洞。寺僧導余探石筍之奇。循溪東下，抵螺溪。溯溪北上，兩崖峭石夾立，樹巔飛瀑紛紛，踐石躡流。七里，山迴溪墜，已至石筍峯底，仰面峯莫辨，以右崖掩之也。從崖側逾隙而下，反出石筍之上，始見石竝立澗中，澗水下搗其根，縣而爲瀑，亦水石奇勝處也。循溪北轉，兩崖愈峭，下匯爲潭，是爲螺螺潭。上壁立而下，澗深攀崖側懸藤，踞石遙睇其內，潭上石壁，中劈爲四歧，若交衢然。潭水下薄，不能窺其涯涘。最內兩崖之上，一石橋嵌，儼若飛梁，梁內飛瀑，自上墜潭中，高與石梁等。四旁重崖迴映，可望而不可即，非石梁所能齊也。聞其上有一「仙人鞋」在寒風關之左，可逾嶺而至。雨驟不成行，還憩松風閣。

二十日 抵天台縣。

（至四月十六日，自鴈宕返，乃盡天台以西之勝。）——北七里，至赤城麓，仰視丹雘層互，浮屠標其巔，兀立於軍風攢翠間。上一里，至中岩，岩中佛廬新整，不復似昔時彫敝。時急於瓊臺雙闕，不暇再躡上岩，遂西越一嶺，由小路，七里，出落馬橋。又十五里，西北至瀑布山左，登嶺。五里，上桐柏山，越嶺而北，得平疇一園，羣峯環遶，若另

闢一天。桐柏宮正當其中，惟中殿僅存，夷齊二石像尚在右室，雕琢甚古，唐以前物也。黃冠久無住此者，華農見游客至，俱停耕來訊，遂挾一人爲導。西三里，越二小嶺，下層崖中，登環臺焉。一峯突敞重壑，三面俱危崖迴繞。崖右之溪，從西北萬山中，直搗峯下，是爲百丈崖。崖根澗水，至瓊臺脚下，一泓深碧如黛，是名百丈龍潭。峯前復起一峯，卓立如柱，高與四圍之崖等，即瓊臺也。臺後倚百丈崖前，即雙關對峙，層崖外遠，旁絕附麗。登臺者從北峯懸墜而下，度拗脊處咫尺，復攀枝仰陟而上，俱在削石流沙間，趾無所著也。從臺端再攀歷南下，有石突起窟其中，爲窺如琢削而就者，曰仙人坐，瓊臺之奇，在中懸絕，積翠四遠——雙關亦其外遠中對峙之崖，非由澗底再上，不能登也。憶余二十年前，同雲峯自桃源來，迺其外澗入，第深窮其窟，與今始俯瞰於崖端，高深俱無遺勝矣。飯桐柏宮，仍下山麓，南從小徑渡溪十里，出天台關嶺之官道。復南入小徑，隙行十里，路左一峯兀立若天柱，問知爲青苗山。又湖南來之溪十里，宿於坪頭潭之旅舍。

十七日 由坪頭潭西南八里，至江司陳氏，渡溪左行。又八里，南折入山，陟小嶺二重。又六里，重溪迴合中，忽石巖高峙，其南即寒巖，東即明巖也。令僮先馳，炊於明巖寺，余輩遂南向寒巖。路左俱懸崖盤列，中有一洞，呀然洞前石突障伏，口耳俱備。路右即大溪繫迴，中一石突出如擎蓋，心頗異之。旣入寺，向僧索龍鬚洞靈芝石，一卽此也。寒巖在寺後，宏敞有餘，玲瓏未足。由洞右一上視鵲橋而出。由舊路一里，右入龍鬚洞，略爲荊棘所翳，上躋里許，如歷九霄。其洞圓聲明豁，洞口斜倚一石，頗似鴈宕之石梁，而梁頂有泉中灑，與寶冠之芭蕉澗如出一治。下山，仍至舊路口，東溯小溪，南轉入明巖寺。寺在巖中，石崖四面環之，止東面八寸關通一線。寺後洞窈窕，非一洞，右有石筌突起，雖不及靈巖之雄偉，亦具體而微矣。飯後，由故道騎而馳三十里，返坪頭潭。又北二十五里，過大溪，卽西從關嶺來者，是爲三茅。又北五里，越小澗二重，直抵北山下，入護國寺宿焉。

十八日 晨急詣桃源。桃源在護國東游二里，西去桐柏僅八里。昨桐柏時，留爲遠登萬年之道，故先塞明；及

抵護國，知其西有秀溪，由此入萬年，更可收九里坑之勝，於是又特趨桃源。初由澗口入里許，得金橋潭。由此而上，兩山愈東，翠壁穹崖，層巒曲折，一溪介其中。溯之三折而溪窮，瀑布數丈，由左崖瀉溪中，余昔來瀑下，路窮莫可上，仰視穹崖北峙，溪左右雙洞，諸峯娟娟攢立，嵐翠交流，幾不能去。今乃從右崖叢莽中，尋得石徑，屣屣遂不及呼，仲昭冒雨撥棘而上，磴級既盡，復臺石橫棧，度崖之左，已出瀑上。更溯之入，直抵北巖下，蹊磴俱絕，兩瀑白巖左右分道下。遙眺巖左，猶有遺磴，從之，則向有累石爲橋於左瀑上者，橋已中斷，不能度。踣瀑之上流，從東北夾壁中來，止容一線，可踐流而入，計其勝，不若右巖之瀑。乃還從大石間，向西北上躋，抵峽窟下，得重潭甚厲，四面俱直薄，缺底，暫可緣陟，窺從潭中西望，見石峽之內，復有石峽，瀑布之上，更懸瀑布，皆從西北杳冥中來，至此繽紛亂墜，於迴崖削壁之上，嵐光掩映，石色欲飛。久之，還出層瀑下，仲昭以覓路未得，方獨坐觀瀑，遂同返護國。聞桃源溪口，亦有路登慈雲通元二寺，入萬年，路較近，特以秀溪勝，故飯後仍取秀溪道。西行四里，北折入溪，溯流三里，漸轉而東，向是爲九里坑。坑既窮，一瀑破東崖下墜，其上亂峯森立，路無可上。由西嶺攀躋，遠出其北，迴瞰瀑背，石門雙插，內有龍潭在焉。又東北上數里，逾嶺，山坪忽開，五峯圍拱，中得萬年寺，去護國三十里矣。萬年爲天台西境，正與天封相對，石梁當其中。寺中古杉甚多，飯於寺。又西北三里，逾寺後高嶺，又向西升，陟嶺角者十里，乃至騰空山下，牛牯嶺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嶺三重，共十五里，出會墅。大道自南來，望天姥山在內，已越而過之，以爲會墅乃平地耳。復西北下三里，漸成溪，循之行五里，宿班竹旅舍。

天台之溪，余所見者——正東水母溪沿嶺爲東北，華頂之南有分水嶺，不甚高，西流爲石梁，東流過天封，遶摘星嶺而東，出松門嶺，由甯海而注於海。正南爲寒風關之溪，下至國清寺，會寺東佛隴之水，由城西而入大溪者也。國清之東爲螺溪，源發於仙人鞋，下墜爲螺嶺潭，出與幽溪會，由城東而入大溪者也。又東有檜溪，諸水余屐未經。國清之西，其大者爲瀑布水，水從龍王堂西流過桐柏爲女棧溪，前經三潭，墜爲瀑。

布則清溪之源也。又西爲瓊臺雙闕之水，其源當發於萬年寺東南，東過羅漢嶺，下深坑，而臨馬百丈崖之龍潭，遠瓊臺而出，會於青溪者也。又西則爲桃源之水，其上流有重瀑，東西交注，其源當出通元左右，未能窮也。又西爲秀溪之水，其源出萬年寺之嶺，西下爲龍潭瀑布，西流爲九里坑，出秀溪東南而去。諸溪自青溪以西，俱東南流入大溪。又正西有關嶺，王渡諸溪，余屐亦未經。從此再北，有會墅嶺諸流，亦正西之水，西北注於新昌，再此有福溪羅木溪，皆出天台陰，而西爲新昌大溪，亦余屐未經者矣。

遊鴈宕山日記後

余與仲昭兄遊天台，爲壬申三月。至四月二十八日，達黃巖，再訪鴈山。兜騎出南門，循方山十里，折而西南行。三十里，逾秀嶺，飯於巖前鋪。五里，爲樂清界。五里，上盤山嶺，西南雲霧中，隱隱露芙蓉一簇，鴈山也。十里，鄰家嶺十里，大荆驛。渡石門澗，新雨漲溪，水及馬腹。五里，宿於章家樓。是爲鴈山之東外谷，章氏盛時，建樓以憩山游之屐，今旅肆寥落，猶存其名。

二十九日，西入山，望老僧巖而趨。二里，過其麓，又二里，北渡溪，上石梁洞，仍還至溪旁。西二里，逾謝公嶺，嶺以內，是爲東內谷，嶺下有溪自北來，夾溪皆重巖怪峯，突兀無寸土，雕鏤百態。渡溪，北折里許，入靈峯寺，峯峯奇峭，離立滿前。寺後一峯獨聳，中裂一壘，上透其頂，是名靈峯洞。躡千級而上，石台重整，洞中羅漢像俱更新。下飯寺中，同僧自照，騰潭越溪，左觀風洞，口僅半規，風蓬蓬出射數步外。遂從溪左，歷探崖間諸洞，還寺，雨大至，余乃赤足持傘，溯溪北上，將抵真濟寺，山深霧黑，茫無所睹，乃還過溪，東入碧霄洞，守感上人精舍在焉。余覺其有異，令僮還招仲昭，亦踐流而至，恨相見之晚。薄暮，返宿靈峯。

三十日，冒雨循流西折，二里，一溪自西北來，合其勢愈大。渡溪而西，溯而西北行，三里，入名淨寺，雨益甚。雲

霧中仰見兩崖重巖夾立，層巒而上，莫辨層次。衣履沾透，益深窮西谷中，有水簾谷，維摩石室，說法台，諸勝。二里至巖巖，巖右有二洞，飛瀑罩其外。余從棒莽中履險以登，其洞一名龍王，一名三台。二洞之前，有巖突出，若露天然，可棧而通也。出洞，返眺巖巖之上，一石側耳附峯頭，爲「聽詩叟」。又西二里，入靈巖，自靈巖西轉，皆崇巖連嶂，一開而爲淨名，一壘直入，所稱一線天也。再開而爲靈巖，靈巖迴環——寺當其中。

五月朔 仲昭與余同登天淵洞，洞中東望圓洞二，北望長洞，一皆透漏通明，第削石直下，隔不可履。余乃復下至寺中，負梯破莽，率僮踰別塢，直抵圓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則斫木橫嵌夾石間，踐木以升，復不及，則以繩引梯，懸石隙之樹，梯窮，濟以木，木窮，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遂入圓洞中，呼仲昭相望而語。復如法，臨長洞而下，已日中矣。西抵小龍湫之下，欲尋劍泉，不可得。踞石磧而坐，仰視迴嶂，逼天，峭峯倒插，飛流掛其中，真若九天曳帛者。西過小剪刀峯，又過鐵板嶂，嶂方展如翦，高插層巖之上，下開一隙如門，惟雲氣出沒，阻絕人跡。又過觀音巖，路漸西，巖漸拓，爲擎尖。復與常雲並時，常雲南下，跌而復起，爲戴辰峯。其跌處有坳，曰馬鞍嶺，內谷之東西分者，以是嶺爲界。從靈巖至馬鞍嶺，凡四里，而崇巒旣曠，應接不暇。臨嶺，日色漸薄，曉曠。二里，西過大龍湫溪口，又二里，西南入宿能仁寺。

初二日 從寺後塢覓方竹，無佳者。上有曇花菴，頗幽寂。出寺右觀燕尾泉——卽溪流自龍湫來者，分二股落石間，故名。仍北溯流，二里，西入龍湫溪口，更西二里，由連雲嶂入大剪刀峯，巖然立澗中，兩崖石壁迴合，大龍湫之水從天下墜，坐看不足亭，前對龍湫，後揖剪刀，身在四山中。出連雲嶂，逾華巖嶺，共二里，入羅漢寺，寺久廢，臥雲師近新之。臥雲年八十餘，其相與飛來石羅漢相似，開山巨手也。余邀師窮頂，師許同上常雲，而鴈湖反在其西，由石門寺爲便。時已下午，以常雲期之後日，遂與其徒西逾東嶺，至西外谷，共四里，過石門寺廢趾，隨溪西下一里，有溪自西來，合卽凌雲寶冠諸水也。二水合南而入海。乃更溯西來之溪，宿於凍雲寺。寺在含珠峯下。

孤峯插天，忽裂而爲二，自頂至踵，僅離咫尺，中含一圓石如珠，尤奇絕。循溪北入石夾，卽梅雨潭也。飛瀑自絕壁下激，而甚雄壯，不似空濛雨色而已。

初三日 仍東行三里，湖溪北入石門，停擔於黃氏墓室。歷級北上，鴈湖頂，道不甚峻。直上二里，向山漸伏，海嶼來前，愈上海輒逼足下。又上四里，遂逾山脊。山自東北最高處，迤邐西來，播爲四支，皆易石而上，四支之脊，巖巖隆起，其夾處隨而成窪者三，每窪中復有脊，南北橫貫，中分爲兩，總計之，不止六窪矣。窪中積水成澗，青青爛熳，所稱鴈湖也。而水之分墮於南者，或自石門，或出凌雲之梅雨，或爲寶冠之飛瀑，其北墮者，則宕陰諸水也。皆與六龍湫風馬牛無及云。旣逾岡，南望大海，北瞰南閣之溪，皆遠近無蔽，惟東峯尙高出雲表。余欲從西北別下寶冠，重岩積莽，莫可寄足。復尋舊路，下石門，西過凌雲，從含珠峯外二里，依澗訪寶冠寺。寺在西谷絕塢中，已久廢，其最深處，石崖迴合，磴道俱絕。一洞高懸崖足，斜石倚門，門分爲二，軒豁透爽，飛泉中灑，內多芭蕉——頗似閩之美人蕉，外則新籬高下，漸已成林。至洞，聞瀑聲如雷，而崖石迴掩，杳不可得見。乃下山涉溪，迴望洞之右脅，崖卷成罅，瀑從罅中直墜，下搗於圓坳，復躍出坳成溪去，其高亞龍湫，較似壯勝，故非宕山第二流也。東出故道，宿羅漢寺。

初四日 早望常雲峯，白雲濛濛，然不爲阻。促臥雲同上，東過華岩，二里，由連雲嶂之左，遵松洞之右，躋級西上，共三里，俯瞰剪刀峯已在屐底。一里，山迴溪出，龍湫上流也。渡溪過白雲，雲外二廬，又北入雲靜菴，菴廬與登山徑，修整俱異。昔時臥雲令其徒採筍炊飯，旣飯，諸峯雲氣條盡，仲昭留坐菴中，余同臥雲直躋東峯，又二里，漸聞水聲，則大龍湫從卷崖中瀉下，水出絕頂之南，常雲之北，夾埠中卽其源也。溯水而上，二里，水聲漸微。又二里，逾山脊，此脊北倚絕頂，南出分爲兩支，東支爲觀音巖，西支爲常雲峯，此其過派處也。正脊之東，爲吳家坑，其峯之迴列者，近爲鐵板嶂，再遠爲靈巖，又再遠爲淨名，又再遠爲靈峯，外爲謝公嶺，而盡脊之西，其坑卽龍湫背，其

峯之週列者，近爲龍湫之對崖，再遠爲芙蓉峯，又再遠爲凌雲，又再遠爲寶冠，上爲李家山而止。此廬山之南面諸峯也。而觀音常雲二峯，正當其中，已伏杖履下，惟北峯若負辰然，猶屏立於後。北上二里，一脊平時狹如垣牆，兩端昂起，北頽然直下，卽爲南閣溪橫流界，不若南面之環互矣。余從東巔躋西頂，條躑躅聲大起，則駭鹿數十頭也。其北一峯，中剖若斧劈，中則石筍參差，亂崖森立，深杳無底，鹿皆奔墮其中，想有隕墜者。諸僧至，復以石片擲之，聲如裂帛，半晌始沉，鹿益啼號不止。從此再西，則石脊中斷，峯亦漸下。西北眺鴈湖，愈遠愈下。余二十年前探鴈湖，東覓高峯，爲斷崖所阻，懸繼而下，卽此處也。昔歷其西，今東出其上，無有遺憾矣。返下雲靜菴，循溪至大龍湫，上下敵湫底龍潭，圓轉夾崖間，水從卷壁墜潭，躍而下噴，光怪不可逼視。遂逾溪西，南出龍湫之對崖，歷兩峯而西，其嶺卽石門東，羅漢之西，南出爲芙蓉峯，又南下爲東嶺者也。芙蓉峯圓互特立，在羅漢寺西南隅，既至其下，始得路，東達於寺，日已西，仲昭亦先至矣。

初五日 別臥雲，出羅漢寺，循溪一里，至龍湫溪口。凡四里，逾馬鞍而下，北望觀音峯下，有石壘若門，層列非一，仲昭已前向靈巖。余挾一僮，北抵峯下，循樵路西轉。二里，直抵觀音常雲之麓，始知二峯上雖遙峙，其下石壁連亙成城。又循崖東躋，里許，出石壘之上，叢木密蔭，不能下窺。崖端盤石如擎蓋，上平如砥，其下四面皆空。坐其上久之，復下循石壘而入，層崖懸裂，皆可捫而通也。壘外一峯特起，薄齊片雲，圓頂拱袖，高若老僧，若儼若小兒拱立。出路隅，居多吳氏，有吳應岳者，留余餐。余挾之湖溪入，卽絕頂所望吳家坑溪也。在鐵板觀音之間。欲上溪左黃崖層洞，崖在鐵板嶂之西，洞在崖之左，若上下二層者。抵其下，不得上，出其上，洞又在懸崖間，無可下也。乃循崖東行，又得一石壘，望其上，層崖可入，計非搆木懸梯不能登。從此下一小峯，曰鶯嘴巖，與吳別。東過鐵板嶂下，見其中石壘更大，下若有洞流而成溪者。亟溯流入，抵洞下，亂石窒塞，而崖左有路直上，鑿坎懸崖間，垂藤可攀，遂奮勇上，衣礙則解衣，杖礙則棄杖，凡直上一崖，復橫歷一崖，如是者再，又棧木爲橋者，再，遂入石壘中。

石對峙如門，中寬廣，得累級以升。又入石門兩重，仰眺其上，石壁環立，青天一圍，中懸如井，壁窮，透入洞中，洞底日光透處，有木梯，採升其上，若樓閣然。從閣左轉，復得平墟，後即鐵板嶂，高列，東西危崖環繞，南面石墜下，伏軒敞，迥合，真仙靈所宅矣！內有茅屋一楹，虛無人居，隙地上多茶樹，故坎石置梯，往來其間耳。下至溪旁，有居民，遂越小剪刀峯而東二里，入靈巖，與仲昭會。

初六日，挾靈巖僧爲屏霞嶂之游。由龍鼻洞右攀石罅上，半里得一洞，甚奇。又上半里，崖穹路絕，有梯倚崖端，蓋燒炭者所遺。緣梯出其上，三巨石橫壘兩間，內覆石成室，跨其外者爲仙橋，其室空明幽敞，蔽於重巖之側，雖無鐵板嶂石門之奇瑰，攢合而幽邃自成一天。復透洞左上，攀藤歷棧，遂出屏霞嶂之中層，蓋龍鼻頂也。崖端亦寬坦可廬，後嶂猶上倚霄漢，嶂右有巖外覆，飛泉落其前，由右復攀躋崖石，幾造嶂頂，爲削石所阻，其側石隙一縷，草木緣附，可以著足，遂隨之下。崖間多修藤垂蔓，各採而攜之，當石削不受樹，樹盡不受履處，輒垂藤下，如是西越石岡者五重，降升不止數里，始下臨絕澗，卽小龍湫上遊也。其澗發源鴈頂之東南，右卽鐵板，左卽屏霞，二嶂，中墜爲絕壑，重崖虧蔽，上下無徑，非懸繩不能飛度也。入澗，踐石隨流東行，里許，大石橫踞澗中，水不能越，穴石下搗，兩旁峭壁皆斗立，行者路絕，乃縛木爲梯，升崖端，復縫入前澗下流，則橫石之下，穹然中空，可樹十丈，旗水從石後建瓴下注，匯潭漾碧，翛然沁人。左右兩崖俱有洞高峙，由此而前，卽龍湫下墜處也。余兩次索劍泉寺，俯視云在龍湫上，人力鮮達，今仍杳然，知淪沒已久。欲從此橫下兩峯，遂可由仙橋達石室，乃斫木縛梯，盤絕巘者數四，俯視獨秀雙鸞諸峯，近在屐底。旣逼仙橋，隔崖中斷，日已西，疲甚，乃返。寬前輟，復經屏霞側石室，返寺，攜靈過淨名，投宿靈峯。

初七日，湖寺前溪，觀南碧霄岡，軒爽無他奇。又三里，西轉，望真濟寺，在溪北塢中。是溪西山斷崖破峽而來，峽南峯爲五馬朝天，崢嶸尤甚，兩旁逼仄石隙，內無居民，棘茅塞路，行里許，甚艱，不可窮歷。北過真濟寺，寺僻居

北谷遊屐不到。寺右溯小溪，三里登馬山嶺，路甚峻。登巔，望鴈頂，稜簇如蓮花狀。北瞰南閣，已在屐底。下四里餘，得新菴，弛擔於中，溯南閣溪。控岩陰，諸勝南閣溪發源，鴈山西北之箸嶺，去此三十餘里，與永嘉分界。由嶺而南，可通芙蓉，入樂清，由嶺而西，走楓林，則入甄郡道也。溪南即鴈山之陰，山勢崇拓，竹木蒼葺，不露南面巖嶽。溪北大山，自箸嶺遙通而來，皆層崖怪峯，變換闔闢，與雲霧爭幻，至閣而止。又一山北之溪，自北閣來，會俱東下石門潭，門內平疇千畝，居人皆以石門爲戶牖，此閣所由名。而南北則分以溪也。南閣有章恭毅宅，西入有石佛洞，散木巖，洞仙巖，諸勝。北閣有白巖寺舊址，更西有王子晉仙橋爲尤奇。余冒雨躬南閣，先經恭毅宅，衆族甚盛。溯溪五里，過犂頭菴，南卽石佛洞，以路蕪不能入。西十里至莊塢，夾溪居民皆葉姓。散木巖在北塢中，右崖橫互，飛瀑懸流，巖左登嶺有小菴，時暮雨，土人留宿莊塢，具言洞仙降之勝。

初八日 雨未止。西溯溪行三里，山澗愈幽，隨溪轉而北，又二里，隔溪小徑，破雲磴而入，東渡溪從之。忽峯迴溪轉，深入谷中，則煙巒歷亂，峯從莊塢之後，連互至此，又開一隙，現此瑰異。執士人問之曰：「此小募厓也。洞仙向在其外大溪上流，一復出而渡溪里許，有溪自東來，入卽洞仙塢溪矣。渡大溪，溯小溪東上，其中峯巒茅舍，與別無異。仙洞卽在其內崖，倚峯北向，層巒翳之，乃破莽躋石隙而入，初甚隘，最上漸寬，仍南出莊塢，東還犂頭菴，終不得石佛洞道。遂出過南閣，訪子晉仙橋，在北閣底，尚二十里。念仲昭在新菴，甚近，還晤菴中，日已哺，竟不及爲北閣遊，東趨大荆而歸。

遊五台山日記

山西太原府五臺縣

癸酉七月二十八日出都，爲五臺游。越八月初四日，抵阜平南關。山自唐縣來，至唐河始密，至黃葵溝開，勢不甚穹窿矣。從阜平西南，過石梁，北行諸峯，復礮巖起，循溪左北行，八里，小溪自西來注，乃捨大溪，溯西溪北轉，山

峽漸東。又七里，飯於太子鋪。北行十五里，溪聲忽至，迴顧右岸，石壁數十仞，中坳如削，瓜直下。上亦平坳，乃瀑布所從溢者。今天旱無瀑，痕猶在削崖間。離澗二三尺，泉從坳間細孔泛濫出，下遂成流。再上，逾鞍子嶺，嶺上四眺，北塢頗開，東北西北高峯對峙，俱如仙掌插天。惟直北一隙少殺，復有遠山橫其外，卽龍泉關也。去此尙四十里，嶺下有水從西南來，初隨之北行，已而溪從東峽中去，復迤一小嶺，則大溪從西北來，其勢甚壯，亦從東南峽中去。常卽與西南之溪合流，出阜平北者。余初過阜平，捨大溪而西，以爲西溪卽龍泉之水也，不謂西溪乃出鞍子嶺坳，逾嶺而復與大溪之上流遇。大溪則出自龍泉者。溪有石梁曰萬年，過之，溯流望西北高峯而北，十里過峯下，爲小山所掩，反不睹嶺之勢。轉北行，向所望東北高峯，瞻之愈出，趨之愈近，削削之姿，遙遙逐人，二十里之間，勞於應接。是峯名五巖寨，又名吳王寨，有老僧廬其上。已而東北峯下，溪流溢出，與龍泉大溪會，土人橫石梁於上，非龍關道所經。從橋左北行，八里，時遇崩崖矗立溪上。又二里，重城當隘口，爲龍泉關。

初五日，進南關，出東關北行，十里，路漸上，山漸奇，泉聲漸微。旣而石路陡絕，兩崖危峯峭壁，合脊攢奇，山樹與石，競麗錯綺，不復知升陟之煩也。如是五里，崖逼處，復設石關二重。又直上五里，登長城嶺絕頂，迴望遠峯，極高者亦伏足下，兩旁近峯擁護，惟南來一線有山隙，微目百里嶺之上，巍樓雄峙，卽龍泉上關也。關內古松一株，枝幹葉茂，秀拔干雲。關之西，卽爲山西五臺縣界。下嶺甚平，不及所上十之一。十三里，爲舊路嶺，已在平地。有溪自西南來，至此隨山向西北去，行亦從之。十里，五臺水自西北來，會合流注潭沱河。乃循西北溪數里，爲天池莊。北向塢中，二十里，過白頭卷棚，去南臺止二十里，四顧山谷，猶不可得其彷彿。又西北二里，路左爲白雲寺。由其前南折，攀躋四里，折上三里，至千佛洞，乃登臺間道。又折而西行，三里始至。

初六日，風濤起，滴水皆冰。風止日出，如火珠湧吐翠葉中。循半山西南行，四里，逾嶺，始望南臺。在前，再上爲燈寺。由此路漸峻。十里，登南臺絕頂，有文殊舍利塔，北面，諸臺環列，惟東南西南，少有隙地。正南，古南臺在其下。

遠則龍縣諸山屏峙而東，與龍泉崢嶸接勢。從臺右道下，塗甚循，可騎。循西嶺西北行，十五里，爲金閣嶺。又循山左西北。

初七日，西北行十里，度化度橋。一峯從中臺下，兩旁流泉淙淙，幽靚迥絕，復度其右澗之橋，循山西向而上，路亦甚。又十里，登西臺之頂，日映諸峯，一一獻態呈奇；其西面，近則閻廬巖，遠則鴈門關，歷歷可俯而挈也。閉覽巖在四十里外，山皆陡崖盤互，層累而上，爲此中奇處。入叩佛龕，卽從臺北下三里，爲八功德水。寺北面左爲維摩閣，閣下二石聳起，閣架於上，閣柱長短，隨石參差，有竟不用柱者；其中爲萬佛閣，佛俱金碧旃檀，羅列輝映，不啻萬尊；前有閣二重，俱三層，其周廡環閣亦三層，中架複道，往來空中；當此萬山艱阻，非神力不能運此。從寺東北行五里，至大道，又十里，至中臺，望東臺、南臺，俱在五六十里外，而南臺外之龍泉，反若更近，惟西臺、北臺相與連屬。時風清日麗，山開列如鬚眉。余先趨臺之南，登龍蟠石，其地亂石數萬，湧起峯頭，下臨絕塢，中懸獨聳，言是文殊放光攝影處。從臺北直下者四里，陰崖懸冰數百丈，曰萬年冰；其塢中亦有給廬者，初寒無幾，臺間冰雪，種種而見，聞雪下於七月二十七日，正余出都時也。行四里，北上深浴池，又北上十里，宿於北臺。北臺比諸臺較峻，余乘月色，周眺寺外，及入寺，日落而風大作。

下五里，抵清涼石，寺宇幽麗，高下如圖畫。有石爲芝形，縱橫各九步，上可立四百人，面平而下銳，屬於下石者無幾。從西北，歷棧、捨、級而上，十二里，抵馬跑泉，泉在路隅，山窰間，石隙僅容半蹄，水從中溢出，窰亦平敞可坐，而馬跑寺，反在泉側一里外。又平下八里，宿於獅子窰。

初八日，老僧石堂送余，歷指諸山曰：「北臺之下，東臺、西、中、南臺、北，有塢曰臺灣，此諸臺環列之概也。其正東稍北，有浮青突，銳者恆山也；正西稍南，有連嵐一抹者，鴈門也；直南諸山，南臺之外，惟龍泉爲獨雄；直北俯內外二邊，諸山如蓓蕾，惟茲山之北，峭削層巒，嵯峨之勢，獨露一斑，此北臺歷覽之概也。此去東臺四十里，

華巖嶺在其中。若探北岳，不若竟由嶺北下，可省四十里登降。余領之，別而東，直下者八里，平下者十二里，抵華巖嶺。由北塢下十里始夷。一澗自北，一澗自西，兩澗合而華峯湊，深壑中「一壺天」也。循澗東北行二十里，曰野子場。南自白頭庵至此，數十里內，生天花朵，出此絕種則矣。由此兩岸列鼎峙，雄峭萬狀。如是者十里，石崖懸中絕，層閣傑起，則懸空寺也。石壁尤奇。此爲北臺外護山，不從此出，幾不得臺山神理云。

恆山遊日記

山西大同府渾源州

去北臺七十里，出始豁然，曰東底山。臺山北盡，卽屬繁峙界矣。

初九日 出南山，大溪從山中俱來者，別而西去。余北馳平陸中，望外界之山，高不及臺山之四，其長纒繞如垣，東帶平邢，西接鴈門，橫而徑者十五里。北抵山麓，渡沙河，卽爲沙河堡，依山瞰流，磚甃高壑。由堡西北七十里，出小石口，爲大同西道，直北六十里，出北路口，爲大同東道。余彭堡後登山，東北數里，至峽口，有水自北而南，卽下注沙河者也。循水入峽，與流屈曲，荒谷絕人。數里，義興寨數里，朱家坊又數里，至葫蘆嘴，舍澗登山，循嘴而上，地復成塢，溪流北行爲渾源界。又數里，爲土嶺，去州尚六十里，西南去沙河，共五十里矣。遂止居民同姓家。

初十日 循南來之澗北去三里，有澗自西來合，其東北折而去。余溯西澗入，又一澗自北來，遂從其西登嶺，道甚峻。北向直上者六七里，西轉，又北躋而上者五六里，登峯兩重，造其巔，是名箭箠巔。自沙河登山沙澗，盤旋山谷，所植皆上魁荒草，不意至此而忽躋穹窿，然嶺南猶復阿蒙也。一逾嶺北，瞰東西峯連壁，墮翠豈丹流，其盤空環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樹石之色一也，而神理又各分妍，樹之色不一也，而錯綜又成合。錦石得樹而蟻戲，頑巖者，幘以藻糝而愈奇，樹得石而平鋪倒蟠者，緣以突兀而尤古。如此五十里，直下至院底，則奔泉一壑，自南注北，遂與之俱出塢口，是名龍峪口，堡臨之。邨居頗盛，皆植梅杏，成林蔽麓，旣出谷，復得平陸，其北又有外界山

環之長亦自東而西，東去渾源州三十里，西去應州七十里，龍峪之臨外界，高卑遠近，一如東底山之視沙河峽口諸山也。於是沿山東向，望峪之東，止愈嶙嶙斗峭，間知爲龍山，龍山之名，舊著於山西，而不知與恆岳比肩至是既西涉其闔域，又北覽其面目，從不意中得之，可當五臺桑榆之收矣。東行十里，爲龍山大雲寺，寺南面向山，又東十里，有大道往西北，直抵恆山之麓，遂折而從之，去山麓尚十里，望其山兩峯，互峙，車騎接軫，破壁而出，乃大向入，倒馬紫荊，大道也。循之，抵山下，兩崖壁立，一澗中流，透罅而入，逼仄如無所，向曲折上下，俱成窈窕，伊闕雙峙，武彝九曲，俱不足以擬之也。時清流未泛，行即潮澗，不知何年兩崖俱鑿石坎，大四五尺，深及丈，上下排列，想亦溢時，括木爲關道者，今廢已久，僅存二木懸架高處，猶棟梁之巨擘也。三轉，峽愈隘，崖愈高，西崖之半，層樓高懸，曲榭斜倚，望之如蜃吐重臺者，懸空寺也。五臺北壑，亦有懸空寺，擬此未能具體。仰之神飛，鼓勇獨登，入則樓閣高下，檻路屈曲，崖旣轟峭，爲天下巨觀，而寺之點綴，兼能盡勝，依巖結構，而不爲巖石累者，僅此。而僧寮位直適序，凡客坐禪，龕明窗暖榻，尋丈之間，肅然中雅。旣下，又行峽中者三四轉，則洞門豁然，巒壑掩映，若別有一大者。又一里，澗東有門榜三重，高列阜上。其下石級數百層承之，則北岳恆山廟之山門也。去廟尚十里，左右皆上山層疊，岳頂杳不可見。止門側土人家，爲明日登頂計。

十一日 風鬢淨盡，澄碧如洗，策杖登岳而東而上，土闊淺阜，無攀躋勞。蓋山自龍泉來，凡三重，惟龍泉一重，峭削在內，而關以外，反土脊半曠，五臺一重，雖崇峻，而骨石筭拔，俱在東底山一帶出峪之處。其第三重自峽口入山而北，西極龍山之頂，東至恆岳之陽，亦皆藏鋒斂鐔，一臨北面，則峯峯陡削，悉現巖巖本色。一里，轉北山皆煤炭不深，鑿即可得。又一里，則土石皆赤，有虬松離立道旁，亭曰望仙。又三里，則崖石漸起，松影篩陰，是名虎風口。於是石路盤迴，始循崖泉峭而上。三里，有傑坊曰一朔方第一山，一內則官廨廚井俱備。坊右東向拾級上，崖半爲寢宮，宮北爲一飛石窟，一相傳真定府恆山從此飛去。再上則北法殿也，上負絕壁，下臨官廨，殿下雲級插

大，廡門上下，穹碑林立，從殿石上，有石竇倚面室之曰，曰會仙台，台中像羣仙，環列無隙。余時欲躋危崖，登絕頂，還過岳殿東，望兩崖斷處，中垂荦者千尺，爲登道。而道遂解衣攀躡而登。二里出危崖上，仰眺絕頂，猶傑然天半，而滿山短樹蒙密，槎枿枯竹，但能鉤衣刺領，攀踐輒斷折，用力雖勤，若墮洪濤，汨汨不能出。余益鼓勇上，久之棘盡，始登其頂。時日色澄麗，俯瞰山北，崩崖亂墜，雜樹密翳，是山土山無樹，石山則有，北向俱石，故樹皆在北。渾源州城一方，卽在山麓，北瞰隔山一重，蒼茫無際，南惟龍泉，西惟五臺，青青與此作伍，近則龍山西互，支峯東連，若比肩連袂，下扼沙漠者。旣而下西峯，尋前入峽危崖，俯瞰茫茫，不敢下。忽回首東顧，有一人飄搖於上，因復上其處，問之，指東南松柏間，望而趨，乃上時寢宮後危崖頂，未幾，果得徑，南經松柏林，先從頂上望松柏葱青，如蒜葉草莖，至此則合抱參天，虎風口之松柏，不啻百倍之也。從崖隙直下，恰在寒宮之右，卽飛石窟也。視余前上隘，中止隔崖一片耳。下山五里，由懸空寺危崖出，又十五里，至渾源州西關外。

浙遊日記

余久擬西南遊，遷延二載，老至不能待，遂以崇正九年——丙子——九月十九日，爲萬里遐征計。束裝未就，適杜若叔至，飲至子夜，乘醉放舟，天未明，抵錫邑。同行者爲靜聞師。

十月初二日 舟止餘杭，登陸沿苕溪北岸行，二十里，度馬橋，爲餘杭臨安界，其北可達山。西十七里，至石錦亭，亭北西去，於潛徽郡道也。余從臨安道，於亭南西去二里，抵臨安西出關，過皇潭，循山西南行，共十六里，爲下圩橋，橋南可直逾新嶺間道。二十里，抵新城。新嶺甚險，無託宿處，乃從迂道，逾橋遡溪西上二里，宿全張之白玉菴。僧意餘，杭人也，聞余負遊癖，深夜篝燈淪茗，爲談遊日本事，甚悉。

初四日 西二里，過一橋，折而南，六里，上塢乾嶺——嶺甚坦，東西各崇山峻嶺，獨此峽中夷，南北流入若

與浙。其山過東，忽插天而起，曰五尖山。循其西麓西南十二里，石梁跨澗，曰趙安橋。由橋北西溯澗，沿三九山北麓，入後葉塢。又西十三里，爲鉢孟橋。水西自龍門竄出橋下，竄有四仙傳道嶺，在橋西四里，乃於潛境。從橋北轉東南，里餘，東即三九洞，山峙其西，環塢一區，皆石峯嶙峋，黑逾點漆，丹楓翠竹，間如錯綺。水穿塢而下，溜石爲雪。時凌寒絕溜，而黑崖白峽，處處如著懸瀑。二里，度橋至洞山東麓。洞山者，自龍門竄南迤邐東來，其石稜銳紋，東南山半開二洞，正瞰橋下。余同靜聞西向躡山，沿小澗而上，石皆峽躡擊透，清流激之，淙淙有聲。夾澗兩旁，石片踴出田畦中，竹樹穿石而出。再上，忽一大石當澗立，方重不作透漏態，而細紋密縐，智索縷工。竹林有巷，曰靈隱。後危壁空起，聳翠成疊，屏屏南即明洞，如軒斯啓，外五柱穿列，正如四明分銜，但四明石色劣下，不能若此。列柱連卷也。中一柱上不至簷，簷垂一石欲下，而下不及柱，相對不接者不可尺。柱旁一樹，高撐至簷端，輒遜而反曲，翠色拂簷而上。再南，即幽洞。兩洞並啓，爲石壁所界，壁輕紅若桃花。入幽洞，洞口高懸，內若浮橋之復空，其中空洞無底，人呼輒傳響不絕。二十丈之後，忽南北洞分水陸，陸者拾級而北，如登閣殿，入二十丈，轉南，又關一小關，其水洞南入一轉，即山田成畦，陸界分明，水滿其中，初無涸溢。從陸上曲折入，約二十丈，忽水聲潺潺，乃透入小門，見一溪南來，至此破壑下墜，轉宛無底。又過一峽，透小門，旁無緣徑，短衣去襪，溯水躡流，又三十丈，石俱倒垂若蓮花，平沙隘門，忽束忽敞，正如荆溪白鶴洞，而白鶴潛伏山麓，得水爲易，此洞高關山巔，兼水尤奇耳。再入，則石洞既盡，匯水一方，又不知誰者何來，墜者何出也。出洞，湖南來之溪，二里，止太平橋祠中。

初五日 南二里，上馬嶺里許，透其巔，嶺以北屬新城，水亦出新嶺。南則屬於潛縣，在其西北五十里。水由應洛埠出分水縣，下馬嶺，南十里，過兌口橋，歧分南北。北達於潛，可四十里。南則應洛埠道也。兌口之水，北源自於潛，馬嶺之水東來，合而南出，路隨之。八里，過板橋，橋下水自西塢來，與前水合。溯水西走路，可達於潛及昌化。又南八里，止於唐家拱，南去應洛埠尚二里，原無市肆，擔夫以應洛舟下桐廬，必北曲經此，遂止溪畔久之，得桐

廬舟蓋應潛埠爲於潛南界，溪之南卽隸分水於潛之水北經玉澗橋，昌化之水西自麻叉埠，俱會於應渚，而水勢始大。顧玉澗橋而上，已不勝舟；麻汶埠而上，小舟直抵昌化，於潛水固不敵昌化也。下舟東南行十里，爲分水縣，縣在溪之西，分水原止一水，東南去，其西山陸行八十里，通淳安。余初欲從陸爲王奴遁去，乃就水道，反向東南焉。

初八日 抵蘭溪，與靜聞爲金華三洞游。金華之山，橫峙東西，陽臨郡城，浦江在北，西垂盡處爲蘭溪，東則義烏也。婺水東直從永康經郡之南門，而西北抵蘭溪，與衢江合。余將登陸行，見溪中一舟溯流而東，遂附之，水流沙岸，中四山俱遠，丹楓疏密，映疊尤佳。仰瞻北山，兀突天表，若負辰立。顧背之東南行，問三洞何在，曰在北。始悟三洞不必至郡，若陸行，便可中道入也。六十里，抵金華西門外。

初九日 卽循城西北行，高下崗隴，十里，至羅店。主人具悉北山之半爲鹿田寺，其東下者南峙爲芙蓉峯，西下者南結三洞，洞之西卽蘭溪界。余欲由三洞逗蘭溪，恐東有別勝，遂望芙蓉峯而趨。自店東北五里，得智者寺，寺在芙蓉峯西，北山南麓，首刹也，今已凋落。殿中止餘一碑，乃宋陸務觀爲智大師建殿撰，字卽其手書，碑陰又鐫務觀與大師手牘數首，楷碑行牘，具有風致，恨無搨工，不能得一通爲快。寺東巷口芙蓉，有路可登芙蓉峯，見峯高不及北山半，舍仍之。由寺西北登嶺，升陟五里，得清隱菴。由北塢登楊家山，遶其西，山夾中北透而上，則北山絕頂，上倚於後，前列楊家山，中間平塢，竹石充隙者，朱淮督山墅也。東北石壘，疊踰伏平莽中，曰石浪，爲黃初平叱石處。石上卽鹿田寺門，鷄巖在其東二里，過山橋，東下一里，兩峯夾澗，峯石片片排空，作雞冠怒起狀，溪流奔躍其下，頗勝。聞巖東下數里，爲赤松宮，乃郡城東門所入道。芙蓉峯東坑也。巖北卽北山頂，頂有棋盤石，攀榛莽而上，約二里始到。石前有平臺，壘塊後發，中列室一楹，有澗泠泠從山頂下。潮流再躋，則石峽成門，水從門出，門上更得平擊，所稱西玉壺也。聞其東尚有東玉壺，皆山頭出水之擊，西玉壺之水南下，奇歷棋盤石而潛溢三

洞北下則從裏水源出，隔溪北，東玉壺之水，南下者由赤松宮出，金華東下者出義烏，北下者出浦江，凡一郡分流，此其脊矣。玉壺一名盤泉，分鋒於上者稱三望尖，文之曰金星峯，總所謂北山也。仍下，返鹿田寺，僧以久不至，方分路遙呼，山谷響應，入寺浴臥。

初十日，拉寺僧東炬從朱墅後西行，一里，北登嶺，約里許，一石聳出峯頂，由石畔循山而東，可達玉壺，逾峯而北，即朝真洞，洞開高峯之上，西向穹然，下臨深壑，壑中居舍歷落，卽下雙龍洞，外居人也。蓋北山自玉壺西來，中支至此而盡，後復生一支，西走關溪，其層分而南者，一環爲龍洞塢，再環爲講堂塢，三環爲玲瓏巖塢，而金華之界於是乎盡。玲瓏巖之西，又一環而爲鈕坑，再環爲白坑，三環爲水源洞，而崇崖巨壑亦於是乎盡。後支層遠，中支中支西盡，頽然下墜，初闕爲朝真，中墜爲冰壺，最下及谷底爲雙龍，所謂三洞也。洞門皆西向，層疊而下，各去里許，山勢巖絕，俯瞰仰眺，各不相及，而洞中水實貫注。朝真洞門軒豁，內洞稍窪而下，乘炬深入，左有一隙如夾室，宛轉隨之，夾窮，有水滴漉不休，而隙底仍燥，不知水從何去也。出夾室，直窮洞底，則巨石高下，仰眺愈穹，從石隙攀躋下墜，復得巨夾，忽有光一縷，自天而下，洞頂高盤千尺，石隙一規，宛如半月，出內洞，其左復有兩洞，下洞所入無幾，上洞宛轉亦如夾室，右有懸穴下窺，想卽內洞深墜處。出洞，仍從突石峯頭南下，折而西北，得冰壺洞，洞門仰如張吻，先投杖垂炬而下，滾滾不見其底，乃攀隙倚空入，忽聞水聲轟轟，乘炬從之，則洞之中央，一瀑從空下墜，冰花玉屑，從上階處耀成潔采，水穴石中，莫稔所去，乃依炬四窮，其深陷逾朝真，而屈曲少遜，出洞，直下里許，卽爲雙龍洞，洞闕兩門，一南向，一西向，俱爲外洞，軒曠宏爽，如穹廡高塞，間闔四啓，非復曲房夾室，觀水流自洞後，穿內門西出，徑外洞去，俯視水所出處，低覆僅一尺五寸，余借一浴盆於洞口潘姥家，解衣赤身伏盆中，推盆而進，進隘五六丈，穹然高廣，一石板平架洞中，離地數尺，大數十丈，薄僅寸，左則石乳下垂，綺窗翠曉，橫列別洞中，湖水再進，水竇愈伏，無容入矣。循溪南出羅店，逾嶺歷塢，北入東轉，去雙龍約五里，又上山半里，爲講

穿洞，亦有二門，一西北向，一西南向，軒爽高潔，可居可憩，其澗澗而不流。渡澗西，逾第二嶺，塢逼嶺下，而澗中有水，淙淙北來。又渡而西，循嶺北上，外隘中轉，是名玲瓏巖，去講堂西又六里矣。轉而西，逾其嶺，爲蘭溪，界下嶺爲鉅坑。又逾一嶺，曰思山祠，去玲瓏巖西又六里矣。時日已將墜，問洞源寺，道曰十里，或曰五里。亟下嶺，循澗南趨五里，至白坑，又西逾石塔嶺，嶺後高峯之北，卽洞源寺。從此嶺穿逕而上，僅里許，而正道在山前下澗旁。蓋此地亦有三洞，下水源，中紫雲，上曰上洞，其地總以水源名，故一寺而或名水源，或名上洞，而寺與水源異地。時昏黑，不辨山路，竟循大道下山，徑路紛錯，久不得寺，遙望一燈隱隱，急投之，則水春也。其人曰：「此地卽水源，由此北過洪橋，循右嶺而上，可三里，卽上洞寺。」依其言，得至，強寄宿焉。

十一日 不及晨餐，與靜聞從寺後躡磴北上，覓白雲洞。逾嶺而北，嶺坳忽下，窺如孟巖，披莽從之，一洞岿然，下墜深黑，疑卽白雲，仰問樵者曰：「此洞窗也，白雲在北。」乃復上北行，兩山夾中，又環成一窪，大且百丈，深數十丈，螺旋而下，中無滴水，倘置水其中，卽仙遊鯉湖矣。然山頂四環，無一隙瀉者，僅見此。又下，徑峽西轉，則爲白雲洞。洞門北向，門頂一石橫裂，梁架於上。入洞，仰窺所稱鵲橋者，非耶？轉而左，漸下漸黑，有門穹然，內似甚深，外有石屏遙峙。黑暗中，以杖探地而入，數十步，洞倍寬廣，第無燈炬，四顧無所睹。返步出，抵穹門，初出黑甚，至是歷歷可見。乃轉屏出洞，逾嶺，飯而出寺，循舊路西下，二里，至洪橋，未度，從橋左人居後上紫雲洞，門西向，中垂柱四五，界爲數重，瓊窗翠幃，處處皆是，亦敞亦與，膚色俱勝。洞北一奧，宛轉邃深，亦以無炬返。下度洪橋，循澗而東，度石梁，水源洞卽在其側。洞門南向，正跨澗上，洞口垂石，縵中一柱自下屬上，若擊之而起，其上嵌空紛綸，復關一竅，幻作海蜃狀。洞中上下分二層，下卽澗水所出，隘束之。上層由宮門躡磴上，入漸下，下則空曠愈無極，俱聞水聲，亦以無炬不及窺。出坐洞口，擎柱內觀，石態古幻，始與靜聞別洞源而去。循西嶺出塢，又西南十五里，萍蘭溪，南關，飯而登舟，刺行五里，泊橫山頭。

十五日 始西入常山溪口，過花椒山，懸帆正拂楮崖。自是兩岸綠橋丹楓，珍苞映日，雖霜且嚴，辰有同暄蕩。
十六日 午抵常山縣，登岸募夫。

江右遊日記

十七日 五十餘里，至草坪，爲常山玉山兩縣界，又五十餘里，至東津橋。其水自北山南流，山高聳在玉山縣北三十里外，蓋自草坪北渡，卽西峙此，曰三清山。度橋西五里，由玉山東門入，而東津橋之水，遂南而西，至此已勝舟。時已下午，無長舟可附，得小舸至府，二十里而募榜人，乘月鼓棹，八十里，泊廣信之南門。郡西二十里，有石橋瀨，流下流，又有「九股松」一本，九分參，巖秀俱不及覽。

十八日 至鉛山河口，初擬由廣信北遊靈山，且聞其地北山寺叢林甚盛，阻病創而止。西南下三十里，有峯圓，曰仙來山，舟過時，臥未起，及經二十里潭，至馬鞍山下，迴望見之，已不及登矣。自仙來至雷打石，凡二十里，石山介溪左右，俱如伏牛覆釜，不特形絕崢嶸，并無波縵文，至纜土寸莖，亦不能受，或山斷沙迴，霜痕樹色，出鄰廡石隙中。又二十里，過旁羅，南望鵝峯，峭削天際，此余昔年假道分水關，趨幔亭處。又二十里，抵河口，一水自東南分水關，經鉛山縣，至此入大溪，兩溪合，始勝大舟。

十九日 下貴溪舟，二十里，西至叫岩，瀨溪石崖盤突，下插深潭，竇橫闔其上，迴互峯腰，穿穴內徹，如行廊閣，道窗櫺戶，牖都辨。崖上大書「漁翁隱次」云。崖右有磴可級，余循級上，列石縱橫，穿石隙而透其後，一徑成蹊，衆峯環互，壑迴峯易。居人多截鳩爲池，種魚鱗鱗，投問之地，已屬興安。其前對之山，圓互而壯，曰蘭羅石嶺，嶺前卽叫岩寺也。叫岩前臨大溪，漁隱崖當岩左突出，又一岩翼其右，右崖之前一圓峯兀立溪中，曰印山。寺後岩石中虛，兩旁迴突，皮以一軒爲叫岩，岩爲寺蔽景之佳曠，任漁隱不在此也。西十里，抵弋陽界，有山方峙溪右，若列

屏而整，上有梵宇，惜以棹急失之。又三十里，西南望龜岩，孤峯插天際，余心嗜之。又十里，至弋陽，遂以行李託靜閣，舟去，余與顧僕留旅舍，爲明日龜巖之行。

二十日 雨中過西南門，遇一龜巖人，欲歸，依之。三里，渡大溪，俱從山岡行，淋漓十里，望龜巖，杳不可睹，忽路左一峯，疑卽夜來插天際者，詢之，爲羊角嶠，去龜巖尚五里。比至，遙望一峯，中剖如門，已而門之南，忽歧出片石如圭，卽天柱峯也。及抵其處，路復南去，轉而東入，先過一堰，堰南匯水曰放生池，池水兩浸崖足，循池北崖，鑿石成棧，卽展旗峯也。上危壁而下澄潭，潭盡竹色，林嵐掩映，一壑兩崖，飛瀑交注，旣入，忽見南崖最高處，一竅通明，若耳之附顛，疑白雲所凝，最近而知爲石隙，時雨勢彌甚，衣履沾溼，抵方丈，貫心上人急解衣代更，燕火就爇。

二十一日 雨漸收，衆峯俱出，惟東南絕頂尚有雲氣，貫心出方丈中庭，指點諸勝，正南而獨高者爲寨頂，頂石如鸚鵡口峯，名曰峯，又名老人峯，上特出一圓頂，從下望之，如老僧南向袈裟宛然，名爲老人者，以此上振衣臺平視，則其峯漸久，爲二由雙劍下窺，則頂若一葉綴起，其北山之脊，一起而爲羅漢，再起而爲鸚鵡，三爲浮瓶，爲北下最高脊，四起最北爲觀音峯，亦峭，此爲中支，北與展旗峯爲對，楠木殿因之。從南頂而西，最峭削者爲龜峯，三石攢立峯頭，與雙劍並峙，峯下裂隙分南北者，爲一線天，東西者爲摩尼洞，其後卽爲四聲谷，——從其側一呼，則聲傳宛轉凡四，蓋以峯東水崖石崖迴環其上故也。峯東最高者卽寨頂，西之最近者爲合龜峯，其下卽寨頂，合龜分脊處，而龜峯雙劍峭插於上，爲合龜所掩，故其隙或顯或合，合則并成一障，時亦陡露空明，昨途疑爲白雲耳。又西爲雙劍峯，與龜峯並立分脊之西南，龜峯三剖其下而上，併雙劍同本，兩歧其頂，其南大書「壁立萬仞」四字，款字剝落，相傳朱晦菴也。此二峯爲西南過脊之中，東北與香合峯爲對，而舊寺之向因之。從西而北，聯障於左者，卽合龜峯，峯下卽振衣臺，平石中懸屏下，乃道登摩尼一線天者也。次爲明星峯，北接雙鬚南聯舍龜，在正西峯爲最高，又次爲雙鬚峯，峯北下插澄潭，卽入谷所經放生池南崖也。此三峯環峙谷西，而寨頂

之脈，西北盡於此。從南頂而東，最迴環者爲城堞峯，圍屏峯，此爲東南層巒之後，西北與雙鰲爲對。從東而北，麟
麟右列，爲轆頂峯，象牙峯，獅子峯，比肩谷東，而寨頂之脈東北轉於此。乃又從北而駢立爲案，平突者香合，幻起
者靈芝，卽方丈靜室所向，最高而欹玉者，展旗峯，東昂西下，南北壁立，南插澄潭，卽入谷之鑿棧於下者，此三峯
排拱谷北，而寨頂之脈，東北盡於此，此皆谷之內者也。展旗北爲天柱峯——卽昨遙望開歧如圭者——旁爲
犬子峯，獅子南爲卓筆峯，圍屏峯南深壑中，有棋盤石，寨頂東南有朝帽峯——峯獨高，孤立寨頂後，余從弋陽
東，舟中遙見者卽此，近爲諸峯所掩。又寨頂朝帽間，則有接引峯，寨頂西又有畫筆峯，蓋寨頂北下者，旣爲羅漢
諸峯，其南迥西透列成屏嶺，反出龜峯之後者，此是也。巖上有泉，是名水簾洞——此則谷之外者也。其谷四面
峯攢，自成洞窟，惟西向一峽，兩崖壁立，水從中出，路亦從之。其南龜峯之下，東從獅子峯之側，北從香合天柱間，
皆逾峯踰隙而後得度，真霄壤中一靈勝哉。谷中觀音峯一支自寨頂北墜谷，分爲兩，西則方丈靜室所託，最後
爲摩尼洞，掛衣臺之路，東則榛莽深翳，余曳杖披棘而入，直抵圍屏城堞之下。仰觀「虎搏羊」諸石，使芟蕪
蔓，道置級，益進，必有深美，奈何任亂石茂棘，阻絕奧區，出循獅子峯，北逾嶺南，轉所謂轆頂象牙諸峯，從其外，西
向視之，中懸一峯如卓筆，不經此不見也。衆峯之麓，俱石岡高互。其東又有石峯一支，自寨頂環而西北，與轆頂
象牙諸峯又環成一谷。余從石岡直南徹谷底，復阻石棘而出。因西逾象牙獅子間，脊欲削，幾不容路，迴瞰內谷，
眞別有天地矣。此谷東第一外谷也。復循外嶺東行南轉二里，是爲棋盤石，一大石穹立谷中，平如砥，其西南卽
朝帽峯，西北卽寨頂，蓋圍屏峯之——也。其外峯一支自朝帽峯下，復環而北，又成一谷，但其山參差環立，不復如
內，俱石崖削成者，此第二之東外谷也。寨頂朝帽之度脊處，一石高數十丈，南向立，卽接引峯也。余於棋盤石類
見，擬從此可躋絕頂，開棘直窮嶺下，則懸削無階，仍從古道至獅子峯，轉經香合峯，登靈芝峯，望天柱，犬子兩峯，
直立北谷中，蓋展旗峯獨峙於北，又環成一谷，此北外谷也。從展旗西南直東上其頂，東南眺朝帽峯，左，又分立

一石有同接引，而接引則蔽不可見。南面龜峯雙劍，俱成一壁迴環，無復寸隙。下峯從夾棧西出，循放生池南行，出池窺見是合龜後，東視三峯背，俱垂下可升。捨之南東入，卽水簾徑。逾龜峯雙劍，爲下振衣谷。谷中道又捨而南，有路東上，知爲登翠頂道。從之上二里，西視龜峯雙劍，已在足下，始知已出水簾。上下視谷中，三面迴環如玦，惟北面正對龜峯雙劍，其西有隙可通，然掩映不見所從。此第一南外谷也。循崖端再上，已而舍北從南，見東南岡上亂石湧起，有若雙芝駢發，盤大草斂，下復並蒂，中穿孔其上，飛舞變幻，賞不周接。又上一里，登一頂復舍南從北，穿石隙而上，轉而東南行，其頂更穹然也。其東北復起一頂，兩頂夾而成峽，東南自過脊始，而西北溢於水簾山。途中斷爲兩，而過脊之度其東南者，一石如梁橫兩頂間，梁盡而巖崖削起，決無登理，踞脊上，迴瞰南谷，崩墮直下，深不見底，但見東西對崖懸風倒絮，不知何途之入。——此第二南外谷也。久之，覺路欲返，忽見峽北頂有級下達，自峽中直上者，因諦審峽南石上，復有級同之，始知其道不從脊而從峽也。想其昔爲人盤踞，故梯險懸空，今路爲草沒，而石踏未泐。遂循級北下峽底，復自峽攀級北上，一里，東登最高處，竟與朝帽接引，連袂並肩，朝帽四面孤懸，必無可登，而接引之界於其中者，已立懸脊之上，兩旁俱蠶石錚塊，不特下不能上，上亦不可下。其北下之脊，卽棋盤石南下之谷，常朝帽南來山脈所環而成者，亦不知入自何途。此爲第三南外谷也。獨西無外谷，乃竊頂之北，東分爲圍屏城堞，西分爲鸚鵡口，然其異下仰則穹然見奇，上瞰反宵絕難盡也。時日暮，亟返，余已目勞懷蹙，飛騰而下，不自知其足之前也。四里，下山，東向入至雙劍龜峯下，有徑可入水簾，昏黑難辨，遂逾嶺，息方丈。

二十二日 逾振衣臺，上至龜峯下，再穿一線天而東，北過四聲谷，谷壁一隙東南向，內皆大石疊度，可西北出。其西北爲摩尼洞，正下窺方丈，平揖觀音諸峯。遂下嶺，西南循外谷入水簾洞，其處三面環崖，迥反自天，北對龜劍二峯，泉從崖東飄灑下墜，爲此中絕勝。蓋龜峯巒嶂之奇，雁宕所無，但訕水觀耳。此谷獨飛珠捲雪，在深谷

尤異。但其洞雖與泉對，而窪伏崖末爲恨，顧其危崖四合，已可名洞，不必以一窟標舉也。時朔風舞泉，遊漾乘空，聲影俱異。暮色忽開，日采麗崖光水，徘徊不能去。久之，飯於寺而別。仍從崖棧西出十里，排前又西二十里至留口，暮涉其溪，溪西則貴溪境。自排前至留口，迺望鶴巖，祇見朝帽峯，作一羊角插天，與弋陽東向望，不織毫差別。第見石人旁立亭爲異。

二十三日，西行八里，將至貴溪城，忽見溪南一橋架兩山間，執塗人問之，知爲仙人橋，隔溪不可至。西將二里，入城，覓靜開於逆旅，同出西南門，經張真人墓碑，乃趙松雪奉勅撰書者。一里，越一小橋，東向溪，溪流直過五面峯下。此溪發源江湖山，自花橋而下，卽通舟楫。西北六十里至羅塘，又二十里至此入溪，爲通閩間道。其所北輪皆格炭，適有炭舟，騰溪呼之渡，渡溪東一里，由五面峯西北入，其山俱石崖盤峙，中割而開，並夾而起，遠近離立，不一，抵穹巖下，捨級而上，得一臺，綴兩崖如掌。其南下級直垂調底，其西上則山巔。余先攀磴里許，至絕頂，則南瞰西華，東瞰夾壁，西瞰南溪，北瞰城邑，皆在指顧間。以山雨忽來，亟下山，從前磴南下。一線天卽從峯頂中割而下者，是爲直峽。峽至中間，忽轉而東穿，復得橫峽，俱上下壁立。東盡出塢而南，望南崖，巖巖皆，往往而是。直抵西華，余五面峯，怒視捨之，仍轉出一線天，北逾嶺二里，東轉入小隱巖。巖上穹下透，裂成半窟，東西環轉，南連北窟，可處而憩。巖後有宋洪駒父宣和年間書。余久知有徐仙巖，遍問不可得。聞有峨眉山，在小隱東南三里，遂由羅塘大道過一嶺，北轉入山，竹樹深清，巖石高穹，雨大至，飯於巖中。問仙橋道，曰：「問道循山而東，穿塢北去，四里可至。」從之路甚荒忽。久之，逾一山，忽見碧然高窟者甚近，及下谷，茫不可得。既直抵其下，一石高跨峯塢，上環如卷，中闢成門，而平整如臺。余先至橋下仰視，頂高穹不啻數十丈，及登步其上，修廣平直，一盤虹，役鶴一之巧，不逮也。從其西二里，將抵象山，問徐仙巖，終不可得。忽一老翁曰：「屋後南入卽是。舊稱徐巖，今爲朝真宮，路荒沒，非明晨不可覓。」余以明晨將發，遂強靜開南望山峽而入。始猶有徑，入漸滅，兩崖深極，不顧莽

刺直窮其底，石巖盡處，隘不容足，乃象山東第三塢。望其西，又有一塢，入不得路，問知路尚在，乃得入。則高崖盤互，中有深巖，外垂飛瀑，乃象山東第二谷。卽徐仙巖也。循階路出，南登象山兩崖前突，中塢不深而峻。從巖右登，仰止亭亭高懸崖際，嵌空環映，仰危峯而俯幽壑，令人徒倚忘返。守祠者以昏黑，恐無舟渡，遂扶余二里至中坊渡，隔溪呼舟渡余過，乃別。里餘入南關，抵肆宿。

二十四日 仍渡西南門大溪，南十里，新田鋪，山勢漸開，正值西華山之南，迴望諸巖，兀突俱併成一山，祇有高下，無復割裂痕。三十里，過馬鞍山，復入山谷。四里，逾嶺下，宿申命地，爲上清入山始境。主人爲余言：「南去上清二十五里，西去仙巖止二十里，不若卽此向仙巖而後上清便。」又言：「仙巖之西十五里有馬祖巖，不若竟赴馬祖，轉而由仙巖抵龍虎，以盡上清爲更便。」余善其計，分靜聞待於上清，而余與願僕西去。

二十五日 趨而西二十里，過香爐峯，峯危互三疊，南面直剖下，中一竅，佛廬其上，南不及登。其西卽安仁界，於是又涉嵒郡地八里，過新巖脚，不知巖之在上也。從東峽穿而北入，有巖橫互於西，飛瀑交灑於上。復探其南，南巖有戶掩竹間，出躋其上，高敞盤互，但無宛轉穿漏致，此卽新巖，非舊巖也。西趨下山一里，北轉入山峽，峽口巨石磊落，高下盤峙，深樹古藤，密籠其上，其內崖東西並峙，北連南豁，豁卽峽口，連者其底也。馬祖巖在東崖之半，卽新巖背。余由巖下仰視，欄欄憑虛，以爲殊勝，及冒雨登巖，則穢息不可近。——蓋爲業僧畜塲所，且拒客不納。時衣已雨透，強棲石竈側。

二十六日 仍從北連處下，轉上西崖，直趨而南，路斷處，卽來時峽口上也。崖壁峻立，不可下瞰。忽有洞透腹西出，旣越洞，分兩道，一道循崖而北，兩崖並夾，遂成一線，一線中東崖下，復裂而爲巖，清幽可許。巖外之崖與對崖，下墜百仞，上插千尺，不合者盈咫，而中亦橫裂，遂若重樓，惟極北豁然，以爲可通外境，而豁處天光上闕，懸險愈深，削崖穹壁，阻絕上下。復還至洞門分道處，仰其上層，飛石平出，然高不可攀。從其南道，轉峯側而上，則飛閣

危懸，又闢一境，覓路下，不得；仍穿洞出崖端，覓路下，又不得；乃循舊沿崖，抵北連處下。出峽口，四里，過南嶺，遙望東面亂山灑翠，駢聳其北者，爲排衙石，欲側其南者，爲仙巖，最秀而近瞰嶺下，一石尖插平曠，四面削起者，爲碣石。下嶺卽見大溪自東來，直逼嶺足，其溪發源瀘溪，由上清而下，乃從溪北溯流東南行，四里，至碣石下，仰望穹然，雖漸展而闊，然削立愈甚，有孤柱分霄狀。下有碣石邨，是爲安仁東南界。渡溪，南爲瀝水，山復隸貴溪矣。又東五里，直抵排衙石，西爲魚塘地，東臨大溪。……（下有脫）

二十七日 自蔡坊渡溪，東一里，龍虎觀。觀後一里，水簾洞。南出山，十七里，曰石崗山，金谿縣東界也。入撫州境。又八里，宿孔坊。

二十八日 五十里，下一嶺，爲五里橋。東南入金溪城。南十里，至大塘山。

二十九日 西南十七里，抵建昌東門。

十一月初二日 出建昌南城，西二里，至麻姑山足。上二里，半山亭。又一里，噴雪亭。麻姑以水勝，而詘於峯巒。半山亭之上有水橫竄，如臥龍蜿蜒，上至噴雪，則懸瀑落峯間，一若足練下垂，一若玉筋分瀉。——分瀉者，交巒石隙，珠絡縱橫。——亦不止於兩，但遠眺則成兩瀑耳。既墜，仍合爲一，復如臥龍斜竄出峽去，但上之懸墜止二百尺，不能與雁宕匡廬爭勝。再上，五級連注，可名「五泄」，「五泄」各不相見，各自爭奇，其中兩潭甚深，螺轉環連，雪英四出，此可一目而盡，爲少遜耳。再半里，上至龍門橋，兩崖夾立，泉塢中壑，不敢下視，架橋俯瞰於上，又變容與爲雄壯觀。龍門而上，溪平山遠，自成洞天，不復知身在高山上也。又半里，爲麻姑壇，仙羣觀，左有一大夫松，「已死，右有「通海井」。西上嶺十里，逾篋竹嶺，爲丹霞洞。又上一里，王仙嶺，最高。西下左坳中，宿華嚴菴。

初三日 仍出篋竹嶺，由西坳中南上，越南山，東南共五里，爲飛爐峯，南爲軍峯，北接麻姑，東瞰盱江，西極芙蓉，蓋在五老峯西，陽華峯西北云。

初四日 東出建昌，過太平橋南，循溪五六里，西折出，從姑南上天柱峯，山頂兩石並起如雙髻，北向登其巖，前曰飛簷峯；其後崖飛突而出，下有方池，曰玉冷泉。從東上天際亭，亭後鑿石梯而上，一洞口隘如斗，蛇伏乃入，中高穹而寬，天柱之南隅也。仍下石級，西沿崖，登天柱簷峯間，有臺一掌上，眺層崖下，臨絕壁，竹拂石門，樹懸崖隙，爲雲臺巖。從其上西穿峯峽，架木崖間，曰雙玉樓。再西一石欲墜未墮，兩峽並起，上下離立，曰一線天。此簷峯北隅也。一線既盡，峽轉而北，有平石二片，方圓各異，橫度峽內，曰跌脚石。此二峯者，從天柱西，簷峯北，又起二峯，高殺於簷峯，天柱而以麗得奇者也。其東一峯，卽南與簷峯夾成一線，又與西峯夾度跌脚者。西峯之西，又有片石橫架成臺，其東西俱通跌脚云。從跌脚石北踐一動石，梯東峯而上，其頂南架梁於一線，出簷峯巔，東鑿級以躋，遂凌天柱之表。北瞰郡城，西瞻麻嶠，時天霽，明爽殊甚。從跌脚峽中，北下天柱之北穹崖下，臨片石夾立。天柱北裂一隙，上有懸臺可躡，曰滴水巖。東下，又得穹崖一重，爲竹影菴。從其南攀石而登，曰梅花巖。石隙東向，則天柱東隅下層也。飛簷之西，有斗母閣，閣側一石曰蟾蜍，下嵌成窩，而上突爲臺，則又簷峯西隅下層也。

初五日 東南四十里，爲硝石。南溪東溪至此合，南來者爲新城溪，舟抵新城，尙六十里。東溪四十里至五福，又六十三里至杉關，爲江閩分界。度東溪橋而南，爲鐵仙巖，山俱純石，北半嶄削爲崖，屏立田疇間。由崖隙而上，兩崖間潄水成溪，崖插溪底，鑿棧以入。又一水自東來注，亦純石插底，隘不容足。架梁南度，又轉一橋，西渡大溪，遂躡山峽而上，則飛巖高穹，東向而出。僧憑巖結閣，種竹於外，頗幽敞。出度峽橋，見有石級西上，因躡之，盤旋山頂，兩度過脊，皆深坑斷峽，迴互縱橫。下山二里，仍宿硝石東溪橋之南。

初六日 聞覺海寺勝，南趨二里，則南溪之左也。寺亦古，其前卽鐵仙巖，以西之第二重也。蓋硝石以東，其山皆塊石堆簇，南則交互盤錯，斬若截塔，峯峯皆然，以鐵仙爲中，西則兩突而峙於南溪之左，東則兩突而至於止。止巖之東，再東則山轉而南矣。入覺海，見山在其前。乃循崖以登崖之西，下瞰南溪，涓涓北流，時有小舟自新城

來。既南行，崖盡，有峽東下，蓋南北兩崖對峙成峽，其度脊處，反在西瀨溪之上。余見其峽深沉，遂踞山級，東南直登其巔，東西兩臺最高，自西而東，路盡莫前，下瞰亂壑，縱橫峽形，屈曲枝分，匯水成潭，分曹疊瀉，疑卽所云金龜湖也。而二峯東下無路，但見東峽有水有徑，疑卽鐵仙。仍從舊路下，至溪，東兩崖對峙處，卽從崖下東入峽中，漸下漸溼。遂東北，三里至小港口，水自韓公橋來，渡之入山，東北三里，大石巖，五里，韓公橋，三望，雙同槽，南二里，紫雲巖，西一里，渡溪爲夫子巖，返出紫雲一里，至響石巖，又登嶺一里，至竺岫。

初七日 東南六十里，與南溪遇，東爲觀音崖，西爲山居院，兩崖東溪，門以內澄潭甚深。三里，入新城北門，出而西，西南二十五里，宿石瓶岡。

(脫一日)

初九日 從草堂左循崖南下，路甚微削，伏深草中。直下三里，東南一溪，自簫出峯後，與外層巨山夾而成峽。巨山卽闔界，其東北度而爲簫曲，西北度而爲應感峯，會仙峯，兩腋溪流夾而西去。簫曲南溪之上爲板鋪，渡溪東南上嶺一里，則平轉山腰。又南二里，直上山頂二里，南下而東上，至應感巖，巖西向，巨壑轟削，環成一窩，置室於中，自下望之，直憑虛縹壁也。從崖側躡登里許，至巖頂，以爲諸峯莫高於此。既登而後，知會仙亭亭更上也。應感二峯連起，東屬於大山，過脊甚峭。脊北之水出板鋪，脊南之水卽西出會仙峯北。自應感登會仙南下，三里，過脊南水，復南上，則會仙北屬大山脊也。脊東之水，西出會仙之南，其南又有大山，東北屬於應感後之大山，夾此水西去。其中塢落爲九坊，乃新城五十一都地，對會仙之山名迷陽洞，山南卽爲邵武建寧縣。其大山東南爲泰寧，其西南爲建昌之廣昌，自馮脊至會仙，望之甚近，而連逾四峯，皆峭刻。四下四上，又四里，而登會仙絕頂，則東界大山，俱出其下，無論簫曲應感矣。自會仙西至南豐百里，東南抵建寧縣亦百里。其界有側家斜，在迷陽洞南，爲大山寥絕處。

初十日 由會仙山下十里過溪，卽應感溪西南之溪也。又十里爲下埔，應感溪自東而西，會仙崖自南而北，俱會於下埔。北去，自下埔而上，懸崖瀑布隨處而是，亦俱會於下埔。西南十里至章邨，山始大開，有水自東而北，源自建寧縣邱家嶺。去章邨南十五里，又十五里，始抵建甯。云：章邨西南三十里，宿梅源。

十一日 西五里，至滌上塢，平疇一環，四山繞紮，以爲平地矣。已而流忽下墜，循級愈下，遂成一瀑，多滌山窟。又五十里，抵南豐，出其西，盱江自西南遶城東北而北下。西五里，一溪自北來，渡其橋，軍卒溪自西來，湖之行數家列溪上曰三江口。

十二日 渡軍峯溪，從左路上，路漸微。六七里，入山口，越二嶺，約三里，詢知正道在南，從三江渡溪，已誤也。蓋其嶺西北爲吳坑，東南爲東坑，去三江已十里。乃南轉下一坑，復得十人指上嶺，共五里，至後阿上二里，一小廟當道歧。出廟西北，平循山半陰崖行，又二里，至一山過脊處，南北俱有道，西向登嶺，道獨仄，遂躡之。登一峯，卽轉入山峽。峽有溪自西而東，東口破壁下，縮口一峯，西南半壁，直傾至底，石骨如削，鐵路在其對崖。循峽陰西入，自過脊登嶺，至此共二千七百步。一石飛突南崖，俯瞰溪，日光溪影，俱爲浮動。溪中大石矗立，西盡峽，兩崖逼束成門，水從門中墜壁下，灑迴大石而出，蓋軍峯東溪源也。飛突崖下，架一橋，渡湖而北，登嶺半里，山迴水聚，得歧路，入龍塘巷。西有龍潭，路棘不可入。巷左渡小溪，直上嶺，六百步，循崖而西，淩有飛湖，從山巔墜下，路橫越湖流者五六次，下復成一溪，又九百步，得橫木棧崖。又二里，直轉軍峯北，仰望峯頂，猶天外一石，測自峯頂懸而下。此北溪之源也。渡溪二百步，上一嶺，始與北來大路合。自此西上一里，至北嶺度脊處，其西下爲宜黃道，東卽所來大道也。自此南上，鑿磴疊級，次第間出，踏空而上，道極修廣，愈上愈高，風氣寒厲，與會仙異。自分道處至絕頂，悉直上，無曲墜，共四千三百步，抵軍峯巔。下望五六尖峯，自西南片片來，乃閩中來源也。其南圓友者爲棋亭，亭亭削刻，非他峯所及。蓋自南豐來，從車盤嶺南面上，不及北道之闕，然經著棋峯，棧石轉崖，渡西峽中，蹙磴攀

隙，路甚奇險，余從北道望見之，恨不親歷。

十三日 北下十里，至嶺脊歧路處，捨東北二道，從西下半里，得混元觀，即軍峯北下觀也。地已屬撫郡宜黃縣。聞山南車盤來道，亦有下觀云。循山北下，兩山排列，水瀉其中。五里，至湖底，軍峯直北水也。又一水自西南來，乃軍峯西整水，至此會。循水東北，五里，過袞袞石，石綰兩湖口，聚落在其外，曰墟上。又魚牙山之水，亦自西南來，會與大溪合，西轉下宜黃墟上，即東北歧，湖一小溪。十里，至東源，東下三里，登板嶺，嶺水西流入宜，東南流入豐，東北流亦入宜。蓋軍峯北下脊也。度嶺東，皆塢，一里，水東出峽，下墜深坑。從北歧一徑五里，至下邨，又北二里，水入山谷中，兩山隘，東路濬山半，曰十八排，即七里坑也。凡十里，水破峽而出。又一里，山開水轉，度小橋而西，曰楓林。

十四日 即從小橋溯小溪北上，五里，入南灣坳，逾分水嶺，爲南源，即小溪源也。五里，至八角莊，有水東下。北二里，登黃沙嶺，下山兒，際水亦東下。北溯一小水，三里，上欄寨門，平行李家嶺，一里，始下。下一里，爲磁龜。又東北逾嶺下，溪自東南下，深坑，路不能從。東下三里，山少開，東逾一嶺，二里，曰乘龍坳，水亦南下。復東上，二里，曰鵝腰嶺，平行二里，下一里，曰鉏原，先是下磁龜，以爲平地，至此歷級東下，共十里，至歪排，始知磁龜猶在衆山上也。歪排以上，多墜峽奔崖之流，但爲居民造楮，灌水成滓，失飛線懸珠之勢。然鉏原小水已如此，不知磁龜以東諸東南注整者，其奇勝更當何如也。出歪排，其南山塢始開水，亦南下。又東十三里，則盱江自南而北，日方下午，不得舟。

十五日 右江左山，北行三十六里，則從姑在望。入郡之南門。

十八日 西循麻姑道，三十里，逾朱竹嶺，復循山半行，深竹密樹，瀾山繪谷，紅葉朱英，綴映沉綠中，曰鞋山。五里，入石坪，山環一谷，隨水峽而入，復登嶺，五里，踏巖頭，即芙蓉峯，東過脊也。脊二重，南下七六里，有龍潭，古刹在

深坑中，道小不及下。度脊而西，卽芙蓉山，自南而北，高互衆山上。循山東北上，里許，山開一塢，東北向，是爲芙蓉巷。

十九日 從菴左小徑，直躋一里，出峯上。又平行一里，登三仙石，爲芙蓉最高處，東眺黃仙峯，已不能比肩；南眺軍峯，直欲競峻。芙蓉之南，有陳峯山，在十里內，高毅於芙蓉，峭削似之。凭眺逾時，從峯北小徑西下，里許，與石坪西來大道合，下五里，北轉，始有高竈叢木，西下，四里，登揭燭尖，西南下，二里，爲南坑，有湖自東南來，四山環遶，中平一擊。隨水數轉，出里許，一水自北至，二水合而南出，路因之。西九里，高峯逼西，又合一南來水，與俱北。遂度港口橋，循左麓而北，五里，抵上坪，水注北去。路西折，上杉木嶺，二十里，宿車上。

二十日 乘月西行，卽與大溪遇。想卽墟上之溪，自南而北者，發源軍峯，經坑陰至此。已而溪復西南下，路折西北山中，十里，則大溪復自東南來，渡之東行，五里，又一溪自西南循宜黃城東而北，軍峯溪與之會。再北，又一小溪自城北來入，三水合，經獅子巖下。遂北下臨川，云：乃與靜聞出宜黃北，過豐樂橋，上獅子巖，巖迴盤兩層，兀立三溪合流處，又西北二里，入山，得仙巖高峙，若列錦屏，上穹下通，其西垂，忽透隙爲門，穿石而入，則衆山內闕，若另一區域。是巖甚薄，南面壁立，北面穹覆，其穿透多隙。正如處之通天巖。巖之最奇者，乃返出縣南，循南來溪，西南行，二十二里，過玉泉山下，山屏路右，若負屨。又南隨大溪三里，一小溪自西來注，卽石碧下流也。始捨大溪，溯小溪西折入，三里，得石碧寺。寺北有疊崖立溪上，半自山頂平削下，南峯尤突兀，與之對峙，爲門，石碧嶺正中懸其間。寺倚嶺東麓，仰望之，祇見峯頂立石巍然，不知其中空也。是晚宿寺中。

二十一日 兩登嶺，是峯東西橫跨，若飛梁天半，較貴溪石橋軒大三倍。從寺西眺，祇得其端。從寺北轉入峽中，南向登，卽見竹影浮殿，一峯中穿，高度雲末。透石入，南瞰亂峯攢挺，溪聲山色，另作光響，非復人世。出橋南，還眺飛梁之上，石痕橫疊，疑有綴虛嵌室，無路可登。正徘徊間，一山鶴沖飛而去，聲傳疏竹間，益令人留戀。是橋之

南，其內石裂兩層，自下而上，離合尺許，由隙攀躋，欲達其上層，而隙夾逼仄，轉身輒礙，無可緣躡。還問寺僧，謂從橋內裂隙登，必去衣屐，可及其上層，而從上垂綆，可引入中層云。下磬，由小路五里，抵玉泉山下，山甚峻，屏立溪西北，上半俱削壁，僧壘級磬崖，架廬峯側，一峯懸上，三面憑空，後復下隔深峽，離大山之右崖丈許。登眺久之，返抵北門逆旅，已昏黑。

二十二日 西北三十里，至陳坊。北度小木橋，沿小溪入，五里，由迴龍洞入山隘，抵曹山寺。環峯回闕，平曠一圍，水流其間，亦此中一洞天也。

二十三日 西四十里，至朱碧街，去樂安尚三十里。

二十四日 西南三十里，至大坪墅，東轉入華蓋山。二里，為一天門。又躡級上，一里，為舊一天門，有二小溪合於石屋之上。從此行峻坂中，七里，至二天門。兩度脊，東北達三峯之陰，共七里，而登華蓋頂，謁三仙焉。華蓋三峯並列，而中峯稍遜，西為著棋，東為華蓋。路由西峯而登，其陽甚削，故取道於北。華蓋之上，衆道房簇躡仙巖，無餘地可舒眺。登著棋，縱目四覽，其北正與相山對，西南則中華山與頡頏，東與南各翼以崇嶠，然皆不能與華蓋抗也。是山在崇仁南百二十里，東去宜黃亦百二十里，西去樂安止三十里，西南一百里，至永豐，東南至寧都，則二百里焉。余自建昌，宜取道磁龜，則直西而至自宜黃，則取道石磬，從雲封寺，亦直西而至。今由朱碧，則迂而北，環而西，轉東向入山，取道雖迂五十里，而得北遊曹山洞，石可無憾矣。仍下三天門，西南十二里，出大陂，溪中亂石平鋪，水碎飛其上，望之如冰玉。

二十五日 為長至日，早寒殊甚。西南十五里，溪邊一橫石臨流，與靜聞篔踞其上，不知溪流之卽在其下，及起回顧，溪流汨汨透石出，始知爲架壑石也。余道樂安，聞城西十里，著天生橋，欣然欲往，今路已南，不及西向，幸得此石，雖溪石庳細，已見天生石梁一斑。南十五里，抵流坑。又西八里，宿於烏江，溪南之茶園。

二十六日 候舟逆旅。度溪橋，北上會仙峯。其峯在大溪北，黃漢溪之西，蓋兩溪交會，是山獨峙其下流，與雪華山東西夾黃漢溪，入大溪之口者，高聳巖巖，倍於雪華，南面石骨嶙峋，於此中獨爲峻拔。其西南則豁然溪流，放注永豐境。由溪北從東小徑西上五里，至會仙峯。更西北上一里，石尤嶙峋，上多鵝花紅豔，但不甚高，亦深殊景也。下山，舟尚不行，復止宿。余自常山來，所經縣治，無不通舟，惟金谿、樂安、通舟之流，俱在四五十里外。

二十七日 舟發烏江，經永豐，出吉水，恩江。

十二月初二日 抵吉安郡。

初十日 登中華山上下俱十里。

十一日 遊洞雲。

十二日 循中華而南，十里，登分水嶺。遠嶺東五里，爲帶源。山帶源隨水東行，出水口峽，水東去，路捨水南入山，六里，過羅潭橋，復與帶水遇，蓋其水出峽東行，循山南轉至此。度橋而北，山始大開，又五里，宿水北。

十三日 由水北五里，度瀘溪橋，爲夏朗。潛張氏西園數日。

十八日 由夏朗西，西華山之東，小徑北五里，西轉，循西華北十里，至富潭。西二里，爲瀘頭溪。至此折而南入山，又五里，爲瀘灘。溪東兩山間，銜崖破峽，兩岸石骨壁立，有突出溪中者，爲「瑞石飛霞」。——峽中八景之一。西北十三里，北宿於羅家埠。

十九日 行十里，循西巖山南，又西十里，踰孟堂坳，則贛江南來，爲瀘洋入處。曰張家渡。附小舟順流北下，十里，至永和。其北涯有道，可徑往青原登山。隨山東北行，五里，入兩山間，又一里，有溪轉峽而出，渡溪南，輒石山當戶，倚欄抱壑，青原寺西向而峙。初入時，不過東西兩山夾也，至北塢轉入而南，始覺水石清迥，巖壑灑迥，及登塔院，下瞰寺基，更覺中洋開整，四山湊合。其塢內外兩重，外建書院，內峙香阜，若天造地設者。是寺久爲書院，僧本

寂。竭力興復，改院爲寺，鄒南皋、郭青螺欲兩存之，本寂力持不可，始遷書院於外塢。——寂爲余言如此。寺前一溪，由寺東南深壑中來，至前匯翠屏下，翠屏爲水所蝕，山骨鱗峒，層疊聳出，老樹懸綴其上，下映清流，景色萬狀。寺左循流上，山夾甚峻，而塢曲曲折折八十里，抵黃鮎嶺入口，迴鎖極險，但知有寺，不知寺後有此深塢也。余自翠屏下，循流攀溯，宛轉其間，莫測所極，覺水春菜圃，種種俱有異致。日漸西，乃登山，由五笑亭返寺，出山渡溪橋，從山南五里，越而西，西北十五里，渡贛江，暮煙橫渚，不辨江城燈火。又三里，宿郡北白鷺洲。

二十五日 入永新舟。

二十六日 十里，至神岡山下，及西入小江，又西，二十五里，曰三江口，安福江自西北來，而西南來者，永新江也。舟溯西南行，至是始有灘，又十五里，泊橫江渡，去吉安郡五十里。

二十七日 二十里，廬仙巖，至是始有山。南岸爲泰和界，北俱廬陵境也。自此舟轉北行，十里，永陽，——廬陵大市也，在江之北。然江之南岸，猶十里，而始屬泰和，以舟曲而北耳。又三十里，泊止陽渡。

二十八日 二十里，至敖城，始南轉。揚帆五里，上黃壩灘，復北折入兩山間。五里，枕頭石，轉而西，三里，上黃牛灘，十八灘從此始。灘之上爲分絲潭，潭水深碧，崖東如門，至此始有夾峙之崖，激湍之石，又七十里，經畫角灘，抵坪上，則廬陵永新交壤處。

二十九日 二十五里，至還古，望溪南大山橫互，下有二小峯拔地起，問舟人，大曰義山，無奇；小曰梅田，有洞。在山麓，余夙慕梅田之勝，亟登，涯令奴隨舟候於永新。余同靜聞由還古南行五里，至梅田山下，峯皆叢石，簪疊無纖土，蒙翳其間，真亭亭出水蓮也。東向者三洞，北向者一洞，惟東北一角，山石完善，東南洞盡處，與西北諸面俱爲燼灰者，鐵削火淬，大喪玲瓏之質。東向第一洞，在穹崖下，一突石障洞側，洞門穹然，高可十數丈。入洞後，頂忽盤空起，四圍俱削壁下垂，如懸帛萬丈，牽綯迴轉，上復嵌空成閣，中仰一竅，直徹山頂，恨無十丈梯，凌空置身。

其間也。由此北入，左右俱有旋室，透門，伏獸垂幢，不可枚舉。而正洞垂門五重，第三重有柱中擊，界門爲兩；正門在西偏，直透洞光，東偏則旁門，暗中由別隙入，至第四門而合。再進，抵第五門，約已半里，而洞門穹直，光猶遙矚。至此路忽轉，西向入，入一門，黑暗漫無所睹，但聞傳響鏗鏘，比明處更宏遠，欲出索炬燭之，既返步所睹比入時更顯，垂乳列柱，種種滿前矣。洞之南，不十步，又得一洞，亦直北而入，最得左轉亦幽暗，其瑰異宏麗，少遜第一洞。既出，見洞之西壁，一隙呀然，側身入，門高五六尺，闊僅尺半，上下方正，如從繩繫矩而橫，枱成形，宛然球削；其內石色與外洞較異，圓質側隙，曲折玲瓏，悉可蠅旋猿掛，入有風蓬蓬然出自內深空中，而昏黑無所見，乃蛇退而出。出洞，又南下十步，再得第三洞，則穹然兩門：一南向，一東向，中皆穹削。初直北入，既而轉右，轉處一石柱潔白如削玉，上垂爲寶蓋，綃圍珠絡，形多瑰異。從此東折，漸昏黑，兩旁壁益映，上甚高，惜無炬，不能燭其頂；下則伏者漸低，不容身而出。自是而南，凌空之石，俱厄於大斧烈燄，乃從山下轉而北，見鋒削之勝，四顧都無徑路。過東北折而西，遇一人，引入後洞。洞在山北，甫入，亦有一竅，上透山頂，入其內，高穹明敞，當洞之中，一石柱斜竊作槎枿狀，曰石樹，下方石棋盤，最內西轉，云可通前洞而出。時連遊四洞，日已下春，既不及覓炬再入，而洞外石片嶙峋，覺空中浮動，益無暇俯扶幽闕，遂與辭別。由石瓣中踏隙上，上至半，下瞰諸懸石，若削若綴，度日已暮，無覓炊處，亟下山。山之西北隅，慘受焚削，與東南齊嘆。西過一澗，十里，至大道西嶺角，西南行五里，抵永新東關。時余舟溯流逆上，且迂曲甚繁，尙未至縣，乃入遊城中，抵暮出，舟適泊浮橋下也。永新東二十里高山曰義山，橫亘而南，爲泰和龍泉界，西四十里高山曰禾山，爲茶陵州界，南嶺最高者曰七溪嶺，去城五十里，乃通永寧龍泉道也。永新之溪，西自麻田來，麻田去城二十里。一水自路江南向至，一水自永新北向至，合於麻田。

三十日 出城南，溯溪行，七里，小溪南自七溪嶺來入。又西三里，大溪西南破壁去。道自西北沿山入，三里，越草豎嶺，爲楓樹，復與大溪遇，又西北越合口嶺八里，至黃楊山，壇始大開。溯溪而西，七里，宿李田，山鄉寒寂，徹夜

不聞一爆竹聲，北望巖崎甚壯，問之，卽禾山也。聞其地西去路江二十里，北由禾山趨武功一百二十里，計令辭聞先待於路江。

丁丑年正月初一日 余直北入山，升陟五里，越一小溪，又五里，北抵厚堂寺。越小嶺，始見平疇，水田漠漠，隨流東北行，五里，西北轉，湖溪入山，溪乃禾山東北流，聚甚大。余自永城西行，未見有大水南入溪者，當由東入永新下流也。北過青堂嶺，西下，復得平疇一塢，曰十二都。西湖溪入龍門坑，溪水從兩山峽中，破石崖下，揭連泄三回潭，最下一潭，深碧如黛。其下兩岸石，俱飛突相向，入其內，復得平疇，是爲禾山寺。寺南對禾山之五老峯，背倚者乃禾山北支復起之山也。蓋禾山乃寺前主山，而五老其南起之峯，最爲聳拔。兩山夾劫中，有羅漢洞，余急於武功，不及爲羅漢五老遊。遂北登十里坳，越嶺北下山，復成塢，曰鐵徑。復從其北，越一嶺下五里，更得平疇，曰巖堂，五里，上雞公坳，一名雙頂，嶺甚高，嶺南之水出鐵徑，北水則出陳山。雞公以北卽安福境。下嶺五里，抵陳山，東西俱崇山峻嶺，上則虧蔽天日，下則奔墜峭削，深奧非復人境。

初二日 北向行，南來之水從東破山去，又有北來水合而東，路卽湖流北上。五里，宛轉至嶺上，東轉北度嶺脊，曰常衝。嶺西一峯爲喬家山，石勢嵯峨，頂有著屏列，若人立者，諸山之中，此爲翹楚。北下三里，一石崖兀突峯左，上皆純石，撞豎，水從峯根墜空而下者數十丈，但路依右行，崖畔叢茅蒙茸，不能下窺，徒聞搗空振谷聲。下此始見山峽，中田塍環壑，又二里，抵盧子壠，一溪自西南，一溪自東南，兩山峽，與常衝之溪合而北。壠北一岡，橫障溪使西走，溪乃環岡復北，遂西北流，路始捨溪北過岡，又五里，下至平疇，山始大開，成南北兩界，而盧子壠之溪，復自西轉而東，遂成大溪，東由洋溪與平田之溪合，乃渡溪北行三里，至妙山，復入山峽，三里，至泥坡嶺，籠五里，北越嶺而下，又有平疇一壑，曰十八都。又二里，有大溪亦自西而東，乃源從錢山，溯北至此者，平田橋跨之。度橋，北上相公嶺，從此迢遙直上，五里，有路從東來合，又直上十里，盤陟嶺頭，日炙如釜，渴不得水，久之，聞路下淙淙聲。

覓莽間，一竇出泉，掬飲之。山坳得居落爲門家坊，坊西一峯甚峻，卽相公嶺所望而欲登者，正東北與香爐峯對峙，爲武功南案。

初三日 坊北三里，轉而西，復循山北向，始東見大溪來自香爐峯麓，是爲湘吉灣。下嶺，連越兩山脊，二里抵何家坊。路從西塢下者，乃鑊山道，路從北塢上者，乃九龍道，而正道則溯大溪東從夾中行，二里渡溪，循南岸一里，三仙行宮在溪北。從此漸陟崇崖，二里直造香爐峯麓，有崖坳，時有細流懸掛，北下大溪去。仰見峯頭雲影漸朗，亟上躋，忽零雨飄揚，三里至集雲巖，雨遂沾衣，乃入集雲觀，少憩，觀南倚香爐，北向武功，前則大溪由東塢來，西經湘吉灣而去。雨少止，倩一道流送至山頂，冒雨半里，度老水橋，復循武功南麓行，遂上牛心嶺。五里過棋盤石，雨漸大道，流還所界，送資，棄行囊去。蓋棋盤有道，直北上五里，經石柱風洞。又五里，徑達山頂，此集雲登山大道也。由小徑循深壑而東，乃觀音崖道。余欲兼而收之，直從山頂小徑趨九龍，而所送道流欲仍下集雲，從何家坊大道上，故不合而去。余遂從小徑冒雨東行，山支直從山頂墮而下，逕者爲岡，坳者爲峽，路循其腰，遇岡則躋而上，遇峽則俯而下。由棋盤經第二峽，一石高十餘丈，豎峯側，殊覺娉婷，其內峽突石叢樹，望之甚異，而石滑草寒，無可著足。循路東過峽者三，其岡下由湖底橫度而南，直接香爐之東，水遂分東西流，西由集雲出，平田，東卽觀音崖下，江口皆安，東北溪也。於是又過兩峽，北望峽內，樹木蒙茸，石崖奇詭，時見崖上白練如瀑，而怪無飛動之勢，審視之，俱僵凍成冰也。其五里抵觀音崖，一名白法菴，在武功東南隅地，其幽僻深奧，初爲山牛野獸窟，白雲鼎建禪廬，其徒隱之，曠大之，殿前廣池一方，亦高山所難覩者。前有尖峯曰箕山，乃香爐東又起一尖也。菴前後竹樹甚盛，前大路直下江口，後卽登山東路也。雨止，由菴東躋其後直上五里，抵山頂茅菴，三石菴殿卽在其上，而濃霧瀾漫，咫尺不辨。道者引入叩禮，返宿茅菴。

武功山東西橫若屏列，正南爲香爐峯，香爐卽西門家坊尖峯，東卽箕峯，三峯俱峭削，而香爐高懸獨巒，

並列武功南，若樞門然。其頂有路四達，由正南者自風洞石柱，下至棋盤集雲，經相公嶺，出平田十八都爲大道，余所從入山者也。由東南者自觀音崖，下至江口，達安福。由東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卽爲萍鄉界，下至山口，達萍鄉。由西北者，自九龍抵攸縣。由西南者，自九龍下錢山，抵茶陵州，爲四境云。

初四日，霧影忽開忽合。從正道下，覓風洞石柱，直下者三里，遠見香爐峯時出時沒，半山猶濃霧如故，遂乘未雨，返山頂，先往九龍，沿山脊西行，初猶瀾漫，已漸開。三里，下度一脊，忽沉霧中，望見中峯北，巖崖巖柱，直下插谷底，號曰千丈崖，百崖聳峙迴環，高下不一，蹟北而下，爲門爲闕，爲嶂爲樓，皆密樹平鋪，霧猶時時籠罩，身至其側，輒復開朗標異。蓋武功屏立，東西與中共起三峯，而中峯最高，純石，南面僅見突兀，而北則極懸崖迴壘之奇，使不由此而由正道，幾謂武功無奇勝矣。西三里，過中峯之西，連度二脊，狹僅尺五，至是南北俱石崖，而北尤巖削，環突多奇，脊上雙崖，重削如門，下蹟至重壑，由此通道而下，可盡北崖諸勝，惜山高路絕，無能至者。又西，復下而上，爲西峯，峯與東峯無異，然石骨嶙峋，則少遜中峯。又五里，過野豬窪，西峯盡處，石崖特出，下容四五人，曰二仙洞，聞其上尙有金雞洞，未入。於是山分兩支，路行其中，西下四里，至九龍寺，寺當武功之西，垂崇山至此，忽開塢成園，中有平壑，水西出峽橋，墜崖而下，乃神廟時與觀音崖東西並建者。觀音開爽下臨，九龍幽奧中敞，形勝固不若九龍端密也。若以地勢論，九龍雖稍下於頂，其高反在觀音崖之上。出寺，西越溪口橋，溪從南下，西越一嶺，又過一小溪，二溪合而南墜谷中，溪墜於東，路墜於西，俱垂南直下。五里，爲紫竹林，僧寮倚危，端修竹間，幽爽兼得，亦精藍之最精者。從山上北望，猶在重霧中，漸下漸開，而破壁飛流，倒峽懸湍，十里而至盧臺，或從溪左，或從溪右，循渡不一，總在轟雷倒雪中行，但湖崖危簞，竹樹巖密，懸墜不能下窺，及下而渡澗，又復平流處矣。出峽抵盧臺，始有平疇一壑，亂流交湧，畦間芒鞋沾溼。夾溪四五家，環堵離立，遂託宿。

初五日，東南越嶺行五里，下至平疇，是爲大陂，居民數家，自成一壑。一小溪自東北來，乃何家坊之流也。墟

臺之溪自北來，又有沙盤頭之溪自西北來，合而南出陳錢口，兩山如門，路亦隨之，出口卽十八都平田，東向大洋也。大陂之水自北而出陳錢，上陂之水自西而至車江，二水合而東經錢山下平田者也。路由車江，循西溪五里，至上陂，復入山，渡溪南上門樓嶺五里，越嶺復與溪會，過平塢二里，一峯當溪之中，南北各有一溪，濛濛前而合，是爲一溪上流。路從峯之南溪入，南有石關衝，頗突兀。又三里，登說高嶺，平行二里，東南下二里，過洞北，西南登一小山，石色潤而形巉，由石隙下窺，一窟四環，有門當隙中，內爲菴，後爲石城，洞外石崖四互，崖有隙，東向，菴卽倚之，菴北向，洞在其左，門東北向，循級而下，頗似陽羨張公洞門，而大過之。洞中高穹，與張公並，而深廣倍之。其中一岡橫間，內外分兩重，外重有巨石分列門口，如臺，當臺之中，兩石筍竝立而起，其左右列者，北岸有石柱矗立，大倍於筍，而色甚古穆。從石底高擎，上屬洞頂，旁有隙，可環柱轉，柱根湧起處，有石環捧，若植之盤中者，其旁有支洞，曲而北，再進，又有一大柱，下若蓮花，圍疊成柱，上如寶幢，擎蓋屬頂，傍亦有隙，可循轉柱之左，另環一窺，支洞益穹，因索炬不得，遂止。

初六日 由洞門南越一嶺，可五里，其處西爲西雲山，東爲佛子嶺，之西垂，望見東面一山，中剖如門，意路且南向，無由得一迫視。又二里，至樹林，忽度橋轉而東，一里，正取道斷山間，乃卽東向洋溪大道也。蓋自視高嶺而南山分東西二界，中開大洋，直南抵湯渡，其自斷山之東山，又分南北二界，中開大洋，東抵洋溪，而武功南面與石門山之北，彼此相對，中又橫架祝高至兒坡一層，遂分南北二大洋。北洋西自上陂合陳錢口之水，由錢山平田會於洋溪南洋，西自斷山至路口，水始東下，合石門東麓盧子壟之水，由塘前而會於洋溪；二溪合流，曰洋岔，始勝舟而入安福，初望斷山甚逼削，及入之，無奇也。是名錯了劫。入劫東南三里，至午口，南上嶺，山峽片石森立，色黑質秀，如英石。又二里，一小峯特立而尖，土人號曰天子地。東逾一嶺五里，爲銅坑，坑南直上，黑霧中五里，忽聞溪聲喧沸，已循危崖峭壁上行，霧中下瞰，皆峭石駢立，溪上沉黑逼仄，不能詳也。已而竹影當前，犬聲出戶，遂

得石門寺，間石門之奇，尙在山顶五里而遙。會雨大作，因留寺。

初七日 天雖霽，露未晞，日高乃上山。迨下山，日色已過午矣。以不及至梁上，遂由舊路下至銅坑，北向十里，宿路口劉氏宅。

初八日 西南向石門西北麓行，卽向所入天子地處也。五里，小流自銅坑北麓，西北注山峽間，忽有亂石蜿蜒中，一石橫臥湖上，流淙淙透其下，其石玲瓏若雲片假臥，但流微梁伏，似園亭中物，巧而不鉅耳。又五里，遮岡而得大湖，一峯兀立湖北，爲洞仙巖。逾湖南循西麓行，其西卽祝高南下之大洋也，南爲永新界。又五里，與大路合。又五里，一大湖，東自牢芳坳來，坳在禾山絕頂，西北與石門南來之峯連列者度之而南，卽爲梁上。復南五里，連逾東來二湖，過青塘墅。又二里，宿西塘。

初九日 復南行，西逾一北來之湖，卽前東來之湖轉而南者。七里，至湯渡，始與大溪遇。此溪發源於祝高南，合南下所經諸湖，盤旋西山麓，至此東轉，始勝舟。又五里，至橋上。其處有元陽觀、元陽洞，洞外列三門，內可深入，以不知竟去。前溪復自北而南，渡溪逾山，十里，隨大溪東入峽。又二里，爲龍山，數家倚溪上。循溪東去，崖石飛突，如躡獅跳虎，高瞰其上，路出其下，灘石激湧，殊爲壯觀。三里，峽漸開，出峽，南北廓然。又二里，溪轉而南，北望禾山，高穹獨出，與除夕李田所望無異，始知牢芳嶺之東，又分一支，起爲禾山，而禾山又西環一支，至高石坳也。禾山西南有溪南下，至此與龍江大溪，合而南去，路亦隨之。五里，渡龍田溪，循溪南岸東向行，又六里，至路江，與靜開會。

初十日 由路江循西來小水，二十里，爲橋頭。分兩道：直西向者，往茶陵道也；溪西南向，則芳子樹下道。於是從西南道十里，至界頭嶺，爲江廣分界處。蓋崇山南自崖子巖，東峙爲午家山，東行者，分永甯永新南北界；北轉者，至月嶺伏爲塘石，爲茶陵永新界。下嶺水卽西流，聞黃雲仙在其南。遂迂道南入山，十里，南越一溪，卽黃琴下

流也。逾仙宮嶺，下五里，望南山高插天際者，卽午家山，乃永甯茶陵界也。北與仙宮夾而成塢，中一峯自西而來，至此始卓立。下卽黃琴廟。廟前有湖奔湧，不見上流，祭之，則一竄伏卓峯之下，亂波流出，遂成滔滔之勢。遊竟，仍北出仙宮嶺，十里，與界頭之道合。又一溪自西而東，發源崖子巖，在黃琴西北重山中。渡溪北五里，復得一溪，亦東向去。度溪橋，卽爲芳子樹下，始見大溪自東南注西北，小舟鱗次其下，至高隴而更大。芳子一樹名，昔有之，今無矣。

楚遊日記

丁丑正月十一日 分靜開舟從芳子樹順流至卽州，期以衡之青草橋塔下。予同顧僕從陞探茶陵攸縣之勝。順流西行八里，越兩岡至蟠龍卷。卷前道分爲兩，一小溪北自龍頭山來，過渡直西去，是爲巫江，乃茶陵大道。隨山順流轉南去，是爲小江口，乃雲巒山道。小江口卽蛟龍巫江二溪北自龍頭至此，南入黃琴大溪者。雲巒山在茶陵東五十里沙江之上，其山深峭，神廟中，孤舟大師開山建刹，孤舟故，虎來寺攬僧去，遂僧徒星散，豺虎盡遊，人無入者。每從人問津，俱戒莫入，且雨霧沉霾，莫爲引導。予不爲阻，從蟠龍小路，南沿小溪二里，復與大溪遇。渡溪南入山，雨沉沉益甚。西南三里，則大溪復自北來，直逼山下，盤曲山峽，兩旁石崖，水囓成礫。沿大溪二里，至沙江。——卽雲巒溪入大溪處。——道遇一人，持蓋將遠出，見問雲巒道，卽曰：「入此山非多人不可，予爲君前驅。」因隨抵其家，爲予覓三人，各持械具，火，冒雨入，初循溪口東入一里，一小溪自西峽透隙出，望其石崖層互，外束如門，導者曰：「此虎窟也，樵探從未入者。」遂溯雲巒大溪，宛轉二里，溪底石峙如平臺，中剖一道，水由石間下，甚爲麗觀。於是上山，轉山嘴而下，得平峙一壑，曰和尙園，四面重峯環合，平峙盡約一里，復逾一小山，循前溪上流，曲折峽中一里，抵雲巒寺。山深霧黑，寂無一人，而大雨促行，遂同導者出。出溪口，遇一舟，附之，順流下。時

衣履沾溼，得舟甚適，買薪炊粥炙衣，無暇問兩旁崖石也。山溪迂曲，下午登舟，四十里暮，舟子宵征三十餘里，泊東江口。

十二日 開靈巖在茶陵南十五里。乃出城，南渡鄱水，東南行，陂陀上下。五里得平曠，曰歐江。有溪東南來，溯之行。霧中望東山，石甚兀突，心異之。又五里，抵沙陂溪，溪源在東四十里百丈潭。山最高者曰會仙寨，下臨沙溪，上互圓頂如疊磨，其內穹崖裂洞，曰學堂巖。再東，山峽盤互，中曰石梁，梁在會仙寨東谷，其谷亂崖分互，攢列成塢，兩轉而石梁東西橫列，下開一竇，由梁下北望，別有天地。透梁入，梁上復開崖一層，由東陂上直造梁中止，登之如踐重樓。又東一里，乃北入峽中。一里得碧泉巖，對獅巖，俱南向。又東逾嶺下，北轉則爲靈巖，巖東向，深數十丈，高四丈。自會仙巖至此，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盤互，堆環成壑，爲玦爲門，爲巖爲洞，往往而是。但石質粗而色赤，無通漏潤澤觀，惟石梁橫跨，下復穹然，此中八景爲第一。

十三日 返至茶陵南關外，經大西門，尋紫雲陽諸勝。西九里，抵山麓，曰沙江鋪，大江至此直逼山下，鋪西爲攸縣安仁大道。南登紫雲山，上一里，山半真武殿，上則觀音菴，俱北瞰來水。予詢雲陽道，菴僧曰：「雲陽山西去此十里，頂爲老君巖，雲陽仙在其東峯腋，去頂三里。雲陽仙之麓爲赤松壇，去雲陽仙亦三里。紫雲乃雲陽東北盡處，而赤松爲雲陽正東麓，由紫雲之北，西順江岸三里，爲洪山廟，乃登頂北道。由紫雲南循山麓，西四里，即赤松壇，則登頂東道也。去頂各十里而近。今觀音菴側西小徑，二里可達羅漢洞菴，亦有間道登頂，不必下紫雲也。」予從之，遂由真武殿側西北度兩小坳，一壩從西北來，則紫雲與羅漢後山夾成者，水北大入大江，紫雲爲所界斷，渡壩，即羅漢菴，菴東向。予急於登頂，從菴後西向登山，濃霧翳山半，不顧攀躋，直上三里，逾峯脊兩重，霧漸開，又上二里，則峯脊冰塊盈柯，大小依枝，遇風輒墜。時嵐霧悉消，山之南與東二面，歷歷可睹，鄱江自東南黃雲，江自西北，盤曲甚遠。始知雲陽之峯，俱自西南走東北，排列數重，紫雲其北面第一重也。羅漢菴後，余所由躋者，

第二重也；雲陽仙，第三重也；老君巖在其上爲絕頂，所謂七十一峯第一峯也。頂峯在南，予所登峯在北，徑路迷絕。西南望峯頂，中隔一塢，絕頂尚繚沉霧中，俯瞰過脊處，在峯足里許，其上隔山竹樹一壑，兩乳迴環掩映，疑卽雲陽仙。雖無徑，亟直墜下，度脊上二里，逾一小坳，入雲陽仙菴，菴北向。登頂道由左畔上，可五里，至老君巖。菴後有大石，飛雲駕空，竹樹懸綴，石間五雷池，澄碧迥異。層巖上突，無可攀陟，且黑霧密翳其上，辨晰甚難。蓋余所登道，當風無樹，故冰僅隨枝堆積。此菴中山環峯夾，竹樹蒙茸，縈霧成冰，玲瓏滿樹，每朔風一振，鏗然傾地如玉山之頽，有積高二三尺者，塗爲之阻，通頂處登陟更難。因問赤松壇，而僧楚音，訛爲石洞。予貪石洞奇，遂捨登頂東下山，路側湖流瀉石間，僧指爲「子房煉丹池」，「仙人指跡」諸勝，予笑頷之。直下三里，抵赤松壇，始知赤松非石洞，殿前特古松一株，無他勝。

十四日 濃霧四合，無復登頂望。循山麓北行，逾小湖二重，其四里，過紫雲麓。又六里，抵洪山廟。風雨暴至，市薪煨櫓者竟日。廟後有大道，南登絕頂。時廟下泊舟數艘，俱苦石兀，不能順流下，屢招予爲明日行，予猶不能，忽然雲陽頂也。

十五日 泊舟將放，招予速下舟，予見四山霧舒雲泄，遂決策登山。由廟後南向登三里，一高峯北峙，道分兩歧。予初歧東南，疑山羅漢峽，向雲陽仙，非經造老君巖者，乃復轉西南歧。不一里，陟高峯西峽，顧僕南見峽頂，若石梁東西架，予瞻眺不及，及西上嶺側，大江已環其西，大道乃西北下者，遂望嶺頭南躋。上嶺頭冰葉紛披，雖無徑著跡，予意得石梁勝，亦可少慰。升嶺逼覓，無有飛鶴石，第見是嶺脊，東南橫屬高頂，其爲登頂道無疑。遂東南度脊，仰首直上，又一里，再躡脊，下瞰脊南，雲陽仙已在履底，蓋是脊東西橫互，西爲絕頂北盡界，東卽屬前登雲陽東第二重嶺也。於是始得道，更南向上，冰雪蜂攢，行冰花玉樹中，一里，連過兩峯，始陟最高頂。從峯脊南下，又一里，復過兩峯，有十字微路界峯坳。南上，復登山頂，東南俱由山半下。然脊北頂雖極高，純土無石，脊南峯較下，

而東面石崖高穹，峯竦森立。乃從南嶺東，攀崖踞石，瞰塢中茅薈，意卽老君巖靜室，因上已盡勝，不必下。時欲探秦人洞，乃從西路行，山陰冰棘縈阻，舉足甚艱，不二里道絕，四顧皆茅茨僵凍，舉首投足，上下觸困，衰茅中時有偃岩，疑爲虎穴，山下復重霧四沉，瞰下莫測，計難再下。復望山巔上，凍滑草附，隨躋輒墮，念嶺峻草開，可脫虎口，益鼓勇直上。二里，復得頂，北望前所西下脊，又隔二峯矣。又南一里，再下二峯，忽亂石排空，片片攢刃交戟，霧盛風急，從中溜足直下，雖攀崖踞坐，益自豪。既下石峯，塢中復得十字路，於是復西向下嶺。二里，草叢中時有細路，又二里，路微而石樹蒙翳。又二里，則石懸樹密，路益絕。蓋始路逾嶺而西，聞茶陵人自東來，燒木爲炭，至此輒返。過此，崖窮樹深，上者不能下，下者亦不能上。遂與顧僕掛石投崖，懸藤倒柯，墜空者數層，漸聞水聲，終不識去人境遠近。已而霧影一閃，露出層峯夾谷，樹色深茂，又見谷口兩重外，平塢可矚，乃益撥叢屨級。既而下一懸崖，忽得枯澗，遂可踐石行，而澗翳草中，不辨水石，爲力甚艱。三里，下一瀑崖，微見路影，時隱現草面。又一里，澗從崖間破峽出，兩峽劈峙，北尤斗峭，始得道，從南岸逾嶺出。又一里，遇北來大道，一邨居曰窰裏，蓋雲陽西塢也。其地東北轉洪山廟，五里而遙，南去秦人洞十五里。遂南循山峽行，逾一小嶺，五里，上叢核嶺，嶺俱雲陽西向度而北轉成峽者。下一里，渡澗，澗乃南自龍頭嶺下，出上清澗。依西麓，澗湖南上，半里，爲絡絲潭，深碧無底，兩崖多疊石。又半里，復渡澗，依東麓，登山是處，東爲雲陽之南峯，西爲大嶺。大嶺高並雲陽，龍頭嶺其過脊也。其東南盡西嶺，東北抵麻葉洞，西北峙五鳳樓，西南爲古爽冲。一溪自大嶺東北來者，乃洪碧山之水，一溪自龍頭嶺北下者，乃大嶺雲陽過脊之水，二水合北出，把龍頭嶺水南下者，合秦人洞水出大羅埠。越龍頭，二里，得平峙曰東嶺塢。塢內水田平行，邨居稠聚，東卽雲陽西，西卽大嶺北，卽龍頭嶺過脊，南爲東嶺迴環。予始至，以爲平地，及至東嶺而後知在衆山上也。循塢東一里，宿新菴。

十六日 南行一里，登東嶺，卽從嶺上西行。嶺頭多旋窩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爲井，深或不見底。

是爲九十九井，是山下俱石骨崆峒，上透一竅，輒水搗成井，井雖枯智無水，然亦以「九十九」一奇也。又西一里，則西南谷中，四山環遠，亦成仰釜，釜底有湖，湖東西皆秦人洞也。灌莽中直下二里，至其處，湖由西洞出，入東洞，湖橫界釜中，東西長半里，中流先搗入一穴，旋透穴東出，即自石峽中行，峽南北俱石崖壁立，夾成橫槽，水由槽中抵東洞，南向搗入洞口，洞有兩門，北向，水先分入小門，透峽下傾，人不能從。稍東南入大門者，從衆石中漫流，勢較平，但洞內水匯成潭，深浸洞兩崖旁，無餘隙，可入。循崖則路斷，從水則苦無浮槎，惟小門水入峽後，亦旁通大洞流，可揭磨入，其隙宛轉分微，如軒榭別啓，返驪搗入之勢甚奇。西洞洞門東穹，較東高少殺，水由洞後東向出，亦較淺可涉。入洞五六丈，上嵌圓頂，四圍飛石架空，兩重如皮懸開，得二丈梯，可度上，其下再入，水亦成潭，深並東洞，不能入。出西洞逾嶺二里，南抵塢下，東洞水東向湧出，山麓亦如黃雲之出石下也。土人環石爲陂，壅成巨潭，以灌山麓。水南流出谷，路從其東北上嶺，共三里，仍達東嶺塢。

十七日 仍由新巷北下龍頭嶺，共五里，至絡絲潭。下先是予按志有秦人三洞，上洞惟石門不可入，予既得東西兩洞，無從覓所謂上洞者，土人曰：「絡絲潭北有上清潭，洞門甚隘，水由中出人，不能入，入即有奇勝，此洞與麻葉洞俱神龍蟄處，非惟難入，亦不敢入也。」予聞之，益喜甚。既過絡絲潭，不渡湖，即依西麓下，蓋渡湖爲東麓，寒陽之西也。棗核故道，不渡湖爲西麓，大嶺洪碧之東也，出把七道北半里，至上清潭，洞即在路下，湖之上，門東向夾如合掌，水由洞出，有三脈自洞後者，隨而不流，由洞左者，乃洞南旁竄，出甚急。逾洞左急流，即當伏水入，導者止供炬，無肯爲前驅者。予解衣伏水蛇行以進，石隙低而隘，水沒大半，必身伏水中，手擎炬，平出水上，乃得入。西入二丈，隙始高裂丈餘，南北橫裂者亦三丈，然都無入處，惟直西一竅，闊一尺五寸，高二尺，水沒其中者，如所關，隙餘水面僅得尺之半。計旬旬水中，必口鼻俱濡水，且以炬探之，貼隙頂入，猶半爲水漬。時頗僕守衣洞外，若泗水入，誰爲遞炬者，身可由水，炬豈能由水耶？况秦人洞水，予雖沒浸股際，溫然可近，此水獨寒，而洞當風。

口，颼颼尤厲，風兼水逼，火復阻道，捨之出，蒸火洞門久之，復循西麓隨水北，已在窠核嶺西矣。去上清三里，得麻葉洞，洞在窠核灣，西六嶺，南洪碧，東卽雲陽窠核之支，北則窠核西垂也。大嶺東轉，正東湖下流，夾時如門，當門一石峯聳突，曰將軍嶺，湖搗其西，而窠核一支，西至此盡。湖西有石崖，南向東瞰湖中，大嶺一支亦東至此盡。迴崖之上，開一隙，淺不能入，崖前有小溪，自西而東，入大湖，循小溪至崖西，亂石間，水窮於下，窠核於上，卽麻葉洞。洞口南向，僅斗大，在石隙中，轉折數級下。初覓導，亦俱炬以應，無敢導者，且曰：「此中有神龍奇鬼，非符術不能服。」最後以重資覓一人，將脫衣，問予乃儒，非法士，驚出曰：「予以爲大師，故縱膽入，豈能身狗汝耶？」予乃寄行李前邨，與顛僕各持數炬，入邨民隨至洞口者數十人，皆莫能從。予兩人乃以足先入，歷級轉竇，透炬下，數轉透洞底，洞稍寬，可偪身，舒首乃以燈前向，其東西裂隙，俱無入處，直北一穴，低僅尺，闊等下，甚平燥。先以炬後，蛇伏進，背腹摩貼，足後簷，乃度此內洞第一關。內裂隙既高，東西橫互，然亦無入處。又度第二關，低隘與前齊，規進法亦如之。旣入，內層亦橫裂，西南裂者不甚深，其東北裂處，上一石坳，忽又縱裂起，上穹下狹，高不見頂，乃此石幻殊形，磨理頓易，片竅俱欲生動，其西北之峽，漸入漸東，內夾一縫，不能容炬。轉從東南峽，仍下一坳，其底沙石平鋪，如湖底潔溜，乾燥鮮水。峽東南盡處，亂石森列，壘成樓臺。由其隙，皆可攀躋上。其上石竇一縷，直徹洞頂，光由隙中下射，宛如鈎月。湖底南通，覆石低壓，高僅尺許，此必前通洞外，湖所從入者。由層石下，北循湖底入，隘低甚，與外二關相似。稍從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轉而東，若度鞍歷嶠，兩壁石色石質，光瑩欲滴，垂柱倒蓮，紋同雕刻。東下一級，復值湖底，已轉入隘關內，於是闢成一街，闊二丈，高殺其五尺，覆石平如布幄。北馳坦底，半里許，下有一石，皮出爲榻，榻邊明辨，上則蓮英下垂，連接成幃，四圍垂幔，大與榻並，中圓透盤空，上穹爲頂，其後西壁，玉柱圓豎，大小不一，而色皆瑩素，紋絕刻鏤，街中第一奇也。又直北半里，洞分上下兩層，湖底東北去，上洞登自西北。時所齋火炬，已去其七，恐歸塗迷惘，遂割奇返。抵透光處，炬裁盡，洞外守視者，又增數十人，見余兩人，皆額禮稱

異，且曰：「前久待不出，疑墮異吻。」予各謝之。然此洞俱入處多隘，其中美勝，予所見洞，俱莫及，不知土人何畏，入乃爾？乃取行李於前，隨湖北十里，抵大道。又西十里，宿黃石舖，去茶陵西已四十里。鋪南即大嶺，北峙峯石，俱嶙峋，插空西南一峯，尤甚，名五鳳樓。去十里而近，即安仁道。予蚤臥，不及詢，明發登塗，知已無及。黃石西北三十里爲高峯山，又有小峯山，俱在攸縣東，疑卽司空山也。二山之西，高峯漸伏，茶陵江北曲，經高峯南麓而西，攸水在山的北，是山界茶攸兩江云。

十八日 西北五十里抵攸縣。

十九日 西南四十五里，下太平寺嶺，則大江在其下，隔江卽芒洲也。候舟不得，宿泊舟間。

二十日 上午始得舟，順流西北，向山峽行。二十五里，大鵝灘，十五里，過下埠，下四鄉灘，險甚，過此，山始開，江乃西向。二十五里，北下橫道灘，又十五里，宿楊子坪民舍。

二十一日 四鼓，舟人乘月促下舟。二十里，雷家埠，出湘江，又東北十五里，抵衡山縣。出望岳門，三里，越桐木嶺，始有大松立路側。又二里，石陂橋，松始夾道。五里，過九龍泉。又五里，鋪姑橋，山隴始開，乃見祝隔峯北峙，然夾路松至，師姑橋盡。五里，入山，行得松，又五里，路北有「子抱母松」。又五里，過司馬橋，入謁岳廟，問水簾洞，在山東北隅，非登山道。遂東出岳市，東北三里，有小溪自岳東高峯來，入小徑，三里，上山峽，卽望見水簾布石崖下。二里，造其處，乃瀑之瀉於崖間者，非洞也。下山，又東北二里，登山循峽，逾一隘，中峯迴水遠，爲九真洞，亦山峽間瀑也。在紫蓋峯下。踰山而北，尚有洞，亦山塢，漸近湘潭境。予見日將暮，遂出山，十里，宿於岳廟。

二十二日 力疾登山，由岳廟西度將軍橋。岳廟東西皆湖，北入山，一里，爲紫雲洞，亦無洞，山前一岡，當戶環成耳。由此上嶺，里，大石後度一脊，里許，路南有鐵佛寺。寺後躋級一里，路南旁俱細竹蒙茸，上嶺得丹霞寺。復從寺側北上，由縉絲潭北下一嶺，又循絡絲上流之湖一里，爲寶善堂，其處湖從東西兩壑來，堂前有巨石如劈。

西湖環石下，出玉板橋，與東湖合而南。寶界兩湖中，去岳廟已五里。堂後復躡磴一里，又循湖西嶺東，平行二里，爲半雲菴。菴後渡湖，西躡級直上二里，上一峯，爲茶菴。又直上三里，逾一峯，得半山菴，路甚峻。由半山菴，丹靄側北上，竹樹交映，青翠漪衣。竹中聞泉聲淙淙，自半雲逾湖，全不與水遇，以爲高山無水，至是聞之殊快。時欲登頂，過諸寺，俱不入。由丹靄上三里，爲湘南寺。又二里，南天門，平行東向，二里，分路南一里，飛來船，請經臺。轉至舊路，又東下，半里，北度脊。西北上三里，抵上封寺。寺前有虎跑泉，西有卓錫泉。凡住寺者三日。夜觀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盃盂，不類平時所見也。初行山間，望芙蓉烟霞，石廩天柱諸峯，皆摩霄插雲，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藏峯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峯首，則諸峯頽在彫底，若揖若退，若頽而滿，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峯晴雪」一「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

廷甲按：「……夜觀……」以下一百餘字，係張江陵游衡嶽記中文，楊本不錄，不宜刻入。

二十六日 至觀音崖，再上祝融，曾仙橋，山不語崖西下，八里，路分南北。北二里，九龍坪，仍轉路口，南一里，茅坪。東南由山半行，四里，渡亂湖，至大坪，分路東南，上南天門道。予乃從西南小路直上，四里，爲老龍池，在嶺坳，嶺外多靜室。西南至側刀之西，雷祖之東，東二里，上側刀峯。半行頂上二里，下山頂，度脊甚狹，行赤帝峯北，一里，遠龍池而南，山坳中東行。一里，轉出天柱東，遂南下。五里，過獅子山，與大路合。由歧路西入福嚴寺。

二十七日 由寺西循天柱南一里，又西上二里，越南分脊，北轉循天柱西一里，上西來脊，遂由脊上西南行，循華蓋東轉，出其南麓。西三里，復循華蓋西北下，風雨大至。北過一小坪，復上嶺，共一里，轉西行嶺脊上。連度三脊，或循嶺北，或循嶺南，共三里，復上嶺。直上二里，是爲觀音峯。峯北樹中行，三里，雨始止，沉霾益甚。西南下一里，得觀音菴。又下一里，爲羅漢臺，有路自北塢至者，卽南溝來道。於是復南上，三里，度二脊，既逾高頂，南下，一里，得叢木一邱，曰雲霧堂。又南下，一里，得東來大路，遂西下。又一里半，至湖，度橋而西，卽方廣寺。蓋大嶺之南，石廩峯

分文西下，爲蓮花諸峯，北則雲霧頂分支西下，爲泉室天台諸峯，夾而成塢，寺居其中，水口西去，環鎖甚隘，亦勝地也。寺西有洗衲池，補衣石在湖旁，度水口橋，即北上山，三里，得大台寺。蓋泉室峯又西起高頂，突爲大台峯，西垂一支，環轉而南，若大尾之掉，幾東接其南下之支，南面水僅成峽，內環一塢如玦，在高原之上，與方廣可稱上下二奇，仍返宿方廣。

二十八日 出補衲臺，沿湖西行，五里，石樹濛濛，巖影溪光，上下交映。又二里，隔溪前山，有峽自東南來，與方廣水合流西去，路遂北向登崖，崖下石樹愈密，湖在深壑中，有黑白黃三龍潭，兩崖峭削，路折而上，聞聲而已，不能見也。已平行山半，共三里，過鵝公嘴，得龍潭寺。寺在天台西峯下，南爲雙髻峯，蓋天台雙髻夾而西來，以成龍潭。潭北上即寺，寺西爲獅子峯，尖削特立，天台以西峯，至此盡。其南隔溪即雙髻峯，而蓮花以西峯，亦至此盡。過九龍，猶平行山半，五里，自獅子峯南，遶其西下山，又五里，爲馬跡橋，而衡岳西面之山始盡。橋東去龍潭十里，西去湖鄉界四十里，西北去白高三十里，南至衡陽界孟公廟五里。自馬跡橋南渡一湖，湖即方廣九龍水去白高者東南行四里，又越小橋一里，上一低坳，不知其爲界頭也。過坳，又五里，有水自東北山間懸崖下，高數十仞，曰小響水塘，亦衡岳餘波也。又二里，有水自西北山懸崖飛瀉，是爲大響水塘，闊大過前崖，而水分兩級，轉下峽間，初見上級，後見下級，故覺其不及前崖，飛流直下也。前即寧水橋，水南出沙河，下衡郡草橋，由寧水橋五里，過國清亭，逾小嶺，爲穆家洞，洞迴環，圍整水自東南環東北，乃石廩峯西南峽中水，山環如水，而東附於衡山之西。經洞二里，復南逾一嶺，二里，爲陶朱下洞，洞甚隘，水直西出，路又南入峽。二里，復踰嶺，爲陶朱中洞，水亦西出。又南二里，上嶺，甚隘，爲陶朱三洞，敞於前二洞，而不及穆洞之迴環。二里，又逾嶺，爲界江。江之西曰大海嶺，湖水南行一里，上一坳，至傍塘，即隨水東南行五里，抵黑山。又五里，水口，南山逼湊，水由其外破壁入一里，水始出峽，路亦勇。又一里，爲橫口，傍塘黑山之水南下，岫嶽之水西南來，至此合。北望岫嶽，白石諸峯，甚近，南去衡郡五十里。

二十九日 沿溪南行，踰大小壑坪，共五里，復與溪遇。循溪東南下，十里，越溪。又五里，入排衝。排衝者，山岡自黑山西之談碧嶺，東南至青山，分爲兩支，俱西北轉，兩岡排列，夾爲長塢，至青山坳，凡五里，塢始窮。乃逾坳而南，十里，下望日坳，至黃沙灣，則蒸江自西南來，路隨江東南下。又五里，抵衡郡之草橋，覓靜聞，暮得之綠竹菴，瑞光上人處，菴在北門外華嚴松羅巷間，諸菴連絡，俱幽靜明潔，頌誦之聲相聞，乃桂藩焚修地。

二月初一日 由菴東南踰小徑，至湘江，溯江至蒸水入湖處，渡江登東岸，東南行六里，復西五里，從丁家渡渡江，已在郡南門外。登崖上，回雁峯，峯不甚高，東臨湖水，北瞰郡城，俱在足下。雁峯寺，籠罩峯頂，無餘隙，仍出北門，登石鼓山，山在臨蒸驛後，湘江流其南，蒸江北遶，山由其間，東突成峯，前有禹碑亭，後爲崇業堂，再上，宣聖殿中峙焉，殿後高閣曠然，曰大觀樓，平視衡城，與回雁南北相對，蒸湘峽其左右，俯出窗櫺下，近而萬家烟市，三水帆檣，遠極於岳雲嶺木，亦爲披映，雖書院宏偉，不及吉安白鷺，乃地爲名賢樂育之區，兼滕王黃鶴諸勝，非白鷺所得侔矣，樓後爲七賢祠，最後爲生，生開閣東向，下瞰蒸湘合流於前，水北入二里外，與大觀東西易向，大觀踞山顛，收南北西三面之奇，此則東盡二江合流之勝者也。又東爲合江亭，址稍下，臨流愈近，下樓過青草橋，東北二里，入綠竹菴，來雁塔者，衡州下流第二重水口山也。——石鼓從郡城東北，特起垂江，爲第一重雁塔，又峙於蒸水東，末水北爲第二重。——南湘江，與石鼓夾峙，蒸水左右。

初二日至初六日 俱雨阻菴中。

初七日 靜聞同顧僕定永州船，予循菴東入桂花園，乃桂藩新構，慶桂堂地，前列丹桂三株，皆幹參天，接陰蔽日，其北寶珠茶五株，雖不及桂之高大，亦鬱森殊匹。又東爲桃花源，西自華嚴天母二菴來，南北俱高岡，夾峙，中層巒爲池，池兩旁依岡分塢，皆梵宮紺宇，諸藩園亭，錯出其間。桃花源上，卽桃花沖，乃嶺坳也。其南最高處結亭，曰傳雲。從亭北逾桃花沖坳，東復岡來成池，越池而上，卽來雁塔，塔前爲雙練塘，西對石鼓，返眺蒸湘交

會亦其勝。因促僧登塔，歷五層，四眺諸峯，北惟衡岳最高，次西之雨母山，又次則西北大海嶺，餘皆岡壟高下，無甚崢嶸；而東南二面豁然無際，湘水自回雁北注城東，至石鼓合蒸，遂東轉經塔下，東合耒水北去，三水曲折，不及長江一望無盡，而紆迴殊足戀也。歸菴，晤靜聞，知舟行期二日後。

初八日 入郡，出南城一里，由回雁麓一里，入花樂山，山不甚高，卽回雁西轉迴環下府城者。諸峯如開翅舒翼，四拱成塢；有寺當其中，若在城郭內，宏敞爲一方冠。

初九日 移行李舟中，雨不止，舟泊不行。

初十日 舟行五里，泊水府廟。

十一日 二十五里，南下鉤欄灘，衡南首灘也。又西，二十五里，爲車江。折而東南，二十里，爲新塘站。又二里，泊新塘上流之對崖，二鼓中盜，囊洗，僅脫身，願僕被重創。

十二日 賴靜聞於焚餘中，拔得衣被數件，體得蔽。時劫舟已沉，鍋具焚沒無餘，靜聞沒水取得一鐵銚，澆取江底溼米，煮粥，遍食諸難者。余三人因附土人舟返衡府，抵鐵樓門，已五鼓。

十三日 入城，投令祥甫，欲假遊資於桂藩，金其書記也。日復一日，竟不得要領。

二十日 出步柴埠門外，途遇折寶珠茶者，花大瓣密，其紅映日；又見千葉緋桃，含苞大如鐘，皆桃花冲物也，擬往觀之。

二十二日 同靜聞出瞻岳門，越草橋，過綠竹園，桃花歷亂紛目。入桂花園，則寶珠盛放，花巨如盤，殷紅層密，萬朵浮圍翠之上，豔陽繁景，流賞移情，不復知身在窘難中。望隔溪塢內，桃花竹色，映帶生姿。中有關臨流亭，新其頡，循級入登山踞亭，爲之慨然。

二十六日 金圃會得百金，遂貸二十金於予。會桂藩復有所捐助，靜聞不能無望，予議先往道州，留靜聞候

助郡中，待子還，同行。

三月初三日，下舟，風雨作，舟子遷延。晚始移泊南門埠。

初四日，下午，過汶江，抵集雲潭，去前日被盜處不遠。

初五日，平明發舟，風頗利。十里過前日畏塗，沉舟猶在也。四里過香爐山，上有灘，頗高，又二十五里，過桂陽河口，桂陽河自南岸入湘，春水出道州，舂陵山，歸水出寧遠九疑山，經桂陽西境，合流至此入湘，爲常寧縣界。由河口入，抵桂陽，尚三百里。又四里，至瓦州夾。

初六日，二十里，過白坊驛。又西南三十里，爲常寧水口，水從東岸入湘，亦如桂陽河口，水較小。常寧縣治猶在江之東南也。西十五里，泊糧船埠。

初七日，西南十五里，至河洲驛。此地湘江東岸爲常甯界，西岸爲永之祁陽界，皆平陵嶺然，岡埠遠疊。三十里，過大鋪，兩岸俱祁陽屬。上九州灘，又三十里，至歸陽驛。

初八日，西七十五里，泊石壩裏。

初九日，五十餘里，下午，抵祁陽。予病不能登。昨予將至白水驛，力疾西望，一橫山如列屏，至是舟溯流而西，又北轉，已出是山之陽，蓋祁山也。山在湘江北，縣在湘江西，祁水南，湘距十五里。上流則湘自南來，循城東抵山南轉，祁水西自邵陽來，東入湘，遂並東曲去。

初十日，舟以候客未發。予念涪溪勝，不可不登。乃泊江南五里，渡之東，已在涪溪下。溪由東，西入湘，流甚細。溪北三崖駢峙，西臨湘江，而中崖最高，顏魯公所書中興頌，高鑄崖壁，前有亭，下臨湘水，崖巔巖石簇立，如芙蓉叢，尊予病性，臥崖邊石上，仰觀久之。舟至，又行二十里，過新婦塘，江北岸一石娉婷立巖端，嬌首作西望狀。下有小鮮曰一竹魚，一極曄，八九月重一二斤，他處所無。又十里，泊舟滴水崖，崖在江南岸，危巖互空。

十一日 六十五里，抵七里灘。

十二日 二十里，過冷水灘。舟循東岸行。隔江聚落，俱在石崖上。瀕江石骨嶙峋，直插水底，圍閣之址，以石不以土。人從崖隙，拾級以登。真山水中窟宅也。忽南風大作，薄暮，風稍殺，舟乃行。五里已暮，乘月行，五里，抵區河。

十三日 四十里，至湘口。關湘江自西南，瀟江自東南，合於其前。予舟由瀟入，十里，爲永郡西門之浮橋。已一舟從後來，予移附其中。蓋以明日向道州者。下午，舟過浮橋，泊小西門。隔江東岸，石甚森幻，中一溪自西來，注石梁，跨其上，心異之。循墟而北，西越浮橋，則浮橋西岸，異石張翕，執土人問懸溪橋，卽浮橋南畔溪上跨石者是。鉗鐫潭，則直西半里，路旁嵌溪者是。始知潭卽懸溪上流潭，從西橋從南也。乃逕通衢，直西去，路左人家隙中，時見小溪，流石間。半里，過柳子祠，祠南向，臨溪。再四，抵茶巷，則溪自南來，沿石東轉，轉處石勢尤森特，但亦溪灣一曲耳，無所謂潭也。求「小邱」，「小石潭」，俱無能識者。是水發源永州南百里之鴉山，有「冉」，「染」，「二名，柳子易之以一愚」。按文求「小邱」，當卽茶巷也。巷去潭西數十步，叢邱之上，爲此中鼎剝。求西山，亦無知者。後讀芝山碑，謂芝山卽西山，亦非也。芝山遠在北，當卽柳子祠後圓峯頂高，今爲護珠菴者。聞菴間有柳子崖，則爲西山信矣。予覓道其間，西北登山，崖已蕪，竟不得道。乃西南繞茶巷，前復東返柳子祠，前渡溪，南越一岡，東轉出懸溪橋，橋兩端架瀟江之上，卽前所望異石也。因搜踞石窟，上下窅眇，尤幻。橋內一菴，曰通圓，北向俯溪，有竹木勝。時舟在隔江城下，以舟子遲待，予乃返。

十四日 晨過浮橋，西見一長者，叩以永州最勝，曰：「湖江南二里，瀕江，爲朝陽巖；北隨江轉入山岡，亦二里，爲芝山巖，無得而三也。」予乃先北趨芝山，循江西岸，半里，至劉侍御山房。由其側北入山，越一嶺，又北逾山岡，登其山，見山之西北，湘水在北稍遠，近則一小水從西來，東南則瀟水在其東，瀟江東岸，又有塔臨江，與此山夾瀟爲永水口。蓋此卽西山北走之支，北盡瀟湘合流處，當卽柳子所記萬石山，郡人則稱爲芝山云。越嶺北，從巖

上東轉，前望樹色合陰，石崖矗奮，知異境到矣。卽下崖脚仰望，有菴倚之，路遠其北而上。乃捨菴上趨，則崖石窳透固奇，而兩旁亂石森立，上下起伏，如蓮萼芝房，中虛外簇，隨地而是。小徑由其間，上至崖頂，穿一石崖入，有室南向。遠其南，西穿石隙入，仍從西峽下至崖脚，一路竹木扶疏，玉蘭鋪雪。入崖下巷，菴北一小閣可憩，南結精廬倚之，門在其左。僧從內啓扉揖入。小庭側竇，穿隙而上，崖石穹然，一亭綴石末，四窗空明，花籬間發，若置身盆石窠窠中。出返至浮橋，聞直西四十里，有寺曰石門山，最勝，以渴登朝陽巖，不及往。分令顧僕從橋東溯瀟，放舟南上。予從橋西，仍過燕溪橋，溯瀟西岸南行一里，大道西南折，道州道也。由徑東南一里，則一山怒而豎石，奔與江鬪。逾其上，東俯入石關內，飛石浮雲，旁下瞰瀟水，卽朝陽巖矣。巖後通前谿，上覆重崖，絕整臨其下，憩倚於中。烟帆遠近，與溪雲山鳥相出沒，游目所及，勝賞迭供。甫定而山谷傳響，舟人已放舟於下，促下舟，予不顧。崖北有石磴，直下緣江，亟從之。磴西倚危崖，澄江東逼盡處，忽有洞岬然，高闊共四丈，亦東面江，溪流自中噴玉，水洞也。洞口少入卽南轉，平整軒潔，大江當其門，內界流泉，與上巖高下擅奇。入五六丈，卽匯流滿洞，洞西轉而黑，計可揭進，無炬乃出。其北更有一巖，攬結奇雲，踣插淵底，土人橫杙架板若閣道，仍從石磴透出巖後，凌絕頂，佛廡踞其上。舟人促不已，乃下舟。溯江漸東折，七里，至香爐山。山銳若髻，石骨攢簇，獨峙江西岸。時見佳植綴搖，下午過金牛灘，上有金牛嶺，嶺北峯尖峭，南則橫突三峯，江流直搗其腋。至是，舟始南泊，願下。舟行已五十里，陸路止二十里也。先是，聞水州南二十五里有澹巖，不意舟帆竟日，巖猶在前也。計明晨過其下，舟人執不肯待，予念陸近水遠，不若聽舟去，從陸躡之。

十五日 五里，至巖北，亟登崖，期舟於雙牌。雙牌者，郡南五十里鋪也。郡南二十五里，爲巖北，陸至此與江合。陸卽南入山。又二十五里，至雙牌。水道則東迂溯江，至雙牌，又六十里。計舟一日僅抵此，予不難負病追躡也。巖脊東北臨江，從其南二里，西向入山，巖俱怒踣作攫人狀。已望見兩峯前突，西峯聳石尤異，及登之，官舍半顏先

是西峯之陽，望見洞門高張，至是路從其側出，上見石崖攢舞，環映東向，下則中空成巖，容數百人，下平上穹，明奧幽爽，無信仄昏昧苦；北洞底亦有垂石環轉，覆樞分內外者，巨石磊砢界道，石上多宋元人題刻，黃山谷最愛此邱，謂爲此中第一。巖東穿腋竅，上有門上通叢石間，東瞰官舍後迴谷。巖西南又開一門，逾門出其右，石壁穹然，僧寮倚之。西瞰山下平曠，桑麻布壤，中有進賢江發源自龍洞，洞去永城西南七十里，江東來直逼山麓，北入瀟江，側又有水洞，去此二里，乘炬可深入。從僧寮循巖南東行，過前望洞門高張處，門雖峻，中夾不廣，內亦不能上，遂後巖也。仍冒雨東出臨江，江迢迢在數里外，澹山南即崇山排互，支分東走，故江道東曲避之。乃捨江南行，七里，至木排鋪，又南逾小嶺三里，爲陽江，江不能勝舟，西南自大小華江來，至此二十餘里，東注瀟，其北則西嶺積互，南則曹祖山，張家沖諸峯駢立於前。又南七里，直抵張家沖東麓，曰陳皮。又鋪南三里，逾嶺，望西山層墜下，時見石骨，舉奇標異，已復靈湊一區，衆竅迸幻，亟西披之，則石片層層，盡若雞距龍爪，下踞於地，又如絲瓜之叢，筋縷外貫，而中悉透空，但上下爲蔓棘阻纏，無從披躋。隨之南，見旁有隙土新薙，輒者爲捫入，然每至純石，卽復不薙。問之路旁荷鋤者，曰：「是乃和尚嶺，皆石山也。其西大山，曰七十二雷。」因指路隅一菴，石更勝，從之，則大道出石壁下，石忽屏插起，上多透明隙，形備生躍，清泉一泓，下穿雲根出，有菴在其南，問之僧，則出水崖也。仰見崖後石勢駢叢，側有路一線，皆其薙地徑也。賈勇從之，其上石皆如臥龍轟鳳，出水青蓮，萼叢瓣裂，轉至出水崖後，覺茹吐一區，包裹叢沓，而窈窕無竟，蓋其處西互七十二雷大山，叢嶺南列，惟東北下臨官道，又出水崖障其東，北復屏和尙嶺，四面外同錯綺，其中怪石層層，采豔奪跳，予乃透數峽，進東北屏崖之巔，有石高碧，若天門上開，不仰可卽。碧石西南，卽出水崖內壑，一潭澄石隙中，三面削壁下嵌，不見其底，若爬梳沙蘆，令石與水接，武陵漁當爲移棹，予歷選山棲佳勝，此爲第一，而九疑尤溪，邨口稍次云。搜剔久之，始下。由菴側南二里，得大道一，溪自西南山回來，過溪，東南一里，復與瀟江遇。溯江西南三里，抵雙牌，舟適至，下舟西南豁然，若可遠達，舟反向

南山入瀧，蓋瀧水南自青口合池水，卽入山峽中，——是曰瀧口——北行七十里，皆連山駢峽，虧蔽天日，且水傾瀉直中下，所謂「瀧」也。中瀧有麻潭驛，南四十里屬道州，北三十里屬零陵。時風色甚利，薄暮乘風驅舟，石灘捲浪如雷，五里入瀧，又五里泊橫口。自永州至雙牌，陸五十里，水倍之；雙牌至道州，水陸俱出瀧中行，無他道。故瀧中七十里，止有順逆分，無次陸異出瀧至道州，又陸徑水曲矣。

十六日 二十里，爲麻潭驛，已零陵盡界，南卽道州境，自入瀧來，山勢逼東，石灘懸互，山鵲盛開，皆在水涯岸側，不作漫山布谷觀，映碧流丹，尤覺異致。二十里至吳壘鋪，西南山稍遜，舟反東轉，又五里復南，又十里山勢愈逼，東爲瀧口，又五里泊將軍灘，灘有峯立瀧口，若當關然，溯流出瀧，劃然另闢區宇，是夜月明徹夕，入春所未見。十七日 山開水曲，五里至青口，一水東自山峽出，寧遠道也，此水最大，卽瀧水，一水平曠，中南來者，卽道州道也，此爲池水，水小弱，乃舍瀧，南湖池，又五里爲泥江口，水西通營陽，舟上羅坪，三日程，當卽營水矣。又三十里，抵道州，登南城，迴眺州城，南憑江水，東西南西三門俱瀕江，惟北門在內地，蓋瀧水自江華，掩遶二水自永明，俱合於州西南十五里外，東北抵城西南隅，遶南門至東門，復東南去，若彎弓而城臨其背。

十八日 過城東半里，有小橋，卽澤泉入江處，泉流甚微，橋側有石，突立江濱，狀如永州愚溪橋，透漏聳削過之，分歧空腹，隙可穿竇，入所謂「五如石」也。中一石，擊之幽亮，爲「響石」。按元次山道州詩題，石有五如「一窠榕」，而「窠榕」莫覓，屢詢之，云在報恩寺捨之，出州西門，南折過翼雲橋，有二歧，從西二十五里，爲瀧溪祠，又十里，爲月巖，從南爲十里鋪，又六十里，爲永明縣，十里鋪側有華巖，巖下開道，可出瀧溪祠，遂從南行。大道兩旁，分植喬松，如南岳道中，密過之，有松自下分柯五六枝，叢挺競秀，此中特見，他處所無也。聞自州至永明，松夾道者且七十里。州西南皆岡坡高下，道因之，四顧崇山開遠，惟西北一山最高，較近，則月巖後所倚大山也。至十里鋪東，從小徑北半里，爲華巖，洞門北向，小水自洞下出，由洞入，止聞水聲，東轉三丈餘，復南下，則

穹然深暗。洞北有僧寮，行急不及覓火炬，聞其內一炬可盡。遂從寮右北向小徑行。此地山俱小而峭，或孤峙，或兩或三，石骨嶙峋，草木搖颺其上，曲折升降，如在奔雲頽浪中，而西北崇峯，時從山峯瞻一面。五里，橫過山蹊四五重，度一小石橋，又逾嶺，得西道，從之。二里，又北入小徑。其四里，轉出平曠，則道州西來大道也。前一里，抵濂溪祠，祠北向，環山不隴水，前橫然容萬馬，乃元公所生地。濂溪則自祠西，豸山麓北注。乃西一里，過豸山，北渡濂溪，溪自月巖來，至此爲豸山東障，乃北走，又東至州西入沱水，從溪北西溯五里，抵蓬邨，西南入山路旁一峯，甚圓銳，出其南，從此亂峯漸多，爲錐爲指，爲列屏，俱環映大山東，牽引成臺五里，南轉入亂山腋，又三里，西越嶺，望見正西一山，白烟一抹橫其腰，卽月巖上層透空處也。蓋高山西立，若齊天不可階，東下三級，得此山，中空上碧，下闢重門，光徹前巒，遙眺之，如白雲浮動耳。又二里，抵月巖山下，從東麓拾級而上，先入下巖。巖東向，中空上合，高環成梁，下望如於菟張吻，目光牙血，宛然栗畏。復從巖上徧歷諸勝，卽月巖宿。

十九日 仍過所望巖如白烟處，分歧東南行，穿小石山腋，南轉羣隊中八里，出山，渡大溪，東南十里至武田。再東半里，卽永明大道。橫過大道，南一里半，大溪湯湯介於前，爲永明，掩遶二水。渡江東南行六里，得板道，甚大。南隨板道十里，止板寮。

二十日 東南從小徑一里，出江華大道，南爲火燒鋪，在州南三十里而遠；又五里爲營上，則中江華道州，設營兵以守者，後有小尖峯倚之，東數里外，高峯突兀，爲楊柳塘，屏互而南，九疑當在其東矣。南八里，有溪自西而東，石骨巖然，橫臥澗中，清流漱之，不減包圍石壑。南十二里，至伽祐鋪，去江華十里，由鋪南直下，一徑可通浪石寺。東南轉從嶺上行，共七里，至江華城西，出城南，東南一里，爲麻拐巖，又名回龍菴。由菴沿江岸南行，半里，水分二道來，一自東山谷中出者，其水較大，卽沱水也。一自南來者，可通小舟，發源自上武堡，堡南卽爲廣西賀縣界。大小二江，合於麻拐巖之南。大江東源錦田所，溯流二百餘里，舟行三四日，可至小江南，自上武堡，舟溯流僅到

白馬營可五十里，然入江之口，即積石爲方堰，置中流，橫遏江舟，不得上下，堰內另置小舟，外有橋，橫板以渡。白馬營東大山曰吳望山，有秦洞，甚奇，惜未至。又南始至上武堡，堡東大山曰冬冷山，二山之水，合出白馬營，爲小江上流云。乃沿南來小江岸西行，三里，宿浪石寺。

二十一日 欲往蓮花洞，候引導者，久之，得一人，由寺西遵大路行。南去山盡，即上武堡。西逾大佛坳，爲富川道，坳去江華西十里，閉逾坳西二十里，爲崇柏，即永明界。又西二十五里，過枇杷所，在永明東南三十里，爲廣西富川界。更西南三十里，即富川縣治云。遂七里，直抵大佛嶺下。先是，路南一巖，若雲樞，樞垂，予意蓮花在此，而巖尚在路北大嶺麓，乃從北枝小徑入，不半里，至洞下。導者取枯竹一大捆，縛爲六大炬，分肩以入，出復探路，左洞披棘以進，返飯浪石，已過午。乃循舊路，抵麻拐巖，西合江口，南度小江堰外橋，東南三里，至重元寺。寺里許，入獅子洞，出，返麻拐巖，北登嶺，直北行，已過東門外矣。又北逾嶺，渡漚水，北宿江渡。

二十二日 循東山東北行，十里，爲蠟樹營。由此漸循山東轉，五里，過鰲頭北麓。又十里，過馬岡原。自鰲頭至，是皆循山北東向行，山南悉猿人居。東十里，逾虎版石，爲分邨，東渡兩小溪，共十里，於是東登嶺，先抵南面崇山，至是北亦有山橫列，路遂東向兩山間，升陟岡坳，十里，抵孟塹橋西彭家邨。

二十三日 東一里，南列山已盡，轉而西列，路循之南轉。五里，抵界邨坳。其東又有峯，卓錫立戟，亦自南趨北，與西面之山若排闥，直南遙望峯盡處，中豎一峯，如常門之標，望之神動，惟恐道不出其下。南七里，東度一橋，小溪甚急，逾橋，則大溪南自九疑北出，青口，即漚水上流也。北望小溪入江口，有衆舟，纒其側。度大溪東南，十二里，直逼東界亂峯下。南六里，至掩口營，始與甯遠南來之道合，北去甯遠三十里，掩口之南，東西排岫橫障，至此湊合成門，向所望常門之標，已例爲東岫之首，而西障東垂，亦豎一峯，若插屏，若攢指，若互垣，與東岫競勝。二里，出湊門之下，水亦從中南出，其下平曠，曠然，東西成壑。路從西峯轉南，西向行，又三里，至路亭。

二十四日 西五里爲太平營。由此西北入山，多亂峯環岫；蓋掩口東峯，排列爲劍戟，此處諸岫，如攢隊合圍，中環成洞，穿一隙入，如另闢城垣，山不甚高，而窈窕迴合，夾道皆宛轉之洞，卓立之峯，崆峒之石，噴雪驚濤之初漲，如是十里，至聖殿。聖殿者，舜陵也，予初從歧路望之，見額垣一二楹，路復蕪沒，竟從其東逾嶺北。北二里，問耕夫，已過聖殿，抵斜巖矣。遂西面登山，則穹巖東向高張，甚宏敞，洞門石峯中峙，門界爲兩，飛泉傾布其上，巖右垂石縱橫，巖底有泉懸空下，或從石端直注，或依石竇斜噴，衆隙亂流，顧盼交射，更一奇也。下復開一巖，深下亦極宏峻，然不能遠透，巖之左，上層復開一巖，圓整高朗，若樓閣乘虛正對洞門，中峻峯，兩瀑懸簾其前，爲外巖最麗處，下有池，潄水一方，不見所出，復無溢溢，池北一門復開，卽左巖下層也。由其內鑿級下，爲深入道。明宗上人曰：「此間勝迹，君當先了。」書字飛龍二巖，惟三分石遠不可到。還以餘晷入洞，爲秉炬遊，不妨深夜也。予乃先探二巖，隨明宗爲導。出斜巖，稍北折而南下，馬蹄石，其陰巉石嵯峨，疊雲簪翠，益南過永福寺故址，礎石猶偉，已墜爲田。又南過一溪，卽淞江上流，西轉共三里，入書字巖。巖不甚深，後有垂石天矯，巖外鑄「玉瑄巖」三隸字，宋人李挺祖筆。巖右鑄「九疑山」三大字，爲宋嘉定六年，知道州軍事莆山方信儒筆。側又隸刻漢蔡邕「九疑山銘」，乃宋淳祐六年郡守灌川李襲之，鴈郡人李挺祖書，襲之既新其宮，因鑄銘於側，以存龔跡。後人固陋，執巖有巨書，遂以「書字」名巖，反失「玉瑄」之實。蓋此地爲九疑中峯，故鑄題於此。予坐玉瑄中，因求導人往三分石者，士人謂：「去此五十里，俱猛窟中，必且得猛人爲導，然中無障棧，攜火露宿乃可。」已而重購得一人，乃平地貉劉姓者，期以晴爽乃往。遂返，過馬蹄石，東入飛龍巖。巖從山半陷下，內亦寬廣，如斜巖外層之南巖，中有石坡中懸，但無宛轉致。返斜巖，明宗出七火炬，炬與顧僕分攜，爇炬前導，始由巖左下層循隙歷磴下，水自巖頂飛注，與人爭級，級盡路舒，水亦無有。東向入洞，平忽廣，旣而石田鱗次，水滿其中，從陞上行，下遂鑿成深壑。石田上有石池，由池涉水，乃楊梅洞道，捨之。仍下洞底，涉一溪，水自西而東，流入洞內，截流之後，循洞右行，路復平曠，洞愈洪闊。

有炬并端中豎，直近洞頂；東復有一小石，侍立其側；又東爲弔空石，一柱自頂下，垂空半止，其端反卷而大；又東有天柱石蓮花，於是過爛泥河，卽前涉下流，河底泥糜，陷深及膝，少遼緩，足沉不得披，乃行循洞左，左壁崖片，樞垂，上飛爲蓋，下皮爲臺，中坳爲床，爲竈，南眺一方柱，自洞底屏列上躋，其東亦一柱，與之並起，更高，巨端有一石，旁坐石蓮上，爲大士座。由此西下，可北遠大士座，後前爛泥河水，亦遠大士座下西來，至此南折去，洞亦南轉，愈極洪崇，水深艱渡，遊者至此，止。予強明宗渡水，水深逾膝，然無爛泥河，潭甚。旣渡，南向行，水流於東，路循其西，四顧石柱參差，高者千尺，低亦丈，以數十計，俱光耀如凝脂，曰雪洞，又前曰風洞，前又當南下渡河，明宗謂：『會無抵此者，故前過大士座，輒抽炬，篋插路爲誌，若再入前逼深潭，後迷歧竇，甯不爲歸塗，慟耶？』時予一足已無黃，一足先行，先令顧僕攜一編備壞者，以渡河水深，竟私置大士座下，遂不能前，返約所入已三里餘，聞其水潛出廣東連州，恐亦臆論，大抵入瀟之流，然所進周通，正無底也。還過初渡第一河，上石田，北入楊梅洞，先由石田涉石池，池兩崖瀝峽如門，池水滿溢，涉亦踰膝，然其下石底坦齊，旁無寸土，入峽門，大石橫其隘，透隘入，復得平洞，寬夷豐博，北皆飛石平鋪若樓閣，有下隙窺，則石僅板薄，下復穹然成洞，水從下屏奔注入，卽爛泥諸河之源也。洞中產彈丸圓石，四面紋痕，毛起，楊梅之名以此。此洞所入水，卽巖外四山窪注地中者。此塢東爲簫韶峯，西卽斜巖，南爲聖殿，西嶺，北爲馬蹄石，皆廊高裏降，有同釜底，四面水俱潛注，第不見所入隙耳。出洞，已薄暮，臥巖中，終夜瀑聲雨聲，兩不能辨。詰朝起視，雨正瀟瀟下也。

二十五日 靜息巖中，寒甚。間出觀瀑，亟返，熨櫺榻竟日。此巖之瀑，非若他處懸崖下，俱從覆石之底，穿竇下注，其懸於左巖上洞前者，二瀑皆然，爲最壯。其右崖窪洞上者，一瀑數竅，較小左瀑，乃出自懸石之端者，一出石底之竇，噴者二。

二十六日 雨仍不止。下午，往聖殿，仍由來道逾北嶺，稍東，轉出簫韶峯北。簫韶自南而北，屏峙斜巖前，上分

兩歧，北盡爲舜陵，陵前環遶數峯，正中者上歧爲三，稍西者頂有石獨聳，陵有六大樹夾道，大四人圍，廟僧呼爲「珠樹」，結實大如指，去殼可食，兩旁巨杉，亦有大四人圍者，尋丈以上，卽分歧高聳，乃冒雨返斜巖。

二十七日 雨止，急飯，逾馬蹄石嶺，抵玉瑄巖，南覓所期劉猪，猪以雲霧未盡，已他往。同居一人於山中甚熟，惜患創，不能導，爲予言：「由此東行五十里，有三石參天，水分三處，俗呼舜公石，卽三分石也，路已溼，由此南行三十里，有孤崖如髻，麓突山頂，俗謂之舜母石，有徑可達，下卽爲蒲江，過嶺卽爲麻江，麻江口舟可達錦田。」且以所摘新茗獻，返過永福故址，址南溪流甚急，雖西下瀟江，而東南北三面皆予所經，尙未晤來處，乃溯流尋之，則故址之南，石崖側懸，水由下出，崖不及水者三尺，其下甚深，不能入也。是日，仍觀瀑，炙薪巖中，雲氣漸開，心目舒逸，因爲永南諸洞巖最，道州月巖第一，九疑斜巖第二，江華蓮花洞第三，鍾巖第四，永州朝陽巖第五，澹巖第六，江華大佛嶺側巖第七，九疑王瑄巖第八，道州華巖第九，巖南嶺水洞第十，九疑飛龍巖第十一。又聞道州長田有中朗洞，勝不及到。

二十八日 仍過玉瑄，南覓猪，爲肩火炬前行。東上楊子嶺，二里，上有一石，人立而起，山皆盤突，東南折行，嶺中三里，曰茅窩，皆奇，不下深窩，有石崖，嵌削千尺，四面交流，搗入巖洞，是名九竈，進巖巖西向，疑永福南透崖出者，卽此水也。又東南二里，越嶺爲蟠龍，嗣水口，又登嶺一里，爲清水潭，其東下嶺，非菜原道也。逾東南二里，渡牛頭江，江水東自紫金原來，江兩岸路俱峭削，上下攀援甚艱，渡江卽東南上半邊山，其東北高山爲紫金原，山外卽藍山縣境，其西南高山爲空窠原，空窠原前山有白石痕一幅，上自山巔至山下麓，若懸帛，南爲香爐山，山在玉瑄巖南三十里，三分石，西北二十里，高亞三分石，頂有澄潭，廣三畝，中石筍兩枝，亭亭出水面，三丈餘，疑志所稱天湖也。由半邊山頂行，五里，屢度山脊，下少上多，共東南五里，出鰲頭山，先是，沉霧不開，半邊鰲頭諸山，亦近望不及，身至始出，至是南眺，二分石，尙不知所在，頃之，雲忽澄明，瞥然閃影高峯頂，與江山縣江郎山相似。

一爲浙源，一爲瀟源，但江郎高矗山半，此懸萬峯絕頂爲異耳。半邊鰲頭兩山，東北與紫金夾牛頭江，西南與空寮香爐夾爲瀟源江，乃兩水中脊，二水合於玉瑄東南，西下魯觀，與蒲江合，始勝如葉舟，出大洋焉。沿鰲頭東嶺半行二里，始下三里，下至爛泥河，始得東野炊，已下午，其爛泥河東五里逾嶺下三里，無高梁原，隸藍山西境，嶺乃藍山前，遂分界處，在三分石東。余往三分石，下爛泥河，卽與高梁原分道，折而西南行。又上一嶺，山花紅紫闌色，余於鰲頭山，始見山鵝蘭花，至是又有紫花二種，一種大花，如山茶，小者與山鵝等，豔色可愛。枯樹間蒸藟黃白，厚大如盤，余袖摘，夜至三分石，穿箐烘之，香正如香菌。又山木干霄，有獨木最貴，楠次之，又有壽杉，葉扁同側柏，柏尙也，鉅者圍可五人，高數十丈。瀟源水畔渡河處，倒橫一楠，修可齊眉，長可三四十步。凡上下嶺共五里，抵瀟源水，水東南從三分石來，經香爐山東北出魯觀者，乃絕流南渡，卽上三分石嶺麓，嶺峻削不容足，細徑伏深箐中，俯首穿箐上，卽兩手挽之以移足。時箐酒風霧淋漓，首不得舒，又不能平行其下，惟爲垂空繙綵資。如是八里，路漸平。又南行嶺上二里，濃霧仍翳，望頂莫辨，而晚色漸合，遂除箐，依松得掌大地，山高無水，有火不成，炊命導獠砍大木積焚之，因箐圍火，爲度箐計。旣瞑，吼風大作，飛火星舞空中，火焰流徙，倏忽奔突數丈，勿謂奇觀，旣而雨次風盛，傘不能蔽，幸火威猛烈，足以敵之。五鼓，雨盛，火亦奪魄矣。

二十九日 天明漸霽，仰見三分石露影在咫尺間，輒忍飢沖溼而南，又下山二里，始知尙隔一峯也。度劫中小脊，復南上三里，始有巨石盤崖，昨升降處，皆峻土，無塊石，爲導獠誤。出其南一里，東眺巖頂，已可周摩之，爲霧所埋，對面無所睹，道窮磴絕。忽山雨大注，頂躡莫不沾濡，乃返過巨石崖，始見有線道，俱伏箐中，雨巨不可上，遂返至夜來依火處，擬從直北舊路下。就溪炊米，又誤出其西，竟失道。久之，得微磧，炊礪中，已當午，躡躡莽箐中，下抵礪，則五湖縱橫，交會一處，蓋皆三分石西南北三面水也。向所渡東來一溪，尙在最北，溯流東一里，至來時所渡處，始涉而北，人謂三分石下水，一出廣東，一出廣西，一下九疑爲瀟水，出湖廣，予至此乃知爲石分三歧耳。

其東北合北與兩諸水，卽五澗交會處，出大洋，爲滿江瀾。直東者，自高梁原，爲白田江，東十五里，經臨江所，又東二十里，至藍山縣治，爲歸水源。東南者，自高梁原，東南十五里之大橋下，錦田，西至江華，爲匏水源，而三分石水，初不出兩壟也。且其南有錦田水，橫流爲楚界。聞錦田，東有石魚嶺，屬廣東連州，水至此，始東北流入東壟耳。乃從舊道下，至牛頭江口，已暮。命導獠從間道趨韭菜原，以自此而南，絕無一寮，而此原有高山獠居也。初升，猶土山，既東下，聞水聲，出深壑中，暗捫危級下，又一里，過兩獨木橋，見火光，燄伏哇旁，乃獠人捕蛙者，已而茅寮在前，呼之一人，乘炬出迎，歸托宿焉。

三十日，平明行，始見所謂韭菜原，在高山底，若釜。西越一山，二里，出清水潭，遂循故道返斜巖，仍出宿路亭。是夕，始睹落照。

四月初一日，從路亭，東北歧，隨韶韶水西岸行，三里，門望掩口，東兩山峽，已出，其下平曠矣。於是東山漸豁，路因溪東轉，溪南旁石盤錯，競敵水奔東。其中隘處如門，卽架木其上，以度。度而循溪南岸行，共七里，抵下觀，下觀西有溪，日南邊下觀而東，石梁鎖其下流，水出橋下，東合韶韶水，其南一溪，又自應龍橋來，會三水合，勝舟北可二十里，至雷遠。過下觀，始與簫韶水別，路轉東南向。南望下觀後，千峯萬巘，亭亭若竹竿玉立，中有最高銳者，名吳尖山，下有巖，窈窕當不減斜巖，內有尤邗洞，外有東角潭，俱此中甚奇處，恨未滯杖履其中，搜剔奇闕也。東南二里，有大溪，南自尤邗洞來，橋跨其上，卽應龍橋也，亦稱通濟橋。已度橋，遂南入亂峯中，乃吳尖東派。二里上地寶坪，坳於是四際皆奇峯曲折，獅象龍蛇之石，夾路起，與人爭道。共六里，飯山口，峒名雖「山口」，實瑤房錦帷，桃源鹿門，不辨此幽奇，遂詭也。南出口，逾嶺，共三里，忽兩峯夾道，競險爭高，刻翠詭態，恣極變幻。峯下小溪南向，憩溪橋，遇儒冠者王璇峯，家尤邗內，欲挽予還其處，爲吳尖主人，予期以異日。過峽南，始有容土負塊山，又五里，逾嶺，抵大吉壠，石峯復夾道起。路東一峯下，嵌空削瓏，遠懸欹裂，蜃雲不足喻其巧，予望之神，悸動前分。

荆入，皆窅空通漏。上盤腋轉，莫可窮詰；西峯懸削，不少雌遜；路出兩峯中，透隘南，始豁然山開，曰路園。下石峯至是始盡，東西俱盤坂崇巒。南二里，始出大道。又南五里，宿界頭鋪，爲甯遠藍山界。其西大山曰滿雲山，常是紫金原之背，其支東北行，界遂因之。

初二日 車南行，問所謂石柱山，俱莫知所在。共五里，過嶺，至總管廟，遙望正東有聳尖卓立者，不辨爲樹爲石；又東南五里，至顏家橋，始辨爲石峯也。橋下水東北流去，過橋，東南逾一小嶺。大道南十五里，至藍山，余東折取臨武道五里，過寶林寺，讀寺前護龍橋碑，云寶林山脈，由北柱來，乃悟向所望疑樹峯，卽志所稱石柱，碑所指北柱也。東過護龍橋，橋下水南流洶湧，卽顏家橋溪委曲至者。隨溪東走，北瞻石柱峯，倩削此碧玉簪，兩旁石崖兀突，巖奇，然較之尤溪山口峯，此纔得其一體耳。又二里，至下灣田，大樹峙路隅，上枝分聳，下盤曲偃蹇，大七圍旋窩錯節間，俱受水若洗頭盆，亦樹妖也。又東，路出臥石中，溪始折南向藍山路。仍東二里，一橫道自西南貫東北，卽藍山趨桂陽道。又東，沿白帝山南，十里，抵雷家嶺。

初三日 大溪自藍山曲而東至，循溪東行，已而溪南折，路捨溪，東逾嶺，共五里，大溪復自南來，曰許家渡。渡之東一里，溪北向入峽，路南入山，十五里，至田心鋪，鋪南徑道開關，小溪來自朱禾鋪，北向去。自此路西大山，由藍山南南向排列，澄溪帶之路，東石峯聳秀，亦南向排列，喬松蔭其上，置道於中，三里一亭，供倦旅憩臥。二十里，飯朱禾鋪，爲藍山臨武界。一里，度永濟橋，水東流抵東山麓，折而北入歸水。又南四里，爲江山嶺，則南龍大脊，水遂分楚粵云。嶺西十五里，曰水頭，志謂武水出西山，下鷓鴣石，常卽其處。過脊，卽東南循水行，四里，至東邨，東南一里，逾嶺，下行塢中，路旁喬松合抱，夾立三里，出兩石山口，又四里，達楚江鋪，南去臨武，尚十里。

初四日 聞楚江東北十里，有龍洞，甚奇。遂由小徑行，四里，出臨武，北向桂陽州大道。一里，卽渡溪，越捭岡嶺，復從小徑西北入山，共五里，抵石門蔣氏，蔣氏居後洞，在山半翠微間。洞門東南向，一入卽見百柱千門，懸列其

中俯窞以下，則洞外層也。從東上穿入列柱，乘柱復迴環成洞，如委房深閣，無不徹明達隙，八窗掩映，從來所歷洞，無此開朗宏麗，屈折殫工者。時蔣導還取火炬，予貪奇獨先至，意炬入處，當在下洞外層後，及炬至，導者從左洞後穿隙西入，連入石門數重，已轉出外洞之後，下層之上，乃北逾石限穿隘進，即下石池中，水澄明不流，兩崖俱穹壁列柱，池水深三四尺，中有石梗臥水底，水浮其上，僅尺許，踐梗行，窈窕可涉。十步之外，臥梗又橫若限，限外池益大，水益深，水底白石如龍首頂橫脊，尾拖池中，逼崖側，又前兩三步，圓石大如斗，罅插水中，不出水者亦尺許，密依龍側，真鎮下物也。珠旁又一石，大倍珠，中間如白面平水，曰「珠盤」，然與珠並列，未嘗盛珠也。由此而前，水深五六尺，無梗絕陟，西望水洞宏廣，若五畝池，四旁石崖攢突，參錯而下，泥水不得去，洵異境也。其西北似有隙更深，恨無槎可航。還從僻路出，經左洞下，迴望窞洞外層，紛綸窈窕，乃獨下洞底，環洞四旁，轉出列柱後，洞雖不深通，而芝田蓮帷，上下重布，即無內二洞，亦自成一奇也。此洞品第，固當在月巖上。下山，返望江，南十里，抵臨武。

初五日 出臨武，南三里，過迎榜橋，橋南即掛榜山，予初過不之覺。從其南東上嶺，共七里，過深井坪。又南二里，路從右下，是謂鳳頭巖，即宋玉淮錫稱秀巖者。洞門東北向，度橋以入，出洞下抵石溪，溪流自橋即伏流石間，復透隙瀟崖，破洞東入。此洞，即王記所云「下渡溪水，其入無窮」處也。第王從上洞而下，此則水更由外崖入，予抵水洞口，深不能渡，聞隨水入洞，二丈，即見天光五丈，即透壁出山之東，是山如天生橋，水達其下，僅三五丈，往連州大道，正度其上，但高廣度者不覺耳。予登巔東瞰，深壑下環，峽流東注，近俱峭石森立，灌莽翳之，不特不能下，亦不能窺。王記所云「其入無窮」者，臆說也。還度迎榜橋，迴瞻掛榜處，石壁皴色黃白，成章剖峯平列，但少方整耳。遂宿臨武生祠中。

初六日 出東門，東南四十里，至鳳集鋪，爲臨武宜章東西界。又二十里，抵梅田白沙巡司。

初七日 司東渡武溪，東北三十里，爲芹菜坪。南有石峯分突，下層崖承之，色斑赭雜黑，極似武彝一體。此處四山俱青巒峻嶒，獨此有異。又五里，過隘口，循塔山北垂，覓小徑轉入山坳，曰良巖寺。寺向西南，巖向西北。巖口有池一方，僧鳳巖爲菴，「金剛」一供。下午，至宜章城南三星橋，過橋則市肆夾道，商旅雜選，爲南下廣東之大道。路循城而東，已乃北十里，過牛觔洞，在青岑山東北麓。更北一里，至野石鋪，其北石峯嵌空，踳踳路左，卽爲野石巖。投宿巖下鄰家。欲從舍後上巖，須自其舍後門出。予乃從南畔亂石中攀崖逾石入，先登一巖，其門峴然，內有透頂隙，不甚深，仰視門左有磴埋草間，亟披棘上。西南行石徑中，復得石門如合掌，內雖隘，稍深，右裂旁竅，上亦透天光，而東壁半一圓竅，透光如鏡。出峽門，西北隨磴上，則穹崖削立，上有疊石分霄，下成展嶂，以薄暮，乃下。聞中室牖內有呼客聲，謂「客探巖東見仙詩否？」予以所歷對曰：「未也。穹崖之東，峽門之上，尙有路可登，明日當再窮之。」且爲予言：「高雲山乃衆山頂，路由黃岑嶺而上。宜章八景有「黃岑滴翠」、「白水流虹」——二勝，在其下，不可失也。」

初八日 復登巖上，由穹崖東叢鬱之下，果得路。上數步，亂石縱橫，路復莫可辨。乃攀逾石罅，上俱嵌空抉裂，有大石高聳於外，夾成石坪，掩映愈勝。還至尖道處，見一石穴，卽在所踰石下。匍匐入，其內崢嶸起裂，列穴旁通，宛轉秀石坪下，皆明朗可穿，前越其上，茲又達其底，然終不得洞中詩。下巖南，從舊路抵牛觔洞北，西越山峽，出峽，共五里，循青岑南麓行。西三里，轉一岡，始與南來大道合。北上曲折嶺，二里，直躋嶺坳，西卽「白水流虹」。一章水上源也。水自高雲山南經黃岑洞，由此出峽，布流懸石下，土人卽稱此嶺曰黃岑。然黃岑山尙北峙，此其南下支逾嶺，西北半里，卽湖白水上流行。黃岑山危峙東北，陽環成洞，大溪橫貫之。湖溪西行三里，乃北轉湖溪一里，乃捨溪登嶺。溪在嶺南，開湖行三十里，可抵黃茅嶺。乃北上，一里，西下塢中，是爲藏經樓。高山四遠，小湖濼，門寺甚整潔，昔爲貯藏所，近被賊焚劫，移經高雲矣。由寺左登坪頭巖，直上三里，逾嶺塢，甚幽，山幃疊翠，衆壑爭流，修

窠一邱，叢木交映，中一靜室出焉。半里，塢窮，復溯北湖上嶺，里許，嶺已及巔，水復不絕。此坪頭上之第二嶺也。水上塢透峽下，路循峽入，平行半里，渡湖，東北上，詣湖東自黃岑山後來，平流塢中，石坪殷紅，清泉素澗，色伴濯錦，出峽下，瀉球鳴玉韻，軍木鑿之，杳不可窺。由是透靜室西南下注，出藏經嶺南，爲大章之源也。嶺不甚高，半里，漸盤出黃岑北，山鵲鮮麗，光采灑人，此坪頭第三嶺也。過一坪，又東北上，第四嶺里許，逾其脊，嶺西石峯，突如踞獅，爲將軍山。踞嶺北下，行深樹中，共二里，得高雲寺，寺倚翠微，猶踞萬峯頂上也。以慳極，日未暮，止焉。

初九日 東北叢木中下山五里，抵山麓坦山，卽側北上虎頭嶺，嶺東坳中，湖水瀉大石崖下，懸簾曳布，亦此中僅見。逾坳溯流，北行塢中，逾嶺下，共四里，有溪自西而東，渡溪，又一溪自北來入，溯溪北行夾中，二里，爲大竹峒，水自西來，想爲黃茅嶺餘波也。東逾大竹嶺，嶺爲大竹山南下脊，上少下多，東向直下，二里，是爲吳溪。東一里，度橋北上，小分嶺，亦上少下多。二里，下至仙人塢，有水頗大，北自山峒透峽而東，一峯當關扼之，水激石南折，峯剖其西，巖巖矗立，以爲下必有洞，整可憩，絕流以渡，竟無人居。東北十二里，出良田，又北十里，至萬歲橋。

初十日 二十里，至郴州。州東百里餘，山下有泉，方圓十餘里，其旁石壁峭立，泉深莫測，是爲鉛潭。永州鉛潭，不稱大觀，柳子厚有愛斯名，移稱永郡耳。

十一日 午後，下小舟，東北由蘇仙橋下，順流西北去，六十里，達郴州。郴州自東南，未水自正東，二水合流，勢始大。乘水出桂陽縣南五里，乘山下，西北至興寧縣，勝小舟，又三十里，至江東市，勝大舟，又五十里，乃至此江口。諸峯，俱石崖盤立，寸土絕麗，志稱曹王寨，山極險峻，暮不及登。舟人夜鼓棹，三十里，抵黃泥鋪，雨至而泊，予從篷底窺之，外若橋門，心異，因起視，則一大石室下也，寬踰數間屋，下階爲潭，四舟俱泊其內，巖外雨聲山色，不意夢中睹此奇境，四鼓雨止，乃行。味爽，達程口。

十二日 晨炊程口肆中，程口者，志所稱程鄉水也，地屬興甯，水發源茶陵，屬縣界，舟溯流入，皆興甯西境，進

有蠡源山，土人誇爲名山，又進，則小舟尙可三日程，逾高脚嶺，則茶陵道矣。程溯水西入耒江，煤炭大舟鱗次，水淺不能發。上午得小煤缸，附之行。程口西北，重巖若削，夾立江岸，兩崖純石，盤互錯突，色間蒼黑，遊轉一如武彝，如此四十里。又二十里，過永興縣十五里，爲觀音巖，巖在江北岸，西南下瞰江中，石崖騰空，上覆下裂，如剖半瓜，其足疊閣兩層，閣前有洞臨流，中容數人。由閣西懸梯直上，上接崖頂，透隙上一龕，嵌覆頂下，中祠大士，巖下一石獅橫臥江心。下舟，又五里，至森口，大溪自南來，乃桂陽州龍渡，以東諸水，東北合白豹水，至此入耒江。又北五里，泊柳州灘，永興以北，山始無迴崖突石觀。

十三日 六十五里，過上堡市，地爲耒陽境。北過江，登直鈞巖，巖前有真武殿，觀音閣，東向迎江，洞門瞰江南向，當門石柱中垂，界爲二，若連環然。其內空闊平整，右隅裂一竅，歷磴上，別爲邃室，左隅由大洞深入，石竅忽盤空起，東進一竅，欲納天光，內又盤空起，透頂直上，天光一圓，下徹其中，直是井底窺天也。下午九十里，抵耒陽縣，江經城東直北去，山至此盡開。

十四日 順流北百二十里，至新城市，爲耒陽衡陽分界。乘月隨流，六十里，泊相公灘。

十五日 百二十里，至前溪渡，陸路抵府止三十里，水倍之。渡西岸，遂登陸西行，十二里，已暮。

十六日 二十里，渡湘江，已在衡郡南關外。抵金寓，靜聞宿花藥，未歸，及歸，桂藩助金專尙未就。

十七日 已定廣右舟。

十八日 舟人以同伴未至，改期二十日早發。

十九日 靜聞同祥甫、蕭王所助遊資來。

二十日 予冒雨下舟，靜聞往謝桂藩，追至南關外，揮手別祥甫，舟卽解維。二十里，泊東陽渡，江漲水濁，湘流又作一觀。

二十一日 五十里，將抵松柏，忽衛友劉明宇，使使追予晤別，乃與靜開登涯逆之，而劉不至，宿山頂茅菴。
二十二日 聞劉舟已往松柏，旬旬雨中，二十里，別劉松柏肆中。昨所附廣右舟，計竟日力，當止於常甯河口，乃逼覓漁舟，爲夜抵白坊計。二鼓，雨止，月出，已抵白坊驛。已念再夜行三十里，可及舟，適見二舟泊下流，予漫呼，願行，得應聲，始知舟猶待予於此也。乃過舟。

二十三日 北行二十里，過大魚塘，見兩舟被劫，哭甚哀，於是同行。兩舫人謝予曰：「昨不候君，暮亦當至此。」始舟子以候予故，大爲衆詬，至是甚見德色。共六十里，泊河州驛。

二十四日 歸陽驛。

二十五日 小河口。

二十六日 觀音灘。

二十七日 祁陽縣。予乃同靜開出祁陽，東北一里，憩甘泉寺。泉一方，當寺前坡下，味極淡冽，似惠泉。殿前有吾郡宋鄒浩甘泉銘碑，張南軒從郡中蔣氏得之，跋而鐫此。鄒大書，張小楷，可稱二絕。寺前山第二層之東，盤成一窩，則九蓮菴也。邑人陳尙書重建藏經閣，中供高皇帝像。唐包巾，丹窄衣，眉如臥蠶，中不斷，疎鬚傑張。陳氏得之內府，供此者。九蓮菴山南盡，前有大池，乃甘泉南下。東遠注於湘，入湘處爲瀟湘橋，橋北一峯突起，奇石靈幻，湘江從南至此，東折去，祁江從北至此，南向入湘，乃三水交會中也。峯頂曰瀟湘廟，廟後蓴裂瓣簇，石態多奇。

二十八日 水漲，舟泊，竟不成行。

二十九日 味爽，放舟，曉色蒸霞，層嵐開藻，旣而火輪湧起，騰飈飛芒，直從舟尾射于枕隙，泰岳日觀，不謂得之臥遊也。過二十四磯，泊黃楊鋪。

閏四月初一日 冷水灣。

初二日 湘口關。自冷水灣來，山開天曠，目界大曠，江兩岸瞰水之石，出沒屢變，但有所遇，靡不齊心縱目。蓋入祁陽境，石質奇，石色潤，過祁陽突兀之勢，以次漸露，至此，隨地湧立，及入湘口，則聳突盤互者，變爲峭壁迴翔矣。

初三日 放舟入湘口；於是別瀟，專向湘瀟。卽予前入永州道，與湘交會此；二水一東南，一西南，界其中者爲芝山，北盡兩流夾之，尖若龍尾，下垂，因其脊無石中砥，故挫之必銳而後已。由湘口上，多西北之曲，灘聲愈多，石崖愈奇。凡四十里有駢立東岸者，與江左平剖之崖，峽江對峙，如五老比肩，愈見奇峭。西轉五里，過軍家埠，又南轉一山中，剖平插江右，其下雲根倒浸重波，時落日正銜山外，舟過江東，忽峯間片穴通明，若鉤月與日並懸，旋即隱蔽，乃去軍家埠五里泊。

初四日 東過掛榜巖，巖平削江北，下嵌水面。其上石若磨崖，色間黃白。遠逾臨武，南行三十里，抵石溪驛，已屬東安境。有東江自南北注湘，石梁誇其口，水發源零陵，南舟由橋下南溯十五里，爲零陵境，又二十五里爲東江橋，上有小河三支，通筏而已。按志：永水出永山，在永州西南九十里，北入湘，卽此水，無疑也。石溪之西，有山突兀，石崖下插江中，一隙北向，如重門懸峽，山之後頂爲獅子洞，洞門東南向，不甚高敞，穿石窟下一里，可透出臨江門峽，惜時方水溢，臨江處既沒，浸中洞復無炬入，遂返。又五里，泊白沙洲，其對岸石壁臨江，黃白燦然，充壁崖北山巔，又起一崖，西北向有菴橫之，隔江不能往也。

初五日 十五里，上磨盤灘，兩岸山始峻，峭崖突北岸者，飛瀑掛其腋間，雖以雨壯觀，要爲不斷之流。又五里，爲兵書峽，西拗亦有瀑如練。又五里，爲沉香崖，崖斜疊成紋，高迴處疊紋忽裂，中吐兩枝，望之木形黝色，上有大樹一株，正當崖頂，更有上崖一重，內峙菴嵌其間，層嵐簞翠，下挈遙江，真異境也。過崖，泊羅埠。

初六日 江漲，舟纜掛帆行五里。
初七日 西六里，兩山門立，遂分楚粵界。又南三十里，上金華灘，灘東石崖當衝，轟流駭壁，高下兩絕，險勝一時。又西十里，止廟頭。

初八日 放舟南行，二十里，爲黃沙鋪。粵舟可直抵桂林，予欲盡全州諸山，遂止此從陸，爲粵遊始。

粵西遊日記

丁丑閏四月初八日 分願僕舟抵桂林，予同靜聞從湘江南岸登涯——爲山角驛，卽黃沙也。——西南行，大松夾道，五里，經黃沙鋪，又二十二里，捨官道，右入山，西向大山行，四里，止山下牛頭岡。

初九日 西五里，至巖巖普潤寺，洞前門東向如橋，出水約三十丈，後門北向，入水約十五丈，泉自山後破石窟三級下，故曰「龔」。西二里，小石山兀立路旁，又三里，張家邨，邨後大山曰迴龍巖，南五里，上大衝，衝西半里，飯福壽庵，西北上柳山，三里，宿獅子巖南清泉庵。

初十日 南下二里，至湘山寺——寺在全州西門外半里——登殿，拜無量壽佛塔，塔後有飛來石，出寺，由寺西泝羅江，一里，上捲雲閣，閣西爲盤石，半嵌江中，絕壁有蓮花一瓣，凹入壁間，白瓣黑崖。又西，一洞臨江，泉由洞東裂石出，曰玉龍泉，復有一石峯高豎，共十五里，度石蜆岡，差南爲龍隱洞，小山獨立江上，門西向出洞而西，抵橋度，橋度水東自龍水出口，山登秀夾立。

十一日 橋度西北行，十里，北入峽，爲山川口，又十三里，抵白竹江，望西北鉤挂山，甚兀突，聞其上金寶頂甚奇，遂自白竹橋溯江西北五里，進峽口，兩山壁立夾溪，沿溪東北崖上行，緣崖高下，屈曲十里，出峽爲南洞，聞南洞北五里，洞盡，可由四川嶺達寶頂，但路已沒，遂捨北道西渡溪，上嶺，嶺左腋有瀑布，又十里，至打狗凹，宿興隆。

庵北高嶺，卽金寶頂也。

十二日 由庵西上，沿崖北轉，三下上，又三度坳曲，共三重，踰土地坳，西望新寧江，已在山麓，下山，五里，爲大竹坪，坪北踰嶺，共三里，至大鼻山。

十三日 從大鼻卽後夾澗上一里，飛瀑懸崖宛轉下，修竹迴巖掩映，卽西攀嶺上，約行一里，至南來大道，一乃從南大源上此者，又四里，至角庵基，伏身蛇行庵後叢竹中，四里，乃從右崖叢中上，又二里，行一觀音竹一叢中，竹大如管，多竹實，如蓮肉，大採筍置路隅，識來徑，竹中上二里，至寶頂殿基，日甫中，四山俱出，南峯近爲鉤挂山，石崖峭立，東北向若削，再南卽打狗嶺，再南爲大帽，再南爲南寶頂，頂最高，與北相頡頏，而基後絕頂更倍之，復從竹叢中東北上一里，至頂，其「觀音竹」更大，筍腴美，然叢密中無由四望，登樹踐枝，終不暢眺，忽竹浪中出大石如臺，梯躋其上，羣山歷歷可縷數，仍下山，宿大鼻卽。

十四日 隨溪西下，四里，爲大源，則大鼻西峽水，與卽後東峽水會，橋於上，曰潮橋，橋西爲大源卽，予往南頂，則從橋東澗南行，里許，渡木橋，湖忽東折入山，路南出山隘，湖復墜路東破峽出，連搗三潭，上方瀑長如布，中凹，瀑轉如傾，下凹整，瀑勻成簾，下二潭，俱有圓石中立承水，水墜潭作勢濺迴，尤異，又三里，度橋爲桐初，有水南自打狗嶺來會，亦橋其上，二水合而西南，則又觀音橋跨之，大道從觀音橋西踰嶺出，予從橋下隨溪南，一里，水從西峽出路，躡一嶺下，墜深壑中，四里，至陳墓源，瀑自東南山峽中踴躍出，與東嶺溪合，亦橋跨其會處，大道與水俱南，予度橋，東躡嶺，卽湧瀑南嶺也。二里，平行嶺脊，北望北寶頂巋然，峽中水近自打狗南崖，直逼其下，南望新甯江流，遠從巾子嶺橫界南寶頂之西，其西南有峯尖突，正當陳墓水口，已而路漸出其下。二里，南下嶺，行凹中，二里，又躡小嶺，里許，至蘇家大坪，坪側大瀑破山西向出，勢甚雄偉，下爲大溪，西北合陳墓源出口，下午，東南上一嶺，誤東往大帽嶺道，乃西南轉六里，出南寶頂道，桃子坪，問上梁宿處，四里，而是。躡嶺東至新開田所，有路

南下伏草中，復誤出其東，歷險陔三里，不辨所向；已忽得一竈，地名挂幡，去上梁五里矣。其處五里至快樂庵，又十里乃至南頂，以暮雨，遂歇龜。

十五日 雨不止，滯竈中。

十六日 雨稍止，路滑，仍滯竈中。

十七日 從定心橋下過脊處，覓蓮瓣隙痕，削崖密附，旁無餘徑。乃從脊東隔峽望之，痕雖野然，然上垂下削，非托慮架道處也。乃上定心石，過聖水涯，再由捨身崖登飛錫絕頂，返白雲庵。

十八日 由東路下山，一里餘，路旁峭石分列，石級出其間，爲天門。門外盤石立路右，上大書「白雲洞天」，從此歷磴下，危峭較勝西路。四里，經顯龍庵，庵北向，又東下，南望隔山飛瀑，自那擎山南腋下，先從寶頂卽窺見，至此始睹崇隆若九天也。又東下五里，北渡一小溪，深竹中有寺寂然，則苦煉庵矣。庵南向，左右各一溪自後來，繞而右溪較大，橋橫其上，水從西南山腋透壁下，庵前東南度橋，南上嶺——其地竹甚大——路始分東西歧，從西下。始見那又瀑北掛層崖，苦煉溪亦透空懸壑，與那又大小高下，勢相頡頏，然苦煉近在對山路沿之同下，朗朗見其搗擊勢，其下山環成城，瀑垂其中，出西壁，與那又東大溪合而東南去。又見西峽中一瀑透山下，連瀉九層，雖練細，然甚危長。路乃東轉下，共三里，又一溪自西北來，渡而隨之，始僅涓微，漸下漸大，遂成轟雷湧雪觀。路循溪北，東二里，爲大坪，右渡溪，入一邨家。邨西上流爲蓮花庵，竹色叢鬱，遂西南渡，那又大溪，溪東北出白沙江。又西上嶺，十三里，抵望江。踰嶺湖溪，又十里，爲桐原山，下山五里，隨小車江南下。又四里，桐原大溪自西來，與江合而南去。度小車江口橋，從水東上山，隨江東南，路行夾江山，極險峻，一小石山北面平剖，江遶其南，路遶其北，東北又有小溪，破峽成瀑，凡東南四里，始下至江涯。稍上，有溪自東北來，其北峯曰不住嶺。

十九日 東南上嶺，隨江東四里，下涉跳石江，又上山三里，出兩山峽口，壩環水甚巨，曰上官壩。壩外一望平

時直南抵裏山隈出峽水東南入湖路隨峽右西南下一里抵白塘邨邨後石山特立曰金鍾山下俱青石峭削西南渡溪橋過寒雞嶺共八里出咸水則官道山聚驛也渡橋西南行長松合抱夾道蔽天極似道州永明道十里石脂鋪從小路東南折五里抵界首爲全州興安界。

二十日 溯湘江西五里出塔兒鋪古松時斷續不及全州連雲接嶂也三十里至興安縣萬里橋橋下水透北城西去兩岸整石中流平而不廣卽靈渠已爲漓江矣。湖漓分水處尙在東三里也由橋北溯靈渠北岸東行已復北折渡大溪則湘江本流也上流堰不通舟旣渡又東有小溪疏流若帶舟道從之蓋堰湖分水西注爲漓又東潯湘支以達舟楫稍下復與江身合矣。支流上跨以接龍橋橋南水灣爲觀音閣去城東二里又東南五里則湘水南來直逼石崖下崖突立南向曰獅子寨循寨足溯溪東入東北七里踰羊牯嶺抵狀元峯下宿迴龍庵。

二十一日 庵東踰小山南一里至長沖東逼狀元峯麓又里許至草庵則狀元峯南一峯片插曰小金峯峭削似過之。二峯各有路皆草翳余直東上二里抵狀元翠微間山削草合蛇路伏沉莽中漸東北轉三里直上踰嶺坳麻川透其下麻川東大山橫互屬灌湯界乃老龍脊也。坳北峯下卽入九龍殿之峽予從坳南直躋峯頂峯甚峭窄凡七起伏共南一里上狀元峯則亭亭獨立矣。但北面九峯相連南走與小金尙隔二峯峭若中斷不能飛度故道必由麓更上小金頂也。頂北第三峯西北石臺如船首飛突凌空坐峯頂久之下返迴龍庵。

二十二日 東行二里過九宮橋踰小嶺共二里至錦霄是爲峽口麻川江自南來北出界首截江以渡江深沒股麻川至此破山出名七里峽下又破山出名五里峽錦霄在其中爲陸行口過江湖東夾之溪入三里登山脊至九龍廟南北東皆崇山逼夾南麓則所溯溪之北麓溪聲甚厲遂下山過觀音閣支流分環閣四面惟南面石堰僅通水東西北則舟上下俱繞之惜閣小不稱閣東度石橋循分支西岸溯流一里至分水塘塘以巨石橫絕中流南北連互以斷江身祇以小穴洩餘波由塘南分湘入漓塘之北卽漓湖爲支以通湘舟於觀音閣前者

也。遂刺舟南渡，分洞口入分水廟。西二里，抵興安南門出城。西三里，抵三里橋，橋跨靈渠。渠至此細流成涓，石底鱗峒，時巨舫鱗次，以箔阻水，俟水稍厚，則去箔放舟焉。

二十三日 橋西有金鼎山，山爲老龍脊，由此至興安，南轉海陽，雖爲史祿繫山分涸水，而橋下有石底，水不滿尺，終不能損其大脊也。上一里，至頂，頂大止丈許，惟南面羣巒紛叢嵐霧中，若聚米，若流火，俯瞰其出沒甚近，下至三里橋，西隨靈渠西南去，以而渠漸直南，路益西路右石山叢立，雨中迴眺，共十里，已透金鼎所望亂山堆疊中，穿根盤壑，多迴曲，無升降。又三里，爲蘇一坪，東有歧可達乳洞，予先西趨巖關，其二里，而出隘口，東西兩石山駢峙，路出其下，若門中闕，傍裂穴如圭，梯崖入其中，不甚敞，空合如蓮瓣，坐觀行旅，紛紛沓沓，返由蘇一坪東南行，一里，溯靈渠東北上，一溪東自乳洞，夾注爲清水，乃東渡靈渠，四里，過大巖環，渡嶺，東石橋，轉入山南，小石山分歧立路口，洞岬然南向，遂西向隨溪入，二里，至董田巨邨，洞卽在其北一里，日暮不及登，乃趨東山入隱山寺，寺後有洞門，南向高懸，水由下出，西合乳洞，北流水，破西北山腹，出大巖環，縛炬從寺右入洞，攀石崖上，石巖削圯側，下墜澗，壁若裂，深覓暗中水石，無可著足，乃出。

二十四日 西二里，至乳巖下洞，中洞，上洞，雨中返寺。

二十五日 東一里，出山口，支峯兀立處，有庵，草翳無人。從庵左先循其上崖，崖危草沒，予攀隙入，轉崖之東，則兩壁門裂，內縷一線，削宛轉嵌漏，上夾參天，離合殆十層起，下夾直墜澗底，俱僮臨千尺，夾半兩崖，復有痕受足，肩倚隔崖，手攀石竅，無陰墮懼。直進五六丈，夾始東轉，出由支峯坳脊，北望觀音巖，在對崖，亦幽峭可喜。昨從其前盤山轉，惜未一至，今不能更北也。下山，東南十七里，至開州，爲湘西岸。南十三里，宿唐羅田，東有大山，巖然出東界上者，曰赤耳山。

二十六日 南湖湖，六里，爲太平堡，東西山至是開成巨塢，小石峯一帶，駢立湘水東。南十里，飯廟角雙泉寺。

南卽鑿川界，南二里，東南歧入山，又二里，度橋，湘水有橋始此。循左山南，四里，一石峯特立水中，曰海陽山。有海龍庵，在峯南石崖半，庵爲臨桂屬，抵庵，日已西，乃下山，自東麓二洞門繞北，西入一洞，龍母廟已圯，卽從流水中行，轉南，水遂成匯，深沒股。庵下石崖壁立，下臨深塘。由塘南水中行，東轉登山。海陽山俱崆峒貯水，水門二，南平，西出其急，東旱門二，下一二尺，卽水匯其中，深者五六尺。山南水塘有細流，東源季陵，亦下此。則此山尙在過春北，水俱北流，惟爲湘源也。澗源尙在海陽西嶺角。

二十七日 東望白面山南諸峭峯甚奇。聞其上有讀書巖。遂東北，四里，度雙溪橋。又東一里，尖峯在白面西望之趨，乃登嶺北坳，望山下水，反自北南去；北皆山岡互絕，無容流處，由棘中循崖南轉，捫隙歷塊，上峯腰，一洞南向，內西裂竈窟，吐納日月，以爲卽讀書巖矣。但平入三四丈漸隘，其下路復翳塞，頗疑之。出洞，望洞東，削崖萬丈，插霄臨澗，上一石飛突無所承，極似巨鼠下躡，然無路可捫。乃裂棘攀條，梯登懸石，直至巨鼠崖下，仰望巨鼠，又有二小鼠下垂，崖腰一線痕可著足，下仍峭壁。又東有裂壁一雙，作接引狀，手背拇指，分合都辨。至其處，山腰痕絕，不可前。乃從舊路下至南麓，詢耕者，巖尙在嶺坳西，當從嶺西下，不當東上也。乃從麓西溯澗而北，則前所望溪，從洞中出，讀書巖在澗上，登之，洞西向，高而不廣，內垂柱擎蓋，種種異觀。三丈後卽北轉，下隘不可俯視。出澗，下水洞，水卽從讀書巖下石穴湧出，水與口平，第見急湍滂流，不見洞門也。由海龍庵東南過季陵，循過脊西行，二里，爲海陽堡。堡前又分一支南下山，與西山夾爲兩界，水始淙淙南出。隨水下，一里，則西谷中裂，水破峽出，又羅姑山與西嶺夾而成流者，皆爲澗水源矣。越之，西南七里，循大澗嶺上行，忽有水自東南下，搗成澗，路隨之，直墜澗底。南越橋，水自橋下復搗峽中，路不能從，乃踰嶺隕然直下。共四里，出口。又西南二里，抵澗上，西有銀燭山，尖削特等。東南則石崖正扼水口也。

二十八日 西南十里，望西北五峯高突，頂平若臺，可奪五臺之名。西五里，直抵五峯南，則亂峯尖疊，什伯爲

伍橫變側移，殆更僕難數。其陽卽爲榕邨，東南三十里，有靈襟洞；南二里有陽流巖。云西五里，過上橋橋下水，東北自叢尖山南，西至此。又西南穿石山腋，共三里，過慶邨。西北有山危峙，爲金山，東叢角亭，亭更覺層疊者，龍潭山也。又五里，西穿石山峽，則諸峯分峙疊出，離立獻奇，石峯下俱水匯不流，深者尺許，淺半之，諸峯倒插於中，直如青蓮出水，各欲獨上，初兩大峯夾道，後又夾以兩銳峯，道俱疊水中，取徑峯隙，命人賞無專接，但石皆廉利，倅刃戟，不免自懸足妬耳。峯有名者曰雷劈，曰萬歲，其間逸名者甚多，共二里，始出水碓，平疇十五里，直抵兩山峽中，山南北成門，北山東垂，石峯分歧，起如削，歧峯尤亭亭作搔首態，崖半裂透明隙，惟南眺光列一線，少轉步卽失之。南山又有石突綴其首，人行於下者，左右流盼，又西爲浮橋，漓水北自皇澤灣，至是極汪洋，桂林省城東臨其上，城之臨水者，東北爲東鎮門，又南過木龍洞爲就日門，又南出伏波山下爲桂水門，又南爲行春門，極南爲浮橋門，皆東面臨江。自北隅南至浮橋，共五門。浮橋貫江而渡，覓願僕不得，宿城中逆旅。

二十九日 東出就日門，從城下北行，城上一山當面起，石脚下插江中，路忽穿山透跨下，南北呀然，殆天關關津也。西則因山爲城，城以內卽疊綵，東隅穿洞出，正下臨江潭，盤山壁透腋入，又爲木龍洞，洞亦自南穿北，東開窗隙，屢引天光，外瀕江有路行者，或內自洞行，或外由江岸，俱可北達。出洞，片石夾峙，上屈曲架穹，石色錯青紅，似非本山石質，不知何處移架此。河北關咸崖，綴以飛廊，前臨大江，後倚懸壁，憩眺勝莫踰此。循城溯江北，一里，過東鎮門，又北，過城東北隅，爲東江驛，驛東向，當皇澤灣南下街。出驛，北望皇澤灣，二紅舫泊山下，疑願僕或在此舟，趨問之，則泊舟之山在松陰中，乃虞山也。其下大殿爲舜祠，祠後卽韶音洞，東臨江曰薰風亭，余沿江登山，上薰風亭，由西亭下，謁舜殿。從殿後入韶音洞，洞西向，高二丈，東透出約十丈，洞東高崖巖絕，小水匯其前，幽潭嵌壁，水自北塢南來，石梁當洞架其上，曰接龍橋。坐橋上，還眺洞門崖壁，更盡崢嶸勢，從此上躋，宛轉石級間，將至山頂，一靜室窗櫺西向，戶榻洒然，室斗大而潔，乃與靜聞解衣憑几，指點西山，甚適。因急欲覓願僕，下山南

循故道入鏡日門，門內南半里，山伏波山下出桂水門，南一里，經行春至浮橋門，始遇之。

五月初一日，北抵靖江王府。循王城北行，登疊綠山。山踞省城東北隅，山門當兩峯間，亂石層疊，踏立，浪文花萼，鰲簇眩目，上爲佛殿，殿後一洞，屈曲穿山背，門南向，高二丈，深倍之，北透小門，忽轉而東，洞前下瞰城東，江水直漱其足，洞內石門轉透處，風從前洞扇入，寒吹凌人，土人稱爲風洞，石門北向，富東轉之上，仰見石板平度，上透圓竇，若樓閣再寫，予與靜聞分道趨，各會層樓之上，其處東復開隙，垂乳列於西，乃從圓竇中墜空下，出後洞，北躋磴上，南越洞頂，遂登絕巘，則越王壇也。是爲桂山上，皆石芽蟲發，一石峯前支起，謂之四望山。西一石峯，高與此峯並，峯半有洞，高懸，望之，軒然中空，巔下，仍從風洞山寺，由寺西坳中復登西峯，峯半洞東向，透峯腹而西，徑十餘丈，高十之四，由其中望，東西洞然，惜絕頂地少窄，未能徹矚全勝耳。是名千越山。洞西墜壑下，極險峻，仍東下至寺，有大道北透兩峯間，抵麓，西行里許，又一洞倚山北向，遂拾級以登。其下先有一洞，高可丈五，寬廣盤曲，多垂柱，界竅分歧，土人以爲馬廐，散臥馬匹，令人氣阻，由西南躋級更上，從洞門入，透隙而西，外裂重門，內駕層洞，既下，西行，見峯頂洞門西擊處，危峽孤懸，下有長垣環之，仰眺不得端委，則藩府別圃也。遂北轉至北門，門在兩山聳夾中，門外兩旁，山俱峭拔，卽爲華景竇，積衆勝云。折而東南，出桂水門，抵真觀。北渡江，入玩珠巖，卽汰波山東麓。石壁下嵌重江，裂隙兩層，上縱下橫，上者高盤入頂，無級可階，橫者下臥波上，下石浮敞爲臺，覆以欹石，石柱下垂，覆簷外，直抵下石，不接者僅寸，名「伏波試劍石」。後壁紅白紋若縷，圓若三暈，恰當其首，故曰「玩珠」。一雙紋後內復裂隙，直抵豎峽下，垂柱之西，石臺中坳，橫石以渡，史北穿旁竇，下臨淵碧，無底，南入山腹，有光西轉，北達前門，是其奧境矣。但石色波光，俱不若外巖玲瓏映徹也。登涯，由浮橋返寓。按圖志以索桂林諸可游者。

初二日，東出浮橋門，渡浮橋。又東渡花橋，循山北轉，山峙花橋東北，七星巖卽倚焉。巖西向，下有壽佛寺。寺

左登山，亭翼然迎客，曰摘星，石崖橫其上，僅可置足，然俯覽城堞，諸山其暢，亭左佛龕，當巖之口，入其內，不知其爲巖也。推竈後屏入，歷級上，約三丈，忽轉而西北，豁然中開，上穹下平，多列筍懸柱，爽朗通漏，此上洞也。是爲七星巖，定其右歷級下，又入下洞，是爲棲霞洞，洞雄拓，門亦西北向，仰眺崇赫，洞頂橫裂一隙，石鯉自隙中懸躍下向，首尾鱗鬣皆肖。旁盤結幡蓋，五色燦爛。西北層臺高疊，懸梯而上，曰老君臺。由臺北向，洞若兩界，西行高臺之上，東循深壑之中。由臺上一門，直北至幽暗處，垂石上穹無際，下陷成潭，頌洞峭裂，忽變夷爲險，返下臺，仍至洞底，導者攜松明前驅，循臺東壑中行，始見臺壁攢雲錯綺，備諸幻化。直北入一天門，石檻垂立，僅度單人，既入，穹然高遠，左橫列石欄，下深黑，杳不見底，云獼子潭，卽老君臺北下墜處，至此高深易位，又成一境，內又進兩天門，路漸東北轉，崖石詭變，多所彷彿，導者行急，予強留諦視，顧此失彼，然予所欲睹者，正不在種種規擬也。又踰崖上，東有潭，淵黑如獼子，宏廣更過之，是名龍江，下與獼子潭通。又北行東轉，過「紅百甍」、「鳳凰戲水」，穿一門出，忽見白光一圓，內映沉壁，遂東出後洞。水自洞北環流，南入洞中，想下爲龍江者，小石梁跨其上，宋相曾布帥桂時所爲，是名曾公巖，蓋與棲霞一洞潛達，兩門各擅耳。予佇立橋上，見澗中有流汲者，予訊「水從西北來，可溯入否？」其人謂「水穴之上，更西北，可深入數里，名勝較倍棲霞，水穴則清淺莫揆，惟寒辰肅月爲可涉。」予卽倩其人爲導，其人歸取松明，予隨之出，洞右得慶林觀，期中炊以待，遂同導者入，仍過紅白甍，始由歧北向，則佳偉殊麗，繁錫嘉稱。最深入，遇潭淵杳，當橋澗上流，導者阻進，謂「前炬數日，鮮竟游屐抵此，從無入者，況當夏漲，襄陵可嘗不測乎？」乃返，計自棲霞達曾公巖，徑約二里，復自巖口出入盤旋三里，洞之觀止矣。飯慶林觀，望來時所見搔首峯，卽立其東。從間道出其下，則峯下西開一竅，闢者廬之，北復有巖洞種種，遍曾公巖上下左右，殆難數計也。循七星南麓，北向草莽中，連入三洞，計省春當在北，可踰嶺達，遂北循嶺坳微徑，里半至山頂，石骨峻嶒，不容著足，石隙少開處，棘刺沉翳，愈窮攀躋，然石片布奇，峯辨分異，遠望掩映，愈披愈出，令人心

目勞避。又里半，踰頂下，復得鑿石之級。級盡，卽省春巖。巖三洞排列，俱東北向，最西者驚雲上飛，有倒石下垂，如枯槎老龍，西入南轉，洞漸黑，惜無居人，不能索炬入。洞右旁通一竅，以達中洞，甚深，難遠入。洞前垂石，亦作槎勢，又透一門，以達東洞。東洞垂石愈繁，洞亦旁裂，中有清泉下注，寒碧成潭。由洞前循崖東行，洞上聳石，如人立獸蹲，東則危崖互空，仰望如劈，其下拖劍水，繫之，卽祭水也。源發堯山，抵山北麓，西出，葛老橋入滴水。時予轉至山東隅，仰見崖半裂層竅有三，乃披莽隙梯懸累上。既達一竅，西通中竅。中竅卑伏，首不得伸，從外橫度，有同臺榭，不由中與，竟達第三竅。穿隙入，後有一龕，窗闢其前，中懸玉柱，柱左又有一龕，圓頂平座，前正對玉柱。予同靜聞分踞柱前窗隙，下臨危崖，行道者仰望，無不徘徊忘返。二榭樵仰眺久之，亦躋登，謂中竅之上，尙有一洞，甚宏，欲爲予攀躋上求。予乃下倚松陰，從二樵仰眺處，反眺二樵在上，懸枝索級，終阻懸漢，莫能階升也。仍西入省春，出西洞西，又得一洞，門北向，再西者高五丈，內稍下，西轉，雖漸昏黑，勢崇宏愈甚，以無炬中阻，左崖大書深刻五美章，乃張南軒筆，惜無知者。洞莫定其名，或以爲會仙巖，彈丸巖，巖壁宋蒲田陳繡題，則塔巖洞也。洞之西，拖劍水自東北直逼崖下，崖愈穹削，插霄凭澗，良踞雄偉。石梁跨水西渡，已爲七星山西北隅，名彈丸山云。由其西南度葛老橋，東望崖巔，有洞高穹，上下都極峭削，南有一崖架廬，亟東向登山。山下一刹，與壽佛寺七星觀南北鼎列。南爲七星觀，東上卽七星洞，中爲壽佛寺，東上卽棲霞洞，北爲此刹，東上卽朝雲巖也。仰攀磴數百級入巖，巖亦南向，在棲霞北，洞口高懸，內北轉，穹危愈峻。——徽僧太虛，駕閣洞口絕壁，下瞰江城，遠揖西山，獨踞勝概。遂停宿，因問上巖道，太虛曰：「此巖高聳，雖予近在崖右，曾無級可登。約其洞之南壁，與此洞北底，隔止丈許，洞內可鑿空以通，洞以外更無懸杙纒級處也。」憑欄北眺，洞爲石掩，反不能近矚，惟洒髮向西山，歷數語參耳。西山自北而南，極北爲虞山，稍南爲東鎮門山，再南爲桂山之木龍風洞，最南爲伏波山，此城東一支也。虞山之西，極北爲華景山，稍南爲馬留山，再南爲隱山，最南爲侯山，廣福王山，此城西一支也。伏波隱山中爲獨秀，其南對潞水。

口者爲濟山，穿山皆濟江以西，故曰西山云。

初三日 追錄遊記於巖閣，薄暮乃返。

初四日 北二里至靖江王禮懺壇。入藩城北門，門內池水一灣，南遶獨秀北麓，由池西南經獨秀西麓，至靖藩精舍。主僧爲予言：「君欲登獨秀，須先啓王。」期以十二日可登，乃出藩城西穿榕欄門，門北向，大樹正跨其頂，巨本虬根，盤鬱閭闔。昔爲唐宋南門，元時拓城於外，門久塞。嘉靖乙卯，大將軍周子德舒壅閉而門之。門之前，匯水爲大池。後卽頂門，巨石疊級，分東西上，亦有兩大榕南向，東西夾之。上建關帝殿，南面臨池，甚爲雄暢。殿西下，卽大將軍幕府。益西循城南一里，西出武勝門，北溯西江，又一里，達隱山。山北倚馬，留西接侯山，四面有六洞環列，東爲朝陽洞，寺在其下，洞口東向，下層通水，上層北關一門，就石刻老君像，今稱老君洞。山北麓下爲北囑洞，洞東石池一方，水溢麓下，匯而不流，外竇卑伏，而內甚宏深。前有庵，由庵後披隙入，洞圓鑿危朗，後復上盤一竈，左有一窗，西關石柱旁列，不通水竇，其北崖之上，爲白雀洞，在朝陽後洞西，門北向，入甚隘，前有線隙橫列，上徹天光，漸南漸下，直通水；又西爲嘉蓮洞，亦北向，與白雀並列。洞分東西兩隙，俱南向，下墜，洞內時開小穴，彼此相望，數丈輒合，內墜淵黑，亦抵水。又西過一石隙，西北有石平皮錯愕中，絕勝瓊臺，乃南轉爲夕陽洞，西向，洞口飛石，中門爲兩，門左一側墜匯水，由水竇東通於內，右有曲穴北轉，內甚淒暗，下墜深潭，蓋南北皆與水會焉。又南轉西南山麓爲南華洞，洞南向，勢漸下，匯水當門，可厲入，深入則洞六同流，五洞之底皆交連中絡，惟北牖則另闢一水竇，初不由洞中通云。聞昔唐宋西江東濼榕樹門，隱山匯巨浸中，是名西湖，其時諸記勝者，俱云乘舟載酒入。今則西江南下，繁厥桑由，甚損浩蕩觀。予初至朝陽寺，月印上人導由殿後入東洞，穿老君側，出山北，西過白雀嘉蓮，皆北隅洞也。南過西隅夕陽洞，又南盡東轉，過南華，則南隅之洞也。予欲從此涉水入，月印謂「秋冬水涸盡，蟄躬幽無所憚，今漲甚，深處莫測，蛇龍窟宅其中，老僧不敢導，請北遊北牖。」乃東過西湖神廟，北轉

過朝陽，躡隱山東北隅，其處石片分列，如張幕，如裁雲，如透月，幻極紛紜，澗以采澤，不啻削芙蓉，綴蛛蝶也。又西入北牖，庵予與靜閣分踞北牖洞，西窗內外周覽久之，出飯庵前松蔭下，復抵南華，遇一田叟曰：「此水竇旁通，雖深淺疑迷，予獨熟過其內，君欲入，明晨當炬導。」予強之即入，曰：「松明未辦。」乃以詰旦期。予遂南，過武勝門，及甯遠門，度橋而南，西江走其下，東分兩支入澗，予東西循西江南分派，一里，抵澗山，山之東，即澗江也。從山西麓轉其北，則澗水自北江水自西，俱直搗山下，山怒崖騰，力扼其衝，由磴上盤山腰，得雉巖寺，寺後躋石峽，躡青蘿閣，既暇，下宿巖寺。

初五日 客序遷除，遂成午節，令願僕入郭市蔬酒，出坐雉巖亭，以蒲酒雄黃，自酬節況，復散酒青蘿閣，時方禁龍舟，舟人各以小艇，私擢山下，鼗鼓雷殷，迴波陷日。既暮，下山，西入一洞，洞在山足，門西向，高穹中平，下鑿一藥盛洞，一三字。出洞，東循雉巖崖麓，沿江東，憩其東隅，一石上自山巔，下插江底，中剝穴透虛，深二丈，高三丈，若闕門然，江流自北匯其中，涉其南透崖以上，即爲千手大士庵。予濯足弄江，抵暮，上宿雉巖。雉巖者，統志以爲卽澗山，在城南三里，陽水南支經其北，澗水南下經其東，東有石門嵌江，西有穹洞深入，南有千手大士庵，俱列其足。雉巖寺高懸山半，北迎兩江頽浪，飛檻綴崖，倒影澄碧。寺西爲雉山亭，南爲雉山洞，洞外即飛崖斗發，裂隙迸峽，直自巔下徹，旁有懸龍矯變，石色都異。前大石平湧爲蓮臺，臺右根與後啖相接處，下透小穴入，西向臺隙，摩崖登臺，則懸龍架峽，正出其上，昔有閣曰青蘿，今移置臺端，登之不知其爲臺也。然勝概曠集，不以閣掩。是山正對城南，爲城外第二重案山。北一坦，曰象鼻山，水月洞南三里，曰崖頭淨瓶山，荷葉洞俱東逼澗江，而是山在較高，志遂以此爲澗山，范成大又以象鼻爲澗山，二山形頗相似，但雉巖石門，不若水月巖然巨觀，故游者捨彼趨此，然以予權之，澗江午向三山，不特此二山相匹，崖頭西北山脚，石亦剝空嵌水，跨成小門，其離立江水衝合中，三山俱可名澗也。

初六日 南下山，二里，過南溪橋。南溪之山，高峙橋東。南溪來自西南，直逼西麓，繞山東北入，瀉去。白龍洞在山椒，洞門高張，西向臨溪，下廣列崇殿，仰望不知爲洞，由殿左透級上，得旋室如層樓，內有甍自然，爲一洞絕勝處。從此北向東轉，遂成昏黑。先是，買炬山僧，僧謂洞內可竟達劉仙巖，不必更出；及篝火入，中寬敞多歧。先極其東隅，上躋一隙，予以爲劉仙道也，竟途窮莫進。又南下一窪，支竇旁午，予又以爲劉仙道，導僧謂此乃護珠巖道。巖巖莫逾，蹣躑杳冥中，不若出洞平行爲便。乃下山至橋，望白龍北，復有洞盤空。予渴赴劉巖，遂從橋東循山南東轉，南面一崖層突，彌登將捨之，忽山雨至，奔憩巖下，躋隙坐飛石上，雨簾外窺，內映乳幕，飄飄有餐霞想。久之雨止。下巖轉其東，至劉仙巖。巖與白龍東西分向，有觀在巖下。從觀右登級，先穿一門西入，卽踰其上，復透門出，得一巖，東南向。又左由透門之上，再度而北，亦開一巖，巖前懸石甚壯，當洞門爲屏，若垂簾然。予至巖，卽周覽各竇，詢與白龍潛通處，竟不可得，乃知白龍所通卽避雨巖下竇，導僧所云護珠巖是也。

初七日 由觀左登穿雲巖。巖在上巖東南絕壁下，亦東南向，後與左右分穿三竇，而左竇旁透洞前，洞東爲文昌祠。由其前東過仙人足蹟，躋北更上，卽爲仙蹟巖。巖在穿雲東北，上巖正東隅，洞口亦東南向，外甚危亮，內乳柱倒垂，界爲兩重，若堂皇之後，屏列窗櫺，分內外室者。洞後穿竇兩歧，俱不甚深，奇在玲瓏殫致。返至觀南二里，出十里，鋪鋪在鬪雞西，郡往平樂大道。又東向歧路入一里，北望穿山，高懸隔江空濛雨色中。再前望崖頭，北隅梳妝臺下，飛石嵌江，剜成門闕，遠望較水月似小，與雉山石門形勢倫比，然急流湧其中，蕩漾尤異。其一里，東至崖頭廟，崖頭在雉山南，瀉江西，合陽江於雉山，又東會拖劍水及瀉江支水於穿山，奔流南下，此山當其衝。山不甚高，而屹立扼流，有當熊勢。北崖有臺曰梳妝，下卽飛石懸嵌中，剜成門處，崖突波傾，不能下瞰，但見迴瀾素波，觸石奮出，磔然送聲至座。坐久之，返廟中。由其後入一洞，門西南向，穿門歷級下，其後呀然通望，一石肺乘空，色正綠，是爲荷葉洞。穿葉底透山東北，卽通望口也。瀉江復濬其下，由葉前南下，東轉深昧中，勢穹然，不及索炬。

入。山東北隅，石崖插江，——山稱「淨瓶」，以此——須汎舟沿流觀之，其上莫窺也。仍出大道十里，鋪經白龍洞，北隨溪探前所望白龍左洞，則元巖也。巖東向，洞門高聳，下峽由南腋東入上洞，東登必由北與，俱崇深幽邃，無炬不能退歷。洞前乳柱繽紛，不減白龍，上鑄「元巖」字，甚古。出洞，入甯遠門，返寓。

初八日 北出安定門，東轉北入支徑，登劉巖山。有庵在山麓，後爲劉巖洞，洞西向，東下淵黑，由洞右躋危級上，至蜉月洞，洞高綴危崖半，門亦西向，東入蜉然，然昏昧莫辨。出洞，下崖半，循崖少北，復一洞，西向，門紛紛高懸，僧伐木縱橫洞前，無由上躋。乃梯登以上，一石當門樹屏，由左透隙，則宛轉玲瓏，踰石脊東下，穹然直透山腹，闢門東出，外臨層崖，內皆乳柱充隙，徑竇迸裂。北一徑，高竇下墜，東轉昏黑，亦有門東出，闔不復下。此洞東西透豁，然有脊，有門，中界之，不若穿山疊嶂中隱南峯諸洞，擴然平通，下望明皎，內無餘奧也。下山，西過北門，門西峯當面起削山爲城，循山北麓，轉至城西北隅，下盤層石，下削危城，當卽志所稱始安嶠也。而北門在兩山夾中，東西峯各峭豎起，因依爲門，鎖鑰甚壯。予少憩盤崖上，旋入北門，南一里，至桂嶺碑側，西向瀕城，復得一山，爲華景洞。洞東向，前對大池，後乃倚山，則亦因爲西城者。洞前巖平朗，上覆外敞，後穿穴爲門，分爲三，南入者，窪暗而邃，西透之穴，昔穿城外，因爲門，今已斲石塞。北轉者，上出巖前，遂西登城，循南而升，已從石磔叢錯中，攀躋山頂，頂卽寶積山。志稱寶積與華景相連，上多詭石怪木，然今又名臥龍山，想以武侯祠易名耳。下山，二里，抵寓。

初九日 出文昌門，乃東南門也，正對南溪山。南過石梁，梁下卽陽江北分派。東轉一里，抵石山南麓三教庵，庵後爲古雲崖，其山亦稱瀾山，輿人呼爲象鼻山。山東南隅亦有洞，南向循崖東北，抵瀾江，盤山湖江，從右崖危嵌中得一洞，北向曰南極洞，出其前，直至西北隅，爲象鼻巖，水月洞貫其下，飛崖自頂騰跨，北插中流，東西俱高，剜成門，陽江從城南西來，流其中而合之，瀾江上空明如月，下復內外瀦波，而插江之崖，下跨於水，上屬於山，中垂外欹，正作捲鼻勢。水洞之南，崖半又翻陸洞，其崖亦自山頂東跨江畔，中剜竅若長廊，直透水洞上，北踞竅口，下

噴水洞。適有漁舟泊洞中。巖石間，令棹子逸出洞外，復穿入洞內，水陸勝觀，一時兼盡。乃南行一里，渡瀉江東岸。又二里，抵穿山下。山西與鬪雞山對。鬪雞在劉仙巖南，崖頭山北，瀉江西岸，瀨江之山也。東西夾瀉，怒冠鼓距，兩山當合名鬪雞。特東山透明如圓鏡，故更以穿山名之。山之西，又一峯危立，初望竟爲一山，上有豎石，至其下，始見豎石下剖，直抵山根，亭亭獨立。山固以薄，靈舉見奇，土人名爲荷葉山，殊得之。穿山北麓，嘉熙拖劍，水直漱崖脚，循山之西南，與瀉合。予始至其北，隔不得渡，望崖壁危懸，洞門或明或暗，紛紛錯列，卽渡亦不得上。乃隨溪南行，隔水東眺，則穿巖已轉，不睹空明，山側成峯，尖若豎指矣。又以小舟東渡，出穿山南麓，北面而登，撥草尋磴，一南向巖高倚半山，疑卽穿巖，乃其中乳柱中懸，有曲折致掩，入漸窈黑，水匯於中，知非穿巖，乃出。由其西上躋，始得崇巖廓然，平達山腹，徑山十餘丈，高闊俱五六丈，真微望澄明，一空障蔽。攀外崖東轉，又開北向一洞，列並穿巖，而後不中通。其東尙有三洞門，下可望見，至此則峭削絕徑，而穿巖南口上復疊一洞，後亦不透，然內多重嶂，始爲穿巖架閣也。仍東下匯水巖，巖東復有南向洞，內亦支竅西入，陰黑無奇，遂出。西渡荷葉山下，北過警家洲，度浮橋而返。

初十日 抵玉城後門，登懺壇，訂主僧獨秀期於十三日。

十一日 出浮橋門，過花殿，開龍隱巖道，爲橋東之南崖，乃來時所過夾道南山，北卽七星，南卽龍隱，至是始得其詳。橋之南眺龍隱，與月牙並列東崖，第月牙稍北，度橋循山，其路易通，龍隱稍南，須從橋下涉江上，其大道則自山北端，挾石南踰嶺坳，循隱真而西，又從怡雲北轉始達。予欲并眺端拱石人，遂自橋東直走嶺下，南上平瞻石人，又南下，得一大塘，塘北循山西轉，崖石俱盤削飛突，里餘，抵山西南隅，峯益瑩峨，壘異，中空外聳，上若鶻橋，度虛攀隙，登則怡雲亭廢趾也。由其上轉罽梯空，穿石罅上躋，石片片懸綴，側爲透峽，平爲架橋，如上竿轉塔，無不曲折匠意，下至怡雲，右卽龍隱巖洞門，西向高穹廣衍，頂石平覆，洞右近口，復垂柱環爲層，龕重洞，接影深

流，此爲最勝。出巖，仍從恰雲，返花橋，南沿西轉，隨流歷磴，半里，入月牙巖。巖西向南，卽龍隱，第此則級石成磴，彼則斷壁斗崖，路殊通塞耳。巖上環，西缺其口，內不甚深，政以圓缺分明，有同鈞月，下照清冷，亦幽境也。出由街北過七星，巖於朝雲巖北度葛老橋，覓屏風山，或有以黃金巖告者，謂去城東北五里。乃實習東北趨三里，過問負擔者，指那北之山曰：「此卽是。」至那問之，仍不知也。及抵山東麓，則削崖列嶂，平展危懸。已轉北麓，得洞門如峽，山頂高穹，兩崖闊五丈，高十餘丈。初南向平入，十丈之內，少東南轉，忽明穴上開，自下望之，始歷市重樓矣。從此高躋，又十餘丈，抵明穴之口，採嫩松栝兩崖，開蘇別竅，得「程公巖」三大字。西有記一則，蓋鄱陽程公崇甯帥桂時所開。志載：「屏風巖一名程公。」至此，乃爽然自釋也。遂西向歷級上登穴口，其內巖頂之石層層下垂，極爲雄峻。將至出穴處，地少平，北有大石幢，盤疊至頂，色碧形詭，何設奇至此。出穴而西，山迴峽轉，石骨森豎，下卽盤峯成窩，窩底一洞北向，寬徑西南下，抵窩入洞，洞不甚深，卽西踰窩出，兩石峯駢枝並起，一爲石工剝蝕殆盡，一猶亭亭孤立。從石峯東更西南三里，已出葛老橋西，於是循朝雲七星西麓，度花橋，紛傳一流警薄永郡，省城戒嚴門已鍵，一飯馳過浮橋，門尙半啓，得返寓。

十二日 西出廳澤門，門外巨塘匯水，水自西北城角馬留過脊處，南抵振武門，北入陽江，石梁跨之，曰涼水洞橋。橋南北塘中，蓮花盛放，坐蔭橋樹下，殆不能去。予欲覓中隱山，乃南至振武門，西度定西橋，一里，忽路右一山，有洞岬然，卽北趨其下，前有古寺，拭碑讀之，西山也。洞門南向，東又裂石自峯頂下跨成門，乃捨洞趨之，其門南北豁然，亦如雉山，鼻，但彼急流中貫，異於此之外，遠澄潭耳。然外跨之石，欲疊錯出，尤露穎異。遂先遶其東，抵山北，北向亦有洞，穿洞而南，橫透山腹，竟與南洞貫徹，中有夾門垂柱，不似他洞，徹望竟目也。出南洞，洞左巖磴嵯峨，循之北躋峯頂，石皆峯嶸攢簇，中旋爲平凹，長若溝瀆，光滑特異。下至南洞前，始東入石門，門乃片石下攢，中門高關，旁通衆竅，故以小巧見奇。望西峯石亦聳列，從寺後西歷其上，歷級南下峯嶸，中西循大道，三里，聞

木陵邨有巖曰佛子，遂從西北歧入，二里，石峯在侯山南麓，洞門高懸。北抵巖下，巖之東，二洞南向，最東者，敞而不深，稍西則洞門側裂，外垂列乳，中橫一屏，屏後深峽下墜，屏東西俱有門可下。由峽中北入，其竅旁裂漸隘，乃復出。西上，入大洞，洞南下北上，穹然高透，頗如程公以松枝拭石崖所題，則宋呂愿中題中隱呂公洞詩也。後署云「假守洛陽呂叔恭游中隱山無名洞。客有言此洞因君顯，當以呂公名之。因書五十六字鑄於壁。」始知佛子巖，卽中隱山呂公洞也。由是北躋後穴，內寒翼倒，與洞俱上，不作逼隘觀，穴口高朗，大過程公後穴也。北出口，石磴二道，一東北下山麓，一予先從其下者，北向之麓，皆崿岫巉覆，外有倒口，界而爲門，爲窗，內蜿蜒旁通，繞若行廊複道。此下洞，以幽奇勝。既復上，從西北磴，復得一洞，洞北入南穹，擴然平朗，頗似穿巖，南一石聳立如臺，上有石佛，不知其自來，佛子巖所由名矣。前有巨石柱，如屏中峙，東西界爲兩門，西竅廣正，自下遠眺，此竅直透北山，東則偏隱無所睹。竅外循崖東轉，又關一門，下臨中洞之上，爲關帝座，仍由洞北東下，穿中洞南出，西循山，又開南向一洞，與中洞並列。由其西攀磴上，又有洞南向，雨漬磴滑，捨之下山。東南半里，飯木陸民家。民謂西南侯山下有銅錢巖，可透出前山，北向趙家山，亦有洞可深入，又有陳搏巖，頗奇。予念諸峯不能徧歷，侯山爲衆峯冠，其巖不可交臂失。遂由中隱舊道西，一里抵侯山廟。廟後山麓漫衍，踏水披叢，茫不得洞，但見有級上躋，鼓與登絕頂，山前行者，高呼「上鼻不可登。」乃遙望大道南削峯東轉，有洞東北穹立，望之趨。南去里許，抵其下，洞高倚山半，前有積水匯潭。潭上拾級攀荆，遂入洞，亂石堆洞門外，外高內深。歷石級西南下，直墜洞底，水涯淵漠，內望一石橫突出，下有側崖嵌水，裂隙受趾，予抵突石下，畏崖仄峭滑，乃出。下山轉出其東南，山背復有門，匯水卒莫定其爲何洞也。其處西峯駢聳，無侯山之高，而峭拔過之，暮歸急，姑留爲後遊。二里，南出大道，路旁夾道之山，上有竅東西透空，與佛子穿巖正等，亦不及入。執途人問前所入北向洞何名，則架梯巖，一名石鼓洞也。紛傳城門已閉，踽蹶東五里，過木陵分歧處，已昏黑，又三里，抵振武門，將闔矣，側身入，始從容行街市中。

十三日 入靖藩城，過獨秀西庵，主僧入內宮禮懺，登峯約復移之他日，乃出就日門，過木龍南洞，由其下渡江，還望木龍下層，復有洞濱江穿麓，瀦流可愛。上江東崖，溯流北半里，入千佛閣，前有大榕一株，間所謂辰山者，俱莫曉。隨大路東北五里，堯山在東，屏風巖在南，獨辰山茫然莫辨。忽北望一山，去不一里，穹然有洞，穹口一石，當門，赭色斑爛，彪炳有異，間負芻者曰：「老虎山也。」予謂靜聞：「何不先了此，後覓辰山？」遂北一里，抵山下，望高先登，由洞口穿入，其內天光自頂四射，由下北透其腹，再入重門，支峽後裂，層皮上聳，俱莫可度。南向重門內，攀崖上躋，遂履層樓，徘徊未下，忽一人來候洞前，下問之曰：「此洞名獅子，一名黃鸞。山前有二洞，下曰平地，中曰道士，共此巖爲三。」出洞，見山頂石叢參錯，乃循路上躋，石片片冰稜，銳色下嶺，石稜就炎，棘道俱險。前候者復趨上，引予左入道士巖，巖亦南向，在黃鸞東。稍下，洞前壁左右各鐫詩，拂讀詩序，是山即辰山也。穿洞側門出，東向下山，東北一里，飯所候者家。主人姓王，字慶宇，訂予宿此，束炬肩梯前導，趨辰山北麓，爲青珠洞遊。洞北向，裂峽上並山頂，內界兩層，始南入十丈許，攀崖上，稍西，乃豎梯向北崖上躋。既登，北入峽中，五丈餘，透出橫峽，峽東西橫互，上高俱不見頂。東行四五丈，漸闢生光，一大石柱中懸，繞出柱西，峽又南北裂，南入臨洞底，北出正臨洞門上。洞門中列二柱，界爲一門兩窗，延耀內射，正當圓柱。予詫爲奇，導者曰：「未也。」轉進橫峽口，又西行四五丈，有竅南入，甚隘，悉去衣赤體，伏地蛇行以進。其穴長三丈，大僅如筒，又曲折中多懸柱。時從游兩人以炬先入，次及予，度稽一時，過隘，洞復穹然，上崇下陷，倚躬南降，垂乳紛列，適與外別。導者曰：「未也。」又西踰一梁，梁橫南北若闕，越梁西下，石乳愈奇，西窮，復轉北上，藁績滿眼，彌轉彌勝。此洞與山南黃鸞巖，正南北相當，然一山皆空，環峙分門者尙多也。北向開洞門者三，此爲中，東西二門俱淺。東向開洞門者五，北爲高穹，中爲三曲，狗頭，南爲道士東峽，和合小巖，而三曲最深。南向者三，卽平地，道士，黃鸞也。志稱辰山有洞三級，第指其南耳。惟西面予未之窮。出青珠洞，過北洞一，東麓洞五，循南入平地巖。初入敬仄，側身緣東隙而上，內境旣穹，外光漸闕，火

炬已棄北隅，暮色亦上。乃出東北返王慶字家。

十四日 別慶宇。東北三里，過矮山。山在堯山西，漓水東，北聳一枝，如附拇指，乃桂林石山最北首峯也。山南崖削立，下有白巖洞。洞南向，三竇旁通，內垂石如蓮葉捲覆，下多透漏，其後少窪，下輒復平曠，轉西入數丈，仍見南穴天光。出洞，東有庵。於是東向溯小溪二里，抵堯山西麓，又二里，爲玉虛殿，山迴成塢，西向開洋。由殿右轉入山後，兩山夾澗，南向溯澗。半里，踰澗東上，登嶺角，益東北上，升降三四，又二里，始登堯山絕頂。此中石峯森立，間得此土山，反以爲異，故堯山名特著。山之東石峯叢合，有溪盤遶其間，當即大壩上流，出慶家西者也。下山，仍返西麓，度橋五里，出堯山東南塢。其南石峯森森，東南一峯尤兀突，益東南馳松篁間，出林，夾右轉石山而南，即鐵峯山，頗似獨秀。下有巖洞，不可入。西南二里，抵冰水塘，小橋跨流，急西湧南去，一邨依山逐澗，亦幽棲之勝。邨南石峯如屏，有西橫互，從西嚮望之，薄若豎指。由其腋東轉南山之坳，出山南大道，直西馳，共三里，過萬洞寺，則石山四開，寨山兀立其中，望寨山東崖，穹然壁立，而不覩其徑。循山南抵西麓，乃歷級北上，當寨山西北隅，崖開一罅，上架橫梁，踰梁入，東貫山腹，已在嵌室內。遂托宿。

十五日 曉起徧觀洞中，其洞西北東南前後兩關，中通隘，僅容一人。由西麓上山腰，透入飛石下，旋躡其上，卷石爲橋，以達洞門。門西北向，門內洞界爲兩，南北並列。北洞後即通隘透腹處，隘長三丈。既入，即寬闊爲巖，懸乳垂蓮，紛綸左右。東巖上下，俱極崇削，下亦有深洞，路當山巖，南轉始得東上。予旣晨餐，西北望黃金巖甚近，亟趨之，不復東尋下洞也。下西麓，過竹橋，由邨右西北行，三里，抵巖之陽，山骨立路北，下即裂爲洞，南北交透，前卑後峻，後門之半，石橫架空中，門界爲二。由洞內上躋，北出架梁之下，俯瞰北麓，拖劍水直囁而下，土人俱指此爲黃金巖。予南下出洞，西復有洞，南向高裂，深入不透，僅如重峽。已從西麓北轉，山西北垂亦有洞，西向中穹，不甚深透，對面有東向一洞，與此相向，若門廡對列，洞內分四支如十字，東北二門外透而明，西南二峽內入而黑，然

西北皆懸崖上奧，東其所入，南乃深潭也。拖劍水在東峯北，抵此洞前，轉北循山，當洞有橋跨之。橋內匯爲池，亦山叢水曲之奧。出洞不知其名，問汲水池中者，曰：「此洞不知何名。上更有一洞，可尋躋也。」兩坡甯透崖上，南北兩石屏並立起，微徑界其中，甚峻。洞時南屏後門亦東向，不甚宏。洞有舊鐫「黃金巖」三字，可辨。是洞始爲黃金，前乃其東峯之洞也。出門左，見北屏內峽，有路上躋，爲宿莽所翳，雨濡蔓濕，不堪置足。予強登之，南轉，下洞也。門向北，門外棘蔓交絡，縷分之，乃得入。入則旁竇外通，重樓三疊，度閣之石板，裁蟬翼薄，然無級隙可攀。惟中洞之內，旁竇玲瓏，懸隙宛轉，可穿而上，甚甚隘，層折難舒。於是解衣蛇行，遂出上層平度閣上，踞洞口飛石，高呼靜聞，乃下。迴望黃金巖西北麓，諸洞尤多。乃隨拖劍水，遠出北麓，又得北向洞二，西向洞三，遂西趨屏風山，將渡拖劍水，望屏風黃金兩山中，又南界一山，下有洞北向，迂道從之。洞亦旁分兩門，一北向，一東向，西有級上躋，再上，級崩路削，又有洞北向，乃下抵西北隅，則旁透中空之洞峽連關，與黃金西北同。正西一洞，高穹層裂，紛拏傑張，此又以雄武見奇，非尋常窈窕窟也。問之土人，知爲飛石洞，遂西渡石堰一里，入符公巖，北二里，仍飯王慶字家。西再探道士巖諸洞，過屏風西麓，至是已四周其山，入浮橋門。浮橋共三十六舟云。

十九日 始定陽朔舟。

二十一日 日中乃行。南過水月洞，東又南，雉山，穿山，鬪鷄，劉仙，崖頭諸山，皆從陸逼遊者，惟鬪雞未到，今舟出其東麓。崖頭有石門，淨瓶勝舟，隔湖以行，不能近悉。去省已十里。崖頭之南，江流浩然自放。又東南二十里，過龍門塘，岸有山嵯峨，中峯最高，處南北透。東五里，橫山巖，突立江右。又東南十里，江右削崖屏立。南五里，至碧崖巖，巖南石峯，隔江排立起，橫障南天，上分危岫，幾埒巫峯。五老，扼江使東，江流嚙其北麓，怒濤翻壁，赤壁采石，失厥雄麗。崖間一石紋黑縷白章，成泛海大士，曰沉香堂。其處南雖崇深極致，北岸猶夷豁。共五里，下寸金灘，南轉入山峽。江自是左右皆石峯巒，爭奇炫詭。入峽下斗米灘。五里，爲南田站，當臨桂陽朔界，山遂轉峽爲塢，四面

層圍，僅受此郡。過南田，山色暮合，舟人夜棹不休。江爲山所泥，桅南俯東，盤峽透崖，凡二十五里，抵畫山，月猶未起，山隱空蒙中。又南五里，爲興平，月從羣峯東隙出。舟泊候曙，瀾江自桂林南來，兩崖森壁迴峯，中多洲渚，分合無翻流之石，直瀉之湍，故舟行屈曲石穴間，無妨夜棹，第月起稽緩，闕行明止，未免悵悵。

二十二日 蚤起，曉月光流，奇峯合棹。南三里，爲螺螄巖，一峯盤旋上，轉峙江右，與平水口山也。又七里，東南出水綠，鄆山乃斂鋒，予掩篷就寐。南三十里，則龍頭山，復錚錚骨立，而陽朔四圍，又攢作碧玉笏世界矣。陽朔北自龍頭，南抵鑑山，二峯巍峙，當瀾江上下流，中有掌平城，乃東面瀕江，以岸爲城，而南北屬於兩山，惟西南巘垣爲雉。城西山最近者爲來仙洞，石人，牛洞，龍洞……諸山，通省大道從之，蓋陸從西，水從東也。其東南門鑑山下，則南趨平樂，水陸並道；正南門亦西北轉通省道。直南爲南斗山，延壽殿，旁建文昌閣，無徑他達。正北即陽朔山，層峯駢峙，東接龍頭，東西城俱屬於南隅，北則以山爲障，竟無城及門。東北一門，在北極宮下，僅東通江水，北抵儂安祠，讀書巖，然俱草塞，人罕行其徑。惟東臨瀾江，開三門以取水焉。予上午抵城，入正東門，從文廟西入縣治，蕪寂殊甚。縣南半里有市橋，橋下水西自龍洞入城，出橋東，即懸流注深壑，壑大四五丈，四面叢石盤突，是爲龍潭，但飛流下搗，不見下流所溢。潭東卽城，大江流城外，蓋地穴潛通也。橋南鑑山獨聳——一名易山，卽南借以爲城者——東麓有鑑山寺，寺倚山臨江，通道置門，卽東南門也。西麓則正南門，予初抵北麓，覓道上躋，南東二面，就崖爲城，惟北面在城內，有微級，久爲莽棘翳沒，乃攀條捫隙，直造峭壁下，莽徑并絕，復出其旁，躡巖石盤旋半空，終迷所欲登，乃下。時顧僕守舟，期東南門外，於是南經鑑山寺，出東南門覓舟，不得。渡江，東一里，至白沙灣，舟泊其南，乃下舟。白沙灣去城東南可二里，民居盛於城，有河泊所。其南三峯列峙，最東一峯曰白鶴山，江南抵其脚，曲而東北，抱此一灣，沙土雪潔。其東南一溪，南自二龍橋來，北入江溪，在南三峯之東，逼白鶴西趾出。溪東又有數峯，自南趨北，界溪入江口，最北者，書童山也。江至此，乃東北逆轉。

二十三日 從白沙依江東北行，一里，南渡江，已出東界山之東。江東北岸，有高峯巖四尖起，特障江南。越既渡，陂塘高下，林木蕭然，有澄心寺，可憩。東一里，過穆山，復渡江而東，循四尖南麓，趨出其東，山開目曠，奇致愈出。前望東北，又起一峯，上分二歧，東歧若僧帽，垂空西歧尤高，聳四尖東枝，銳若脫穎，與二歧西巖，建標絕頂，各見雄振。迴眺西南，隔江下皆尖崖，並削下懸，巒岫此即畫堂之南，東界峯所幻出。隨江東五里，出二歧東南，巖嶺下，是爲佛力司。司當江南轉處，北去懸十里，問之居人，始知二歧西峯最高者，爲狀元峯。乃仍躡前嶺北去，西一里，抵紅旗峒。竟峒西北一里，抵山下。北上斷磴間，三里，躡山坳，坳乃東西峯分歧處，西北度亂石重巒，直抵高峯。崖畔有洞，東向，門高穹，上懸兩竅，重簷覆出，無由得上。洞前東向之峯，卽似僧帽者，其峯亦有一洞，西與北山對，懸整隔奔，竟阻不得達。予必欲一登峯頂，南北俱壁立絕磴，從洞南緣峭梯險，轉從峭壁南直抵崖半，則穹然無片隙，不復手足力所及。遂下飯佛力司。居人蘇姓者，謂此峯懸削，曾無登路。數年前，峯側有古木一株，其僕禱而登，緝級備窮，峻阨，然止達木所，亦未造巔。後遂問津者絕轍。乃返白沙灣。佛力司之兩山益開拓，內雖石峯巖立，外俱排山互嶺，桂林秀出雲峯，南盡於此。聞平樂以下，四顧皆土山，巉厲之石，不挺於陸而藏於水，山自此而頑，水自此而險也。

二十四日 由白沙截江渡南峯下，循麓東南，又轉一峯，有巖高張東向，爲由家洞，卽在白鶴山下，軒朗平豁，上繁垂乳。白鶴東對書童山，排闥而南，內成長塢，塢中舟行六十里，可抵龍橋。出白鶴，循北麓湖江，三里，入東南門。肩炬由正南門出，西北循大道向龍洞巖。二里，東越小橋，有兩洞西向，其南列者爲龍躍巖，地稍下，門極危。朗北洞地稍高，草塞門徑。先入南洞，東五丈，層陟一臺，臺右有竅深入，出由洞北登龍巖，巖巖焚炬，入洞闊丈五，高一丈，南崖半壁，平互如行廊。入數丈，洞乃南關，頂始高，後壁下方圓池各一，深五六寸，泉澄明如鏡，屢掬輒滿。池上連疊小竈，俱無通道處。由左壁窪陷處伏地入，漸入漸小，穴僅巨管大，蛇行南透五六丈，始可屈伸。已而遇旁

裂龕得宛轉達躍龍後腋。出洞東望龍洞南列峯，闔闔重啓，異之。遂渡溪，東行棘莽沮洳中，共一里，抵山下，初入西向第一門，高穹如峽，東入數丈，北轉，愈昏黑莫窮，乃南轉，得明穴西透，西出門南之上，蓋南上西向第二門也。由其外更南上西向第三門，洞東入，成峽如初洞，峽底迫仄，峽上層疊，有同閣殿，入五丈，下峽既盡，上懸重門，圓盤擬剌球，第峽壁峭削無可上，與靜聞索慮躋蹻，得上峽一層，最上層仍懸互莫達。出洞前，仰望洞頂，又連啓兩門，此又南上西向第四門第五門也。冀其中下通峽內重門，於是又過南上西向第六門，仰望懸崖，倍高削，彌難慰卽。又過南上西向第七門，見石紋層異，突出者可置足，竅入者可鈎指，遂反躬上躡，陵數十級，抵洞門。洞北又夾坳豎起，高五六丈，始入上層，其夾光膩無級，計絕所層，予獨視審周夾，雖無級罅，而夾壁宛轉，可以手攀足支，不虞懸墜。遂聳身從之，如透井，皆橫縹縱發，不階級磴也。既升夾脊，其北復墮成峽，穿映明透，知與前所望洞必有一通。因騎牆坐，上睇洞頂四達，高呼促靜聞，久之，至教之如前法登。同從脊北下峽中，峽底平，曲折北進，西上高懸一門，則第六門也。不及上，循峽更進，轉西出第五門，門有石龍下垂三四丈，由龍側北循崖端，得第四門。穿門東入，稍下，次層中廓然四闕，右向東轉，深黑無窮，左向西出，卽前第三門上層也。知重門若剌處，當在其內，循崖窮之，復隔一柱，轉柱隙入，門內另環一函，不遠亦不透也。自第三門上，連關四門，初俱攀躋無路，一入第七門，宛轉俱達，升陟樓重復閣間，有莫公臣者，徧題「珠明洞」云。仍從第六門峽內，西向攀崖上，門雖高張，內外都無餘地，不若四五二門，外懸臺榭，內疊樓楹也。乃逾脊南下第七門，門外循崖復南，又待南下西向第八門，洞亦成峽，東上雖高峙，鮮所旁徹。此山西向八洞，惟南北二洞不交引，中央四洞最高，紛云曲暢，較他處一二洞勾連，輒攬奇蹇，真霄壤矣！下山循麓南，三里，路東西各一峯屏峙，遂由南門抵市橋，入龍潭庵，莫姓者隨予至，問「遊巖樂乎？」予以珠明巖誇之，曰「牛洞也，數洞相連，然不若李相公巖更勝，卽在西門外，不可失。」予仰視日尚高，亟出西門，攜火炬從歧北行，復西歧，已繞此山東北兩面，蓋卽前屏峙路旁東峯也。繞至西龕，洞正西向西巖。

門右鑄闔人李杜記題爲來仙洞。入洞東行，不甚高爽，南轉遂昏黑。乘炬東南入，乳竇初陰，漸進愈宏放，瓊葩雲葉，繽紛上下。東北轉成穹峽，高不見頂，其垂突踏裂，各極開勝。益深，峽忽下墜淵昧，不可以丈計。炬火星散投之，沉沉杳不得其底。其左削崖不能受趾，右乳柱紛楞，窗戶歷歷，隔崖探以炬，內若行廊玲瓏似可遠達。松光將盡，乃由舊道出。東入西門，出東南門渡口，桂林舟人已騰舟待，遂下舟宿。

二十五日 舟過水綠邨。北七里，西岸一巖，門甚高敞，東向臨江，前垂石成龍，曰蛟頭巖。由巖右峽深入，漸高黑。由巖左登，前互爲臺，後結一竇，尼棲之竇，後深陷成峽，以無炬返。時舟已先移待與平。出洞，循麓溯江半里，達螺巒峯下。繞峯東麓，又二里，及舟。北過與平，二里泊。

二十六日 北五里，抵畫山。山橫列江南岸，江自北來，至是西折，山受嚙，半剖爲削崖，石質錯綺成章，舟人泊舟晨餐，予乃登其麓，與靜聞選石踞勝。崖半洞北向，望之甚深，高下都無著足處，返而登舟，北上小散大散灘，至鑼鼓灘，共十里。其山南巖竅，有水出，緣突石飛下墜江，勢同懸瀑，粵中皆石峯拔起，水隨四注，無待破壑騰空，此瀑出巖竅，尤奇絕。又北八里，過擱洲，西北岸一峯純透，初望之，疑卽龍門穿穴，以道里計之，始知另穿一峯，前以夜棹失之耳。又北三里，爲冠巖。先是，江東岸巖崖，丹碧煥映，采豔畫山，冠巖卽在其北。山上突崖層出，麓穹一洞，西向臨江，水自中出，外與江通，棹舟入，洞門甚高，內更宏朗，悉懸乳柱，惜通流之竇下伏，無從遠溯，久之，棹舟出洞，望隔江羣峯叢合，憶前擱洲所見穿山當正對其面。惜溪迴山轉，并其峯亦莫能辨認。頃之，忽北見皎然一穴，另懸江東峯半，卽近在冠巖北，亟登岸趨之。期舟候南田站一里，抵山腋，踰嶺度明穴，在東南面，絕崖不可攀，反循崖北稍下，則洞果南透。其山甚薄，上穹如合掌，中鏤，下俱巨石磊落，南則削崖懸互，道故登洞必由此。洞東皆旁門複室，東北彌深，仍轉洞西北隅，又得一洞，南北橫貫其北峯之麓，透而不敞。仍南出，西北行平疇中。其西隔江屏立者，皆穹崖削壁，陸路望之，更覺崢嶸，東則石峯離立，後託崇巒，共四里，至南田入舟。

二十七日 經橫山碧崖諸勝，舊遊如昨。橫山巖東向，右腋有竇旁穿而南，南復闢一洞，甚宏，有門有奧，西上則深入昏冥。奧之南墜，皆嵌空透漏，門在墜與東，廓然凭流，與前門比肩立。又西北過龍門塘，南望橫山巖，西透頂峯，雖似穿石，無從上躋。夜過新江口，十里泊。

二十八日 味爽，亟推篷已過崖頭山，十里抵水月洞，北城下，入浮橋門。

二十九日 入靖藩城，訂獨秀期，主僧詞甚遼緩。予初擬再至省，一登獨秀，即往柳州，至此失望，悵悵。

三十日 炎威莫支，倦臥寓所。

六月初一日 訛傳流寇薄衛，永藩城愈戒嚴，予遂無意登獨秀，獨秀山北面臨池，西南二麓，予俱已透其下，西巖亦已再探，惟東麓與絕頂未登。其異於他峯者，祇亭閣耳！

初二日 同靜聞再爲七星棲霞遊。由七星觀左入，即登級爲碧虛閣，閣在摘星亭左。予昔遊急於七星，以謂此軒閣無煩展齒，後累經其下，上見巖石倒出，異之，至是遂先入。仰視閣上，爲瓦所掩，不見巖頂。既轉入元武座後，豁然透空，高跨頂上如梁，類穿山月巖，惜人坐閣內不見。出閣後石垣外，始見亂峯飛石，森列互映。訊閣僧後，山道何向，曰：「須南自大巖庵。」乃出。仍登摘星亭，入七星前洞，由閣後東上數十級，得小坪，石盤其中。遂北轉透重門，出門東壁外崖，裂竅懸雲。予亟解衣上，連躋重竈二層，俱列戶疏櫺，勢同垂幄。北下，即棲霞洞，盤空西向矣。此山巖洞駢峙，棲霞在北，下透山之東西；七星在中，曲透西北；出碧虛閣在南，亦東西上透；三穴並懸，六門各異。北又有朝雲高峙兩巖，皆西向。此七星山西面之洞也。洞凡五，下棲霞，南入大巖庵，望碧虛巖後，山石叢薄，可由庵外東北登。遂從庵右草坪中上，共一里，得坪一區，小石峯環拱之，秀薄層雲，西即碧虛巖，透明穴，北即七星山頂，與餘峯攢成斗列者。覓小徑，出東南坳中，下山，共一里，得一巖，東南向，西下即曾公巖也。曾公巖又有洞在峯半，攀莽上，洞口亦東南向，初由石峽入，得平展處，稍北轉，外復有竈東列，後則穿門西入，內益崇空，深轉杳不

可睹。遂下山，出花橋東街。此處巖洞駢峙者亦二，曾公巖北下同列者又有二巖。予昔遊省春，先經此，俱東南向。此七星山東南之洞也。洞凡五。若北麓省春三巖，會仙一洞，旁又淺洞一，俱於前日履經者，則七星北面之洞也。洞凡五。——山凡得十五洞云。返寓於肆，得桂林故勝西事，撰百粵風土記諸書，按部考勝者，竟南日。

初五日 讀清秀巖記，卽出清門，覓之，門在西北隅。城外削崖之半，有洞西向。出渡城濠，西有一歧。一循山北行，卽北門西來大道，皆石峯突峙，其北片片若削，下開大洞，西南向，口橫洞；一從山南入峽，疑卽清秀道。遂南西行，一里，峽南北山俱中斷，開徑四交，徑西北有洞南向，覓道北入，愈入愈深，旁絕他竇，夾危底平，灣環以進，莫測幽際。出問行者，曰：「黑洞也。」問清秀何在？曰：「正西有山屏立，峽中者，下有牛角洞。由北徑出峽，有塘曰清塘，西南瀨塘爲下莊洞。無所謂清秀者。」予意清塘當去清秀不遠，遂北轉從大道出峽，峽門東西崖俱有小洞，無徑道可登，北出臨塘，潑水一泓，浸山西北麓，循之西，路南嵌崖末，北俯淵碧，忽一歧，南上攀躋，漸高，澄仰望都無懸竅，知非洞所在，乃下出塘之西。其南山迴塢轉，別成一壑，門殊杳然，仍返過黑洞，西向屏立，峽中山一里，抵屏東北，卽有洞斜竄，門東北向，南下漸窅，味爲牛角洞。出洞，遠屏北而西，轉出南麓，屏南崖削，色黃赭，下有窪潑水，從止麓石崖出，崖不甚高，中若崆峒，卽牛角洞。南通穴，至此墜成水窪也。又東抵南峽門，北入問清秀於道上人，其人曰：「惟北峽有清塘，上有洞，南與黑洞通。此外無他洞。」乃悟清秀所託，必不出北峽。時已當午，遂捨之，南炊隱山。西過西湖橋，一里，抵小石峯下，峯片峭裂，中界衆峯間，南瀨陽江，東北西三面俱短垣環之。從西北隙隙垣，披其東北，抵小峯南麓，峯雖小如蓮之間，辨列房，半崖坪中，有石高丈許，如犀一角獨聳，後又盤空上，片攢支削，尤增奇幻，搜剔久之，出洞，其名曰秋兒莊，西卽陽江西，有壘堰可渡，南卽趙家山，程陵，中隱：藉洞云。循陽江北岸，西一里，爲獅子巖。西又聳一峯，與獅巖夾，有巖東向，裂峭石之上，中垂一柱，旁樞裂，正東微獅巖首，北北轉一洞，北向高穹，曰天慶巖。由級南下，中互壁界洞爲兩，入數丈，兩峽復合。其北峽之上，重門復

竅懸纒甚高，望不可攀；登此可直逼山南。北出洞，西北行石山叢薄間，山俱森立闕罅，松陰石影。又北里許，經石山西麓，兩洞比肩西向，捫棘入南洞。進五六丈，轉從北洞出，仰望洞上飛崖，片片欲舞，爲蝦筍山。西有林木迴叢平曠，陽江西環之，王太守園也。仍從雙洞南，東北向登，得石磴，一里蹶坳，西攀石磴上，所攀石銛若劍戟，石斷崖絕，中俱棘刺，遂出舞空石上，瞰北麓，斗懸難下，尋舊磴下西麓，繞出其北，東一里，至宋家莊，出牛角洞南，北過北峽門，北眺西峽半，有洞呀然，當卽清秀。暮色已迫，遂趨入西清門。

初十日

始出振武門，取柳州道，西五里，過茶庵，庵南小徑，二里，至琴潭巖。巖東有邨，土人俱訛爲陳搏；余得

桂勝方信儒記云：得清洞，玉乳琴潭，荔枝四巖，故前日首索清秀，幾及復失，以下三洞無知者。予疑陳搏卽琴潭，及今抵其邨，覓一人爲導，聞東南有七寶巖，先趨之。乃東南渡南溪，上流共三里，至李家邨。邨南石峯，西向巖突，巖不深而峭，蓋在南溪白龍洞正西，向遊白龍洞時，西望羣山迴曲處也。返陳搏邨，導者負松明并梯至，西趨小山南，先觀水洞，門南向，水匯其內，浸洞口，洞中衍，四旁皆水所際，其左深入洞前，左崖漸水趾刻「琴潭」二字，卽信儒筆。洞左復開一門，後與洞通，中多列柱垂葩，嵌空虛度，予旣得琴潭，知荔枝當不遠。導者篝火執炬，請遊幽洞，徵幽洞何名，果荔枝巖也。遂出琴潭，沿山左瀦塘行，遠塘北轉而西，至荔枝巖，門東向，不甚高，西進數丈，循洞底右竅，入其下穴，有方池，四旁甚峻，再東南轉，平入數十丈，兩度低隘，右崖半一竅，高闊僅盈尺，內洞平穹，潑水齊竅，引首竅中東望，其水廣遠，中石龍蜿蜒，南崖石盆一方，平度水面，不能以身入也。仍出至洞底，少西進，循右一竅入上峽，東有石幢圓立，繞出其後，忽度爲兩層，下穴少西轉，輒止，上穴以梯上，內復列柱分樞，穿樞少西，遂下南峽中，平入數十丈，又南旋成龜籠外洞頂，亦復龍形天矯，仍出洞底，又循北竅入上峽，則層壁紛垂，懸連徹柱，雜然纒壁。大抵此洞以幽闊見奇，而深入在右，水竅側小石彈丸，大多磊落痕，稱荔枝。以此出洞，西北三里，抵大道平塘街。其西石峯峭甚，夾如立門，南峯山頂，開穴達山腹，予向尋銅錢巖，過此神動，今亟問道，知道

旁油坊後，轉東南至古廟，可登。乃曳杖過油坊南，無徑可入。逡巡得蛇道，伏草間，隨山麓東行南轉，將抵古廟，見有路西上，從之。始捫級，既乃梯崖，崖窮陟，棘蔓擁沒，頂鈎不能出。久之，抵叢石崖下，其上分形設詭，計透明之穴，已與比肩，乃橫陟而北，愈轉愈出，峯頭俯瞰，嵌崖削窟，反在其下。下有高呼路，誤指予下踐之級，隨其指下。呼者乃二牧翁，云登岸道尚在古廟南。遂從廟南歷級上，西南轉出山坳間，眺其南，一峯枝起，頂豎一石，高數丈。予所見石峯，綴立，雁宕翔鸞，龜峯靈芝，及此地，笏石駢發，未有靈怪至此者。度已出崖後，遙瞻石壁下，猶未見洞門。日暮，遂返宿平塘，期明日導遊。

十一日 從古廟南登山，導者揚鎌斬棘，共一里，抵昨返步處。石隙中登數步，望見洞門，西南向。又攀石崖數步，卽入洞。其門前向東北，後向西南，徹望通明。後洞正對豎石峯，導者謂洞曰榜巖，山曰楓木云。下山過古廟南，由田塍中渡西來小澗，水自兩路口西塘，迤邐東穿山麓，卽南溪發源也。東南入石巖洞，門西北向，後門東北向。中空洞旁裂，後門右崖有臺架虛，上又盤蓋隆起，悉窗櫺隱透。出後洞，北一里，仍抵平塘街。街北石峯，巒峿若屏，東隅有崖東向，曰社巖。街西北尋銅錢巖，卽前所遊鼓架巖也。西二里，經兩山峽，峽北山巍然負屨，下爲廣福王廟。峽南山東有巖，門東向西出峽，是爲兩路口，市肆盛列。西北爲義寧道，予往柳州，則從西南永福道。路東有巖，西向門甚紛紜，多斫像類，西四里路，右小峯如佛掌高擎，下合上歧，於衆峯中尤詭異。其南又駢峙兩山，東成峽，峽南之山，東層裂兩巖，上巖明透山後，亦南趨之，祇下巖可入，上巖懸壘莫登。乃入下巖，巖中列柱牽維，爲峽爲窗，轉透其後，亦橫貫山腹。予意由後竅西出，可攀躋上巖透處，乃上下俱削，旁絕階援。仍東出洞前，東北隅石頗坎坷，披隙登上層，則前後二門，俱與下巖並列，門內乳榷連柱，左右環轉，以達後門。數丈之內，紆折無竟，前門一臺，正對東北佛掌峯。凭後門龕牖，遙瞰西南塢外之奇，收攬都盡。予所見重樓之勝，此爲第一。既下，西向行，又見重樓北麓，復有巖北向，此峽南之山也。在峽北者，西向亦有二洞，層列洞門，俱石色赭黃，獨爲標異。但一出峽，隨

水直沒兩峽西，中壘石堤互水面，旁皆巨壑，無從渡水，一登緒巖，既又聞有八字巖，亦不能至。遂由石道西向行，匯水中，望西峯之東，崖壁高互，上懸三洞，相去各二十餘丈，俱東向駢列。其山在匯水西南，與東峽南峯，東西夾塘成匯，遙睇崖端，俱有微痕，自南之北，可上躋，惟北洞巖然懸絕，不可階升。遂循堤西草徑，傍水而南，已抵南洞，下梯仄入，洞門甚崇，內崆峒宏峻，規模適別。稍下一歧，由右入，西南轉，漸昏昏，莫窺底止。一歧由左入，不五丈，一門西通山後，一門北通中洞，先西披後巖，洞門高與東壑，上下俱懸崖斗巖，遙望西南，對峙亦有洞若覆梁，門廣中透，曰牛洞，東向黯黑而不知其涯，仍入內，北上中洞，洞亦北轉而東透。探其北轉至洞門，有石內皮，架爲兩層，上壘則倒向洞內，下裂門嵌壁間，卽所望北洞也。仍入中洞內，東臨洞門，門愈高穹，下則崖危路絕。遂循南洞出，由舊級下一里，北出大道，西循南山北麓行，三里，越一平坡。其南北巖洞甚多，不暇詳步。南至通城墟，又南一里，爲上巖，後洞門北向，前臨深塘，入其內，廓然崇宏，峽分左右，進右峽下，墜爲淵，石壁東西夾，峻不可下，其底南眺沉沉，壁西之崖迥覆淵上，予所駐足下瞰者，壁東則絕壁之下，巖通二穴，若環橋連互，水通其中，不知所往。北則石壁自洞頂下插淵底，壁半裂柱成隙，泉淙淙隙端下注。出右峽，由左峽上入，則躋石當門，中簷爲臺，臺上一柱支洞頂，路從柱南北入，內復有石崖自洞北南突，若寒門，與洞南壁夾成罅。路循崖南西出，繞崖後，外穹爲門，門下橫闕而上，多垂簷，踞闕坐門外，峽復峭峙，兩旁多倒懸下攬之石，若龍爪猿臂，紛拏其門，俯仰兩絕。出洞，循其東麓，復開東回門，內窪下，滴水空聲，轉南漸黑，當卽通後洞環橋水穴者。洞南則上巖，卽後壘石開徑，曲折上爲上巖，前洞門東向，高脊後洞肩，深折不及。洞側有臺址，由臺直躋洞後，迸竇成龍，垂石如距，有垂至地下，離一線者，石中懸四旁忽卷者，有柱立輪囷，其中者，有爪攬分出，其歧者，其東南對山，有泉源，曰龍泉云。下洞，仍出後洞塘北，西向入東來大道，度高橋，其十里，至山壘鋪，其四旁雖土阜間出，石峯尤兀突焉。又三十里，抵蘇橋，爲洛青江上流，水始捨桂入柳去，予遂與桂山別。

丁丑六月十二日 自蘇橋登維容舟，順流西南五十里，過永福縣。又八十五里，泊新安鋪。

十三日 一百二十里，抵維容縣。陸去柳州府五十里。水須三日溯柳江。乃至。遂定騎，爲明日陸行計。

十四日 出城南，西二十里，爲高嶺鋪。南寨山秀立其南，乃南折登嶺，共五里，直抵南寨山。西，柳江逼其西崖，舟人纓舟以渡。有小溪自南寨破壑，西注柳江，曰山門沖。江東西爲維容馬平界，去治各二十五里。登兩岸，瀕江南向，爲馬鹿堡。東望隔江，南寨山分枝聳秀，亭亭露奇。又五里，西向踰坳入，則石峯森立夾道。南峯曰羅山，頂北向，有洞斜窺，開兩門，仰眺無躋攀路。西麓又有洞駢峙，其北峯南面，峭削尤甚。西二里，小峯中夾立，曰獨秀峯。迴眺羅山，西麓洞心異之。遂從歧東南披宿草一里，抵羅山西南角，東轉，循其南麓，北望山半，亦有洞南向，高少遜北巔。一面背正相值，轉山之東，踰坳北入，一坪中開，其右峯北，巨石數十丈斜疊起，衣折古勁逼肖。左崖之北，雙洞墜峽下，內洞北向，深削成淵底，伏流澄澈，兩旁俱削壁數十丈，南進窅然，莫窺其源。北抵洞口，壁亦巖絕，上有橫石高二尺，如闕可坐。瞰其底，無能踰險下也。北出峽門上，有道直上西峯，得石坊。坊後有洞，東向，中甚高平，窻朗探其左，北轉漸黑隘，右則西上，愈昏邃，窻後有透明處，久之不得出，仍從石坊。其二半轉，是山西麓，先入一洞，門西向，左轉而西進，黑不可捫，乃右轉東下，窮於水。出洞又北，卽向大道所望洞，洞門亦西向，連疊兩重，洞外一大石橫臥當門，峻不可踰。側身以入，爲下洞。中懸一石，復界洞爲兩，南北列。先從南門入，稍窪下，南壁峻列，非攀躋可及。北崖有微隙，正穿入北門內，內亦下墜，東入洞底，水聲汨汨，與南洞右轉之底，下穴潛通。由北門出，仰視上層，石如荷葉，下覆虛懸，徑絕上躋。復從南門側，左穿外窻得旁竈，竈外有峽對峙，相距尺半，其上南卽龕頂盡處，北卽覆葉端。從峽中手攀足撐，遂挺虛凌其上。上層洞，東入不深，惟洞北裂崖成竈，環柱通門，石巒乳態，各各劍變。攀隙西透崖轉，南向開二楹，下跨重樓，陽朝珠明外，此爲最。出洞，返獨秀峯下，西向大道馳，五六里，北望兩尖峯，亭亭夾立，南則羣峯森繞，中有石綴出峯頭，纖幻殊甚。又西五六里，柳江自南而北，卽郡城東繞。

之江也。西渡江，二壘入柳郡。郡三面距江，故曰壘城。江自北來，復北折而去，南環甚寬，北夾束，形正與壘等。萬郡治西，因靜聞病臥，予亦數日不出。

十八日 始出大南門渡江。江之南，稍西爲馬鞍山，最高，而兩端並聳，爲郡案山。稍東爲屏風山，形伏處方正，東北爲登臺山，則又高，乃扼江北轉者也。馬鞍山西尖峯聳削，曰立魚山，山特起，南復有山映之，非近出其下，不能辨。立魚當賓州大道，在城西南隅。由山東北麓躡級盤崖上，巖門東向，踞山半門外，右上下復旁裂一龕，若經閣，其左下拾級數層，又另穴一竅，雙峽夾壁，高穹直上，皆門以外景也。入巖張巨吻，中寬夷整朗，後通兩竅。一南一北，皆穿腹西入，先由南竅進，內忽穹然高盤，西復透一門，踰闕出，西臨絕壑，遙睇西南峯峯開繞，延攢甚擴。由門右穿峽竅以下，復有洞西向，石柱中懸，柱後穴，卽前洞所通北竅也。門內左循巖壁上，洞橫南北，勢愈高盤，頂有五穴，乘空紛列，星其下，東間一穴，前達僧樓，置鍵不通行。稍南，西轉下峽，復西透一門，前亦下臨西壑。門左轉入，內亦下墜成峽，直進東底，深峻不可下。緣其上捫崖透腋，又南出一門，前一小峯枝起，與大峯駢立成壑。從其間攀崖梯石，直躡立魚巔，是洞透漏山腹，東開門二，西開門三，南開者一，頂懸側裂，復十餘穴，眞異境矣。遂仍出前洞，門右歷級南上，少憩僧廡。東瞰山下塘，匯水一方，內沁不知所去。東北所對者，卽馬鞍山西北麓，爲仙弈巖，居人祇知馬鞍，不復曉仙弈，實無二巖也。東南所對，乃馬鞍西北枝峯，峯有壽星巖。巖後重巖迴復，爲馬鞍輿境，非一覽可盡，予欲候靜聞，并仙弈俱留爲後遊。

十九日 留穎僕作靜聞寓中，予獨挈囊爲融縣遊。出西南門，得沙弓小舟，同舟者明晨行，竟宿沙際。二十日 上午始發，由城西北湖柳江之西，鴉山亭亭獨立曠野中。自柳郡西北，兩岸山土石間出，土山迤邐間，忽有峯數十，挺立成隊，所異陽湖桂林者，彼四顧石峯不受寸土，此則如錐處囊中，尤覺有脫穎異北二十里，泊古陵堡。

二十一日 過杉嶺，江右尖峯疊出，共五十里，抵柳城縣。城西江道分爲二：自西來者，慶遠江也，其源一出天河縣爲龍江，一出貴州都勻司爲烏泥江。經忻城北入龍江，合流至此；自北來者，懷遠江也，其源一出貴州平越府，一出黎平府，流經懷遠融縣至此。二江合爲柳江，所謂黔江也。下經柳郡，歷象州，與鬱江合於潯。今分潯州，南甯、太平三府爲左江道，以鬱江爲左也；分柳州、慶遠、思恩爲右江道，以黔江爲右也。然鬱江上流，自爲左右二江，則以雲南交水兩盤江爲右，交趾廣源州麗江爲左也。二江合於南甯西合江鎮。古左右二江指此，今則以黔鬱分耳。南盤自交水下田州，至南甯合江鎮，合麗江，是爲右江；北盤自普安經忻城爲都泥江，入黔江，經象州至潯州合鬱，亦爲右江，是南北二盤，在廣右俱爲右江，但合非一地耳。雲南志以爲二盤分流千里，至合江鎮合，則誤以爲南甯左右二江，俱源自盤江，不知南盤無關於麗江，北盤且不出合江鎮也。下午，自柳城北懷遠江入，又十里，抵舊縣。

二十二日 暑雨時作，僅行三十里。

二十三日 西北十里，過草墟，江右崖壁甚峭秀。又十里，江左山崖迴互內，遙峯森列，攢合天平。於是舟反東北轉，十五里，抵沙弓——融縣南界也。江之西南，卽爲羅城縣東界，西望隔江羣峯匯聚處，皆羅城道中所由也。

二十四日 仍附原舟，向和陸墟。先是沙弓人謂明日乃和陸墟，墟散有融縣歸舟，原舟亦往墟買米，故仍附之行。舟自沙弓西卽東轉，北一里，有江來自西北，舞陽江也，內灘石甚險。又東北九里，抵和陸墟，已散，不得舟。得一荷鹽歸者，乃附囊與之行。北二十里，大道直北向縣，而荷行李者家東梁西北，遂同西北行。二里，上雞籠嶺，西大山曰古東山，山東北隅爲東梁，抵縣大道所經也。越雞籠三里，抵其家，去眞仙巖尚十里，去縣十五里。

二十五日 北取眞仙道，過讀學巖，巖有二門，俱南向，東西並列，相去數丈，外障駢崖，中通橫穴，若複道行空，巖樓內朗，垂蓮倒柱，鈎連旁映，甚軒爽可憩。西有小石峯，特起田間，旁絕延附，亦有門東向，并越水畦入之初入。

覺峽逼無奇，穿門西進，鑿透十字，西既通明，南北俱裂竅，土人架木竅間，若欲爲懸閣以居者。又西循溪墜里許，抵赤龍巖，巖北向，高穹山半，洞前北突兩峯，洞當其中，高曠宏邃，底平而上穹，門內石臺兩重，界其間，洞右列柱分櫺，別成欹室。中洞直入數丈，脊稍隆起，成仙田中每貯水，更入漸窪黑，聞內門東如竇，止容平身入，入則廓然通別竅，恨不攜炬，一竟其奧。山前有溪自西來，分兩派，東抵東梁，北匯安靈潭，爲靈壽溪，上流云。下山北越溪，北山有洞，駢立門南向，雖高穹側裂，中乃下墜如旋螺，門外右躋，復飛嵌懸崖，趣登凭躡，乃下。此山正與赤龍南北對，讀學則東西肩列。北趨間道，正由此山讀學兩峯中。此山東隅，復開東向兩巖，曰鐘洞，巖北巖淺峻，若豎鐘剖其半，南巖門高，層穴屢引，上透無級，入下洞，當門巨柱中懸，環轉無餘地。遂下，直北趨二里，越一脊，脊北爲百步塘，尖峯四列，中開平整一園，循山右轉，又一里，山分突三峯，北向列西一峯，山半洞門西向，舍之，中峯洞東向，東峯洞西向，先登東峯洞，洞南北迸橫，峽斜竇，有石自山巔下嵌峽底，四面可繞而出。次登中峯，其洞北竅下裂，上懸南牖，石飛架其間，上牖前突石臺，憩臥甚適。下，直北徑百步塘，三里，越塘北，小溪曰古鼎，來橫涉之。又大溪自南趨北，卽赤龍巖前水，東過東梁至此，二水合而北行，一石梁橫渡，於是東西俱駢峯成峽，溪流其中，曰靈壽溪。北一里，匯爲安靈潭，神龍之所窟也。又北里餘，山當而橫，洞門開張山半。余疑真仙巖至矣，至則路轉出其西麓，遂東行環遶其北。北復有洞，不識中貫南洞否？時望真仙巖，山尙在北，北卽安靈溪，水流入真仙，後洞處，予初未悟。遂東循山麓出，北轉一里，與東梁大道會，峯轉溪怒，始見真仙前洞，東北高懸，溪流從中北出，前有大石梁二道，越梁而西，南向入洞，洞門圓環如半月高穹，中窺一山之半，其內水陸平分，北半高崖平敞，南半迴流中貫。由北畔陸崖入，數丈，中壁橫拓分二道，壁之西有竅南入，僧棲倚之，壁之東南溯溪岸深入，巨柱中懸，上下綴旒，紛鬱稍後則老君，巍然鬚眉皓潔，皆玉乳所幻結，故又名老君洞。其後則千門萬戶，乳像愈極繽紛，以無炬，未及入。下則溪匯爲淵，前趨峽壁，激石轟雷。其隔溪東崖，南與老君對者，溪上平簷爲臺，後倚危壁，爲下層，北與僧棲

對者，層閣高懸，外復疎明，爲上層。但非鵲橋不能度。遂出，憩潛棲。同僧參慧入市，隨之北一里，過下廓。又北，則大江在東。一卽潭江，北自懷遠大融南來者，榮邕江西自丹江橋遶老人巖至此東入江，二水合流下廓旁，道當其中。北渡榮邕橋，入融南關，約二里，城居寥落。問老人巖道，復從下廓北，循榮邕江西南行，西抵一峯，石勢巖聳，迴削千仞。老人巖當北湖溪岸，子誤南入山峽，峽乃老人巖南支，與南山夾成者。南峯北麓，有磴盤山而上，有僧方汲，趨問之，其上爲獨勝巖，非老人巖也。巖北向，高巖峯頭，僧廬塞其門，入其下，不知爲巖也。穿穴入，內開一窟，稍窪，亦隙裂成槽，但無光透耳。獨勝北有鯉魚巖，卽古彈子巖，開乳柱甚豐，不及往。仍東北出下廓，溯西北小溪，抵老人巖山下，下有洞東向，捨之。西向拾級上，兩崖合東，懸磴其間，取道甚勝。已透入一隘，轉北上，至巖之前門，其巖一洞兩門，前門東南向，後門東北向，石崖高跨而東突，洞徹其下，前後相去不遠，亦穿巖類。惜卽後俱障以佛廬，遂令空明頓失。從廬側轉入後巖，仰見盤空之頂，巖後僧樵未返，門閉不得入，遂留爲後遊。下山出獨勝東峯，披蔓草行二里，暮，抵真仙巖宿。

二十八日 參慧東炬，導遊真仙後暗洞。始由天柱老君像後入，溪之西崖陸洞也。千柱層列，衆竇競啓，前之崇宏雄曠，忽爲窈窕靈奧，窮搜殆盡。石下巨蛇橫臥，火燭之，不見首尾，踰之出入，意伏不動。然此與雖幽深，猶溪西一隅，時時山隙東瞰溪流，冀得一當，終未能下涉。既出，迴顧溪竇，內透天光，對崖旁通明穴，益神動不能已。託參慧入市覓篋，以爲必入水洞計。參慧復燃炬引予，由巖前左右下，北入深穴，穴雖幽深，無乳柱幻空，然下多龍脊，盤錯交伏，鱗爪宛然，亦一奇也。出洞，參慧卽往覓舟，予恐不能遽得，不若躬往索之。且以了老人諸勝，乃出洞北大道。西望山峽間，峯巒聳異，內有劉公巖，草深無道。仍從下廓先趨老人巖，入下巖，門東向，西北竅深入，漸暗。開乘炬以入，徑甚遠，從門左仍躋石峽，抵上巖，轉透後巖，內結閣盡踞洞口，閣前臨眺，上下懸崖峭絕，榮邕江西來灤其北麓，自爲分合，抵巖下北轉去，大江當其前，緲然如天表飛仙，直北卽爲香山。遂下山，絕流渡江，水淺不

及膝。溯江北行，望其西，江所從來處，峯巒瑰異，內有雞場洞；幾隨之西，遇荷新僧，指香山在東北，乃轉循北山東麓。一里，西登級，抵香山廟，廟虛無人。東北至縣西門，又南過下廓，遇樵者，令覓舟入真仙，二人慨然許之。先是，屢覓之居人，俱云此地無筏，而舟爲陂阻，無由入洞，須數人負之趨，不意此乃漫相許，予心不以爲然。竊計巖中有遺構，可待桴浮水，獨巨木不能自移，還與參慧圖之。既抵巖，參慧已歸，亦覓舟不能得，惟覓人結桴爲便，意與予適合。

二十九日 晨促參慧覓結桴者，未行，昨所期樵者呼至，謂予曰：「已入洞否？」予應以待舟，樵者謂：「舟不能至，若歸木爲桴，予箠水中挾之入，正與舟等。」參慧即以覓人錢畀之。遂率負木入溪，斬竹爲筏，頃間，桴已就，復以巖中大梯架其上，更置本盆，予踞坐盆中，諸人前者引棒，旁者挾篙，後者肩簞，遇深淵，輒浮水引之。遙不能引，輒浮水挾之，始由洞口溯流，仰矚洞頂，益覺穹峻，兩崖石壁，劈翠夾瓊，漸進漸異，前望天光遙遙，層門複穴，交映左右。既入重門，兩旁俱有層竇，盤空上嵌，前後明光皎然，彼此照耀。挾桴者欲從中竄，矩登崖，以窮旁竇，予令先溯流出後洞，乃復浮水引桴抵洞門。門西南向，吸川飲壑，溪破石而下，桴抵石爲所格，不能入溪，捨桴踐石出洞，又杳然一天也。溪石坎壈不受躡，望左崖有懸級在伏莽中，援莽躡空上，不數十步，輒得蹊徑，四望平疇，中岡衆峯環繞，卽予昔來橫道北巖之東北隅也。返登桴，順流入洞，中扃，東西有穴可登，而西崖穴高難攀，且前遊暗洞，彷彿近之，東崖則穴錯門紛，曾未一歷。遂竄矩東入，其上垂乳環柱，與老君座後暗洞諸勝，工力悉敵。從其內穿隙透折，多有旁穴星星，上徹雲影，知其東透山膺甚薄。從其側宛轉北出，已在老君對崖之下層，因崖爲臺，下臨溪流，再出，卽爲對崖之上層，上亦列柱縱橫，石崖峻阻，與此層無徑相達。仍引桴下浮，欲從溪中再上，溪崖亦懸嵌，無由上躋。計取道當從洞前南轉，抵東北山椒，可入洞，洞中非架飛梁，不能上也。乃絕流引桴，還登東崖，諸人釋桴歸舊處，予急呼其中一點者攜餘炬，令導遊劉公洞。北半里，西南轉入小歧，向山峽二里，抵山下，一洞在

南山東向，一北向，北山中突峯，又一洞東向，方莫知適從，忽聞牧者警咳聲，遙詢之，北向高巖者是。顛披莽從之，其人見予所攜矩一束，笑謂：「入此洞須得數枚矩，乃可竟，僕此將何從？」伏莽中石磴隱隱，隨之躡門，巨石前橫，從石隙入，崖石上大鐫「西峯之巖」四字，爲寶祐三年李柱高書，前又有碑記二方，其一不可讀，其一爲「紹定元年，太守劉繼祖重開此巖，桂林司理參軍饒記并書」。始知名洞以此入，洞先燕窠，從其後右畔入，乳柱環轉不數丈，出又從其後左畔入，數丈後愈轉愈廓，玉廊左右森羅，升降曲折，杳不可窮，紀恐火炬易盡，謁燭管樹出，不知蔗境更何如也。西望北山中突洞，石態秀出，門若雙列，中必相通，趨其下，崖懸無路，導者已先歸，見予徘徊留眺，復至，引入南麓小洞，內甚淺，不通上巖，上巖危嵌峯半，遙望多姿，今追視了無警目處，且路絕莫援，不得不爲却步。及東行，回首再顧，紛綸之態，復標異撩人，仍強導者，芟翳級石，破引以登，予按之，途歷其上，削壁層懸，雖兩崖並列，中不共貫，外復淺踞，徒負巧質耳。與窠然返，東南抵真仙巖，阻雨巖中數日。

七月初三日 出洞往覓對崖明竅徑，東越洞前石梁，循山南轉而西，徑伏草中，時不能見。抵後山過脊，竟不得西向登崖徑，乃莽然躋山半，覓之，皆石崖嵯峨，無竅可入。度其處，似過而南懸崖復下，忽二農過其前，詢之，果尙在北也。依所指西北上，莽棘中果有一竅，止容一身，然下墜甚深，俯瞰之，深餘三丈，卽北崖僧樓對望處。已聞榻碑僧笑語聲，但崖峻下懸，不能投虛墜。眺視久之，見左壁有豎隙，雖直上，無容足攀指處，隙兩旁相去僅一尺五寸，可臂綑足撐下。乃左轉向隙，轉處石皆下垂，無上歧，圓滑不受攀踐，摩腹過。既至隙中，兩臂兩足若膠釘，稍動，卽且溜脫下，然卽欲不動，支撐久，力竭勢必自溜，不若乘其勢蹲股就之，迨溜將及地，輒猛力一撐，遂免顛頓。此法亦勢窮所生，非問學可至也。既下，巖寬四丈，中平，下臨深溪，前列層柱若護欄，巖內四周環壁，皆紛紜巖，非雕鏤所能殫。前與西崖掩映，後復得洞頂雙明竅。從中遙顧溪兩端出入處，俱一望皎然，收一洞全勝，真仙爲天下第一，此又真仙第一也。巖右一石平突溪上，由其側攀崖而北，又連關兩竈，內俱明潔，石壁迴嶽，色態交異，

如初塗處。其前崖亦有一柱傍溪起，中織圓類指；上抵洞頂，復結爲幢絡蛟龍，繞織指下垂，環而天矯者數條；內近龕處，復有石圓起三尺，拍之聲若鐘，其旁倒懸之石，皆能傳響，此皆溪東上層之崖也。南與下層並峙，崖相隔無幾，中有石壁，下插溪根，無能外渡。稍內，有隙南入，皆倒垂龍形，縱橫交折，冀其中通南岸，尚有片石，隔若懸空。取道於此，從下層臺畔，結浮橋渡老君座後，宛轉中通，無假道於外，免投空嶮，真濟勝快事也。時雖溜下，計上躋無援，隔溪呼僧，棹中搨碑者，乞其授索垂崖，庶可挽之上。搨者不識外轉道，欲以長梯涉溪，溪既難越，梯長不及崖之半，卽越溪亦不能下。徬徨久之，擬候參慧歸，覓道授索。因午過猶未飯，反覆環眺，其下豎隙，雖無可攀援，其側舊崖反有凹孔，但上瞰不得見，下可躋，因躋身從之，如鳥斯翼，不覺透井出。仍從莽中下山，返飯真仙巖而臥。

初四日 聞西南十里，古鼎山，有龍巖，高懸，鐵旗新闢，且可從真仙後溯靈壽上流，幾欲命履爲候搨所竊。

初六日 搨事竣，如探鐵旗巖。晨餐卽行，過來時橫列之北洞及南洞，南過安靈潭，西涉溪，從歧西向山坳半里，踰坳，路漸大，透山峽出，共一里，南越小橋，卽來時橫涉小溪上源也。橋南山半，洞北向無奇，循麓西至古鼎，卽問鐵旗巖，居人指西北峯半。半里，抵峯之東南，又西，始見洞懸山半，閣倚於前。稍上，得層紗，大木橫偃紗旁，上叢木耳，芝結其下，予時急入巖，不及細簡。抵巖，巖南向，正與百步塘南山相對，內亦無奇，外勝頗饒。鐵旗名以峯著，非以洞著也。因問僧龍巖所在，僧初住山，誤以沸水巖爲龍巖，指予西南入，龍巖實在東南古鼎，卽後山，予不知從僧。半里，至沸水巖下，穴東北向，滿漑水，內聲窸窣，東穴亦如之，蓋其下皆中空故也。予所聞龍巖在山半，乃望高上躋，上歧兩峯，中峭千仞，東西各有淺穴側鑿，終無危巖注水。乃下。東至古鼎，卽後山南向開洞，一高峽上穹，一圓竅並峙。卽從歧東上，皆無峽中之水，如所云龍巖者。旣下，仍由邨北舊路過小橋，溪挾雨暴漲，橋沒水底二尺，杖繳以渡。念小溪如此，若靈壽石堰，漲高勢湧，必難東渡。適土人取筍歸古鼎，問之曰：「大溪誠難涉，可不必涉，踰嶺抵溪，卽隨溪北上，止涉一小溪，竟繞出老君洞左矣。」予聞之，喜甚，踰坳，抵向所云安靈，西堰，果

水勢洶湧，非揭厲所能及。卽隨溪左北行約里半，近隔溪橫列之南洞，溪遂西轉，又還西面一獨峯，從其西麓轉北，東向趨老君後洞，靈壽大溪已東去，惟西山夾中，有小溪西來注之，上有堰可涉，循溪而東，從左越坳下，坳皆懸石層嵌，藤刺冒之，不覺陷身沉頂，手足失勢，傾蕩洪濤中，汨汨終無出理久之，覓出坳，行俯攀棘，滾崖出洞，左疏畦，得達洞，參慧已下榷文扉矣，呼啓者再，得入洞，若更生焉。

初七日 別參慧，入城訊舟。

初九日 始得一小舟，過午，主舟者至，發舟東南行，已轉西南，其六十里，泊沙弓。

初十日 四十里，爲羅巖，巖在江右，層脊斑駁，五色燦列，南崖稍低，石芝巖峯頂，崖半匏剝一洞，常有勝可尋，惜來時以暴雨掩，今去僅隔江遙眺耳。又四十里，柳城縣，縣南二里，江之東爲巒山，削崖截江，爲縣城南障，西卽峭峯叢立，土人指爲「筆架穿」者，樟月順流，瞬息二十里，一山兀聳江東岸，排列而南，江亦隨之南折，灘聲轟轟如殷雷，爲倒催灘。又南四十里，抵柳州府，泊南門，城鼓猶初下也。

十一日 早入寓，靜聞未瘥，顧僕亦病，往返二十日，冀其霍然同行，加以顧僕尪弱尤甚，爲之悵悵。

十三日 出城南渡江，循馬鞍山北麓西行，折而南，循其西麓，由西山塢中登山，草沒石，溼滑不能投足。仙巖在巖半，削崖下，門西向，正與立魚對，祇隔山下平壑中一潭，巖內逼如合掌，深止丈餘，巖右有石端聳，上迸裂成紋，參差不齊，雖可登憩，以爲一黑肌赤脈，分十八道可弈，一似未確，崖左東南上，又裂一巖，形與仙弈等，西南向，其下東南抵坳中，又迸一巖，亦淺隘不足觀，仙弈三巖，齊列山半，俱相伯仲而已。西下山麓，還望，復得一巖，亦西向，正在中巖下，巖前砥石如巖，其北石窟成峽，北透通明，中開朗可憩，出巖，西盤一山，嘴轉出東南山半，有洞西南向，登之，洞門呀然，中高穹上出，下深墜，縱橫成峽，樓殿層疊，雖不甚寬放，固以危峻逼裂見奇。入門，有石突門右，青踞若牛，背復高突一石，圓若老人首，先是立魚僧指其處有壽星巖，必卽此。由突石左懸級下墜，西出

突石下，則下墮澗削，上級虛懸，皆峭裂不通行。東入峽道中，灣環以進，忽天光上映，仰睇若重樓空架，兩崖上覆下嵌，無由渡虛上躋，遙見光映處，內門規則，高懸夾崖未，外戶分透前山，頂此若覆帷，恨不牽縷一登，下山，東仰北山半，復有門南向，計其處，當卽前洞光映所通也，下俱迴崖層互，稍東，循崖西北上，踰下崖，抵中崖，上崖，岸懸絕不得上，復從前道下，更東循崖角，西北登上崖，沿崖西陲，則洞前三面，皆危壁倚空，惟此一線盤崖可達，前有平石如露臺，內旋室方丈，四壁俱環柱駢枝，分布密嵌，西北內通一門，下臨深峽，果卽前所仰望透空處也，仍循崖端東南下，南復有山鵠起，從西麓仰睇山半，懸崖穹拓，黃斑赭影，欲登無路，循崖南行，得微徑，從草中東上，抵一門，外雖穹然，內僅如合掌，無可深入，望黃赭削立處，已在其北，崖嘴間隔，不可盤陟，復下至山麓，再從莽中望崖登，久之，抵崖下，崖危削數千尺，上覆下嵌，若垂空之雲，互接天宇，每當平削處，裂孔一方，中多紛綸奇詭，第頂隘不能深入，循崖脚北行，上有飛突之崖，升降石罅中，如度凌虛盤榭，披覽久之，下山，東出前峽，踰界峽石垣，又東，兩崖石皆巉峨，叢翠倚之，其一里，出馬鞍東麓，得北來道，截大道東一里，爲郡東門對江渡，於是瀕江南岸，倚屏風山北麓，東行里許，抵登臺山，江爲山扼轉北去，路從山南繞東麓而北一里，有山橫列三峯，其陰卽王氏山房所倚，余昔來自雒容，從其北麓渡江者也，山南有洞駢立，南向呀然，其山倒石虛懸，內裂三峽，通外三門，宛轉迴合，惜不甚深澗，西峯之陽，復有一巖南向，皆赭赤之石，中甚淺，遂下西坡小徑，北循西麓，踰一岡，竹塢翁叢，其一里，於是東倚山麓，西臨江坡，坡上密簣蔽空，連麓交映，道出其下，行空翠中，一里，抵姚埠東門，由埠後南向登山，入竹塢中，箕饗萬個，俱碧玉森翔，塵喧開滌頓盡，已而上山，石磴甚峻，西南折，穿榕樹根中，又東上，過一皮石片，下石去地五六尺，崖旁平度出薄齊架板上，爲王氏山房小樓，三楹橫洞前，北臨絕壑，勝瞻遐眺，樓後卽洞，洞高，不受樓掩，曰東林洞，洞後分東西竅，南入西竅，稍東，黑隘不堪，進，東竅亦從南入，轉東忽明，踰東闔出，巨石迸裂成兩罅，北透者石叢而平臺中懸，其東下隙，則茅閣虛嵌削崖，四旁聳石成雲，非若他山透腹出一竅，竭

致也。從洞東南躋嶺頂，石磴危峻，收望愈擴，直南盡登臺。久之，下山。渡舟適至，由東門二里返寓。

十七日 同靜聞輩下潯州船，以中元節無旅客，故留滯數日。

十八日 晨餐後，放舟十里，有小山在江左，江稍東北曲。小山東爲龍船山，又西南爲夾道雙山，乃北門陸路所出也。又五里爲油岡，江始東轉。十五里，乃轉而南。南十里，爲山門沖，卽向日縱容來渡江處。江東爲南樂山，西麓，翠崖迴返，下嵌江流。又南十里，爲羅峒，前有山兀突坪，中罅裂，其南上連下透，如石門巔，又一圓石突綴，作一僧倚崖南向，肩與崖齊，頭顛上出。又五里，諸峯森崖江右。由山門沖至此，江稍西南轉。又東五里，轉而南，一崖懸突江左，層巒疊嶂，光采離奇，更有尖峯若牛角。遂東轉五里，迴落城涯，曰犁沖。山脈北自牛角尖直下，江流環其東南西三面，中成盤涯，宛似犁尖云。忽北轉五里，直抵牛角山下，復轉東去。灘聲如轟雷，久之乃止，懸流迴湍，一瀉數里，曰橫旋灘。自犁沖北轉至此，若破壁出。東南下灘五里，山漸開。又東北二十五里，至三江口——洛青江自東北來注——日已西，遂泊。

十九日 乘月放舟，五鼓抵賓江。有巖特立江左，下削上突，江因之西轉。行二十里至象州。城在江東岸，隔江卽爲象山。西二十里，過大容堡，遂西南行，兩岸始廓然無山。又東南十五里，都泥江自西南來，會江東北岸一小山，北面分筓，西歧爲兀突，東峯峭削尤甚，正對泥江入江口，特建標以識。都泥江者，北盤之水，發源楊林海，子抵普安州，由泗城下遷江，歷賓州來賓，出於此。溯流舟至遷江，止。上流卽土司蠻峒，人不敢入，水多懸流穿穴，故鮮核其源流也。又按慶遠，忻城有烏泥江，由縣北合龍江，詢之士人，咸謂忻城絕無北合龍江水口，蓋卽都泥南下遷江者。且遷江忻城，南北接壤，烏泥都泥，音聲相亂，實無二水也。又東南二十五里，東下大灘，曰菱角灘，又二十里，泊瀧哪。

二十日 放舟五里，下大鷺灘，江右石峯復駢列出。又南五里，至武宣縣，隔江西岸山，卓立歧分，引墜南下，巖

皆奇詭，若垂首引形，僂僂比肩，種種怪異。志謂縣西有仙人山，南有仙巖山，當卽所望諸異峯也。東南十里，兩岸復巖然。又二十五里，爲勒馬堡，過此卽潯郡桂平界。南十里，兩岸山漸合。又五里，爲橫石磯，石自江右山麓橫突江中，返流倒湧，遂極湏洞勢。兩崖連山逼束，至此爲入峽始。又東南二十五里，爲鎮峽堡，又十里，兩岸山勢益高聳，獨冠諸峯，間出石峯懸峙。江至是轉而東，其南迴東轉處，江左瞰流之石，有大書鐫石，傳爲韓督憲留題云。東北二十里，小溪自北破壁出，其內峻崖屈曲，如夾堵牆。又東卽大藤渡峽處，南北兩岸，俱有石突立江心，昔有巨藤橫架江上，故南北兩山猶賊，此追彼竄，得藉爲津衢。韓公雍破賊斷之，因名斷藤峽。過斷藤五里，下弩灘，遂南出峽口，一水自東來注，曰小江口，合而西南下，勢甚峻急。蓋北自橫石磯入峽，南出弩灘，其中山勢迴逼，正如道州瀧江，嚴州七里瀧。但此峽相去六十里，始入爲東西峽，中轉爲南北，絕無居廬，叢木虧蔽，兩旁悉猿獠窟宅，故得因勢展暴，使刊木開道，則亦丹崖釣臺，勝概相麗矣。出峽，西南循山下，十五里，抵潯州府，日已暮，泊於北門。

二十二日 留靜閣，頗僕寓潯之南門，覓擔夫爲白石，勾漏，都嶠三山遊。從驛前南渡鬱江，八里，至車路江，小水自東南西北入鬱，郡舟上水可抵此。又南二里，爲石橫邨，南望白石山，與獨秀山，各挺峙三十里外。實尙六十里而遙，爲山道迂復也。邨南二里，得迴石一壑，清流中潄，石皆玲瓏迸裂，爲蕪原生采。更南，離潭益盛。東有山自南抵北，從其西漸升而南，益進穴，平地下陷，爲峽，爲井，中悉叢石合嵌，淵水澄其下，蓋地中二丈下，皆伏流，潛通，石骨阻互，偶骨裂土迸，則石出，陷成穴云。又南二十七里，抵姚邨，依山隴水，真山中樂墅也。渡小溪南，踰嶺五里，爲木角邨，邨在白石山北麓，去山尙十里。炊宿山邨春舍間。

二十三日 東南越嶺，歧徑望白石趨。其山峯攢崖絕，東北特聳一峯，爲獨秀，孤懸峭削，上齊白石頂，下則若傍若離，直剖其根，崖石獨多赭赤色。五里，路漸沒草間，嶺半得一山家，傍舍植芭蕉甚盛，趨問白石道，尙在西南。

由其右登山，東向上，南轉山脊，五里，度均稍東，卽南折直抵山北麓，獨秀已不可見，惟危崖盤削，下多平突之石，盤互疊出，又作一態，直上抵崖石，下南出，其二里，爲三清巖，巖西向，橫開大穴，闊十餘丈，高二丈，深及闔之半，石特平燥，不作紛紜瀉瀉勢，卽白石下洞也。又南半里，爲大寺，後倚崖壁，寺左水自半崖下滴，曰圓珠池，池無他異，按志山北有漱玉泉，西事汪百粵風土記，俱謂其泉暮卽寺中鐘鼓，輒沸溢起，止則寂然，詭爲異，及抵白石寺，并漱玉名不知，何況聞鐘聲乎？非寺僧之蠢，卽著書附會之談也。遂山池前，南循崖壁行，已東上入石峽，峽兩崖中割，上層層霄裂，罅相阻不及丈，磴懸其中，時有巨石當關，輒置梯以度，連躋六梯，始踰峽登均，均南北猶重崖摩夾，稍北轉，循均左行，聞虬木叢篁，迷雲暗鳥，身度霄漢上，不知午日之中，東曠稍開，始見獨秀，峯東北立，東南塢中，又起一峯，正與獨秀對峙，高毅三之一，宛然蓮蕊中擎，但四面爲諸峯所掩，惟此得觀全體耳。又北攀懸崖上，木根絡石間，爲梯爲繩，得受手足緣躡，已轉一壑，矚自山頂西向墜峽，壘搗潭穴，峽南復懸梯上登，宛轉三梯，東行平岡間，外則萬仞下削，內卽絕頂漱根之峽，內外皆長松一道，深碧間，日影下墜，風颭濛濛，閃映萬端，林盡，鑿石成磴，躋磴轉，會仙巖，巖然南向矣。巖皆黃赤石，上下開穿，內漸湊合，無紛紜瀉瀉，與三清同而地位高迥，已窮極陶暢，乃從巖右躡削崖，凌絕頂，崖雖危削，盤阻處中有子石，鵝卵石，嵌突齒齒，上露其半，藉爲麗趾，級不覺一里，已踔出峯頭，東向與獨秀對峙。此峯正從潯郡來，所望獨秀，西白石絕頂，獨秀四削如天柱，非傳翰不能翔上。此峯三面亦危崖特立，惟南面開罅，梯隙得躋，頗似大華三峯，上分仙掌，下懸尺峽，透險臨虛，此真青柯嫡冢，他未見其比卽桂朔柳融諸峯，非不干雲直上，然石質青幻，片片芙蓉攢合，竅受躡痕受攀，無難升陟，此則一劈萬仞，雖曲循隙窺，何雷踏空自奮也。獨秀蓮蕊二峯，爲此峯門戶，其內環壑深翠，虧蔽日月，重岡間之人，無至者，久之，上會仙，歷三梯三里，至峽均之上，峽南一石倚崖起，下有線罅，穿其中，僅容側身進，其上或連或缺，旣而漸下，南轉出罅，飛石上下懸嵌，危不可躋。返出石峽，倚石側，復有道上出石端，危懸殊甚，攀根引蔓，僅躋其端。

透入石闕中，卽倚石西盡處，與前崖夾成闕。穿出闕南，抵飛石南懸之上，瞰前罅正在其下。遂攀登倚石頂，則一臺中懸，四崖環峙，上又連者如橋，缺者可瞰如井。下峽均歷六梯一里，西出峽又一里，北返寺。

二十四日 西向下山三里，過周塘，倚山環池，樹木掩映。南七里，爲麻峒壩。又二十五里，宿中都峽。

二十五日 南二十里，下核桃嶺，大溪自南來西折去，卽溱郡西。繡江上流也。發源自平山壩，乃大容山西北水。大容東西有兩繡江，一南自廣東高州北至北流縣，合大容東南水，經容縣注於鬱，此容縣繡江也。一卽此水，爲溱上流之繡江。循溪三里，涉流渡江，水及腹，爲橫塘渡。溱郡南界止此，江南卽鬱林地，屬梧州西北境。由江南岸溯流，踰嶺兩五里，過白隄，亦深山奧境。溯溪右南行八里，得大寨，自白堤至此，山迴谷轉，夾塢成塘，溪水連雲，修篁夾翠，宛然避秦處也。

二十六日 西南十五里，過箬帽山，山稍開，南見大容。又五里，爲平山，東望大容，在三十里外，猶有層峯間之。南十里，轉峽西出，爲勒菜口，於是山分兩界，大容東北峙，寒山雄倚西南，排闥東南去，中成大塢，溪流南注，爲羅望江。源十里，過馮羅廟，廟南峽愈開，寒山南盡，而大容東轉，於是平峙擴望。南有歧，東涉羅望山，循大容南麓，過陸馬廟，東四十里，可出北流縣，予取鬱林道，南十里，止松城壩。

二十七日 十里，抵鬱林州，西南一里，南流江自東而西，其流較羅望爲大，漚下泊舟，鱗次，上有堤，內環爲塘。堤下臥石片片，橫列漚間，紫泉在堤下石片中，石南北夾成橫罅，橫三尺，闊二尺，東迴環而西，缺其南，水從底上溢，漚其中停泓者三尺，上從南缺處流瀉去，時見珠泡浮出水面。泉之西有石梁曰南橋，跨南流江。橋北文昌閣，當江流環轉中，虛敞可眺，爲此中勝覽。橋南爲廉州大道，予由歧溯江岸東行，水月巖道也。東北共二十三里，踰山峽東下，峽東石峯森森，自北而南，出峽，循西土山東麓而北，一卽倚山東向。又北一里半，東轉得龍塘，卽鄰踰岡脊中，其南水南流東去，其北水北入水月洞，由其東又北一里半，直東抵石山中峯，度石橋而北，則上巖西

向高穹山半上巖者，水月洞南倚山憑虛之竅也。石山自東北來，南引而下，一支中出者，西瞰平蕪，削崖懸竇，層結皆不甚深，而此層最下，亦極擴。環峯石皆青潤，獨裂巖處色變赭赤，石質尤窮極神詭，尋丈之間，穴穿蓋微，無不具足。巖前架廡當門，敞其上，不使掩巖勝。由巖右腋穿竅上，復出一層，如偏閣，其左腋可環柱出。柱側緣崖上，躡轉出巖末，復得巖西向，自分左右兩重，左重在垂柱裂竅，仰睇上，即右重也。然歷磴無階，由外北躡，始入右重，閣絕絕壁，與左層翼對增妍，皆巖之中層也。其上削崖絕頂，尙虛懸一重，綬絕攀躋，惟供矯首耳。水月洞在上巖北地稍下，龍塘水經石橋北過上巖，乃東向搗入水月洞。洞門亦西向，路由其南水行路北相沿入，水北透後洞出。前後洞門一望透明，水旁躡石夾流，兀突俱作獅象形，洞頂垂石天矯，交龍舞螭，纒紛不一。其水平流洞中，無真仙巖之大，兩崖亦無其深峭，可褰裳涉溪。崖右有一小水，南自支洞出——爲陰洞——左則沿溪筍乳迺來，上亦裂門緜穴，層閣之上，又匯水一池爲奇，此明洞以內勝也。後門崖口，列大柱數，自門頂合併倒懸，洞內望之，蜿蜒浮動，此明洞以外勝也。陰洞乃明洞旁穴，中又分水陸，流不甚大。東南自牛隴又開一門，穿山腹至此，合明洞，溯流南入半里，洞漸沉黑，崖益斗，水益深，結筏積炬，曲屈約二里，出牛隴，此陰洞中水勝也。從陰洞溯流始，崖左嵌石下，竇甚隘，匍匐下穿，引炬而前，忽豁然上穹，上下垂簷盤柱，詭狀百出，升降其洞心駭目，遂曲莫盡。此陰洞陸中勝也。是日，予抵上巖，已過午，道流方扁戶出，予坐崖下，蒞陰間。久之，道流罷釣歸，即促其束炬爲水月遊。既入明洞，篝火入陰洞，道人不隨，支流入，由其側伏窠穿隙，漏收陰洞陸崖勝，中崇宏幽奧，森羅衆詭，凡五易炬出，欲溯流窮水崖，道人以無筏辭，請別由牛隴探其後崖，不必從，乃出明洞，涉水窮左崖之勝，仰睇後洞，諸垂虬舞龍石，出飯上巖宿。

二十八日 予曳杖窮最上巖，下憩右竇偏閣中。既午，循山而南，至昨來所渡石橋，橋側東折入峽中。是山石峯三支，俱鋒稜鱗削，由東北走西南，中支爲水月巖所托，是峽則中支南支相夾者；南支多削崖裂竅，予來時循

其西麓，詢之土人，皆曰中不甚深。今故從峽中，轉其北，得平窪一團，羣牛散寄其中，知爲牛隴。窮隴西北，水匯成潭，陰洞後門，卽東南臨潭上，四旁皆陡石無路入，必涉潭乃登，洞甚虛敞，隨水西入，浙北轉，石崖成峽，水亦漸深，味與水月陰洞所見等，雖未徹其中，兩端源流悉見，可無煩暗中摸索也。洞門右崖，馬蹄痕，冥記其數，疑卽志所載天馬洞。出洞，益遼峽而北，東西南界，峯石翔聳，蔚成霞綺。二支北盡處，北支又兀突起，與中支北麓對峙成峽，下有三洞南向，上蒸雲流電，閃爍陸離，東畔二門駢列，雖懸乳繽紛，俱不遽進，其西畔一門，孤懸峯半，洞門嵌空中，忽淵墜，深且數十丈，宛轉內透，極杳渺之勢，但兩崖直削，無緩下降，踞崖末望之，飛鼠千百成羣，見人蓬蓬內竄，聲傳遙谷。出洞，望中支西北山嘴頗近，以爲由此穿水月後洞，抵上巖甚便，趨一里，至其下，攀陟山岡，則巨石飛聳，中都臺，脚嵌沉澗底，遙探洞外諸奇石，杳不可見，卽溪流破擊出者，亦盡沒其跡。乃仍出，向峽返上巖，復至水月後洞，瞻望所陟路斷處，尙隔一峯嘴也。

二十九日，由上巖過牛隴，共三里，出峽，有兩歧：直北循北支石峯東麓者，爲北流大道，東向黔嶺者，爲間道，乃從東歧，二里，抵塘岸墟。墟爲陸川北境，北轉卽北流屬。二十里，爲橫林，北石山一支，自北而南，叢簇尖翠，予初望之，以爲勾漏，在是，漸近，路出其東南，西望而行，秀色飛映，蓋此山在北流西十里，勾漏尙在北流東十里也。自橫林，其東北十里，抵北流縣，縣宮大容南面之中，山脈由大容南下，曰綠藍山，水分東西流，東流者爲北溪，循城東下，登龍橋，入繡江，西流者卽南流江源，西南合水月洞水，經鬱林南門，西合羅望定川諸水，南下廉州，入海，是縣實爲南流源，其曰北流者，以繡江東自粵東高州來，至此始勝，巨舟東過容縣界，合洛桑澗水，經容邑南門，下藤縣，北入鬱江去，非謂北流源此也。縣西十里爲鬼門關，東十里爲勾漏山，二石山分支聳秀，東西對列，而鬼門顛崖邃谷，兩峯合立，路經其中，勝與勾漏實相伯仲。予自橫林北望，卽奇之，不知爲鬼門也。至縣始悟，已從東南越之過，以不及經其下爲恨。出縣東門，飯於沙街，北出隘門，抵北山下，循南麓東行，五里，度溪橋入石山

夾中，南爲望夫石，卽黃婆巖西垂山也；北則石峯逶迤，愈東，石骨益瘦，疑卽獨秀巖所托，今已失其迹；峯東崖大書「勾漏洞」三字，此南北二石峯俱東拱寶圭洞。予東行夾中，凡五里，石山迴合，中復突一峯，勾漏庵正倚峯南麓，其西隅卽寶圭庵。洞頗整潔，內堂三楹，西則葛令也。葛像綸巾朱履，飄然欲生，前庭佛桑盛放。乃令道人多覓竹束炬，爲明晨遊具，道人欣然願前驅。

八月初一日 先作寶圭行，約道人肩炬篝火後至。洞在庵北半里。庵後先有兩巖，一南向，一西向，望之俱淺；寶圭更在其北。漫流自西北來，東向直漱山足，北涉之，登山抵洞門。門西向，左開巖軒敞，平臨西峯，右則深入窟嵌下，一石柱當門端，石斜飛磴，道由其側，下至洞底，交闢爲四歧：由東入，由南入者，二歧俱深黑，歧而虛明，則一西向豁，一北透焉。西向豁者，卽正門所由入，內與東歧黑穴對，北透者，偏門另啓，正對南歧黑穴也。歧交於中，成一「十」字。東歧之南，頂側忽倒垂一葉，平度半空，外與當門柱適對，上下憑虛，各數十丈，卷舒懸綫，薄齊蟬翅，葉間復分開竅竇，若眼之決眚。由東歧南崖攀級上，抵葉根，葉帶區盤旋蒂側，出葉開，踞孔坐其上。坐久之，復帶蒂下，向北透歧，歧中一乳倒垂，長數丈，水由其端涓涓下。更北入峽中，右則窪而北出，爲下門，左復稍高，北度疊成上閣，閣前平臨西北，亦有乳柱界其中，此明洞西北二歧也。道人負炬至，爇火先入南室，兩旁壁峽起，高而不廣，入半里，側皆裂竅，竅垂柱，少進，忽下墜成淵，由洞抵水，深二丈，水之深，不知其幾也。兩崖俱無可著足，南眺其內，皆黑莫莫，覓道人淵，言水深曾無徒涉者，促之覓筏，則又云隘逼曾無以筏進者。然則若何可入？曰：「冬月水涸，始可墜崖涉。」人何如？曰：「內甚深，能見明而不能升也。」予聞之，悵甚，捫石投水，淵淵不淺及底，旁燭之，仰見左壁有旁通隙，入則漸束無餘竅，乃下。返出四達處，更入東穴，初兩旁亦成峽壁，下漸高中，開如堂皇，稍北而東，徑遂窮，比之南竅，雖有穴宛轉，深不及其半。乃謀爲白砂洞遊。道人復肩炬束火，從北透偏門下層出，循山西北麓，行始見其山前後兩峯，駢立而中連，峯西南突者，卽寶圭，東北峙者，乃白砂所伏。白砂亦前後開洞。

前洞北向，高微分爲三門，兩旁峻縣，中可俯級入；後洞南向，高隘僅通一線。前對寶圭背，東卽二峯中連脊也。先經白砂後洞，草沒無徑，道人不之入。北去一里，東北轉繞山北麓，南躋前洞，入門卽窪下數十級及底，仰視門左右，各有隙高懸，卽所謂「左右門」也。逆光流影，豐照四徹，然虛嵌莫得攀躡處。從洞中東轉，頗崇宏，漸窮漸黑。予遍探四面，無深入路。出，促炬命導，仍入其中，以火四而燭，旁無路也。導者忽從南壁下，投炬蛇伏入——竇高不踰尺，廣如之——既入，忽廓然燈空，衆象羅列，方瞻接不暇，而崇宏四際，復旁無餘隙，透東轉南，條開條合，凡經四竇，皆隘若束管，薄僅透屏，故極隘忘窘，屢經不厭其煩也。既而東崖之上，大書「丹砂」二字。南有歧，入之不深，出向西轉，再南，則天光四射，後洞門在望矣。導者欲仍從前洞返，予強之出後洞，見寶圭後峯特立，爲當門屏。乃西南披草棘出，仍過寶圭北偏門，將及庵，東望清泉巖，卽前所經南向巖也。還飯庵中。下午，探近山諸勝，西南入黃婆巖。黃婆巖者，寶圭西南諸峯所裂巖也。其山西自望夫石東來，巖當其東北隅，與寶圭東西對，稍南遜巖門外極危聳，黃崖綴其中，巖頂峯石，分歧發異，惜內無深入窺。西抵望夫山西麓，環觀東西南三面，鼎立諸峯，巒岫無出黃婆一面者。按其攢簇之勢，疑卽志所載巫山窰云。已乃循黃婆東麓，南抵東南隅，石罅懸峭，片片飛雲縹空。自外崖攀峭石上，歷罅隙，屢出層空，達峯頂，遂盡發其危嵌態。下山轉循南麓，峭崖穹立，石色雜赭，乃東山轉房，橫過勾漏庵後峯東南角，蓋寶圭所托之峯，南而駢立而中連，西立一峯，卽庵後清泉巖所倚，東立者與之比肩南向。循峯東麓北行，路左得一東向巖，內頗深，漸縮如牛角。出洞又北，清流一方，淙淙自亂石中出，上皆草石蒙茸，莫辨其自來。忽一少年至，曰：「欲覓洞乎？其上鬻草中，二洞相距數十丈，可探入也。」予亟攀棘踐刺覓之，深蔓中，洞門果穹然東向，外爲蔓石擁蔽，入洞卽隕然下墜。俯瞰之，有溪自南而北，貫其底，崖勢峻立，非攀緣可下。四囑其上，南崖有陰而未盡者，片石懸空，若棧道架壁，闔不盈咫，而長竟陸處，直達西崖，但中棧有二柱駢立，若樹柵斷路，外一柱已爲人截去，下存尺許，可跨而過，但其處益狹，必以兩手握內柱，外柱始得越。臨深

蹈險，莫此爲甚。過棧，達西崖，與洞門正隔溪相對。乃明炬燭之，崖之下，深鑿與外崖等，上則垂列乳柱，迴錯開闔，疎樛窈窕，深入猶徹外洞光。乃出崖臨溪，從深墜處投空下，低溪中，仰視洞頂高穹，延照內映，側棧凌虛，尤增飄渺，溪水深不及膝，南從崖脚湧出，北墜崖去，卽由此東出，爲亂石泉源也。於是從南崖湖流入穴，極低，垂覆水間，距止尺，遂衝沫過額，南入數丈，望前有流光熠熠。又南數丈，洞復穹然高盤，轉而東西橫貫，上則東闢爲外門，門高聳，與前所入門等勢。時從人亦至，乃令其以炬更前，西向潮流，洞愈宏放，流益深闊。又數丈，石砥中流，登石內望，洞闢如廣廈，淵潭四際，其下以杖測水，不竟其底，不知更幾轉，得抵寶圭南穴前所望深墜處也。返步，隨流，仍抵東闢外門下，從人將垂首及膝，腰橫炬匍匐，北向低穴出，予止之曰：「此門雖峻，與先所入者無異，不若攀空躋危，竟登此門爲便。」遂攀崖出洞口，門亦東向，與所入門比肩，特巖於突石連臺，遂相顧不見。洞外循左崖平出，返眺門頂，又上闢一重，惜無躋級。蓋北洞與室內羅，此洞外綴層樓，所異者此耳。遂一以北洞上登法而下，崖半石隙窺影中，彷彿并北洞見之，迨極下仰眺，仍茫然失所階矣。乃自東南山角共一里，入勾漏庵。

初二日 錄詩寶圭者竟日。

初三日 飯勾漏，卽東北行，由營房轉山之東南角，過亂石透泉處，徑草坡五里，越坡一塘，匯水環浸山谷，度橋約二里，堰塘愈大。石峯至此東盡，山北隙中露大容，蜿蜒爲列屏。又東十里，水自西北大容來，東南入繡江，爲容鬱分界，曰洛桑渡。水頗急，以藤橫跨西崖上，繫船於藤，渡者引藤就進，謝絕篙楫。又東二十五里，爲景清新橋，則大容東峯巍然北臨，若負屨。又五里入容縣，出城南門，門外繡江自西而東，西南合涓龍江，北出藤。涓龍源出天塘山，北向石寨，始入繡江，渡江，南十里，宿古樓。

初四日 西南循大道，盤都嶠而過，蓋都嶠北俱削崖懸互，無級可階，必繞出其南，始可北向以登。共五里，過石寨，卽又一里，抵石嘴鋪。鋪東南八里，有黃土巖，不及登。東度一橋，始從歧北向上山，循池東上五里，抵南山寺。

右稱靈景寺。大巖倚東崖，門西向，外欄高垣，設蓮坐於中，雖云寺，實巖也。蓋都嶠北穹高頂，南分兩腋，如垂臂直下，下兜成塢，清塘一方當其中，兩腋石崖，皆重疊迴互，一巖甫斷，復開一巖，層穴之頗，復環層穴，外列多門，如絳帷紫帳，紛披競綴。靈景爲東腋首巖，最高而大，高三丈五尺，深五丈，橫闊十餘丈，兩端稍低，中穹如半月。北有三巖，皆西向，差小。三清則當分股兜合處，巖高深橫闊同。靈景東有南向二室，與西向巖易隅齊列。其西有飛巖，則南轉東向，爲西腋戶，迤邐南下，與靈景分門對峙若兩廡。此下俯也。三清上又列重門，爲中層，無緣陟道。其上又啓一巖，爲上層，是名寶蓋巖，高十五尺，深二丈，闊五六丈，後倚峯頂，地愈高上，獨當中幹，平臨兩腋巖。再上，卽中巖頂。上午，先抵靈景，門外竹光旁映，巖中霞幄高張，心樂其幽曠。僧留午餐，聞三清觀道者已他出，竟止寺中。

初五日 由巖右北行，歷西向三巖，盤磴上，入南向二巖，共里半，然後抵三清巖。巖孤境寂，樹拂空明。又西歷東向虛巖，乃仍返西向三巖間，取道北上，又一里半，沿躡崖末，抵寶蓋巖下。視中巖嵌入足底，而下巖三清，樹杪若浮空載之者。巖左循崖躡石，石迴互如髻髻上突，俱不中空，雖削削無容趾級，而子石嵌崖，一同白石絕頂，可緣之上。上一里，遂凌頂，乃知是山東西駢列，惟三峯昂高，皆北簷南俯，此其最西者也。迺眺最東，層巖更多，但不及此峻耳。北又橫突一峯，爲此峯北護，卽縣南望之耨者。其北面峭削特甚。西則旁插一峯，頗尖銳，爲此峯附。西北兩附間，下開一門，內環爲峽，乃北護山與西高峯夾而成者。峽中又突嶂中盤，爲常門屏。由屏東進峽南轉，則東西二高峯交夾隙也。迺合甚深曲，乃從舊道下，至靈景巖，飯石嘴鋪。北過石梁，東望峽門窺窺，聞其內山半有竹簡巖。遂東向峽門入，一里，抵常門屏下，其南面裂垂罅，削爲三崖，西則下屬北護峯，與之並起。東面危崖獨展，與西高峯麓相對成峽。峽南堰水爲塘，環隴南嶺三崖下，西附小崖，卽椎立於南。塘上一家結茅居之，環戶以竹，致幽甚。由此渡峽，東上西峯北麓，一里，越嶺少下，下又成峽，細流南向，直墜椎立小峯腋。溯流北入，

洞壁萋森，藤竹蔭其上，葛蒲覆石嵌水，根葉交加，足之所投，知葛蒲不知爲石也。緣澗上東南躋嶺，共一里，飛石二丈當道，縣梯入，則竹簡巖在其北，兩巖並列，門俱西北向，高爽殊快，南有飛泉外墜，巖下崖直達洞底，計巖後卽西高峯絕頂，當與三清巖胸背值，若山此置磴，可先登峯頂，次第下諸巖也。返至環塘西，探南面裂罅，罅相距五尺，兩罅並起，界崖爲三，俱危懸絕峭，仍東抵危崖，獨展處，循崖北行，夾澗藤樹密冒，深綠空濛，徑西飛巖千尺，轟影流空，隔絕天地。若不有此行，止謂都嶠南北峭秀，可一覽罄幾失此幽邃。凡二里，危崖北窮，與塢西轉，卽當門扉北麓也。較南麓三裂崖，稍遜其形，亦環互成塢焉。路乃捨塢東向，復登嶺，嶺乃西高東北支，北走屬北護峯者，踰嶺復開，南北塢塢東乃中高盤互，上亦有巖懸綴下，與西高夾爲此塢，北更有重崖間之，南則澗環以出，不知所極。旣而南見兩三家倚西峯北麓，居則石背邨也。時日已下，適抵縣尙二十里，頭返出石窠，邨北過古樓邨，昏黑中抵繹江南，昨來炊飯家宿。

初六日 出容縣北門，卽西行，已復北轉，循大容，東麓十里，水自西北來，東入繹江。三渡溪，循溪溯流，行夾谷間，五里，爲石頭鋪，復亂流涉水，山勢愈夾。西折入山峽行，透峽共五里，山復開爲李邨，度一橋，更入幽阻，盤折山峽間，村蔓壑底溪流，藤箐沉翳，舉首不見天日。五里，躋嶺復盤折其上，峽又五里，山迴谷轉，瀦水滿腹，浸山脚，皆平溢不流，左右幌漾，真山棲佳勝處。南出峽，水遂西流爲水源。蓋大容北下脈所盤夾成者，西北二里，至同山，嶺山乃大開。西轉，仍見大容西峯，巍然穎出也。又五里，止雞黍山，北塢秦鑿邨，地多大竹，裂竹片大至尺許。初七日 西北七里，踰長嶺，始北望白石山，在重峯外。又八里，爲平地城，西繹江自東南北注，源出大容西北，至此始勝舟。東兩日程，出頭參寨，下繹江云。又十五里，抵羅秀。北三里，將至盧塘，道旁空樹一團，出地一尺五寸，圍大五尺，中貯水一泓，水面上不盈圍者五六寸，下浮出平地幾及尺，澄碧涵空，杖抵之，深不可測，珠泡沸沸上發，瘦斜出之，輒齶齶痕，不與地平，尤爲可異。又二十里，渡大水河，抵陳邨。

初八日 西北八里，上一嶺，正西瞻獨秀，下山，二里，爲陳沖，已出獨秀東北，王子昔登白石頂，東望深塢中聚落也。又三十五里，至陳坊墟宿。

初九日 西十里，渡鬱江，返潯郡寓中。兩病人比柳州時，少有起色。橫州船以明晨早發，攜遂囊下舟候。

初十日 未明發舟，曉霞映江，從蓬底窺之，如行紫絲步障中。三十里，望白石山亭，亭峙東南，甚迫。西北三十里，泊鏡門。

十一日 二十里，爲白沙。又五里，登涯，向羅叢巖。東北里許，北望數峯叢平疇中，南一小峯如立指，中三四峯東西駢立，再北，一石峯稍低而橫互，卽羅叢所倚也。由小徑四里，透小石峯峽。又三里，北抵羅叢巖，門南向。索炬向導者入洞頂高處，盤窩成蓋，又倒石捲空上垂，但無登處。北入五六丈，遂分東西內外洞。西外洞亦南向，擴然透明五六丈，由西竇北入，則西內洞矣。其內時夾時開，時高盤時垂下，巉頂平若幕，裂隙成紋，至石形之異，有聲運綫空，挺笋特立者，隨處布置，不專以乳柱見奇也。計里許，北過一隘，西轉有峽，北透天光。時數炬更盡，不復能由內洞返，北躋後洞出，穴北向，從中匍匐出洞，已下北麓，循麓東行，過東北隅，導者指其上列竇曰：「此東洞後穴也。」予卽欲從之入，導者曰：「無炬，須仍由前洞攜炬出。」從之，環其東麓，麓東一峯圓峙，高踰此山，竅穴雖枝導者謂「都無深入竇，然其北有石一枝離立起，不由此不得睹也。」復入東前洞，縛炬內遊，乳石奇變，與西內洞等，而深止得半，不若西屢轉愈擴也。東崖上穴駢迭，取躋上，則有門三穴，聯翩北向，而下無階級。導者謂從其內西向，躋暗夾中，有道可出，然愈上愈隘，不若仍出前洞也。出飯後，導者復肩炬，爲水洞龍洞遊。水洞在山西南隅，門亦南向，中寬數畝，潭水四際深不測，其外淺處，紫碧浮映，日光所燦也。洞左右俱有重崖，迴環潭上，可循行以入，各抵潭北，崖插底，兩路旁絕，上無歧穴，不識水洞何所，止出洞循西麓，北轉東得龍洞。洞在山西北，西後洞西，門亦北向，中有水夾，其上片石，東西交，成天生橋焉。五丈以內，又度一梁，篝火入，西穿石柱，夾漸大，南入可

半里路窮下黑，乃多燃火炬照耀之，亦有深潭一泓，澌水莫測，其大更逾水洞。投石沉沉，亦止而不流也。已而燒炬消滅，南望隔潭深處，杳杳光浮水面，導者神以爲怪光使然。予謂穴影旁透，導人曰：「昔邨人結筏窮之，至其處，輒不得穴，安所得倒影？」予曰：「此地深伏，雖去洞頂甚遙，然由門南出，計去水洞不遠，或水洞之光，由水中深映，浮筏者但從上矚，不及悟光從水出耳。若係靈怪，豈有自古不一息者哉？」乃復明炬出洞，別導人，西南十里，抵安祿營，爲潯貴兩縣中道處。蓋羅叢巖西北有崇山橫亘，其東北自潯之西山，直西南接貴縣北山，二山兩角高張，東西相距幾百四十里，中間峯巒橫疊，翠環雲繞，頗似大容。大容爲鬱江南條山，界黔鬱兩江間，此山爲鬱江北條山，亦界黔鬱兩江間。縣之倚北山，猶鬱林之於大容，西嶺潯州之倚西山，猶容縣之於大容，東峯皆東西突聳兩角，中則連互焉。第大容東西八十里較近，中有北流縣界其間，茲山較遠，而別無縣治，惟今安祿營爲中界耳。

十二日 自安祿西南二十六里，直抵石山下，爲平礪營。營東石峯峭立，曰大巖山。巖甚巨，中容數千人。南又突一小山，上有平石，架若橫橋，其下透明出，小山西爲馬鞍山，亦峭聳起，皆平礪近峯也。南望銳鋒若竿架，若卓樞者，在數里外，望之趨三里，度石梁，又南十二里，直抵衆蓬峯西麓，曰劈竹鋪。眺路左諸峯，分歧競異，卽貴縣東山也。又西南十八里，抵貴縣南門，則大江在其下。靜聞與應，僕所附舟，已先泊南門久。下船，迫暮放舟，乘月西行，不五里而泊。

十三日 行十里，西抵西山南，東南轉十里，爲宋邨。由貴縣南至南山，十里；南山至宋邨，亦十里；舟行屈曲，水路倍之。予先擬一至貴縣，卽往宿南山，來朝從南山間道候舟，詢之舟人，旣不得地名，且云舟將連夜發，遂不得行。及發，不過十餘里，卽泊。今上午過宋邨，悔不從初所擬至此登舟也。又四十五里，夾江兩山起，溯之入，又乘月十五里，泊香江驛。

十四日 過烏司堡已十里，爲橫州界。

十五日 掛帆三十五里，抵橫州南門，猶上午也。是日爲中秋節，以行李及兩病人入南甯州，予獨入城。傍江而東，二里，抵下渡。渡南岸爲寶華山，道甚大，共十里，過蒙氏山莊。又一里，東向入山。二里，抵山下，披叢久之，寺尚在半山。渡澗拾級，又半里，得寶華寺，門西向，寺旁無他勝。問所謂山後瀑布，僧謂：「墜自後嶺，高百丈，峽爲叢木所蔽，行絕蹊徑，望之無所睹，惟從嶺而上，可聞其聲耳。」予乃曳杖上嶺，自巔至峽，皆紛植蔽虧。予直造山頂，風潏怒聲不止，瀑果不可見。嶺南下五十里，卽靈山縣矣。乃返寺宿。

十六日 自寶華下山十里，望東北鳳凰諸石峯，在三十里外，路遠不及往。遂西抵州，由上渡渡江，入南甯舟。

十七日 舟西南行，四十里，抵陳步江——內通小舟，欽州鑿俱從此出。是日靜聞病轉劇。

十八日 舟至是多西北行，旁皆土山，繞繞蓋自入鬱江，惟鳳凰山石崖駢立，瞰江餘皆土阜耳。又三十五里，泊江西岸。

十九日 平明行，五里，過火烟驛，爲永淳縣界。於是舟北轉，歷十二磯，磯在江右涯，盤石橫突江畔。又四十里，抵永淳南門。

二十日 北繞永淳東，旋西繞其北，江幾環城四隅矣。於是始西北行，共四十里，過伶俐水，五里，泊。

二十一日 西南五十里，八尺江自西來入，江發源自欽州，通舟可抵上思州。遂西泊黃花驛——驛去南甯府尚五十里。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日，凡游南甯者，皆缺。

丁丑九月二十二日 余自南甯崇善寺別靜聞，下太平舟，泊建武驛。

二十三日 下午，始解維行八里，泊窰頭。

二十四日 放舟西，五十三里，爲右江口。右江自北，左江自西，至此會。開右江之流，溯田州而上，舟至白隘止。由右江口北望，其內俱高濞平隴，無崇山爲阻，而左江南岸，則衆峯內突兀一圓阜，頗與衆山異矣。西入左江，二里，泊大果灣，乃兩江中交脊盡處，北有小峯三，石圓互如覆鐘。——山至是始露石形。

二十五日 西南二十里，爲楊美石嘴，錯愕臨流，又二十里，泊金竹洲上流野岸。

二十六日 西南十里，過蕭邨，入新甯州境，石山復出，苦屏列，若角挺，漸江兩岸，奇石棋置，競露崢嶸。又五里，東折，江南岸穹石成洞，外裂多門，如猛獸羣立，空其跨下；北岸則斷崖爲峽，飛梁駕其上兩端。又五里，仍西南轉，與石山條忽向背，兩崖突石愈奇，上下覆嶼，如劈雲，如肺葉降垂，紛幻沓換，但崖洞未甚深擴，竟成閣殿耳。又十八里，石山始在江南岸。又三里，西透兩山腋，兩岸始石山對列。舟挾江北石峯，北轉而循其西麓，於是東岸之南峯，列三洞門，北向，北駢立兩崖，崖壁兩疊，疊各有洞，是名獅巖，南向爭雄。北三里，直抵獅崖下，乃南轉，二里，又西一里，過一尖峯下，仍南向。西岸復有駢崖平削，巍臨江潭，者筆架山也。而東岸石根愈透聳，共三里，過峯石下，泊新甯之西門。自南甯來，過右江口，岸山始露石，至楊美江，石始奇。過蕭邨，入新甯境，江左殆有純石山，抵新甯北，郭江右始有對峙之岫，舟行峯石中，如梭度緯，應接不暇。且江抵新甯，不特石山最勝，而石岸尤奇。蓋江流擊山，山削成壁，流迴沙轉，雲根迸出，或錯立波心，或飛嵌水面，皆洞壑層開，膚痕縷縷。江既善折，岸石與山，輔之恐後，益使江山兩擅其奇。余謂陽朔山峭瀨江，無此岸之石，建溪水激多石，無此石之奇。雖連峯夾嶂，遠不類三峽，湊泊一處，保不及武彝而疎密宛轉，在伯仲間。至其一派玲瓏通漏，別出一番鮮巧，足奪二山之席矣。

二十七日 西南行八里，江東岸石根空中上覆，已屬創境，忽一轉，雙崖前突，碧石高連，下關如閭闔，更巧幻中雄觀。又一里，沖江自東南來會。南三里，東岸一峯甚峭，其北垂環，腋轉截處，有洞西向，巖巖特懸空無路。又西曲南轉，共六里，過那勒。余泊舟於此，爲穿山崖，生二巖遊。西南三里，透兩峯下，南至穆鑿邨，市肆西臨江，澗穿巖

在其南一里，羣峯排列，巖在峯半，門西向，攀崖石上，抵門，始西見江流橫其前，洞直透山腹；又見隔山迴環後門，外翠壁掩映，乃由門上躋，踞其中，則東西兩門對闕，上皆垂石駢柱，凝結兩旁，但其內西下東上，故東透門高，出西門頂，自外望之，都無所見，必入門始知爲穿巖也。兩門外俱削崖千丈，矗立雲表，而東門地勢既崇，壁尤峭，趾尤峻，所環對諸巖，自門北迤邐東轉，又南抱深谷，若另闢一翠微境，其下旋轉西去，谷口崖石交錯，不得窺，下山過程，穿闕犀牛洞，在麒麟邨，邨依那勒，東與程，程三邨鼎立，乃東北三里，至其邨，邨人指洞在北山東峯上，相去祇里許，至其下，不得路，聞巖下伐木聲，呼兌之，不答，時已過午，雖與舟人期，抵午返舟，今卽舟去，不能顧也。乃盤山東北隅，循大道行，道西北皆石峯，二里，一歧北轉，有燒痕在焉，先是麒麟邨人謂抵山下燒痕處，卽登巖道，余謂在是矣，益前趨，北入山夾，兩旁峯崖攢疊，中平，途有車道，循之，里許，道旁停車四五輛，數牛布牧於麓，樵者倚崖，屈卽之，俱不知有巖者，蓋皆遠邨樵牧，以車載至此。過此，車路亦塞，入一里，夾且東轉，四眺重崖，皆懸絕無徑，西崖尤爲峻峭，抵其北，轉抵其東，共二里，環夾爲塢，四間迴崖，巖嶂深叢，翳之道遂窮，出沒莽棘中，索終不得路，仍西南五里返，至麒麟邨大道旁，前望隔隴，有燒痕一團，亟趨之前，至伐木聲處，痕間有微徑，石環叢隔，故前不遽見，今當在是矣，益厲勇而前，乃愈上愈遠，西望南垂橫脊，東突迴峯，余皆已出其上，獨一徑北躋，二里，路返，逾頂北下，躡不可行，仍逾高頂返，下至燒痕間，見石隙復有一道，望東峽上，其間徑正進而突孤崖下，始與麒麟邨人所指合，凡三誤三返而後得之，日色漸下，亟望崖上躋半里，抵孤崖北，是崖危聳高峯，南從東轉西向，若獨角中突犀牛，擬稱以此，崖北一脊，北屬高峯，與東崖轉處對，脊上巨石巍峙，與獨角並而支其腋，巨石又中裂，豎穴嵌一石，非高丈許，兩旁俱石夾，上復覆之，若刻空特置其間者，走石緒亦迥別，一山石色爲尤異，脊東下墜成窪，深若迴淵，上削崖四合，環轉無隙，踰脊俯瞰淵底，南崖下有洞，北向門高張，內深不知所極，四崖樹蔓蒙密，淵底益盛，崖旁有徑可循，至淵底，躡不可前，使芟除稍盡，可達洞腹，則奇邃盡發矣，日已曛，乃躡脊西下，由麒麟邨

北，西二里，抵那勒下舟。

二十八日 放舟南行，旋轉西北，三里，直逼雙峯石壁下。再折東南，五里，小水自東南來入，卽穆窰也。又西南一里，過穿山西，又一里，西入兩山隙，又五里，江北岸山崖陡絕，小峯如浮圖，插其前，山半綫一南向洞，又六里，界輝山蜿蜒江北，西卽太平境，蓋江之北岸，新甯太平以此山分界，南岸俱屬新甯也。又二里，舟轉北向，西岸列岫嵯峨，一峯前突，俗名爲「五虎出洞」。一舟遂東轉，已復西北，抵北山下，循之西向行，共六里，過安定堡，北山盡，南山復出，亦西循之。三里，隨山北轉，過花梨榔。又西北轉，隨江北山，二里，轉而西，隨江南山，三里，又暮行三里，泊南岸晚夢榔。

二十九日 循南岸山二里，北轉；又三里，轉而西；又五里，山開水繞，百家之市，倚江北岸，曰馱盧，屬太平崇善縣。是日，止行十里，泊舟。

十月初一日 循馱盧西北五里，北岸爲左州界；稍南，南岸石峯復突。又二里，西北轉，乃見北岸石峯。三里，西南入峯夾間。十里，西岸迴崖雄削，駢障江流，南最高，有三洞東啓，極南一峯稍低，上開洞尤巨，洞南崖石外跨，自峯頂下插江潭，崖南洞復透門出，中磴峒交透，舟行望之甚奇。又南二里，東岸石壁與之爭奇，而峯壁合映，江濤其間，更爲勝絕。又西南行六里，已而東折，則北岸雙崖高穹，崖半各有洞，南向；南岸磯嘴盤疊，飛石凌空，無不穿嵌透。二里，西南轉，上銀瑟灘，灘始有巨石，中橫如壩。西五里，西北盤東岸迴崖，二里，抵北山下，仍西南六里，山開江曠一望廓然。又五里而暮，又二里，泊徐利——在江西岸，屬新甯。

初二日 西北三里，抵江北危崖下。南七里，響源水自南來注，聲傳如雷，源發自江州；水之西岸，卽江州，屬新甯。江州以此水分界，水入江處，有天然石壩截江口，高十尺，東西長十餘丈，水踰壩墜江，雖不甚高，而雪濺雷擊，勢特闐悍，亦一奇觀也。北岸爲上果灣，有巖西向臨江上。於是北一里，抵北山下，又西北轉，兩岸山復出。二里，崙

宋邨有八仙巖，絕勝。又八里，西岸石崖，疊出屢變，奇態盈望。又四里，北轉，西岸一崖障天，崖半洞列雙穴，東向如連環，北大南小，垂石外間，通其內，既而大者愈穹，忽割然中剝，光自後透，洞前上下，皆翠崖危疊，倒影江潭。南有馱槎邨，轉登山後，聞可攀躋。又北一里，東岸臨江，巖然者為銀山，劈崖截山之半，斑斕綴色，與天光水影，相為飛動，覺陽朔畫山竟遜一籌。崖下有上下二洞，門俱西向，上洞尤空邃，中懸石作大土形，上嵌層壁，下瀨迴潭，無從中躋，其北紛竅甚多，裂紋錯繚，樹間吐納雲物，獨含英潤。一里，轉而西，遂止馱朴，為明日陸行計。

自入新甯至此，石山皆出「巴豆樹」「蘇木」二種，樹殊小。「巴豆」葉色丹映，每隊聚重，盤孤懸絕壁，丹翠觸望，如楓葉著霜，殷紅點染可愛。「蘇木」則山凹平坡，隨處俱生，葉如扁豆子，長倍之。繞榦結瘿，點點盤結，同垂乳，土人以子稱成林，收買不至，輒刈為薪，又擇其多年細幹者，光削之，乳紋旋結，朶朶作胡桃痕，色尤蒼潤。余昔日天台覓「萬年藤」，一黃僧播此，云出粵西蠻洞，余疑為古樹奇根，不知即「蘇木」叢條也。

馱朴西至太平府，陸四十里，水倍之，水源直通高平，為安南地。由龍州換小舟，溯流四日可至，太平人呼之為高彝。聞龍州山崖更奇，其地分水至思明府東，換小舟，可溯流四日至天龍洞，過山半日，即抵上思州。州屬南甯府，有十萬山，山水西流為明江，出龍州，東流即出前八尺江。

初四日，由馱朴取道至太平，南溯江八里，為新鋪，江從正南來，陸路遂西南轉。又十二里，轉一山嘴，乃循山南麓西向行，迺崖聯巖，上壁極峻拔，多玲瓏石。二里，路南復突一危峯，遂西入山夾。又一里，南登媚娘嶺，嶺東南五里，路側石窰一圓，曰龍井，下墜五六丈，四圍大徑三丈，俱純石環壁，墜空綴磴，下底甚平，東北裂一門，透門入內，水聲潺潺，路遂昏黑，踐崖捫隙，下忽深不可測，久之，光漸昏，迺見所入處，一石柱細若碧筍，中懸其間，上下連屬，旁有石板平度，洞雖不宏，旁與窰窺得之路旁，亦異也。自馱朴陸行至太平，輒見岡陀盤旋，四環中墜，深者為井，淺者為田，上下異穴，彼此共窰，蓋他處水皆轉峽出，必有一洩水門，惟此地明洩澗甚少，水皆從地中透去，竅之

直墜者，下陷無底；旁通者，則底平可植五稼；路旁大抵皆是，惟龍井下陷猶有底，故得墜玩焉。西南出山，四里，江自壺關東垂北向，至潮之南，升降岡阜，又西四里，抵壺關，關在太平，郡城北里許，麗江西自龍州來，抵關之西南，折繞城南東轉，復北抵關之東，乃東北去，關東西正當水東處，若壺瓊然，相距不及一里，垣之設，關於中，爲北門鎖鑰，其南江流迴曲，壺腹間，則郡城倚焉，城中縱橫相距各一里，東西南三面俱瀕江，余以下午抵關，留憩關左映霞卷。

青蓮山在郡城北二十里，重巒北障天半，其支南向東下者，卽娟娘嶺，西下爲碧雲洞，洞在壺關正西二里，石峯突兀，洞穿峯半，門東向，先從北麓上三折坂，東向透石隙，曰天門，得平臺焉，洞門峙其上，門狹而高，內南轉，空闊深暗，上透山頂，引光一綫，空濛下，光下爲大士龕，北向，中坐像，後有窟深陷，矩燭之，沉黑。又一穴南去，不知其底，——此下層也。其上層隔窻之南，復關爲門，門前列雙柱，上平度兩盆，曰寶盆，先由大士像右壁穿小穴，南下窻側，由雙柱中抵寶盆，下透門入，始頗隘，連進門兩重，漸轉東上，則穹然高張，天光下透，一門南向出，爲通天竅，歷級上，出洞門外，亦有臺甚平，下瞰平壑，與東向門無異。由大士像左壁，西穿小穴，曲折入，兩壁狹轉，下伏爲隘門，透門進，忽上盤如覆鐘，凡進四門，連盤而上者，亦四五處，乃出於大士像左壁稍北，又西穿小穴，漸北轉，則呀然中通，山影平透，裂一門北向，號曰盤龍窟，——此洞中勝也。北門外，崖石橫帶山腰，東達天門，西抵一飛崖，下上覆下嵌，崖不甚高，上下俱絕壁，中虛而橫帶者，若平廊，復榭，無愧一羣峯獻翠，一名北瞰深塢，重巒前拱，較東南二臺，又作一觀，由崖東，攀石磴西望，峯頂蓮瓣錯落，中有一石，東剜空明，爲臺深石削，不得攀援，仍從盤龍窟入，出東臺，仰眺洞南，峯裂歧崖，迴環一峽，乃攀枝援隙，上直歷峽峯攢合中，復有東向洞，內皆磐石攢空，隙裂淵墜，削不受趾，俯瞰莫窺其底，石塊投之，聲歷歷不休，下卽大士龕中承接靈光處也。至此，洞外勝始盡。

初五日 聞壺關東四里有白雲巖，乃由郡城東渡江，經歸龍邨，洞東抵石壁下，穹崖高展，下削如屏，色瑩潔

逾玉崖南峭壁半，列洞五四，大小不一，皆西向。南面一洞較大，下復疊一洞，不甚深昧，而上洞中空外創，望之窈窕，竟不得攀憩。再南半里，有洞甚大，亦西向，前俱大石交支，從石隙透門入，窪敞可容三百人，內無旁通竅。洞北有小徑，東上山夾，兩旁削石並登，攀級而登，踰山坎，南亦有窪下陷，木翳不能窺其深。其北更聳層峯，西瞰江流城堞，俱在足底。再北，直出白雲巖頂，其坎中窪窅雖多，而深莽密，終不能下。通巖半洞也。此處巖洞，特苦道路蕪阻，若能巖外懸梯，或疊磴中竄，其委曲奇勝，當更居碧雲上。遂西出歸龍，南溯江岸，三里，抵金嶺將軍兩山間。金嶺瞰江峙崖洞中立，大容數百人，茅棘湮阨，亦莫覓入洞道。祇三週其東南北三面，又再越其頂，對矚江城，若斷鬚眉於鏡中。東即將軍山，片崖立峯頭迎江，有干城赴勢，環郡四眺，峯之特聳者，此爲最。下渡江，趨壺關，山雨忽來，暮色亦合矣。

初六日 余欲走歸順，由富州入雲南，聞歸順爲高平所阻，意未決。且從歸順行，必假參戎馬牌，方得前會。友滕賓王，肯與書參戎道章，遂留壺關菴中。

初八日 有僧自南甯崇善寺來，謂靜聞以前月二十八日子時故，去余別時纔五日，爲之哀悼，終夜不寐。初十日 滕始以參戎馬牌相畀，又爲余作諸士官書。連日阻雨，不得行。

十八日 始同僮僕出壺關北行。關外有三歧，東北向馱朴，走左州；西北走龍州；今直北取中道，太平州道也。西北十四里，登樓沓，兩旁山崖陡絕，夾隘頗逼。踰隘，少西下，輒有塘一方，匯水。西行峽中二里，踰二峽，高倍於樓沓。西下，崖石巖削夾深塢。北一里，上大堽，陡絕更倍之。踰坳，北下，夾壁蔽日者一里，塢窮西轉，其北四山中墜，下窪不測淵。又西一里，踰隘，西下懸蹬，旋重崖間，直下山脚，幾千級。按郡北有蕩平隘，乃青蓮山中裂成峽考，東南自樓沓，西北出此，中爲堽者凡四重，兩崖重互，水俱穴壑底，並無通流隙，真阨塞絕隘也。既下，循麓北行，一深窞懸平，中墜陷如窞，上開線峽，南北裂，中跨石橋，界爲兩，其南可循蹬下，泉流瀟瀟，仰望如處甕內。

引首窺天也。北十里，山始離立。西北十四里，小水東自嶺峽中西南去。絕流西渡，聞水聲動山谷，余疑卽所渡上流。忽見大溪洶湧，路右闕比龍江之半，自西北注東南，下流與小溪合而去，上流水懸壩石下，壯悍洶雪。蓋此江發源歸順州，至安平州北，又合養利思城二州水，至此下抵崇善水口，綿埠邨，大龍江，水口在太平郡西七十里云。西四里，水南層峯秀起，瀕水一小峯孤突，上分歧，怒流橫噴，其脚北則巨峯巍踞，特當關阨之路，抵巍峯東卽北轉，共十里，爲明山邨，屬太平州境。又西北二里，抵太平站。

十九日 西十里，渡江，止太平州西南峯，俱峭立，西北一峯，特倚州後，下有洞南向，門突巨石。

二十日 西北六里，過石梁，水北流入江，下俱石峽，嵯峨西闕，一銅鐘覆路左，質甚巨，傳聞重三千斤，自交南飛至，土人已不憶其年，而色倖新出於銅，略無風日剝蝕痕，錮已爲四川人鑿去。土人謂尙有一鐘，在梁下石澗中，亂石磊落，窺之卒不辨。又十三里，爲安平州，江在州東北，東南赴太平州去。西南一山壁立，觀音巖穹其下，門北向，高敞明潔，四旁多玲瓏，竇洞後懸壁上，坐大士一尊，下開兩門，內復橫拓爲洞，從其右入，夾隙東轉，甚深窄，以暗逼出。大士座下，右裂一門，直透東麓，座左拾級上，從東轉，跨梁飛棧，遂出懸石巖。西入則深竇，墜已而南，轉昏黑中久之，忽南見光隱隱動，望之前一門，東南透壁出，門稍隘，門以外穹壁高懸，南飛至，與前洞頓異，仍出前洞，返州宿。

二十一日 取思城道。思城在安平東北，由安平西北抵下雷，日半可達；而東北向思城走龍英，須四日抵下雷。今安平西通下雷界者，曰十九，與交接境，虛被竊掠，用巨木橫塞道，故必東迂二日。於是由安平北一里，與江遇，江源出歸順州，卽志所稱邏水，勢比太平州減半，蓋養利思城二州水尙合於下流故也。渡江，不山橫障江北岸，循山麓東五里，路北一峯，枝起如駢指，其東北崖嶂間高裂中透，特峻不可登。穿山東峽，東北轉，峽之東，復起層峯，夾而東北去。五里，折而東，東峯少斷處，尖岫中懸，如人東向坐。忽一江自東而西，石梁開五碧跨江上。

江水透梁，卽東南搗尖岫峽中，下邏水。梁，卽思城州。

二十二日 仍從州前西越五磗橋，循江東向五里，山峽愈束，江漸小。山峽東盡處，有峯中峙，南北俱有大溪合於中峯西，水始大而成江。又五里，直抵中峯北，北峽山始盡。循北夾東崖，渡一小溪，峙中峯北畔，大溪北向行，夾崖中，二里，峽東西轉，西峽有小水，東入大溪，乃越小水，向東峽湖，大溪北崖行一里，舍溪，登鼎促嶺。二里，至頂，爲養利思城界。北下，又二里，入谷底，四山重護，惟東面少豁，向之行，余以爲水從北出一里，北渡溪，水乃自東出西者，竟不知西峯迫合透何峽去。東北行山叢中，巒岫歷亂，共五里，出峽，始開大塢。東西遙望，皆峯頭疊合，而南北夾壁，有同幃幘，極崔巍勢。出峽，北向三里，橫度此塢，直抵北崖下，若無路可達者，至則東北開一隙，穿入之，峽峯峭合，愈覺宛轉難竟。二里，東山大開，出達養利止數里。從小徑北一里，西北入北夾中，南北兩夾山，皆引錐怒，俯仰神境者四里，於是復開大塢，東西互，南北兩界山如南塢，但南塢東西俱有叢岫遙疊，此則前後豁然，不知西去直達何地也。東北斜徑塢中，其五里，至北山東盡處，東山益大開，爲龍英屬，其東隔江卽養利。養利西北至江止，不及五里云。循北山東麓，北一里，有小石峯，駢立大峯東，穿之，卽西轉。至是北條始見土山，與南條石山夾成塢。又三里，止笠嗣站，自發足來已五日，雖行路迂曲，去養利止數里，而所閱山川特奇，且兼辰晴麗，卽春秋不及也。

二十三日 北度塢，抵土山，共六里，土山自西南石峯攢合處，旋互東去，北塢復石峯特立。東北繞石峯東麓，二里，一土岡復前橫，西抵遙峯隙，東則南屬於土山北逾岡，水淋漓道間，叢木沉覆無燥地，下益深，始知橫岡之南，猶在山半也。北下二里，至平壑，渡溪橋一里，直北抵石壁下，壁石裂一隙，攀隙西登，曰大硬。南北石崖，駢夾極峽，西穿其間，乃墜至塢底，共一里半。其處山壁叢合，茂林蒼蔽，州人採木者，皆取給大硬云。西北三里半，北望石峯間有洞，並峙，俱南向，路出其西，北透峽，多巨石夾道。二里，踰翠邨嶺北下。東北二里，有溪自西而東，兩岸石崖

深夾。度橋，東北透山隙，出田塢間，共七里，復逾土山，西北十里，入山，度石橋。橋東北特峯，巖削起，曰牛角山，極似縉雲鼎湖峯。西北又特立一峯，爲龍英東面水口山。又西一里，抵龍英州。

二十四日 候夫不至。

二十五日 因往遊飄巖，巖北數里外，土山環繞，中一小石峯如筆架，南開平疇一塢，大溪橫於前——卽東入蒼州利，爲通利江源，下太平州合邇水者也。水之東，有山當塢立，爲飄巖山。聳拔州東，卽前牛角山西北特立峯也。山東崩崖之上，有巖東南向，高倚層雲，下臨絕壁。聞龍英被寇時，州人悉避懸崖中，交彙環守其下，終不能上。余挾導至巖脚，攀登崖間，轉一橫木，度石夾而過，輒有竹梯層層宛轉懸綴，長短不一，凡十四層，抵巖口。巖兩旁俱危壁下瞰，惟巖口直下，崩崖綴痕，梯故得宛轉依之。巖口上覆甚出，由中洞入門，甚隘，已而漸高中，懸石拱把，翠潤若玉柱，旁又有兩柱，上下垂接，斷僅寸，相對若天平針。由柱左北入穴，漸黑，旣得東透光一線，返由柱右，東穿低竅出門，與中洞並列爲兩。西入暗隘，中復穹然不甚深，仍由中洞出外巖，北找一木，透石隙間，復開一洞，東向，內稍寬，盡處乳柱懸樞，細同柯節。右有穴潛通中洞後，卽東透光處也。左稍下，有穴空懸，不知入自何所。仍度所杙木，歷梯以下，下三梯，復見一梯在梯左懸崖間，亟援之上，循崖端橫度而北，徑狹僅尺，長三丈餘，外橫木爲欄。崖窮又開一洞，亦東向前一石自門，下垂數丈，端懸小石一，長三尺，圓徑尺，洞中高敞，不似中洞低口暗腹也。後壁環一隙，更覺宛轉，卽上層懸穴下窺處。徧探各洞，久乃復歷十一梯下。是洞高，路旁遠近見之，惟州治相背，反不得見。余西遊所登巖，險峻當以此巖冠。貴溪仙巖，雖懸空瞰溪，然其上窄甚，不及此巖崢嶸，而得水則仙巖爲勝。

二十六日 由州治前，西南溯大溪，二里，石山復攢繞成峽，八里，踰一岡，溪南始見土山，與溪北石山夾而西，涉溪，南躡土嶺，凡八里，西南轉入石山中。里許，西過石峽，連陟二石脊，共五里，仍穿石山塢中，山脈自石脊南去。

攢峯沓嶂，叢結甚固，直東南盡於安平，由安平東北經龍英，抵下雷，凡迂數百里，皆以此山支叢叢故也。西登石磴，又平行峽中，始直墜峽下，蹊道與澗水爭石，共八里，復與土山遇，踰土山脊，望東南階塢，皆石峯攢合，翠浪萬壘，升降土山中，七里，西南抵石峯下，宿安。椰食冬瓜，土人以爲時物，始知江南種當從此去。

二十七日 西北盤陟土山，共十六里，及西塢，復穿石山間，又二里，大溪自北而南，溪之西，卽下雷州。州治開於萬歷間，屬南甯府，宜統志不之載。州南北三十里，西與高平接界，治西大山西，向亦本州地，近爲高平莫彝所踞，西爲州界者，止一山州衙卽倚之，其外皆莫彝境矣。州南城外，崇峯攢立，從西南轉山峽者，卽高平接界，東南轉山峽，卽隨州東大溪，爲十九硬故道云。

二十八日 西北溯大溪，二十里，抵胡潤寨。寨西南有大峽，與交趾通界，抵高平府，可三日程，西北長峽十五里，兩峯湊合處，曰鵝槽隘，隘正西大山之陰，卽歸順地，日半至其州，直北鵝槽嶺之北，爲鎮安府地，至其府亦兩日半程。是日下午抵胡潤，聞歸順道有交彝警，乃決意返轅，東北取向武州道。

鎮安與歸順，近族也，而世仇，前糾高平莫彝破歸順，擄州帥以去，爲當道燭其奸，僅贖州帥弟，以塞責。未幾，鎮安身死無後，應歸順繼嗣，而田州以疏族爭之，歸順度力不敵，反乞援於莫，莫向據歸順地未吐，今且以爲功，遂驅大兵象陣，代營鎮安。莫彝過胡潤，卽在是月十八日。今其事未定，不知當道作何處分也。聞當道遣官往詰莫酋，酋厚賂之，報云：「彼以仇鬩，無與中國事。」當道懼開邊釁，亦曰：「土司交惡，與中國事無與。」不知土司絕世，國有定憲，今龍英鎮安，正宜如昔日太平立郡故事，疆理其地，若莫彝助歸順，得鎮安而自取歸順地，是中國自撤其籬籬，而日近狼虎也。此邊陲一大利害，彼當道者烏乎知之。

二十九日 候夫未至，散步寨署前後，始見大溪之水，一西北自鵝槽隘來者，發源歸順南境，一北自土山峽中來者，發源鎮安南境，合於寨前，流始大，卽志所謂邏水，爲左江西北源，南下安平，出馱綿埠云。

三十日 下午，夫始至。湖北來大溪，僅東北七里，止南隴邨。

十一月初一日 南隴東北一里，渡大溪，北岸湖溪二里，溪來自東南南山峽轟墜下，兩山峽口，巨石橫互如環，高數十丈，闊十餘丈，奔雷傾雪，勢極偉壯，西南來未之見也。水由此西南去，路由峽北山塢東北上，躡嶺，四里，復與溪遇，橋跨大溪上，溪北自石山腋中來，橋北湖溪入，卽鎮安道。度橋，東半里，抵羅峒邨，邨倚塢北石山下。從邨東南山隙去，又上英峒，都康州道也。余走向武道，則直東去，由邨前南渡溪，循石山嘴東向上，里半，登隴上，復見石山四合，五里，上嶺。西北有土山排列，北則來龍大脊，與東南石峯分界，東北去。循東南石峯北，平行其陰，升降者七里，下壑底。東北入土山，四里，宿上堰，胡潤境，至是始盡。

初二日 北行三十二里，過上控蕪邨。東南折入石山夾，三里，宿那堰。

初三日 東半里，當前有石山巍聳，大溪自南峽透出，經巍峯西麓，抵其北，折而搗巍峯北峽中，東向去，路亦循之，倚崖阻水，止容一人。攀隘入，置柵爲欄，曰北岸寨。東過寨，南向循崖，再出隘門南下，東行山塢間，南北石山排闥立，大溪貫其中，其東北六里，循路右山崖東南轉，始與溪別，又東二里，稅駕向武州鋪司。上州守黃君，一見如故，遂歡飲十日。

十三日 始往百感巖。先經瑯山，東，回望見東面懸梯，乃新縛以升巖者。晚出百感巖，度橫棧，未下梯，有歧東循崖，一巖在百感東，晚不及上。

十四日 出州城，北半里，覓大溪，溪卽枯榕江。隨其支流而東，遊瑯巖，竟，再往百感，遊東上巖。復從百感大巖內，暗中穿洞，北，下百感邨，溯水觀水巖，巖外水深不得入，約明日縛筏以進。遂東北度橋，由百感外邨，東南躡嶺，南出東來大路，西入隘門，過紅石崖下。其北石山有洞，南向，甚曄峒。月下共行五里，還鋪舍。

十五日 東渡南曲小溪，循東流，有巖在路北，循之。將往水巖，遇百感邨僧，言邨氓未得州守命，不敢縛筏。乃

返至獅巖，泉，靴橋，江三分亦北爲龍巷，北渡溪，東隨所分北溪入山隘，水東潛入穴，憩崖上，西向洞者久之。

十六日 黃君命人送遊水洞。

十七日 復以銀燭贈予，凡留向武者十六日。巖洞奇勝，詳列於左：

向武石峯，其洞甚多，余所遊者七爲百感洞，又東洞，又下洞，又後巖水洞——爲獅山洞，又下洞——爲龍巷，東北江流所入之上洞，其過而未登者三爲獅山，東北二里中江墜穴之上，高崖南向洞，又爲獅山，東南二里南江所繞獨峯，西南向洞，又爲州，東北巨峯南向洞——洞在紅崖峯北，其聞而未至，最以奇著者，尙二爲向武，西南三十里，上英洞界，吉祥洞——洞前後通明，溪流其間，又東南三十里風箏洞——其十二洞云。

枯榕江，卽州北大溪，自西南境，東經北岸寨，抵向武，北龍巷，卽前江，東石峯一枝，東西列，江當其西垂，分爲三，北支東循石峯北入峽，爲正派，東循石峯南者，爲中江，南支直東南流田，墜間，爲南江，入峽者，東北五里，山勢四逼，東搗入石穴中，北透其下，爲水洞，循山南者，忽下墜土穴，亦北通百感洞，南行墜間者，東達平疇間，兩獨峯，南又東抵隘，門嶺西麓，北折直趨百感東洞下，稍東入峽，亦下墜土穴，北入百感三流分列石峯西，隔山歧，壑皆復合，百感一巖內，北出爲大溪，始東北流，經土上林縣之刁，卽入右江。

百感巖，在州，東北七里，巖，西南卽分水橫列山中，江水所由入者，東南卽隘門，嶺，北趨而屏於東，南江水所由折而北入者，西北卽巖背，環爲龍巷，卽東入塢，北江水所由下搗者，東北乃此山後門，繞爲百感卽，衆江合於巖，中北出者，此巖外四面也，巖則中關於山半，南通二門，一前門，一別穴，皆隘，北通後門，甚拓，而北面層巒阻，不通人間，故自州來，必從南門入，初抵山下，東北攀級，上仰削崖，高數百仞，杙木橫棧，同雲氣出沒，西上危梯三十級，達崖半，得坪一掌，東緣崖，端石級左，爲東洞道，入正門，則西踐棧，棧闊二尺，長六七丈，石崖上下削立，無少痕

竇，虬枝古幹倒懸，上輒就之橫木爲杙，外藉樹杪，而內者則鑿石壁，架長木梁其上，削短枝鋪之，又外就垂藤爲纜索，資人移踐棧上。懸枝外時時下窺絕壁，奇險甚劇。棧西盡，又北上懸枝外梯十餘級入洞前門。門南向高三尺五寸，闊半之，僅容偃僕入。下丈餘，中平，石柱四環爲一室，旁多細穴，延光外爍。宿火種於中，藝炬由西北隙下，下懸梯三十級，底間北夾，上益峻。梯脚一小穴，伏壁根。南透出，亦明室一圍，在前門下層，當懸棧下。由北夾入，路兩穴平墜，深不測。乃循東壁行，西壁下窪穴益多，斜傾西墜，深入可下通水穴，然流沙圯瀉，不受踵。由夾東又北過下墜，下懸梯三十級，底復平曠，石紋繚繚，俱作荔枝綉。其西懸乳委蛇攀隙入，如穿雲葉。稍北轉西上，望微明，臨沙坂從之，透隘西出，則南北高穹，赫然大觀。此處內抵西南爲偏門，外抵東北通後門，長四十餘丈，闊十餘丈，高二十餘丈，上皆倒垂乳柱，紛紜無慮千萬紀。兩旁懸臺卷室，樞榭縱橫，殆無曠隙。由東崖躋入西南洞底，上層甍，竄西則偏門，光自頂射，照耀幽壁。攀峻峽西上，達偏門，門西南向，頗隘，下臨無地，惟樹杪叢雜，沉疊石間，岨嶂懸截，不辨其處爲前山，爲後山也。西窺旣窮，仍東北下，趨後門，門東北向，高二十丈，門外兩旁，石崖直墜。山脚爲水洞門，門內洞底中陷，亦直墜通水洞，陷處徑一丈五尺，周圍如井。井北巨石東西橫，高洞內者五尺，當門爲之闕。由井東躋闕門上，踞門之中，內觀洞頂，目厭雲物，外又下俯絕壁，立重淵破壑中，采色豔絕。此闕內井外峽，下透水門，正作一架空石梁，第勢極崇峻，無從對矚耳。闕東透石隘，東北下，磴倚絕壁，壁石皆崆峒樹根穿隙，怒發。磴斷處，間橫木以度，下半里，至百感邨，餘勝猶攝目，不得合，西來第一，無以易之也。

百感東巖在百感前門東。由錢東危崖端，緣石痕一縷，東數十步，得洞，門亦南向，內不甚深，然高爽窈窕，石備五采，詭裂成形。峽中東入三四丈，輒北轉，石特中峙，踰隘進，漸昏黑。中又南北成峽，深十丈，底平上峻，北盡處多石柱迴環，其外通明。躋級北上，一窺欹側，東透，僅納天光。由窺內北轉，又連關二室，一室中通外障，乃由此北達者。一室則北盡東向，先入中通室，西隙俱旁環，東亦多瓊穴，外徹，紛光綴引。北透一隘，達北室前，遂虛敞高門，門

東臨絕壁，轟筍中立。北復有懸崖倒垂於外。下聞水聲潺湲，則南江北轉至此，由其下入穴。室內西壁，羣乳環爲小龕，皆編竹架欄，疑昔人棲隱所。

百感下水巖在百感洞後門下，百感邨之南。百感有內外兩邨。山從百感洞分兩界，北向迴環，下成深塢，水出巖爲江，曲折北去，邨界於其間。源闊土沃，中豐腴產。洞在內邨南二百步，門東北向，上卽後門也。水自洞出，前涯爲廣潭，溢注兩崖，石壁倒插水底。道從潭中浮筏入，洞頂飄渺，似出雲表，不意乃向所淺跨處。洞內兩壁排空，南向入，溺水甚深，西壁一木梯懸嵌石間，東壁石隙中拓，有廬架絕頂，而石壁削懸二十丈，無可攀躋。聞縛梯可綴壁上，入洞十餘丈，壑窮，上峽懸透，遙眺西南峽竇深入處，日影燁燁浮動，下峻不可及，又不知所通爲山前，爲山右也。下壑石根插水，水面無內入隙，水由下泛隘出，其中衆水交合處，尙崆峒內肩，歷古竟無問津者。返筏出洞，從門外潭西躡崖登門左壁，透峽上，亦關巖一團，東向下臨前潭，右瞰洞水，前眺對崖，旁竇紛綸，可橫木跨洞門度也。

百感前下巖，在百感洞前門下，路西坑腋間，門亦南向，高拓如堂皇，中多巨石磊落，後漸下；值水漲時，山前水亦自洞外驅而入，今乃無滴瀝。洞東北隅北進峽，上透隙光，下皆重石嵌嵌，纍數石下，窺其底，水淵然涵深竇，石輒浮綴兩崖間，遂不得循隙下，架空入，亦窮，惟倚石內望，西北峽盡處，亦有返照光，隙長且狹，倒影浮動壁間，亦不知所通爲山前，爲山右也。

龍巷東北塢上洞，在州東北七里，卽百感西崖，第道由龍巷邨東入，山北折成塢，枯榕北支大江，分搗塢中崖，迴塢絕，乃東墜穴，洞正臨其上，門西向，左右皆危崖，下臨激湍，都無入徑。惟由其北攀線紋，踐懸壁入，上下雲芝疊發，東進五六丈後，忽烘然中暗，殆無霜且。又三丈，北轉，漸上稍隘；又三丈，止。中亦豐懸柱，不及百感林立，下有丸石，圓潔勝珠，散布坡坂間，坡坂上紋皆繚繚鱗次簇邊隆起，中窪，圓珠堆嵌紋中，如恆河沙數。

瑯山巖在州北半里，形正如獨秀，始見西向門三疊，不知登道反在東半，余至州，黃君始命縛梯通棧，攀東麓危梯數百級，入東洞，門豁然高敞，門以內分三徑，北徑平開一曲，卽透北向門，直瞰龍卷後北山，大溪西來界其中，抵樓列峯西，三分之二，北面巒嵐溪翠，遠近悉攬。南徑反從洞門內東折出，外復豁然，卽東洞門側竅也。一石屏橫斷，放假內峽中曲達，其內下有深窪，循深窪上崖，南入峽，躋漸隘，石梁上橫跨透梁下，再上峽，南盡東壁開穴，穴空，延納倒影，西竅高穹南透出，爲南洞門，前正與州東北巨峯對，屏立當前，不知其下乃通行峽也。由西直入者，高穹旁拓至十丈，後卽側巖曲房，爲隘門，然其上盤益穹，當隘處亦上裂成峽，高聳尤劇。透隘門西出，堂西闕光明四溢，以西洞門高敞特甚也。堂左右分嵌樓龕，至洞門，石闔高阻，透竅出，始俯瞰門下崖穴，層接如疊棋。已出，西望第三門最上，下卽爲中門，坐其上，倒樹外垂，環流下湧，較南北門爲最暢。

下洞卽在瑯山西麓，門西向，東入三丈餘，輒止，仰其上，層穴競開懸巖頂，凡疊門九重。余初至此望之，深苦不能上，通明日又至，亦不知上層可由東達，并不知有東洞可級也。旣而由南歧往百感，出山之東，回望見梯已蜿蜒垂空，始知上洞由東入，但無通中洞道耳。向武多一何首烏，生石山穴中，大有至五斤者。余於州墟，以十二錢得三枚，重約十五斤，土人皆以爲「馬檳榔」云。

十八日 始別向武州，東過紅石崖下，直東卽出東隘，可五十里至舊州，又三十里爲刁邨，又三十里爲土上林縣。余從鎮遠道，乃南入山，五里，南隄石山脊，亦置隘門，曰頹腋。下嶺入土山峽，東南二十五里，宿喇槽邨。

十九日 曉起，半里過峯墟，從南峽去，抵天燈墟，聞有鶯懷洞，乃龍英分界，爲左右二江脊。東十四里，飯龍邨，地已鎮遠，屬初至邨，遙見屋角黃花燦爛，以爲菊，疑無此盛，逼視之，乃細花叢叢，不知其名。又見白梅一樹，折之，固李也。黃英白李，錯紅霜葉中，亦仲冬一奇景。東十七里，又與石山遇，循南崖入，崖上石竇靡亂，下疊石，屬南山，傍崖設隘門，南北兩石山，復嶢嶢立，共一里，抵鎮遠州，州屬太平府，在郡東北二百里。

二十日 鎮遠東一里，出石山隘。東北六里，山峽開東西界，俱深木密，蒙障不辨。土石北七里，東踰土山嶺，共二里，爲鎮遠倍倫界。東四里，宿倍倫州。

二十一日 東南二里，石歧西南溯大溪，乃結安養利大道，爲倍倫入郿者。正南一里，東折入土山峽。其處西爲鎮遠來所踰，石峯峭聚如林，東爲土山，自信倫北南繞而西，遙裹西面石峯，中開大塢，亦自西南轉北去。東三里，登南嶺巔，東望盤谷，復有石山遙列，自東北環峙西南矣。踰嶺東南四里，一邨倚東山之麓，爲都結舊州。其站夫絕點，詭與倍倫互委，往返者凡五日。乃散步邨前，東隨溪入山峽。里餘，水西南轉，陰深峽中，東峯崖下，有兩洞南向，東洞頗寬，一圓石界門爲兩，右門爲大，右入深十丈，高三丈，闕如之。後壁北轉漸陰，黑而中若穹然，甚遠，無炬不能入。出從左，南擴復分兩歧，一東北，一東南，皆不深，然明爽玲透，有上下旁穿者，上則青石穹覆，盤旋竟尺，圓石密布無餘地，又黃石倒垂其間，紋色俱異，此中一異境也。

二十七日 夫始至，從舊州東北七里，上一嶺，嶺畔多叢木，木中行嶺上者三里，林木少斷處，下瞰左右旋谷中，木合葉阻，飛鳥不能墮下。一里，木山始盡，一山皆黃茅彌望，東十里，踰二嶺，得一平脊。東從嶺北行，漸入叢木，出山南，又度一脊，南望皆石峯排列，東南一峯，尤峻出衆峯上。過脊稍下，輒東上，直造前所望東南峻石峯北，始東南下一里半，及塢底，兩崖壁立，叢木沉翳，循水穿峽，一里，峽流南匯成陂，直漱峯足。又一里，始東南出峽。東十三里，都結州治倚南山麓。土守農氏，求余作兩院申文，留飲者三日。

十二月初二日 乃行。東五里，一石峯東峙峽中。先是，南北兩界山，自州西八里，卽排闥而至，至此則東石峯中峙，塢始盡。由石峯北，東走北塢，十二里，復穿山峽。峽甚逼，石骨稜稜刺人趾，不堪著足。出峽，路忽降而下，已復南轉石壑中，高下亂石，共三里，山漸開。路左右穴曲折，墜成兩潭，清流中滌心，目怡霽。東折五里，北渡一西來溪，溪水穿石壑中，路隨之，水石交亂。從溪北轉入北壑，共二里，水復自南來，又渡之。東一里，水復自南而北，又渡

之，乃東向出峽，忽墜峽直下者一里，下山是爲隆安界，亦爲太平南寧兩部分壤處，乃知都結地直在西山頂也。北湖溪一里，得巖邨，民居始有瓦房高甍，加見漢儀矣。南行六里，抵西界石山下，峯皆尖若卓錫，巖有中空者，行石山下嵌石中，南四里，乃循東界土山，東南五里，宿巴潭邨黃姓家。

初三日 東南踰土山，共三里，溪自西北石山下東來，汨汨聲，南隨溪一里，西南半壑大開，西北石山至此南盡，而石猶未盡，於是平時曲塍中，怪石森森，僂離僂合，高下不一，流泉時漱之，環以畦塍，使置一椽其中，石林精舍，勝無敵此者。行石間一里，得邨曰把定，東北六里，至隆安縣，縣城在右江西南岸。余前至南寧，入郡堂觀屏間所繪合郡圖，此縣繪右江北，故余自都結來，以爲必渡江後抵邑，至此乃先邑後江，非躬遊殊域，則郡縣圖殊不足憑也。地多巨竹，徑尺餘，土人以爲牢柵，婦人每擔四竹筒汲於溪，筒節長至四尺。縣北關外爲葦閣，右江自西北來，經閣下東去，江涯深峭，遙望竟不之見。涯下得南寧舟，期明日發。

初四日 舟忽改期初八，遂以初五定擔夫爲步行計。

初六日 夫至始行。出城南六里，土山南盡，一石山如錐，中央立，南六里，又抵一石山下，山自北遙望，若屏列，近循其西麓，愈見半展。已遶其南，復東向，三里，山忽東西兩壁前環，中央則北壁後遜，皆削崖布空，三面圍合，南獨缺，前復有土岡，橫接兩峯盡處，爲當門闔焉。先按白粵志，記隆安有金榜山，金沓成城，至是心異其山間之，皆不知所謂「金榜」者，問此山何名，第曰巖山也。余乃北半里，踰土岡下，直抵北崖脚，東崖上，兩壁透光，若日月高懸，又望西崖裂頂罅，層懸疊綴，嵌空天半。乃先從北崖麓入一門，門南向嵌壁，可層疊上，內不甚寬，而外皆疊透，連躋二重，猶飛軒下臨，爽朗可憩。左轉，一罅西裂甚深，直自崖巔極麓底，麓夾縫，僅可脅肩。上乃下，趨西崖懸扉，門東向，仰眺皆崇崖莫躋，惟北崖有可攀線痕，乃逆上，兩盤短峽下復上，始凌洞門。門以內隙，西北穹起，門外隙，直從崖麓墜，下峽深數十尺，前巨石立掩之，故自下望，祇知崖石懸立，不復知內有峽也。然峽壁峻削，上俯之

不得下，卽欲攀入門內隙，亦傾側難措手。內窺漸暗，於是從舊法攀緣下，南出大道，過路左魚輿，邨人勞余曰：『遊金榜大洞樂乎？』余始知金榜卽此山。亟問大洞云何？曰：『是山三面環列，惟西面如屏，大洞在前崖後高，彖半中闕四門，宏朗靈透。』余乃悟所遊者爲前崖小洞，尙非大洞也。東南七里，右江自北來，隨之南下，抵江畔，一水西自石峽中來注，水亦深廣，可勝舟，但峽中多石，不能入耳。下有渡舟，曰龍場渡。渡谿東南三十六里，至那同邨，宿。

初七日 東南三十七里，抵平陸邨，已爲宣化屬。暮，黑行四里，至那吉——土人呼爲屯吉云。

初八日 二十三里，至宋邨，卽來時左右二江夾合處，南面臨左江，爲大果灣，宋邨正在兩江夾中，實卽古之合江鎮，土人莫知其名矣。東一里，卽右江口，路從東北一里半，渡右江，南望兩江合處，在半里外，正猶前日舟過右江口內望此地也。渡右江東岸，東北四里，雨阻，王官邨。

初九日 淋漓雨中，僅行二十三里，煨溼木，燕衣，宿羅底邨。

初十日 東南十五里，至南寧崇善寺。聞靜聞永訣事，歿在九月二十四日酉時，止隔余行一日耳。寺僧引至窆骨所，拜哭之。南顧橋上，顧奴行李適至，遂寓城外梁店。一別南寧，已七十五日矣。

十一日 余在南寧行道莫決，聞靜聞訣音，必是骨鷄足山，遂至崇善寺拜檢骨，起置大竹擔間，北取慶遠府由黔入滇道。

十九日 乃行，以積日雨阻，今始得夫也。出南寧朝京門，東北六十里，至施灘驛。

二十日 由施灘東北十七里，爲韋邨，朝著山如辰列，邨後按郡志，東八十里，有橫山，高險橫截江，卽此山南走截江特立者也。宋置橫山寨，爲市馬所，又十七里，溯流入山峽，峽束處截塘，聚水，兩崖山甚逼，曰關山，土人名爲山心，按志，崑崙關在郡東北九十餘里，必此地無疑。然土人皆謂崑崙關在賓州南，謝在杭百粵志，亦謂在

州南十里，在賓州南者，乃古漏關，非崑崙關也。世因狄武襄駐賓州，以爲上元饗士，夜二鼓，破崑崙，遂以賓州古漏當之。而今在南寧者，皆以崑崙爲關山，在賓州者，又以古漏爲崑崙。若崑崙果去賓州十里，則兩軍已對壘，武襄十日駐飲，二鼓起，破之及曙，反不足爲神奇矣。又十五里，抵長山驛，又十里，宿裏段墟。

二十一日，北十里，東入一隘門，門以內屬賓州，爲柳州南寧分界處，土人名隘爲里牌嶺，又指爲崑崙關。按志：「崑崙爲南寧地，去郡東九十五里。」此與賓分界去南寧已一百二十里，今經行者見其處有隘，遂以崑崙當之。故西事河云：「崑崙關不甚雄險，其上多支徑，欲守崑崙，須橫間道。」亦誤謂此也。又十六里，小水自南來，東渡之，爲上林縣境。自界牌嶺至此，皆屬賓州，獨此水東又爲上林屬。以上林思隴一驛，孤懸其中也。過橋，東北升陟岡陀四里，抵思隴。其地東西南皆賓州境，惟西北五十里，達上林驛。南面曰高尖山，北面崇山並障，東曰北斗山，西曰晒麴嶺，蓋山層疊正西者，曰陸蒙山。溪自界牌嶺東北至此，扼於北山，遂轉西南去，惟陸蒙隔於溪西也。由思隴東下塢，南北皆崇山逼夾，乃高尖北斗二山東垂也。東二里半，至二山度脈脊，水遂分二派，脊東北者入都泥江，西南者入右江，爲黔鬱兩江脊。險脊隨水行峽中，峽甚束，半里，稍下，復爲賓州界。蓋賓州之地，東西夾思隴，一驛於中，屬上林南界者，橫過僅七里耳。既下山，愈逼，路益東轉，已越高尖山東麓。按志：「賓州南四十五里，有古漏山，古漏水出焉。其關曰古漏關。」當卽此地，然土人無復知者。隨水東北出峽三十里，至山口，溪北山東盡，溪南山亦漸東南轉，其東平疇齊望，天嵐空豁，萬山阨塞中，乃有此浩蕩區，東可十五里，至賓州。州在平楚中，謝肇淅謂崑崙在州南十里，此何據也。余取三里道，從山口北渡溪二十里，至公邨。

二十二日，公邨北越山七里，西望雙峯峻極雲表者，大明山也。山在北斗山西北，爲上林武緣分界。北渡大明山大溪，共八里，登思落壩。西北二十五里，至開籠山。一名雞籠。由此西二十里，可抵上林縣。余自隆安西嶺入，土山崇卑不一，皆壤阜無片石，至此復視睜睜面目矣。北入石山峽中，山千百爲羣，離合鏡變，有分三

蛟者東歧大而高；中次之，西歧特銳，細若竹枝，詭態尤甚。——有聳立衆峯間，卓如簪筆者，如此者五里。北至洋渡，大溪由上林西北崇山中東流至此，直逼溪北石山下，又一溪北自三里山峽中南向入大溪，二流合，其溪愈大，循石山東抵遷江，入都泥江焉。舟渡北山下稍東，溯南來溪西岸入峽十里，峽復大開，四山爲大塢，一峯當塢起平曠中，道經其西北三里，度桂水橋。水自西北激崖，南崖瞰溪臨橋上。又二里，抵三里城。城建於萬曆八年，設參府，移南丹衛於此，以鎮壓八寨云。

三里東西皆石山排列，自後營分支南下，中有土山一支至此盡，參府卽倚之建牙。城久頽，且無樓櫓。鎮江陸參戎駐此六年，增葺雉堞，創三門樓，南門外又建南樓，壯一方形勢。又前則東西二溪，交於匯水橋，俱發源後營東西谷，西大，東稍遜，合而下洋渡，而獨山巖又中峙爲下流筭鑰。前又有獨山邨之山，爲第三重。

三里四境南踰洋渡，抵雞籠山，共二十里，北過後營，抵分脊嶺，共五十里，東抵周泊隘，共二十五里，西抵蘇坑，共四十五里，縱橫皆七十里。名三里者，以昔爲賊路，王文成平八寨，始清出之，編戶三里，一曰上無虞，二曰下無虞，三曰順業里。會置鳳化縣，隨廢，設衛與參府鎮之。田糧初輸衛，後收歸上林縣，民以不便，復紛紛議歸衛矣。

三里以洋渡爲前門，李依江西自上林大明山發源，東至此，橫爲洋渡。渡南石峯雖立，若建標列戟，渡之北，則石峯迴合，中開一峽，小江自北來，南注洋渡，下流卽匯水橋，下合流水也。溯小江入峽，宛轉石山中，北數里，兩界山漸拓，平曠中開，獨山邨界其中。一石山中立溪西，爲外寨，又有獨山巖，爲內寨。北面石山愈開，土山自北來，結爲城治。其東西兩界石山迴合如抱，愈遠愈密，殆天成石郭，蓋西來巨脊高峙，爲大明山分支東走，邊蘇坑南北者，爲西界障，又北轉，東抵後營，乃中抽土山一支，直南四十里，結三里城。其分支東度者，又南轉環邊爲東界障。故周泊蘇坑兩地爲三里，東西腋，正中與城治相值。其處東西最拓，由周泊而南，漸轉漸合，至洋渡東向臨溪，則青獅廟後崖也。蘇坑南下，亦漸轉漸合，至洋渡，西向臨溪，則白崖堡東崖也。二崖湊於洋渡，爲三里城之前門。

東西兩溪，俱在兩界石山內，土山北自後營盤伏來，兩源遂夾輿俱，西界者南至羅曉北，又合一西來水，曲折遠城，西抵石都，併汛塘水，東南出，水橋下，合東溪，東界水南至翠巖東，又南出翠水橋，合一東來水，曲折抵東，南石峯下，又穿流山峽中，乃西出合西溪，二水合而南，際兩獨山，又南注洋渡，東併大江東去，西北夾即洋渡，東北夾爲青獅廟後崖。

仙廟山 在城西四里，西面石峯之最近城者——石峯中懸，三面陡絕，維從西南坳翠崖上，則三里四際，盡在目中，昔有郇侯登山樵採，遂仙去，故土人廟祀之。

汛塘浮石 在城西五里，汛塘中，汛塘卽廟山南塢也。自仙廟山前西接佛子坳，塢中塘長數里，水漲時，洪流漫衍，巨魚逆流上，土人利之，故障爲塘而不畝其地。當塘之中，有石壑一區，上浮如敗荷覆葉，支撐旁候，中空滴水，一潭邊之石箕踞其上，去水不及三尺，極蜿蜒分合勢。西北里許，卽汛塘，郇倚北山下。

汛塘後塢石洞 在城西七里，西山東來，過佛子嶺，分爲兩支：一支直東爲汛塘，郇後峯一支北轉，爲韋龜山。二山東北，又環成一塢，東以仙廟山爲前障，中有支峯對其麓，一洞東向，前隔水，內望甚深，中可容千人，所向東峯上，亦有西向洞，高懸歇側，皆巖沉莽中，俱未及登。

韋龜洞 在城西十里，韋龜郇，西由汛塘，踰佛子嶺北，其道近，北由羅墟轉石山嘴而南，道較遠五里，其中羣峯環遶，內拓平疇，小水自北趨南，分流石穴，惟北面石山少開，亦獨峯中峙爲之標，韋龜山中懸東南，直北向對之，函蓋獨闢，山木皆逆捍，洵世外丹邱也。數十家倚山北麓，以造楮爲業，棲舍纍纍，高下層嵌，石障望之如仙，西卽洞，門亦北向，初入，甚隘，闔西南下數步，透出石隙，忽穹然高蟠內朗，四際博通，頂有懸空穴，天光倒映，正中墜，北向躋石上，乳柱前排，環平一臺，可布几席，拾級南下，匯泉碧黛，中周郇汲用，平臺前，西多森立柱，幢蓋縱橫，文采燦潤，東則磴石磊落，如獅象交踞，不少遜，內復可左右深入，秉炬由右西向入，漸下漸南，歧可半里，又開一

擊。聞山擊梯險上，入甚深，以覓道不得，出復由左東向入北躋半里，轉一竇返三里，巖谷絕盛，固當以是巖冠；
況巖外卽居，又擅桃源谷口之勝乎？

佛子嶺北巖 在城西七里，汛塘卽西。佛子嶺者，石山分支東出，爲汛塘仙廟諸峯，領界其間，石骨嶙嶙。嶺
北下，韋鶴卽西塢水南流抵其麓，傾入洞，洞門北向甚隘，中迴環成潭，潭水際四壁，時久霽溪涸，入無涓流，潭中
澗水特澄深不可測，潭四週皆石壁無隙，聞其南隙伏水下，大潦從北下擊，洞滿不能容，則躍出於山南崖門右
穿旁竇，南抵潭東，涯上一石高聳潭旁，上懸洞頂不及尺，若鵲橋，坐瞰深潭，橋石下更悠然也。

佛子嶺南巖 門南向，前有石湖，天成若槽，橋橫其上。時湖中無水，卽由湖入洞，洞外高巖，層穹側裂，不能宏
拓，北入洞僅受一人，中甚黑，而光潔類琢磨者。入頗深，卽北洞洩水道，水盛北洞中滿，水從下反溢出，激湧勢壯
故洞與湖，皆若磨礪以成云。

佛子嶺西北巖 去佛子嶺西北一里，門東向。韋鶴卽西塢水自北來，又西一流湖，分抵此洞前，穴地墜，洞乘
水上臨，外門危朗，入可三四丈，輒止。洞南又一隙，傾側下，下漸黑，轉西南向，無炬出。聞下與水遇，循水西南炬行，
卽透出後山，乃知此卽水墜穴，山透腹，亦與向武百感同也。

琴水巖 在城東六里，琴水橋北，中支土山東南盡處也。東溪自北來環山東，土山既，獨露石山一峯，石參
差層沓，山南亦有卽數家。洞在卽西山半，門南向，初入甚窪，下北進數丈，秉炬踰一隘，西轉，爲穹然中高，西透明
穴，上垂柱續紛，當明處平石闊三丈，臥洞底，攀憩躋西穴出，則山之西面也。下山，出山前崎，周玩之。洞前
稍下，又東開一洞，門亦南向，卽人以爲私薪竅。北又開二巖，上下立上者託重巖，苦無徑下巖多澗水，然亦不能
與前通也。

周泊隘 在城東二十五里，東界石山背也。隘當脊中，南北崇崖高壓，東踰隘，卽遷江境，其東北石山內，爲八

寨之羅洪洞，東南石山內，爲馬腸洞。地無居民，皆巨木。

獨山巖 今名砥柱巖，在城南四里。此地有三獨山，皆以旁絕附麗得名：一在溪東岸，與東界石山近；一在此山南五里，障溪而東環之，獨此山高，正當中立，與向武郡岩絕類，省中獨秀，無此峭拔透達也。巖當山腹，南北透南門，尤高，前有巨石，自巖頂分跨而下，界洞門爲兩，正門在東，偏門稍西南，皆有古木虬藤，倒掛其上，每輕風搖曳，香翠欲流。巖中合掌起，高數丈，闊一丈五尺，平通山後者五六丈，南北微眺，衆山無不羅列。出北竅上，飛崖倒覆，又分竅西透，亦北轉通一門，內架閣兩重，上穿圓竅，八下竅行，若透橋出，又關西向洞一。洞四門相通，小峯乃出，此殊幻，惟東面不通，而崖外一門，東向，西入，深數丈，是又分門立戶者。

小獨山巖 在城東南五里，與砥柱東西夾溪立。自砥柱東望，似此山偏傍東界；自此山西望，又似砥柱偏與西界近，平中望之，南山去東西界懸絕各等也。山小於砥柱，尖銳特甚，極似一浮屠中立。下亦通一門，石外跨，西透小隙上，懸崖側峙，平石爲臺，上斗絕處，有洞南向，極深，若能階梯上，亦異境也。遊砥柱日，獨隨一騎，并盡此勝。砥柱巖西峯水巖，在城南四里，有峯兀突，砥柱西高不及砥柱，迴列倍之，上冒下削，其淋漓痕，儼若黃熟香片側立。南多空裂成門，北麓洞北向，兩崖合掌上，並內深杳，有光南透，若甚醜陋，洞口水溢兩崖，不能入。策馬渡水，水多亂石，不能前。

堡北巖 在城南十二里，巨堡北。堡南去洋渡僅三里，洞門東向，深六丈，後窪下，不能深入。

獨山郵西北水巖 在城南八里大道西，門東向，洞口危石，磊落欹嵌，正倚西山下，中皆然沉黑，竟不得入也。**白崖堡南巖** 在城南十六里，由洋渡北岸西湖江，轉入山塢，得白崖堡，山南北迴合，又成一洞天。洞在南山，上重門北向，高綫萬仞，壁自堡中仰之，即在目眦末，但無從著足。崖底石脚下插，亦開裂成紋，初攀數隙，如升重樓，復出望之，始知去洞猶極遠。上人秉炬前導，仍出山口，循南山，東抵南麓，拾級上，得一門，東南向，爲後洞，正對

卓筆青獅峯諸洞，洞內東北上躋，甚暗；更北上，益峻；遙見天光中引，愈攀躍以升，得掌大隙。瞰隙外，卽關巨門，則上洞下層也。隙隙不受側身過，祇俯俯眺而已。內更上躋，透溢出一洞門呀然，北臨無地，向仰眺莫可及者，今忽躬立其上。此洞最高，前夾崖下，陷假以木橫架補其闕，卽堪托愁，凭挈諸峯也。仍下內隘，再外窺第二層洞，已置爲必不可到，姑以杖從隙中投之，由故道下。抵前遙見天光處，明炬徧燭，洞北崖下得一穴，亟引炬蛇行入。中漸高成峽，數丈後，宛轉東折，又北透數丈，其門北向高裂，巨樹盤根洞中，偃出洞外，爲第三層洞。洞前平石如掌，上下皆危崖，峭懸絕級，上眺層門重疊，出數十仞，卽上洞與第二層洞也。稍緣平石而東，峽壁間藤樹蟠絡，乃猿接以登。久之，竟歷第二層外洞，前所投杖儼然在。洞深三丈，高五丈，嵌上下兩洞間，獨不中通，必藉外躋始達，倍覺幽峭。

白崖堡南山下洞 在後洞西三百步。門亦東南向，洞外高崖氤氳，內橫分二道：一西南，一東北，皆下從窪中入，必以炬。西南者，數丈後輒分兩層，下層一井大穴，由井下墜，卽得平峽，西行三丈，又懸峽下墜，得平窪，中峽窳盤錯，乳柱花萼垂垂，圍簇者千萬計，又白乳蓮花一簇，大徑三尺，細瓣攢合，逆懸洞底，根平貼上石懸一線，俯折久之，忽明光一縷透竅出，井口如前，在前井之南矣。又從上層西南入，中石脊高下，屢見下陷，坑窞無底，疑卽前所探下層也。深入，亦盤互多乳柱，細若駢枝，團聚每千百枝，惟後營東洞，乳柱多而大，悉作垂龍舞虬狀，比列皆數十丈云。於是從東北進，不五丈，有北嵌竅兩重，俱淺。東向攀崖上，進漸曲，盤錯亦如西洞，深奧少殺耳。

青獅南洞 在城內二十里，西南與上林分界處，路由洋渡過江，東西四里，乃至。其山石峯卓立，洞在山下，開東西二門。東門坦下，門高數丈，闊亦如之，直透山西者三十丈，平拓修整，下闢如砥，幔覆其上，間有石柱，倒柱幔下，洞西垂，又石柱一隊，外自洞口排列，抵洞後西界，別成長棚，從樹內矚外洞，如疏櫺綺牖，牽幙自蔽。西門特崇峻，下巨石盤壘爲臺，上忽中盤高穹，從臺內眺，已不見前洞頂，祇覺四面層繞，皆雲氣嘘鬱，時有竅穴鈎連，空懸

無上處；外眺則西面三歧，卓筆諸巖岫，正近常洞門，如供設焉。由臺北下，奧窟中復開平洞一圍，外峙巨石爲障，下透中虛，若橋之度空。從此乘炬，北入東轉，穴大而易窮。東從脅隘直入，計其止處，當不下十五丈，已踰外洞半。此下洞最奧處也。出坐臺上，仰視上層，冀一登，不可得。忽見北光隨影，知其外通陸，公令健捷者從山外攀崖索之，久之，其人已穿入其上，呼曰：「速攜炬來，尚可深入。」余從之。乃從西門下循山麓，轉出山北，南向攀崖躋。山半有門北向，穿石竇入，俯見諸君酌臺上，其上石砥平，度石端懸空處，復有石柱外列，分應界戶，故自下望之，綴竇不一，內實旁通也。於是乘炬東入，愈深，脊中關幾二十丈。東窮西北轉，得一竇，攀而北上，忽倒影遙微，有峽縱橫駢沓，南北峽一穴高懸，僅納雲日光，道絕升降。更披西北峽上透，得一北向門，愈高，吐納嵐烟，其北腋尙有餘奧，然所入已不甚遙，乃由其門出，欲緣石覓磴，下下皆削立壁，復從洞中故道，降至懸臺下瞰處，諸君自下呼噪，人人皆以爲仙也。

青獅北洞 在青獅潭北岸。青獅潭者，卽洋渡下流也。江潭深匯，爲羣魚窟窟，乃參府禁沼，罟網故所不入者。北崖亦多穹門，與南洞隔江對。余雨中過此，不及旁搜。又西爲青獅廟，危峯西南來，抵水盡，江至此合流而東，峯絕其游，愈見夙嶼，廟倚山下，遂極幽闕焉。

後營東山洞 在城北四十里，卽後營東界石山西麓也。去後營四里，中又界小山一重，山坳中諸處，有尖峯在前，亦曰獨山，則其西護也。直抵東山下，小石峯一枝西附起，遙見常峯半一門，西向高懸，則西洞後穿別竇，正門尙在南腋間，有兩門，東西列，皆南向。先從西一門入，中平朗若堂皇，石柱後列。從其東轉出柱後，下墜小穴，上則垂乳窈窕，圍成窟，極玲瓏纖幻。窟中圓且峻，貯水一池，沉映崖壁，光影上照，紺碧奪目。穿西隙而入，又闕後室，高整與前堂無異，門西向上，臨絕壁。卽前從塢中遙見高懸者，旣乃列炬從東洞門入，門外險中窪入數丈，輒巨乳天矯垂下，續紛不一，底甚平。歧而西，峽東隙，皆不數丈盡。惟直北踰乳隙進，內復寬，柯東折，遇方石中橫，

謬號爲「棺材石」，從石東北轉，石坡高下，乳筍參差立，披竅北入，復闢一最巨室，乳柱迴環，闔闔莫測，道應從西北竅入，余語穿東南腋，仍下方石邊，聞此洞內透甚，遊行至半日，一大溪中貫，上有空明倒影，飛梁渡溪，直出遷江云。余欲挽炬復入，從者恐束炬不結，強余出，計所入未及十之一也，瑰麗已歷諸巖矣。

三層閣 在參府廳事東，陸公所新構，長松迴蔭，華峯四合，松風亭在署右，土山巔，松陰山色，遙接城埤，月夜尤佳絕。余下榻一層閣，幾至忘行。陸公饒余松風亭，沉醉月中，故以終記。

三里迴園石峯，中當土山盡處，風氣含和，獨盛於此。土膏腴美，生物茁茂，非他處可及。奕暑四圍，喬松百餘株，高刺雲霄，大可三人抱，余疑數百年物，考之碑記，植於隆慶初，建帥府時，裁齡六十年，其巨如此，爲良區異壤可知。所藝禾穉，特大恆種，一郭長倍之，性柔嘉，亦異庶土所植。鴨大者，重七十兩，方體。粵西鱉魚甚艱，長僅寸，此地有至尺者。木棉樹最高巨，粵西隨處有之，此中尤多，春時花大如木筆，紅色燦然，時有素禽羣隊，四面繞之，竹皆中實，外多刺叢生，最大如吾地虛中者，間有之，然無巨者。

予以二十二日下午抵三里，二十四日，乃入謁陸公，爲下榻東閣。自後多雨，無霽日。二十八日，稍霽，陸公特同予遊草龜巖，後復雨。至十一月——戊寅——正月十三日，始遊兩獨山巖。十五日，雨中往遊周泊隘，晚酌南樓，觀浦燈甚盛。二十七日，同陸公乃孫——伯恆——遊白崖堡巖洞。二十八日，陸公昆仲至，同遊青獅巖，既乃觀打魚潭，抵暮歸，臥疴東閣者數日。二月初三日，雨中復往青獅潭觀打魚。先是，張揮使謂青獅巖南雞籠山，亦有大巖，故陸公以騎送予，命張同往，張謂雨中不可入，固阻余，仍冒雨歸。自後予辭陸公行，陸公擇十三日爲期，至是日始治裝。凡留三里者，五十日。

十三日 午後出東門度琴水橋，共六里，北向入山，皆東石西土。凡三十三里，抵後營——營在西畔土山頂。

十四日 東遊東巖，出飯於後營，下山土行，兩界山仍東石西土，小水南流兩山中，經後營，南，西南墜擊去，卽

翠水橋上流也。北八里，土脊自西而東，橫屬兩界中，爲南北分水脊，南入洋渡，北入羅木渡焉。自此而北，昔皆三里民居，今爲八寨賊踞。北二十二里，爲橋藍邨。又十二里，是爲周安鎮，并西南古鵬，北蘇吉，總爲三鎮，界八寨中者也。今古鵬已廢，周安亦僅數家倚溪西，溪東皆腴，俱爲賊踞，不得成鎮矣。

十五日 隨大溪西岸北行。石峯西突，路左峯四面多開穴竅，中空，第高莫能上。北又有荔枝巖，深黑，須炬入，洞中有「荔枝盆」。於是東西界皆石峯，無復土山中間。先北涉一小水，又北涉一澗，——水皆東向入大溪。——共四里，小峯當塢立，嵌空多穴，乃下流鎮山，亦如三里之獨山，但南北易位耳。又六里，抵蘇吉鎮，復與土山遇。又十八里，一江西自萬峯石峽中被隘出，東復破萬峯入峽，則都泥江也。剝木小舟二以渡。江關與太平左江，隆安右江，略相似。兩岸甚峻，江嵌深崖間，所謂北盤江也。土人云自利州那地至此。北渡江，飯羅木堡，——堡屬慶遠府賓州，慶遠分南北，以此江爲界，堡北有小江南入都泥湖，小江三十里，抵高陽站，站西石峯後卽猛窟，其西有蘇江，卽羅木渡上流也。

十六日 北二十里，東西兩界俱石山。西界石山突東出，曰橫山，乃忻城縣永定司分界處。緣山嘴盤崖北轉，密樹蒙蔽磊石上，上下莫可窺眺。偶瞰路下石潭淵沉，仰見雲障排空，高下隱現，令人愴怳。二十里，至永定司。又西北十六里，躡石山如門，西望擴然，則永順司接壤，南卽石峯叢合，皆猛窟。北循石山西麓，升降土阜，上多迴環，中窪如塘，如井，俯不見底，水由地行，此其中墜處，一如太平府所見。北七里，歇峯峯麓草塘邨。

十七日 北三十里，抵慶遠府之南門。

慶遠郡城 在龍江南。龍江西自懷遠鎮，北憑空山，透石穴出，循北界石山而東，流少殺雜木渡，兩岸森石嶙峋，過之。江北石峯聳立曰北山，中爲會仙，東爲青鳥，西爲宜山，又西爲天門，拜相山——卽馮京祖墓，皆憑臨江北。中復開塢，直北趨天河（縣名）者也。江南卽城，城南五里，石山一支，自西而東曰南山，中爲龍隱洞，山東爲

屏山，西爲火號山，又西爲九龍山，皆蜿蜒而南，爲來脈。

西竺寺 在郡城西門外，殿宏壯，爲粵西所僅見。南爲香山寺。寺前平地，湧石環列，爲門爲峽，爲峯爲障，甚微而幻。且小峯頂，每有巨樹箕踞，其根籠絡，與石爲一，幹盤曲下覆，極似蘇圓盆玩。寺西一池中亦有石。池西北爲黃文節祠，後有臥龍石，前有龍溪西流焉。

龍隱巖 在郡城南五里，石峯東隅迴環北轉處也。前三門俱西向，後通山背，亦有二門俱東南向；其中上下縱橫無不貫穿，今中道交通處，以巨石窰穴洞遂分而爲兩。北偏一門最高敞，前有佛宇。南偏二門在山腋間，其中門已無餘。余先從南門入，迨北透暗穴，反從上層下瞰得之，無從下。仍出南門，攀搜到其處，再攜炬入，遂盡其奧曲。

北門 西向高穹，前列佛宇三楹，入數丈，洞稍隘，偏南，遂昏暗。秉炬直東入，又數丈，有歧，在南崖上，攀木梯以登，南向入，一窪下陷如窞，橫木板以度。又南，西壁下紋一縷，緣崔根臥，鱗脊蜿蜒，似龍形隱起。又南數丈，踰隘，俯石級下墜，下層穴亦開，南北塢，南透，則與中門內穴通，已爲巨石隔斷，遂北透，度二隘，仰其上，卽橫板上渡處。再北，塢隘且窞，遂從橫板竅攀空上。仍北下木梯，直東入，又踰一隘，有歧，亦南去，從之。漸見前竅，流光燁燁，已透山得後門矣。行數丈，抵後門。門東南向，下瞰平疇，山麓溪一支，環而北，透其腋，前復有石山，遠爲塢，別成一洞天。仍北返分歧處，東直入數丈，遇巨石中踞。由北隙側身入，一智井憑空下陷，大三四丈，深如之。懸梯投炬，令一人垂索下，兩人從上援索以繫梯。其人既下，余隨之。東南入一窞，中復有下墜穴，極深隘，一飛鼠驚竄上。從其西南攀崖上，崖內亦智井空陷，燭之不見底。循其上西南入穴窞，乃依故徑，直西出前門。

南門 在北洞南二百步山腋間，俗謂之雙門洞。東向入，輒橫裂分南北。南向，忽明透山腹，數丈，出後門，亦移洞最南者。北向，內分兩歧，一北，一東北。余先從直北者，透腋平入，下伏深窞，循其上若履棧道。數丈，北抵透明處，

中門西闔空五丈下，此則中門上層也。前列柱垂橋，飛崖下懸，與下洞相隔，隙間俯窺，下洞前明敞，不啻堂皇也。上層踰隘北轉，昏黑不能入。乃出南門，索炬於北巖，復入，至分歧東北處，踰石垣下，內寬宏窈窕，數轉約二十丈，透出東門，則後洞中門也。門內五丈，有歧東北去，轉西南，不十丈，輒窮。

中門 在南門北數十步，與南門祇隔一崖，上下懸絕，叢箐翳之，須下而復上，搜剔久之，乃得門。索炬東入，其後壁頂卽南來上層也。從其下入峽，峽窮攀而上，南卽上層北轉處，向所敞昏黑不能下者，今援側坂可通焉。東直進，又五六丈，穿穴下，爲大石所窒塞，卽北洞交通中斷處也。大抵北洞後通之門一，南洞後通之門二，中洞則南通南洞上層，北通北洞奧窟。是山東南西南三面，皆透達無礙，惟北山不通，而頂有蝮蛇洞，另闢一境云。

蝮蛇洞 在龍隱山北絕頂，迤山東北麓一里，溪水從兩山峽中，破壁西北來，漱空倒影，自成一壑，渡水，其一流，攀崖而上，兩崖如削瓜，突石纍纍，綠之躋，佳木叢藤，蒙密搖颺，上一里，洞門穹然北向，正與郡城對，前有上山障，溪西北去，環麓成塢，門之中，石柱玲瓏，草綴，前浮一臺，東關洞空朗，多外透竇，東崖窮，南轉，始窅黑，須炬，入數丈，無復旁竅，乃出，仰眺東崖上，復有重龕，攀崖躋上，則外龕甚巨，內龕重綴其上，坐內龕，前對外龕，北竇一圓，恰當其中，照若明鏡。

盧僧洞 在龍隱北洞旁，北數十步卽是。門亦西向，最隘，中闢一室，東北攀隙上，又得一小室，其東北與垂蓋上懸，下聳圓筍，若人之首——卽指以爲盧僧者也。

九龍潭 在那城西南五里平岡上，有潭一泓，深杳無底，水常溢流成溪。九龍洞石山在其南，山北有巖北向，前立石屏，由西隙入，內闢巨室，不甚高，後復有石柱一圍，當洞之中，秉炬南入，又得一室，南漸隘，乃出巖西下，又有一南入峽，甚深隘，秉炬入，深十餘丈而止，底多石丸，色黃，不及向武瑩白。東下，又一覆壁，橫拓平廣，去巖東北四里，石陣排列，自西而東，如插屏，直止於香山寺前，俗稱爲「鐵索繫孤舟」云。又一里，返香山寺，寺僧謂九龍洞

甚深，須易數炬；此洞乃丹霄臺，非九龍巖也。

會仙山 在龍江北，南面正臨郡城，渡江半里卽抵麓。山盤崖峻，東南俱無可上，惟北山腋裁受紆，道從西麓北向行，抵山西北隅，乃東躋第一層，南歧爲百子巖；第二層，南歧爲雪花洞，歧而北，爲百丈深井巖；直東上嶺，脊南轉，爲絕頂。此會仙西北面勝也。東麓北向上者，直抵絕壁下，最東北隅爲丹流閣，西循崖爲東觀，以次漸西，爲白龍洞，爲中觀，爲西觀；此會仙東南面勝也。

百子巖 在會仙山西崖半門西向。入下門三丈餘，梯空上，上復疊爲洞，前門復出下門上。洞雖不邃峻，而是山石質皆青黝，洞石獨赭。南又一洞，與上洞並，復青石爲異。

雪花洞 在會仙山西崖，乃百子上絕頂側。洞西北向，前結菴，奉大士。菴後乘炬入，門少隘，漸進乃崇拓，皆石柱石門，宛轉數曲，內復狹，下石始欹崎，不復平砥。越一小潭，南轉，境遂窮。夜宿洞側臺巖，三面斗臨絕壑，灑氣上接，沖穆萬象。

絕頂 中懸霄漢，江流如帶橫於上。東界青烏山，西界天門，拜相山，俱自北而南，左右翼對；宜山則近伏西腋，以其卑小宜民，則此山巖巖壓衆，可知矣。峯頂有元帝殿，頗巨，無棲者。

深井 在絕頂北，平雪花洞列。道由二天門東北行，忽山頂中陷下，週圍大數十丈，深且百丈，四面皆巖削下，嵌密樹古藤，垂結相虧蔽，俯不見底，獨南面石崖，自山頂直削下，下有洞，北向高穹上，及崖半，中特半遠，反可欹，以洞崖削無片隙，樹皆莫能緣也。崖西北，峯頭橫突石窻中，踞之，正對洞門。旁又有一棋枰石，可憩。余晚停杖，雪花洞至橫突石上，心目俱動，僧謂洞直通山南，穿江底，出南山，恐未必然也。

中觀 在會仙山南岸下。緣石坡上，至此，則危崖削立，洞南向。洞南三百步，得白龍巖。
白龍巖 在中觀東危崖下。洞南向，入門卽西行，乘炬，漸轉西北入，愈崇放，二十丈內，石柱中懸撐洞頂，殊極。

偉麗。後有巨石中互，四旁愈擴。穿隙入，石柱益繁立。北數丈度隘，又數丈，石壁忽湧起，如蓮下垂，下絕無旁竇，上復深昧，去平地三四丈，不得級，乃出至懸柱處，又東上一歧，入數丈，石柱夾而成門，踰門東下，漸北轉，恐火炬不給，未竟而返。

東觀 在白龍洞東北二百步。穹巖覆空，門南向。西復有東向洞，崇峻崿峒，西入數丈，忽深坑下墜，上嵌危石，北轉益宏深，蓋下陷窟，透石北轉於下洞，上穹，亦凌石北轉，中皆嵌嵌石，橫跨側偃，彼此間阻，故無深入道，一望宵黑而已。是洞乃白龍後洞，前洞東歧未竟處，可通此出云。

丹流閣 在東觀東北二百步，危崖至此又一折矣。閣西有洞門東向，甚高。洞西入亦數十丈，卽溢，無深入處。閣北崖嶺頗墜，北路遂盡此。

西觀 在中觀西三百步危崖上，上下皆石壁懸互。後有洞，亦南向。余至中觀，仰眺不見洞，遂東折，既下山麓，迴眺見之，不及復往矣。聞會仙山西南層崖上，又有仙姑巖，由西南山麓攀躋西，當在西觀上層，雪花百子巖南崖，無正道也。

多靈山 最高巒。其山四時皆春，瑤花仙果，不絕於樹。登其巔，四望無與障者。山在慶遠西南九十里，永順司鄧宗勝之境，乃龍江西南，都泥江東北，二江中分脊處也。

予以二月十七抵慶遠郡，稅駕香山寺。日方午，乃抵南山。遊龍隱雙門洞……諸勝，卽宿龍隱菴。

十八日 由山北登鱗蛇洞。既下，循南山北，西行二里半，穿山腋南出，循山南，又西一里半，過龍潭；又西一里，渡龍潭北出小溪，南入丹霞嘉洞，遂渡龍江。北循會仙巖西麓，東上山，共三里，遊雪花洞。又一里，登絕頂。下宿雪花洞。

十九日 深深井巖。從雪花洞坳下，游百子巖。下山，二里，至臥雲閣。攜火遊中觀，東觀，丹流閣，白龍洞。下午，還

香山寺

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日日坐雨寺中。

二十六日 早晴。同僧慧慈往九龍。西南五里，越北流溪，繞丹霞墓洞東麓，南三百步，迴眺丹霞墓山，峯頂有東向巖，玲瓏幻極，無可登道。又東南三百步，抵東峯北麓，路旁皆水坑流貫，路行其上若橋。西有巨楓樹一株，下爲九龍祠，九龍潭在祠南石崖下。水從中北向，經路旁水坑出，丹霞墓洞前平岡潭，乃其下流也。九龍洞山在城西南五里，丹霞墓東南，山從丹霞墓山後繞而東。其北崖有洞，下卽深潭嵌石壁中，一石中橫，東西界潭爲二。西潭南石壁高數丈，下插潭底，潭多巨魚，於水際無穴，穴深入通流處，當沉伏水脚。洞高懸潭上三丈餘，門北向，頗隘，入乃高穹。峽南進，乘炬直入十餘丈，東轉，下雖平，石級屈曲湧起，中環停滯成仙田。東二丈，忽深坑下陷。由坑上南崖，僂僂出坑之東，下平，仙田每每如西，但其下覆石壓乳，人不能舉首，僅披隙透。稍南北分歧，逼仄愈難入。仍西出坑崖上，投炬諦視坑中，下深三丈餘，復開洞，東西透，西洞直入，與上峽等，東洞則橫拓空闊。坑南崖平覆如棧，惟北則自上直插坑底，坑裂竅，南北闊二丈，東西長三丈，洞頂懸柱倒蓮，恰下貫坑中，色瑩潔，洞衆乳俯窺久之，恨無梯索得竟與底也。東三百步，又有巖北向，深十餘丈，在東峯崖過脊處。其九龍西峯高懸洞，在丹霞墓山之東頂，無路上。重崖縹石，逆攀雖險，然石銜競裂，似可援手以發足。乃凌空上躍者數層，從其北得一巖，門東向，前隘峻極，中通一線可尺許，曲折入三丈，內忽穹開，西南轉遂黑。暗中又轉入一小室，似無餘隙，乃出。然非高懸洞也。高懸洞尙在南畔絕崖上，虧蔽不能仰見。稍下，轉崖脚攀隙以升，巖亦東向，然無門環迴前列，高十丈，覆空若垂天之雲，內壁後層削起，上嵌赭石一區，尤靈幻。連開二門，纍纍上齊雲氣，惜無十丈梯，凌空上也。下山，五里，返香山寺。

二十七日 渡北門大江，登北岸觀音閣，前爲滄碧菴，皆江涯危石，飛突洪流，就之結廬者。又北一里，過雪芭

洞下。又三里，循西山輕入西塢，北界皆石峯崔嵬，南則土山間之，中有土岡南北屬。踰岡西下，三門巖在北崖之中，乃北抵山下，拾級上，先抵巖東，則石縱橫駢脊，皆可深入。前有徑，循崖端而西，其巖中闕高二丈五尺，深如之，橫拓四丈餘，外列三石，界門爲四，俱南向，惟中門最巨，東腋一門頗卑，伏稱三門者，舉其大也。西門崖壁莫能前，其上石態更奇，東門穿隙出，卽與東偏縱橫隙並。出巖東，披縱橫隙，亦宛轉三四丈，始闢而大。踰岡東上，前穴通明，另成一境，乃巖外奧室也。透前穴出，石高擎穴前，平齊臺，東又有宛轉小隙，瓣萼連簇紛披，無不畢透。由臺前小隙下，卽前循崖端而西，復從崖端轉石山嘴，稍入，有洞內闕，亦南向，深數丈，景致幽美。乃出舊道東，近三百步，北望山坳，巖高懸絕，上輒北向，攀崖以登，東入巖，巖前皆棕竹翳峽中，洞常轉側，上下懸峭，門西南向，入五六丈，遙望西南銳峯，一線直上，列洞前，洞兩旁石壁，靡列沓合。洞後透石門入，凡三關三合，中連下透，俱若浮橋架空，思躋其上，竟不得受踵處。及已穿出三橋，中轉寬黑，從左壁摸索上攀東崖，南出三四丈，凌內梁之東，梁背刀削起，趾不得著。梁西亦峻石柱頂，隔別不容西度。又南緣東崖凌中梁，不可度如前。益南凌前崖之東，梁背平燦架兩崖間，又圓石尺許，聳立上。遂平行西度梁，北轉入峽門，卽內二梁西端石所界成者。峽內東豁，卽下通梁後西剝，又透入一穴，中皆爲窟，爲門，爲峽，細沙鋪底，平潔如玉，但暗東不能窮深。卽反至前梁西崖半，攀石筍南下，穿石窟出，抵洞中央。出洞，取棕竹數枝，束可百步，一洞裂削崖間，如「丁」字，上橫下豎，門南向。乃北抵崖下石峽間，疊數巨石上。最上一石，高削數丈，無級，下有斗大穴，蛇穿以入，中途穹然，上高數十丈，外透起，則「丁」字豎裂也。洞內夾壁入底，傾下，北進七八丈，東折，遂昏昧不可詰。出洞，下壘石，循崖東數十步，又入巨峽，門亦南向，北進五六丈，東折入，黑暗中忽有光如星在履底，近索之，復不見。益東二三丈，石板盡處，復樺樺微光，動就視之，一外界石如屏，中細孔僅寸，屈曲透漏不一，下亦有斗大穴可墜。乃懸手下，抵下層，外亦開門，南向，門內距石屏，僅二丈，屏下又橫竅內通，卽前所望履底有光處。門外循崖東數丈，又得一南向巖內，不深折，後壁

特石竅玲透，巖前崖磴懸絕，不能東，仍西歷前所入洞口，下至山麓。東百步，又一洞南向當北麓，穿入之，則東轉透峽五六丈出，門又東豁者也。聞古城洞在青烏山前，東門渡江，三里可至，石對壁夾，中多種蔬者，時日已暮，恐波舟晚不及濟。返由故道渡龍江，抵香山寺，街鼓發矣。

二十八日 爲多靈山遊。西南十五里，躡土嶺，復與石山遇。又三里，南穿其峽，西循石峯南麓行，二里，爲黃窰。窰西石峯前突，曰黃窰山。西二十里南渡下濬江，共七里，出土山隘，於是塢遂南北豁，東西兩界皆石山，中有溪北流去，南溯流三里，宿黃窰道人茅中。

二十九日 黃窰南三里，峯迴塢夾，藤蘿虧蔽，山窮水盡處，蒙密中不知水從何出，但聞潺潺有聲，來自足底耳。從此躡絙級西上躋塢，共一里，抵都田隘。溪自西南來，抵塢窟下，穿穴東出，卽黃窰上流也。南八里，登大歇嶺，始見多靈三峯如筆架，高懸西南二十里外。下嶺，又三里，西由塢中入石山峽，漸轉西北行，爲永順境，地皆絕無人，居石峯巖立，色青白成紋，態鬱紆若鏤刻。五里，路右二巖駢啓，門皆南向，東洞在麓，可穿窳東出，西洞須攀石始達。門後透腋北入，凌竇隙以上，轉南出，已在洞門上層矣。下石板砥平，薄逾葉，踐之聲蓬蓬。南有穴，下俯洞門，猶層樓通隔，但自外望，不覺上洞中虛也。結構絕似會仙百子巖，勝當十倍之。南下山，西北二里，北山麓石崖下覆，橫互如行廊。南一里，路漸降，北望石峯頂，巖穹然東南向，內微透明穴，乃石梁飛架峯頭者。下至壑足，南轉始與溪遇。凡兩渡此溪，南五里，直抵多靈北麓。路左一土山，自多靈天矯下墜，從其南前轉，西南行一里，下土山，渡溪。其深自南來，乃多靈以西，石山窰以東夾成之者。抵石山窰東北，山環壑盡搗入石突。過溪，北抵山麓，是爲石山窰，乃倂一老人家。望多靈，正當其南。問其上，有廬無居者。遂借鍋於老人，老人攜火曳杖前導。仍渡溪，東南上土山，其二里，越岡得塢，與多靈接。阪老人指舍登山道，卽別去。始踐土麓東南上，轉東北行，二里，遇土峽最峻。攀之上，抵石崖下，崖峭立，叢木中得石磴，忽聞犬聲，以爲絕巖。幸有人，久之不見，但竹捆駢置道旁，蓋他村竊竹音，聞

人至避去耳。於是攀磴上。磴爲墮葉覆積，幾不得級。磴旁壽枋，大至三人抱者甚衆。上一里，得坪，菴倚之，北向，竹匡木几，灑掃具，悉給。二桶尚存斗米，而苦封古灶，人去已久。菴側斷積薪竹，炊具甚贍，而水不可得。菴兩旁俱無汲水道。惟東北路，倚草樹伏，循崖甚遠，余從之。半里，果得泉。蓋山頂皆懸崖綴石，獨此腋衆木合翳，水自崖石墜溜不絕，昔人鑿痕接竹，引之以通流供酌。乃攜水返菴，令從人浙米炊。余西南入叢籬中，覓登頂道。初小有路痕，乃竊筇者所踐。竹盡，上皆巨茅沒髻，頂披之不開隙。里許，踰一西走脊，脊西又旁起一峯，下不能見，至是始陟之。循脊東上，又一里，踰一南走脊，脊南亦旁起一峯，此兩峯卽大歇嶺所望合中峯爲竿架者。於是又循脊北上，石隙峻垂，攀石隙乃得移步。直北上一里，凌絕頂，頂孤懸衆石山上，南北逾一丈，東西五丈，惟南面可躋，餘三面皆嵌空不受趾。頂之北，有崖自頂平剖，直墜至菴前石磴下，巨木叢列，翳不可窺，惟遙望四圍，重峯疊嶺，盛列南壑下層坑隔坂，時見有水汪洋，蓋都泥一曲也。土人謂此山四時皆春，花果佳珍，林無素木，然但可採食，懷之輒復迷道。若余所見者，引泉覆石之上，有葉如秋海棠，大倍之，花如秋海棠者，色獨白，不知何種。山頂巨木皆密，薇緣枝綴花，殷紅鮮耀；又有酸草，莖大逾指，正赤作珊瑚色。眺望久之，仍由故道返菴，餐所炊粥。積薪佛座前，爲長明燈。乃架匡展簾臥。

三月初一日 晨至石山邨，覓勝後山，仰見石崖最高處，洞門穹懸，依小徑抵西峽，以爲將攀崖上躋，顧乃穿腋下，北隄隘，東峯峭立，西崖多懸巖，然蘿蔓叢沓，無可躋。北隨峽出，又通別塢，不能窮，仍轉出邨前，東索溪水所由入，則洞穴伏山坳下，門南向，溪流馮入之。洞高闊各二丈，深四丈，水至後壁，旁分二門入，昏黑莫可進。洞前石柱當其右，穿柱入，下有石坡尺許，傍流渡入，不煩涉水。柱內西登隙，上復關一龕，底平上穹，亦石柱前列，與水洞並向。出洞，還飯老人家。東北抵黃邨菴，前道人淪茶煮筍以待。乃取所摘多靈山頂茶芽，潔釜焙之，當吾鄉陽羨最佳者，香色都無下意。

初二日 別道人北渡下灘江，東上高四山南阪，踰兩土岡，下塢，有塘一方，潄水甚清。西北石峯下破澗去，叢木翳之甚茂。又東踰岡，巨塘匯陂間，北墜下分爲兩流：一北入山穴，一東循山嘴，環流黃壑，前抵鄉，詢觀巖道，道須東經草峽，北出峽口，西轉循山之陰，可得巖從之，遂東甫出鄉，北望崖壁半穹，開洞門，東向高逾不及攀。二里半，北入草峽，又東北一里，踰石脊西轉，卽黃壑，諸峯石山之陰也。山排列西北去，北盡於蜀山，而觀巖在其中，循山東麓西北行，凡三里，西南折，至其下，則危崖上覆，下有深潭，水潄其中，不見所出，惟從巖北隅瀉入巨門，中宵黑，水聲甚沸，蓋水自山南來，溢底出，潄爲此潭，卽黃壑。西巨塘分流入山穴者也。乃一阻輒復北入穴，尤巽。覆巖之上，垂柱懸旌，紛紜歷亂，後壁石峽，直迤插潭中，上迴旋龜竇，倏澗不一，俱隔潭不能至。潭東北崖間，神祠倚之，祠後卽潭水北入石門處。門南向甚高，中望崆峒，疑浮筏可進。從祠祠東北出平曠，有北趨道，欲從之入郡，旣乃愈北，始知獨山懷遠道也。忽見西山下潭，淵然直逼石崖，崖南開穴，則前北向入門水，又透此出也。計所穿山腹中，亦不甚遙，若溯流入，當可抵水聲甚沸處。乃東轉半里，前潭水散爲平溪，潄鄉南東去。又東北八里，得入郡大道。又五里，路兩旁多智井墜穴，與太平一轍。於是聞水聲淙淙，石壑或斷或連，水走其底，俯瞰底水，所墜不一，道皆不甚巨。東二里，踰岡下，水走石壑底，復如前。又三里，抵香山寺宿焉。——是後余欲西由南丹州入黔，日候騎郡中，至初九日，卒不得騎，遂決意步行。

初十日，晨飯香山寺，別慧菴，西取南丹道去。二十里，有山中峙，兩界石山間，曰獨山，尖峭孤聳，亦獨秀流亞。又西北十里，泉一泓止石罅中，色澄碧，西一巖北向，前大石屏，時門洞深五丈，後壁皆若蓮花，葉蕊層綴。二里爲大峒堡。大洞在南山背，堡後南入峽，尙三四里始至洞。——曰天門洞云。自堡北望之，南峯迴環如玦，入至堡後，又類蓮瓣自裂，可披隙進也。過堡十里，江流自南而北，江闊半處，遠乃懷遠鎮南江也。江自荔波縣來，至河池州東境，爲金城江。又南合思恩縣東江，南抵永順司北境，入山穴中，暗伏屈曲數里，東出於秦順里，又東北過此。

遂北與北江合爲龍江焉。渡江西岸卽爲懷遠鎮。鎮北有北江，自思恩縣總州來。舟湖南江，至懷遠止。北江通小舟，可四日直達總州。

十一日 西北四十五里，抵德勝鎮。

十二日 由鎮北抵北山下，半里，過觀音菴。菴左一洞，南向倚山椒，高五丈，後有巨柱中屏，穿東西隙，俱可入。乃東炬從東隙北進數丈，洞遂高拓，多擎天柱，諸詭勝。東折數丈，北面光摺熠，自上倒影，以爲從此出洞也。及東去，尙有道，更張炬覓之，又五丈止。仍北出望明光趨之，則懸石巉岨，光上透如柴片，並升。金將攀石登，忽平峽繞其左而轉，遂透出一北向門，又在前所望通明下也。出洞窅叢崖南躋，石罅攢沓，正過通明上穴。南向凌山頂，登玉皇園稍憩。下山，折磴石崖間，凡數曲下，出過前洞。南去德勝又半里，爲章家山。從山西麓攀級登，崖懸峽轉，樹倒垂其上，類若乘空。上有別柯，從巖門橫架巨樹杪，合爲一橫架，處枝體穿漏，剝空穴竅，工奪雕鏤。巖門在上，下削崖間，門西向，前對樹杪，就隘爲門。門旁卽觀音閣，閣左右皆可入洞，不十丈輒止。大約以凭虛勝，無中通奇寶也。北返德勝鎮，西二里，歧而南，渡一小溪，平原中亂石叢崩，分裂不一，中潑水一泓，澄無片草，右頂各跨樹盤絡，如香山寺石片更稠合，間以潭渚尤奇。潭西一石峽，下與潭通。南一石獨高巨，僧結茅於上，曰蓮花菴，門就石隙，東西北俱小流環之，地較香山幽麗特絕。仍北出大道，又一里，入河池州。

十四日 爲北山遊。出所城北門行平壑，不半里，亂石秀立路隅，爲門爲標，爲屏爲梁，爲芝爲筍，奇美特出，倍巧於蓮花菴香山寺者。又北向陟山，危磴倚雲崖，曲折上一里，抵菴。菴之西，凌削崖去，上下皆絕壁。菴無他奇，惟臨深窅遠，片眺清曠耳。下山至所城東北，入壽山寺，亂石一區，水縱橫，隨其中，石巔構廬三四處，高下散布，西度橋，遇側石一隊，亦南北列，上下有穴如門，穿而西，一菴北向，前匯爲塘，石所擁成者。菴後聳石獨高，憩久之，返所城。

十五日 西南二十三里，宿於馬草塘北邨。

十六日 西南五里，一江自北而南，深嵌危崖間，所謂東江也。西渡江，江闊數丈，深不測。再南下數里，卽與金城江合，入石穴中。云西十五里，又一江自北而南，闊十丈，深與東江並，乃自荔波來者，是爲金城渡。渡北西岸，有水懸崖，平瀉三丈，聲轟如雷，東注大江，則官邨南來水也。渡江西十四里，宿鬼巖邨。

十七日 西北三十三里，抵河池州。

十八日 西十六里，爲南丹境。又三十里，宿巖田邨。

十九日 西十里，水自東北注西南，深不及膝，闊五丈，是爲大江源，發西北山中，南流東轉，至永順界，合東江。下流者也。渡江，又十里，至金邨。其地西往錫坑，止十五里；西北去南丹州，五十里。

二十日 西北三里，塢底小水自南而北，大道南隨之，錫坑道也。從之，北二里，遂轉爲東西塢，大溪自西來，卽南出爲大江者。於是西溯大溪，二十五里，爲大徐邨。又溯流四里，抵西山。北轉一里，涉水上西山，望北塢山環壑盡，瀑流從山腋乘空下，高及千尺。粵西皆石山林立，故懸水最艱，今於僻壤得視此，亦汗漫中一奇觀也。西上一里，瞻顛不能釋，又十三里，稅駕南丹州逆旅。

南丹西三日程，抵巴鵝，西卽泗城州界。銀錫二廠，在南丹東南四十里。其廠有三：曰新州，屬南丹；曰高峯，屬河池州；曰中坑，屬那地州。三地相間，僅一、二里。由廠南兩日程，至涯洞，有大江自西而東，爲那地、東蘭二州界。其渡處名河水渡，卽都泥江也。上流來自泗城界，下流東歷永順土司，北五里，下石堰，爲羅木渡。

二十四日 候夫南丹者數日，始行。西北四里，石峯復出，湖峽西入，三里，一石中立山峽，高銳殊絕，兩旁危嶂陰夾，益覺崢嶸。又三里，西出夾山關，數家倚北峯下，後削崖如屏，前接新篁密箐，路行箐竹中，忽北山麓，石崖飛架，小水西來，直漱崖足，北入石洞中。洞南向，在架石東危崖下。又西北二十里，止蠟北邨。

二十五日 北寬邨。四里有洞在西小山坑中，門東南向，外甚敞，中壁屏立，又闕內門，沉沉不可測。路由東上，隔塢行，對望之，藤蘿掩蔽，中有水潺潺，出洞門，成湖南流去。又西北二十七里，抵飄緲邨。

二十六日 西六里，北轉，山開東西兩界，東界山自東突西，凡五六峯，西面悉平，削下墜，排列而北，若五老西向，澗由中北向去。北六里，東界突山既盡，塢大開，東望一尖峯迥立，中空如合掌，懸架衆峯間，空明下透，合處僅湊徒杠，千尺白雲，正東映危峯，可借名。香爐瀑雪，不復辨爲山爲雲也。自桂林來，所見穿山甚衆，雖高下各奮，若此剜空出雲者，得未曾有。又北十二里，抵銀邨。

二十七日 北五里，爲吧夕邨，乃丹州極北哨。由此西去，兩日程，曰羅猴，爲泗城東北境，都泥上流所經也。吧夕北五里至山界，與貴州「下司」分界處，粵西西北境止，此余粵西遊亦止此。

黔遊日記

戊寅三月二十七日 自南丹北鄙吧夕村，易騎入重山中，漸履無人之境，五里，逾山界嶺——南丹下司界——又北一里，逾石隘，是爲艱坪嶺，其石極嵯峨，其樹極蒙密，其路極崎嶇。黔粵之界，以此而分，南北之水，亦由此而別，然其水亦俱下都泥，則石隘之脊，乃自東而西度，盡於巴鴉之境，而多鑿大脊猶在其東也。北下一里，就峽西行，一里，始有田廛。又半里，峽轉北，塢始大開。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塢中，曰由彝。此中諸塢，四面皆高，不知水從何出。然由彝村南石壁下，有洞東向，細流自畦中淙淙入，透山西而去，固知大脊猶在東也。至此南丹差騎辭去，由彝人始許夫騎，久乃不至，促久之，止以二夫負擔去。余獨坐其欄，從午至暮，始得騎。西北二里，至山寨，則寨人已送擔，亦前去。乃由其東上嶺，越脊北下，一里，行壑中，又北一里，再越嶺脊，下行峽中，壑圓而峽長，南北向皆有脊中互，無洩水之隙，而北互之脊，石齒如鏡，橫鋒豎愕，莫可投足，時已昏暮，躍馬而下，此騎真堪托死生也。越

脊直墜峽底，逾所上數倍，始知前之圍壑長峽，猶在半山也。峽底有流從南脊下隘，遂滔滔成流。隨之西向行，其里許，有村在南山麓，擔夫已換去。又騎而西，半里，擔夫又已去。蓋村人恐余止其家，故亟換之行。而又無騎，換騎夫不肯前，余強之暗行。西北半里，有溪自東而西，橫堰其中，左右淵深。由堰上北度，馬蹄得得，險甚。又西轉過一村，半里，由村西而北向逾嶺，始與雙擔同行，暗中呼聲相屬，不辨其爲石爲影也。共二上二下，遂行田廛間。共五里，過一寨，排門入，居人頗盛。半里，復排一門出，又行田廛中一里半，叩門入舊司門，以內茅舍俱閉，莫爲啓。久之，守一啓戶者，無茅無飯而臥。

上下二司者，卽豐甯司也。潁南界者，分爲下司，與南丹接壤。二司皆楊姓，兄弟也，而不相睦。今上司爲楊柚，強而有制，道路開治，盜賊屏息。下司爲楊國賢，地亂不能轄，民皆標掠，三里之內，靡非賊窟。其東有七榜之地，地寬而濕，桀然尤甚。其叔楊雲道，聚衆其中，爲亂首，人莫敢入。舊司者，下司昔日司治也，爲上司所破，國賢移居寨上。寨在南山麓，與舊司南北相對，中隔一塢，然亦無奇險也。

二十八日 平明起，雨霏霏下。余令隨夫以鹽易米而炊。余以刺索夫於南寨，國賢避不出，託言與上司不合，不敢發夫，止許護送者兩人送出境。余飯而待之，送者亦不至。乃雇夫分肩行李，從舊司北向逾嶺行，共三里，餘，下至俄鬼橋，有小水自東北注西南，小石梁跨其上，禦人者每每橫行於此。又北二里，逾嶺已爲上司界。下嶺二里，有村在西塢，而路東有楓木樹對之。又東北逾嶺二里，有村在東塢，其前環山爲壑，中窪爲田，村倚東峯，有石崖當村後，路循西嶺與村隔壑，相向始敢對之息肩。又西北逾嶺二里，轉而西向行，於是峽大開，南北相向。南山下村居甚稠，北山則大路倚之。西行五里，路復西北逾嶺，蓋此地大山在東北，路俱緣其西南上，雖有升降，然俱上多下少，逶迤以升者也。又西北二里，逾嶺路北有峯，迴互層疊，儼若天盤龍髻。崖半有洞，門西向，數十家倚

之路乃北轉，又一里，越其西岡北向下。西岡者，大山分支，西突爲盤髻峯，其下橫岡西度者也。西岡之北，山又東西排闔，北望西界山，一圓石高插峯頭，巖然倚天之柱，其北石崖迴脊，卽上司治所托也。東界土山，卽路所循而行者。其北五里，路與西界巖柱對。又北二里，忽山雨大至，擔夫停擔，各牽笠蔽雨，余持傘亦蔽一挑。忽有四人持鐮負弩，懸劍囊矢，自後奔突而至，兩人趨余傘下，一人趨顧僕傘下，一人趨擔夫笠下，皆勇壯兇悍，似避雨，又似夾持，余甚恐。問余何往，余對以都勻。問余求烟，余對以不用久之，雨不止而勢少殺，余曰：「可行矣。」其人亦曰：「可去。」余以爲將同往而前者，乃余行而彼復止，余益知其必非良人，然入其吻而不下咽，其心猶良也。更北半里，轉而西，又一里餘，有營當兩界夾中阜上，壁巖新整。由其下，又西一里，入上司南門，有土垣環遶，門內卽宿鋪。（江西人自下司至此，居舍中各半土半閣。）時雨過街溼，余乘溼履，遂由街北轉而西，有巨塘匯其內，西築堤爲堰，蹇爲馳道，甚整。又北半里，直抵圍山東麓，北向入一門，有石罅一縷在東麓下，當其盡處，鑿孔如盂，深尺許，可貯水一斗。岡上下人，俱以盞候而酌之，謂其水甘冽適異他水，余酌而嘗之，果不虛也。由此循圍麓轉入北峽，峽中居人甚多，皆頭目之爲心，穰寄者。又編竹架圍於峽中，分行貯粟焉。由北峽西向行，已入圍後，有脊自西北連屬於圍，乃圍之結帶處也。脊東峽中有洞，倚圍麓，其門北向，甚隘而深，有二人將上圍，余問：「此洞深否？」云：「其洞不深，上至圍半，有大洞頗深，而有水，須以炬入。由下仰眺，岡上居舍纍纍，惟司官所居三四層，皆以瓦覆，以壘飾。圍險而居整，反出南丹上也。余乃隨其人拾級上圍，其級甚峻，而蹇繫開整，竭蹶而上，其半里，折而東，有樓三樓跨路間，乃圍半之隘圍也。洞在中樓之後，前爲樓所蔽，不可見。有男婦各一炊，中樓下二人指余入，遂登圍去。余索炬於炊者，則樓後卽豬欄馬棧，踐之下洞。洞門北向，窪墜而下，皆汚土，上名滴瀝，不堪駐足，乃復出而下。先是，令一夫隨行，至脊下，不敢登，余乃獨上。然圍上之形，可以外瞭而見，惟此洞爲樓掩，非身至不知也。仍由舊路里餘，返宿舍，則已薄暮矣。炊飯亦熟，遂餐而臥。

上司土官楊柚，由長官而加副總，以「水西」之役也。其地小而與南丹爲仇，互相襲殺，故兩土官各退居圍上。（南丹州治在圍下而居於上，上司則司治俱在上，而環圍而居者，皆其頭目也。）南丹第三弟走荔波，爲莫級所執，第四弟走上司。至今爲外難，日惴惴焉。

其圍圓而大，四面絕壁，惟西北有脊通級而上，路必環旋於下峽，故爲天險。峽中水西南下，合塘中及外峽南北諸流，俱透西南腋中墜去。

二十九日 由上司出南門，仍渡門東小水，溯之東北行。一里，躡土山而上。四里，逾土山西渡之脊，其西石峯突兀，至此北盡。逾脊西北行，一里半，嶺頭石脊，復夾成隘門，兩旁石骨嶙峋。由隘西出，轉而東北下，半里，下抵塢中。又北一里，復越土山西下脊，是爲上司獨山州界。於是下嶺，循東山行，又二里，有村在西山塢中，爲直查村。其處東西兩界皆土山，中間大塢，有水自北來界於塢中，遠直查之東，乃西向破峽去。循東界山溯水北向行，又三里，水分二支來，一自西北，一自東北，知「丫」字，會於中支山盡處，西北者較大路湖東北行，一里半，始渡之。於中支山東麓，得纏子窰村，乃土官蒙氏之族也。村北溪中皆碎石，時涸時溢。又東渡之，東北上岡頭，其里許，有土環遺址，名曰關上，而無居舍。又東北一里，水盡塢窮，於是躡嶺，其嶺甚峻。三里，北逾其脊，隘中底石如鋪，兩旁有帆立峯，是名雞公關。其脈自獨山州西北，繞州治東南過此，又東南度六寨之東，而下巒王峯者也。脊西南水下，直查而入都沉，脊東北水，由合江州下荔波而入龍江。從脊東北眺，則崇山蜿蜒，列屏於前，與此山遙對成兩界，中夾大塢，自西北向東南焉。下山，即轉北行，一里，抵塢，轉東，即有小水東南下。又東一里，逾陟岡阜，忽有溪自西北注東南，水於此復出爲龍江上流矣。渡溪東上，於是升陟坡壠，東北行塢中。五里，有數家之村，窰東北山下。從其前復轉入西峽，北一里，過一脊，始北向下嶺，其下甚深。半里，抵其麓，始知前所行俱在山上也。又北行塢中一里半，有大溪汪然自西峽層山中出，東注而去，亦由合江州而下荔波。思恩者，歷石壑而渡其北，又緣西界支隴

北行，五里，爲羊角塞——乃蒙氏之特也；在西山麓。又北三里，有小水自西坡東注，涉之。又北二里，入獨山州之南隘門。其州無城，一土知州，一明知州。土官蒙姓，所屬皆土人——卽「苗仲」，明官多缺，以經歷署篆，所屬皆客戶。余所主者，江西南昌人黃南溪也。其人忠厚長者，家有樓可棲。蓋是州雖無城，而夾街樓房連屬，俱用瓦蓋，無復茅欄牛圈之陋矣。

獨山土官昔爲蒙詔，四年前觀燈，爲其子所弑；母趨救，亦弑之。乃託言殺一頭目，誤傷其父，竟無問者。今爲土官，可恨也！

三十日 平明飯。出獨山州北隘門，西北向循西界山行，六里，有小水亦自西坡東注，涉之。又北二里，北塢漸窮，山脊自東界西度南轉，乃路轉東北，澗中小水北流，渡澗，循東界山腋間東北上，又二里，有水溢路旁石穴間，甚冽，其側有蒙氏修路碑。從此攀石磴東北上，嶺兩大至一里半，北登嶺隘。是嶺由東南度西北，乃祖山，從其東北，分裂衆枝，其直東而去者，爲黎平平崖之脊；東南分枝而下者，爲荔波羅城之派；西北分枝而下者，度此稍北，卽西轉南走，而環於獨山之西，度雞公嶺而南，而蠻王多靈之派。（獨山州南二十里，有山尖起，立於衆山之中，是名獨山，州之所以得名也。）又東北行山峽間，乃下。共二里，有澗自東谷走深崖中，兩崖石壁甚逼，澗嵌其間，甚深，架石梁其上，爲深河橋。過橋，復躋崖而上，登嶺而北，有小水自東北瀉石崖而下，涉之。復升嶺，共一里，遂由峽中北行，又二里，乃下。東北行壑中，有村在東山下。由其前少轉西北，共二里，有溪自東北來，渡之。溯其西岸，東北逾嶺，二里，一水自東北來，一水自西北來，東北者較大。於是涉西北水，緣中支山而上。東北三里而登其岡。飯於岡上。乃稍下，又北逾嶺而下塢中，共三里，又有溪自南峽北向，下墜深潭中，潭小而高，此西北小溪之源也。又北逾嶺下，一里半，下度深壑中，有澗自西南峽中來，至此東向西轉，此東北小溪之源也。涉之，西南登嶺，半里而上，循嶺半西南行。二里，過兔場，西出嘉坑關，隨小水西下，由夾中行。五里，兩夾山多石崖突兀，路側有泉湧穴。

出。又西二里，水墜南峽去，路遼北劫上，有寨在東岡之巔。由其西北度脊，南北俱有窪中墜，環陸爲田，直抵其底。水皆自底西向透石穴者也。又西逾嶺一里，出隘口，其上石骨稜峭，皆作壘雲裂罅之勢。又西北下峽中，一里，轉而西。半里，西出峽，是爲獨山州與胡家司分界。（胡家司卽都勻長官司。）於是山開南北洋，中有大溪自北而南，是爲橫梁。循溪東轉南半里，抵南崖。崖下有賣粉爲餉者，以鹽少許，易而餐之。隨溪南岸西行，道路開整，不復以蜀道爲苦。溪北有崇廟在高樹間，人家田隴，屢屢從斷岸而出。共六里，過塢裏村。又西一里，有水南曲，乃西渡之。從溪西岸南行，半里，爲邛母村。由村前西轉，塢復東西開，而其村重巒岡阜，瓦舍高聳，想亦胡家司之族目也。西二里，其水北曲，復西渡之。又西北一里，其水西曲，又北渡之。從北岸懸崖西行，一里半，有水自西來會，乃麥沖河也。卽溯河西行，二里，入麥沖堡南隘門而宿。是晚雷雨大作，徹夜不止。

四月初一日 平明起，雨漸止。飯間聞其西有桃源洞，相去五里，須乘炬深入，中多幡蓋纓絡之物。覓主人導之，不得，曰：『第往關上，可西往也。』遂北向出隘門，溯溪東岸行。忽石壁湧起，岸東勢極危削，溪溯之南，路溯之北，咫尺間，上倚穹崖，下循迅派，神骨俱竦。三里，轉入東塢。其北有小峯立路隅，當麥沖河南下之衝，有巖北向，曰觀音洞。又北半里，曰麥沖關。關所謂桃源洞者，正在其直西大峯之半，相望不出四里外。關之東有真武閣，南向正與觀音洞門對。乃停行李於閣中，覓火炬於僧，將往探之。途遇一老者，曰：『此洞相去不遠，但溪水方漲，湍急不可渡，雖有導者，不能爲力，而况漫試乎？』余乃廢然而返。取行李西南越而下，抵河東岸。溯之北，共一里，有溪自西北山腋來，路從東北山腋上，遂與麥沖河別。當坡路流跡間，有泉汎汎從下隘起，孔大如指，以指探之，皆沙上隨指而瀾，指去而復溢成孔，乃氣機所動而水隨之，非有定穴也。一里，轉上後峽，遂向東入。又一里，峽更東去，路復從北峽上，其處石峯嶙峋，度脊甚隘。越隘北下塢中，被襲益塢，小麥青青，蕎麥熟，粉花翠浪，從此遂不作粵西蕪態——（粵西獨不藝麥）脊東西亂水交流，猶俱下麥沖者。又東一里，轉而北，有塢南北開洋，其底甚平。

犁而爲田，（此處已用牛耕，不若六寨以南之用「概搗」一法。）涉耕水耨，益盈其間。水皆從崖坡瀉下，而不見有滄濟之跡。二里有村頗穡，倚西峯下曰普林堡。又北一里，逾嶺而上石峯，復度峽而下，轉而東，平行石嶺間。一里，東下，盤窩中有小石峯，圓如阜，盤托而出，路從之。經窩東入峽，一里，復北向升嶺。一里，遂逾土脊之上。此脊當爲老龍之幹，西自大小平伐來，東過谷蒙包陽之間，又東過此，東南抵獨山州北，又東爲犂平平崖之脊，而東抵興安，南轉分水龍王嶺者也。越脊北下，峽壁甚陡。一里，下行峽中，有水透西南峽來，入北隨峽去，渡之，傍澗西涯行。有歧路，溯水西南峽，則包陽道，通平浪平洲六洞者也。隨水東北行峽中，又三里，轉而東，其峽漸開，有村在南山間，曰下石堡。又北二里，過一巨石橋，澗從橋下西北墜深峽中而去，路別之。東北逾嶺，升降二重，又二里，越嶺下，則東南山塢大開，大溪自西北破峽出，湯湯東去，是曰大馬尾河，以暴漲難渡。由溪循山崖東行，溪流直搗崖足。一里，東抵堡前，觀諸澆者，水湧平胸，不勝望洋之恐。坐久之，乃解衣泅水而渡，從北岸東向行，水從東南峽去，別之。乃東北逾嶺而下，共三里，東渡小馬尾河，復東北升嶺，一里半，越嶺脊東下，一里半，出山峽，山乃大開，成南北塢，東西兩界，列山環之。大河湯湯流其間，自北而南，溯溪西岸，循西界山北行，一里，路旁即有水自西峽東向入溪，涉之。又北二里，有石梁跨一西來溪上，度之。從梁端循峽西入，是爲胡家司，即都勻長官司也，以名同本郡，故別以姓稱。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崖上，曰黃家司，乃其副也。又北行田塍間，五里，度兩橋。又北半里，入小西門，是爲都勻郡城。宿逆旅。主人家爲沈姓，亦江西人。

初二日 晨起，作書投都勻司尊張。勉行，四川人。乃散步東入都堂，堂乃西向，蟬山者，又東上東山麓，謁聖廟。見有讀書廡，東者，問南泉鄒總憲，成都時遺跡，曰有書院在東門內。問郡志，其友歸取以示，甚略而不詳。即大小馬尾之水，不書其發源，并不書其所注，其他可知。載郡八景，俱八寸三分帽子，非此地確然特出之奇也。此地西門大溪上有新架石梁，巉石爲九門，甚整，橫跨洪流，乃不取此，何耶？

都勻郡城，東倚東山，西瞰大溪，有高岡自東山西盤而下，臨溪壑，溪自北來，西轉而環其東，城固互岡，上南北各一門，西有大小二門，東門偏於山之南，城後環東山之巔，其上有樓，可以舒眺。

郡西對蟠山，爲一郡最高之峯，郡治文廟俱向之。其南峯旁，有梵宇在其上，須拾級五里而上。以飯後雨作，不及登，謂之「蟠」者，以峯頭有石脊，蜿蜒如巨蛇。今志改爲龍山。九龍洞在城東十里，按一統志，有都勻洞，在亂勻長官司東十里，前門北向，後門南向，常卽此洞。今志稱爲仙人洞，二下注云：「一在城東，一在城西。」殊覺憤憤。

水府廟，在城北夢遇山，大溪南下橫其前，一小溪西自蟠山北直東來，注下有白衣閣，倚崖懸危壁上，凭臨不測。上有梵音洞，西向爲門，洞無他致，止云其中有石佛自土中出者爲異耳。

初三日 下午，自都勻起身二十里，文德宿。

初四日 三十里，麻哈州又十里，乾溪宿。

初五日 十里，麻哈大堡又十里，乾壩暗又十五里，平越衛。

初六日 歇平越。

初七日 宿店。

初八日 雇貴州夫，行至崖頭宿。

初九日 新添飯，至楊賢宿。

初十日 龍里歇。

十一日 二十里，至鼓角。三十里，至貴州。

十二日 止貴州，遊古佛洞。

十三日 止貴州，寓吳慎所家。

十四日 晨飯於吳，遂出司南門，度西溪橋，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來，東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橋。（此橋謂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橋下水湧流兩岸石間，衝突甚急，南來大溪所不及也。度橋，溯南來大溪，又西南三里，有一山南橫如列屏於前，大溪由其東腋北出，路從其西腋南進。又南行峽間，二里，歷東山之嘴，曰吧，堰塘。其西南有雙峯駢起，其東即屏列山之側也。又三里，過雙駢東麓而出，其南漸闊，溪聲澎湃，東望屏列之山，南造成峽，溪岸復自南來搗峽去，即出其東北腋之上流矣。爲路循西界山椒，溪沿東界峯麓，洶行而猶未覩面耳。又南二里，始見東溪汪洋，然有村在東峯之下，曰水邊寨。又南三里，曰大水溝，有一二家在路側，前有樹可憩焉。又南，漸升土阜，遠東與大溪隔，已從嶺上平行，五里，北望雙駢，又三分成筆架形矣。南行上山峽中，又一里，出峽，稍折而東，則大溪自西南峽中來，至此東轉，抵東峯下，乃折而北去，有九鞏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爲華竈狴橋。乃飯於橋南鋪肆中。遂南向循東峯之西而行，皆從土坂升陟。路坦而寬。九里，見路出中岡，路東水既東北墜，峽下，路西水復西北注坑去，心異之，稍下岡頭，則路東密管迴環，有一家當其中，其門西臨大道，有三四人憩石畔，因倚杖同憩。則此岡已爲南北分水之脊矣。蓋東西兩界，俱屏峯排闥，而此岡中橫其間，爲過脈，不峻而坦，其南即水南下矣。是云獨木嶺。或曰頭目嶺，昔金鉞司在西界尖峯下，而此爲頭目所守處。從嶺南下，依東界石山行五里，復升土嶺，漸轉東南。嶺頭有一窪中陰，從其東又南向而上，其二里，乃下一里，則有溪自西北峽中出，至此東轉，石梁跨之，是爲青崖橋。水從橋下東抵東界山，乃東南注壑去，經定番州而南下泗城界，入都泥江者也。於是又出嶺南矣。度橋而南，半里，入青崖城之北門，其城新建，舊紆而東，今折其東隅，而西就尖峯之上。城中頗有瓦樓閣闔焉。是日晴霽，竟日夜月復皎。

青崖屯，屬貴州前衛，而地則廣順州所轄。北去省五十里，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東北去龍里六十里，西南去

廣順州五十里。有溪自西北老龍脊發源，環城北東流南轉。是貴省南部要害，今添設總兵駐扎其內。

十五日 味爽，出青崖南門，由歧西向入山峽——南遵大路，爲定番州道——五里折而南，又西南歷坡阜，共五里，有村在路北山下，曰翁樓，木樹蒙密，小水滾流。從其西入山峽，兩山密樹深箐，與貴陽四面童山迥異——自入貴省山皆童然無木，而貴陽尤甚。西北入峽三里，遂西上陟嶺一里，逾嶺西下。半里有泉出路旁土中，其冷徹骨，南下瀉壑去。又西下半重，有澗自北峽來，橫木橋於上，其水南流去。路西度之，復北上嶺一里，逾脊西，有泉淙淙，隨現隨伏。西北行兩山夾中，夾底平窪，犁而爲田，而中不見水。又西北半里，抵西脊，脊東復有泉淙淙，亦隨現隨隱。蓋此中南北兩界，俱穹峯，而東西各互橫脊，脊中水皆中墜，不見窪底，故窪底反燥而不瀦。越西脊而下，西北二里，路北有懸泉一縷，自山界脊石而下，路南忽有泉聲淙淙成澗，想透穴而出者。半里轉而西行。又半里，得一村，在北山下，曰馬鈴寨。路由寨前西向行，忽見路南澗已成大溪，隨之西半里，又有大溪自西峽來，二溪相遇，遂合而東南注壑去。此水經定番州，與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於是溯西來大溪之北岸，又西向行，二里，爲水車壩。壩北有土司盧姓者，倚廬北峯下。壩南有場，在阜間，川人終茅場側，爲居停焉。壩乃自然石灘橫截，澗水飛突其上，而上流又有巨木橋，架溪南北，其溪乃西自廣順來。（廣順卽金筑安撫司，乃萬曆二十五年改爲州，添設流官。）由溪北岸潮流入，爲廣順州道。由溪南岸逾嶺上，爲白雲山道。隨溪東南下，爲定番州道。乃飯於川人旅肆，送火錢，辭不受。遂西南一里，逾嶺。又行嶺夾中一里半，乃循山南轉，半里，又東轉入峽，半里，峽窮，乃東南攀隘上，其隘蘿木蒙密，石骨逼仄。半里，逾其上，又東南下，截壑而過。半里，復東南上，其嶺峻石密叢，更甚焉。半里，又逾嶺南下，隨塢南行。一里，是爲八壘，其中東西皆山，南北成壑，亦有深坎，墜成智井，而南北皆高，水不旁泄者也。直抵壑南，則有峯橫截壑口，西駢隘如關，東聯脊成嶺。乃東向陟嶺，上一里，逾其脊，是爲永豐莊。北嶺，卽白雲山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成東西塢，有村在南山下，與北嶺對，是爲永豐莊。從塢中東向行，二里，得石

磴北崖上，遂北而登，半里轉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樹深叢，石級迢遞，有巨杉二株，夾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爲火傷其頂，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披而西，半里爲白雲寺，則建文君所開山也。前後架閣兩重，有泉一坎，在後閣前，楹下是爲跪勺，泉下北通閣下石竅，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龍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龍潭，時有雙金鯉出沒云。由閣西再北上，半里爲流米洞，洞懸山頂危崖間，其門南向，深僅丈餘，後有石龕，可傍爲榻，其石有小穴，爲米所從出，流以供帝者，而今無矣。左有峽高迷，而上透明窗，中架橫板，猶云建文帝所遺者，皆神其跡者所託也。洞前兜臨諸峯，翠浪千層，環擁週伏，遠近皆出足下。洞左構閣，祀建文帝遺像（閣名「潛龍勝蹟」，像昔在佛閣，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蓮所建。前瞰遙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門，其後即山之絕頂，逾而北，獨坪甚敞，皆層簞聳木，虧蔽日月，列徑分區，結靜廬數處，而南京井當其中，石脊平伏，嶺頭中裂一隙，南北橫不及三尺，東西闊約五尺，深尺許，南北通竅，不可測，停水其間，清冽異常，而不減不溢，靜室僧置瓢勺之。余初至，見有巨魚戲水面，見人掉入竅去，波湧紋激，半响乃定。穴小魚大，水停峯頂，亦一異也。以其側有南京僧結廬住靜，故以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京者，而泉名猶仍其舊也。是日下午，抵白雲菴，主僧自然供餐後，卽導余登潛龍閣，憩流米洞。命閣中僧導余北逾脊，觀南京井。北京老僧迎客坐，廬前藝地種蔬，有蓬蒿菜，黃花滿畦，鶯粟花殷紅千葉，簇朵甚巨，而密，豐豔不減丹藥也。四望喬木環翳，如在深壑，不知爲衆山之頂，幽曠交擅，亦山中一勝絕處也。對談久之，薄暮乃返，自然已候於菴西，復具餐，啜茗，移坐菴後石壁下。是日自晨至暮，清朗映徹，無片翳之滓。至晚，陰雲四合，不能於羣玉峯頭，逢露池夜月，爲之悵然。

十六日 夜聞風雨聲，抵曉，則風雨霏霏，余爲之遲起。飯後，坐小窗待霽，欲往探龍潭，零雨不休，再飯乃行，仍從潛龍閣北逾嶺，至南京井，從歧東北入深箬中，簞木重崖，上下窈渺，穿罅透碧，非復人世。其五里，則西崖自峯頂下嵌，深鑿成峽，中窪停水，淵然深碧，陷石脚而入，不縮不盈，真萬古潛淵，千峯閣鑿也。其峽南北約五丈，西東

約丈五東崖低陷空下者約三丈西崖聳陷空下者十數丈水中深不可測而南透穴彌深蓋穿山透版一峯中
稱直西南透爲南京井東南透爲晚勺泉者也崖上喬棘密枝漫空籠翠又東北攀崖東南度壑皆窈渺之極壑
東有葦茅一龕度木橋而入爲兩年前匡廬僧住靜處今茅空人去將度木披之而山雨大作循舉徑返深靄間
落絮紛紛衣履沾透再過南京井入北僧龕僧鑰扉往白雲惟雨中鶯粟脈脈對人空山嬌豔宛然桃花洞口逢
也還逾潛澗閣自然已來候開旁遂下卷淪者炙衣晚煖後雨少霽復令徒導由菴東登嶺角循之而北一里出
其東隅近山皆伏其下遙山則青崖以來自龍里南下之支也稍北下深木中度石隙而上得一靜室其室三楹
東向庖室前就石爲臺綴以野花室中編竹繚戶明潔可愛其處高懸萬木之上下瞰箒窠叢壘如非畦沓沓
隔以懸崖間以坑塹可望而不可陟故取道必迂從白雲蓋與潛龍閣後北坪諸靜室取道皆然更無他登之捷
徑也此室曠而不雜幽而不闕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絕人寰洵棲真之勝處也靜主號啓本滇人與一徒
同棲而北坪則獨一老僧也白雲之後共十靜廬因安氏亂各出山去惟此兩廬有棲者十二廬旁各有坎泉供
勺因知此山之頂皆中空醞水停而不流又一奇也晚返白雲暮雨復至自然供茗爐旁篝燈夜話半晌乃臥
十七日晨起已霽而寒悄頗甚先是重爽猶寒余以爲陰風所致有日常解至是則日色皎然而寒氣如故
始知此中夏不廢燼良有以耳

白雲山初名螺擁山以建文君望白雲而登爲開山之祖遂以白雲名之一統志有螺擁之名謂山形如一螺
擁一而不載建文遺跡時何諱言之也士人訛其名爲羅勇今山下有羅勇寨土人居羅勇而不知其爲螺擁土
人知白雲而不知卽螺擁山僻地無徵滄桑轉盼如此

白雲山西爲永豐莊北嶺卽余來所逾嶺也東則自演僧靜室而下卽東墮顏然下對青崖皆爲絕壑前則與
南山來而成塢卽余來北上登級處也後則從山頂窮極窈渺北抵龍潭下爲後塢卽余來時所經嶺南之八疊

者也；此其近址也。其遠者，東抵青崖，四十五里；西抵廣順，三十里；東南由蒼貴抵定番州，三十里；北抵水車壩，十五里。

白雲山中，有玄色白色諸猿，每六六成行，輪朝寺下——據僧言如此，余早晚止聞其聲。又有菌甚美，大者出龍潭後深箐，仆木間，玉質花腴，盤菜徑尺，即「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擔柴」，土人呼爲「茅蕞」，雲南甚多。

自青崖而西，有司如之流，其西又有馬鈴寨東溪，其西又有水車壩西溪，皆南流合於定番，而皆自石洞湧出。至白雲南，又有蒼貴、羅鼓、洞水，及撒崖水，皆爲白雲山腹下流，皆東合於定番州。其南又有水龍壩，——在白雲南三十里，有仙人洞，其北五里，又有金銀洞、白牛崖——其上流亦自洞湧出，而南注於都泥江。則此間水，無非洞出者矣。

東壘山脊蜿蜒，自龍里西南分支南下，迴繞如屏，直抵泗城界，此即障都泥而南趨者。其山迴環而東，中圍丹平、平州諸司，即麥冲、橫梁諸水，南透六洞而下都泥，以此支環之也。

老龍之脊，自廣順北，東度上寨嶺，東過頭目嶺，又東北過龍里之南，又東過普定、縣西南，又東過新添衛之紗木寨，乃東南轉環蟒山之南，東過爲普林北嶺，又東南抵獨山州北，乃東趨黎平南境，而東度汎泥北嶺，以抵興安分界。

貴州東三里爲油鑿關，其水西流。西十里，爲聖泉北嶺，其水東流。北十五里，爲老鴉關。其水南流爲山宅溪。南三十里，爲華、狃、猪、橋，其水北流。四面之水，南最大而西次之，北穿城中，又次之，東爲最微，俱合於城南、薛家洞、東、襄陽、橋，東北抵望風臺，從其東，又稍北入老黃山東峽，乃東趨重峽而去。當與水橋諸水，同下烏江者也。

十八日 辭自然師下山，一里半，抵山麓。西一里半，有數家在南麓，爲永豐莊，皆白雲寺中佃戶也。由其前西

向尖峯峽中去，是爲廣順州道；由其前西去南轉，是爲定番州道；由其前北向逾嶺，是爲土地門道。先是，自然爲余策所從，曰由廣順安順西出善定，其道近，而兩順之間，（廣順知州柏兆福欲歸清安順土知州，近爲總府禁獄中）苗蠻伏莽可慮，不若西北由東基出平壩，抵善安，多行四十里，而地僻苗馴，可免意外。余思由兩順亦須三日行，走平壩，路迂而行多，亦三日可達善安，遂不西行而北逾嶺，其嶺卽北雲山之西垂也。其一里，越其北，有塢東北向，東南界卽白雲後龍潭之後，西北界卽南嶺所環轉北而東，屬於龍潭東峯之下者，其中平塢一壑，南北長二里，水亦中窪，兩旁多犁爲田，是名八壘。北竟塢中，乃北逾石嶺，其半里，下北戍獨木橋，有塢自東北向西南，是爲乾溝，橫渡之。北上半里，是爲土地關。下關半里，磬石坎停細流一盂，曰「一碗水」，行者以口就而啜之。又西向一里半，出峽，由其北循山東轉北，爲水車壩道，由其西截塢直行，一里半，有村在北山下，是爲谷精，從村西轉，又截塢而下，一里，轉入山峽，有溪自西南而北，卽從北峽轉而東去，是水車壩之上流也。其流自廣順州東北老龍南谷來者，渡之，又西越山坡旋下，泝西來小流入，其流東注南來大溪，卽同之直向東去，路湖溪南，山峽逼仄，時攀石上下，二里餘，乃西渡此水。從其北西向，又半里，其北削崖高穹，有洞上纒，其門南向，遂從其下西逾坳，坳間石骨稜厲，逼仄兩山，迴視前溪在其下，不知從何而出，當亦透穴之流也。先是，自然謂余此間如馬鈴堡諸水，多從山穴出，卽水車壩水亦流自穴中者，不知卽指此水，抑謂南來大溪也。逾坳西稍下，約一里有路，交爲十字，其南北皆從山嶺上下，有石磴迤逦，乃廣順達貴省道也。其東西卽逾坳而西下峽中者。從峽西下半里，又聞水聲潺潺，有水深自坑底東注坳下，信乎卽壩東透穴之水矣。溯之，山塢復開，有村在西山下，是爲東基。下寨，從其前轉而東北，則下寨山之北突也。循之一里，又西北轉，則西界山純削爲石，而東界則土脊迤邐。又北二里，有村當北岡之上，是爲東基上寨。寨中懸小支盡處，皆瓦房鱗次，非他苗寨所及。由寨西北向半里，有泉飛流注腋間，由寨東而出，寨當其中，小支左右皆崇岡峻峽，寨後復環一塢，良疇層倚焉。皆此泉之所潤，而透於

東坳之下者也。蜿蜒上躋者一里，從嶺上復北逾頂者半里，下至塢中，望北峯夾立甚高，其下有塢自西北來者，卽上寨後注腋之水，從水車壩而南去者也。其下有塢向東北墜者，卽塢中東分之水，從華犴猪橋而北出者也。其塢甚平，中穿爲田。從田墜北上，又東北升嶺半里，逾峯頭而飯。於是北望遙山，開伏數里，外石峯屏列，俱不能與此山並峻矣。北下甚坦，半里，路分兩歧：一從東北行者，從黃泥堡天生橋而達省；一從西北行者，爲野鴨塘出平壩道。遂從西北下山一里，抵山下，沿坡陀西行，漸有小水俱從東北去。二里，復溯水入峽，一里，復陟嶺而上。又二里，遂西過野鴨塘。有堡數十家，在南山下，其前有塘潑水，直逼北山，然東西皆高，不知從何而洩，卽所謂野鴨塘是也。遠堡前西南行半里，望西北山崖間，有洞高穹，其前隴復有洞伏於下。乃呼擔夫少，停行李路隅，余獨從西嶺橫涉之，半里，遂陟下洞之上，隴不甚高，然四面皆懸削不可下。復稍西下山麓東向行，遂得下洞，洞門南向，門中稍窪，其左透崖東出，另闢一門，門東北向，其後旋墜下陷，四面寬圓，雖窪而不闕。既上，遂透東門而出。稍下，從峽中西陟上洞，洞門東向，前有壘石爲垣，後亦中窪而下，然不甚深。其上懸崖雖高中，局之玲瓏，乳柱之天嬌，反不若下洞也。既出，復從峽中下，轉前隴之嘴而西，又經下洞前，則前麓皆水草沮洳，東與野塘相連，而此卽其上流也。忽聞水聲潑潑，自下洞前石根透出，歷沮洳之塢，而東潑於野塘者也。又從西嶺下，半里，乃抵路隅，呼擔輿，顧奴遂西緣山坳行，西望三峯攢列，外又有峯遠之心，以爲異。又西四里，有寨在南山下，又繞其前，循之左轉，西南半里，又逾一坳，於是西行峽中。其峽南北兩界，排闥而前，北卽所望三峯攢列者，但在其內，下望反不可見，南則有崖高削，上有一石倒垂，石色獨白，而狀如羊，是爲羊形崖。——逾坳至此，又一里矣。——其北崖中斷，忽露頂上之峯，盤穹矗豎，是爲唐帽山。蓋卽前望三峯，至是又轉形變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天生橋在金筑司北三十里。今天生橋在唐帽東北三十里，是天生橋去省反近，而唐帽反遠，不知當時何以分界也。自然言建文君先駐唐帽，後駐白雲，志言其處可以避兵，亦幽閻之區矣。又西一里餘，有峽南向，是爲猪橋壩。路直

西邁小脊而下，三里，則塢開南北，路交十字於中，乃橫截之，渡一小水。半里有堡在西山上，曰柳家堡，又北半里，又有堡在北隴上。於是循其石，復西上嶺一里，將及巔，有泉淙淙自土穴出，其色乳白，渾而不清，逾嶺下，其二里，復塢開南北，乃橫截之。有澗在塢中，其水甚小，瀦而不流，似亦北去者。又西一里，復上嶺。其嶺南北石峯駢夾，中通一坳，甚逼一里，越坳而西，見西壑中，堰水滿坡，始以爲東出，而實不流之波也。循之，又西一里，則大塢豁然。西去，破堰橫障而北。又北循之，有村在北山之嘴，曰狗場堡，乃湯吏部之佃苗也。村西平疇一塢，爲膏腴之壤。欲投之宿，村人弗納，曰：西去二里，有村，亦湯氏佃丁，其中可宿。乃復西循平疇北隴行一里餘，有石峯平塢塢中，削骨擎空，亦獨秀之峭而險者。透北峽而西，又半里，復得一村，入叩之，其人閉戶遁去。又西得一堡，強入其中，茅茨陋甚，而臥處與猪畜同穢。蓋此地皆苗熟者，雖爲佃丁，而習甚鄙，令人反憶土蠻竹欄，爲上乘耳。

十九日 味爽，促苗起作飯，忽擗人亦呼之，余心以爲異，謂從來懶不肯起，今何以人呼亦呼也？蓋此人名王貴，爲靖州太陽坪人。先自三里抵藍澗，彼同數人自後尾至，告曰：「余僭欲往慶遠，苦此路不通，迂路又太遠，聞參府以兵送行，故特來附帶。」余憐而納之，途中卽以供應共給之。及抵慶遠，彼已去。及遊南山，復遇之，遂日日來候余，願隨往演中。余思自慶抵南丹，有夫可送，至貴州界，恐無負擔，欲納其一人，因與之約曰：「余此地尚無所用汝，然旣隨余，亦每日子工價一分，若遇負擔處，每日與工價三分半。」彼欲以二人從，後聞其儕在南山洞中，以絮塞牧牛童子口，余心疑之，而王貴來言，誘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另居於慶，已請獨從。後至麻哈，途漸傲慢，以毆傷子足。及抵貴州，見余欲另覓夫，復作悔過狀，甚堪憐，余復用之。至是早起，忽不見，觀余所藏路費，亦竟竊之去矣。自余行蠻洞中，以數金藏鹽筒中，不意日久爲彼所窺，乃不失於蠻烟虺毒之區，而失之就坦，迢迢之日，徒有悵悵而已。旣明，擔夫竊費已去，無可奈何，求苗子送出平壩，不及三十里，索價甚貴，已而竟遁去，不肯出。蓋苗習素不送客，予求之他苗，其人曰：「彼好意宿汝，奈何以擔累之，須自負去。」二三里抵九家堡，卽有送者。

「遍求之，其語皆然。余無可奈何，飯而東擔，與顧僕共拾而前行，由狗場西苗堡，截塢聚南過一里，逾嶺西下，又過一苗堡，益轉而南。又逾一嶺，半里，乃由嶺頭從歧路北向入塢，路小山寂。又一里，乃西向下。半里有溪，汪然自南而北，始爲脊北第一流，乃北合洛陽橋下水，東經威清而下烏江者。溪上舊有石橋，已圯。其東半涉水而渡，其西半是爲九家堡，乃苗之熟者也。至是，已近午矣。始雇得一夫，擔而行。復西北上隴，六里，有村在西山下，曰二家堡。從其東盤山嘴而北，北界山遠闊曠然，直東遙見高峯在四十里外者，卽志所云馬鞍山，威清之山也。路復循南山之北，西向入峽，二里，出峽，有村在南山下，曰江清。其處山塢大開，平時中拓，東有石峯，離立卽與南山夾而爲所從之峽者也。由村東北向抵二石峯下，其峯兀突，南面削崖迥裂，而無深洞，西面有洞在峯半，其門西向，亟令苗子停擔峯下，余先探其南面，無巖可入，惟西南峯下，細流汨汨，向麓下，遂從其上躋入洞，洞頂甚平，間有乳柱下垂，若帷帶飄搖。其內分爲三層，外層卽洞門之前，曠若堂皇，中有圓石，如堆旋而成者，四五丈之內，卽陷空而下，其下亦平整圓拓，深約丈五，而大倍之。從其上下瞰，亦頗光明。蓋洞門之光，旣從上倒下，而其底北裂成隙，亦透明於外，以可揆入而未及也。是爲下層，下層之東，其上復深入成洞，與外層對，爲下陷所隔，不能竟達。由外層南壁攀崖而上，東透入腋，列柱如門，預覺幽暗，而玲瓏嵌空，詭態百出。披窺北下，遂達中層，則外層之光，仍中射而入。其內千注縹緲，萬竅靈幻，左入甚深，而窈窕莫窮。前臨下層，如在樓閣，亦貴竄中所僅見者。方攀陟不能去，而苗夫在下呼促不已，乃出洞而下。從洞前北行，升陟陞隴三里，有大溪自西而東，溯之西行，有橋十餘墩，橋跨其上。是爲洛陽橋，乃新構而成者。橋下流甚大，自安順州北流至此，曲而東注威清，又北合陸廣志，所謂的澄河是矣。度橋北，又溯流而西，抵水之北來東折處，遂從歧北向湖小溪行，始由溪東，已涉堰，由溪西，已復西北逾岡，五里，抵銅鼓山。其處山塢南開，北界石峯聳立，皆有洞，或高或下，隨峯而出。西界則遙山自北而南，蜿蜒如屏，連裂三洞，其門皆東向，而南偏者最高敞，美前有數十家，當其下，卽銅鼓寨也。是洞名銅鼓洞。按志銅

鼓山在威清西四十五里，以方隅道里計之，似卽此山。然其地去平壩僅五里，不平壩而威清，何也？其洞高懸，裂內入不甚深，而前多突聳之石，環隴分門，反覺窈窕。其右重壁之下，圓穴一，規北向高穹，攀崖登之，其中上盤空頂，下墜深窅，土人架木鋪竹爲墊，儼然層閣。頂東另透明窗，窅內復有穴，自下層出入。土人置扉穴前，晚則驅牛馬數十頭藏其中。正巖之後，有裂窳西南入，滴瀝垂其內不絕。漸轉漸隘而暗，似向無入者，乃出。時有一老者候余洞前，余欲并探北偏中洞，老者曰：「北洞淺，不足觀。有南洞在高崖上，且大路所由，可一登之。」乃循洞麓西轉，不數十步，則峯南果有洞出崖端，其門南向，其下依崖而居者，猶環之爲廬。乃從廬後，躋級上，洞門懸嵌，彌高，前壘石爲垣，若雉堞形，內深五丈餘，而無懸突之石，擴然高朗。其後窪陷而下者，一二丈，然俱面陽而燥。土人置廩盈其間。其左腋裂窳北下，漸下，漸狹而旱。土人曰：「與東洞通，想卽垂瀝不絕處也。亦以黑暗不暇入。時顧僕與苗人擔前行已久，余恐其不之待，遂下山。循麓西上，半里，逾坳，顧僕與擔夫猶待於此。其坳富西界蜿蜒屏列之中，脊不甚高，而石骨稜稜，兩旁駢峙甚逼。過隘，西下塢中窪，其西復有坳環，蓋南北夾起危峯，而東西又兩脊如屬垣。窪中有小水，牧者浸牛滿其中。度窪半里，又逾脊西下，約一里，有歧，直下西塢者，通平壩南上之道；循嶺北越嶺角者，爲往平壩道。乃西北上嶺者，一里，逾嶺角而北，又北下者，一里，又逾嶺西北一里，與大道值。循大道稍北，遂西度田塍，共半里，逾小橋，入平壩東門。半里，轉而南，乃停擔肆中。是晚，覓得安莊，夫市小鱸，佐酒。時方過午，坐肆樓作記。

平壩在東西兩山夾間，而城倚西山麓。城不甚雄峻，而中街市人頗集，魚肉不乏。出西門數里，有聖泉，亦時涸時溢，以迂道不及往。

二十日 早餐，隨擔夫出平壩南門，循西山麓南行，二里，有石坊當道，其南叢山橫列，小溪向東峽去。路轉西峽入，三里，又隨峽南轉，又二里，上石子嶺，逾嶺，爲石子哨。又七里，過水橋屯。又五里，爲中火鋪，又二里，西上坳，從

勳夾行。一里，爲楊家關。又西三里，爲王家堡。乃南轉，四里，爲石佛洞。洞門西向，不深，有九石佛，甚古。（其處西抵大茅河，爲安會界，約五十里。）又南五里，平塢，向水，分南北流，景爲老龍。過脊，又南五里，爲頭鋪。又南二里，西入山，逾之，出其西，又南行三里，過一堡。又二里，上隴，入普定北門，一歧自東北來者，爲廣順道。一歧自西北來者，爲大茅河，諸關隘道。普定城，城峻，街衢宏闊。南半里，有橋，又南半里，有層樓跨街，市集甚盛。

二十一日 出南門，西南行十五里，爲楊家橋，有堡，爲楊橋堡。又南十里，爲中火鋪，又南一里，抵龍潭山下，轉入西峽。西八里，有舖，轉南七里，爲龍井鋪。又南七里，過曬泉。大路從東南山下，繞山南入安莊東門，小路越嶺西而南下，度小橋，抵安莊西門。安莊，後倚北峯，前瞰南隴，而無南北門，惟東西兩門出入。西門外多客肆，余乃入憩焉。遂入西門，遇伍徐二衛舍，爲言此間爲安邦彥所荼毒，殘害獨慘，人人恨不洗其穴。然以天兵臨之，游平甚易，而部院朱獨主撫，以致天討不行，而叛逆不戢。今正月終，猶以衆窺三岔河，以有備而退。一岔河者，去安莊四十里，一水西北自烏撒，一水自西南老山中，合併東北行，故曰一岔。東經大茅，陸廣，烏江，與安會，爲天塹者，惟此。今設總兵官駐其地。時朱總督已斃，輿尸還越。而按君馮士晉，爲四川人，余雖貴省，日亦親臨陸廣，巡歷一岔，將由安莊抵安南。伍君曰：「按君此行，亦將巡察要害，分布士卒，爲勦除之計，非與宋爲比者。」不識然否。

普定衛城內卽安順府所駐。余先聞安順止土知州，而宦籍有知府，節推，至是始知所駐在普定也。

安莊衛城內卽鎮甯州所駐。其公署在南城內，段公祠之東。（段公名時盛。天啓四年，任鎮甯道。雲南普名勝，踞阿迷州，段統兵征之，死於難。故州人立祠祀之，而招魂葬於望水亭之西。今普名勝之子，猶據阿迷州。）淑敵殊甚。庭有古杉四株，大合兩人抱，豈亦國初之遺耶？

安南衛城內卽永寧州所駐。考一統志，三衛，三州，舊各有分地，「衛」俱在北，「州」俱在南。今「州」「衛」同城，欲以文轄武，實借武衛文也。但各州之地，俱半錯衛屯，半淪苗孽，似非當時金甌無缺矣。

三衛之西，爲水西所苦，其東又諸苗雜據，惟中一道通行耳！

二十二日 五鼓，大雨遂且，余少憩逆旅。下午，霽，獨南遵大路，一里，逾嶺，由歧東下。半里，入雙明洞。此處山皆迴環成窪，水皆下透穴地，將抵洞，忽塢中下裂成坑，闊三丈，長三丈，深丈餘，水從其底溢出，卽從其下北去，溢穴處，其上皆環墜爲田，水盈而不滲，亦一奇也。從此西轉，則北山遂南削爲崖，西山亦削崖北屬之，崖環西北二面，如城半規。先抵北崖下，崖根忽下嵌成洞，其中貯水一塘，淵碧深泓，卽外自裂坑中潛透而匯之者。從崖外稍西，卽有一石，自崖頂南跨而下，其頂與崖並起，而下闕爲門，高闊約俱丈五，是爲東門，透門而西，其內北崖愈穹，西崖之環，而屬者亦愈合。西山之南，復分土山一支，掉臂而前，與東門外崖夾坑而峙。昔有結高垣，壘石址，架閣於上，北與東門崖對，以補東向之隙，而今廢矣。由東門又數十步，抵西崖下，其崖自南山北屬於北崖，上皆削壁危合，下則中闕而西通，高闊俱三倍於東門，是爲西門。此洞外之雙明也。一門而中透已奇，兩門而交映尤異。其西門之外，山復四環成窪，高若列城。水自東門外崖北淵泓間，又透石根，溢出西門之東，其聲淙淙，從西門北崖，又透穴西出，門之東西，皆有小石梁跨之，以入北洞。水由橋下西行環窪中，又透西山之下而去。西門之下，東映重門，北環墜壑，南倚南山，石壁氤氳，結爲龕牖，置觀音大士像焉。由其後透穴南入，石竅玲瓏，小而不擴，深可十餘丈而止。此門下南壁之奇也。北接北崖，石屏中峙，與南壁夾而爲門，屏後則北山中空，盤壑極其宏峻，屏之左右，皆有小石梁以分達之，屏了水環石壑，盤旋如帶，此門下北壁之奇也。北壁一屏，南界爲門，北界爲洞，洞門南臨，此屏中若樹塞，途東西亦分兩門，南向水自東門下溢穴而出，漱屏根而入，則循屏東而架爲東橋，而東門臨之，又溢穴出西門下，循屏西而架爲西橋，而西門臨之，此又洞內之雙明也。先從西門度橋入，洞頂高十餘丈，四旁平覆如幄，而當門獨旋頂一規，圓盤而起，儼若寶蓋中穹。其下有石臺，中高而承之，上有兩圓窪，大如銅鼓，以石擊之，分清濁聲，土人以爲一鐘一鼓云。洞西北盤石，亦多垂柱裂隙，俱迴環不深。東南裂隙下，高適亦如西門，

而掩映彌深，水流其前，澗洄作態，崢嶸清冷，各極其趣。遂逾東橋，仍出西門下，由其前南向而上，直躋崖根，復有洞東向，高闊俱三丈，而深十丈，洞後北轉，遂上穹而黑，然不甚深矣。洞中乾朗，有僧棲之，而中置金仙像，乃叩僧索筆搗炷，同下窮西門，大士後小穴，并錄壁間詩，返寓已暮。

二十三日，雇短夫，遵大道南行。二里，從隴頭東望，雙明西巖，其下猶透明而東也。洞中水西出流壑中，從大道下復入山麓，再透再入，凡三穿巖腹，而從注於大澗，蓋是中窪壑，皆四面山環，水必透穴也。又南逾阜，四升降，共四里，有堡在南山嶺頭，路從北嶺轉而西下，又二里，有草坊當路，路左有茅鋪一家。又西下，升陟隴壑，共七里，得聚落一塢，曰白水鋪，已爲中火鋪矣。又西二里，遙聞水聲轟轟，從隴隙北望，忽有水自東北山腋瀉崖而下，搗入重淵，但見其上橫白闊數丈，翻空湧雪，而不見其下截，蓋爲對崖所隔也。復逾阜下，半里，遂臨其下流，隨之湯湯西去。遠望東北懸流，恨不能一抵其下。擔夫曰：「是爲白水河，前有懸壁處，比此更深。」余恨不一當其境，心猶慊慊。隨流半里，有巨石橋架水，是爲白虹橋。其橋南北橫跨，下關三門，而水流甚闊，每數丈，輒從溪底翻崖噴雪，滿溪皆如白鷺羣飛，白水之名不誣矣。度橋北，又隨溪西行，半里，忽隴管虧葭，復聞聲如雷，余意又奇，境至矣。透隴隙南顧，則路左一溪懸搗，萬練飛空，溪上石如蓮葉下覆，中剡三門，水由葉上漫頂而下，如蛟綃萬幅，橫罩門外，下者不可以丈數計，搗珠崩玉，飛沫反湧，如烟霧騰空，勢甚雄厲，所謂「珠簾鉤不捲，匹練掛遙峯」，俱不足以及擬其壯也。蓋余所見瀑布，高峻數倍者有之，而從無此闊而大者。但從其上側身下瞰，不免神悚。擔夫曰：「前有望水亭，可憩也。」瞻其亭，猶在對崖之上。遂從其側西南下，復度峽，上共一里餘，躋西崖之巔，其亭乃覆茅所爲，蓋昔望水亭舊址，今以按君道經，恐其停眺，故編茅爲之耳。其處正面掛飛流，奔騰噴薄之狀，令人可望而不可卽也。停憩久之，從亭南西轉，澗乃環山轉峽東南去，路乃循崖石級西南下。又升陟隴壑四里，西上入塢，有聚落一區，在東山下，曰雞公背。土人指其東南峯上，有洞西北向，外門如豎，而內可容乘，有一「雞公」焉，以形

似名也。其洞東透前山，而此塢在其後，故曰背。余聞之，乃賈勇先登，冀一入其內。比登，祇有一道西南上，隨之逶迤攀躋，竟無旁歧。已一里，登嶺頭矣，是爲雞公嶺。塢中有佛宇，問洞何在，僧指在山下村南，已越之而上矣。擔夫亦至，遂逾嶺西向下。半里，抵塢中。又半里，有堡在南隴，曰太華哨。又上西嶺，逾而西。又一里，乃迤邐西南下，甚深，始望見西界遙峯。自北而南，屏立如障，與此東界爲夾，互相頽頽，中有溪流，亦自北而南下，嵌壑底。望之而下一下三里，從橋西度，是爲關嶺橋。越橋，卽西向拾級上，其上甚峻。二里，有觀音閣當道左，閣下甃石池一方，泉自其西透穴而出，平流池中，溢而東下，是爲馬跑泉，乃關索之遺跡也。關南道右，亦有泉出穴中，是爲啞泉，人不得而嘗焉。余勺馬跑，甘冽次於惡，而高山得此，故自奇也。但與啞泉相去不數步，何良楛之異如此。由關南越一亭，又西上者二里，遂陟嶺脊，是爲關索嶺。索爲關公子，隨蜀丞相諸葛南征，開關盤道至此。有廟，肇自國初，而大於王靖遠，至今祀典不廢。越嶺西下，一里，有大堡在平塢中，曰關嶺鋪，乃關嶺守禦所所在也。計其地，猶在山頂，雖下未及三之一也。至纒過午，夫辭去，余憩肆中。

二十四日 晨起，以乏夫爲慮，忽有駝騎至，尙餘其一，遂倩之，議至交水，以筐囊裝馬上，令之先行，余飯而後往。西南七里，上北斗嶺。一里，西逾其脊，有亭跨其上，西望崇山列翠，又自北屏列而南，與東界復頽頽成夾，夾中亦有小水南去。從嶺西下，二里，抵夾塢中，有聚落倚其麓，是爲北斗鋪。（關嶺爲中界高山，而北斗乃其西陲，雞公嶺爲東界高山，而太華乃其西陲，二界高嶺，愈西愈高。）由鋪西截塢橫度，二里，乃西向拾級上。迤邐峯頭，五里，逾一坳，東眺關嶺，已在足底。有坊跨道，曰「安普封疆」，是爲安莊哨。（自關嶺爲嶺寧永寧分界，而安莊衛之屯，直抵盤江，皆犬牙相錯，非截然各判者。）又西上峯峽中，三里，崖木漸合，曰安籠鋪。又永寧屬。按志，有安籠箐山，安籠箐關，想此卽是。問所謂安籠守禦所，土人云在安南東南三日程，此屬普州，又非此矣。按此地昔爲安氏西南盡境，故今猶有安莊、安籠、安順、安南諸名。蓋安氏之地，昔以盤江爲西壘，而今以三汶爲界，三汶以

前盤江以東爲中國奮武衛者，僅此耳！由鋪西更南上一里，逾嶺稍下，有塢中窪。又西半里，則重峯夾坑，下墜北去。盤嶺側西度坑坳半里，復拾級上，二里有菴，跨道是爲象鼻嶺。由其西度脊，甚狹，南北俱削壁，下而成坑，其上闊僅五六尺，如度塔。又宛轉北躋，再過一脊，其二里，陟嶺頭，則此界最高處也。東瞰關嶺，西俯盤江，以西兩界山俱屏列於下，如「川」字分行而擁之者。嶺西又盤塢爲坪，結城其間，是爲查城，卽所謂歸站也。（有查城驛，屬安南。鼎站爲西界高山，而白雲寺，乃其西陲，亦愈西愈高。）乃望之西北下，共二里半，而悅駕遊旌趙店。（江西人）時駝騎猶放牧中塗，余小酌肆中，入觀於城，而返憩肆間。

其地爲盤江以東，老關第一枝南分之脊，第二枝爲關嶺，第三枝爲鷄公背。三枝南下，形如「川」字，而西枝最高。然其去俱不甚長，不過各益於都泥江以北，其界都泥江北而走多巖者，又從新添東南，分支下都勻，南環獨山州北而西，又由南度鷄公關而下者也。

其地東南爲募役長官司（李姓），東北爲營頂長官司（羅姓），西北爲沙營長官司（沙姓，時沙土官初故其妻，卽狼岱土酋之妹，郎岱率衆攻之，人民俱奔走於鼎站）。沙營東北爲狼岱土酋，東北與水西接界，與安寧表裏爲亂，攻掠隣境，上官惟加銜餌之，不敢一問也。按是嶺最高，西爲查城，東爲安龍，皆絕頂迴環而成塢者，在衆山之上也。一統志，永寧之安龍，正指此。普安之安龍，千戶所，在安南東南三日程者，卽與廣西之安隆長官司接界，乃田州口隘，由之道。在普安安龍千戶所當安隆，與廣西同稱，不啻作安龍，與永寧相涵也。鼎站之峽，從東北向西，南其東南卽大山之脊，南查城倚其西北，亦開一峽而去，乃沙營土道也。其泉源亦自東北脊下穿站街而西，南墜峽底，西南峽脊，亦環接無隙，遂從其底穿山腹西去，當西注盤江者矣。

二十五日晨起，自鼎站西南行一里餘，有崖在路右，上下各有洞，洞門俱東南向，而上洞尤空闊，以高不及登。路左擊泉已成淵，隨之南半里，山迴壑盡，脊當其前路，乃上躋，水西自其下入穴，盤折二里，逾坳脊，是爲梅子

闕。越關而西，路左有峽。復墜坑而下，東西徑一里，而西復迴環連脊。路循其上，平行而西，復逾脊，始下陟。二里，又盤塢，中山西南轉。二里，復西北上。一里，是爲黃土壩。蓋關站之巖，至此中降，又與西嶺對峙成峽。有土山中突而連屬之，其南北皆墜峽下，中踞若壩然。其云黃土壩者，以此有數家倚西山而當其壩，故巡司以稽察焉。又上逾嶺脊，共有五里，爲白雲寺。於是遂西南下，迤邐四里，途中負擔絡繹，車騎相望，則臨安道毋忠以欽取入京也。道無欽取之例，其牌如此，當必有說。按母川人本鄉薦，豈果有卓異特達聖聰耶？然開門速之僭據未復，而一與昇之紛紜實繁，其才與操似俱可議也。又至塢底，西北上一里，爲新鋪。由鋪西稍逾嶺頭，遂直垂垂下。五里，過白基觀，觀前奉真武，後奉西方聖人，中頗整潔。時尙未午，駝騎方放牧在後，余乃入後殿就淨几，以所攜紙墨，記連日所遊，蓋以店肆雜沓，不若此之靜而幽也。僧檀波，甚解人意，時時以茶蔬米粥供，下午，有象過，二大二小，寺前久之，象奴下飲，瀕去，象輒跪後二足，又跪前二足，伏而候升。旣而駝騎亦過，余方草記甚，不暇同往。又久之，雷聲殷殷，天色以雲幕而暗，辭檀渡，以少禮酬之，固辭不受。初余以爲去盤江止五里耳，至是而知駝騎所期，舊城尙在盤江上五里，頗爲前趨，乃西向直下三里，有枯湖自東而西，新構小石梁跨之，曰利濟橋。越橋度湖南，又西下半里，則盤江沸然，自北南注，其峽不闊而甚深，其流渾濁如黃河，而甚急，萬山之中，衆流皆清，而此獨濁，不知何故。（余三見此流，一在武宣，入柳江，亦甚濁；一在三鎮北羅木渡，則清；一在此復濁。想清乃涸時也。）循江東岸南行，半里，抵盤江橋，橋以鐵索東西屬兩崖上爲經，以木板橫鋪之爲緯。東西兩崖相距不十五丈，而高且三十丈，水奔騰於下，其深又不可測，初以舟渡，多漂溺之患，壘石爲橋，亦多不能成。崇禎四年，今布政朱名家民雲南人，時爲廉憲，命安遊擊李芳先四川人，以大鐵練維兩崖，練數十條，鋪板兩重，其厚僅八寸，闊八尺餘，望之飄渺然，踐之則屹然不動，日過牛馬千百羣，皆負重而趨者。橋兩旁又高維鐵練爲欄，復以細練經緯爲紋。兩崖之端，各有石獅二座，高三四尺，欄練俱自獅口出，東西又各跨巨坊，其東者題曰「天

懸雲軌，一督部朱公所標也。其西者題曰「□□□□」，一傅宗龍——時爲監軍御史——所標也。傳又豎穹碑，題曰小葛橋，謂諸葛武侯以鐵爲澗澮橋，教千百載，乃復有此，故云。余按渡澗澮爲□□，乃漢武故事，而澗澮亦無鐵橋，鐵橋故址在麗江，亦非諸葛所成者。橋兩端碑刻祠宇甚盛。時暮雨大至，不及細觀。度橋西，已入新城門內矣。左轉，瞰橋爲大願寺，西北循崖上，則新城所環也。自建橋後，增城置所，爲鎖鑰之要云。聞舊城尙在嶺頭五里急，冒雨踽蹶躋彼而登，一里半，出北門。又北行半里，轉而西，逶迤而上者二里，雨乃漸霽。（新城內所上者，峻城外所上者，坦。）西逾坳，循右峯北轉，又半里，則舊城懸嶺後岡頭矣。入東門，內有總府鎮焉。其善與店舍無異。早晚發號，用喇叭，聲亦不揚，金鼓之聲無有也。（青崖總兵姓班，三汶總兵姓商，此間總兵姓胡，添設雖多，而勢不尊矣。）是夜宿張齋公家軍人也。

二十六日 駝馬前發，余飯而出舊城西門，始俱西南行。從嶺塢升降，五里，有一二家在南隴下，爲保定鋪。從其側西上嶺，漸陟隆崇。三里，忽有水自嶺峽下，循峽而上，峽中始多田塍，蓋就水而成者。——時已插蒔矣。又上二里，是爲涼水營。由營西復從山塢逶迤而上，漸上漸峻。又五里，遇駝馬方牧，余先發，將逾坳，坐坳下石間少憩，望所謂海馬嶂者，欲以形似求之。忽有人自坳出，負罌汲水，由余前走向南歧去，余先是望南崖迴削有異，而未見其歧，至是亟隨之。抵崖下，則穹然巨洞，其門北向，其內陷空而下，甚宏。其久人汲於石隙間，隨處而是，皆自洞頂淙淙散空下墜，土人少鑿坯承之，水從洞左懸頂下者最盛，下有石臺承之，臺之側鑿以貯汲者。洞從右下者最深，內可容數百人，而光明不闕，然俱無旁隙別竅，若堵牆而成者也。出洞，仍由舊路出大道，登坳，即海馬嶂，有輿武圍踰坳間。余入憩閣間，取筆楮記游，而駝馬已前去久之，乃行。其內卽爲海馬鋪，去城十里矣。其處北兩日半程，爲小米馬場，有堡城，下臨盤江，隔江卽水西地，南兩日程爲乖場河，水漲難渡，卽出鉛之所也。又西循南嶺而行，見其塢皆北向墜，然多中窪而外橫互者。連西又稍上二平脊，共三里，則北度而躡者，其峯甚高，是爲廣山。

其上李芳先新結浮屠，爲文曲星，蓋安南城東最高之巔也。又西二里，爲茶菴。其北有山，欹突可畏，作負嶠之勢者，舊名歪山，今改名威山。余望之有異，而亟於趨城，遂遵大路而西。又三里，復逾一阜。又二里，稅駕於安南城之東關外逆旅陳貢士家。

二十七日 駝馬已發，余乃飯。問知城東五里，由茶菴而北，有威山，山間有洞，從東透西；又有水洞，其中積水甚深，其前正陬衛城，搖指其處，雖在山巔，然甚近也。乃同顧僕循昨來道，五里，東抵茶菴，遂由歧北向入山。一里，抵山左腋，則威山之脈，自北突而南，南聳而北伏，南削而北垂，東西皆互崖斜竊而南上，從南麓復起一小峯，亦如之。入東峽，又一里，直抵山後，則與東峯過脊處也。由脊北下，甚深而路蕪，由脊西轉，循山北峯之半西行，路蕪而磴在，循之行，則北塢羅霧從塢中起，瀾漫北峯，咫尺不可見，而南面威山之北，惟行處猶朗，而巔亦漸爲所籠。西行半里，磴乃南上，拾級而登者半里，峯之北面，全爲霧籠矣。乃轉東北上，以東崖斜竊之上也。石脊甚狹，由東北上西南，如攀龍尾而升，復見東南峯外，澄霄麗日，遙山如靛，余所行之西北，則瀾淪如海，峯上峯下，皆入混沌，若以此脊爲界者。蓋脊之東南，風所從來，故夙霾淨捲，脊之西北，風爲脊障，毒霧遂得倚爲窟穴。予夙願一北眺盤江，從來處，而每爲峯掩，至是適登北嶺，而又爲霧掩，造化根株，其不容人窺測如此。攀脊半里，有洞在頂崖之下，其門東向上，如合掌，稍窪而下，底寬四五丈，中有佛龕僧榻，遺飯猶存，而僧不知何往。兩旁頗有氤氳之氣。其後直透，而西門乃漸狹而低，亦尖如合掌。其門西徑山腹而出，約七丈餘，前侈通望而下不見者，以其高也。出後門，上下俱削崖疊石，路緣崖西南去，十餘丈，復有洞西向，門高不及丈，而底甚平，深與闊各二丈，而洞後石縷續紛不深而幻，置佛座其中，而前建虛堂，已圯不能存。其前直陬衛城，若垂址可及，偶霧氣一吞，忽漫無所睹，不意海市蜃樓，又在山阿城郭也。然此特洞外者也。由洞左旁，竅東向入，其門漸隘而黑，攀石闌上，其中坎硤欹嵌，窪竇不一，皆貯水滿中而不外溢，洞頂滴瀝，下注水池，如雜珮繁絃，鏗鏘遠近，洞內漸轉東北，勢似宏深淵濶。既水

池高下無可著足，而無火炬，惟從黑暗中聽其遙響而已。余所見水洞頗多，而獨此高懸巖峯之頂，又瀦而不流，無一滴外洩，向所望以爲獨石凌空而執意其中，乃兩水之具耶？出洞乃循崖而北，入明洞，後門抵前洞，從僧榻之左，有旁龕可登，攀而上之，則有隙西透，若窗而歧爲兩。其後復有洞門西向，在崖路之上，其門頗敞，第透隙處彎樞逼仄，祇可外窺，不能穿之以出耳。先是，余入前洞，見崖間有鐫「三洞」三字者，從洞中直眺，但見前後而不知旁觀，更有此異也。下洞由舊路三里，出茶菴，適接君馮士俊，以專巡至，從來直詣，迓方不遠，瀾嶺盤江，馮以特命再任，故歷關隘至此耳。時旌旗穿樹逾勁，瞻眺之空山生色。第隨其後，抵安南，六免徒騎雜沓，五里之程，久乃得至，乃飲於陳氏肆中。遂入東門，西抵衛前，轉南而出南門，南向行嶺峽間，其中上二里有脊自西北度東南，度處東平爲塍，西忽墜坑深下，有小水自坑中唧唧出，路隨之西，循北崖下墜，卽所謂烏鳴關也。（烏鳴關在安南衛）士人呼爲老鴉關。西向直下一里，有茶菴跨路隅，飛泉夾灑道間，卽前唧唧細流，至此而奔騰矣。菴下崖環峽仄，極傾陷之勢。又曲折下半里，泉溢澗道，有穹碑題曰「甘泉勝蹟」，其旁舊亦有亭，廢而遺址豐碑尙在。言嘉靖間有僧旂茶膳泉，山嶺下汲泉甚艱，一日疏地得之，是言泉從僧發者。余憶甘泉之名，舊志有之，而唧唧細流，實溢於嶺上，或僧疏至此，不爲無功，若神之如錫卓龍移，則不然也。又拾級西南下一里，下抵峽口，循西崖之足，轉而西行，北則石崖排空，突兀上壓，南則墜壑下盤，坳埳縱橫，皆犁爲田。雖升降已多，斜平行山半也。又西半里，有泉自北崖裂隙出，宛轉下注，路經其前，爲架橋橫度，泉落於橋內，復從橋下瀉峽去。坐橋上仰觀之，崖隙欹曲，泉如從雲葉間墜出，或隱或現，又瀑布一變也。循崖又西，迤邐平上，兩過兩度之脊，唧唧西北共五里，爲烏鳴鋪。復西北下峽間，一里餘，有小水，一自東峽來，一自北峽來，各有石梁跨之，合於路左，而東南去。度兩石橋，又西南上嶺，一里，從嶺頭過一嶺，有數十家夾道。又從嶺上循北界大山西向行，其南復平墜成壑，下盤錯爲田甚深，其南遙山與北界環列者，聳如髮髻，而北角獨尖豎而起，環此壑而東度，土脊一支，遙屬於北界大

山所過嶺頭夾峭處，正其北屬之脊也。余先是從海馬轉西，卽遙從嶺隙見西峯繞繞，而此峯獨方頂，迥出如屏。問騎夫：「江西坡卽此峯否？」對曰：「尙在南。」余望其坳入處，反在北，心惑之。至是始知其卽東向分支之脊，路雖對之行，而西坡實在其北。循北嶺升降曲折，皆在峯半行。又西北二里，西南二里，直墜坡而下者二里，緣嶺西轉者一里，是爲納溪鋪。蓋在北崖南墜之下，雖所下已多，而猶然土山之脊也。由鋪西望，則東西山又分兩界，有水經其中，第此兩界俱支盤隴，不若關嶺之截然屏夾也。復西南下一里半，有水從東崖墜坑而出，西懸細若馬尾。從其北路亦墜崖而下。又二里餘，抵塢中，巨橋三門，跨兩隴間，水從東一門湧而北出，西二門皆下平爲田，豈水涸時耶？其水自西南諸峽中各趨於橋之南，峽墜而下，經橋下北注而出於盤山上流，其納溪之名以此耶？度橋復西北上嶺，是爲江西坡，以嶺在溪之西也。路從夾岡中透壁盤旋而上，一里，出夾，復拾級上。一里，得茅菴，在坡之半。又北上拾級半里，抵嶺頭，其北有峯夾塢，尙高，東望納溪鋪之纒東崖者，高下正與此等。於是又西向平陟嶺間，二里，挾南峯轉，循其西，又西向行，半里，則嶺上水多左右墜。又東北下轉，則一深壑甚逼，自西南墜東北，若劃山爲二者。度小石梁而西，又西北逾嶺頭，其一里，而入西坡城之東南門，是爲有嘉城。

二十八日 出西坡城之西北門，復西向陟嶺，盤折而上，二里，始升嶺頭。其北嶺尙崇，循其南而西，又二里，望西北一峯，甚近而更聳，有霧籠其首，以爲抵其下矣。又西一里，稍降而下，忽有脊中度，左右復中墜成峽，分向而去，其度脊闊僅二尺，長互二三而已，爲東西聯屬之蒂，始知西坡一山，正如一芝側出，東西徑僅十里，南北兩垂，亦不過二三十里，而此則其根蒂所接也。度脊始上雲籠高峯，又二里，盤峯之南，是爲虎納鋪，數十家後倚高峯，南臨遙谷。前所望方頂屏列之峯，正互其南，指一詢之，土人曰：「是爲兔場營，其南爲馬場營，最南爲新安二所。」（「新」爲新城所，「安」爲安護所，卽與廣西安陸土司爲界者。）由鋪之西，半里有脊，自山前塢中南度，復起山一支，繞於鋪前，脊東西流水，俱東南入納溪橋之上流者，第脊西之流，墜峽南搗甚逼。又稍北，循崇山

而西，半里有脊自南嶺橫互而北，中平而不高，有堡樓峙脊間，是爲保家樓——已爲裸獼哨守之處。其脊自西南屏列而來，至此北度，洶起而爲高峯，卽倪納爲之霧籠者，西互而成石崖，卽與來脊排闥爲西夾塢者。由脊北循石崖直西，行夾塢之上，是爲三併嶺。西四里，石崖垂盡，有洞高穹崖半，其門南向橫拓，而頂甚平，又有一洞斜裂於西者，其門亦南向，而門之中有懸柱焉。其前塢中水繞入西南峽，路乃稍降。復西上嶺，共三里，爲芭蕉關。數十家倚北山南突之坳間，水繞突峯之南，復北環關西而出，過關則墜峽而下，復與水遇，是爲普安東境之要害，然止鋪舍夾路，實無闢也。由其西降峽循水路，北重崖層突，多赭黑之色。聞有所謂「弔崖觀音」者，隨崖物色之二里，見崖間一洞，懸踞甚深，其門南向而無路，乃攀陟而登，則洞門圓僅數尺，平透直北十餘丈而漸黑，似曾無行跡所入者，乃返出洞口，則滿地白骨，不知是人是畜也。仍攀崖下，又西有路，復北上崖間，其下門多牛馬憩息之所，污穢盈前，其上層有垂柱，空其端而置以小石大士，乃出人工，非天然者。復下循大路，隨溪西一里，溪轉北向墜峽去，於是復西涉坡阜，其六里，而至新興城。「自芭蕉關而來，所降不多，而上亦不遠，其塢間溪猶出山上也。」入東門，出西門，亦殘破之餘也。有碑，爲天啓四年都御史烏程閔公所建，中有坐鎮守備。是晚，按君宿此。又西行嶺峽間，二里，連逾二嶺脊，皆自南北度者。忽西開一深壑，中盤旋爲田，其水四面環互，不知出處。路循東峯西南降，一里，復轉南向上。一里，又轉東南上。半里，逾嶺脊而南，乃西南下一里，西抵塢中，聞水聲淙淙甚急。忽見一洞懸北崖之下，其門南向而甚高，溪水自南來，北向入洞，平鋪洞間，深僅數寸，而闊約二丈，洞頂高穹者將十丈，直北平入者十餘丈，始西關而有層坡，東墜而有重峽，內互而有懸柱，然漸昏黑不可攀陟矣。此水當亦北透而下盤江者。出洞，徵洞名於土人，對曰觀音洞，徵其義，以門上崖端有置大士像於其穴者也。洞前溪由東南峽中來，其峽底頗平，大葉蒲叢生其間，萍綠萼於風前，搖青萍於水上，其光循之西南，半里，又西穿嶺隙間，漸循坡瀉，二里，有一二家在北峯下，其前陷溪縱橫，水由西南破壑去，路由西北循嶺上。一里，出嶺頭。

是爲蘭家坡。西南騁望，環山屏列甚遙，其中則峯巔簇簇，盤伏深壑間，皆若兒童匍匐成行，無與爲抗。從此乃西，北下，直降者二里，又升降隨脊西行者二里，有菴巖峯頭，曰羅漢松，以樹名也。自逾新與西南嶺，翠峯翠色，茸茸山始多松，然無喬枝巨本，皆弱幹糾纏，垂嵐拂霧，無復吾土凌霄傲風之致也。其前又西南開峽，從峽中直下者三里，轉而西，平行者一里，有城當坳間，是曰板橋鋪城。城當峽口，仰眺兩山，凌空而起，以爲在深壑中矣，不知其西猶墜坑下也。路在城外西北隅，而入宿城中之西門。

二十九日 出板橋城之西門，北折入大路，途拾級下。有小水自右峽下注，逾其左隨之行，一里，則大溪汪然。自西南轉峽北注，有巨石梁跨其上，卽所謂三板橋也，今已易之石，而鋪猶仍其名耳。橋上下水皆闊，獨橋下石峽中束，流急傾湧。其水西北自八納山發源，流經軟橋，又西南轉重谷間，至是北搗而去，亦深山中一巨壑也。越橋西，溯溪北崖行，一里，溪由西南谷來，路入西北峽去，於是升降隴，屢越岡阿，四里，直西，山復曠然平伏，獨西南一石峯聳立，路乃不從西平下，反轉南仰躋，半里，盤石峯東南，有石奮起路右，首銳而潯突，肩齊而並登，是曰鸚哥嘴。又西轉而下者一里半，有鋪肆夾路，曰革納鋪（土音「納」，俱作「捺」，一至是而始知所云捺溪，倪捺皆「納」字也。惟此題鋪名。）又從峽平行，緣坡升降五里，有哨舍夾路，曰軟橋哨。由哨西復墜峽下，遙見有巨溪從西峽中懸迅，夏注，下峽一里，卽與溪遇，其溪轉向南峽去，路從溪北，溯溪循北山之麓西行。二里，有巨石梁南北跨溪上，卽所謂軟橋也。余初疑冉姓者所成，及讀眞武廟前斷碑，始知爲「軟」，一想昔以篋索爲之，今已易之石，而猶仍其名耳。度橋而南，遂從溪南，西向緣南崖而上，其躋甚峻，半里，平眺溪北，山俱純石，而綠樹緣錯成文。其中忽有一瀑飛墜，自峯頂直掛峽底，緣南崖西上，愈上愈峻，而北眺翠紋玉瀑，步步回首不能去。上二里，峽底溪從西北而出，嶺頭路向西南而上，又一里，過眞武廟。按君自新輿而來，越此前去。由其西南向行，遂下塢中。又西南共四里，兩越小嶺而下，有峽自東南達西北，又兩界山排闥而成者，其中頗平遠，有聚落嘗其間，曰舊普。

安。按君飯於鋪館。余復先之而西北由塢中行。東北界山逶迤繚繞，不甚雄峻；西南界山踞踞離立，復露森羅；峽縱雖遠，然兩頭似俱連脊，中平而無洩水之隙者。又西三里，有石峯中起，分突塢間，神宇界其下，曰雙山。觀按君自後來，復越而前去。又西一里，則西脊迴環於前，遂塢窮谷盡塢，底有塘一方，匯環坡之麓，四旁皆石峯森森，繞塘亦多石片林立，亦有突際其中者。於是從塘西南上迴坡一里，登其脊，又宛轉西行，嶺頭嶺左右水俱分瀉深谷，北出者當從橋水而入盤江上流，南流者當從黃草壩而下盤江下流。又西向左頭升陟，其上多中窪之宕，大者緯整爲田，小者墜穴爲阱，共五里，爲水塘鋪，乃飯於廟間。過鋪西下嶺，逶迤半。又五里，過高笠鋪，南行隴間，逾一平嶺，西南下。又五里，有小溪自北峽來，石橋南跨之，度其南北門街夾峙岡上。逾岡南下，始成市。有街西去，爲雲南坡大道。直南，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石橋又南跨之，橋南卽爲普安城，州衛俱在其中。按君已駐署中矣。其城西半倚山脊，東半下臨東溪，南北二門，正當西脊之東麓，而東門則瀕溪焉。南門外石橋，則三溪合於北，經東門而西環城南，又南去而注於水洞者。北門外石橋，第一橋，卽雲南坡之水，繞城西北隅而爲塹，東下而與北溪合於城東，第二橋，卽小溪自西北來者。一統志所云「目前山之水」也。第三橋，卽小溪自北來者，一統志所云「沙莊」之水也。三溪交會於城之東北，合而南去，是爲三一溪，經城南橋而入於水洞。其城自天啓初，爲水西叛逆諸蠻應之，攻圍一年而破。後雲南臨安、安南上官沙姓者，奉調統兵來復。至今瘡痍未復。然是城文運，爲貴筑之首，前有蔣都憲，今有王宮，名（疏遠）非他衛可比。州昔惟土官（姓龍，其居在八納山下，統十二小土司，今土官名子烈，年尙少）後設流官（知州姓黃）並治焉。

州東北七十里有八峯，其山高冠一州，四面皆石崖巖絕，惟一徑盤旋而上，約三十里。（龍土官司在其下）其頂甚寬平，有數水塘盈貯其上，軟橋之水所由出也。土音以「納」爲「但」，而梵經有「叭哩哆」之音，今老僧白雲（南京人）因稱叭哩山，遂大開叢林，而曠地遠隔，尙未證果。

州南二十里，有丹霞山。其山當叢峯之上，更起尖峯，卓立於中。西界有山一支，西南自平彝衛屏列而北，迤邐爲雲南坡，而東下結爲州治。西界之中，其最高處曰睡佛寺山，正與丹霞東西相對。其東界有山，南自樂民所分支而北，當丹霞山南十里。西界屏列高山橫出一支，東與東界連屬，合併而北，天矯叢沓，西突而起者，結爲丹霞山。東北發突而去者，漸東走而爲兔場營方頂之山，而又東北度爲安南衛脈，其橫屬之，又在丹霞山南十里者，其下有洞，曰山嵐洞，其門北向。水從洞中出，北流爲大溪，經丹霞山之西，大水塘塢中，又北過趙官屯，又東轉而與南板橋之水合。由洞門溯其水入，南行洞腹者半里，其洞劃然上透，中匯巨塘，深不可測。土人避寇，以舟渡水而進。其中另關天地，可容千人。而丹霞則特拔衆山之上，石峯峭立，東北惟八納山與之竹抗。八納以危擁爲雄，此峯以峭拔擅秀。昔有元帝宮，天啓二年，毀於蠻寇。四年，不昧師（徽州人）復鼎建，每正二月間，四方朝者駢集，日以數百計。僧又捐費置莊田，環山之麓，歲入穀三百石，而嶺間則種豆爲蔬，——歲可得豆三十石，以供四方。但艱於汲水，尋常汲之嶺畔，往返三里，皆峻級，遇旱，則往返十里而後得焉。

五月初一日，余東裝寄逆旅主人符心華寓（蘭溪人）乃南抵普安北門外，東向循城行。先是，駝騎議定自關嶺至交水，至是，余欲往丹霞，彼不能待，計程退價。余倉卒收行李，其物仍爲夫盜去窮途之中，屢遭撈竊，其何堪乎？復隨溪南轉，過東門，又循而抵南門，有石梁跨溪上，越其南，水從西崖向南谷，路從東坡上南嶺。西眺水抵南谷，崖環擊絕，遂注洞南入。時急於丹霞，不及西下二里，竟南上嶺，從嶺上行。又二里，逾嶺轉而西，其兩旁山脈，多下墜之穴，蓋其地當水洞東南，其下中空旁透，下墜處皆透穴之通明者也。又西南一里，路有一峽，下透有巖西南向，其上甚穹，乃下探之。東門有側竇如結廬，門內窪下而中平，無甚奇幻。遂復上南行，又一里，逾嶺脊，遂西南漸下，行坡峽間一里，過石亭臺址。其南路分兩歧，由東南者爲新安二所，黃草壩之徑，由西南者，則同平，而南通樂民所道也。遂從西南下，從嶺峽中平下者二里，東顧峽坑墜處，有水透崖南出，余疑爲水洞所出之

水，而其勢頗小，上流似不雄壯。從其西，遂西南墜坑而下，一里，抵壑中，則有溪汪然自西而東注，小石梁跨其上，曰南板橋。以別於北大道之三板橋也。其下水自石洞出，即承水洞之下流，至是而復透山腹也。水從橋東，又合南峽一溪，東向而去，東北合軟橋下流，出北板橋而東，與盤江合。其南峽之溪，則自六水塘南山巔洞來。二溪一北一南，皆透石洞而出，亦奇矣。越南板橋南一里，湖南來深入南峽，轉而西行峽中。又二里，則有壩，南北橫截溪上，其流湧壩下注，闊七八丈，深丈餘，絕似白水河上流之瀑，但彼出天然，而此則人堰者也。壩北崖，有石飛架路旁，若鶴首掉虛，而其石分竅連枝，玲瓏上透，嵌空湊合，亦突崖之一奇也。又西三里，路緣北崖而上，西越之而下，共半里，山迴水轉，其水又自南向北而來者。其先東西之峽甚束，至是，峽之成南北者漸寬。又循溪西崖南向行，一里，南逾一突嘴，則其南峽開而盤成大塢，南望有石梁南跨溪上，半里，度石梁而東，遂東南上坡，始與南來之溪別。東上半里，過一村，又東半里，轉而南，稍下。共半里，逾小溪而上，過趙官屯。遂由屯村北畔，東南入塢，二里，復上嶺一里，轉峽處有水飛墜山腰，循山嘴又西轉而南，半里，隨峽東入。又半里，峽中有水自峽出，即飛瀑之上流也。小石梁跨峽而南，石碑剝落，即丹霽山建橋記文也。由橋南西向盤嶺，爲大水塘。余遂由橋東向，溯水而入，其下峽中，箐樹蒙密，水伏流於下，惟見深綠一道，迤邐谷底。又東半里，內塢復開，中環爲田，而水流其間。路循山南轉，半里，入竹樹間，有一家倚山隈結廬，下瞰壑中，平疇而棲，余以爲非登山道矣。忽一人出，呼余由其前，稍轉而東，且導余東南登嶺，乃下耕塢中去。及余躋半里，復西入樵徑，其人自塢中更高呼「稍東」，遂得正道。其處四山迴合，東北皆石山突兀，而余所登西南土山，則松陰寂歷，然無挺拔之勢，而偃仰盤曲，雖小亦然。遂藉松陰，以手掬所攜飯搏而食，覺食淡之味更長也。既而循坡南上者半里，又入峽西上者一里，又南逾坳脊，間半里，其坳兩旁石峯東西湧起，而坳中則下陷成井，灌木叢翳其間，杳不可窺。已而循東峯之南，又轉而東南，盤嶺半里，其兩旁石峯，又南北湧起，而峽中又下陷成窪。又稍轉東北，路成兩歧，一由北逾峽，一由東上峯。余不知所從，

乃從東向而上者，其兩旁石峯，復南北湧起。半里陟其間，漸南轉。又半里，南向躋其坳，則兩旁石峯，又東西湧起。越脊南，始見西南一峯特聳，形如天柱，而有殿宇冠其上。乃西南下窪間，半里，復南上岡脊，迴望所越之脊，有小洞一規，其門南向，其西有石峯如展旗，其東岡之上，復起亂峯如湧鬣，而南岡則環脊而西，遂轟然起丹霞之柱焉。其中迴窪下陷，底平如鏡，已展土爲田，第無滴水，不堪插蒔。由岡西向躋，級登峯隊，緣峯西石崖，其上甚峻，已而崖間懸樹密蔭，無復西日之燦。直躋半里，始及山門。其門西北向，而四週籠罩山頂。時僧方種豆隴坂間，門閉莫入，入之一徒自下至，（號照鹿）啓門入，余遂以香積供。既而其師影修至，遂憩余閣中，而飲以茶蔬。影修又不味之徒也。時不昧募緣安南，影修留余久駐，且言其師在，必不容余去，以余乃其師之同鄉也。余謝其意，許爲暫留一日。

初二日 甚晴霽。余時徒倚四面，凭窗遠眺，與影修相指點，其北近山稍伏，其下爲趙官屯，漸遠爲普安城，極遠而一峯危突者，八納也。（相去已百里）其南稍下，而橫脊擁其後，爲山嵐洞，極遠而遙峯隱隔者，樂民所之南，與亦佐縣爲界者也。其西墜峽而下，爲大水塘，塢中自南而北，山嵐洞之水，出南北板橋者，也。隔溪則巨峯排列，亦自南而北，所謂睡寺山矣。山西，即亦資孔大道，而嶺障不可見。其東僅爲度脊，上堆盤髻之峯，稍遠則駢齒叢脊，迤邐東北去，爲兔場營方頂山之脈者也。山東南爲歸順土司，（普安龍土司之屬，與西粵土司同名）越其東南，爲新安二所，黃草壩諸處，與泗城接界矣。是日，余草記閣中，影修屢設茶，供以雞麩菜，薑漿花，（藤如婆娑，針線斷其葉蒂，輒有白漿溢出，花蕊每一二十莖成一叢，莖細如髮，長半寸，綴花懸蒂間，花色如淡桃花，連叢探之。）黃連頭，——皆山蔬之有風味者也。

初三日 飯後，辭影修，送余以茶醬。（粵西無醬，貴州間有之，而甚貴，以鹽少故。而是山始有鹽食。）遂下山十里，北過趙官屯十里，東北過南板橋七里，抵普安演武場。由其西橫嶺西度一里，望山一溪北來，有崖常

其南，知洞在是矣。遂下，則洞門北向迎溪，前有巨石坊，題「碧雲洞天」，始知是洞之名碧雲也。（士人以此爲水洞，以其上有佛者爲乾洞。）洞前一巨石界立門中，門分爲二路，由東下水，由西入洞入之中，則擴然無間，水循洞西路循洞東，分道同趨。南向十餘丈，漸昏黑矣。忽轉而東，水循洞北路循洞南，其東遂穹然大闊。遙望其內，光影陸離，波響騰沸，而行處猶開閣也。蓋其洞可入處已分三層，其外入之門爲一層，則明而較低，其內闢之奧爲一層，則明而彌峻；當內外轉接處爲一層，則暗而中坳，稍束如門，高穹如橋，登豁不如內層，低垂不如外層，而獨界其中，內外迴眺，雙明炯然。即從暗中仰矚其頂，又有一圓穴上透，其上亦光明開闢，若樓閣中，恨無由騰空而上也。東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則室戶宏崇，若阿房未央，四圍既拓，而峻發彌甚。水從東南隅下，搗與穴而去，光從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其內突兀之石，皆如踞獅泛虎，附壁之崖，俱作垂旂矗柱，蓋內奧之四隅，西南爲轉入之橋門，西北爲上透之明穴，東南爲入水之深窳，而獨東北迴環迤邐，深處亦有穴高懸，其前左磐窟下墜，黑暗莫窺其底，其上有側石環之，若非欄然，——豈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由窟左循崖而南，有一石脊，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痕隆起壁間者，僅五六寸，而鱗甲宛然，或巨或細，是爲懸龍脊，儼有神物浮動之勢。其下西臨流側，石畦如罽，是爲十八龍田。由窟右循崖而東，有一石痕，亦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細紋薄影，是爲蛇退皮，果若遺蛻粘附之形，其西攀隙而上，則明窗所懸也。其窗高懸二十丈，峻壁削立，而多側痕錯鏗緣之上，躡則其門擴然，亦北向而出，縱橫各三丈餘，外臨危坡，上倚峭壁，即在水洞之東，但上下懸絕耳。門內正對矗立之柱，柱之西南，即橋門中透之上層也。余既躡明窗，旋下觀「懸龍」一蛇蛻，「仍由碧橋下出，飯於洞門石上。石乃所鑄詩碑，游人取以爲臺，以供飲饌。其詩乃張渙沈思充者，詩不甚佳，而渙字極適活可愛。鑄碑欲垂久遠，而爲供飲之具，將磨漣不保矣！亟出紙筆錄之。仍入內洞，欲一登碧橋上層，而崖壁懸峭，三上三却，再後，仍登明窗東南，援蠶柱之腋，透出柱南，平視碧橋之背，甚坦而近，但懸壁無痕，上下俱絕攀踐，咫尺難度，於是復下而出洞，日已下春。

因解衣浴洞口溪石間，半載夙垢，以勝流澆濯之，甚快也。既而拂拭登途，忽聞崖上歌笑聲，疑洞中何忽有人，迴颺之，乃明窗外東崖峭絕處，似有人影冉冉。余曰：「此山靈招我，不可失也。」先是，余聞水洞之上，有梵龕及至，索之，無有。從明窗外東眺，層崖危聳，心異之，亦不見有攀緣之跡。及出水洞，覓路，旁有小徑，隱現伏草間，又似上躋明窗者，以爲此間乃斷崖絕磴耳，不意聞聲發問，亟迴杖上躋，始向明窗之下，旋轉而東，拾級數十層，復躋危崖之根，則裂竅成門，其門亦北向，內高二丈餘，深亦如之。左有旁穴前透，多裂隙，垂樞，借以石室之爲室，右有峭峽後坼，上頗氤氳盤結，而峻不可登。洞中有金仙三像，一僧棲其間，故遊者攜樽罍，就酌於此，非其聲，余將茫茫返城，不復知水洞之外，復有此洞矣。酌者僕從甚都，想必王翰林子弟。余遠眺而過之，下山循溪湖流，二里有大道，即南門橋，遂從南門入，躡山坡北行，城中荒敞甚，茅舍離離，不復成行。東下爲州署，門扉無一完者，皆安會叛時，城破鞠爲坵莽，至今未復也。出北門，還抵逆旅，是晚，覓夫不得，遂臥。（按君是早返轅矣）

初四日 覓夫不得，候於逆旅，稍散步北寺，惟有空樓層閣，而寂無人焉。乃構而未就者，還悶悶而臥。

初五日 仍不得夫。平明微雨，既止，而雲油然四布。是日爲端午，市多鬻蒲艾者，雖黃爲此中所出，然亦不見巨塊，市有肉而無魚，余兀坐逆旅，囊中錢盡，不能沾濁醪，解愁，回想昔年雉山之樂，已分霄壤。

初六日 夜雨達旦，夫仍不得。既午，遇金重甫者，麻城人也，賈而儒。索觀余諸公手卷，爲余遍覓夫，竟無至者。

初七日 囊錢日罄，而夫不可得，日復一日，不免悶悶。是早，金重甫言將往荊州，余作書寄式園叔。下午，彼以酒資奉，雖甚鮮，而意自可歎。

初八日 候夫雖有至者，而惡主代爲指價，力阻以去。下午，得騎，亦重價定之，無可奈何也。（余所遇惡人，如衡陽劫盜，狗場拐徒，併此寓竊錢去者，共三番矣。此寓所竊，初疑爲騎夫，後乃知爲寓主也。人之無良如此，夫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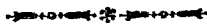
盜拐徒，無論如南寧梁冲字寶檀僧，併此人，俱有害人之心，余以萬里一身，脫其虎口，亦幸矣。

初九日 平明，以行李付騎，別金重甫，乃行。是早，雲氣穠郁。從普安北門外第一溪橋北，循西峽入，過稅司前，漸轉西南，皆溯小溪西岸行。西山崇隆，小瀑屢屢從山巔懸注。南五里，始西南登坡，是爲雲南坡。初二里，稍夷，又一里半，甚峻，過一脊而西，復上坳，共一里，爲馬鞍嶺。越而西，遂循嶺西向西南行。於是升降在嶺頭，盤折皆西南，俱不甚高深。五里，稍降塢中，爲坳子哨。（先是，每處有打哨之苦，此爲第一哨，今纔奉憲禁，併於一處，過無問者。）又南越一坳，大雨淋漓，仍前升降大峯之西，冒雨又十五里，而至海子鋪。山塢稍開，頗大，中有水塘，卽所謂海子也。有小城在其南，是爲中火鋪。普安廿二哨，俱於此并取哨錢，過者苦焉。（先各哨分取，今并取於此。）哨目止勒索駝馬擔夫，見余輩，亦不甚阻撓。余乃入城飯於肆，復出南門，南向登山，五里，遇駝馬，方牧於山坡。雨復大至。余乃先行，升降高下俱依東大山而南，兩旁多智井墜坑，不辨水從何出。又五里，爲大河鋪，有水自鋪東平瀉坡陀下，漫流峽中，路隨之而南。天乃大霧，忽雲破峯露，見西南有山甚高（土人稱爲黑山）雲氣籠罩，時露一班，直上與天齊。望而趨，五里，大河之水已漸墜深塹，似從西北坳去。路東南緣嶺透峽東下，則山環塢合間，中窪爲塘，水滿其中，而四面皆高不知出處。又東透坳下，塢間又復窪而成塘，與前雖有高下，而潞水莫洩同之。又東至南峯而轉，越其東，則東塢大開，深盤遠錯，千塹環壑於下。度其地在丹霞山南山嵐洞西南，余謂壑底水南北透山嵐者，徵之土人，云西峯下有入水洞，水墜穴去，不知所出。從西峯稍下，共五里，是爲何郎鋪。越鋪南，又上嶺，仍依東嶺行，迴望雲籠高峯，已在西北，時出時沒，興雲醜雨，皆其所爲。雖山中雨候不齊，而衆山若惟瞻其馬首者。嶺東嶺南下峽中，有溪自南而來，溯之行其東岸，共五里，路忽由水渡西岸，而暴雨漲流，深湧莫能越。方欲解衣赴之，忽東山之上，有呼者，戒莫渡，招余東上嶺行。余從之，遂從莽棘中上東嶺，已得微道，隨之南。二里，得北來大道，果從東嶺上降者，蓋涉溪者乃西道，從嶺者乃東道，水滴則從西，水漲則從東也。西流之中，有一線深坑，

澗時橫板以度，茲漲沒無影，非其人遙呼，幾不免馮河之險矣。從東嶺下一里，則大道西瀨溪，道中水漫數寸，仍揭而溯之。一里有石梁跨溪上。其溪自西南抵東山之麓，至是橫折而西，從梁下抵西山之麓，乃轉北去。蓋其源發於西南火燒鋪西分水嶺（按志分水嶺在普安西南百二十里，卽此。）北流經此，又北抵黑山何郎之南，不知所洩，卽土人亦莫能悉也。石梁西麓有穴，紛駢縱橫如一，亦一字，故名其地曰亦字孔，今訛爲亦資孔，乃土音之潤也。梁南半里，卽爲亦字孔驛，有城倚西山下，而水繞其東焉。比至雷雨大作，宿於西門內周鋪。

國立北京大學工學院

圖 書 館



書 號

第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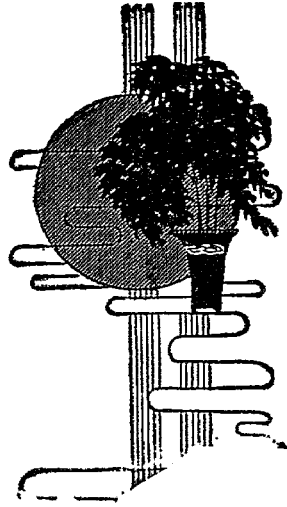
登 記 號



遊記叢
書之一

徐霞客遊記

下冊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 卷下

滇遊日記 (一)

季會明曰：乙酉七月，余宗人季楊之避難於舅氏徐虞卿處，顧余於館，見霞客遊記，攜「滇遊」一冊去。不兩日，虞卿爲盜所殺，火其廬，記付祖龍，是書遭其殘缺，亦劫數也。今全集惟義興曹駿甫有之。初，駿甫亦好遊，慕霞客之高，聞其死，詣弔，兼求遺書校錄，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還。今其全集必存，訪而得之，甚易也。又詩稿一冊，仲昭付梓人陳仲鄰，仲鄰遇難，稿亦散失。然其詩另爲一冊，與記不相屬，缺之猶可。記缺其一，便非完璧，當急求之。

陳體靜曰：余嘗考介翁於宣興史氏，購得曹氏底本。而此冊中，亦僅載游太華顏洞數小記而已。其間自五月初九至八月初六，凡八十七日日記，仍不可得。豈駿甫所錄，先已非全文耶？文章缺陷，信乎有數存焉。爲之浩歎。

徐鎮按：「滇」一日記，已爲燼簡；介翁叢殘補治，定知非輯綴假合也。或者一并汰之，直將太華數節，別作記外贅筆，而「滇」一則仍闕如，豈復成令丙耶？茲從陳本編正。

遊太華山記

出省城西南二里，下舟，兩岸平曠夾水。十里，田盡，萑葦滿澤，舟行深綠間，不復知爲滇池。巨流是爲草海。草間舟道甚狹，遙望西山繞臂東出，削崖排空，則羅漢寺也。又西十五里，抵高峽，乃捨舟登陸。高峽者，西山中逕處也。

南北山皆環而東出，中獨西遜，水亦西逼之，有數百家倚山臨水，爲迤西大道。北上有傳園，園西上五里，爲碧雞關，卽大道達安寧州者。由高饒南上，爲楊太史祠，祠南至華亭太華，盡於羅漢，卽碧雞山南突爲重崖者。蓋碧雞山自西北亘東南，進耳諸峯由西南亘東北，兩山相接，卽西山中遜處，故大道從之。上置關，高饒實當水埠焉。余南一里，飯太史祠，又南過一邨，乃西南上山，共三里，山半得華亭寺，寺東向，後倚危峯，草海臨其前。由寺南側門出，循寺南西上，南踰支隴入腋，共二里，東南升嶺。——嶺界華亭太華兩寺中，而東突者，南踰嶺，西折入腋，湊間上爲危峯，下盤深谷，太華則高峙谷東，與行處平對，然路必窮極，西腋後乃東轉，出腋中懸流兩派，墜石窟，幽峭險仄，不行此徑不見也。轉峽，又東盤山嘴，共一里，俯瞰一寺在下壑，乃太平寺也。又南一里，抵太華寺，寺亦東向。殿前夾擁皆山茶，南一株尤巨異。前廊南穿廡入閣，東向瞰湖，然此處所望猶止及草海，若潈潈浩渺，當更在羅漢寺南也。遂出南側門稍南下，循塢西入，又東轉一里半，南踰嶺，嶺自西峯最高處東垂下，有大道直上，爲登頂道，截之東南下，復南轉，遇石峯嶙峋，南擁輒從其北，東向墜土坑下，共一里，又西行石叢中，一里，復上躡崖端，盤崖而南，見南崖上下，如蜂房燕窠，纍纍欲墮者，皆羅漢寺南北菴也。披石隙稍下一里，抵北菴，已出文殊巖上，始得正道。由此南下，爲羅漢寺正殿，由此南上，爲朝天橋，橋架斷崖間，上下皆嵌崖，此復靈崖中墜。橋度而南，卽爲靈官殿，殿門北向臨橋，由殿東側門下，攀崖躡峻，愈上愈奇，而樓（供純陽）而殿（供元帝）而閣（供玉皇）而宮（名抱一）皆東向臨海，嵌懸崖間，每上數十丈，得斗大平崖，輒杙空架隙成之，故諸殿俱不巨，而點雲綴石互爲披映，至此始擴然全收水海之勝。南崖有亭前突，北崖橫倚樓，樓前高柏一株，浮空潈翠，並樓而坐，如倚危橋上，不復知有崖石下藉也。抱一宮南削崖上，杙木棧，穿石穴，棧懸崖樹，穴透崖隙，皆極險峭。度隙，有小樓粘石端，寢龕炊灶皆具。北菴景至此而極。返下朝天橋，謁羅漢正殿，殿後崖高百仞，崖南轉折間，泉一方，停崖麓，乃朝天橋迸縫而下者，曰勺冷泉。南踰泉，卽東南折，其上崖更崇列，中止潈坪，一縷若腰帶，下悉墮阪崩崖，直

獨海底。坪間梵宇仙宮——雷神廟，三佛殿，壽佛殿，關帝殿，張仙祠，真武宮——次第連綴真武宮之上，崖愈陞
際昔梁王避暑於此，又名避暑臺，爲南菴盡處，上卽穴石小樓也。更南則菴盡而崖不盡，穹壁覆雲，重崖拓而更
合，南絕壁下，有猗蘭閣址。還至正殿，東向出山門，凡八折，下二里，抵山麓。有邨氓數十家，俱網罟爲業。邨南卽龍
王堂，前臨水海，由其後南循南崖麓，邨盡波連，崖勢愈出，上已過猗蘭舊址，南壁愈拓削，一去五里，黃石痕掛壁
下，土人名爲掛榜山。再南則崖迴，嘴突，巨石壘空，嵌水折成壘，南復分接屏壁，雄峭不若前，而兀突離奇，又開異
境。三里，下瞰海涯，舟出沒石隙中，有結茅南側者，亟懸仄徑下，得金線泉。泉自西山透腹出，外分三門，大僅如
盎，中壑峒，悉巨石欹側，不可入。水由盎門出，分注海。海中細魚，溯流入洞，是名「金線魚」，魚大不踰四寸，中脚
脂，首尾金一縷如線，爲滇池珍珠。泉北半里，有大石洞，洞門東瞰大海，卽在大道下，崖傾莫可墜，必迂其南，始得
逶迤入，卽前所望石中小舟出沒處也。門內石質玲透，裂隙森柱，俱當明處。南入數丈，輒暗，兌炬更南，洞愈崇拓
共一里，始轉而分東西向，東上三丈止，西入窈窕莫極，懼火炬不給，乃出。上山返抱一宮，問山頂黑龍池道，須北
向太華，中乃南轉。然池實在山南，金線泉絕頂，以此地崖崇石峻，非攀援可至耳。余輒從危崖歷隙上，壁雖峭石
巖多稜，懸躍無不如意。壁紋瓊葩瑤莖，千容萬變，皆目所未收，素習者惟牡丹，枝葉離披，布滿石隙，爲此地絕
乃結子垂垂，外綠中紅，又余地所未見。土人以高遠莫知採鑿，第曰山間野藥，不辨何物也。攀躋里餘，遂躡巔，
石萼鱗鱗，若出水青蓮，平散竟地。峯端踐側，鐫而南，惟西南一峯最高。行峯頂四里，凌其上，爲碧雞絕頂。頂南石
粵駢叢，南墜又起一突兀峯，高少遜之，乃南盡海口山也。絕頂東下二里，已臨金線泉之上。乃於巒崖間觀黑龍
池而下。

滇中花木記

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鵝爲最。山茶花大逾杯，撮合成球，有分心卷邊，軟枝者爲第一。省城推重者，城外大華寺。城中張石夫所居，架紅樓，樓前一株，挺立三丈餘，一株盤垂幾及半畝，垂者叢枝密幹，下覆及地。所謂柔枝也，又爲分心大紅，遂爲滇城冠。山鵝一花具五色，花大如山茶。聞一路迤西，莫盛於大理永昌境。花紅形與吾地同，但家食時，疑色不稱名，至此則花紅之實，紅豔果不減花也。

遊顏洞記

臨安府顏洞凡三，爲典史顏姓者所開，名最著。余一至滇省，每飯未嘗忘鉅鹿也。遂由省中南過通海縣，遊縣南之秀山。上一里半，爲灑宮。宮前巨山茶二株，曰紅雲殿。宮建自萬曆初，距今纔六十年，山茶樹遂冠南土。又南抵臨安府城南臨灑江。此江西自石屏州異龍湖來，東北穿出顏洞，而合郡衆水，亦以此洞爲洩水穴也。於是覓一導遊者於城東接待寺。顏洞大道，當循城而南，渡灑江橋，導者從寺前隔江東北小路行，遂不得渡灑江。東觀三溪會合處。由寺北循塘岸東行。塘東皆紅蓮覆池，密不見水。東北十五里，渡養公橋，水自西北來，東南入灑。又五里，上山，爲金雞嶺。嶺南灑江會諸水，由此東入峽，峽甚逼，水傾其中，東抵洞口，尙里餘。望洞頂石崖雙劈，如門對峙，洞正透其下，重岡夾之，不可得見。求土人導入，皆曰：「水漲流急，此非遊時。若兩月前水涸，可不橋而入。今卽有橋，亦不能進，况無橋耶？」橋非一處，每中洞水深處，懸架木以渡。往例按君來遊，架橋費且百金。他費亦百金。土人苦之，乘普僧兵變，託言洞東卽阿迷境，叛人嘗出沒此，遂絕官長遊洞者。余必欲一至洞門，土人曰：「須渡江南岸，隨峽入，所謂灑江橋大道也。」始悔爲導者誤。乃捨水洞，覓南明萬象二陸洞。從嶺東下坡，復上山登頂，東瞰峽江環峽東入，洞門卽在東峽下。余所登山處，正與其上雙崖平對，門猶爲曲掩，但見峭崖西向，湧水東傾，搗穴吞流之勢，已無隱形矣。東北三里，踰嶺脊下山二里，則極東石壁迴谷，如環半城，下開洞門北向，余望

之有異，從之直下。一里，抵峽中。又一里半，抵東壁下，稍南下，洞門廓然，上大書「雲津洞」，蓋水洞中門也。遊歷洞以雲津爲奇，從前門架橋入，出後門約四五里，暗中傍水行，中忽關門延景，其上又絕壁迴環，故自奇絕。余不能入其前洞，而得之重嶢絕巖間，且但知萬象南明，不復知有雲津也。誠出余意外。遂瞰洞而下，洞底水從西南穴中來，盤門內而東，復入東南穴去。余下臨水涓，徑之，水闊三丈，洞高五六丈，而東西當門透明處，徑可二十丈，但水所出入，直逼外壁，故非橋莫能行。出水西穴，漸暗不可遠窺。東爲水入穴處，稍旁拓，隔水眺之，中垂列乳柱，纒紛窈窕。復上出洞外，上眺東南北三面，俱環壁無可上。仍西出舊道，北上山，東一里，險嶺已陟，東壁迴環上。嶺塢中東向一里，其地南北各起層峯，石崖時突，萬象洞即在北崖上，乃導者妄謂在南崖下。直下者一里，抵南崖。一洞東向，高四丈，水從中湧出，兩崖角起前對爲峽，水出洞破峽，勢極雄壯，蓋水洞後門也。又東二里，抵老鼠，執途人問之，萬象洞在西北嶺上，即前所從下山處。洞甚深，歷降而下，底與水洞通。余欲更至洞門，夜色已合，去宿館尚十里。念此三洞，募之數十年，趨走萬里，乃至而叛彝阻之，陽侯隔之，太陽促之，導人又誤之，生平遊履，斯爲最阨矣！

隨筆一則

黔國公沐昌祚卒，子啓元嗣爵。邑諸生往祭其父，中門啓，一生翹首內望，門吏杖箠之。多士怒，亦箠其人，反爲衆桀奴所傷，遂愬於直指金公。公諱臧，將逮諸奴，奴聳啓元先疏，誣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啓元益憤，徵兵祭纛，環直指門，發巨炮，恐之，金不爲動。沐遂掠多士數十人，毒痛之，囊其首於木。金戒多士毋與爭，急疏聞，下黔督張鳴鶴勸張奏以實。時魏檔專政，下調停旨，而啓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權斬世緒，泣三日，以毒進，啓元隕，事乃解。宋夫人疏請孫穉，未勝爵服，乞權署名，俟長賜奠，會今上登極，憐之，輒賜勅實授，卽今嗣公。

沐天波，時僅歲一周支也。

昔名勝者阿迷州土寇也。祖者輅，父子爲亂。三鄉維摩間。萬歷四十二年，廣西郡守蒞以裕，調寧州祿土司兵合剿，一鼓破之。輅父子俱就戮，始復維摩州。開三鄉縣。時名勝走阿迷，寧州祿洪欲除之，臨安守梁貴夢，郡紳王中丞撫民，畏甯州強，留普樹之敵，曲庇名勝。初猶屯阿迷境。後十餘年，兵頓強，殘破諸土司，遂駐州城，盡奪州守權。崇禎四年，撫臣王伉憂之，裹毡笠，同二騎潛至州，悉得其叛狀，疏請剿，上命川貴四省合剿之。石屏龍土司兵先薄漾田，爲所殲。三月初八日，王中丞親駐臨安，布政周世昌，統十三參將，將本省兵萬七千人，逼沈家墳，賊命黎亞選扼之，不得進，相持者二月。五月初二日，亞選自營中潛往爲名勝壽，醉返營，一童子洩其事於龍，龍與王土司夜劫之，遂斬黎。進薄州城，環圍四月，卒不下。時州人廖大亨任職方郎，賊特爲與援，潛使使入京縱反間，謂普實不叛，王撫起發微功，百姓悉糜爛。于是部郎疏論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即叛可傳檄定，何騷動大兵爲，而王宮諭錫袞，楊庶常繩武，各上疏言宜剿。事下樞部議。先是，王撫疏名勝包藏禍心已久，前有司養疽莫發，奸致成難，圖蔓草，上因切責前撫按。而前撫閔洪學，已擢冢宰，懼勿能自解，即以飛語德惠大司馬。大司馬已先入部，耶言，遂謂名勝地不當一縣，撫按比周，張大其事勢，又延引日月，徒虛糜縣官餉。疏上，嚴旨逮伉，及按臣趙世龍。十月十五，撫按俱臨安就逮。十二月十八，周世昌中銃死，十三參將悉戰沒。五年正月朔，賊悉兵攻臨安，許郡括萬金犒之，受金攻愈急。迨十六城垂破，賊忽退師，以何天衢襲其穴也。天衢，江右人，居名勝十三頭目之一，見名勝有異志，心不安，妻陳氏力勸歸中朝，天衢因乞降，當道以三鄉城處之。今遂得其解圍力。後普屢以兵攻三鄉，各相拒，無所勝，乃退兵，先修祖父怨於寧州，方攻寧時，洪已奉調中原，其母集衆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賊不得入。後洪返，謂所予太重，責之金，諸族自悉解體，賊諜知，乘之入，洪走避撫仙湖孤山，州爲殘破。歲餘，洪復故土，鬱鬱死。賊次攻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長官，悉屈服之。志欲克維摩州，南魯白城，即大舉。魯白城在臨

爾西南七日程，臨安東南九日程，與交趾界，城天險，爲白彝所踞。名勝常曰：「進圖中原，退守魯白，吾無憂矣。」
攻之三年，不能克。七年九月，忽病死。子福遠，方九歲，妻萬氏，多權略，威行遠近。當事者姑以撫了局，釀禍至今。自
臨安以東，廣西以南，不復知有明官矣。至今臨安，不敢一字指斥，旅人詢及者，輒拚口相戒，府州文移，不過虛文。
子過安莊，見爲水西殘破者，各有同仇志，不惜爲致命，而此方人人沒齒無怨言，不意一婦人威略乃爾。南包
沙土司，抵蒙自縣，北包彌勒州，抵廣西府，東包維摩州，抵三鄉縣，西抵臨安府，皆其橫壓之區。東惟三鄉何天鑑，
西惟龍鵬龍在田，猶與抗門，餘皆聞風潛伏。有司爲之籠絡，仕紳受其羈絆者，十八九。王伉以啓覈被逮，後人苟
且撫局，舉動如此，朝廷可謂有人乎？夫伉之罪，在誤用周世昌，不諳兵機，彌連數月，兵久變生耳。當時止宜責其
遲留，策其後效，臨敵易帥且不可，遽就軍中逮之，亦太甚矣。嗟乎！朝廷於東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獨西南彝也。
戊寅八月初七日，余作書授署府何別駕，求廣西府志，是日其誕辰，不出堂，書不得達，入堂，閱其四境圖，見
盤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東北從東界之北而去，不標地名，無從知其何界也。

初八日 何收書欲相見，以雨不往。

初九日 余令顧僕辭，何不見，促其志，彼言即送至，而終不來。是日，復大雨不止。

初十日 何言覓志無印就者，已復命殺青矣。是日，午霽，始見黃菊大開。（菊惟黃色，不大。又有西番菊。）

廣西府 西界大山，高列如屏，直互南去，曰草子山。西界即大麻子嶺，從大龜來者。東界峻逼，而西界層
疊，北有一石山，森羅於中，連絡兩界，曰發果山。東支南下者，結爲郡治；西支橫屬西界者，有水從穴湧出，甚
巨，是爲瀘源，經西門大橋而爲矣。邦池之源者也。（通海從穴湧出，此海亦從穴湧出，然此海南山復橫截，
仍入大守塘山穴中，尤爲異也。廣福僧言此水入穴，即從竹園邨北龍潭出，未知果否。恐龍潭自是錫岡北
塢水，此未必合出也。矣。邦池，俗名海子。又曰龍甸——此瀘江，非廣中瀘江也。瀘江在南，而此水亦竊其名。

不知何故。矣。邦池之南，復有遠山東西橫屬，則此中亦一南北中窪之坑。而水則去來皆透於穴矣。此郡山之最遠者也。

發果山 圓若貫珠，橫列郡後。東下一支，曰奇鶴峯，則學宮所托；西下一支，曰鐵龍峯，則萬壽寺所倚；而郡城當其中環處。城之東北，亦有一小石峯在其中，曰秀山，上多突石，前可瞰湖，後可攬翠。城南瀕湖，復突三峯，東即廣福，曰靈龜山，中峯最小，曰文筆峯，建塔於上；而西峯橫若翠焉——即名翠屏。——此郡山之近者也。秀山前有伏波將軍廟，後殿爲伏波像，前殿爲郡守張繼孟祠（張扶風人，以甲科守此。壬申，爲普會困，城岌岌矣，張奮不顧身，固保城陞，普莫能破，城得僅存。先是，張夢馬伏波示以方略，後遂退賊。二月終，親蒞息，幸河招撫焉。州人服其膽略，賊稱爲捨命王云。）

新寺（即萬壽寺） 當發果西垂之南。其後山石嶙峋，爲滇中所無。其寺南向，後倚峭峯，前臨遙海，亦此中勝處。前有玉皇閣，東爲城隍廟，俱在城外。

瀘源洞 在城西北四里。新寺後山西盡環塢而北，其中亂峯雜沓，綴以小石岫，皆削瓣駢枝，標青點翠，北環西轉，而瀘源之水，湧於下穴。瀘源之洞，關於層崖，有三洞焉。上洞東南向，前有亭；下洞南向，在上洞西五十步，皆在前山之南崖。後洞在山之北岡，其上如智井，從井北墜穴而下，二十步，底界而成脊，一穴東北而小，一穴東南下而廓。此三洞之分向也。其中所入皆甚深，乘炬穿陰，屢起屢伏，乳柱紛錯，不可窮詰焉。

十一日 大霽。上午，出西門，過城隍廟，玉皇閣前。西一里，轉新寺西峯之嘴而北。又北一里，見西壑，漲水盈盈，而上洞在其西北矣。由歧路一里，抵山下，歷級遊上洞，望洞西有寺殿兩重，入憩而淪水爲餐。余因由寺西觀水洞，還寺中索炬，始知爲洞有三，洞皆須火深入。下午，強索得炬，而火爲顧僕所滅，遍覓不可得。遙望一邨，在隔水之南，漲莫能達，遂不得爲深入計。聊一趨後洞之內，披其外局，還入下洞之底，探其中門而已。仍從舊路歸，北入

新寺，抵暮而返。

十二日 早促何君志，猶曰即送至，坐寓待之，擬一至即行，已而竟日復不可得。晚謂顧僕曰：「志現裝釘，俟釘成帙，即來候也。」

余初以爲廣西郡人，必悉盤江所出，遍徵之，終無諳者。其不知者，反謂西轉彌勒，既屬顛倒，其知者，第謂東北注羅平，經黃草壩下，即莫解所從矣。間有謂東南下廣南，出田州，亦似揣摩之言，靡有確據也。此地至黃草壩，又東北四五日程，余欲從之，以此中淹留日久，迤西之行不可遲，姑留爲歸途之便。

廣西府鸚鵡最多，皆三鄉縣所出，然止翠毛丹喙，無五色之異。

三鄉縣，乃甲寅蕭守所城。

維摩州 州有流官，祇居郡城，不往州治，二處皆藉何天衢守之，以與普拒。

廣福寺 在郡城東二里，吉雙鄉在矣。邦池之東南，與之對，而彌勒州在郡西九十里。一統志乃注寺在彌勒東九十里，鄉爲彌勒屬，何耶？豈當時郡無附郭，三州各抵其前爲界，故以屬之彌勒耶？然今大麻子嗒西，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

十三日 中夜，聞雷聲，達旦而雨。初，余欲行屢矣，而日復一日，待之若河清焉！

自省至臨安，皆南行。自臨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臨安抵阿迷，皆東北。自阿迷抵彌勒，皆北行。自彌勒抵廣西府，皆東北。

十四日 再令顧僕往促志，余束裝寓中以待。乍雨乍霽，上午得回音，仍欲留至明晨云。乃攜行李出西門，入玉皇閣，閣頗宏麗，中乃銅像，而兩廡塑羣仙像，極有生氣，正殿四壁，畫亦精工。遂過萬壽寺，停行李於其右廡。飯後登寺左鐵龍峯之脊，石骨稜稜，皆龍鱗象角也。（志又稱爲天馬峯，以其形似也。）既下，還寺中，見右廡之北，

有停柩焉。詢之，乃吾鄉徽郡游公柩也。游諱大勳，任廣西三府。征普時，游率兵屯郡南海梢，以防寇之衝突。四年四月，普兵忽乘之，游竟沒於陣。今其子現居其地，不得歸，故停柩寺中。余爲慨然。是晚，遇李如玉楊善居諸君，作離寺中，屢承齋餉。僧千松亦少解人意。是晚，月頗朗。

十五日，余入城探游君之子，令顧僕往促何君。上午，出西門，遊城隍廟。既返寺，寺中男婦進香者接踵，有吳錫爾者，亦以進香至，同楊善居索余文，各攜之去。約抵暮馳還。抵午，顧僕回言，何君以吏釘志久遲，撲數板，限下午卽備，料不過期矣。下午，何命堂書送志及程儀至，余作書謝之。是晚爲中秋，而晚雲密布，既暮而大風忽吼，僧設茶於正殿，遂餽飯而臥。

十六日，雨意霏霏，不能阻余行色，而吳楊文未至，令顧僕往索之。既飯，楊君攜酒一樽，侑以油餅，靈龜乃酌酒而攜，龜餅以行。從玉皇閣後循鐵龍東麓而北，一里，登北山而上。一里，逾其坳，卽發果山之脊也。志又謂之九華山。蓋東峯之南下者爲奇鶴，爲學宮所倚；西峯之南下者爲鐵龍，爲萬壽寺之脈中環而南突於城中者爲鍾秀山；其實一山也。從嶺上平行，又北三里，始見瀘源洞。在西，而山脊則自東界大山橫度而西，屬於西界，爲郡城後倚。然瀘源之水，穿其西穴而出，亦不得爲過脈也。從嶺北行，又五里而稍下，有哨在塢之南岡，曰平沙哨，郡城北之鎖鑰也。其東卽紫微之後脈，猶屏列未盡；其西則連峯蜿蜒，北自師宗南下爲阿廬山，界塢中之水，而中邊源者也。由哨前北行塢中，六里有溪自北而南，小石梁跨之，是爲各橋。溪水發源於東西界分支處，由梁下西注南轉。塢窮而南入穴，出於瀘源之上流也。又北六里，有邨在西山之半，溪峽自東北來，路由西北上山。一里，臨嶺而上，二里，遂逾西界之脊，於是瞰西塢行。塢中水浸成壑，有邨在其下，其西復有連山，自北而南，與此界又相持成峽焉。從嶺上又北四里，乃西北下西峽中。一里，抵復麓，循東麓北行十五里，復有連岡，兩界之間，有數 豕倚其上，是爲中火鋪，有公館焉。（按志，師宗南四十里，有額勒哨，當卽此矣。）飯。仍北行峽中，其內石峯四

五、離立嶢嶢。峽西似有溪北下。路從峽東行，兩界山復相持而北，塢中皆荒茅沮洳，直抵師宗，寂無片椽矣。聞昔亦有郵落，自普與諸彝出沒莫禁，民皆避去，遂成荒徑。廣西李翁爲余言：師宗南四十里，寂無一人，皆因普亂，民不安居。龜山督府，今亦有普兵出沒，路南之道，亦梗不通，一城之外，皆危境云。（龜山爲秦土官寨，其山最高，爲彌勒東西山分脈處。其西卽北屬陸涼，西屬路南，爲兩州間道，向設督捕城，今漸廢弛。秦土官爲昂土官所殺，昂復爲普所擄。今普兵不時出沒，其地人不敢行，往路南激江者，反南迂彌勒，從北而向革泥關焉。蓋自廣西郡城外，皆普氏所懼服，卽城北諸郵，小民稍溫飽，輒坐派其資以供，如遠，卽全家擄掠而去，故小民寧流離四方，不敢一鳴之有司，以有司不能保其命，而普之殺生立見也。）北行二十里，經塢而西，從塢中度一橋，有小水自南而北，涉之，轉而西北行。暝色已合，陸僕後，余從一老人，一童子，前行躑躅昏黑中，余高聲呼顧僕，老人輒搖手禁止，蓋恐匪人聞聲而出也。循坡陟岫十里，有一尖峯當岫中，穿其腋，復西北行。其處路甚濶，溪水交流，路幾不辨，俗不知顧僕趨何所，前不知師宗在何處，莽然隨老人行，而老人究不識師宗之遠近也。（老人初言不能抵城，隨路有郵可止，余不信。至是不得郵，并不得師宗，余還叩之，老人曰：「余昔過此，已經十四年，前此隨處有郵，不重覓滄桑莫辨。」）久之，漸聞犬吠聲隱隱，真如空谷之音，知去人境不遠。過尖山，共五里，下涉一小溪，登坡，遂得師宗城焉。抵東門，門已閉，而外無人家。循城東北隅，有草茅數家，俱已熟寢。老人仍同童子去，余止而謀宿，莫啓戶者。心惶惶念顧僕負囊，山荒路寂，泥濘天黑，不知何以行，且不知從何行久之，見暗中一影，亟呼而得之，而後喜可知也。既而見前一家有火，趨叩其門，始固辭，余候久之，乃啓戶入。淪湯煑楊，君所貽粉糕，啖之，甘如飴也。濯足藉草而臥，中夜復聞雨聲。（主人爲余言：「今早有人自府來，言平沙有沙人截道，君何以行？」余曰：「無之。」）曰：「可徵君之福也。土人與之相識，猶被索肥始放，君之不遇，豈偶然哉？卽此地外五里，尖山之下，時有賊出沒，土人未晚卽不敢行，何幸昏夜過之！」）

師宗在兩山峽間，東北與西南俱有山環夾，其塢縱橫而闊洋，不整亦不大，水從東南環其北而西去，亦不大也。城雖碑整而甚卑，城外居民寥寥，皆草廬而不見一瓦。其地哨守之兵，亦俱何天衢所轄。

城西有通元洞，去城二里，又有透石靈泉，俱不及遊。

十七日晨起，雨色霏霏，飯而行，泥深及膝，出門即仆。北行一里，有水自東南塢來，西向注峽而去，石橋跨之，爲綠生橋。過橋，行塢中一里，北上坡，遵坡行八里，東山始北斷城峽，水自峽中西出，有寨當峽而峙，不知何名。余從西坡北下，則峽水西流所經也。坡下亦有茅數家，爲往來居停之所，是曰大河口。河不甚巨，而兩旁沮洳特甚，有石梁跨之，與綠生同。其水勢亦與綠生相仿。過橋北行，度塢塢北，復有山自東北橫互西南一里，陟其坡，循之東向行。三里，越坡東下。塢中沮洳，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溪上流有四五人索哨錢於此，因架木爲小橋以渡。見余不索哨而乞造橋之轍，余畀以二文，各交口稱謝。既渡，半里，余隨車路東行，諸人哄然大呼，余還顧，則以羅平大道，宜向東北，余東行爲誤故也。亟還從東北半里，復上東坡行，於是皆荒坡遙隴，夙霧遠迷，重茅四塞。十五里，東逾岡，始望見東北岡上有寨一屯，其前即環山成窪，中有盤壑，水遶其底，而成田迥塍，四顧皆高，不知水所從出。從岡東下一里，越塢中細流，其塢與流皆自南而北，即東通盤壑者。又東上一里，循壑之南脊行，與所望北岡之寨，正隔塢相對矣。又逾東岡稍下一里，則盤壑之東，有峽穿隴中而至，其峽自東南大山破壁而至者，峽兩崖皆互壁，其上或中剖而成峽，或上覆而成梁，一塢之中，條斷條續，水亦自東南南流穿盤壑，但壑中不知何洩。時余從石梁而度，水流其下，不知其爲梁也。望南北峽中水，一從梁洞出，一從梁洞入。乃從梁東，選石踞勝，瞰峽而坐，睇其下，如連環夾壁，明暗不一，曲折透空，但峽峭壁削，無從下穿其穴耳。於是又東，愈岡塢相錯，再上再下，八里，盤嶺再上，至是夙霧盡開，北有削崖近峙，南有崇嶺遙穹。取道其間，橫陟嶺脊，始逼北崖，旋向南嶺，二里，復逾高脊，北轉東下。二里，有茅當兩峯峽間，前植哨竿，空而無人，是曰張飛哨，山中之最幽險處也。又東下三里，懸壑

深園，草木叢密，泥濘及膝，是名偏頭哨。哨不見居廬，路口止有一人，懸刀植槍而索錢，余不之與而過。此哨之南，卽南穹崇嶺，羅平賊首阿吉所窟處，爲中道最險，故何兵哨守焉。又名新哨。而師宗界止此矣。過哨，又東上嶺，頂更峻，石骨稜厲。二里，躋其嶺，是爲羅平師宗之分界，亦東西二山之分界也。（嶺重山復，上下六十里，險峻爲迤東之冠。）其山蓋南自彌勒度脈，分支北下，結成崇嶺，北度此脊，而爲白蠟，東龍而東，盡於河底盤江交會處者也。從嶺上東向平行，其間多墜壑，成窵小者爲智井，大者爲盤窪，皆叢木其中，密不可窺，而峯頭亦多樹多石，不若師宗皆土山茅脊也。平行嶺上，五里，路左有場，宿火樹間，是爲中火鋪，乃羅平師宗適中之地。當午，有土人擔具攜炊，賣飯於此，而既過時，輒去，余不及矣。乃冷餐所攜飯，又東一里，漸下，又一里，南向下叢中，其路在箐石間，泥濘彌甚。一里，遂架木爲棧，嵌石隙中，非懸崖沿壁，而或斷或續，每每平鋪當道，想其下皆石孔智井，故用木補填之也。又東下一里，始出峽口。迴顧西壑，崇嶺高懸，皆叢箐密翳，中有人聲，想有彝人之居，而外不能見。東眺則南界山崗平互，北界則崇峯屏立，相持而東。於是循北坡東行，三里，復北上坡，直抵北界峯腰。緣之，三里，峯盡東下，有塢縱橫，一塢從北峽來，一塢從東峽來，一塢從西峽來，一塢向東南去。時雨色復來，路復泥濘，計至羅平尚四十里，行不能及，聞此中有營房一所，可借，欲投之。四顧茫無所見，祇從大道北轉入峽，遂緣峽東小嶺而上。一里，忽遇五六人持矛挾刃而至，顧余曰：「行不及州矣。」予問營房何在，曰：「已過。」「可宿乎？」曰：「可。」遂挾余還。蓋此輩卽營兵，乃送地方巡官過嶺而返者。仍一里，下山抵塢中，乃向東塢入半里，抵小峯之下，南向攀峯而上，峻滑不可著足。半里，登其嶺，則營房在焉。營中茅舍如蝸，上漏下溼，人畜雜處，其人猶沾沾謂予：「公貴人，使不遇余輩，而前無可託宿，奈何！雖營房卑隘，猶勝彝居十倍也。」（「彝」謂「黑白彝」與「獯獯」。）余頷之。索水炊粥，峯頭水甚艱，以一掬濯足而已。

十八日 平明，雨色霏霏。余謂自初一漾田晴後，半月無雨，恰中秋之夕，在萬壽寺，狂風釀雨，當復有半月之

陰營兵曰：「不然。予羅平自月初卽雨，並無一日之晴。蓋與師宗隔一山，而山之西今始雨，山之東南已久雨，乃此地之常，非偶然也。」余不信。飯後下山，（飯以筍爲菜，筍出山箐深處，八月正其時也。）溼滑更甚於昨，而澁穉充寒，較昨亦更甚。一里，抵昨所入塢中，東北上一里，過昨所返轅處，又一里，逾山之岡，於是或東或北，盤旋嶺上。八里，稍下，有泉一縷，出路左右穴中，其石高四尺，形如虎頭，下層若舌之吐，而上有一孔如喉，水從喉中溢出，墜石端而下，壁喉孔員而平，僅容一拳，盡臂探之，大小如一，亦石穴之最奇者。余時右足爲汚泥所染，以足向舌下，就下墜水濯之，行未幾，右足忽痛不止，余思其故而不得，曰：「此靈泉而以濯足，山靈罪我矣！請以佛氏懺法解之。如果神之所爲，祈十步內痛止。」及十步而忽痛止。余行山中，不喜語怪，此事余所親驗而識之者，不敢自諱，以沒山靈也。從此漸東下，五里，抵一盤壑中，有小水自北而南，四圍山如環堵，此中窪之底也。豈南流亦透穴而去者耶？又上東岡，二里，逾岡，又東下一里，行塢中者三里，有小水自西北向東南，至是始遇明流之澗，有小橋跨之。既度，澗從東南去，路復東上岡，三里，逾岡之東，始見東塢大關，自南而北，東界則遙峯森峭，（志稱羅莊山）駢立東南，西界則崇巘巍峨，（志稱白蠟山）屏峙西北，東北又有一山，（土人稱爲東龍山）橫排於兩界缺處，而猶遠不賸羅平城，近莫見與哆囉也。（與哆囉卽在山下，以嶺峻不能下瞰耳。）又東，稍下者二里，峻下者一里，遂抵塢中，則與哆囉芽舍數間，倚西山東麓焉。從此遂轉而北行塢中，其塢西傍白蠟，東瞻羅莊，南去甚遙，則羅莊自西界老脊，分枝而東環處也。塢中時有土岡，自西界東走，又有石峯，自東界西突，路依西界北行，遙望東界遙峯下，峭峯離立，分行競穎，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立之峯，西南始於此，東北盡於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而此又其西南之極云。過與哆囉北，一重土岡東走，卽有一重小水隨之，想土岡之東，有溪北注，以受此諸水，數涉水逾岡，北五里，望西山高處有寨，聚居頗衆，此囉囉寨也。又北二里，有池在東岡之下，又北二里，有池在西岡之下，皆岡塢環轉，中窪而成者。又北三里，有水成溪，自西而東向注，甚急，一石梁跨之，是爲魯驪橋。

盤山過脈，而東又起爲東龍山者也。此山雖晴霽之極，亦有白雲一縷，橫互其腰，如帶圍，爲州中一景。

東龍山在城東北四十里。者繼榮叛此，結營其上，爲巢窟，官兵攻圍久之，內潰而破。今其上尙有二陰門，羅莊山在城東南六十里。其山參差森列，下多卓錫拔筍之岫，粵西山之發軔也。

羅平州東至廣南八達界二百里，西南至師宗州偏頭哨六十里，南至師宗州烏魯河界八十五里，西南至陸涼蛇場河界一百里，西北至舊越州界發郎九十里，北至亦佐縣桃源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亦佐縣黃草壩二百里。

羅平州正西與滇省對，正東與廣西思恩府對，正北與平彝衛對，正南與廣西府永安哨對。

十九日 坐雨逆旅，閱廣西府志。下午，有伍左李三生來拜。

二十日 雨阻逆旅。

二十一日 亦雨阻逆旅。

二十二日 早猶雨霏霏，將午乃霽，滌濯污衣，且補紉之。下午，入東門，仍出南門，登門外二橋，觀魯彝河。詢之士人，始知其西出白蠟山麓龍潭，仍東入地穴者也。還入南門，上城行，抵西門，望白蠟山麓，相去僅三里，外有土岡一層迴之，魯彝發源，卽從其麓透穴而出者也。稍北，卽東轉，經北門，其西北則磨盤山峙焉，爲州城來脈。城東北隅匯水一塘，其下始有禾畦，卽東門接壤矣。其城乃東西長而南北狹者也。

二十三日 晨起，陰雲四布，飯而後行。其街從北去，居民頗盛。一里，出北隘門，有歧直北過嶺者，爲發郎道；其嶺卽自西界磨盤山轉而東行者板橋大道。從嶺南東轉東北向行，十里，有邨在北山之下，曰發近德。其處南開大塢，西南卽白蠟，東南卽大堡營山。大堡營之南，一支西轉，卓起一峯，特立於是邨之南，爲正案。其南則石峯參差遙列，卽昨與哆囉所望東南界山也。又東，屢有小水南去。渡之東，五里，有石峯突兀當關，北界卽磨盤東轉之

山，南界卽大堡山諸石峯，相湊成峽，而石峯當其中，若蹲虎然。由其東南腋行，南界石山，森森成隊南去，而路東北上。五里，出當關峯之東，其東垂有石特立，上有斜竊之勢，是曰金雞山，所謂「金雞獨立」也。又東一里，一洞在南小峯下，時雨陣復來，避入其中，飯。又東三里，東上峽脊，其脊卽磨盤山，東走脈，至此又度而南，爲大堡營東山者也。一里，逾脊之東，其上有歧南去，不知往何彝寨。脊東環窪成塢，有小水北下，注東南塢中，稻禾盈塋。有數家倚北峯下，曰沒奈德。東峯下有古殿二重，時雨勢大至，趨避久之。乃隨水下東南峽，峽逼路下，兩旁山勢，仍覺當人面而起。東行峽中二里，有水自峽南洞穴出，與峽水同東注。又一里，有小石梁跨溪，逾之，從溪南東行。一里，溪北注峽路東逾岡。一里餘，有塢自西北來，環而南，其中田禾芄或，邨落高下。東二里，有數十家夾路，曰山馬彝，亦重山中一聚落也。於是又東北一里，石峯高互，逾其南坡，抵峯下，又東南一里，有塘在山塢，五六家傍塢而棲，曰挨澤邨。又東北二里，爲三板橋，數家踞山之岡，其橋尙在岡下。時雷雨大至，遂止於岡頭上寨。

二十四日 主人炊飯甚早，平明卽行，雨色霏霏，路滑殊甚。下坡卽有小石梁，其下水亦不大，自西而東注，乃出於西北石穴，而復入東北穴中者；其橋非板而石，而猶仍其舊名。橋南復過一寨，乃東向行坡間，二里有歧當峽，從東北者，乃入寨道，從直東者，爲大道，從之直東一里，登岡上，其北有塢在北大山下，卽寨聚所託，中有禾芄芄焉。岡南小石峯排立岡頭，自東而西，遂與北山環峙爲峽。入峽，東行四里，逾脊北上，半里，入其塢。其北四峯環合，中有平塢，經之而北，西峯尤突兀焉。北半里，又穿塢半里，復由峽中上一里，直抵北巨峯下，其峯聳互危削，如屏北障；其西有塢下墜北去，其中簪密霧黑，望之杳然。路從峯南東轉，遂與南峯湊峽甚逼，披隙而東，半里，其東四山攢沓，峯高峽逼，叢木蒙密，亦幽險之境也。遂循南峯之東，南向入塢，半里，乃東南上。半里，逾岡脊而東，其東有塢東下，路從岡頭南向行，一里，復出南嶺，其嶺東西兩峯，從岡脊起，路出其側，復東向行，三里，始稍降而復上。於是升降曲折，多循北嶺行，與南山相持成塢。六里，路從塢而東。又五里，稍上逾嶺，南北峽始開。再東盤北嶺之

兩三里，始見路旁餘薪爨灰，知爲中火之地。從其東一里，下峽，始得石路。迤邐南向平行，下二里，俯見南塢甚杳，循北嶺東向行，一里，忽聞溪聲沸然，又南下抵塢中，一溪自東而西，有石梁跨之，溪中水頗大而甚急，四顧山迴谷密，毫無片隙，不知東北之從何來，不知西南之從何洩，當亦是出入於竅穴中者。欲候行人問之，因坐飯橋上，久之不得過者，乃南越橋行，仰見橋南有歧躡峯直下，有大道，則溯溪而東，時溪漲路淙，攀南峯之麓行。念自金雞山東上，一路所上者多，而下者無幾，此溪雖流塢中，猶是山巔之水也。東一里，循南峯東麓，轉而南，隔塢東望，溪自東北峽中破崖而出，其內甚逼，路捨之南半里，復循南峯南麓，轉而西向入塢，一里，塢窮，遂西上嶺，一里，逾嶺，始見有路自北來，合并由嶺上南去，此卽橋南直上之歧，逾高嶺而下者，較此爲逕直云。由嶺南行，西瞰塢甚深，而簞密泉沸，亦不辨其從何流也。又南二里，轉而東，循北嶺南崖東向行，亦與南山下夾成塢，下瞰深密，四塢同，東五里，其塢漸與西塢並，始知山從東環塢，乃西下者。又東向逾嶺，東北一里，度一脊，其脊東西度，從其東復上嶺，一里，則嶺東有塢南北關，乃北轉循西山行塢上，一里，塢窮。從塢北平轉，逾東嶺之東，共二里，有數家，在路北坡間，是曰界頭寨，以羅平、邛落東止於此也。又東行岡上二里，再上嶺，一里，逾而東，則有深峽，下嵌，惟聞水聲洶湧，而不見水。從嶺上轉而南行，東瞰東界山麓，石崖懸削，時突於松梢簞影中，而不知西界所行之下，其處更聳也。南行一里，始沿崖南下，又一里，仰見路西之峯，亦變而爲穹崖峭壁，極危峻之勢焉。從此瞰東崖之下，江流轉曲，西南破壁去，隔江有茅二三點，倚崖而居，乃東向拾級直下，一里，瞰江甚近，而猶未至也。轉而北，始見四崖矗立，插天，與東崖隔江對峙，其崖乃上下二層，向行其上，止見上崖，而不得下見，亦不得下達，故必迂而南，乃得拾級云。北經矗崖下半里，下瀕江流，則破崖急湧，勢若萬馬之奔馳，蓋當暴漲時也。其水發源於師宗西南龍橫北，合陸涼諸水爲蛇場河，由龍甸及羅平舊州，乃東北至伊澤，過東龍山後，轉東南抵此，卽西南入峽，又二百里，而會八達盤江者也。羅平、普安，以此江爲界，亦遂爲滇東黔西分界焉。有舟在江東，頻呼之，莫爲出渡者，薄

暮雨止，始有一人出曰：「江漲難渡，須多人操舟乃可。」不過乘急爲索錢計耳。又久之，始以五人划舟來，復不近涯，以一人涉水而上，索錢益整，乃以舟受，已昏黑矣，雨復淋漓，截流東渡，登涯入旅店。店主人他出，其妻黠而惡，見渡舟者乘急取盈，亦尤而效之，先索錢而後授餐，餐又惡而臭，且媿褻，余蓋與諸少狎而笑余之老也。此婦奸腸毒手，必是馮文所記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余老不爲所中耳！

江底寨乃獾獾止此一家歇客爲漢人，其人皆不良，如獾獾之惡渡，漢婦之索客，俱南中諸獯境所無者。其地爲步雄屬，乃普安十二營長官所轄也。土酋龍姓，據土人曰：「今爲儂姓者所奪。」步雄之界，東抵黃草壩二十里，西抵此江六十里，南抵河格爲廣南界一百餘里，北至本司十二營界亦不下三四十里，乃平原中一小邑也。

二十五日 其婦平明始覓炊，遲遲得餐。雨時作時止。出門，卽東上嶺。蓋其江自北而南，兩岸夾壁，惟此西崖有一線可下，東崖有片隙可虛，其南有山橫列，江折而西向入峽，有小水自東峽來注，故西崖之南，江勒而無餘地，東崖之南，曲轉而存小墜，乃知步雄之地，西南隨此江，其界更遠，南抵廣南，其界卽盤江，此統志所云東入普安州境也。（步雄屬貴州普安州）盤旋東北，共三里，逾嶺頭，遂與南山成南北兩界，峽中深逼，自東而西路循北山嶺南行，自西而東。又五里，則北山忽斷如中剖者，下陷如深坑，底有細流，沿石底自北而瀉於南峽。路乃轉北而下，歷懸石披仄，下抵石底，踐流稍南，復攀石隙上躋東崖，由石底北望，斷崖中剖，對夾如一綫，並起各千仞，叢翠披雲，飛流濺沫，真幽險之極觀，逼仄之異境也。旣上，復循北嶺東行，五里，稍降，行塢中。二里，於是路南復有峯突起，不沿南塢，忽穿北嶺矣。時零雨間作，路無行人，旣而風馳雨驟，山深路僻，兩人者勃率其間，覺樹影溪聲，俱有靈幻之氣。又二里，度東脊，稍轉而南，復逾岡而上，二里，一歧東南，一歧直北，顧及前躡從東南者，突山腋間二里，忽見數十家倚北塢間，余覺有異，趨問之，則大路尙在北大山後，此乃山中別聚，皆獾獾也。見人偃偃，間

有解語者，問其名，曰坡頭甸。問去黃草壩，曰尙五十里。問北出大路若干里？曰不一里。蓋其後有大山，北列最高，抱此甸而南，若隔絕人境者。隨其指，逾嶺之西北腋，過一里而得大道，遂從之。緣大山之北而上。直躋者一里，望北塢甚深而闊，覆開樹杪，每竚視之，惟見其中叢茅盤谷，闕無片陸半椽也。盤大山之東，又上半里，忽見有峽，東墜，稍東南降半里，平行大山東西支。又見其西，復有峽西墜，已與大山東西隔隴矣。於是降陟嶺塢，十里，有兩三家居北岡之上，是曰柳樹。止而炊湯以飯，而雨勢不止。訊去黃草壩不及，遂留止焉。其人皆漢語，非獯獯。居停之老陳姓，甚貧而能重客，一見輒煨糲，以燂溼衣。余浣汚而炙之，雖食無鹽，臥無草，甚樂也。

二十六日 平明，起炊飯，風霾飄雨，余仍就火久之乃行。降坡循塢——其塢猶西下者——東三里，塢窮，有小水自北塢來，橫渡之。復東上坡，宛轉嶺坳，五里，有塢在北坡下，由其東又五里，逾岡而下，塢忽東西大開。其西南岡脊甚平，而東北若深墜。南北皆巨山，而南山勢尤崇，黑霧間時露巖巖氣色。塢中無巨流，亦無田廛，居人一望皆深茅充塞。路本正東去，有歧南向崇山之腋，顧奴前馳，從之一里，南竟塢，將陟山坡上，余覺其誤，復返轍而北，從大路東行。披茅履溼，三里，東竟塢，有峯中峙塢東，塢從東北墜而下，路從東南陟而上。二里，南穿山腋。又東半里，逾其東坳，俯見東山南向列，下界爲峽，其中泉聲轟轟，想爲南流者。從嶺上轉南半里，逾其南坳，又俯見南山南向列，下界爲峽，其中泉聲轟轟，想亦南流者。蓋其東北皆有層巒夾谷，而是山中懸其間。遂從其西沿嶺南下，二里，有小水自東崖橫注西谷，遂踞其上，濯足而飯。既飯，從塢上南行，隔塢見西峯高柯叢蔓，蒙密無纖隙。南二里，塢將盡，聞伐木聲，則掄材取薪者，從其南漸北焉。又南一里，下至塢中，則塢中度脊，雖不甚中高，而北面反下，脊南峽南下甚逼，中滿田禾。透峽而出，遂盤一壑，豐禾成廔，有小水自東北峽下注，南有尖峯中突，水從其而南下墜，路從其東北逾嶺。一里半，涉壑。一里半，登嶺，又東俯，有峽南下，其中水聲甚急。拾級直下，一里，抵塢底，東峽水西南注，遂橫涉之。稍南，又東峽一水，自東而西注，復橫涉之。二水遂合流南行。路隨澗東而南，二里，出峽，有

巨石峯突立東南，水從塢中直南去，塢中田塍鱗次，黃雲被隨，西瞻步雄，止隔一嶺。路從塢東上嶺，轉突峯之南，一里有數家倚北岡上，是曰沙澗，始知前所出塢之爲沙澗也。由其前東下而復上，又東南逾一岡而下，共一里餘，有溪自北而南，較前諸流爲大，其上有石梁跨之。過梁，復東上坡，一里，岡頭石巖縈泥，滑濘廉利，備諸艱蹙。一里，東下，又東南轉逾一岡。一里，透峽出，始見東小，山南懸塢中，其上室廡纍纍，是爲黃草塢。乃東行田塍間一里，遂經塢而東，有水自北塢來，石坡橫截之，坡東隙則壘石齊坡，水冒其上，南瀉而下，其水小於西石梁之水，然皆自北而南，抵巴吉而入盤江者也。自沙澗至此，諸水俱清徹可愛，非復潢污渾濁之比。豈滇黔分界，而水卽殊狀耶？此處有石灘，而復益堰以補其缺，東上卽爲黃草塢營聚。塢之得名，豈以此耶？時樵者俱浣濯塢上，亦就澗之，污衣垢膝，爲之頓易。乃東上坡，循堵垣而東，有街橫縈岡南，然皆草房卑舍，不甚整關。（土人言前年爲步雄龍土司挾其戚沙土司兵攻毀，故非復舊觀，然龍氏又爲儂氏所攻，而代之矣。）其北峯頂卽土司黃氏之居在焉。乃入息於吳氏，吳漢人，男婦俱重客，蔬醴俱備云。

二十七日 晨起，雨猶不止，旣而霽，泥濘猶甚，姑少憩一日，詢盤江曲折，爲明日行計，乃匡坐作記。薄暮，復雨中夜彌甚，衣被俱沾透焉。

二十八日 晨雨不止，衣溼難行，俟衣而起，終日雨涔涔也。是日，此處馬場，人集頗盛，市中無他異物，惟黃蠟與細筍爲多。乃煨筍煮肉，竟日守雨。

黃草塢土司黃姓（加都司衙）乃普安十二營長官司之屬。十二營以歸順爲首，而錢賦之數，則推黃草塢土地之遠，則推步雄焉。

黃草塢東十五里，爲馬鼻河；又東五十里，抵龍光，乃廣西右江分界。西二十里，爲步雄；又西五十里，抵江底，乃雲南羅平州分界。南三十里，爲安障；又南四十里，抵巴吉，乃雲南廣南府分界。北三十里，爲豐塘；又北

二十里，抵碧洞，乃雲南亦佐縣分界。——東西南三面與兩省錯壤。北去普安二百二十里。其地田墜中間，道路四達，人民頗集，可建一縣，而土司恐奪其權，州官恐分其利，故莫爲舉者。

黃草壩東南，由龍光箐口者，恐板屯壩樓（以上俱安隆土司地。其土官自天啓初，爲部人所殺，泗城以孫代署之。）八蠟者，香（俱泗城州地）下田下，乃昔年大道。自安隆無土官，泗城代署，廣南以兵爭之，據其大半，道路不通，實由於此。

按盤江自八達（與羅平分界）巴澤，河格，巴吉，興隆，那貢（以上俱安隆土司地，今俱爲廣南有。）抵壩樓，遂上八蠟者，香。又有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以爲卽安南衛北盤江，恐非是。安南北盤，合膽寒，羅運，白水河之流，已東南下都泥，由泗城東北界，經那地，永順，出羅木渡，下濠江，則此東北來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界山箐所出，其非北盤可知也。於是遂爲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亦安隆土司屬，今爲廣南據者）葛閱，歷裏（俱泗城州地）來合而下田州，此水卽志所稱南旺諸溪也。二水一出泗城西北，一出廣南之東，皆右江之支，而非右江之源。其源惟南盤足以當之，膽寒，羅運，出於白水河，乃都泥江之支，而非都泥江之源。其源惟北盤足以當之，各不相紊也。

按雲南抵廣西間道有三：一在臨安府之東，由阿迷州，維摩州（本州昔置乾溝，倒馬坡，石天井，阿九，抹甲等，噴東通廣南，每增撥陸涼衛百戶一員，軍兵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守。後州治湮沒，噴悉廢弛。今有府志可考。）抵廣南富州，入廣西歸順，下雷，而出駛伏，下南甯，此余初從左江取道至歸順，而卒阻於交彝者，也是爲南路。一在平越府之南，由獨山州，鬱寧，上下司，入廣西南丹，河池州，出慶遠，此余後從羅木渡取道而入黔瀕者也。是爲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羅平之東，由黃草壩，卽此安隆壩樓之下田州，出南寧者——余初徘徊於田州界上，人皆以爲不可行，而久候無同侶，竟不得行者也。——是爲中路。中路爲南盤入粵出

黔之交，南路爲南盤、綏濱之始，與下粵之末；北路爲北盤、經黔、環粵之會。然此三路，今皆阻塞，南阻於阿迷之普，田州之李沈（見廣西小紀）歸順之交，彝中阻於廣南之蠶食，田州之狂狷，北阻於下司之草竊，入寨之伏莽，既官轍之不敢入，亦商旅之莫能從。惟東路由沅靖而越沙泥，口口口口恐州爲今人所趨，然懷遠沙泥，亦多黎人之恐，且迂陟湖南，又多歷一省矣。

黃草壩，東一百五十里，爲安籠所，又東爲新城所，皆南與粵西之安隆、泗城接壤。然在黔曰「籠」，在粵曰「隆」，一音而各異字，一處而各異名，何也？豈兩名本同，一字傳寫之異耶？接安莊之東，大路所經，亦有安籠箐山，與安籠所相距四百里，乃遠者同而近者異，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用「籠」字，粵中多用「隆」字，（如隆安縣之類）故各從其地，而不知其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

黃草壩，名黔西，而居聚關，俱不及羅平州。羅平著名迤東，而居聚關，又不及廣西府。此府州營堡之異也。開澂江府湖山最勝，而居聚關，亦讓廣西府。臨安府爲滇中首郡，而今爲普氏所殘，凋敝未復，人民雖多，居聚雖遠，而光景止與廣西府同也。

迤東之縣，通海爲最盛，迤東之州，石屏爲最盛，迤東之堡聚，實秀爲最盛，皆以免於普禍也。縣以江川爲最潤，州以師宗爲最蔽，堡聚以南莊諸處爲最慘，皆爲普所蹂躪也。若步雄之龍儂爭代，黃草壩之被闕於龍沙（沙乃步雄龍氏之婦翁）安隆土司之紛爭於岑儂（岑爲廣西泗城，儂爲廣南府，今廣南勢大，安隆之地，爲占去八九矣）土司糜爛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長也。

諸彝種之苦於土司糜爛，真是痛心疾首，第勢爲所壓，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戀主思舊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樂於反側者，不過是遺孽煽動，其人不習漢語，而素昵彝風，故勾引爲易，而遺孽亦非果有殷之頑田橫之勢也，第跳梁伏莽之奸，藉口愚衆，以行狡猾耳。

余所度諸山之險，遠以羅平、師宗界，偏頭嶺爲最；其次則通海之建通關，其險峻雖同，而無此荒寂；再次則阿迷之中道嶺（沈家墳處），其深杳雖同，而無此崇隘；又次則步雄之江底東嶺，其曲折雖同，而無此逼削；若溪渡之險，莫如江底崖削，九天墜嵌九地，盤江朋圍之渡，皆莫及焉。

粵西之山，有純石者，有間石者，各自分行獨挺，不相混雜。滇南之山，皆土峯練繞，間有綴石，亦十不一二。故環窪爲步，黔南之山，則界於二者之間，獨以逼聳見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渾濁；（惟惟仙湖最清）粵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而黔流亦界於二者之間。

二十九日 晨雨霏霏，既飯，辭主人行。從街東南出，半里，遠東峯之南，而北入其塢，崢而迴眺，始見其前大塢開於南，羣山叢突，小石峯或朝或拱，參立前塢中，而遙望塢外，南山橫互最雄，猶半與雲氣相氤氳，此卽巴吉之東，障盤江而南趨者也。塢中復四面開塢，西則沙澗所從來之道，東則馬鼻河所從出之峽，而南則東西諸水所下，巴吉之區，北則今所入豐塘之路也。計其地，北與□□爲對，南與富州爲對，西與楊林爲對，東與安籠所爲對。其遙對者，直東則粵西之慶遠，直北則四川之重慶矣。入北塢，又半里，其西峯盤崖削石，巖巖獨異，其中有小水南來，溯之北，又二里，循東峯北上，逾脊稍降，陟塢復上，始見東塢焉。其二里，再上北塢，轉而西，塢中有水自西來，出坳下墜，東塢坳上豐禾被隴透之，而西沿北嶺上西向行，二里，稍降，陟北塢一里，復西北上，二里，逾北坳，從嶺脊西北行，塗中忽雨忽霽，大抵雨多于日也。稍降，復盤陟其西北坡岡，左右時有大壑旋峽，共五里，逾西坳，下，又三里，抵塢中，聞水聲淙淙，然四山迴合，方疑水從何出。又西北一里，忽見塢中有坑，中墜如井，蓋此水之所入者矣。從塢右半里，又西北陟嶺半里，透脊夾而出，於是稍降，從長峽中行，西北三里，復稍上，始知此峽亦中壑而無下洩之道者也。飯於路旁石上，出嶺之西，始見西塢中盤，內皆嘉禾芄芄，北有小山縮塢口，廬舍懸其上，是曰塘，塘東南皆迴峯環之，水從西南二塢交注其間，北向墜峽，由塢東南降嶺，循塢南盤南山北麓，共二里，北

輿館口廬舍，隔塢相對。見路旁有歧，南向入山，疑爲分歧之處，過而復還，始登，見其內道頗大，以爲是；再上，路分爲二，西者旣漸小，南者又盤南山，又疑爲非；往復數四，莫可從問。而塢北居廬，相距二里餘，往返旣遙，見南山有牧者，急趨就之，而隔峯間，不能卽至。忽有負木三人，從前嶺下，問之，乃知其非。隨之，二里，北出大路，其人言分歧之處，尚在嶺西，此處南歧，乃南塢小路之入山者，大路在西塢人也。然此去已不及黃泥河，正可從碧峒託塚矣。乃西向入塢，有小水自西來，路逾坡西，上下而復陟，三里，逾坳，坳不高，而接兩山之間，爲南山過北之脊，東水下豐塘，西水復西北流，俱入馬鼻者。脊西遙開塢直去，循北嶺，又西二里，歧始兩分。沿北嶺西向出塢，爲普安州道，橫度塢南，陟嶺南上，爲亦佐道。遂南度塢，路漸微，深茅覆水，曲磴欹坡，無非行潦。緣之南上坡，一里，西南盤嶺角，始望見北界遙山橫互，蜿蜒天末。此卽亦資孔西南東轉之脊，從丹霞山東南迤邐環狗場歸順二營，以走安籠所。北界普安南北板橋，諸水入北盤，南界黃草壩馬鼻河，諸水入南盤者也。又西南入峽，一里餘，復南躋嶺，一里，得石磴，由脊南轉，其脊深路曲，非此石道，復疑其誤矣。循磴四下，復轉而南，曲折一里，抵山麓。其麓復開大塢，西去，塢雖大，皆荒茅盤錯，絕無不陸人煙。於是隨山麓西行，三里，塢直西去，路西南截塢行。塢南北界，巨巖森削，中環一壑，圓匝合沓，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惟暝色欲合，山雨復來，而路絕茅深，不知人煙何處，不勝惴惴。又西南一里，穿峽脊面過，其脊中平而夾甚逼。出其西，長峽西去，南北兩界夾之甚遙，其中一望荒茅，而路復若斷若續，上則重茅偃雨，下則停潦盈蹊，時昏黑逼人，惟向暗中躑躅。三里，忽聞犬聲，繼聞人語，在路南，計已出峽口，然已不辨爲峽爲坡，亦不辨南向從何入。又半里，大道似從西北，而人聲在南。從莽中橫赴之，遂陷棘刺中。久之，又半里，乃得石徑，入寨門，則門閉久矣。聽其春聲，甚遙號呼之，有應者，久之，有詢者，又久之，見有火影出，又久之，聞啓內隘門聲，始得啓外門入。卽隨火入春者家，炊粥浣足，雖擁青茅而臥，猶幸得其所矣。旣定，問其地名，卽碧峒也，爲亦佐東北界。問紅板橋何在，卽在此北峯之麓，爲黃草壩西界，與此蓋南北隔一塢云。

戊寅九月初一日 雨遂旦不休。起觀兩界山，已出峽口，（碧峒在西南山下，其北山岡上，卽紅板橋爲黃州界。）復去黔而入滇，高枕一宵矣。就火炊飯欲行，主人言：「此去黃泥河二十里，水漲舟莫能渡，須少需之。」蓋是河東岸無居廬，先有去者，亦俱反候於此。余見雨勢不止，憚于往返，乃掃剔片地，拭木板爲几，匡坐敵茅中，冷則與孀婦同就溼焰，（蓋一茅之中，東半畜馬，西半則主人之榻，榻前就地煨溼薪以爲爨，爨北卽所置几地也，與其榻相隔止一火。）夜則鋪茅以臥，日則傍火隱几。雨雖時止，簷低外溼，不能一舉首辨羣山也。

初二日 夜雨仍達旦。主人言：「今日漲愈甚，舟益難渡。明日爲『街子』」（貴州爲一場，雲南爲一街子，廣西爲一墟。）候渡者多，彼舟不得不至，卽余亦同行也。余不得已，復從之。匡坐如昨日，就火煨粥，日三暖焉，括腸爲瀉。是日當午，雨稍止。忽聞西嶺喊聲，寨中長幼，俱遙應而馳，詢之，則豺狼來負羊也，幸救者，傷而未死。夫日中而兇獸當道，余夜行叢薄中，而僥倖無恐，能忘高天厚地之靈祐哉？

碧峒在亦佐縣東百里，蓋滇南勝境之界山，南走東轉，包明月所之南，橫過爲火燒鋪南山。（按滇南勝境，乃分界山也。而老脊尙在其東，火燒鋪西嶺，余前過明月所，卽至羣所詢土人，言其水南下亦佐，則明月所東，火燒鋪西，乃爲分水之脊，卽轉爲火燒亦資孔之南山，東走而北轉，經樂民所，北遠歸順狗場之間，而東南下安籠所，入廣西泗城州境，又東過思恩府北，東時爲大明山，而盡于潯州，爲黔鬱二江之界，其滇南勝境之南所度火燒鋪南山者，其峽中尙有明月水出焉，界從其口東度兩分而已。）老脊從此分爲兩支，正支東由亦資孔南，東北遠樂民所北，而轉安籠所，下泗城州，旁一支南下東轉，而黔滇之界因之，東抵此峒，又南至於江底，又南盡於南盤之北焉。是黔界越老脊之西南，不以老脊爲界，而以南支爲界也。（若以老脊，則樂民所，狗場，營，黃草壩，俱當屬滇，以老脊東行，而黔隘小，故莫滇益小，以補不足。）

碧峒北與新興城遙對，南與枷樹遙對，此地又滇凸而東者。

碧峒寨有民哨，有獵獾，共居一寨門之內。其西爲民寨，卽余所棲者；其東爲獵獾寨。自黃草壩至此，米價最賤，一升止三四文而已。

初三日 子夜寒甚。昧爽起，雨仍霏霏。旣飯，出寨門，路當從小歧南上山，誤西從大石徑行，初有塢西北去，以爲狗場，隨石徑西南轉二里，東界石山南去，塢轉而西，隨之二里，峽中禾穗盈隴，望北山崖畔有四五家懸坡上，相去尙一里，而隴南遂絕，乃莽蒼橫陟其塢而西北一里，抵北山邨麓，有兩人耕於其下，亟趨而問之，尙隔一小溪，其人輒牽牛避去。余爲停趾，遂告以問道意，其人始指曰：『往黃泥河應從來處，此誤矣！』再問以誤在何處，其人不告去，乃逆行泥陸間，路條斷條續，二里餘，至前轉塢處，猶疑以爲當從南峽入，方惴惴無路，忽見塢邊一牧馬者呼之，卽碧峒居停主人也，問何以至此，蓋黃泥河之道，卽從碧峒後東南逾嶺，乃轉西峽，正與此東界石山南北相隔，但茅塞無路，故必由碧峒始得通行。遂復二里餘，返至碧峒西南，傍其寨門，東南逾嶺而下，一里東南徑塢，半里復上。又半里，又東南逾一嶺，有峽自南西墜，而路則直西出塢，半里始下。又半里，抵西峽中，遂由峽西行，屢陟岡窪。三里，有石峯踞峽之中，爲當關之標，由其北逾脊而下。時密雲釀雨，見細簞縈崖，深杳叵測，真豺虎之窟也。惴惴西下，一里度壑，又二里，忽有水自北峽出，下嵌壑中，遶東南而注，是爲黃泥河，其河僅比瀘江水，不闊而深，不渾而急，其源發於樂民所明月所，經狗場至此，東南與蛇場河同下江底，而入盤江者也。時有小舟纜西稍待之，得渡。遂西上坡，一里半，逾嶺，有歧自東南峽底來，爲入小寨而抵板橋者，乃知板橋亦四達之區也。又西出峽，見翠峯中圍一壑，而北峯獨稍開，卽黃泥河所環，其一里餘，抵聚落中，是日爲市，時已散將盡，入肆覓飯，主人婦以地潯天雨，勸留莫前，問馬場尙四十里，度不能前，遂停杖焉。

黃泥河聚廬甚盛，但皆草房。其地四面環山，而北卽河繞其後，復東南帶之；西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北注黃泥，其中多盤塢環流，土膏豐沃，爲一方之冠。亦佐之米，俱自此馬駝肩負而去。前擬移縣於此，至今稱

爲新縣，而名亦佐爲舊縣云。

初四日晨起雨止，四山雲氣勃勃。飯而行，西半里，度一木橋，其下溪流自南而北，卽西小溪也。又西上坡，轉而南，河流半里，入西峽。又半里，轉而北，其處又其北峽西峽二流之交焉。於是隨北峽溪，又溯流半里，乃西上山。時東峯雲氣稍開，乃賈勇上躋，仰見西嶺最高，其上皆夾坡削筍，雲氣罩其頂，不能悉上。躋二里，漸入濃霧中，遂從峯頭穿峽上，於是筍深羈黑，咫尺俱不可見。又一里，陟其頂，平行嶺上。又二里，乃下。下一里，及西塢，涉塢而西，一里，度一小橋，橋下水北流，乃南向西轉。一里，有歧交其南北，南乃入牛場，邨道有小峯駢立，邨隱其下焉。北乃其處越狗場者。又西半里，乃西上山，其坡峻且滑，無石級可循，有泥坎陷足，升躋極難。二里，陟峯頭，又平行峯頭一里，越其巔，時濃霧成雨，深茅交道，四顧皆瀾淪如銀海，得峯頭一樹如擎蓋，下有列石如錯屏，乃就樹踞石而息，止聞颼颼滴瀝之聲，而目睫茫如也。又西北平行者一里，下眺嶺西深墜而下，而杳不可見。嶺東屏峙而上，而出沒無常。已從北下，始有石磴陡墜，筍木叢水。共一里半，陟塢而西，亦中窪之岩也。半里，又逾西坳，出其壑大開，路乃稍平，尖峯旁立，若爲讓道者。西向平行塢中，一里半，有水橫滌於前，以爲溪也。涉之不流，乃壑底中窪之坑，畜而成溪者。又西二里，復有一溪，北流甚急，波漲水深，涉之沒股焉。又西一里，乃飯於峽坡之下，旣飯，遂西入竹峽，崇峯迴合，紆夾高下，深篁密筍，蒙密不容旁入，祇中通一路，石徑透迤，如披重雲而穿密幄也。其竹大可爲管，瀾漫山谷，杳不可窮，從來所入竹徑，無此深密者。（其處名竹園，筍自黃泥河西抵馬場，人人相負，家家獻客，皆此物也，客但出鹽淪之耳。）其中坡陀屢更。三里，逾峽南下，其壑中開，又爲霧障，止聞隔坡人語聲，然不辨其山形谷勢矣。南行壑中一里，轉而西，半里，又越一坳，又半里，經峽而西，抵危坡下，復西向躋磴上，於是密筍仍盤夾壁懸崖間，其陡削雖殊，而深杳一如前也。攀陟三里，西逾嶺頭，竹筍旣盡，循山南轉，皆從嶺上行，路東則屏峙而上，路西則深墜而下，然皆沉霧所翳，不能窮晰也。南向平陟嶺上，共三里，轉而西行嶺脊者一里，其脊南北俱

深墜而下，第霧漫莫悉端。倪旣而傍北嶺行，北屏峙而南深墜。又二里，雨復大至，適得羊場堡四五家當嶺頭，遂入宿焉。其家竹牀竹戶，煨榘餉筍，竟忘風雨之苦也。

初五日 夜雨達旦不休。飯而行，遂南向稍下，已漸轉西，兩旁多中窪下陷之穴，或深墜無底，或潛水成塘，或枯底叢筍不一而足。然路猶時時陟岡逾嶺，下少上多也。十里，見路北有深箐，有歧從箐中升合併西去，有聚筍當嶺頭，是曰水槽。其處聚筍頗盛，夾道成衢，乃狗場營安籠所。桃花大道所出，但岡頭無田，其上皆耕厓鈎隴，穡堪種粟，想稻畦在深坑中，霧翳不見也。升陟嶺頭，又西五里，是曰水井，其聚落與水槽同。由其西一里半，始歷磴下，遙望西塢甚深，下箐中一里，由峽底西行二里，復逾坡而上，一里，稍下坡，西塢中，其中不深，而迴峯四關，霧條開合，日色山光，遠近迭換，亦山中幻景也。旣復西向逾嶺三里，見嶺西窪中有水底塘，乃循峯西北行，稍下一里，而入亦佐縣東門。縣城磚甃，而城外草舍三四家，城中亦皆草舍，求瓦房寥寥也。一里，炊於縣前，飯後半里，出西門，乃西北行，計其地猶在羣峯之頂，但四山霧縈，上下莫辨耳。從嶺頭西北行二里，乃西向歷峻級而下。其時羣影亦開，遂見西塢中懸，東界所下之山，與西界崇峯並夾南北，中關深整，而拐澤河自北而南，經其中焉。其形雖見，而河流猶深嵌不可窺。西山崇列如屏，南額尤高，雲氣尙平抹其頂，不令盡露。西山之南，復起一山，斜障而東，此則障拐澤，而東南合蛇場者也。於是盤折西下三里，抵坡而磴盡。復西北行坡蛇間，一里，逾岡再下，數家茅舍在焉，然猶未瀕河流也。又西半里，涉一東來小水，乃抵河岸。溯之北，又涉一東北來小水，約半里，有渡舟當崩岸，下渡之。是河發源於平彝衛，及白水鋪，以東濱南勝境，以西皆注焉。其勢半於江底，而雨倍於黃泥河，急流傾瀾，南奔東轉，與蛇場合，而東南會黃泥河水，而爲江底河者也。亦佐羅平南北東西二處，俱以此爲界。西登崖，崖崩頽，攀躋而上，遂西向陟嶺。時暮色將至，始以爲旣渡，卽有託宿處，而荒崖峻坂，絕無一人，登陟不已，暮雨復來，五里，遇一人趨渡甚急，執而問之，曰：「此無托宿處，雞場雖遙，亟趨猶可及也。」乃冒雨踴蹶，轉向西南上，五里

逾坳而西，乃西轉北行峽中。稍降，二里，得數家之聚焉。亟投煨榘，暮色已合，而雨復微夜。

初六日晨起，雨止，四山猶氳氳不出。既飯，稍西下，渡窪，復西北上，漸露昨所望屏列崇峯在西南，而路盤其東北三里，逾一岡，坪間有墟地一方，則雞場是也。從坳北稍下，又得數家之聚焉，間之亦雞場也。蓋昨所宿者爲雞場東邨，此則雞場西邨矣。從邨北行，其峽西墜處，有石峯矗立，路從其北逾脊，稍東轉而北陟塢，共三里，遂西北躋嶺，盤折石磴西北上，二里而涉其巔，則夙霧頓開，日影煥發，東瞻羣峯吐穎，衆壑盤空，皆昨所從冥漠中度之者。越嶺西下，一里，抵盤壑中，見秋花懸隙，細流瀼瀼，遂成一幽異之境。西一里，有山橫披壑西，透其西北腋，似有耕雲樵石之棲，在西峯後，循其東南塢，則大路所從去也。乃隨塢南轉，塢東西山分兩界，余以爲塢中水將南流，而不意亦俱中窪之穴也。南行三里，復逾脊而上，遂西轉，盤橫城之南脊焉。一里，循橫城南崖而西，其處山脊湊合，岡峽縱橫，而森石尤多娟麗。又西一里，有歧自東南峽來合。又西一里，乃轉北下。於是西向山遙豁，而路則循山西向北行矣。四里，復北向逾岡，轉而西下，望西北塢中，有石壁下嵌，不辨其底。已而降行塢中，一里餘，又直造其下，則亦中窪之峽也。由其南又西行，兩陟岡塢，共三里，始涉一南流小水（自渡拐澤河至此，俱行嶺上，未見勺水。）又西愈一岡，一里，南望岡南，一峯西關，洞門高懸，門有木橫列，而下隔一峽，遙睇無路，遂不及迂入。又半里，又涉一南流小水。西逾一岡，共二里，所抵桃源邨，其邨百家之聚，與水槽相似，倚北山而居，前有深塢，羅平之道，自塢中東南來，北東西三面俱會，其水南墜入崖洞，而南洩於蛇場江，故知拐澤西岸崇山，猶非南行大脊也。邨多木皮覆屋，以代茅。時日已午，就邨舍淪湯餐飯，而木溼難燃，久之，乃西向行，渡西北峽石中小水。一里，陟西塢而上。又一里，逾岡而西，見西塢自西而東，其南有小山蜿蜒，亦自西而東界之，其山時露石骨崢嶸，然猶未見豁流也。塢中雖旋窪成塘，或匯澄流，或潞濁水，皆似止而不行者。又西一里，逾岡西下，有邨當場，倚南崖而居。於是繞邨而行，始見塢中溪形曲折，且聞溪聲潺湲矣。由其北溯之西行，又一里，見塢中又有一邨，當塢而居，始

見溪水自西來，從其邨西，環其邨北，又遶其東，其邨中懸其北曲中，一溪而三面環之，南倚南山之崖，北置木橋，以渡溪水；其水不甚大，而清徹不涸，是爲清水溝云。蓋發源於西山之迴坎坡，經此而東出於桃源，始南去者也。又西一里，復過一邨，其邨始在塢北。又西一里，又經一邨，曰小板邨，有稅司在焉，蓋羅平北境，爲桃花駝鹽之間道也。又西二里，始逾坡涉澗，屢有小水自北峽來，南注於清水溝，路截而逾之也。北峽中男婦二十餘人，各捆負竹筍而出，蓋土人羣入箐採歸，淡熏爲乾，以待鬻人者。又西二里，直逼西山之麓，有邨倚之，是爲迴窰坡；清水溝中民居峽塢，至此而止，以塢中有水可耕也。由此西南半里，過一小橋，其水自西北沿山而來，即清水溝上流之源矣。度之，卽西上嶺，嶺頭有索哨者，不之與而過。躡嶺一里半，西陟嶺脊，是脊始爲分水之處，乃自白水鋪西直南度此，迴環西南，而峙爲大龜，以分十八寨，永安哨、江底河諸派者也。而羅平之界，亦至是而止焉。逾脊西，漸西北平下，一里，漸轉而西，行塢中。其塢東西直亘，而南北兩界遙夾之，南山卑伏，而北山高聳，暮霧復勃，勃籠北峯上，流泉亦屢屢自北注南，第南山之麓，似有墜澗橫其北，然不辨其爲東爲西，以意度之，以爲必西流矣，然不可見也。塢中皆荒茅斷隴，寂無人煙。西行六里，其西有山橫列塢口，塢始墜而西下，茅舍二三，家依塢而棲，路乃逾塢循北山而西，半里，而茅亭一龕當路旁，南與茅舍對，想亦哨守之處也。又西一里，稍下，有小水成溪，自北峽來，小石梁跨之，其水南注塢口而去。旣度梁，卽隨西山南向，隨流半里，轉而西上嶺，暮色合矣。又上一里，而馬場之聚當嶺頭。所投宿者，乃新至之家，百無一具。時日已暮，不暇他徙，煨溼薪，臥溼草，暗中就枕而已。

初七日 晨起，雲尙氤氳，飯而行，有索哨者，還宿處，解囊示批而去。於是西北隨坡平下，其路甚坦，而種麻滿坡南，蓋其下亦有塢西通者。西馳四里，始與溪近。隨流稍南，半里，復循坡西轉，又一里，下坡，西望西南塢中，有數家之聚，田禾四遶，此溪經塢環之。其塢自北山隨坡南下，中有一水，亦自北而南，與此水同會於邨北，合而西南破峽去。乃西截北來塢，半里，抵北來之溪，有新建石梁跨之，是爲獨木橋。想昔乃獨木，今雖石，而猶仍舊名也。橋

下溪流，三倍於西來之水，固知北塢之源遠於東矣。逾橋西，卽上嶺，西南直躋甚峻，一里半，逾其脊，又西向平下者一里，有歧隨岡南去者，陸涼道也。岡西塢中，復有數家焉，亦陸涼屬也。其塢亦自北而南，雖有郛而無流，路西下截塢，半里，經郛北。又半里，抵西界崇山下，遂躡峽而上，而陸涼之界，又西盡於此矣。蓋因其水南下陸涼，故西自此塢東抵迺西，皆屬之陸涼。其處南抵陸涼，衛路經尖山，天生橋，相距尙八十里也。由西嶺而上，又爲海崖屬，乃亦佐縣石縣丞土司龍姓者所轄。（亦佐縣有左右二丞，皆土司。左丞姓沙，亦本縣，卽與步雄攻黃草壩者；右丞姓龍，或曰卽姓海，在此，而居近越州。）其地東自此嶺而西抵箐口焉。東與亦佐西界中隔羅平陸涼二州之地，間錯其間，不接壤也。從東麓西上，屢峻屢平，峻者削崖盤磴，平者曲折逶迤。三峻而三逾嶺頭，共七里，望見南坪有數十家之聚，北峯則危聳獨懸。蓋自馬場而西，卽望見遙峯尖削，特出衆峯之上，而不意直逼其下也。又一里，梯石懸磴，西北抵危峯前，其時麗日轉耀，碧天如洗，路峯盡出，而是山最高，不特獨木西峯，下伏如砥，卽遠而迺老脊，亦不能上與之抗，惟拐澤巖場西嶺，遙相頡頏。其中翡翠層層，皆南環西轉，而接於西南巨峯，此東顧之極觀也。其西則亂峯迴響，叢箐盤錯，遠雖莫抗，而近多自障焉。其南則支條直走，近界旣豁，遠巘前環，此獨木諸所，遙帶而下。洩者西南有二峯遙湊，如眉中分，此盤江之所由南注者耶？其西卽越州所倚，而東峯之外，復有一峯高懸，其南浮青上簷，圓若團蓋，此卽大龜山之特峙於陸涼路南，師宗、彌勒四州之交者耶？天南諸峯，悉其支庶，而此峯又其伯仲行矣。由峯西逾脊稍下，卽有石坡斜懸，半度砥峙，古木婆娑其上，亦高崖所僅見者。由此歷級西下，一里有壑迴環，中窪四合，復有中懸之臺，平曠其中，夾坑之岡，橫互其外，石痕蔭木，映彩流霞，令人神骨俱醒。由橫岡西南轉二里，復逾一脊，又西度一中懸之岡，有索哨者，不願而去。度岡而西，一里，復上坡，又一里，西逾其隘，復有索哨者，亦不願而去。想皆所云海崖土司者。逾脊，又不能西見盤江。又西半里，西障始盡，下界遙開，瞥然見盤江之流，自西北注東南而去，來猶不能盡矚焉。於是西向拾級直下，一里，抵塢中。又西半里，循

西山南轉，半里，復稍上逾岡西，復平行嶺上。半里有歧，一直西下坑，一西南盤嶺，見西南路稍大，從之一里，得數家當嶺頭，其茅舍低隘，牛畜雜處其中，皆所謂羅羅也。男子皆出，女人莽不解語，索炊具無有應者，是卽所謂蠻口也。海崖之界，於是止焉。由岡頭西南去，爲越州道，從此北下，卽越州屬，爲曲靖道，遂西北下嶺，始甚峻，一里，轉西漸夷，於是皆車道平拓，無齟齬之慮矣。又西一里，飯於樹下，又西馳七里，始見塢北來。遂盤東山北轉，一里，始橫截北來之塢。余始意塢中當有流南注，而不知其塢亦中窪也。塢中橫亘一岡，南北俱成盤壑，而壑南復有岡焉。從中宜者馳而西，一里，復西上坡。又一里，陟坡之脊，亦有獐獍數家，問之道，不能對也。從脊西下三里，連越兩坡，又見塢自北來南向去，其中皆員窪貯水，有岡中間，不通流焉。從坡上西北望，則龍潭之山，自北分突，屏列而西，此近山也。西南望，則越州南嶺，隔山遙障，所謂西峯也。而東峯之外，浮青直對，則大龜之峯，正與此南北相連焉。西下坡，又有一塢，自北而南，南環爲大塢，與東界連窪之塢合，此塢始有細流中貫，夾塢成畦。流上橫小橋西度，有一老人持筐賣梨，其側一鏡得三枚，其大如甌，味鬆脆而核甚小，乃種之絕勝者，聞此中有木瓜梨，豈卽此耶？西上一岡，平行岡上四里，直抵西峯下，則有塢隨其麓，而深澗濼之，所謂龍塘河也。然但見澗形，而不能見水。乃西下坡，約半里，隨塢出西南，先與一小水遇，隨之，旣乃截塢而西，又半里，始與龍塘河遇，有大石梁跨其上。橋右邨廬纍纍，倚西山而居，始皆瓦房，非復茅舍矣。龍塘河之水，發源於東北山峽中，其處環潭甚深，爲蛟龍之窟，卽所謂曲靖東山之東峽也。其山北自白水鋪，西分水嶺，分支南下，亘曲靖之東，故曰東山，而由此視之，則爲西嶺焉。南至此，瀕河而止。其西腋之中，爲閩木山，東腋之中，爲龍潭，卽此水之所出矣。自箐口西下塢中，卽爲越州屬州境，至此西止，而田疇悉環聚焉。由邨西上坡，卽東山之南盡處也。二里，逾岡頭，方踞石少憩，忽一人自西巒馳來，謂余曰：「可亟還上山宿，前嶺方有盜劫人，毋往也。」已而其婦後至，所語亦然。而仰視日方下午，前終日馳無人之境，皆豺狼魍魎之窟，卽深夜幸免，豈此晝行，東西夾山而居者甚衆，又有賊當道耶？因詰之曰：「旣有

賊汝何得至？」其人曰：「彼方剝行者衣，余夫婦得迂道來耳。」余疑此人欲誑余還宿，故託爲此言。又思果有之，今日日返宿，將明日又孰保其不至耶？況既劫人，彼必無復待之理，不若即馳而去也。遂叱顧僕行，即從岡上盤北山而西。蓋北即東山南下之頂，南即其山下墜之峽，而盤江自橋頭南下，爲越州後橫亘山所勒，轉而東流，遂截此山南麓而斷之，故下皆礮礮路橫架嶺上。四里抵其中，旁矚北嶺，石參差而岫岈，覺雲影風枝，無非憚人之具，令人錯顧不定，投趾莫擇。又西四里，始西南下，片石中，其處土傾峽，崩嵌交錯，而石骨露其中，如裂瓣纒行，其墜處皆流土，不可著足，必從石瓣中宛轉取道，其石質幻而色異，片片皆英山絕品，惟是風鶴驚心，不能狎憇而徐賞之。亡何，已下見西塢南流之江，知去橋頭不遠，可免虎口，乃倚石隙少憩，竟作青蓮瓣中人矣。從石中下者一里，既及西麓，復行支隴，遂多聚廬之居。又一里，路北江迴堰曲，中涵大塘一圍，四面豐禾環之，東有精廬，高倚東山之麓，西則江流所洩，而石梁橫跨之。又行畦間半里，始及石梁，其梁不高而長，時爲南盤之源，北自炎方交水曲靖之東，直南至此。是橋爲曲靖鎖鑰，江出此即東南流，遶越州之東而南入峽焉。逾梁而西，約半里，上坡西，而宿于逆旅，即昔之所過石保邨也。適夜色已暄，明月在地，過畏途，就安廬，樂甚。問主人：「嶺上有禦人者，果有之乎？」主人曰：「即余隣人，下午樵于山，數賊自山後躍出，剝三人衣，而碎一人首，與君來時相後先也。」予於是始感前止宿者之情，而自媿以私衷臆度之也。蓋是嶺東爲越州，西爲石堡，乃曲靖衛屯軍之界，互相推諉，盜遂得而乘之耳。

初八日。味爽，飯，索酒而酌，爲浴泉計。遂由邨後越坡西下，則溫泉在望矣。塢中蒸氣氤氳，隨流東下，田畦間鬱然四起也。半里，入園垣之戶，則一泓中貯，有亭覆其上，兩旁復磚甃兩池夾之，此有樹三楹，水從其下來，中間一孔，方徑尺，可掬而盥也。遂解衣就中池浴。初下，其熱燦膚，較之前浴時覺甚烈。既而溫調適體，殊勝彌勒之太涼，而清冽亦過之。浴罷，由垣後東向半里，出大道。是日碧天如濯，明旭昂然，騰翠微而出，浩波映其下，對之覺塵

襟盪滌，如在冰壺玉鑑中。北行十里，過南城。又二十里，入曲靖南門。時有戈參戎者，奉按君命，巡諸城堡。高幢大纛，擁騎如雲，南馳而去。余避道旁視之，如赫電，亦如浮雲，不知兩界青山見慣，祖當誰左也。飯於麵肆中，出東門半里，入東山寺。是名青龍山，而實無山，郭東崕嶼，高僅丈餘，大不及五丈，上建大殿，前列層樓配之，置宏鐘焉。鐘之大，余所未見也。殿左有藏經閣，其右樓三層，皆翼於崕嶼之旁，而齊其末者。徙倚久之，出寺右，循城而北，五里，出演武場大道。又三里，過白石江。又二里，過一坡。又十里，抵新橋，殷雷轟然，大雨忽至，避茅簷下，冰霰交作，迴風湧之，撲人衣面，莫可掩蔽。久之乃霽，仍北行，濼滑不可著趾。十里，抵交水，入南門。由霽益州署前，抵東門，投舊邸龔起潛家，見其門閉，異之，叩而知方演劇於內也。余以足泥衣垢，不樂觀，亟入其後樓而憩焉。（霽益惟土司居州治，而知州之署，則在交水。）

初九日 余倦於行役，憩其樓不出，作數日遊紀，是日爲重九，高風鼓寒，以登高之候，而獨作哀安僵臥之態，以日日躋攀崇峻不少也。下午，主人攜菊具酌，不覺陶然而臥。

初十日 寒甚，終日陰翳，止寓中。下午復雨，徹夜不休。

十一日 余欲行，主人以雨留，復以強駐，厭其酒脯焉。初余欲從霽益，并窮北盤源委，至交水，龔起潛爲余談之甚晰，皆鑿鑿可據，遂圖返轅，由尋甸趨省城焉。

十二日 主人情篤，候飯而行，已下午矣。十里，仍抵新橋，遂由歧溯流西南行。二里，抵西南小山，下石幢之水，乃從西北峽中來，路乃從西南峽中入。一里，登嶺。一里，陟其巔。西行嶺上者又一里，乃下。初從嶺頭下瞰西塢，有廡有疇，有水滌之，以爲必自西而東。注石幢者，迤邐西下者又一里，抵塢中，則其水返西南流，當由南谷中轉東而出於白石江者，詢是卽爲戈家冲。由是而西，併翠峯諸澗之河，皆爲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滌帶不過數里之內，而沐西平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渡而夾攻之，著之青史，爲不世勳，而不與輿坳堂無異也。

徵事考實，書之不足盡信如此。於是盤折坂谷四里，越劉家坡，則翠峯山在望矣。蓋此山即兩旁中界之脊，南自宜良分支，北度木容箐，又北而度火燒箐，又北度響水西嶺，又北而結爲此山。又西夾峙爲迴龍山，繞交水之西北，經炎方，又北抵密益州南，轉東，復折而南下，峙爲黑山，分爲兩支：正支由火燒鋪明月所之間，南走東折，下安籠所入泗城州，而東峙爲大明山，遂盡於潯州旁支西南，由白水而分水嶺，又分兩介，直南者由迴窰坡嶺，西南峙爲大龜山，而盡於盤江南曲；西南分支者，盡於曲靖東山，其東南之水，下爲白石江，東北之水，下爲石幢河，而西則洩於馬龍之口江，而出尋甸，爲北盤江焉。然則一山而東出爲南盤江，西出爲北盤江，惟此山及炎方足以當之。若曲靖東山，則旁支錯出，而志之所稱悉誤也。由劉家坡西南從坡上行一里，追及一壩，乃翠峯山下橫山屯人也，隨之。又西一里，乃下坡。徑塢一里，有小水自西北，小石梁跨之。從此西南上坡，爲三車道；從此直西湖小水，自西南岸入，爲翠峯間道，其路若續若斷，橫截塢隴三里，有大道自東南來，則自曲靖登山之徑也。於是東南望見三車市矣。遂從大道西行二里，將抵翠峯下，復從小徑西南度隴，風雨忽至，頃刻而過。一里，下坡涉深澗，又西上坡半里，抵橫山屯。其屯皆徐姓。老嫗命其子從，邨後送余入山半里，抵其麓，即有兩小澗台流，涉其北來者，溯其西來者，遂躡峻西上一里半，盤嶺頭而北，轉入西峽中，則山之半矣。其山自絕頂垂兩支，如環臂東下，北支長則繚繞而前，爲新橋西岡之脈；南支短，即所躡以上者。兩臂之內，又中懸一支，當塢若臺之時，則朝陽菴踞其上。菴東北向其南腋，又與南臂環阿或峽，自峯頂逼削而下，則護國舊寺倚其間。自西峽入半里，先達舊寺，然後東轉上朝陽，以舊寺前墜峽下塹也。舊寺兩崖壁夾而陰森，其病在旁無餘地；朝陽孤臺中綴而軒朗，所短在前少迴環。余先入舊寺，見正殿亦整，其後遂危崖迥峭，藤木倒垂於其上，而殿前兩柏甚巨，夾立參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錫殿中者，一見即爲余爇火炊飯。余乃更衣叩佛，即乘間東登朝陽。一頭陀方曳杖出菴門，余入其菴，亦別無一僧，止有讀書者數人在東樓，余閒步前庭，庭中有西番菊兩株，其花大如盤，簇瓣無心，赤光燦爛，黃菊爲之奪。

豔，乃子種而非苗分，此其異於諸菊者。前樓亦幽迥，庭前有桂花一樹，幽香飄泛，遠襲山谷，余前隔峽盤嶺，卽聞而異之，以爲天香遙墜，而不意乃敷蓐所成也。桂芬菊豔，念此幽境，恨無一僧可托，還飯舊寺，卽欲登頂爲行計，見炊飯僧殷勤整餉，雖瓶無餘粟，豆無餘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異之。及飯，則已箸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始卽卽爲淡齋師也。先是，橫山屯老嫗爲余言，山中有一僧，捐口苦體，以供大衆，有子衣者，輒復予，人有餉食者，己不墮不油，惟恐衆口弗適，余初至此，訊之，師不對，余肉眼不知卽師也。師號大乘，年甫四十，幼爲川人，長於姚安，寄錫於此，已期年矣。發願淡齋供衆，欲於此靜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瘋癢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見之，方不忍去，而飯未畢，大雨如注，其勢不已，師留止宿，余遂停憩焉。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師獨留正殿，無具無龕，徹夜禪那不休。

十三日 遂且雨不止，大乘師復留憩。余見其瓶粟將盡，爲炊粥爲晨餐，師復卽另爨爲飯。上午雨止，恐余行復強，余餐忽有一頭陀入視，卽昨朝陽入菴時曳杖而出者，見余曰：「君尙在此，何不過我，我猶可爲君一日供，不必瞰此也。」遂挾余過朝陽，共煨火具餐。師號總持，馬龍人，爲曲靖東山寺住持，避囂於此，亦非此菴主僧也。此菴主僧曰瑞空，昨與舊寺主僧俱入郡，瑞空歸而舊寺僧并不知返，蓋皆蠢蠢，世法佛法，一無少解者。大乘精進，而無餘費，總持靜修，而能撙節，亦空山中兩勝侶也已。而自言其先世爲姑蘇吳縣籍，與余同姓，昔年朝海過吳門，山塘徐氏欲留之放生池，師不果而歸，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樓，寒更甚，而夜雨復滂瀝。

十四日 雨竟日不霽，峭寒砭骨，惟閉戶向火，不能移一步也。

翠峯山在曲靖西北，交水西南，各三十里，在馬龍西四十里，秀拔爲此中之冠。朝陽菴則劉九菴大師所開建者。碑言師名明元，本河南太康人，曾中甲科，爲侍御。嘉靖甲子，駐錫翠峯。萬曆庚子，有征播之役，軍門陳用賓過此，感師德行，爲建此菴。後師入涅槃，陳軍門命以儒禮葬於菴之東原。（士人言劉侍御出巡，案

置二桃爲鼠所竊，劉窺見之，佯試門子曰：「汝何竊桃？」門子不承。嚇之曰：「此處豈復有他人，而汝不承，吾將刑之！」門子懼刑，遂妄承之。問：「核何在？」門子復取他核以自誣。劉曰：「天下事枉者多矣！」乃棄官，雉疑于此。

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

霽益州土知州安邊，舊土官安遠之弟，兄終而弟及者也。與四川烏撒府土官安孝良接壤，而復同宗。水西安邦彥之叛，孝良與之同逆。未幾死，其長子安奇爵襲烏撒之職。次子安奇祿，則土舍也。軍門謝，命霽益安邊往諭水西，邦彥拘之，當事者卽命奇祿代署州事，并以上聞。後水西出安邊，奉旨仍掌霽益，奇祿不得已，還其位，而奇祿有烏撒之援，安邊勢孤莫助，擁虛名而已。然邊實忠順，而奇祿狡猾，能結當道歡。今年三月，何天衢命把總羅彩，以兵助守霽益，彩竟乘機殺邊，并挈其貲二千金去。或曰彩受當道意指，皆爲奇祿地也。奇祿遂復專州事，當道俱翁然從之。獨總府沐曰：「邊雖土司，亦世臣也，況受特命，豈可殺之而不問？」故至今九月間，霽益復杭，程不安，爲未定之局云。

下午飯後，伺雨稍息，遂從朝陽右登頂，西上半里，右瞰峽中，護國寺下嵌穿口，左瞻岡上八角菴，上踞朝陽後，勝；西眺絕頂之下，護國後箐之上，又有一菴，前臨危箐，後倚峭峯，有護國之幽，而無其逼，有朝陽之坦，而無其孤。爲此中正地，是爲金龍。時霏雨復來，俱當歧而過，先上絕頂，又西半里，逾北嶺，望見後數里外，復一峯高峙，上亦有菴，曰盤龍，與翠峯東西駢峙，夾北塢而下，卽新橋石幢河之源也。於是南回攀嶺脊而登，過一虛堂，額曰「恍入九天。」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宮，則此山之絕頂也。

翠峯爲曲靖名峯，而不著於統志，如閩木之在東山，與此隔海子遙對；然東山雖大，而非正脈，而此峯則爲兩江真祖。余初見西塢與迴龍夾北之水，猶東下新橋，而朝陽護國，及是峯東麓之水，又俱注白石，疑是

峯猶非正脊，及登頂而後知正南下墜之峽，則南由響水、西獨西下馬龍，出尋甸矣。始信是頂爲三面水分之界。（東北二面俱入南盤，南面入北盤。）其脈南自響水、西平度而峙爲此峯，卽西度盤龍，其水遂南北異流：南者從西轉北，北者從東轉南。兩盤之交錯，其源實分於此云。

翠和頂高風峭，兩老僧閉門煨火，四顧霧幕峯瀾，略瞰大略。由南塢西下，爲尋甸間道，余擬明日從之而去者。遂東南下，由靈官廟東轉半里，入金龍菴。菴頗整潔，庭中菊數十本，披霜含雨，幽景淒絕。是菴爲山東老僧天則所建，今天則入省主地藏寺，而其徒允哲主之。肅客具齋，瞑雨漸合。遂復半里，東還朝陽，欲下護國，看大乘師，雨滑不能，瞰之而過。

十五日 遂旦雨止，而雲氣變，余復止不行。日當午，獻影，余遂乘輿往看大乘，大乘復固留，時天色忽霽，余欲行而度不及，姑期之晚過，爲明日早行計。乃復上頂，環眺四圍，遠峯俱出，始晰是山之派，但東西橫列，而脈從中度，屢伏屢起，非直互之脊也。惟翠峯與盤龍二峯，乃東西並夾，而翠峯之南，響水、西之支，橫列而結，爲曲靖盤龍之西，又南曲一支，始東下而結爲交水，又橫互而北，始東匯炎方之水，又北始轉度靈益之南塢焉。從峯東下，又還過八角菴，仍返餐於朝陽，爲總持所留，不得入護國。是日以麗江、嵩明二處，求兆於翠和靈籤，麗江得一貴人，按引喜更新，「嵩明得一枯木逢春欲放花」，皆吉兆也。午晴後，竊計明日可早行，既暮而雨復合。

十六日 阻雨。

十七日 雨復遂旦，念自駐朝陽者數日，飯後欲別而行。總持謂雨且復至，已而果然。已復中霽，既乃大注，傾盆倒峽，更甚於昨。

十八日 徹夜徹旦，點不少輟，前二日俱午刻朗然，而今卽閃爍之影，一併無之，而寒且更甚，惟就檣櫓作生涯，不復問前程矣。

十九日 晦雨仍如昨，復阻不行。櫓棹閒談，總持昔以周郡尊事逮繫桁楊甚苦，因筆記之。（東山寺智有藏經，乃唐巡撫所請歸者。郡守周之相石阡人，由鄉薦擢守曲靖，以清直聞。慕總持師道行，請之檢藏，延候甚密，迨東巡守以下諸僚，皆有「獨清」之恨，而周復不免揚其波，于是悉側目之中，傷于撫臺王伉，羅織無跡，遂謀師往還，爲交通賄賂，以經篋篋，坐以重贓。周復代爲完之而去云。）

二十日 夜不聞簷溜，以爲可行矣。晨起而霧，復以爲霽可待也。既飯而霧復成雨。及午過大彝，以爲此霽必有久晴，迨暮而雨聲復瑟瑟，遂夜而更甚焉。

二十一日 晦冥終日，迨暮復雨。是日下午，散步朝陽東數十步。東峽中一菴當峽，是曰太平菴，舊與護國東西夾朝陽者。太平老僧煮芋煨粟以餉。

二十二日 晨起晦冥，然決去之念，已不可止矣。上午乃行，總持復贈之以米，恐中途雨後，一時無宿者耳。既別，仍上護國，後夾箬中觀龍潭，潭小而流不竭，蓋金龍菴下夾壁縫中之液，雖不竭而非涵潑之窟也。遂西上途嶺，循翠和宮之後，一里餘，又逾嶺而南下，雨猶霏霏不已。半里及塢中，又一里有歧北轉，誤從之，漸入山夾，則盤龍所登之道也。仍出從大道西南行，二里有郛當塢中，溪流自塢直南去。路由郛西轉北行半里，涉塢而西，一里又有郛在坡間，是曰高坡郛。由郛後下岡，有歧從塢中西南去，爲小徑，可南達雞頭郛。從岡上西北轉，爲大徑，乃駝馬所行者。初交水，主人謂余：「有間道自尋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徑多錯，乃近日東川駝銅之騎所出，無同行之旅，不可獨去，須從響水走雞頭郛大道。」乃余不趨響水，而登翠峯，問道於山僧，俱云山後雖即駝銅道，然路錯難行，須仍出雞頭爲便。至是余質之途人，亦多主其說。然見所云徑路反大，而所云往雞頭大路者反小，甚心惑之，擬以郛人爲卜，然已過郛。見有郛人自山中負薪來，呼而問之，則指從北不從南。余乃從駝馬路轉西北，循岡三里，西北過一脊，其脊乃自盤龍南度者，余初以爲分支南下，而不意乃正脈之曲。出西岡，見脊東所上者甚

平而脊西則下墜深曲，脊南北又從嶺頭駢峯高聳，各極巉峨；意是山之脊，又直折而南。蓋前自翠峯度其北去者，此又度其南，一脊而半日聞兩度之矣。從嶺西隨南峯之上，盤腰曲屈，其坑皆深墜。北向一里，躋一坡。一里，又北度一脊，其脊平亘於南北之中者。於是又一里，再躋北嶺，始西北下。其時天已漸霽，無復晦冥之色，遠峯近峽，環矚在望。二里，下西塢，其塢自南而北，其中橫雲盤隴，邨落連錯。一溪中貫之，問水所從出，則仍從新橋石幢河也。問其所從來，則堰口也。問其地何名，則兔街子也。始信所過之脊，果又曲而南。過堰口，當又曲而北。余前登翠峯，第見其西過盤龍不至此，又安知其南由堰口耶？前之爲指南者，不曰雞頭，即曰桃源，余乃漫隨馬跡，再歷龍脊，逢原之異，直左之右之矣。下塢，南行二里，遂橫涉其溪，中流渦湯，猶倍於白石江源也。南上坡一里，是爲堰口，聚落數家，在溪北岡上，乃入炊。久之，飯而行，陰雲復合。其處有歧北入山，爲麥冲道。余乃西向行，其溪亦分歧來，一自北峽，一自西峽。余度其北來者，遂西入峽，漸上漸峻，天色亦漸霽。四里，從嶺上北轉，則北峽之窮墜處，又一里，復還嶺而西，是嶺自木容箐楊金山北走翠峯，復自盤龍南走高坡，又南至此，始轉而北，其東西相距數里之內，凡三曲焉。余一日三過之，何遇之勤而委曲不遺耶？從嶺西涉塢，其水遂南流。一里，於是又北轉逾嶺。一里，西北下山。二里，抵塢中，隨小水北向出峽，始有塢成畦，路當從畦隨流西去，而塢北有邨聚當北岡上，是爲灑家（想亦土酋之姓。或曰亦屬平彝）乃一里，經塢登岡，由灑家西向行。一里，越隴西下，有峽自北來，小水從之，是亦麥冲南來之道。遂循其塢轉而西南行。二里，抵新屯。廬舍夾道，豐不被塢，其處爲平彝之屯。據土人言，自堰口之北兔街子，屯屬平彝，而糧則寄於南寧。自灑家之西，抵三車，屯屬平彝，而糧則寄於馬龍。自一碗冲之西，抵魯石，屯屬平彝，而界則屬於尋甸。蓋尋甸曲靖，以堰口老龍南分之脊爲界，馬龍南寧，以堰口老龍爲界，而平彝則中錯于兩府之交，而爲屯者也。自屯西逾坡，共一里餘，過一塢，有二三家在西嶺，其塢復自北而南，由邨南轉而逾岡西南下。二里，復有一塢，溪疇南環，聚落北倚，是爲保官兒莊，夾路成衢，爲邨聚之最盛者。此亦平彝屯官之

莊也。

二十三日 中夜間隔戶夜起者，言明星煌煌，雞鳴起飯，仍濃陰也。然四山無霧，味爽即行，始由西南洗塢一里，漸轉西行入峽，平涉而上。三里，逾一嶺，脊遂西下，兩上兩下，兩度南去之塢，兩逾南行坡脊而西，共五里，有郵在西坡上，是曰三車。由其郵後，復逾南行一坡，度南行一塢，一里半，披西峽而入，於是峽中水自西而東，溯之行半里，漸盤崖而上。崖南峽中，箐木森鬱，微霜乍染，標黃疊紫，錯翠鋪丹，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一里餘，漸盤而北折，下度盤壑，更覺深窈。二里，又循西峽上一里，又逾一脊，是爲南行分脊之最遠者，東西皆其旁錯也。由脊西下，涉塢再西，其二里，有峽甚逼，隨峽西折而南行，半里，復西逾嶺半里，出嶺西，始見嶺北有塢，居廬環踞岡上，是爲一碗沖，於是西行嶺脊之上，其嶺頗平，南北皆塢，而脊橫其中，一里，陟脊西，又南轉逾岡西下，共一里，度一峽，想卽一碗沖西向洩流之峽也。又西北上坡，其坡頗長，一里，陟其巔，於是東望所度諸嶺，如屏層遠，而直東一峯，浮青遠出，恐尙存翠峯之外，豈東山閭木之最高處耶？北望乃其峯之分脊處，至是乃見迴支環壑，而南望則東南最豁，此正老脊分支，環於板橋，諸處者，不知此處何以起伏其脊，其外亦有浮青特出，遠甚，當是路南市邑之間，惟西則本支尙高，不容外矚也。由嶺南循坡西轉，半里，又西度脊，從脊西，向西北下塢，約一里，有溪始西向流，橫二松渡之。其溪從西峽去，路循西北坡上一里，復西逾脊，環坡南下，遂循之行，一里，轉而西下，有塢自北來，頗巨，橫涉其西，墜泥污澤，半里，有大聚落在西坡下，是爲魯石哨，其處已屬尋甸，而屯者猶平彝軍人也。由郵南西上逾坡一里，復逾岡頭，轉而西南，二里，又西向逾脊，從脊西下峽中，半里，峽北忽下墜成坑，路從南崖上行，南聳危巘，北陷崩坑，坑中有石幢，則崩墮之餘也。循坑西下，又半里，有北來之塢，橫度之。又半里，涉溪西上，復西南上坡，橫行坡上一里，又西向入峽。其南有峯尖聳，北有峯駢立，二里，從南峯之北，逾腋而西，又里，始行北峯之南岡，與北峯隔塢相對，有郵居倚北峯而懸塢北，是爲郭擴，始非平彝屯，而爲尋甸編戶。由其西南下坡，半里，涉小澗，西登

登坡，循坡北行，又與駢峯東西隔塢。共二里，北上，瞰駢峯之陰。遂西半里，逾岡，從岡上平行，有中窪之坑。當岡之南，橫墜而西，其西有尖峯，純石而中突，兩腋屬於南北，若當關之標。路行坑上，一里，出尖石峯之北麓，遂西而下。一里，抵西壑，則尖石峯之西麓矣。於是南界擴然，直望一峯最高，遠插天表，余疑以爲堯林山，而無可徵也。（迤東諸山，惟堯林山最高，聳特出，在嵩明東二十里，與河口隔河相對。登楊林老脊，猶東望而見之，今則南望而見之，皆在七八十里之外。按志無堯林之名，惟有秀嵩山在嵩明州東二十里，聳秀插霄漢，環州之山，惟此爲最耳。）度壑西轉，二里，越小溪橋，有邨在北隴，是曰璧假。由其西攀嶺北上，旋逾嶺而西，一里，復下涉壑，又南見天表高峯。時已追及一老人，執而問之，果堯林也。又西一里，復入西峽，躡峽而上，半里，逾嶺，西界遙山始大開，望見南龍老脊，自西南橫列而東北，則東川尋甸，倚之爲界者也。其脊平時天際，而西南與東北兩頭各起崇峯，其勢最雄，亦最遠。從屏峙中，又分列一支，自西北走東南，若「八」字然，其交分之處，山勢獨伏，而尋甸郡城正托其嶺中。山伏處入爲東川道，西逾分列之脊，爲嵩明，并入省道，循分列東麓而南，爲馬龍道。楊林之水，遠堯林之東，馬龍水由中和北轉，同趨而北，皆隨此分列之山，而合於其東者也。但溪流猶不可見，而郡南海子則汪然可挹。從此西下，坡峻嶺豁，二里，抵其峽中，有小水亦南行，隨之西南。又半里，北塢迴環，中有邨廬當坡，曰海桐。由其南，西度塢，復上岡，一里，抵岡頭，隨岡南下，轉而西，共二里，塢自北來，溪流隨之，內有邨當塢，曰果壁。外邊有石堰截流，路由堰上，涉水而西，從平坡上行，二里，稍下有邨倚坡之西，曰柳塘。於是坡盡畦連，北抵迴峯，西逾江而及郡南，按海子，皆禾稻之區，而邨落相望矣。從畦陁西行，二里，則馬龍之溪自東南峽出，楊林之溪自西南峽出，夾流而北，至此而合，石梁七洞，橫架其上，曰七星橋。其自南而北，爲北盤上流，正與石堡橋之流，自北而南，爲南盤上流，勢正相等，但未能及曲江橋之大也。過橋，有廟三楹，東向臨之。中有舊碑，或言去郡城十五里，或言二十里，或名爲江外河，或名爲三岔河，無定里，亦無定名。而一統志又名其溪爲阿交合溪，又注舊名爲些邱溢派江，名

其橋爲通靖橋，然注其橋曰城東二十里，跨交合溪，注其溪曰府東南十五里合流；又自巽焉。按舊城在今城東五里，今城築於嘉靖丁亥。安銓亂後，則今以十五里之說爲是。乃屢訊土人，皆謂其流出東川，下馬湖，無有知其自密益下盤江者。然一統志曰入密益，後考之府志，其注與一統同。參之龔起潛之說，確而有據，不若土人之臆度也。或有謂自車洪江下馬湖，其說益訛。亦可見此水之必下車洪，車洪之必非馬湖矣。蓋車洪之去交水不遠，起潛之語密益甚真，若車洪之上，不折而西趨馬湖，則車洪之下，不折而北出三板橋，則起潛之指示可行也。由江西岸北行，半里，隨江折而西循江南岸，依山陟嶺，又二里餘，江折而北路逾嶺頭，折而南下，半里，由塢中西行，於是循鳳梧南山之麓矣。按鳳梧山者，在郡城東北十里，山脈由郡西外界老脊，排列東突爲是山，西北一峯圓聳，東南一峯斜窳，爲郡中主山，阿交合溪，自東來逼其麓，轉而東北入峽去，若避此山者，是老龍東北行之脊也。一統志無其名，止標月狐山在城東北八里，環互五十餘里，以舊城計之，當卽此山。第府志則月狐鳳梧並列，似分兩山，然以山形求之，實無兩山分受也。豈舊名月狐，後訛「狐」爲「梧」，訛「月」爲「鳳」耶？豈員聳者爲月狐，而後人又分斜窳者爲鳳梧耶？共西三里，南望壑中海子，水不甚大，而零匯連珠，蓋郡城之流東南下，楊林之川南來，相距於壑口而不相下，遂瀦而成浸者。坡南下處，石漸稜稜露奇。又一里，行石片中，下忽有清泉一泓，自石底溢而南出，其底中空，泉混混平吐，清冽鑑人眉宇。又西數步，又有泉連瀦成潭，乃石隙迴環中，下溢而起，汎汎不竭，亦溢而南去。此潭員若鏡，而無中空之隙，不知水從何出，然其清冽，不若東泉之碧瑩無纖翳也。按郡志八景中有「龍泉雙月」，謂郡城東十里有雙泉，相去十餘步，月夜中立其間，東西各見月影中，逗以余觀之，泉上石環樹蹊，雖各涵明月，恐不移步，而左右望中，未必能兼得也。又西半里，有聚落倚山面壑，是爲鳳梧所，土人謂之馬石窩，想未置所時，其舊名然耳。於是西北隨田野行，坡隴間時有聚藩，而不甚盛。按郡志，舊郡址在今城東五里，不知何邨足以當之。其西三里，有溪流自北塢來，中貫田間，有石梁跨之，越之西行。又三里，復有溪

自北塢來，亦貫田間，而石梁跨之；此即所謂北溪也。水在郡城之北，爲最近，乃城西坡與鳳梧夾腋中出者。越梁又西行一里，入尋甸東門，停屐於府治東之旅肆。

尋甸昔爲土府，安氏世長之。成化間，始改流。至嘉靖丁亥，安之裔孫安銓者，作亂，構武定鳳廷文，攻毀楊林馬龍諸州，當道奏發大兵殲之，并武定改流。乃移尋甸郡於舊治之西五里，直逼西山，始築城，鑿碑爲雉，鎮云。（按鳳廷文，或又稱爲鳳繼祖，又稱爲阿鳳，或又稱爲鳳顯祖，自改名鳳廷文，或又云本江西人，贅武定土官婦，遂專恣作亂，以兵直逼省後獲而磔之。）

尋甸四門俱不正，蓋因山勢所就也。東門偏于北，南門偏于東，西門偏于南，惟北門差正，而又非經行之所。城中惟街二重，前重乃府與所蒞，後重爲文廟城隍察院所倚，其向俱東南。

尋甸之城，直東與馬龍對，直西與元謀對，直南與河口對，直北與東川對，其西北皆山，其東南大豁。二十四日，余初欲行，偶入府治觀境圖，出門，左有肆，中二儒冠者，問圖志，以有版可刷對，余辭以不能待。已而曰：「有一刷而未釘者，在城外家中，索錢四百。」余予之過半，既又曰：「須候明晨乃得。」余不得已，姑俟之。聞八景中有一「北溪寒洞」，在東門外北山之下，北溪水所從出也。因獨步往探之，遍詢土人，莫有識者，遂還。步城內後街，入儒學城隍諸廟，下午，還寓作記。是日，晴而有風（城中市肆，與廣西府相似，賣粟者，以火炙而賣之）。二十五日，晨起，往索志，其人初謂二本，既而以未釘者來，止得上册，而仍少其半，余略觀之，知其不全，考所謂阿交合溪之下流，所載亦正與一統志同，惟新增所謂鳳梧山雙龍潭之類而已。乃昇還之，索其原價，遂飯而行，出西門，卽上西山，峻甚。五里，逶迤臨其頂，則猶非大龍之脊也。其脊尙隔一塢，西南自果馬山環界而北，乃東度而爲月狐，從其北度之塢，又南走一支，橫障於東，卽此山也。志稱爲隱壽山，謂山下有泉爲隱壽泉，蓋是山之西，與老龍夾而中窪，內成海子，較南海子頗是而深。是山之東，有泉二派，一出於北，今名爲北溪，一出於南……

〔脫數字〕而是山實南北俱屬於大脊焉，由其西向西南下，二里，抵塢中，有小坑潑汚流，不甚大也。西涉塢，一里半，草房數間，倚南坡上，爲黑土坡。前有歧，西北由塢中行，爲潘金魏所道；西南上坡爲正道。余乃陟坡一里，復南逾其岡，岡頭多智井中陷，草莽翳之，或有聞水聲潺潺者。越岡南行，二里餘，乃下坡，遂與西海子遇，其水澄碧，深泓，直漱東山之麓。路旣南臨水涘，遂東折而循山麓行，南向二里，見其水汪汪北轉，環所逾智井之岡，南抵南岡，東逼山麓，而西瀕所聚焉。蓋惟西北二面，大脊環抱，可因泉爲田，而三所屯托之，所謂潘所金所魏所也。（乃土官三姓）三所在海子西，與余所循山麓，隔水相望。是水一名清海子，一謂之車湖，水瀕山麓，清澈可愛，然涸時中有淺處，可徑而南也。今諸山岡支礮其間，湖水紆折迴抱，不啻數十里。一統志謂四圍皆山者，是謂周廣四里，則不止焉。——想從其濶時言也！又南一里，東逾一礮水之岡，又陟漱水之坡，南向一里，海子南盡，遂西南逾岡而行。岡不甚峻，而橫界於東西南界之間，皆廣坡漫衍。由其上南行四里，稍南下，忽聞水聲，已有細流自岡西峽，墜溝而南矣。有數家在西山下，曰花箐。始知其岡自西界老脊度脈，而東峙爲東界，北走而連屬於鳳梧之西嶺，是爲隱毒山中環大窪，而清海子潑焉。南走綿簪於河口之北崖，是爲堯林山，前交挾溪，而果馬水入焉。不陟此岡，不知此脈乃由此也。於是隨水南行，皆兩界中之坡隴，或涉西委之水，或逾西垂之坡，升降俱不甚高深，而土衍不能受水，皆不成畦。然東山逶迤而不峻，西山崇列而最雄，路稍近。東山，而水悉溯西山而南焉，則花箐諸流之下洩于果馬溪者，又楊林之源矣。南行二十五里，始有聚落，曰羊街子。其西界山，至是始開峽，重巒兩疊，澗列中有懸箐焉。由此而入，是爲果渡木朗，乃尋甸走武定之間道。蓋西界大山，北向一支，自西南橫列東北，起嶂最高，如重蓋上擁，南向一支，亦自西南橫列東北，排巒稍殺，如外幔斜竄，雖北高南下，而其脈實自南而北，疊而中懸一箐，爲叢薄，爲中通之隙焉。是曰果馬山，而南北之水，由此分矣。羊街子居廬頗聚，又有牛街子，在果馬溪西大山下，與羊街子皆夾水之市，皆木密所分屯於此者。蓋花箐而南，至此始旁水爲陸耳。時方下午，問前途

宿所，必狗街子，去此尚三十里，恐行不能及，途人皆勸止，遂停憩逆旅，草記數則，薄暮，雨意忽動，中夜聞潺潺聲。二十六日晨起，飯後，雨勢不止，北風釀寒殊甚，待久之，不得已而行。但平坡漫隴，界東西兩界中，路從中而南，雲氣充塞，兩山漫不可見，而寒風從後擁雨而來，繳不能支，寒砭風刺，兩臂僵凍，痛不可忍。十里，稍南下，有流自東注於西，始得夾路田畦，蓋羊街雖有田畦，以溪傍西北，田與路猶東西各別耳。渡溪南，復上坡，二里，有聚落頗盛，在路右，曰間易屯，又北一里半，南岡東自堯林山直界而西，西抵果馬南山下，與果馬夾溪相對，中止留一隙，縱果馬溪南去，溪岸之東山阻，遂北轉溯流，作環臂狀。又有邨落倚所環臂中，東與行路相向，詢之士人，曰果馬邨，從此遂上南岡，平行岡嶺二里，是爲尋甸雲南之界。蓋其嶺雖不甚崇，自南界橫互直湊西峯約十餘里，橫若門闔，平若堵牆，北屬尋甸，南屬嵩明，由此脊分焉。稍南路左峯頂有菴二重，在松影中，時雨急風寒，急趨就之。前門南向，閉莫可入，從東側門入，一老僧從東廡下煨棧，見客殊不爲禮，禮佛出，將去之，一爨下僧（號德聞）出，留就火，薪不能然，遍覓枯槎焙之，就炙濕衣，體始復蘇，煨栗滄茶，腸始回溫。余更以所攜飯乘沸茶食之，已午過矣。零雨漸收，遂向南坡降，三里，抵坡下，卽楊林海子之西塢也。其處遙山大開，西界卽嵩明後諸老龍之脊，東界卽馬峯公館後分支爲翠峯祖脊，相對夾成大壑，海中匯焉。其南楊林所城當鎖鑰，其北堯林山扼河口，海東爲大道所經，海西爲嵩明所履，但其處竹樹漸密，反不遑遠眺。大道東南去，乃狗街子道，歧路直南去，爲入州道，余時聞有南京僧在狗街子州城大道之中，地名大一半邨者，欲往參之，然後入州。乃從歧道下竹坑間行，一里，有大溪自西北環而東注，卽果敢溪之循西山出峽，至是放而東轉者。橫木梁跨石淤上，淤凡三砥，木三跨而達涯之西，其水蓋與新橋石幢河相伯仲者也。旣度，卽平疇遙達，邨落環錯，西南直行，六里而抵州。由塋中東南向，遵小徑行，二里，過小一半邨，又一里，有大路自東北走西南，是爲狗街子入州之道。道之北，卽爲大一半邨，道之南，卽爲玉皇閣。入訪南京師，已暫棲州城某寺。（其徒初與余言，後遂忘之。南京僧號金山。）余遂

出從大道，西南入州，二里，又有溪自西而東向注，其水小於果馬之半，而頗急，石卷橋跨之。越而西南行，濼陷殊甚。自翠峯小路來，雖久雨之後，而免陷淖之苦，以山徑行人少也。一入大路，遂舉步甚艱，所稱蜀道，不在重崖而在康莊如此。又三里，直抵西山下，轉而西南，又一里，而入嵩明之北門。稍轉東，而南停於州前旅舍。聞南京僧忘其寺名，無從覓也。

二十七日 密雲重布，雖不雨不霧，而街濕猶不可行。余抱膝不下樓，作書與署印州同張，拒不收；又以一刺投州目管，雖收而不即答。初是州使君爲吾郡鈕國藩（武進鄉薦）余初入滇，已邀饒州別駕，至是東其轅及月矣。二倅皆南郡人，余故以書爲庚癸呼，乃張之扞戾乃爾，始悔彈鋏操竿之拙也。是日，買得一野兔，烹以爲供。二十八日 晨起，濃雲猶鬱勃，惟東方已開。余令肆婦具炊，顧僕候管倅回書。余乃由州署西，踐濕徑，北抵城隍廟，其東爲察院。其中北向登山數級，右爲文廟，左爲明倫堂，尊經閣。登閣，天色大霽，四山盡出，始全見海子之水。當其前，是海子與楊林共之，卽統志所云嘉利澤也。以果馬、巨龍江及白馬廟溪之水爲源，而東北出河口，爲北盤江之源者也。由中路再上，抵文廟後夾衢西入，與文廟前後並峙者，是爲宗錦寺。（寺建於唐天祐中。）寺古而宏寂，踞蛇山之顛——今謂之黃龍山。山小而石骨稜稜，乃彌雄山東下之脈，起而中峙如錐，州城環之，卽爲州治之後山者也。（昔多小黃蛇，故今以黃龍名之。）登此，則一州之形勢，盡在目中矣。

嵩明舊名嵩盟，一統志言州治南有盟臺故址，昔漢人與烏白蠻會盟之處，而今改爲嵩明焉。州城亦因山斜繞，門俱不正，其向與尋甸相似。

嵩明正北由大山峽口入，竟日而通普岸、嚴章，爲尋甸西境，正南隔嘉利澤，與羅峯公館對，爲楊林北境，正東爲堯林山，踞河口之北，爲下流之砥柱，正西逾嶺爲舊邵甸縣，其北之梁山，爲老龍分支之處，領羣衆山，爲本州西境，與尋甸、富民、昆明分界者也。

嵩明中環海子，田澤沃美，其西之邵甸，南之楊林，皆奧壤也。昔皆爲縣，而今省去。楊林當大道，今猶存所焉。

出寺下山，還飯於店，而管倅回音不至。余遂曳杖出南門，轉而西，半里，抵塔下，大道東南由楊林去。余時欲由兔兒關，乃西南行，一里，有追呼於後者，則管倅以回東具程命役追至，而程猶置旅寓中。因令顧僕返取，余從間道北向法界寺待之。法界寺者在城西北五里，亦彌雄山東出之支，突爲崇峯者也。路當從西門出。余時截岡逾隴，下度一竹塢，二里而北上，山躡坡盤紆而上，二里，逾一東下之脊，見北塢有山一支，自頂下垂，而殿宇重疊，直自峯頂，與峯俱下。路有中盤坳中者，有直躡峯頂者，余乃竟躡其頂，一里及之。西望峯後，下有重壑，壑西北有遙巘最高，如負辰星，擁列迴環，瞻之甚近。余初以爲嵩明之冠，而不知其卽梁王之東面也。轉而東，峯頭有元帝殿，冠其頂，門東向。余入叩畢，問所謂南京師者，仍不得也。先是，從城中寺觀覓之，不得，有謂在法界者，故余復過途至，而豈意終莫可蹤跡乎？由殿前東向下，歷級甚峻，半里，得玉虛殿，亦東向，仍道宮也。兩傍危箐迴合，其境甚幽。再下，出天王殿。又下，半里，有一菴，當懸岡之中，深竹窅門，重泉夾谷，幽寂窈窕，惜皆閉戶，無一僧在。又下，始爲法界正殿。先入殿後懸臺之上，其殿頗整，有讀書其中者，而主僧仍不在。乃下，禮佛正殿。甫畢，而顧僕亦從塢中上。東廡有僧出迎，詢知南京師未嘗至。而仰觀日色，尙可行三十餘里，遂詢道於僧，更從北徑，爲邵甸行。蓋楊林爲大道，最南而迂，兔兒爲中道，最捷而坦，邵甸爲北道，則近依梁王，最僻而險。余時欲觀其挈領之勢，遂取道焉。由寺前西南轉竹箐中，隨坳而南，一里，逾東南岡，出向所來道，遂南下。山一里，抵山下，有塢自西北來，卽前嶺頭下。瞰甫整之第一層也。由其南橫度而西南，二里，過一邨，邨南皆畦，塍相屬。隨塍南下，西行畦中，約一里餘。望見北岡垂盡處，石崖駢沓，其東卽盧倚岡上，爲靈雲山。西有神宇，臨壑，是爲白馬廟。神宇之西有塢，自北山迴環而成峽，有大溪自峽中東注而出，卽前嶺頭遙瞰之第二層也。其壑西南，始遙逼梁王，最崇峯之下。蓋梁王東突。

懸中霄，北分一支，東下爲靈雲峯，卽白馬所倚，再北分一支，東峙爲法界寺；法界北整，雖與梁王對夾，而靈雲實中界焉。故梁王東麓之溪澗注，俱從此出也。其流與東山之巨龍江相似，東西距州城遠近亦相似也。溪無橋，涉之卽西上城。始余屢訊途人，言渡溪而西，必宿大、大、邨；邨之東，皆層岡絕嶺，無漫邨居。問去邨若干里，曰三十。余仰視日色，當已不及，而土人言不妨，速行可至，再問皆然。遂急趨登坡一里，有負載者來者，再問之，曰無及矣，不如返宿爲明晨計。余隨之還，仍渡溪，入白馬廟，廟敝甚，不堪託宿。乃東過駢沓石崖，從邨廬之後，問宿於靈雲山僧。是菴名梵虛，僧雖不知禪誦，而接客有禮，得安寢焉。

二十九日 晨起，碧天如洗，亟飯。仍半里渡溪，躡西坡而上，迤邐五里，逾岡脊，東望嘉利澤，猶在足下；西瞻梁王絕頂，反爲近支所隱，不可見。計其處，正當絕巘之東，此卽其支岡也。岡頭多中陷之坎，枯者成罅，井，澗者成大池。稍西北盤岡一里，復西南下一里，度中窪之底，復西北上行，山南嶺坡間二里，復西南下塢中。其塢自西北崇峯夾中來，中有流泉頗急，循塢西崖東墜；此梁王山東南之流也。有歧路，直自塢外東南來，直西北向梁王山東腋去；此楊林往普岸嚴章徑，余交截之而西。半里，渡西涯急流，復西北躡岡上，頗峻。一里，躡峯頭，已正當梁王山之南矣。西向平行嶺頭，一里，又西下半里，塢有小水，猶東南流也。一里，徑塢，又西上逾嶺。半里，復下。其嶺南北俱起，崇峯夾之，水已西南行，余以爲過脊矣。隨之下，一里，行峽中，轉而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來，同墜整東注而下。嘉利澤，始知前所過夾峯之脊，猶梁王南走之餘支也。越水復西北躡峻而上，一里半，抵峯頭，則當梁王山之西南矣。是峯西南與南來老脊，又夾坑東北下嘉利澤，是峯東北與梁王主峯，亦盤谷東下嘉利澤。從脊上平行而西，一里餘，出西坳。半里，始見其脈自南山來者，從此之脊西北下，伏而再起，遂躡梁王焉。梁王山者，按志無其名，余向自楊林西登老脊，已問而知之，云在邵甸東北，故余取道再出於此，正欲斷其分支界水之源也。然志雖不名梁王，其注盤龍江，則曰源自故邵甸縣之東山西山，則指此爲東山矣。其注東葛勒山，則曰在邵甸縣西北，

高三十里，爲南中名山，遠近諸峯，高無踰此，則所謂三十里者，又指此爲東葛勒山矣。但土人莫諳舊名，因梁王結寨其頂，遂以梁王名之。志無梁王名，未嘗無東葛勒名也。其脈自激江府羅藏山，東北至宜良，分支東北走者，出爲翠峯之支；正支西北走者，由楊林西嶺，而北度兔兒關，又北度此而高聳梁山，橫互於邵甸之北；其東西兩角並聳，東垂下臨白馬溪之西，西垂下臨牧養洞之東，由西垂環而西南爲分支，則文殊商山之脈所由衍也；由東垂走而東北，爲正支，則果馬月狐之脊所自發也。西垂曲抱，而盤龍之源，遂濬滇海，東垂橫夾，而嘉利之派，遂隴北盤。——宜其與羅藏雄對南北，而其稱梁王云。過脊，漸西降，西瞰夾塢盤窩，皆豐禾芄芄，不若東脊皆重岡荒積也。一坡西垂夾塢中，上皆亂石斜臥，從其上行，二里，始隨坡下墜，一里，及塢，有小溪自東南塢中出，越之西行，又半里，有邨聚南山下，皆瓦房竹扉，山居中之最幽而整者，是曰大大邨，始東西開塢，梁山西南之水，由塢北西注，余所越南塢之水，截塢而從之。半里，越邨之西，又開爲南北之塢，有小水自南來，經西岡下，北合於東塢之水，同破西北峽而下墜，當西出於邵甸之北者也。路越南來小水，遂西南上坡，盤坡而上，約里許，越其巔，又西下半里，西南涉溪，其溪似南流者，一里，又西逾坡脊，平行坡上，又一里餘，始見西塢大開，其塢自北而南，關夾甚遙，而環峯亦甚密，塢中豐禾雲麗，邨落星羅，而溪流猶僅如帶，若續若斷焉。於是陡降西麓，半里，抵塢，有邨倚麓西而廡，是曰甸頭邨，卽邵甸縣之故址也。是邨猶偏於塢東，塢北有峯中垂，亦有聚廡其上，其地去嵩明州四十里，重巒中間，另關函蓋，正北則梁山正脊，互列於後，東界卽老脊之北走者，西界卽分支之南環者。其西北度處，有嶺頗平，是通牧漾，東北循梁山，東垂而北，是通普岸嚴章，西逾嶺，通富民縣，東逾嶺，卽所從來者。惟南塢最遠，北自甸頭，十里至甸尾，塢中之水，南至甸尾，折而西南去，路亦逾山而西，遂爲嵩明昆明之界焉。余既至甸頭邨，卽隨東麓南行，一里，有二潭潏東涯下，南北相並，中止有岸尺許橫隔之。岸中開一隙，水由北潭注南潭間，潭大不及二丈，而深不可測，東倚崖石，西瀕大道，而潭之南則龍神廟在焉。潭中大魚三四尺，汎汎其中，潭小

而魚大，且不敢捕，以爲神物也。旬頭之水，自北來流於大道之西，潭中水自潭南溢，流大道之東，已而俱注於西界之麓，合而南去，路則由東界之麓相望而南，塢中屢過邨聚。八里有小水自東峽出，西入於西麓大溪。踰之南二里，則旬尾邨橫踞旬南之坡，有歧直南十里，通兔兒關，正路則由邨西向行一里餘，直抵西界之麓，有石梁跨大溪上，遙梁始隨西麓南行，半里，溪水由西南盤谷而入，路西北向逾嶺一里，登峯頭一里，下嶺西塢中，路復轉西南行，大溪尙出東南峽中，不相見也。蓋其東老脊南自宜良，經楊林西嶺，度而北一經兔兒關，其西出之峯突爲五龍山，則挾匯流塘之水，而出松花壩者也。再北經旬尾東，其峯突爲祭鬼山，則挾邨甸之水，而西出匯流塘者也。於是又西越塢脊四里，隨塢西下一里，又有水自北峽來，有梁跨之，其勢少殺於旬尾橋下水。有邨在梁之西，是爲小河口，卽牧漾之流南經此，而與邨甸之水合，而出匯流塘者也。過邨，又西南上嶺，盤折山坡者七里，中有下窪之密，旣而陡下峽中，有小水自西北峽來，渡之，邨聚頗盛。邨之南，則邨甸之水，已與小河口之流，合而西向出峽，至此復折而南入峽中，是爲匯流塘，其濼迴之勢可想也。從此路由西岸隨流入峽，其峽甚逼，夾翠駢崖，中通一水，略亦隨之，落照西傾，窈不見影。曲折四里，有數家倚溪北岸，是爲三家邨，投宿不納，蓋是時新聞阿迷不順，省中戒嚴，故昆明各邨，俱以小路不便居停爲辭。余強主一家，久之，乃爲篝火炊粥，啓戶就榻焉。

盤江考(附)

南北兩盤江，余於粵西已睹其下流，其發源俱在雲南東境。余過貴州亦資孔驛，輒窮之。驛西十里，過火燒鋪，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嶺，嶺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爲衆山冠，此嶺乃其南下脊。嶺東水卽東向行，經火燒鋪亦資孔，乃東西入黑山東峽，北出合於北盤江。嶺西水自北峽南流，經明月所西塢，東南出亦佐縣，南南下盤江。小洞一嶺，遂爲南北盤分水脊。一統志謂南北二盤俱發源霑益州東南二百里，北流者爲北盤，南流者爲南盤，皆指

此黑山南小洞嶺，一東出火燒鋪，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後西至交水城東，中平開巨塢，北自霽益州炎方驛南。躡此，經曲靖郡，塢互南北，不下百里，中皆平曠，三流縱橫其間，匯爲海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東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峽中，懸絕不能上下，乃登陸十五里，復下舟，南達陸涼州。越州東一水，又自白石崖龍潭來，與交水海子合出石峽，乃滇東第一巨溪也，爲南盤上流云。余憩足交水，聞曲靖東南有石堡溫泉勝，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來自西北，轉東南去，入交海，橋跨之，爲白石江，涓細僅闊數丈，名獨著，以沐西平首破達里麻於此，遂以入滇也。按達里麻以師十萬來拒，與我師夾江陣，是日大霧，沐分兵從上流潛濟，繞出其後，遂破之。今觀線大山溪，何險足據？且白石上流，爲戈家冲，源短流微，濳帶不過數里內，沐公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出奇夾攻之，爲不世勳，不知乃與勘堂無異也。度橋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門，東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漲溢，至是爲東西山所束，南下伏峽間，橋橫架交溪上，曰上橋。橋西開一塢，東向，卽由上橋西折入塢半里。至溫泉，泉可浴，泡珠時發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對以六亭角，曰噴玉。東踰坡半里，抵橋頭。郡西行田疇間，忽一石高懸，四面蒼叢樓榭上出，卽石崖堡也。與溫泉北隔一塢，徑平畦里許，抵堡東麓，南向攀級上，凌絕頂，則海子東界山南繞於前，西界山自北來，中突爲此崖，又西峙而南爲水口山。交溪南出上橋，前爲東界山南繞所扼，輒西南匯爲海子，正當石堡南，其東北白石崖龍潭，與東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於越州，乃西南破峽去，而石堡正懸立衆峯中，諸水又匯而滲之，危崖古松，倍見幽勝。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迴眺石堡西北兩面，嵌空奇峭，步步不能去。由郡南下坡，東半里，逾一石梁，——南走梁下者，卽交溪，——溪遂折東南去。又東一里半，抵東山麓，東北上山，從石片中行，土傾峽墜，崩嵌紛錯，石骨競露如裂瓣，從之傾折取道，石多幻質，色正黑如著墨，片片英山絕品，石中上者一里，至嶺坳，下見西塢南流之江，下墜嶺南之峽，乃交溪。由橋頭南下，橫截此山南麓，以東去者也。余已躬睹南盤源，聞有西源更遠，直西南至石屏州，隨流考之，其水源發自石屏西四十里之關口。

流爲寶秀山巨塘，又東南下石屏，匯爲異龍湖。湖有九曲三島，周一百五十里。島之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頂有海潮寺。稍東島曰小水城。舟經大水城南隅，有芰荷百畝，皆巨朵錦邊，湖中植蓮，此爲最盛。水又東經臨安郡南，爲瀘江，穿顏洞出，又東至阿迷州，東北入盤江。盤江者，卽交水海子，南經越州，陸涼路，南寧州，至州東六十里，婆兮甸。合撫仙湖水，又南至播筭街河甸，合曲江，又東至阿迷州稍東，合瀘江，二江合爲南盤江，遂東北流廣西府東山外。余時徵諸廣西士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過師宗州，又東北去羅平州十五里，抵一塢，曰興叻囉。其塢西傍白蠟，東瞻羅莊，南去甚遙，而羅莊山森峭東界，皆石峯離立，分行競奮，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巒怪峯，西南始此，而東北盡于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此又其西南之極也。已而至羅平，詢土人盤江曲折，始知江自廣西府流入師宗界，卽出羅平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巴且彝寨，會江底河，寨去羅平東南二百里，江東卽廣南府境。又東北經巴澤、河格、巴吉、興隆、那貢，至窮樓爲窮樓江（六處地名，俱粵西安隆長官司地。今安隆無土官，俱爲廣南泗城所占。）遂入泗城境之八蠟者，於是爲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經泗城之葛閣，歷裏來合，而下田州云。後余至雲南省城，過楊林，見北一海子特大，古稱嘉利澤，北成大溪，出河口，溪北有山甚峻，曰堯林山。又東北十里，出峽，經果子園，北至尋甸府，合郡城西北水，匯爲南海子。又東北與馬龍水，合于郡東二十里七星橋，爲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流益州爲可渡河，乃北盤江上流也。按此則南北二盤，但名稱之同耳。發源非一山之水。北盤自可渡河而東，始南合亦資孔火燒鋪之水，則火燒鋪非北盤之源也。南盤自交水發源，南度越州，始合明月所之水，則明月所非南盤之源也。乃一統志北盤捨楊林，南盤捨交水，而取東南支分者爲源，則南北源一山之誤，宜訂正者一。又以南盤至八蠟者，香，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指以爲北盤江，遂謂南北盤皆出於田州，夫北盤過安南，已東南南下都泥，由泗城東北界，經那地永順，出羅木渡，下遷江，則此東北合南盤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謂兩江合於普安州泗城州之誤，宜訂正者二。至統志最誤處，又謂南北二盤

分流千里，會於合江鎮；蓋惟南寧府西左江合流處爲合江鎮；是直以太平府左江爲南盤，田州右江反爲北盤矣。今以余所身歷綜校之，南盤自富益州炎方驛南下，經交水曲靖，南過橋頭，由越州陸涼路，南抵阿迷州境北，合曲江、濫江，始東轉，漸北合彌勒巴甸江，是爲額羅江；又東北經大柏塢，小柏塢，又北經廣西府東八十里永安渡，又東北過師宗州東七十里黑如渡，又東北過羅平州東南巴旦寨，合江底水，經巴澤巴吉，合黃草壩水，東南抵霸樓，合者坪水，始下舊安隆，出自隘，爲右江北盤，自楊林海子北出，嵩明州果子園，東北經熱水塘，合馬龍州中和山水，抵尋甸城東，北去彝地爲車洪江，下可渡橋，轉東南，經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橋諸水，南下安南衛東鐵橋，又東南合平州諸水，入泗城州東北境，又東注那地州永順司，經羅木渡，出遷江來賓，爲都泥江，東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盤出南甯，北盤出象州，相去不下千里。而南寧合江鎮，乃南盤與交趾麗江合，非北盤與南盤合也；其兩盤江相合處，直至潯州府黔鬱二江會流時始合，但此地南北盤已各隱名爲鬱江黔江矣。則謂南盤北盤，卽爲南寧左右江之誤，宜訂正者三。若夫田州右江源，明屬南盤，志書又謂源自富州，是棄大源而取支水，猶之志南盤者，源明月所，志北盤者，源火燒鋪也。彼不辨端末巨細，悍然秉筆，類一坵之貉也夫！

戊寅十月初一日，凌晨起，晴爽殊甚，從三家喇啜粥啓行，卽西出峽中，已乃與溪別，復西逾嶺，共三里，入報恩寺，仍轉東，二里，過松花壩橋，又循五龍山而南，三十里，循省城東北隅南行，已乃轉西，度大橋，則大溪之水自橋而南，經演武場，而出火燒鋪橋，下南壩矣。從橋西入省城東門，飯於肆，出南門，抵向所居停處，則吳方生方出遊歸化寺未返，余坐待之，抵暮握手，喜可知也。（見有音寧歌童王可程，以就醫隨吳來，始知方生在唐守處過中秋，甚洽也。）

初二日，余欲西行，往期阮仁吾所倩擔夫，遇其姪阮玉海，阮穆聲，詢候甚篤。下午，阮仁吾至寓，以擔夫楊秀雇約至，余期以五日後再往音寧，還卽啓行。仁吾贖以番帳香扇。

初三日 余欲往晉寧，與唐元鶴州守大來隱居作別。方生言二君日日念君，今日按君還省，二君必至省謁覓，毋中塗相左也。蓋少待之。乃入叩玉灣，并叩楊勝寰，知龍江守相望已久。既而玉灣來顧寓中，知按君調兵欲征阿迷，然兵未發而路人皆知之，賊黨益狂猖於江川澗江之境矣。玉灣謂余海口有石城，妙高相近有別墅，已買山欲營構爲勝地，請備車馬同行一觀。余辭以晉寧之行不容遲，因迤西之期久也。又云緬甸不可不一遊，請以騰越莊人爲導，余領之。

初四日 余束裝欲蚤往晉寧，主人言薄暮舟乃發，不若再飯而行。已而阮玉灣餽榼酒，與吳君共酌之。下午由羊市直南六里，抵南壩下，渡舟既暮乃行，是晚西南颶風，舟行三十里，至海夾口泊三鼓，乃發棹，味爽抵湖南涯北圩口，乃覩音山之東南瀕海處。其涯有溫泉焉，舟人有登浴者，余畏風寒，不及沐也。於是掛帆向東南行，二十里，至安江，郵梳櫛於飯肆。仍南四里，過一小橋，卽西邨四通橋分注之水，爲歸化晉寧分界處。又南四里，入晉寧州北門，皆昔來暗中所行道也。至是始見田疇廣闊，城樓雄壯焉。入門，門禁過往者不得入城，蓋防阿迷不靖也。既見大來，各道相思甚急。飯而入叩州尊，如慰饑渴，遂留歡宴。寢於下道，供帳極鮮整。

初五至初七日 日日手談內署，候張調治黃。從月黃沂水，禹甸與唐君大來，更次相倍，夜宴必盡醉乃已。

初八日 飲後，與黃沂水出西門，稍北過陽城堡，卽所謂古土城也。其西北爲明惠夫人廟，廟祀晉寧州刺史李毅女。夫人功見一統志，有元碑，首句云「夫人姓楊氏，名秀娘，李毅之女也。」既曰李女，又曰姓楊，何之謬甚耶。豈夫人之夫，乃姓楊，那然辭不達甚矣。人傳其內猶存肉身，外加髻焉，故大倍於人。余不信。沂水云「昔年風傷其足，露骨焉，不妄也。」是日，州幕傅良友來拜，且餽榼醴。（傅江西德化人。）

初九日 余病嗽，欲發汗，遂臥下道。

初十日 嗽不止，仍臥下道。唐君晨夕至榻前，邀諸友來看，極殷懃。

十一日 余起，役入內署。蓋州治無事，自清晨遼以入，深暮而出，復如前焉。是日，傳幕復送禮，余受其雞肉，轉寄大來處。下午，傳幕之親姜廷材來拜。（姜金雞人。）

十二日 唐州尊餽新製長褶棉襖，余入謝，并往拜姜於傳署，遇學師趙，相見謠諑。及往拜趙於學齋，遇楊學師，交相拜焉。詢趙師：「陸涼有何君巢阿否？」（趙陸涼人，故詢之。）趙言：「陸涼無之，當是浪穹人，然同宦於浙中，相善。趙君陞任於此，過池州，問六安何州君，已丁艱去矣。四月初至鎮遠，其所主之家，即何所先主者，是其歸已的。但余前聞一僧言，貴州水發時，城中被難者，有一浙江鹽官，積二十餘，俱遭漂沒，但不知其姓，以趙君先主鎮遠期計之，似當其時，心甚惴惴，無可質問也。」（從陳木叔集中，轉得二知己爲吳太史淡人，及何六安巢阿，俱不及面。豈淡人爲火斃於長安，今又有此水阨若果爾，何遇之奇也！）

十三日 州尊赴楊貢生酌。張調治以騎遊金沙寺，以有莊田在其西麓也。出西門，見門內有新潤之房，頗麓，問之，卽調治之兄也。（名□□，以鄉薦任常州判，甫自今春抵家，以讒與調治不睦。）出西門，直西行田塍中，路甚坦。其塢卽南自河澗鋪直北而出者，至此乃大開洋，北極於滇池焉。西界山東突瀕塢者爲牧羊山，北突而最高者爲望鶴山，其北走之餘脈爲天城，又西爲金沙，則散而瀕海者也。東界山西突而屏城南者爲玉案山，北時而最高者爲盤龍山，其環北之正脊爲羅藏山，則結頂而中峙者也。州治倚東界之麓。大堡河澗合流於西界之麓，北出四通橋，分爲兩流，一直北下滇海，一東遶州北入歸化界，由安江邨入滇海，經塢西行三里，上溪堤，有大石梁跨溪上，是爲四通橋。田橋西直上坡，爲昆陽道。西北由歧一里半，爲天女城，上有天城門遺址，古石兩壘，如雕刻亭簷狀。昔李毅之女秀，代父領鎮時，築城於此，故名。城阜斷而復起，西北瀕湖者，其山長遶爲黃洞山，西南並天城，而回聳夾峙者，爲金沙江山，此皆土山斷續，南附於大山者也。金沙之西，則滇海南漱而入，直逼大山金沙之南，則望鶴山高擁而北瞰，爲西界大山北隅之最。其西則將軍山聳崖突立，與望鶴駢峙而出，第望鶴則

北臨金沙，天城將軍則北臨滇海耳。黃洞山之西有洲，西橫海中，居廬環集其上，是爲河泊所，乃海子中之蝸居也。今已無河泊官，而海子中渡船猶泊焉。其處正西與昆陽對，截湖西渡步二十里，陸從將軍山遶湖之南，其路倍之。由天女城盤金沙江北夾，又一里半而入金沙寺。寺門北向，盤龍蓮峯師所建也。寺頗寂寞。由寺後拾級而上，爲玉皇閣，又上爲眞武殿，俱軒敞，而北向瞻湖，得海天空闊之勢。山之西麓，則連郵倚曲，民居聚焉。入調治山樓，飯而登山，凭眺寺中，下步田畦水曲，觀調治家人築場收穀，戴月入城，皎潔如晝，而寒悄逼人。還飯下道，不候唐君而臥。（唐君夜半乃歸，使人相問，余已在夢魂中矣。）

十四日 在署中。

十五日 在州署，夜酌而散，復出訪黃沂水，其家寂然，花陰歷亂，惟聞犬聲。還步街中，恰遇黃黃，乃呼酒踞下道門，當月而酌，中夜乃散。

十六日 余欲別而行，唐君謂連日因歌童就醫未歸，不能暢飲，使人往省召之，爲君送別，必少待之，余不能卻。

十七十八日 皆在州署。

十九日 在州署，夜月皎而早陰霾。

二十日二十一日 在州署，兩日皆條霧。

二十二日 唐君爲余作瘳靜聞骨記，三易稿而後成。已乃具酌演優，并候楊趙二學師，及唐大來黃沂水昆仲，爲同宴以饒。

二十三日 唐君又餽棉襖夾褲，具厚贖焉。唐大來爲余作書文甚多，且寄閃次公書，亦以青蚨贖。乃入謝唐君，爲明早行計。

晉寧乃滇池南一塢稍開，其界西至金沙江山，沿將軍山，抵三尖邨，與昆陽界，不過二十里；東至盤龍山頂，與潞江界，不過十里；北至分水河橋，與歸化界，不過五里；北入山塢，與潞江界，不過十里；總計南北不過十五里，東西不過三十里，不及諸蠻酋山微一曲也。

晉寧之水，惟四通橋爲大。其內有二溪，俱會於牧羊山下石壁邨，一爲大壩河，卽河澗鋪之流，出自關索嶺者，余昔往江川由之一，爲大甫河，出自鐵爐關者，與新興分水之嶺界，二本合而出四通橋，又分其半，東灌州北之田。至州東北，又有盤龍山澗之水，自州城東南隅，循城北流，引爲城濠，而下合於四通東灌之水，遂北爲歸化縣分界，而出安江邨。其河乃唐公新濬者。

晉寧二屬邑，俱在州東北境，亦滇海東南之餘塢也。歸化在州北二十里，呈貢又在歸化北四十里。呈貢北卽昆明縣界，東北卽板橋路，東卽宜良界，東南卽羅藏山陽宗界。歸化北五里，有蓮花洞山，一名龍洞，有水出，其間羅藏山在歸化東十里，盤龍山東北之主峯也，東南距潞江府四十里，其山高聳，總挈衆山，與邵甸之梁山對，亦謂之梁山，以元梁王結寨其上也。西北麓爲滇池，東南麓爲明湖撫仙湖。水之兩分其歸者，以此山爲界；水之三匯其擊者，亦以此山爲環。然則比邵甸梁王，此更磅礴矣。其脈自鐵爐關東度爲關索嶺，又東爲江川北屈額嶺山，遂北走爲此山，又東至宜良縣西境，又北度楊林西嶺，又北過兔兒關，又北結爲邵甸梁山，而爲果馬月狐之脊焉。晉寧四門，昔皆傾圮，唐元鶴蒞任，卽修城建樓，極其壯麗。晉寧東至潞江六十里，西至昆陽四十里，南至江川七十里，北至省會一百里，東南至路南州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宜良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新興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安寧州一百二十里。

唐晉寧初授陝西三水令，以禦流寇功，卽陞本州知州，以憂歸，補任於此。乃郎年十五歲，文學甚優，落筆有驚人語。餘三子俱幼。

唐大來（名泰）選貢，以養母繆引，詩畫書俱得董玄宰三昧。余在家時，陳眉公即先寄以書云：「良友徐霞客，足跡遍天下。今來訪難足，并大來先生。此無求於平原君者，幸善視之。」比至滇，余囊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來可告語也。忽一日，遇張石夫，謂余曰：「此間名士，唐大來不可不一晤。」余游高峽時，聞其在傅元猷別墅，往覓之，不值，還省。忽有揖余者曰：「君豈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即周恭先也。周與張石夫善，與張先晤，唐即以眉公書誦之。周又爲余詢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摯，非世誼所及矣。大來雖貧，能負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窮而濟獲，出於望外如此。

唐大來，其先浙之淳安籍。國初從戎於此，尊祖金嘉靖戊子鄉薦，任邵武同知，從祀名宦。祖堯官嘉靖辛酉解元，父懋聽，辛卯鄉薦，臨洮同知。皆有集。唐君合刻之名紹箕堂集，李本善先生爲作序，甚佳。

大來言歷數先世，皆一仕一隱，數傳不更，故其祖雖發解，竟不仕而年甚長，今大來雖未發，解而詩翰爲滇南一人，真不忝厥祖也。但其胤嗣未耀，二女俱寡，而又旁無昆季，後之顯者，將何待乎？

大來之岳爲黃麟趾，字伯仁，以鄉薦任山東嘉祥令，轉四川順慶府□□縣令，卒於任，卽黃沂水禹甸之父，從月之兄也。其祖名明良，嘉靖乙酉鄉薦，仕至畢節兵憲，有牧羊山人集。

大來昔從廣南出粵西，抵吾地，亦以粵西山水之勝也。爲余言廣南府東半日多程，有寶月關，甚奇。從廣南東望崇山橫障，翠巖遙空，忽山間一孔高懸，直透中扃，光明如滿月，綴雲端，真是天門中開。路由其下盤躋而入，大若三四城門，其下旁一竅，潛通滇粵之水。予按黃麟趾昭陽關詩注云：「關口天成一石虎頭，耽耽可畏。」詩曰：何待鸞鴻濃澗，山窳篠通。五丁輸地力，一竅自天工。域畛華彝界，關當虎豹雄。葉繻愁日暮，驅策亂流中。」按昭陽卽此洞也。唐君謂之寶月者，又其別名耳。此路東去卽歸順，余去冬爲交彝所梗，不能從此。

盤龍山遠峯祖師名崇照，元至正間，以八月十八日涅槃。作偈曰：「三界與三塗，何佛祖不由，不破則便有，能破則便無。老僧有吞吐不下，門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師素不立文字，臨去乃爲此，與蛟蛻俱存。至今以此日爲「盤龍會」云。

郡真人以正，初名璇，晉寧人。其父名仁，叔名忠，俱由蘇州徙此。閩老劉口挽忠詩，有曰：「三郎足下風鸞達，（忠子圮，傾鄉薦）小阮壺中日月長。」（卽真人）末句又曰：「悵望蘇州是故鄉。」（見州志）

晉時，晉寧之地曰晉州，南蠻校衛李毅持節鎮此，討平叛酋五十八部。惠帝時，李雄亂，毅死之，女秀，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竟破賊保境。比卒，羣酋爲之立廟。是時，寧州所轄之境雖廣，而駐節之地實在於此。至唐武德中，以其爲晉時寧州統會之地，置晉寧縣。此州名之所由始也。州名宦，向有李毅及王遜、姚岳等。迨萬曆間，吳郡許伯衡修州志，謂今晉寧州地，已非昔時五十八部之廣，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非諸侯祭封內山川義，遂一併撤去之，并志傳亦削去，祇自我朝始。遂令千載英靈空存於壘，一方故實竟作塵灰，可歎也。然毅雖削，而其女有廟在古城，岳雖去，而岳亦有廟在州西，有功斯土，非豎儒所能以意滅者也。許伯衡謂昔時寧州地廣，今地狹，李毅雖嫡祖，晉寧不得而祀之，猶支子之不得承祧祀大宗也。余謂晉寧乃嫡家，非支子比。毅所轄五十八部，雖廣，皆統於晉寧，今雖支分五十八部，皆其支庶，而晉寧實承祧之主，若晉寧以地狹不祀，將委之五十八部乎？五十八部復以支分，非所宜祀，是猶嫡家以支庶號多，互相推委，而虛大宗之祀也。然則李毅一方宗祖，將無若毅之恫乎？故余謂唐晉寧唐大來首以復祀李毅爲正。

二十四日，街鼓未絕，唐君令人至，言早起觀天色，見陰雲釀雨，風寒襲人，乞再遲一日，候稍霽乃行。余謝之曰：「行不容遲，雖雨不爲阻也。」及起，風雨淒其，令人有黯然魂消息。令扈人速作飯，余出別唐大來。時余欲從海口安寧返省，完省西南隅諸勝，從西北富民着觀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雞足，乃以行李之重者，託大

來，令人另贖往省，而余得輕具西行焉。方抵大來宅，報晉寧公已至下道，亦同大來及黃氏昆玉還道中。晉寧公復具酌於道，秣馬於門，時天色復朗，遂舉大觥登騎就道。從西門三里，度四通橋，從大道直西行，半里上坡，從其西峽，轉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踰望鶴嶺西坳，又西下涉一澗，稍北，即瀕滇池之涯。其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聳起峯頭，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冑之狀，是爲石將軍，亦石峯之特爲巉峭者。其西有廟，北向，是爲石魚廟。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亞於將軍者，卽石魚山也。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叢叢，是爲牛戀石，涯上卽與鄉，俱以牛戀名。（謂昔有衆牛飲於海子，戀而不去，遂成石云。）於是又循峽而南二里，逾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爲三尖塘。塘南山巒高列，塘北度脊平衍，脊之北，卽滇池牛戀塘水，不北洩而東破山腋，始知望鶴之腋自西來，不自南來也。從塘北西向湖塢入，其塢自西而東，卽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塢西盡處，有三峯排列其南，最高者卽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峯，自南峯之西，透峽而北，峙爲中峯焉。北峯則瀕滇池，而東度爲石將軍望鶴山之脈矣。中峯之東，有邨落當塢，是爲三尖邨，晉寧邨落止此，西沿中峯而上，一里，與南峯對夾之中，復阻水爲塘，不能如東塘之大，而地則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逾中峯之脊，從脊上西南直行，爲新興道，逾脊西北下，卽滇池南涯，是爲昆陽道，於晉寧昆陽，以是脊爲界焉。於是昆陽新舊州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隴半西行，二里餘，有邨在北涯之下，滇池之水環其前，是曰赤嗣裏，亦池濱聚落之大者。又西，由邨後逾嶺南上，既西下三里，有邨倚南山北麓，盤其嘴而西，於是西峽中開，自南而北，與西界山對夾成塢，其脊南自新興界分支北下，西一支直走而爲新舊州治，而北盡於舊寨邨，東一支卽赤嗣裏之後山，濱池而止，東界短，西界長，中間平塢爲田，一小水貫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卽志所稱渠濫川也。（按隋書史萬歲爲行軍總管，自蜻蛤川至渠濫川，破三十餘部，當卽指此。）由東嘴戩塢而西，正與新城相對，而大道必折而南盤東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塢。徑塢三里，又隨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爲昆陽新城。又北一里半，爲昆陽舊城，於是當滇池西南轉摺處矣。舊城

有街衢闔堵，而無城郭；新城有樓櫓雉堞，而無民廬；乃三四年前，舊治經寇，故卜築新邑，而市舍猶仍舊貫也。舊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東瞰湖澗。至己日西，飯於市。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無奇，不及停履。遂北行四里，稍上，逾一東突之坳，其山自西界橫突而出，東懸濱海中，路逾其坳中北下，其北濱海，復嵌塢西入，其突出之峯，遠眺若中浮水面，而其西實連綴於西界者也。乃西轉涉一塢，共四里，又北向循濱海，四崖山麓行五里，又有小峯傍麓東突，南北皆湖山環抱之，數十家倚峯而居，是爲舊寨。由邨北過一塢，其塢始自西而東，塢北有山一派，亦自西而東，直瞰濱海中。北二里，抵山下，直躡山北上，一里餘，從崩崖始轉東向山半行。又里餘，從東嶺盤而北，有嶺南北東三面，俱懸濱海中，正東與羅藏隔湖相對。此地杳僻隔絕，行者爲畏途焉。嶺北又有山一支，從水涯之北，亦自西而東，直瞰濱海中，與此嶺南北遙對成峽。濱海驅納其中，外若環窩，中駢東戶，是爲海口。嶺北下之處，峻削殊甚。余慮日暮，驅馬直下二里，復循塢西入二里，西逾一坳，由坳西下山塢環開，中爲平疇，濱池之流，出海就峽，中貫成河，是爲螳螂川焉。二里，有邨傍塢中南山下，過之，行平疇間，西北四里，直抵川上，聚落成衢。濱川之南，是曰茶埠塢，卽所謂海口街也，有公館在焉。都察御史案臨，必躬詣其地，爲一省水利所係耳。先是，唐晉寧謂余海口無宿處，可往柴廠莫土官鹽肆中宿，蓋唐以候代巡，常宿其家也。余問其處尙相去六七里，而日色已暮，且所謂海門龍王廟者，已反在其東二里，又聞阮玉灣言，有石城之勝，亦在斯地，將留訪焉，遂不復前，覓逆旅投宿。

二十五日 令二騎返晉寧。余飯而躡屨，北抵川上，望川北石崖矗空，川流直囓其下。問所謂石城者，土人皆莫之知，惟東指龍王堂在盈盈一水間，乃溯川南岸，東向從之，二里，南岸山亦突而臨川，水反舍北而逼南，南崖崩嵌盤沓，而北崖則開透而受民舍焉，是爲海門邨。與南崖相隔一水，不半里，中有洲浮其坑間，東向濱海，極吞吐之勢，峙其上者，爲龍王堂。時渡舟在邨北岸，呼之莫應，余攀南崖水窟，與水石相爲容，與忘其身之所如也。久

之，北崖邨人以舟至，遂渡登龍王堂。堂常川流之中，東臨海面（時有養神者浮舟而至）而中無廟祀；後有重樓，則阮祥吾所構也。廟中碑頗多，皆化治以後，撫按相度水利，開濬海口，免於汎濫，以成瀕海諸良田者，故逕方者以此爲首務云。出廟渡北岸，居廬頗集。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第一重橫突而西，多石而西垂最高，即轟削而瀕於川之北岸者；第二重橫突而東，多土而東遠最遠，即錯出而盡爲池之北圩者；二重層疊於村後，蓋北自觀音山盤礴而盡於此。邨俱阮氏莊佃，余向詢阮玉澗新置石城之勝，土人莫解，謂阮氏有墳在東岸，誤指至此，村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邨，其邨乃櫛櫛，正與茶埠墩對，從此有小徑，向山後峽中西行三里，可至余乃不東向阮墳，而西覓里仁焉。卽由邨後逾北第一重石峯之脊，北向下，路旁多錯立之石，北亦開塢，而中無細流。一里，隨塢西轉，已在川北岸，轟削石峯之後，蓋峯南漱逼川流，故取道於峯北耳。其內桃樹萬株，被隴連壑，想其蒸霞煥彩時，令人笑武陵天台爲燔火矣。西一里，過桃林，則里塢大開，始見田疇交騰，溪流霍霍，邨落懸西北山下，下知其卽爲里仁邨矣。蓋其塢正南，轟立石山，西盡於此。塢瀕於川，亦有一邨臨之，是爲海口邨，與茶埠墩隔川相對，有渡舟焉。其塢之東北逾坡，塢之西北循峽，皆有路，凡六十里，而抵省會，而里仁邨當塢中北山下。半里抵邨之東，見流泉交道，出崖間樹木叢蔭，上有神宇，蓋龍泉出其下也。東塢以無泉，故皆成旱地；西塢以有泉，故廣關良疇。由邨西盤山而北，西塢甚深，其塢自北峽而出，直南而抵海口邨焉。邨西所循之山，其上多踴突之石，下多崆嶙之崖，有一竅二門，西向而出者。余覺其異，詢之土人，石城尚在塢西嶺上，其下亦有龍泉，可遵之而上，其北半里，乃西下截塢而度，有一溪亦自北而南，中乾無流，涉溪西上，其半里，聞水聲瀾瀾，則龍泉溢水，山樹根下，潄爲小潭，分瀉東南去。由潭西上嶺半里，則嶺頭峯石湧起，有若卓錫者，有若夾門者，有若芝擎而爲臺者，有若雲臥而成郭者。如是循石之隙，盤坡而上，墜壑而下，其頂中窪，石皆環成外郭，東面者巒峴森透，西面者穹覆壁立，南向則余之逾脊而下者；北面則有石窟曲折，若離若合，間一石墜空當關，下覆成門，而出入由之，圍壑之中底

平而無水，可以結廬；是所謂石城也。透北門而出，其石更分枝簇萼，石皆青質黑章，廉利稜削，與他山迥異。有牧童二人，引余循崖東轉，復入一石隙中，又得圍崖一區，惟東面容受如門，其中有趺坐之龕，架板之牀，皆天成者。出門稍南，迴顧門側，有洞呀然，亟轉身披之。其洞透空而入，復出於圍崖之內，始覺由門入，不若由洞入更奇也。計圍崖之後，即由石城中，望所謂東面巒岫處矣。出洞仰眺，洞上石峯層沓，高聳無比。復有一老獯獮披獸皮前來，引余相與攀躋，其上如衆臺錯立，環中窪而峙，其東眺海門，明鏡漾空，西俯窪底，翠瓣可數，而隔崖西峯穹覆之上，攢擁尤高。乃下峯，復度南脊，轉造西峯，則穹覆上崖，復有後層分列，其中開峽，東墜危坑而下，其後則土山高擁，負展於上，聳立之石，或上覆平板，或中剖斜樞，崖脇有二小穴如鼻孔，羣蜂出入其中，蜜漬淋漓，其下乃崖蜂所巢也。兩牧童言，三月前土人以火熏蜂而取蜜，蜂已久去，今乃復成巢矣。童子競以草塞孔，蜂輒噓噓然作銅鼓聲，凭窺久之，乃循墜坑之北，東向懸崖而下，經東石門之外，猶令人一步一回首也。先是從里仁邨望此山峯頂，聳石一叢，不及晉寧將軍峯之偉杰，及抵其處，而闔關曲折，層沓瓊瓏，幻化莫測，鍾秀獨異，信乎靈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蓋是峯西倚大山，此其一支東竄，峯頂中均，石骨內露，不比他山之以表暴見奇者。第其上無飛流涵瑩之波，中鮮剪棘梯崖之道，不免爲兔狐所窟耳。老獯獮言：「此石隙土最宜茶，茶味迥出他處。今阮氏已買得之，將造菴結廬，招淨侶以開勝壤。豈君即其人耶？」余不應去。信乎買山而居，無過此者。下山，仍過塢東一里，經里仁邨東南一里，抵螳螂川之北，西望海口，有渡可往茶埠，而東眺瀕川，石崖聳削，先從茶埠隔川北望，於巒岫嵌突中，見白垣一方，若有新茅架其上者，今雖崖石掩映，不露其影，而水石交錯，高深嵌空，其中當有奇勝。遂東向從之，抵崖下，崖根插水，亂石濼洄，遂攀躋水石間，沿崖南再東，忽見石上有痕，躡崖直上，勢甚峻，挂石懸崖之跡，俱倒影水中。方下見爲奇，又忽聞馨咳聲落頭上。雖仰望不可見，知新茅所建不遠矣。再穿下覆之石，則白垣正在其上，一道者方鑿崖填路，迎余入坐茅中。其茅僅逾方丈，明窗淨壁，中無佛像，亦無器具，蓋初落成。

而猶未棲息其間者。道人吳姓，卽西邨海口人，向以賈游於外，今歸而結淨於此，可謂得所託矣。坐茅中，上下左右，皆危崖縹影，而澄川漾碧於前，遠峯環翠於外，隔川茶埠，邨廬繚繞，烟樹堤花，若獻影鏡中，而川中曳舫賣帆，魚罾渡艇，出沒波紋間，棹影躍淨嵐，櫓聲搖半壁，恍然如坐畫屏之上也。旣下，仍西半里，間渡於海口，邨南度茶埠街，入飯於主家，已過午矣。茶埠有舟，隨流十里，往柴廠，渡演池，余不能待，遂從邨西遵川堤而行。其堤自茶埠西達平定，隨川南涯而築之。蓋川水北依北岸大山而西，其南岸山勢層疊，中多小塢，故築堤障川堤之南，屢有小水自南峽出，亦適堤下注。從堤上西行，川形漸狹，川流漸迅。七里，有邨廬倚堤，北下臨川，堤間有亭有碑，卽所謂柴廠也。按舊碑謂之漢廠，莫士官鹽肆在焉。至此川迅石多，漸不容舟，川漸隨山西北轉矣。堤隨之又西北七里，水北向，逼山入峽，路西向，度塢登坡。又二里，數家踞坡上，曰平定。時日色尙高，以土人言前途無宿店，遂止。

二十六日 雞再鳴，北向循西山行，三里，曙色漸啓。見有歧自西南來者，有歧自東北來者，而中道則直北逾塢。蓋西界老山而此度脈而東，特起一峯，當關中突，障掘川流，東曲而盤之，流爲所扼，稍東遜之，遂破峽北西向，鑿級爭趨，所謂石龍壩也。此山名爲九子山，實海口下流當關之鍵。平定哨在其南，大營莊在其東，石龍壩在其北。山不甚高大，員阜特立，正當水口，故自爲雄耳。山巔有石九枚，其高逾於人，駢立峯頭，土人爲建九子母廟，以石爲九子，故以山爲九子母也。余時心知正道在中，疑東北之歧爲便道，且可一瞰川流，遂從之一里，抵大營莊，則川流轟轟在下，舟不能從水，陸不能從峽，必仍還大路逾塢乃得。於是返轍，從峯西逾嶺北下，其二里，有小水自西南峽來，渡之。復西上逾坡，則坡北峽中，蟬川之水，自九子母山之東，破峽北出，轉而西，邊山北而鑿峽，峽中石又橫岨而層閣之，水橫衝直搗，或跨石之頂，或竄石之脇，湧過一層，復騰躍一層，半里之間，連墜五六級，此石龍壩也。此水之不能通舟，皆以此石爲梗，昔治水者多燔石鑿級，不能成功，土人言鑿而輒長，未必然也。石級旣

盡，峽亦北轉，路從峽西山上，隨之北行，下瞰級盡處，峽中有水一方，獨清潏。土人指爲青魚塘，言塘中青魚大且多。按志，昆陽平定鄉小山，下有三洞，泉出匯而爲潭，中有青魚白魚，俗呼「隨龍魚」。豈卽此耶？北二里，峽稍闊，有邨在其中，爲青魚塘邨。北二里，西北躡一嶺，此嶺最高，始東見觀音山，與羅漢寺碧雞山，兩峯東峙；又北見崑山一重，橫亘衆山之北，西盡處特聳一峯最高，爲筆架山；其西又另起一峯，與之駢立，則老龍之龍山也。東盡處分峙雙岫，亦最高，爲進耳山；其南坳稍伏而豁，則大道之碧雞關也；而最高之間，有尖峯獨銳，透穎於橫脊之南，是爲龍馬山，其下則沙河之水所自來也。惟西向諸山，稍伏而豁，大道之往迤西者從之，而老脊反自伏處南度。老龍之脊，西北自麗江鶴慶東，南下至楚雄府北，又東北至祿豐羅次北境，又東至安寧州西北境，東突爲龍山，遂南從安寧州之西，又南度三泊縣之東，又南向透昆陽州之西南，乃折而東，經新興州北，爲鐵爐關；又東經江川縣北，爲關索嶺；又東峙爲屈頹嶺山，乃折而東北，爲羅藏山，則滇池撫仙湖之界脊也。始西一里，逾其嶺，又西北下一里，則螳川之水自嶺之北麓環而西，又轉而南，嶺西有邨瀕川而居，置渡川上，是曰武趣河。昆陽西界止此，過渡，卽爲安寧州界。武趣之河，繞邨南曲，復轉西峽去。路渡河卽西北上坡，連越土壘二重，共五里，北下有水一塘，在東塢中。又北二里，有水一塘，在西塢中，又北一里半，有邨在路東。又北一里半，坡乃北盡，坡北始開東西大塢，乃下坡西向行塢中，二里有水東北自北界橫亘中尖峯下來，是爲沙河，其流頗大，石梁東西跨之，河從梁下南去。螳川之水，自武趣西峽轉而北來，二水合於梁南半里，遂西北至安寧州城之南，於是北向經城東，而北下焉。過沙河橋，又西北一里，則省中大道自東北來，螳川水自城南來，俱會於城東，有巨石梁東西跨川上，勢甚雄壯。過梁，卽爲安寧城。入其東門，闌闌頗集，乃沽飲於市，爲溫泉浴計。飲畢，忽風雨交至，始持繖從南街西行，已而知道祿祿大道，乃返而至東門內，從東街北行半里，過州前，從其東復轉北半里，有廟門東向，額曰靈泉，余以爲三潮聖水也。入之，有巨井在門左，其上累木橫架爲梁，欄上置轆轤以汲，乃鹽井也。其水鹹苦，而渾濁殊

甚，有監者，一日兩汲而煎焉。（安寧一州，每日夜煎鹽千五百觔。城內鹽井四，城外鹽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六十觔，小者煎四十觔，皆以桶擔汲而煎於家。）又西轉過城隍廟而北，半里，出北門，風雨淒淒，路無行人，余興不爲止，冒雨直前，隨螳川西岸而北，三里半，有邨在西山麓，其後廟宇東向，臨之，余不入，又北，二里半，大路盤山，西北轉，有歧下坡，隨川直北行，余乃下，從歧一里半，有舟子纜舟渡上川東岸，雨乃止，復循東麓而北，抵北嶺下，川爲嶺扼，西向盤壑，去路乃北，向陟嶺，嶺頗峻，一里，逾嶺北，又一里，下其北塢，有小水自東北來，西注於川，橫木橋度之，共一里，又西北上坡，有邨當坡之北，路從其側，一里，逾坡而北，再上，再下，共三里，西瞰螳川之流，已在崖下，崖端有亭，忽從足底湧起，俯瞰而異之，亟捨路西向下，入亭中，見亭後石骨片，如青芙蓉湧出，其北復有一亭，下乃架木而成者，瞰其下，則中空如井，有懸級在井中，可以宛轉下墜，余時心知溫泉道，尙當從上北行，而此奇不可失，遂從級墜井下，其級或鑿石，或嵌木，或累梯，共三轉，每轉約二十級，共六十級，而至井底，井孔中僅圍四尺，其深下垂及底，約四五丈，井底平拓，旁裂多門，西向臨螳川者爲正門，南向者爲旁門，旁門有屏斜障，屏間裂竅四五丈，若窗櫺戶牖，交透疊映，土人因號之曰「七竅通天」，「七竅」者，謂其下南裂之多門，「通天」者，謂其上之獨貫也，旁門之南，崖壁巉削，屏列川上，其下洞門，另闢駢開，凡三四處，皆不甚深透，然川漱於前，崖屏於上，而洞門累累，益助北洞之勝，再南，崖石轉突處，有一巨石，下墜崖側，迎流界道，有題其爲「醒石」者，爲冷然筆。（冷然，學道楊師孔號，楊係貴州人。）石北危崖之上，有大書「虛明洞」，三大大字者，高不能觸，其爲何人筆，其上南崖，有石橫斜作垂手狀，其下，亦有洞西向，頗大，而中拓然，無嵌空透漏之妙，「虛明」二字，非此洞不足以當之，「虛明」大書之下，又有刻「聽泉」二字者，字甚古拙，爲燕泉筆。（燕泉，都憲何孟春號，何荊州人，又自號爲吾邑。）又其側，有「此處不可不飲」爲升菴筆，（升菴，楊太史慎號。）而刻不佳，不若中洞門，右有「此處不可不醉」爲冷然筆，刻法精妙，遂覺後來者居上，又「聽泉」二字上，刻醒石詩一絕，標曰「姜思睿」。

而醒石上亦刻之，標曰「譜明」；譜明不知何人，一詩二標，豈譜明卽姜之字耶？此處泉石幽情，洞壑玲瓏，真考槃之勝地，惜無一人棲止。大洞之左，穹崖南盡，復有一洞，見烟自中出，亟入之，其洞狹而深，洞門一柱中懸，界爲二竅，有擔擲囚髮赤身，織草履於中，烟卽其所炊也。洞南崖盡，卽前南來之塢，下而再上處也。時顧僕留待北洞，余復循崖沿眺而北，北洞之右，崖復北盡，遂躡坡東上，仍出崖端南來大道。半里有蕙當路，左下瞰西崖下，廬舍駢集，卽溫泉在是矣。菴北又有一亭，高綴東峯之半，其額曰「冷然」，當溫泉之上，標以御風之名，楊君可謂冷暖自知矣。由亭前躡石四下，石骨稜厲，余愛其石，攀之下墜，則溫池在焉。池匯於石崖下，東倚崖石，西去螳川數十步。池之南，有室三楹，北臨池上。池分內外，外固清瑩，內更澄澈，而浴者多就外池。內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色如綠玉，映水光豔輝然。余所見溫泉，滇南最多，此水實爲第一。池室後，當東崖之上，有佛閣三楹，額曰「照」，南坡之上，有官宇三楹，額曰「振衣千仞」，皆爲土人鎖鑰，不得入。余浴旣，散步西街，見賣漿及柿者，以浴熱，買柿啖之。因問知虛明之南，尙有雲濤洞，川之西岸，曹溪寺旁，有聖水，相去三里，皆反在其南，可溯螳川而遊也。蓋溫泉之西濱螳川東岸，夾廬成衢，隨之而北，百里而達富民。川東岸山，最高者爲筆架峯，卽在溫泉東北，志所謂巖也。川西岸山，最高者爲龍山，曹溪在其東隴之半，志所謂慈山也。二山夾螳川而北流，而慈山則老脊之東盤者矣。余時抵川上，欲先覓曹溪，聖水而渡舟在西川岸，候之不至。遂南半里，過虛明諸洞下，南抵崖處，坡曲爲塢，宜仍循川岸而南，以無路，遂上昔來大路，由小歧盤西崖而南，亦再上再下一里半，有一邨在坡南，是爲沈家莊。老婦指雲濤洞尙在南坡外，又南涉塢，半里登坡，路絕而不知洞所在。西望隔川，有居甚稠，其上有寺，當卽曹溪。有邨童拾薪川邊，遙呼而問，所謂雲濤洞者，其童口傳手指，以川隔皆不能辨。望見南坡之下，有石崖一叢，漫趨之，至其下，仰視石隙，叢竹娟娟，上有朱扉不掩，登之，則磴道逶迤，軒亭幽寂，餘花殘墨，狼藉蹊間，雲隔石牀，雖披洞口，軒後有洞門下嵌，上有層樓橫跨，皆西向。先登其樓，樓中供大士諸仙像，香几燈案，皆以樹根爲

之，多有奇石者。其南有臥室一楹，米盎書篋，猶宛然在內，而苔衣蘿網，封埋已久，寂無徑行，不辨其何人所構，何因而廢也。下樓入洞，初入若室一楹，側有一窻，下陷窻黑，其北又裂一門，透裂入，有小窻斜通於外，見竹影竄入，即墮黑而下，南下杳不知其所底。北眺亦有一牖，上透窻處甚微，光不能深瀾。以手捫隘，以足投空，時時兩無所著，又時時兩有所礙。既至其底，忽望西南有光輝然，轉一隘，始見其光自西北頂隙透入，其處底亦平，而上復穹焉高盤。忽然有影掠隙光而過，心異之，呼顧僕，聞應聲正在透光之隙，其所過影即其影也。復轉入暗底，隙陰崖懸，無由著足，然而機關漸熟，升躋似易，覺明處之魂悸，不若暗中之膽壯也。再上一層，則上牖微光，亦漸定中生朗，其旁原有細級，宛轉崖間，或頽或整，但初不能見耳。出洞，仍由前軒出扉外，見右崖有石刻一方，外爲棘刺，結成窠網，遙不能見。余計不能去，竟踐而入之，巾履俱爲鉤卸，又以布縛頭護網，始得讀之，乃知是菴爲天啓丙寅州人朱化孚所構。（朱，壬辰進士。）其樓閣軒亭，俱有名額，住山僧亦有名，有詩，未久而成空谷，遺構徒存，祇增慨耳。既下，至川岸，若一航渡之，即西上曹溪。時不得舟，仍北三里，至溫泉，就舟而渡，登西岸，溯川南行，望川東，虛明崖洞，若即若離，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南一里，又見川東一崖，排突亦如虛明，其下亦有多洞迸裂，門俱西向，有大書其下爲「青龍洞」，爲「九曲龍宮」者。隔川望之，不覺神往。土人言此二洞甚深，篝火以入，可四五里，但中黑無透明處。此洞即在沈家莊北，余前從虛明沿川岸來，即可得之，誤從其上，行崖端而不知，深爲悵悵。然南之雲濤，北之虛明，既已兩窮，此洞已去而復得之對涯，亦未爲無緣也。又南一里，抵川西郵聚，從其後西上山，轉而南，又西上，共一里，遂入曹溪寺。寺門東向，古刹也。余初欲入寺覓聖泉，見殿東西各有巨碑，爲楊太史升菴所著，乃拂碑讀之。知寺中有一優曇花樹，一諸勝，因覓紙錄碑，遂不及問水。是晚，炊於僧寮，宿於殿右。

二十七日 晨起，寒甚。余先晚止錄一碑，乃殿左者，錄未竟，僧爲具餐，乃飯而竟之。有寺中讀書二生，以此碑不能句來相問，余爲解示。（二生一姓孫，安寧州人；一姓黨，三泊縣人。）黨生因引余觀優曇樹。其樹在殿前東。

北隅二門外，坡間，今已築之牆版中，其高三丈餘，大一人抱，而葉甚大，下有嫩枝旁叢。聞開花當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黃，大如蓮而瓣長，其香甚烈，而無實。余摘數葉置囊中，遂同黨生由香檳北下坡，循坳而北，一里半，觀聖泉。泉從山坡大樹根下，南向而出，前以石環爲月池，大丈餘，潑水深五六寸餘，波淙淙由東南坡間瀉去，余至當上午，早潮已過，午潮未至，此正當縮時，而其流亦不絕。第潮時更湧而大耳。黨生言穴中時有二蟾蜍出入，茲未潮，故不之見。即碑所云「金醮」一號曰「泉神」者矣。月池南有亭新構，扁曰「問潮亭」。前巡方使關中張鳳翻爲之記。黨生又引余由泉西上坡，西北緣嶺上，半里，登水月菴。菴東北向，乃葱山之東北坳中矣。菴潔而幽，爲鄉紳王姓者所建。庭中水一方，大僅逾尺，乃建菴後馴地而出者。菴前有深池，泉不能涸也。既復下至聖泉，還至曹溪北坡坳，黨生別余上寺。余乃從歧下山，一里，抵昨邨後上山處。由邨後南行半里，復東望川東迴曲中，石崖半懸，飛樓臨丹，卽雲濤洞也。川水已從東盤曲，路獨循西山南向下，因其山塢自南而轉也。一里餘，始循南山而東。二里，則其川自塢北曲而南，與路遇。既過路，又循東山溯谿轉而北，一里，乃東向陟東山之北，一里，乃轉東南行。一里，南陟一西來之峽，又南上坡，一里，與前來溫泉渡西大道合，始純南行。六里，入北城門，見有二女郎，辮髮雙垂肩後，（此間幼童女，辮髮一條垂腦後，女郎及男之長者，辮髮兩條垂左右耳旁，女仍用包髻，男仍用巾帽冠其上，若擔簏，則辮髮一條，週環於腦額，若箍其首者，又有男子未冠者，從後腦下另挽一小髻若螺，綴於後焉。）手執紈扇，嫣然在前，後有一老婦隨之，攜紙盒紙錠，將拜墓郊外。（此間重十月朝祭掃，家貧不及者，至月終亦不免也。）南中所見婦女，織足姣好，無逾此者。入城一里半，飯於東關，乃出逾巨石梁，遵大道東北行，半里有小溪，自東塢來，溯之行。從橋南東去，三里，半上坡。又一里，逾東安嶺，嶺不甚峻，東北從橫亘大山分隴西南下，爲安寧東第一護城之砂者也。過嶺東下，始見沙河之水，自東北來，隨其塢東入，過站摩村共十五里，爲始甸鋪。又四里，過龍馬山，峒峒北透，橫亘大山之南。路遶其前而東，又四里，始與沙流上流之溪遇。有三壑石梁，東跨其

上，是曰大橋。其水自東北進耳。二尖峯西，棋盤山南峽來，西南至安寧城東，南入於螳川者也。又半里，東上坡，宿於高規橋村。

二十八日，平明，東行一里半，上坡，爲安寧東界，由此卽爲昆明地。陂陀高下，以漸升陟而上，八里，其塢自雙尖後進耳。山來，路遂由南隴上。又二里，山坳間有聚廬當尖，是爲碧雞關。蓋進耳之山峙於北，羅漢之頂峙於南，此其中間度脊之處，南北又各起一峯夾峙，以在碧雞山之北，故名碧雞關。東西與金馬遙對者也。關之東，向東南下，爲高曉，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處，渡海者從之，向西北下爲赤家鼻，官道之由海堤者從之。余時欲游進耳，遂西北下坡半里，循西山北行。二里有邨，在西山之麓，是爲赤家鼻，大道由其前北去，及西折而入邨。邨倚山而廬，有池潞坡側，大不逾五尺，邨人皆仰汲焉。中復有魚，有垂釣其上者，亦龍澤之淺者也。由池南上坡，嶺道甚峻，半里，登岡上，稍北而曲，有坊當道，則進耳山門外坊也。其寺尙隔一坑，由坊西望，見寺後大山環於上，此岡遶於前，內夾深坑，旋轉而入，若耳內之孔，寺臨孔上盤架邊，以進取名之義，非身履此岡，不見其親切也。進坊，西向沿坑入，半里有歧西逾大山之坳，而入寺之路，則沿坑南轉，盤崖半里，西上，入寺中，寺門東向，登其殿，頗軒爽，似額端，不似耳中也。方丈在殿北，有樓三楹在殿南，其樓下臨環坑，遙覽滇海，頗如太華之二碧萬頃，而此深遠矣。入方丈，有辛貢，士伯敏者，迎款懃懃，僧寶印欲具餐，辛揮去，令其徒陳履惇、陳履溫、二陳乃甲戌進士履忠，及其弟出見，且爲供葷食。復引余登殿南眺海樓，坐談久之。余欲趨棋盤山，問道於寶印，寶印曰：『由坊東下山，自赤鼻山寶珠寺上爲正道，路且三十里。由此寺北，西逾大山之坳，其路半之，但空山多歧，路無從覓耳。』乃同辛君導余從殿後出，遂北至坳下東來歧去，余乃西上。半里逾坳，半里西北稍下一里，涉中窪，窪西復有大山，南北橫峙，與東界進耳後雙尖，并坳北之巔，東西夾成中窪，由窪西，復循西山之東北行，一里循嶺北轉而西，稍下一里，度峽西上。其西復有大山，南北橫峙，遂西向橫躡之一里半，登其岡，見西南隨塢，有路上逾其脊，將趨之，有負

芻者來曰：「棋盤路在北不在西也。」乃循西山之東，又北行，其路甚微，若斷若續。二里半，從西山北坳透脊西出，始望見三家村。在西塢中。村西盤峙一峯，自北而南，如屏高擁，卽棋盤山也。其脈北自妙高寺，三華山西南來，復聳此峯，分支西度，爲溫泉之筆架山，分支南下，爲始甸後之龍馬山，南環東亘，卽爲所逾之脊，而南度爲進耳。碧雞者也。脊北山復橫列東北，至寶珠赤鼻而止，爲三家村東界護山。余昔來自金馬以東，卽遙望西界山橫如屏，其頂復有中懸如覆釜高出其上者，卽此棋盤峯也，而不知尙在重壑之內，外更有斯峯護之，洵西峯之領袖矣。從坳西轉，循東山北崖，半里，乃西向下一里，行壑中有水北流，西涉之。又半里，抵三家村，其村倚棋盤東麓，路當從村西北上，乃誤由村南度脊處循峽西南上，竟不得路，攀躡峽中三里，登一岡，有菴三楹，踞坪間，後倚絕頂，其前東瞰嶺中，乃髮僧玄禪，與僧裕菴新建者，玄禪有內功，夜坐峯頭，曉露溼衣，無所退怖，菴中四壁未就，不以爲意也。日已西昃，迎余淪茗煑粥，抵暮乃別，西上躋峯一里，陟其巔，又西向平行頂上一里，有寺東北向，卽棋盤池也。時已昏黑，遂啜茗而就榻。

二十九日 凌晨起，僧爲余炊，余乃獨躡寺後絕頂，時曉露甚重，衣履沾透。頂間無高松巨木，卽叢草亦不甚深茂，蓋高寒之故也。頂頗平迤，其西南皆石崖矗突，其性平直而中實，可劈爲板，省中取石皆於此遙負之，然其上反不能見，以坳於內也。西北塢中有大壑迴環，下有水二方，卽廬踞其上，卽志所載勒甸村龍泉也。其水青白色。西南峽中水，則循龍馬山東而去，當卽沙河之源矣。東南卽三家之流，是頂亦三分分水之處，第一入演池，兩入螳川，皆一派耳。由頂遠眺，則東北見堯林山尖聳，與邵甸梁、王山並列；東南見羅藏山，環峙海外；直南見觀音山，帆峽爲碧雞，絕頂掩映，半浮半隱；直西則溫泉筆架山連翩而去，惟西北崇山稍豁，則螳川之所向也。下飯於寺，乃同寺僧出寺門東行三十步，觀棋盤石，石一方橫臥嶺頭，中界棋盤紋，縱橫合十九道。其北臥石上，楷書「玉案晴嵐」四大字，乃碧潭陳賈所題。南有二石平度，中夾爲穴，下墜甚深，僧指爲仙洞，昔有牧子墜羊其中，遂

以石填塞之。僭言此山之腹，皆崆峒，但不得其門而入耳。穴側亦有陳賢詩碑，已剝不可讀，乃遠寺，錄昆明令汪從龍詩碑，乃令幼僧導往峯西南，觀鑿石之崖。其崖上下兩層，鑿成大窟如廈屋。其石色青綠者，則膩而實黃白者，則粗而剛；其崖間中嵌青綠色者兩層，如帶圍，各高丈餘，故鑿者依而穴之；其板有方有長，方者大徑五六尺，長者長徑二三丈，皆薄一二寸，其平如踞，無纖毫凹凸，真良材也。還從寺前東向下，一里，過新菴之左，直下者一里半，過三家，左渡澗。又一里半，東逾石山之岬，其山乃東界北走之脈，至此復突一峯，遂北盡焉。從坊東墜崖而下，復漸成一坑，隨之行，三里，爲寶珠寺。未至寺，其西墜峽處，坑水潰而爲瀑，懸崖三級下，深可十五六丈，但水細如絡絲，不如足練也。寶珠寺東向倚山之半，亦幽亦敞，由其前墜坡直下，五里，抵山麓，爲石鼻山，聚落甚盛，蓋當草海之西，碧雞關大道，卽出其下也。由村轉北，一里半，東北與大道合，於是東向湖堤。二里半，有邨當堤之衝，曰夏家窰。過此，遂遵堤行湖中。堤南北皆水窪，堤界其間，與西子蘇堤無異。蓋其窪卽草海之餘，南連於瀕池，北抵於黃土坡，西瀕赤鼻山之麓，東抵會城，其中支條錯遠，或斷或續，或出或沒，其瀕北者，志又謂之西湖，其實卽草海也。昔大道迂迴北坡，從黃土坡入會城，傳元獻爲侍御時，填窪支條，連爲大堤，東自沐府魚塘，西接夏家窰，橫貫湖中，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東行堤上一里半，復有岡有橋，有棲舍，介水中央，半里，復遵堤上東行湖中，遙顧四圍山色，掩映重波間，青蒲偃水，高柳灑堤，天然絕勝；但堤有柳而無花，橋有一二而無二六，不免令人轉憶西陵耳。又東二里，湖堤旣盡，乃隨港堤東北，二里，爲沐府魚池。又一里半，抵小西門，飯於肆。東過兩橋，濱濠南而東，一里，入城南舊寓，問吳方生，則已隔晚向晉寧矣。已而見唐大來寄來行李書，書俱以隔晚先至，獨方生則我來彼去，爲之悵悵。乃計復爲作書，令顧僕往晉寧謝唐君，別方生，并向大來索陶不退書。陶諱挺，有詩翰聲，向官於浙，前大來欲爲作書，聞其已故，乃止。適寓中有高土官從姚安來，知其猶在，皆虛傳如眉公也，故復索書往見之。

十一月初一日晨起，余先生作書令顧僕往投阮玉灣，索其導游緬甸書，併謝向之酒盒，余在寓作管寧語，東須其反命，即令往南壩候渡。下午，顧僕去，余欲入城拜阮仁吾，令其促所定負擔人，爲西行計。適阮穆聲來，顧已而玉灣以書來，期明日晤其齋中，遂不及入城。

初二日晨起，余欲自仁吾處，次第拜穆聲，後至玉灣所，忽玉灣來邀甚急，余遂從其使，先過玉灣，則穆聲已先在座，延於內齋，款洽殊甚。既午，曰：「今日總府宴撫按，當入內一看，即出，故特延穆聲奉陪，并令二幼子出侍客飲。」果去而即返，洗盞更酌，已而報撫按已至，玉灣復去，矚穆聲必款余多飲，須其出而別，余不能待，薄暮，託穆聲代別而返。

初三日晨往阮仁吾處，令促負擔人，即從其北宅拜穆聲，留晨餐，引入內亭觀所得奇石，其亭名竹在，余詢其故，曰：「父沒時，宅爲他人所有，後復業，惟竹在耳。」亭前紅梅盛開，此中梅俱葉而花，全非吾鄉本色，惟一株傍亭簷，摘去其葉，始露面目，猶故人之免胄相見也。石在亭前池中，高八尺，闊半之，玲瓏透漏，不瘦不肥，前後俱無斧鑿痕，太湖之絕品也。云三年前從螺山絕頂覓得，以八十餘人舁至，其石浮臥頂上，不經摧鑿而下，真神物之有待者。余昔以避雨山頂，徧臥石隙，烏覩有此類哉！下午，過周恭先，遇於南門內，正挽一友來，頭知金公趾爲余作送靜聞骨詩，相與同往叩之，則金在其莊，不相值。（金公趾名初麟，字頗肖，董宗伯風流公子也。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聲伎，其祖乃甲科。父偉，鄉薦，任江西萬安令。公趾昔好客，某奏劾錢士晉軍門，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其友遂留至其家，割雞爲餉，饋多烹牛，雞脯而出，甚精潔。其家乃教門，舉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性馬，字雲客，（名上捷，號閔仙）尋甸府人。父以鄉科任沅州守，當安會困黔省時，以轉餉功擢常德太守，軍興旁午，獨運援黔之餉，久而無匱，以勞卒於任，雲客其長子也。文雅蘊藉，有幽人墨士之風。是晚，篝燈論文，雲客出所著拾芥軒集相訂，遂把盞深夜，恭先別去，余遂留宿其齋中。窗外有紅梅一株盛放，（此間皆紅梅，白者不植。）中夜獨

起相對，恍似羅浮魂夢間，然葉滿枝頭，轉覺翠羽太多耳。

初四日 馬君留晨餐，恭先復至，對弈兩局，又留飯，過午乃出城，以爲願僕將返也。及抵寓，願僕不見，而方生已儼然在樓。問何以來，曰：「昨從晉寧得君書，即騎而來。送君騎尚在，當遲一日復往晉寧。」問：「昔何以往？」曰：「往新興，便道晉寧看君耳。」問願行何在，曰：「尙留晉寧候渡。」知始方生往新興，以詐郡尊考滿，求雷太史左右之巡於方使台之側也。（雷名躍龍，以禮侍丁憂於家。巡方使爲倪于義，係四川人。）

初五日 方生爲余作永昌潘氏父子書（父名嗣魁，號蓮峯，丙子科第十名。子名世澄，號未波，丙子科解元。）騰越潘秀才書（名一柱）又爲余求許郡尊轉作書通李永昌（永昌太守李還素，昔自雲南別駕陞，與許同僚）又爲余求范復蘇（醫士，江西人）轉作書通楊賓川（賓川守楊大賓，黔人，號君山。原籍宜興人，以建平教中於南場，與又生鄉同年也。前又生有書來，然但知其家於黔，而不知其宦於賓。書爲盜失，并不知其家之所在，但憶昔年與其弟宜興總練同會於又生坐，今不知其弟尙在宜興否）憐余無貲，其展轉爲余謀，勝余自爲謀也。下午，願行自晉寧返，并得唐大來與陶不退書。阮仁吾所促負擔人亦至。

初六日 余晨造別阮玉澗穆聲，索其所作送靜聞骨詩。阮欲再留款，余以行李已出，辭乃出叩任君，任君大來，妹培。大來母夫人在其家，并往起居之。任固留飯，余乃趨別馬雲客，不值，留詩而還。過土王廟，入其中，觀菩提樹，樹在正殿陸庭間甬道之西，其大四五抱，榦上登而枝盤覆，葉長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帶淡黃色，瓣如蓮長，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遇閏歲則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按天行之數，不但泉之能應刻（州勾漏泉刻百沸）而物之能測象如此，亦奇矣。土人每以社日，羣至樹下，灼艾代爇。言爇樹即同爇身，病應爇而解，此固誕妄，而樹膚爲之滾磨無餘焉。出廟，飯於任返寓，周恭先以金公趾所書詩并贖至，又以馬雲客詩扇至。阮玉澗以詩冊并贖至，其弟鍾，亦使人餽馬。迨暮，金公趾自莊還，來晤，知余欲從筇竹往，曰：「余輩明晨當以

筇竹爲柳亭。余謝之曰：「君萬萬毋作是念，明晨君在溫柔夢寐中，余已飛屐峯頭矣，不能待也。」是晚，許郡尊亦以李永昌書至，惟范復蘇書未至也。

初七日，余晨起索飯欲行，范君至，卽爲作楊賓川書。余遂與吳方生作別，循城南濠西行。二里，過小西門，又西北沿城行一里，轉而北，半里，是爲大西門，外有文昌宮，桂香閣，峙其右，頗壯。又西半里，出外濠門，有歧向西北者，富民正道，向西者，爲筇竹寺道。余乃從正西傍山坡南行，卽前所行湖堤之北峯也。五里，其城西盡，鄉聚駢集，是爲黃土坡，坡西則大塢自北而南，以達濱海者也。西行塢塍中，二里，有溪自西北注而南，石梁橫其上，是卽海源寺側穴湧而出之水，遂爲省西之第一流云。又西一里半，有小山自西山橫突而出，反自南環北，路從其北嘴上一里半，西達山下，有峽東向，循之西上，是爲筇竹，由峽內轉澗，西南上，是爲圓照，由峽外循山嘴北行，是爲海源。先有一婦騎而前，一男子隨而行者，云亦欲往筇竹，隨之，誤越澗南上圓照，至而後知其非筇竹也。圓照寺門東向，層臺高敞，殿宇亦宏，而闕寂無人。還下峽，仍逾澗北，令行李往候於海源。余從峽內入一里半，澗分兩道，來一自南峽，一自北峽，二流交會處，有坡中懸其西，於是渡峽南之澗，卽躡坡西北上，漸轉而西，一里半，入筇竹寺。其寺高懸於玉案山之北，睡寺門東向，斜倚所踞之坪，不甚端稱，而羣峯環拱，林壑濛濛，布幽邃之境也。入寺見殿左魚膽喧雜，腥羶交陳，前騎來婦亦在其間，登藏經閣，望閣後有靜室三楹，頗幽潔，四面皆環牆迴隔，不見所入門，因徘徊閣下，忽一人迎面問曰：「先生豈霞客耶？」問何以知之？曰：「前從吳方生案，徵其所作詩，詩題中見之，知與丰標不異也。」問其爲誰，則嚴姓，名似祖，號築居，嚴家宰清之孫也。爲人沉毅有骨，澹泊明志，與其姪讀書於此，所望牆園中靜室，卽其棲托之所，因留余入其中，懇停一宿，余感其意，命願僕往海源安置行李，余乃同嚴君入殿左方丈，問所謂采木亭者，主僧不在，鎖鑰甚固，復遇一段君，亦識余言，在管寧相會，亦忘其誰何矣。段言爲金公趾期會於此，余當卽至。三人因同止殿右，循堦坡而西北，則寺後上崖，復有坪一方，其北崖環抱，

與南環相稱，此舊筇竹開山之址也，不知何時徙而下。其處後爲僧塋，有三塔，皆元時者；三塔各有碑，猶可讀。讀罷，還寺，公趾又與友兩三輩至，相見甚歡，覘其意，卽前騎來，婦備酒邀衆客，以筇竹爲金氏護施之所，公趾又以夙與余約，故期備於此，而實非公趾作主人也。時嚴君謂余，其姪作飯於內已熟，拉往餐之。頃之，住持僧體空至，其僧敦厚篤摯，有道行者爲余言：「當事者委往東寺監工修造，久駐於彼，今適到山，聞有遠客至，亦一緣也。必多留寺中，毋卽去。」余辭以「雞山願切，此一宵爲嚴君強留者，必不能再也。」體空謂：「今日諸酒肉漢混聒寺中，明晨當齋潔以請。」遂出。余欲往方丈答體空，嚴君以諸飲者在，退而不出。余見公趾輩自上望見，趨而至曰：「東廂，始知其婦爲妓而稱觴者，余乃迂從殿南二門側，曲向方丈，體空方出迎，而公趾輩自上望見，趨而至曰：「醴已備，可不必參禪矣。」遂拉之去。抵殿東廂，則築居亦爲拉出矣。遂就燕飲。其婦所備肴饌甚腆，公趾與諸客各歌而稱觴，然後此婦歌，歌不及公趾也。旣而段君去，余與築居亦別而入息陰軒，迨暮，公趾與客復攜酒盒就飲軒中，此婦亦至，復飛聲徵歌，二鼓乃別去。余就寢，寢以紙爲帳，卽嚴君之榻也。另一榻，亦紙帳，是其姪者，嚴君攜被襪就焉。旣寢，嚴君猶秉燭獨坐，觀余石齋詩帖，并諸公手書，余魂夢間，聞其哦三詩贈余，余寢熱不能辨也。

初八日，與嚴君同至方丈叩體空。由方丈南側門入幽徑，游禾木亭。亭當坡間，林巒環映，東對峽隙，瀆池一盃，浮白於前，境甚疎窅，有雲林筆意。亭以茅葺，窗櫺潔淨，中有蘭二本，各大叢合抱，一爲春蘭，步透二挺，一爲冬蘭，花發十種，穗長二尺，一穗二十餘花，花大如萱，乃赭斑之色，而形則與蘭無異。葉比建蘭闊而柔，磅礴四垂，穗長出葉上，而花大枝重，亦交垂於旁，其香盈滿亭中，開亭而入，如到乘香國中。三人者，各當窗一隙，踞窗檻坐。侍者進茶，乃太華之精者。茶列而蘭幽，一時清供，得未曾有。禾木者，山中特產之木，形不甚大，而獨此山有之，故取以爲名，相仍已久，而體空新整之，然目前亦未睹其木也。體空懇留曰：「此亭幽曠，可供披覽，側有小軒，可以

下榻，閣有藏經，可以簡閱。君留此過歲，亦空山勝事，雖澹泊，知君未必却情。三人卒歲之供，貧僧猶不乏也。」余謝：「師意甚善，但淹留一日，余心增歉一日，此清淨界，反成罪戾場矣。」坐久之，嚴君曰：「所炊常熟，乞還餐之。」出方丈，別體空，公趾輩復來，拉就殿東廂，共餐鼎肉湯麵，復入息陰軒飯。嚴君書所哦三詩贈余，余亦作一詩爲別。出正殿，別公趾，則行李前去，爲體空邀轉，不容行，余往懇之，執補不捨。公趾築居前爲致辭曰：「唐晉寧日演劇集筵，欲留名賢，君不爲止。若可止，余輩亦先之矣。」師曰：「君寧澹不羶，不爲晉寧留，此老僧所以敢留也。」余曰：「師意既如此，余當從雞山回，爲師停數日。」蓋余初意欲從金沙江往雅州，參峨帽滇中人，皆謂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歸省，假道於黔，而出遵義，余不信。及瀕行，與吳方生別，方生執裾黯然曰：「君去矣，余歸何日？後會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圖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已。至是見體空誠切，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築居公趾輩交口曰：「善。」師乃聽別出山門，師遠遠下坡，指對山小路曰：「逾此可入海源上洞，較山下行近。」既別，一里半，下至峽中，令肩行李者逾南澗，仍來路出峽往海源寺，余同顧僕逾北澗，循澗北入，即由峽東向臨嶺，一里，逾嶺東，稍東下，半里，折而北，又半里，已遙見上洞，在北嶺，與妙高相並，而路則踐危石，歷巉磴而下，下險。即由山半轉而北行，半里，有大道東南自海源上坡，從之，西北上半里，嶺上亂石森立，如雲湧出。再北，遂得上洞，洞門東向，高穹軒適，其內深六七丈，闊與高亦如之，頂穹成蓋，底平如砥，四壁圍轉，無嵌空透漏之狀，惟洞後有石中突，高丈餘，有隙宛轉，逾之而入，洞壁亦嵌而下，墜深入各二丈餘，底遂窅黑，墜隙而下，見有小水自後壁滴瀝而下，至底而水不見，黑處亦漸明。有樵者見余入，駐外洞待之，候出乃去。洞中野鴿甚多，俱巢於洞頂，見人飛擾不定，而土人設機關以取之。又稍北，共半里，而得中洞。洞門亦東向，深闊高俱不及上洞三之一，四壁亦圍轉，無他歧，惟門左旁列一柱，又有二孔外透爲異耳。余從洞前望往妙高，大路自海源由山下邨落盤西山北，嘴而西上，洞前有如綫之路，從嶺北逾坳而西，即從嶺頭行，可省陟降之煩，乃令顧僕下山，招海源行李，余即從洞

嶺北行，期會於妙高。洞北路若斷若續，緣西山之半，其下皆邨聚，倚山之麓，大路隨之。余行嶺半一里，有路自下邨直上，西北逾嶺從之。一里，逾嶺西，峯頭有水一塘在窪中。由塘北西下一里，山復環成高塢，自南向北，塢口石峯東峙，嶙峋飛舞，踞衆壑之交。石峯北，又有塢自西而東，西塢重壑層疊，有大山臨之，其下路交而成蹊焉。余望之行，半里，北下至石山之西。又半里，西抵西塢之底。路當從西塢北崖緣峽而上，余誤從西塢南崖踰坡而登，一里，逾嶺脊而西，即見西北層岡之上，有佛宇重峙，余知卽爲妙高，而下有深峽間隔，路反折而西南，已覺其誤。循之行一里，以爲當截峽北渡，便可折而入寺。乃墜峽西北下，半里，涉底，復扳峽西北上，以爲寺在岡脊矣，而何以無路？又半里，及登脊，則猶然寺前環峽之岡，與寺尙隔一坑也。岡上有一塔，正與寺門對。復從其東北下坑，半里，由坑底再上北崖，則猶然前塢底緣峽處也。北上半里，岡頭有茶菴當道，是爲富民大路，菴側有坊。沿峽端西循坡半入半里，是爲妙高寺。寺門東向，前臨重峽，後倚三峯，所謂三華峯也。三尖高擁，攢而成塢，寺當其中，高而不覺其亢，幽而不覺其闕，亦勝地也。正殿左右，俱有官舍，以當富民武定之孔道，故寺中亦幽寂。土人言妙高正殿有辟塵木，故境不生塵，無從辨也。瞻眺久之，念行李當至，因出待於茶菴側。久之，乃從坡下上。余因執途人詢沙朗道，或云仍下坡，自普擊大道而去，省中通行之路也。其路迂而易行，或云更上坡，自牛圈嶺分歧而入，此間達之小路也。其路近而難知。余曰：「旣上，豈可復下？」遂更上坡，三里，逶迤逾嶺頭，卽循嶺北西向盤崖行。又二里，有小石峯自嶺北來，與南峯屬，有數家當其間，是曰牛圈嶺。東西之水從此分矣。從嶺西直下，則大道之出永定橋者。余乃飯而從嶺脊北向行，一里，稍下涉壑，卽從壑北上坡，緣坡東北上，回望壑底，西墜成峽，北走甚深。路東北逾坡，其東猶下溟池之峽也。又一里半，從嶺頭逾坳而北，北行一里，再逾一西突之坳，其北遂仍出西峽上。於是東沿山脊行，又北一里半，西瞰有邨當壑底，是爲陡坡。其峽逼仄而深陡，此邨居之最險者。從嶺上隨嶺東轉半里，有路自東坳間透而直西，遂墜西峽下，此陡坡通省之道，乃遵之。東上半里，逾坳東，於是北沿山脊行。又東

半里，稍東北下峽中，半里有水一池，潞路南，是爲清水塘，在度脊之北，塘北遂下墜成坑，隨之北下，一里，過峽底，有東來大道，度峽西北去，此卽自省會走富民間道也。隨之，復從峽西傍西山北行，二里，又轉而西，遇一負薪者，指北向從歧下峽中行，將半里，至其底，卽清水塘之下流也。又從峽西緣坡麓行，細徑斷續，亂崖崩墜，二里半，逾澗，綠東麓，又北一里，乃出峽口。於是北塢大關，南北遙望，而東界老脊，與西界巨峯，夾而成塢。始從畦陞北行，一里有溪，頗巨，自塢北來，轉而西去，余所從南來之水，亦入之，同入西南峽中。路北渡之一里，有邨聚倚西山之麓，高下層疊，是爲沙朗。入叩居停，皆辭不納，以非大路故，亦昆明之習俗也。最後入一老人家，強主之，豈不爲兌米而炊。

初九日，令顧僕覓米具炊。余散步邨北，遙晰此塢，東北自牧養北梁，山西支分界，東界雖大脊，而山不甚高，西界雖環支，而西北有石崖山，最雄峻，又南爲沙朗西山，又南爲天生橋，而南屬於陡坡東峽之山。其山東西兩界，既夾成大塢，而南北亦環轉連屬，其中水亦發源於龍潭，合南北峽而成溪，西注於富民螳螂，然不能竟達也。從塢西南入峽，搗入山洞——其洞深黑莫測——穿山西出，與陡坡之澗合。洞上之山，間道從之，所謂天生橋也。然人從其上，不知下有洞，亦不知洞之西透，山之中空而爲橋，惟沙朗人耕牧於此，故有斯名。然亦皆謂洞不可入，有虎狼，有妖祟，勸余由邨後逾山西上，不必向水洞迂折，余不從。既飯，乃南循坡麓行，一里半，與溪遇，遂同入西峽，其峽南北山壁夾而成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一里，仰見北崖之上，石壁盤突，其間駢列多門，而東一門，高懸危巖，勢獨雄豁，而磴跡甚微，棘鬚崖崩，莫可著足。乃令顧僕并行，李俟於下，余獨攀躍而上。久之，躋洞東，見又一門側，余以爲必中通大洞，遂從其側倒懸入大洞門。其門南向，甚穹，洞內層累北上，深十餘丈，而闊半之，然內無旁竇，卽前外見側迷之門，亦不中達也。出洞，欲東上側門，念西洞尙多，既下，欲再探西洞，望水洞更異，遂直從洞下，西趨水洞。又半里，西峽既盡，山環於上，洞關於下，水從東來，逼南崖，搗西洞入，路從其北墜岡

下，余令肩夫守行李於岡上，與顧僕入洞。洞門東向，高十餘丈，而闊半之。始涉水，從其南崖入，水漱北崖而環之，入五六丈，水環北崖，路環南崖，俱西轉。仰見南崖之上，層覆疊出，突爲危臺，結爲虛樓，皆在數丈之上，氤氳闢，與雲氣同爲吞吐。從其下，循之西入，北崖尙明，水漱之，南崖漸暗，路隨之。西五六丈，南崖西盡，水從北崖直搗西崖下，西崖遂下嵌成潭，水鳴其中，作衝激聲。遂循西崖北折去，路乃涉水循東崖，北向隨之，洞轉而北，高穹愈甚，延納餘朗，若昧若明。又五六丈，水從北崖，復西轉，余亦復涉西涯。於是水再環北崖，路再環南崖，竟昏黑不可辨，但聞水聲潺潺。又五六丈，復西遇水，其水漸深，既上不可見，而下不可測，乃出。出復四渡水而上岡，聞岡上有人聲，則沙朗人之耕隴者，見余入洞，與負行李人耦語待之。爲余言水之西出，卽陡坡北峽，山之上度，卽天生橋問道所從，如前之所標記者，始恨不攜炬，竟西從洞中出也。其人又爲余言，富民有老虎洞，在大溪之上，不可失。余謝之。乃西上躡嶺，一里半，登其脊，是爲天生橋，脊南石峯嶙峋，高聳而出，其脈自陡坡東，度脊而北，問道循其東陘，陡坡之澗，界其西麓，至此，又跨洞而北，屬於沙朗後西山，水從其下穿腹西出，路從其上度脊西行，脊西瞰，卽陡坡澗水，直走而北，至此西折。脊上之路，亦盤擊西墜，益信出水之洞，卽在其下，心懸懸欲一探之。西行山半者一里，見有歧直下峽底，遂令顧奴同負囊者，由大道直前，余乃獨下趨峽中。半里，抵峽底，遂溯水東行。一里，折而南，則後洞龐然西向，其高闊亦如前洞，水從其中踴躍而出，西與南來之澗，合而北去。余溯流入洞，二丈後，仰眺洞頂上層，復裂通於門外，門之上，若橋之橫於前，其上復流光內映，第高穹之極，下層石影氤氳，若浮雲上承，明旭也。洞中流，初平散而不深，隨之深入數丈，忽有脊石中踞，浮於水面，其內則淵然深隱，磅礴崖根，不能溯入矣。洞頂亦有石倒竊，以高甚，反不覺其天矯。其門直而迴，故深入而猶朗朗，且以上層倒射之光，直徹於內也。出洞，還顧洞門上，其左懸崖甚峭，上復闢成一門，當卽內透之隙。乃涉澗之西，遙審崖間層疊之痕，孰可著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轉達，孰可以騰躍上。乃復涉澗抵崖，一依所審法試之，半晌，遂及上層外，門更廓然高穹也。入

其內爲窟爲窩，爲臺爲榭，得浮空內向，內俯洞底，波濤破峽，如玉龍負舟，與洞頂之垂帷懸帳，昔仰望之而際隱者，茲如櫻絡隨身，幃幃影矣。與躡雲駕鶴，又何畏乎？坐久之，聽洞底波聲，忽如宏鐘，忽如細響，令我神移志易。及下，層崖懸級，一時不得膝理，攀挂甚久。脩有男婦十餘人，自陡坡來，隔澗停睇，迨余下，問何所事，余告以游山。兩男子亦儒者，問其上何有，余告以景不可言盡。恐前行者漸遠，不復與言。遂隨水少北轉而西行，峽中一里，漸上北坡，緣坡西行，三里，峽塢漸開。又四里，塢愈開。其北崖逾山南下者，卽沙朗。後山所來道，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者是爲頭邨。路至此，始由塢渡溪。溪上橫木爲橋，其水卽陡坡并天生橋洞中所出，西流而注於螳螂川者也。從溪南隨流行約一里，過頭之西，沿流一里半，復上坡西行。二里，再下塢中。半里，路旁有賣漿草舍，倚南坡，則顧僕與行李俱在焉。遂入飯。又西盤南山之嘴，一里餘，爲二邨。邨之西，有塢北出，橫涉而過之。半里，復上坡，隨南山而西，上倚危崖，下逼奔湍。五里，有邨在溪北，是爲三邨。至是南界山橫突而北，北界山環三邨之西，又突而南，塢口始西望焉。路由溪南躋北突之坡而上，一里半，抵峯頭。其峯北瞰三邨溪而下，溪由三邨西橫嚙北峯之麓，破峽西出，峽深嵌逼束，止容水，不容人，故身逾其巔而過，是爲羅鬼嶺。東西分富民、昆明之界焉。過嶺西下，四里，連過上下羅鬼兩邨，則三邨之流已破峽西出，界兩邨之中而西，又有一溪自北塢來，與三邨溪合併西去。路隨之行。溪南二里，抵西崖下，其水稍曲而南，橫木梁渡之，有邨倚北山而聚，是爲阿夷沖。又從其西一里半，逾一坡，又一里半，昏黑中得一邨，亦倚北山，是爲大哨。覓宿肆不得，心甚急。又半里，乃從西村得之，遂宿其家。

初十日，雞鳴起飯。出門，猶不辨色。西南行，腔中一里半，南過一石橋，卽阿夷沖溪所出也。溪向西北流，路度樓南去。半里，又一水自東南峽中來，較小於阿夷沖溪，卽志所云洞溪之流也。二流各西入螳螂川。度木橋，一里餘，得大溪湯湯，卽螳螂川也。自南峽中出，東北直抵大哨西，乃轉北去，而入金沙江。有巨石梁跨川上，其下分五壑，上有亭，其東西兩崖，各有聚落成衢，是爲橋頭。過橋，西北一里，卽富民縣治。由橋西溯川南行七里，爲河上洞。

先是，有老僧居此洞中，人以老和尚呼之，故沙朗人誤呼爲老虎洞。余至此，土人猶以爲老和尚也。及抵洞，見有刻爲河上洞者，蓋前任縣君以洞深臨流，取河上公之義而易之。甫過橋，余問得其道，而顧僕負囊者已先向縣治，余聽其前，獨沿川岸溯流去。一里，西南入峽，又三里，隨峽轉而南，皆瀕川岸行。又二里，見路直躡山，上，余疑之，而路甚大，姑從之。一里，遇樵者，始知上山爲胡家山道，乃上寨也。乃復下，瀕川而南，一里，其路又南上山。余覘其旁路皆巖，復隨之，躡山南上，愈上愈峻，一里，直登嶺脊，而不見洞。其脊自西峯最高處橫突而東，與東峯壁夾川流，祇通一綫者也。蓋西岸之山，南自安寧聖泉西龍山分支傳送而來，至此爲危嶂，屏壓川流，又東北墜爲此脊，以橫扼之。東岸之山，東自牛圈嶺分支傳送而來，至此亦登爲危嶂，屏壓川流，又西與此脊對而挾持之。登此脊而見脊南山勢崩墜，夾川如綫，川自南來，下抵其底，不得自由，惟有衝躍。脊南之路，復逾淵而下，以爲此下必無通衢，而墜路若此，必因洞而關，復經折隨之下，則樹影偃密，石崖虧蔽，非人境。下墜一里，路直逼西南高峯下，其峯崩削如壓，危影兀兀欲墜。路轉其夾，勘問，石削不容趾，鑿孔懸之，影倒奔湍間，猶窅然九淵也。至是，余知去路甚遠，已非洞之所麗，而受其險峭，徘徊不忍去。忽聞上有咳聲，如落自九天，已而一人下，見余愕然，問何以獨踟此？余告以尋洞，曰：「洞在隔嶺之北，何以逾此？」余問此路何往？曰：「沿溪躡峭，四十里而抵羅墓。」則此路之幽闕，更非他徑所擬矣。雖不得洞，而覘此奇峭，亦一快也。返躡一里，復北上脊，見脊之東有洞，南向，然去川甚遠，余知非河上洞，而高攬南山，凭臨絕壑，亦超然有雲外想，遂披棘攀崖入之。其洞雖不甚深，而上覆下平，倒插青冥，呼吸日月，此爲最矣。凭憩久之，仍逾脊北下，一里，抵麓，得前所見巖路，瞰川崖而南，半里，卽橫脊之東垂也。前誤入南洞，在脊南絕頂，此洞在脊北窮峽，洞門東向，與東峯夾東蟬川，深嵌峽底，洞前惟當午一露日光，洞內之幽阻可知也。洞內南半穹然內空，北半偃石外突，偃石之上，與洞頂或綴或離；其前又豎石一枝，從地內湧起，踞洞之前，若湧塔然。此洞左之概也。穹入之內，崆峒窈窕，頂高五六丈，多翔翺卷舒之勢。五丈之

內，右轉南入，又五丈而省然西穹，闕黑莫辨矣。此洞右之概也。金雖未窮其奧，已覺幽奇莫過。次第潭中，諸洞，皆與清華清溪二川，相爲伯仲。而惜乎遠既莫與，近復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間，雲影苔痕，自成歲月而已。出洞，遂隨川西岸遵故道，七里，至橋頭，又北一里餘，入富民縣南門，出北門，無城堞，惟土堞環堵而已。蓋川流北向，關爲大塢，縣治當西坡之下，其北有餘支，掉臂而東，以障下流。武定之路，則從此臂逾坳北去，川流則溷此臂而東北下焉。時顧僕及行李，不知待何所，余踉蹌而前，又二里，及之坳臂之下，遂同上峽中，平逾其坳，三里，有溪自西南山峽出，其勢甚遙，乃河上洞，西高峯之後，夾持而至，東注螻川者。其流頗大，有梁南北跨之。北上坡，又五里，飯於石岡，時逾坳北下，日色甚麗，照耀林壑。西有大山，曰白泥塘，其山南北橫，如屏插天。土人言東下極削，而西頗夷，其上水池一泓，可耕可廬也。山東之水，即由石關，嶮北麓而東去。其二里，涉之，即緣東支迤邐北上。其支從白泥東北，環而南下者，其腋內水亦隨之南下，合於石關北麓，路澗之北，八里，又逾其坳，坳不甚峻，田塍環繞其上，郵居亦夾峙，是爲二十里鋪。又四里，爲沒官莊。又三里，爲者坊關。其處塢徑旁，遶聚三流焉。一出自西南峽中者，最大，即白泥塘山後之流也。有石梁跨其上，梁南居廬，即者坊關也。越梁西北上一里，復過一郵廬，又一小水自西峽來，又一水自西北峽來，二水合於郵廬東北，稍東，復與石梁下西南峻水，合而東北去，當亦入富民。東北螻川下流者，過郵廬之西北，有平橋跨西峽，所出西溪上，度其北，遂西北上嶺。其嶺蓋中懸於西北西澗之中，乃富民武定之界也。盤曲而上者三里，有佛宇三楹，木坊跨道，曰「滇西鎖鑰」。乃武定所建，以爲八境之防者。又西上一里餘，當山之頂，有堡焉，其居廬亦盛，是爲小甸堡。有歇肆，在西隘門外，遂投之而宿。

十一日 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

季會明曰：此後共缺十九日。詢其從遊之僕，云武定府有獅子山，叢林甚盛，僧亦敬客，留惠數日，遍閱武定諸名勝。後至元謀縣，登雷應山，見活佛，爲作碑記，窮金沙江，由是出官莊，經三姚、三姚、姚縣、姚安府。

姚州。而達鷄足。此其大略也。余由十二月記憶之。其在武定。元謀間無疑矣。夫體客雖往。而其體猶在。文之所缺者。從而考之。是僕足當霞客之遺獻云。

戊寅十二月初一日。在官莊茶房。時顧行病雖少瘥。而孱弱殊甚。尙不能行。欲候活佛寺僧心法來。同向黑

井。迂路兩日。往姚安府。以此路差可行。不必待街子也。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在茶房。悟空日日化米以供食。而顧行孱弱如故。心法亦不至。

初五日。前上雷應諸蜀僧返。諸僧約明日馬街。隨往爐頭出大姚。余仍欲隨之。而病者不能同行。爲之快

伏。馬街在西谿東坡上。南去元謀縣二十五里。北去黃瓜園三十五里。東至雷應山箐口十里。西至溪西坡五里。當大塢適中處。東西抵山。共徑十五里。南抵山。北逾江。共徑一百三十里。平塢之最遙者也。其東南有聚廬曰官莊。爲黔府莊田。茶房卽在馬街坡北。

元謀縣在馬頭山西七里。馬街南二十五里。其直南三十五里爲臘坪。與廣通接界。直北九十五里爲金沙江。渡江北十五里爲江驛。與黎溪溪接界。江驛在金沙江北。大山之南。由其後北逾坡五里。有古石碑。大書「蜀滇交會」四大字。然此驛在江北。其前後二十里之地。所謂江外者。又屬和曲州。元謀縣北界。實九十五里而已。江驛向有驛丞。二十年來。道路不通。久無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檢司帶管。直東六十里爲墟靈驛。東嶺頭與和曲州接界。直西四十里爲西嶺。與大姚縣接界。其地北遙與會川衛直對。南遙與新化州直對。東遙與崇明州直對。西遙與大姚縣直對。東界大山。卽墟靈驛與雷應山也。南自大麥地直抵金沙江。南岸橫互二百里。平障天半焉。西界山層疊錯出。亦皆自南而北。縣治之支。南自楚雄府定遠縣東來。分支結爲縣治。其餘支西遶者。由縣西直北十五里西溪之口而止。是爲第一層。又一支南自定遠縣分支來。與

縣西之支同夾而北至西溪口，東支已盡。此支更夾之而北，至扁擔浪而止，是爲第二層。又一支西自姚西與姚安府東界分支東來，與扁擔浪之支同夾而北，中界直林後水，卽所謂西尖界嶺也。又一支西自姚安府東北分支東來，與西尖界嶺同夾而北，中界爐頭溪水，卽所謂爐頭西亂石岡也。又一支定遠縣西北妙峯山分支東來，與亂石岡同夾而北，中界河底之水，卽所謂舌甸獨木橋西山也。諸山皆夾川流北出，或合西溪，或出直權而下金沙，故自縣以北，其西界諸山一支既盡，一支重出，若鱗次而北，抵金沙焉。其東界水皆小，惟墟靈驛一支較大，南出馬頭山之南，經縣治東而北，與北溪合。自是以東，溪東之鄉，倚東界山之麓甚多，官莊之北十里爲環州驛，又十里爲海關鄉（濱溪東岸，卽活佛所生處，離寺二十五里，其村有木棉樹，大合五六抱，縣境木棉樹最多，此更爲大。）又十五里爲黃瓜園，溪西之鄉，倚西界山之麓亦甚多。西坡下鄉，與官莊對峙。北十五里爲五富鄉，又十里爲直寧鄉，又北逾嶺二十里爲扁擔浪，於是北夾西溪，盡於金沙焉。

西界諸山，俱自定遠夾流分支，東北而盡於金沙江。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頂，矗峙於北，與金沙北岸，蜀滇交會之嶺，駢擁天北。從塢中北向遙望，若二眉高列於塢口焉。余初以爲俱江北之山，及抵金沙江上，而後知江從二山之中，自北而南，環東山於其北，界西山於其西，始知此方頂之山，猶在金沙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其地猶大姚縣屬，在縣東北百四十里，直權之境，東臨金沙江。是此山又從西北，勝州界，環突東南，界金沙於外抱，三姚於中，與此西界迴合，而對峙爲門戶者也。

金沙巡司，乃金沙江南曲之極處。自此再東，過白馬口，普渡河北口，卽從烏蒙山之西轉而北下烏蒙馬湖。巡司之西，其江自北來，故雲南之西北界，亦隨之而西北出，以抵北勝麗江焉。

初六日 是早，雲氣少翳，諸蜀僧始欲游街子，俟下午渡溪而宿，門長隨街子歸人同遞嶺，旣晨殮，或有言宜即日行者，悟空以余行有伴，辭不去，而顧僕又以憊，憊不能遠隨，諸僧後雖行，心爲忡忡，出茶房西一里半渡西溪，溪從此西曲，從其南岸隨之，又一里餘，抵西山，下溪折而北，又從其西崖傍山麓隨之，又北一里餘，有邨當路北，遂由其南西向入峽，半里，涉枯澗，乃躡坡上，其坡突石，皆金沙樺樺，如雲母堆疊，而黃映有光，時日色漸開，躡其上，如身在祥雲金粟中也。一上二里，逾其頂，望其西，又關一界，有尖山獨聳，路出其間，乃望之而趨，西向漸下，三里，抵塢中，有水自南峽中來，至此遂塢東北去，其水不深而闊，路北數十家，倚河東岸，由其南渡河而西，（其處本稱其有高一丈餘者，云兩三年不涸）有枯澗自西來，其中皆流沙泥沒足，兩傍俱迴崖互壁，夾持而底無涸水，而沙間自質，如嚴霜結法，非鹽而從地出，疑雪而非天降，則硝之類也。路當從澗底直入，諸僧之前驅者，誤從南坡躡嶺上，上一里，見其路愈南，而底矣，在西，知其誤，乃與僧西北望澗底，攀崖下墜，一里，復循底西行，見崖崖上，懸金丸累累，如彈貫叢枝，一墜數百，攀視之，卽廣右所見「顛茄」也。（志云：枝上有白漿，毒甚。土人鍊爲藥，著物立斃。）行澗底二里，其底轉自西北路來，乃從西南躡嶺，一里半，盤嶺頭西出，又一里半，西南下坡，其處開整澗環而北，涉壑底而西，不見有水，半里，猶西坑入，見石峽中有水潺潺，其峽甚逼，水亦甚微，一里，其峽有自南流而出者，不就涉之，其流之側，有窞如半匏，仰東崖下，涵水一盃，不流不竭，亦潑水之靜而有常，不與流俱涸者也。涉細流西，上這坡，半里，有植木爲坊者，上書「黔府官莊」。西下半里，有數家在坡北，其壑亦環而北，中有田廛數十畦，想卽石峽之上流，得水如線，遂開此畦，所謂「黔府莊田」是也。時諸僧未及攜餐，令其徒北向彝家覓火，余輩隨大道，遶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書亦如前，則其西界也。從此西下，又涉一枯澗，遂西上嶺，其上甚峻，前乞火僧攜火至，而不得泉，莫能爲炊，上嶺二里，盤峽而西，又半里，轉而南，半里，一坪北向，環窪中亦無水，余乃出所攜飯分啖之。隨坪稍南，半里，復西上，其上愈峻，二里，登岡頭，以爲坑嶺矣，而不知

其上乃東垂之脊也。望西尖尙在其北，隔一深坑，甚遙。西尖又有南北二橫山，亘其兩頭，又自成一界焉。從脊向西行，二里半，又南轉峽上，循而環之，又西北上，再陟峻嶺，二里，登岡頭，又以爲逾嶺矣，而其上猶東垂之脊也。又從脊西向行，於是脊兩旁，皆深墜成南北壑，壑端空於下，脊端突起於外，西接橫亘之界，樹叢石錯，風影颯颯，動人，疑是畏途。時肩負者以陟峻難前，願僕以體弱不進，余隨諸僧後，屢求其待之與俱，每至一嶺，輒坐待久之，比至，諸僧復前，彼二人復後，余心惴惴，既恐三人之久遲於後，又恐諸僧之速去於前，屢前留之，又後促之，不勝惶迫，愈覺其上不已也。從脊行三里，復從嶺西上一里，遂陟橫亘南山之北嶺，其嶺與中突之尖，南北相對，上有石疊垣，橫界是爲元謀、東界、大姚、西界，卽武定、姚安二府所分壤處也。路由其間，登嶺之絕處，卽有盤石當頂，於是從南橫之巔，南向陟其脊，東瞰元謀，西瞰爐頭，兩界俱從屐底分塢焉。南行脊上二里，西向下二里，路側漸墜成峽，石坎累累，尙無滴水，歷石坡直下一里，抵峽中。峽西又有迴岡，兩重自東北而蟠向西南，於是涉峽盤岡，再逾坡兩里，其七里，乃西南下嶺一里，始及其麓。其塢乃南北大開，中有溪界之，望見溪西有大聚落，是爲爐頭。時諸僧已飢，且日暮，急於問邸，遂投東麓下草廬家宿。

初七日 土言曰爐頭往獨木橋，路止四十里，不及官莊來三之一，余信之。時願僕奄奄，諸僧先飯而去，余候願僕同行，是早陰翳如昨。西望爐頭大邸行，半里，渡一北流溪。又西一里餘，直抵西界山麓，又有一溪頗大，自南峽中來，渡之，北上岸，卽爐頭大邸也。其溪環邸之前，轉而北去。爐頭邸聚頗盛，皆瓦屋樓居，與元謀來諸邸迥別。其西復有山斜倚，循其東麓西南湖流行，三里，逾一東突之坡，乃南下，半里，涉塢一里，又南涉坡而上。其坡自西而東突，與北坡東向，環成中塢，溪流北注於前，田塍環錯於內，陟南坡一里，見溪東又盤曲成田，倚東山爲塢。由坡西南行一里，下坡，溪自北而南，乃橫涉之，登其西崖，則見所涉之北，其溝復自北來，有支流自北峽來者，小水也。從崖西行，已復逾溪之南岸湖溪上，溪在北峽，有數家倚其南岡，從其中西行二里，北峽兩崖對竦，石突如

門，其北崖石半，有流環其腰，土人架木度流，引之南崖，沸流懸度於上，亦奇境也。路循南崖之腰，盤崖西下，又半里，則其溪又自南而北，南北俱削崖峙，門東西又危坡夾壑，境奇道險。渡溪，又西上坡半里，躡其南，則復逾溪之北崖，湖溪上。西二里，一峯危突，溪西，溪身自其南環峽而出，支溪自其北壑壑而下。有歧西渡支溪，直躡西峯者，小路也。自支溪之東崖，陟坡循峽而北入者，大道也。余乃從大道北上坡半里，由坡峽平行一里，集峽折而北路，緣壑木叢路旁，幽箬深崖，令人有鳥道羊腸之想。一里餘，峽漸從下而高，路稍由高而下。兩遇之，遂西涉峽中細流，復從峽西躡峻西上，即盤而北，乃知是爲中懸之岡，其西復有峽流自北來，與所涉之峽流，即會於岡前。綠岡北上一里，左右顧瞰，其下皆峽，而流貫其中，斯岡又貫二流之中。始覺西尖之嶺，峯隆泉縮，不若此之隨地逢源也。從岡脊北向，以漸上躡，亦以漸轉西，二里，登岡之首，望其岡，猶自西峯東突而下者。蓋山脊自西南來，至此既穹，南山一重，即從其北峽中度而北，再起中峯，又互爲此山一重，即從其北嶺環支而東，又互爲北山一重，恰如「川」字。條支東南走而所上者，是其中支也。從岡首又西向平行，二里，直抵其西中峯最高之下，乃循其峯之東崖西南上，一里半，是爲亂石岡，遂凌其峯之崖，下瞰南峽之底，即其中度處也。峽中之水，遂東西分焉。由嶺崖最高處，西轉而下，逶迤曲折，下四里，復從岡上西北行，忽見岡左右復成溪而兩夾之，其溪流分大小。平行岡上，二里，即從其端下，西渡大溪，由溪西上坡，稍轉而北，半里，從北峽轉西，遂向西塢入。於是溯西來大溪之北，循北山西行矣。二里半，有邨在溪南，倚南山之坡，北山亦至是南突，路遂從所突峽中上，乃踞峽石而飯。又一里，盤其南崖，從崖轉西，又一里，逾其西坳，乃西下坡半里，抵坡之西麓，其西復開成塢。半里，路循谿北之山，又有邨倚溪南之麓，與前倚溪南之坡者，皆所謂夷邨也。西行三里，一溪自南峽來，路亦隨之南轉。稍下，渡西來小水，從南坡西上，二里，逾其坳西北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壑南向，而大山環其北，又有小水東南流——當亦下大溪者——而大溪盤其東南，峽中不見也。渡小水，又西上一里，透西坳出，始見西塢大開，大溪貫其中，自西而東，抵所透坳。

南，其峽壁東去，其峽逼束甚隘，迴顧不能見，西下坡，半里，抵塢中，遵溪北塢西行，半里，過一小邨。又西一里，忽塢塍間，登輒爲衢，半里，遶大邨之前，又西半里，抵邨側新橋而止，是爲大舌甸邨。其塢夾溪爲田，塢環而田甚闢，其邨倚山爲衢，邨巨而家甚古，蓋李氏之世居也。邨後一山橫擁於北，又一山三峯遞下，斜突於西南，有小流自其峽中出，由邨西而南入大溪，架橋其上，西逾之，遂循斜突南峯下西南行，二里，抵其西垂，則大溪自南直搗其麓，乃逾塢東向，其麓爲水所嚙，石崖逼削，幾無置足處。歷塢之西，上流淳澗，自南而北，路從其西轉而南入峽，又行南峽一里餘，則有石梁一鞏，東西跨溪上，是爲獨木橋。路從橋西直南上坡，其逾橋而東者，乃往省大道。是橋昔以獨木爲之，今易以石，有碑名之曰躡雲，而人呼猶仍其舊焉。橋側有梅一株，枝叢而榦甚古，瓣細而花甚密，綠蒂蕾朱，冰魂粉眼，恍見吾鄉故人，不若滇省所見皆帶葉紅花，盡失其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意也。乃折梅一枝，少憩橋端，仍由其西上坡，隨坡西轉，蓋是溪又從西塢來，至是北轉而逾石堰，是坡當其轉處，其南又開東西大塢，溪流貫之。路溯溪北崖循北山西行，一里，有聚落倚北山下，是爲獨木橋邨，有寺當邨之中，其門南向，其處邨無旅店，有北京僧接衆於中，余乃入宿。

初八日 晨起寒甚。顧僕復病，余亦苦於行，止行一里，遂憩水井屯寺中。

初九日 出寺一里半，過口家莊，半里，轉南，半里，倉屯橋。二里半，泗峽口，轉西，五里，王家橋。有小水自北來，
（五里，孕衆橋）（有西北西南二小）（水西上山十里，至脊，轉南，半里，廟山營，西下，半里，廟前打踏，西下，二里，有歧，轉北，一里，復西，隨平峽北，二里，又西下，二里，至峽底，西平行一里半，復於峽北上，一里，轉北，峽而西，又北半里，過一峽脊，又北下，半里，又北度一峽底，又西上坡，一里，轉而北，又二里，轉而西，下一里，至脊間，又西二里餘，乃下脊，一里餘，抵其北，曰小狝老邨）（始有田，有池）（又西四里，抵西山，下有邨，轉南一里，西過一小塢，又半里，西南過新塢屯，又西半里，過新塢橋，又西一里，轉而南，二里，盤西山嘴，轉而西北，一里餘，入大姚東門，半里，過縣前。

又西南至旅肆歇。

初十日 早寒甚。出北門半里，經南門，轉而西南上坡。一里，有橋跨溪上，曰南門橋。志曰：承恩。過橋，南上坡，一里，登坡，倚西山南行。三里，其塢自南來，有塔在塢東北山上。乃沿西山南下，半里抵塢底，又半里，見有水貫塢中，石梁跨其上，是名土橋。卽姚安水從西南峽中來，向東北峽去，橋北爲大姚，橋南爲定遠。蓋以是水爲界也。從橋南上坡，有邨，爲定遠屯。入峽，漸上一里，東轉半里，上坡。半里，由坡南轉。一里，是爲賴山。於是南下，一里，抵東南坡頭，有歧，南行者爲姚安府路，有海子在其東。東行者爲赤草峯路。逾坡東下，一里，爲赤草峯北邨。由邨轉南，溯溪行，一里，度橋而南。半里，隨赤草峯街子南行，一里，乃東上山，一里半，逾嶺東南下。其東又有塢，自西而北，甚遙。下坡，半里，由西山東麓南行。二里，邨落傍溪左右，皆爲狃老邨。此定遠所屬。又東一里半，始傍西水岸南行。半里，東度小橋，遂由東麓南行。二里，至鹿家邨後，遂東上山。山半有歧，路從歧入峽，半里，渡溪，東北上一里，至妙峯山德雲寺。寺門西向，南望煙羅，後有悲庵亭。後五里，碧峯庵。

十一日 待師未歸，看藏——宗昶慧大師西方合論。

十二日 改仍西下山，二里南行。二里，隨塢西轉。二里，有橋跨溪上，曰梁樹。度其北，卽狃老邨盡處。其水自南來入路，從邨西上嶺，一里半，逾塢西行。嶺上，半里有歧，從西南下，誤從坡上直西，半里，乃改從歧西南行。半里，漸下，轉南。又一里，乃南下，半里，抵峽中。隨峽南去，半里，有大路隨東峽來，小水隨之。西半里，入南峽，一里，有池在峽中。又一里半，峽分兩歧，從西南者，倚東嶺平上，一里，南逾塢，由塢轉而西，始見西塢大開，西南有海子，頗大。其南有塔，倚西山下，是卽所謂白塔也。乃西南下坡，二里，有邨在坡下，曰破寺屯。於是從歧直西小路，一里，渡溪，稍西南，半里，有一屯當溪中，山繞其北，其前有止水。由其西上坡南行，一里，是爲海子北堤。由堤西小路行，半里，抵西坡下，是爲海口邨。轉而隨西山東麓行，名惠邨。海子三里，海子西南盡，有路直抵大山下。半里，爲高土官家。

由其西南入峽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廟當坡，峽間又上半里，活佛寺臨其後。其西大山名龍鳳山，又名廣木山，寺號龍華，僧號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後軒東廡。其後有深峽下懸，峽外卽危峯高峙，庭中藥欄花砌甚幽，牆外古梅一株，花甚盛，下臨深管，外映重巒。是夜先訂寂空明晨欲早行，求爲早膳。

白塔尚在寺東南後支岡上。岡東有白塔海子，其南西山下，又有陽片海子，其東又有子鳩海子，府城南又有大壩雙海子，與息夷邨，共五「海子」。

十三日 味爽起，飯而下山二里，仍出土官家後，遂轉南行一里，過格香橋，有小水自活佛寺後峽中來者，此峽正與白塔之岡中格而對峙。又南二里，有岡自西界東突而出，路盤其東垂，則又一海子，匯其東南。從海子北堤東向行半里，隨堤南轉一里半，抵海子東南盡處，遂東南行四里，有岡自西而東突，是爲龍岡，盤岡東皆大聚半里，過聚東行一里，復南二里，曲度乾底，復南二里，則西山一峯，復突其西，遂漸抵東山，則南北成兩界焉。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門，歇青蓮菴。

青蓮碑記曰：東烟蘿，西金秀，南青蛤，北曲折。

姚安府南隨峽上一百四十里，鎮南州，東逾大山一百四十里，定遠縣，西逾小坡一百二十里，北隨大壩下一百二十里，白鹽井。

姚安東西兩界，皆大山夾抱，郡城當其南，西界最闊，直北二十五里，兩界以漸而東，各有支中錯如門戶焉。中有小水，西自鎮南州界北來，至郡北，屢堰爲湖，下流遠北，峽之門而出，所謂青蛤川也。

十四日 飯於青蓮，循城南一里半，爲觀音寺，轉北過西門，共一里，抵舊西門二里半，低西麓，是爲古寺山，以有古寺在山之東半也。卽志所稱祥龜寺也。二里逾頂下，其西環塢北口，則羊片湖在焉。西下一里半，行塢中一里半，有坊當塢中，曰羊片屯。西過半里，轉南半里，又西南半里，抵小山之麓，從其南塢，西入一里半，又西上

一里半，有歧焉，西北者，入山樵牧者所經；西南盤嶺者，大道也。盤嶺上，一里半，逾其頂，是爲當波院，而實無寺宇，乃南來之脊，北度而東，爲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諸山也。於是西南下，二里，有小水南流，隨之南入箐。又東一里半，轉而西，一里半，峽始開，稍北盤坳，一里，復西南下坡。三里，峽中溪自南而北注，有橋跨之，度橋，遂循西山南向湖水行，二里，飯於邨家。又南向行，二里餘，其峽自西來轉，水亦從之，於是折而入，是名觀音箐，箐中止容一水。西湖之入，二里，有觀音堂，其前堰水甚泓澈，其側石亦崢嶸。又西三里，乃南上山，其峽二里，陟其脊，乃東南下。一里，抵峽中，遂循坡西南下。二里，抵聚景橋，橋上有亭，橋下水，乃西來小流也。過橋三里，是爲彌興，居集甚盛。又南半里，轉西，一里餘，有公館神廟在岡上。由其前西南半里，轉而西，於是連逾三坡，下陟三峽，共九里，有邨懸西坡上，是爲孫家灣宿。

十五日 昧爽，飯而行，霜寒殊甚。南上坡，溯小流入，五里，盤一坡。坡下有洞甚東，其東北人家，曰尾苴邨。稍西轉南，是爲龍馬箐。三里，有哨當澗東坡上，是爲龍馬哨——有哨無人。山壑幽阻，溪環石隘，樹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時度。又南一里，隨峽轉西，一里，有一峽自南來，甚深隘，一峽自西來，仍循北山行，西來峽上，一里，出峽，乃成塢焉。西向平下，一里，有邨當其西，是爲大苴邨。西行二里，抵西山，下，遂西上坡。半里，逾坳，北下，沙塢。西北半里，是爲小大苴邨。由其南半里，轉而北上坡，循西峽行，二里，下渡澗中，小水，卽西上嶺，甚峻。三里半，逾嶺頭，西行脊上。或南峽上，又臨北峽，再平再上，三里餘，則盤西嶺之東，北轉二里，逾其脊，此最高處也。東望烟蘿東界尖山，在錢章關者，隱隱連妙峯，而西界南突之山，亦見，惟北望活佛寺大山，反爲孫家灣後山所隔，不可見。又西二里，當西突之處，有人守哨焉，是爲老虎關哨。稍西下，半里，行坡間，一里半，是爲打金莊牌界。又西一里半，逾坡。又西七，一里半，是爲絕頂，有公館。東南之峽，至是始窮。其脈自南天申堂後，直北分支來，東度老虎關而北。於是西向稍下，半里，度一坡，半里，逾其巔，從巔西行，一里，遂西望四十里外，層山一重，西遶，又高峯一帶，南環者，皆大脊也。其

十七日 味爽飯。詢水目寺在其南。遂由歧隨山之東麓南行，盤入其西南塢中，共五里，有水自山後破峽南出，卽海沂衛青海子之流也。是爲繚場，邨在水西，渡橋西，復沿山而南，一里半，爲溫泉。其穴西向，待浴婦，經兩時，乃浴。仍南沿西麓半里，又盤其山之南塢，入有溪自塢東出，卽水目之流也。始見水目山，高峙於西。湖水西入，見其西又大開南北之塢，橫截其間。五里，抵西山麓，有邨甚大，曰冉家屯。由其後西向上山，於是有溪流夾邨矣。西上逾一嶺，一里，稍下，涉一澗，其澗自南而北。溯之南上，山間茶花盛開，又二里餘，爲水目寺。余誤從其南大路，幾逾嶺，遇樵者，轉而東北下，半里，入玉皇閣。又下觀「倒影」，又下過普賢寺。又下遇行李於靈光寺，遂置於寺中樓上（慧然）乃西至舊寺訪無住，方在新建住靜處，不值。舊寺有井，有大香樟，有木犬，有風井，有塔。由其後上無影庵，飯於妙忍老僧靜室。暮過觀音閣，觀淵公碑，乃天開十六年楚州趙祐撰者。

十八日 往無住處。午過徽僧戒月靜室飯。下午，觀慧然新樓花卉。

十九日 早雨，雪無住。苦留，因就火價臥。上午，雨雪倏開。再飯，由山前東北下，五里，下山，過一邨。北向二里，逾一坡。又二里，過一小海子。其北岡上有數家，曰酒藥邨。一里，越之，乃陟塢循東山北向行。五里，卽青海子西南洋也。遂與小雲南來之大道遇。於是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八里，則南山再突而北，瀨於海，路或盤之，或逾之，又五里，爲狗邨，鋪坊名瑞不，館名清華。其處北向江海，衛城八里，西向白崖城，站四十里。余從西路四里，觀清華洞，洞北有西路過嶺，此白崖道。洞南有塢南過脊，此渡渡。余出洞循西山仍北行，六里，入衛城南門，顧僕亦至。出西門宿。

二十日 飯而行，猶寒甚，而天復霽。由西門北向循西山行，五里，抵一邨。其北有水自西峽出，遂隨之入。一里，稍陟坡。一里餘，有邨在澗西，曰四平坡。北轉五里，渡溪橋，又北上三里，爲九鼎山寺。又二里，陟其巔。飯。下午，從東北下，三里，過北溪橋，仍合大路，循梁山山西麓，西北溯流入。五里，梁王邨。北八里，松子嶺。行半里，溪西去，路北

上半里，逾嶺。又東北下者五里，則溪復自西來。又有一小溪自幕山北麓來，與之合。乃涉其交會處，是爲雲竇之界。又東二里，爲自北關，已暮。又東二里半，渡澗橋之北。又東半里，轉北一里半，爲山岡鋪，宿。

二十一日 平明行大塢中，北向十里，其西爲賓居，又北五里，有小水出田間。又北三里，有澗自西岫出，隨之北。二里，爲火頭基。西北連渡二溪，又北五里，總府莊。又北三里，賓川州在東坡上，東倚大山，西臨溪流，然去溪尚里許。其濱溪東岸者，曰大羅城。令行李先去，余草記西崖上。望州北有岡，自東界突而西，其北又有岡，自西界突而東，交錯於塢中，爲州下流之鑰。溪至是始曲折濼之，始得見其形焉。又北三里半，逾東突之岡，則見有郛當其北麓，是名紅帽郛。溪自東南濼東突之岡，西轉而濼於郛之前，其前又開大塢北去，仍循西山北行，五里，漸漸而西，於是歧分爲二。東北隨流遊大塢直去者，由牛井街通浪滄衛道；西北從小塢逾嶺者，由江果往雞足道。余初由山岡鋪北望，以爲東界大山之北嶺，卽雞足，而川中之水當西轉出瀾滄江，至是始知賓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所云浪滄衛而非瀾滄江也。其東界大山，乃自梁王山北轉夾賓川之東，而北抵金沙，非大脊也。從小塢西二里，逾西界之脊，始見雞足在西，其高與東界並，然東界尤屏互，與雷應同，橫穹半壁云。從脊上南望，其南五德山橫互天南，卽前洱海衛所望九鼎西高擁之山，其上有雪處也。至是又東西橫峙，其東又聳幕山，所謂梁王山也。二山中坳稍低，卽松子哨，度脊而北處也。從嶺西行，三里，稍北下，有溪自西而東，注於賓川大溪，架梁其上，覆以亭，是爲江果郛。在溪北岸，其流與火頭基等。時日甫下午，前向東洞，尙三十五里，中無托宿，遂止。

二十二日 味爽，山江果郛飯，溯溪北岸西行。其溪從西峽中來，乃出於雞山南支之外，五福之北者，洱海東山之流也。四里，登嶺而北，寒風刺骨，幸旭日將升，惟恐其遲盤嶺而北。一里半，見嶺北又開東西塢，有水從其中自西而東，注於賓川大溪，卽從牛井街出者。此塢名牛井，有上下諸郛，其水自雞足峽中來，所謂盒子孔之下流也。於是西向漸下一里半，而抵塢中，又西一里過塢中，郛後有坊，曰「金牛溢井」，標勝也。（土人指溪北岡頭

有井在石穴間，云是昔年牛從井出處也。又西二里，復逾岡陟峽。蓋其山皆自南突北，漸溪而止，溪東流澗之，一開而爲煉洞，再開而爲牛井，此其中突而界之者。盤蛇而上，迤邐西北，再平再上，五里，越嶺而復得塢。稍下一里半，有坊在坡曰「廣甸流芳」。又一里半，復過一邨後——此亦煉洞最東南邨也。又北二里，有邨夾道，有公館在邨頭，東北俯溪，是爲煉洞之中邨。其北二里，復上嶺。二里，越之而北，有坊曰「煉法龍潭」。始知其地有鑿龍，有煉師，此煉洞所由名也。又北二里，邨聚高懸，中有水一池，池西有亭，覆井卽所謂龍潭也。深四五丈，大亦如之，不溢不涸，前瀨於塘，土人浣於塘而汲於井。此雞山外壑也。登山者至是，以爲入山之始焉。其邨有親迎者，鼓吹填街，余不顧而過。遂西北登嶺，五里，有庵當嶺，是爲茶庵。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爲二：一由嶺直西，爲海東道；一循峽直北，爲雞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問飯，發篋中無有，蓋爲居停所留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峽中出，其峽迴合甚窄，蓋雞足南峽之山所洩餘波也。有橋亭跨兩崖間。越其西，又北上逾嶺，一里，有哨兵守嶺間。又北一里，中壑稍開，是爲拈花寺——寺東北向。余餒甚，入索飯於僧。隨寺北西轉，三里，逾岡之脊，是爲見佛臺。由此西北下，一里，又涉一北下之峽，西逾一北下之脊，始見脊西有塢北墜，塢北始逼雞山之麓。蓋雞山自西北突而東南，塢界其中，至此塢轉東北，峽路盤其東南支，乃谷之縮會處也。西一里，見有坊當道，左跨南路側，知其內有異。訊之牧者曰：「其上有白石崖，須東南逾坡一里，乃得。」余乃令行李從大道先向雞山，獨返步尋之。曲折東南上，果一里，得危崖於松箐之間。崖間有洞，洞前有佛宇，門北向，輪不得入。乃從其西逾窳徑之棘，以入。遍遊洞閣中，又攀其西崖，探閣外之洞。見其前可以透植木而出，乃從之下一里，仍至大路。又西北二里，下逾塢中，渡溪，是爲洗心橋。雞山南峽之水，西自桃花箐，南自盒子孔出者，皆由此而東出峽，東南由煉洞、牛井，而合於賓川者也。溪北雞山之麓，有邨頗盛，北倚於山，是爲沙址。邨此雞山之南麓也。於是始迫雞山，有上無下矣。從邨後西循山麓，轉而北入峽中，緣中條而上，一里，大坊跨路，爲「靈山一會」坊。乃按君宋所建者。於是岡兩旁皆

澗水泠泠，喬松落落。北上盤岡二里，有歧，東北者，隨峽；西北者，逾嶺。逾嶺者，西峽上二里，有瀑布；隨峽者，東峽上二里，有龍潭。瀑之北，卽爲大覺潭之北，卽爲悉檀。余先皆不知之。見東峽有龍潭坊，遂從之。盤嶺數十折而上，覺深宵險峻，然不見所謂龍潭也。逾一板橋，見塢北有寺，詢之，知其內爲悉檀，前卽龍潭，今爲壑矣。時余期行李往大覺，遂西三里，過西竺龍華，而入宿於大覺。

二十三日 飯於大覺，卽東過悉檀，悉檀爲雞山最東叢林，後倚九重崖，前臨黑龍潭。而前則迴龍兩層環之。先是，省中諸君或稱息潭，或稱雪潭，至是而後知其皆非也。宏辨安仁二師迎飯於方丈，卽請移館，余以大覺邇周以足疾期晤，於是欲少須之。乃還過大覺，西上一里，入寂光寺，住持者留點。此上諸大刹，惟此七佛殿左右兩旁，俱闢禪堂方丈，與大覺悉檀並麗。又稍西半里，爲水月積行二庵，皆其師用周所遺也。

二十四日 入晤遍周，方留款而宏辨安仁來顧，卽懇移寓，遂同過其寺，以靜聞骨懸之寺中古梅間而入。問仙陀純白何在，則方監建塔基在其上也。先是，余在唐大來處遇二僧，卽殷然以瘞骨事相訂，及入山，見兩山排闥，東爲水口，而獨無一塔，爲山中欠事，至是知仙陀督塔工，而未知建於何所，宏辨指其處，正在迴龍環顧間，與余意合。飯後，遂東南二里，登塔基，晤仙陀。

二十五日 自悉檀北上，經無息無我二庵。一里，過大乘庵，有小水二派，一自幻住東，一自蘭陀東，俱南向而會於此，爲悉檀西派者也。從二水之中躡坡上，二里餘，東爲幻住，今爲寧福寺；西岡，爲蘭陀。幻住東水，卽野愚師靜室東峽所下，與九重崖爲界者。幻住西水，卽與良一蘭陀寺夾塢之水，上自莘野靜室，發源於念佛堂，而爲獅子林中峽之水也。循東岡幻住旁北向，一里而得一靜室，卽天香者，時中無人。入訊莘野廬，小沙彌指在盤崖杏藪間，當危崖之西。乃從其後躡崖上，穿林轉磴，俱在深翠中。蓋其地無喬松，惟雜木繽紛，而疊路其間，又一景矣。數十曲，幾一里，東躡岡，卽野愚廬。西緣崖度峽，卽莘野廬道。於是西向傍崖，橫陟半里，有一靜室高懸峽中，戶扃

莫入，是爲悉檀寺庫頭所結。由其前西下蘭陀寺，躡其後而上，又半里而得莘野靜室。時知莘野在牟尼山，而其父沈翁在室，及室而其門又扃，知翁別有所過，莫可問。遂從其左上，又得一靜室，主僧亦出，有徒在詢之，則其師爲蘭宗也。又問沈翁何在？曰：「在伊室。」問：「室何扃？」曰：「偶出，當亦不遠。」余欲還以省中所寄書畀之，其徒曰：「恐再下無覓處，不若留此代致也。」從之。又從左峽過珠簾翠障，躡臺入一室，則影空所棲也。影空不在，乃從其左橫轉而東，一里，入野慧靜室，所謂大靜室也。有堂三楹，橫其前，下臨絕壁，其堂窗櫺疎朗，如浮坐雲端，可稱幽爽。室中諸老宿具在，野慧出迎，余入詢，則蘭宗、影空及羅漢、慧心諸靜侶也。是日，野慧設供，招諸靜侶，遂留余飯。飯後，見余攜書篋，因取篋中書各傳觀之。蘭宗獨津津不置，蓋嘗雲遊過吾地，而潛心文教者。既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羅漢壁，從念佛堂下過，林翳不知，竟平行而西，共一里半，有龕在磐石上，入間道。從其西南半里，逾一突嘴，即所謂望臺也。此支下墜，即結爲大覺寺者。望臺之西，山勢內遜，下圍成峽，而旂檀巖之靜室倚之。峽西又有脈一支，自山尖前拖而下，是爲旂檀嶺，即西與羅漢壁分界者。是脈下墜，即爲中支，而寂光、首傳、寺倚之前度，息陰軒、東轉而盡於大土閣也。由望臺平行而西，又二里半，而過此嶺，嶺之西，石崖漸出，高擁於後。乃折而北上。半里，得碧雲寺。寺乃北京師諸徒所建，香火雜沓，以慕師而來者衆也。師所棲真武閣，尙在崖懸嵌處。乃從寺後取道，宛轉上之，半里，入閣，參叩男女滿閣中，而不見師。余見閣東有臺頗幽，獨探之。一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爲師也，拱而待之。師即踰而起，把臂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且詮解之，手持二襪未穿，且指其胸曰：「余爲此中忙甚，機垢二十年未滌。」方持襪示余，而男婦聞聲湧至，膜拜不休。臺小莫容，則分番迭挽，師與語言，人人歎及念。佛修果，繩繩不竭。時以道遠，余先辭出。見崖後有路可躡，復攀援其上，轉而東，得一峽上緣，有龕可坐，梯險登之。復下碧雲庵，適慧心在，以返悉檀路遙，留余宿。主寺者以無被難之蓋，其地高寒也。余乃亟下，南向二里，過白雲寺，已暮色欲合。從其北傍中支腋行，路漸平而闊。二里，過首傳寺，路中不能物色。又東南一里餘，過寂光。一里，過

大覺。又東一里，過西竺，與大道別，行松林間，茫不可見。又二里，過悉檀前，幾從龍潭外下，回見燈影，乃轉覓。抵其門，則前十方堂已早閉，不肯啓，叩左側門，乃得入宿焉。

二十六日 晨起飯。宏辨言：「今日豎塔心爲吉日，可同往一看。幸定地一處，即可爲靜開師入塔。」余甚喜，宏辨引路前，由龍潭東二里，過龍沙內支，其腋間一穴，在塔基北半里，其脈自塔基分派處中懸而下。先有三塔，皆本無高弟也。最南一塔，卽佛陀純白之師。師本嵩明籍，仙陀純白向亦中表，皆師之甥，後隨披羅，又爲師弟。師歸西方，在本無之前，本公爲擇地於此，而又自爲之記。余謂辨公：「乞其南爲靜開穴。」辨公請廣擇之：「又有本公塔在嶺北，亦惟所命。」余以其穴近仙陀之師爲便，議定，靜開是日入窆。

二十七日 …… (有缺文) 余見前路漸翳，而支間有迹，可躡石而上，遂北上攀陟之，屢懸峻梯空，從崖石間作猴升。一里半，則兩崖前突，皆純石撐霄，拔整而起，自下望之，若建標空中，自上凌之，復有一線連脊，又如瓊臺中懸，雙闕並倚也。後卽爲橫互大脊，披叢莽而上，有大道東西橫山脊，卽東自雞坪關山西上而達於絕頂者。因昔年運甃，造城絕頂，開此以通驢馬。余乃反從其東半里，凌重崖而上。然其處上平下嵌，俯瞰不可見，不若點頭峯之突聳而出，可以一覽全收也。其脊兩旁皆古木深翳，通道於中，有開處下瞰山後。其東北又峙山一圍，如箕南向，所謂摩尼山也。卽此山餘脈所結者，其西北橫拖之支，所謂後趾也。卽南聳而起爲絕頂者，故絕頂自南整望之，如展旂西立；羅漢九層之脊，則如展旂東立；自北脊望之，則如展旂南立；後趾之脊，則如展旂北立。此一山大勢也。若桃花箐汎脊，又在絕頂西南峽中，南起爲香木坪之嶺，東互爲禾字孔之脊，與羅漢壁、點頭峯南北峙爲兩界，此在三距西南支之外，乃對山而非雞足矣。若南條老脊，自香木而南走烏龍壩，羅漢壁、點頭峯，又其東出之支，非老幹矣。山後卽爲羅川地，北至南衙，皆鄧川屬，與賓川以此山脊爲界。故絕頂卽屬鄧川，而曹溪華首，猶隸賓川焉。若東北之摩尼，則北勝滄浪之所轄。又以此山之東麓雞坪山爲界者。

也。從脊直北眺。雪山一指，豎立天外，若隱若現，此在麗江境內，尙隔一鶴慶府於其中，而雪山之東，金沙江實透腋南注，但其處逼夾僅丈餘，不可得而望也。由脊道西行，再降再起，五里有路自南而上者，此羅漢壁東旂檀嶺道也；交脊而西北去者，此循後趾北下鶴慶道也；交脊而東北下者，此羅川道也；隨脊而西者，絕頂道也。於是再上再紆而北，又二里餘，而抵絕頂之下。其北崖雪痕皴皴，不知何日所積也。又南上半里，入其南門，門外墜壑而下者，獼猴梯出銅佛殿道；由北門出，陟後脊轉而西南下者，東身峽出禮佛臺從華首門會銅佛殿道；而獼猴梯在東南，由脊上束身峽在脊北，由靈中此登頂二險，而從脊來者，獨無之。入門，即迦葉殿，此舊土主廟基也。舊迦葉殿在山半。歲丁丑，張按君謂絕頂不可不奉迦葉，遂捐貲建此，而移土主於殿左。其前之天長閣，則天啓七年海鹽朱按君所建。後有觀風臺，亦閣也，爲天啓初年，廣東潘按君所建，今易名多寶樓。後又有善雨亭，亦張按君所建，今貌其像於中。後西川倪按君易名西靡蘆蘆，語意大含譏諷。殿亭四圍，築城環之，復四面架樓爲門。南曰雲觀，指雲南縣，昔有彩雲之異也。東曰日觀，則泰山日觀之義。北曰雪觀，指麗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觀，則蒼山洱海所在也。張君於萬山絕頂，與此巨役，而沐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銅殿運致之。蓋以和在省城東，而銅乃西方之屬，能尅木，故去彼移此。有造流言以阻之者，謂雞山爲麗府之脈，麗江公亦姓木，忌金尅，將移師雞山，今先殺其首事僧矣。余在黔聞之，謂其說甚謬。麗北雞南，聞雞之脈自麗來，不聞麗自雞來，姓與地各不相涉，何尅之有？及至此，而見銅殿具堆積迦葉殿中，止無地以豎，尙候沐府相度，非有阻也。但一城之內，天長以後，爲河南僧所主；前新建之迦葉殿，又陝西僧所主——以張按君同鄉故——沐府亦以銅殿屬之，惜兩僧無道氣，不免事事參商，非山門之福也。余一入山，卽聞河南陝西二僧名及抵絕頂，將暮，見陝西僧之叔在迦葉殿，遂以行李置之。其姪明空，尙在羅漢壁西來寺。由殿側入天長閣，蓋陝僧以銅殿具支絕迦葉殿後正門，毋令從中出入也。河南僧居多寶樓樓下，留余晚供，觀其意殊憤憤，余於是皆腹誹之。還至土主廟中，寒甚，陝僧蒸火供果，爲余談其姪

明空前募銅殿事，甚悉。『今現在西來，可一顧也。』余唯唯。

二十八日晨起寒甚。亟披衣從南樓觀日出，已皎然上升矣。晨餐後，卽錄碑文於天長善雨之間，指價有張憲副二碑，最長，獨不及錄。還飯迦葉殿，乃從北門出，門外岡脊之上，多賣漿淪粉者。脊之西，皆削崖下覆，豈卽向所謂捨身崖者耶？北由脊上行者一里餘，乃折而西下，過一敞閣，乃南下束身峽。巨石雙近，中陷成坑，路由中下，兩岸逼束而下，墜甚峻，宛轉峽中，旁無餘地，所謂「束身」也。下半里，得小坪，伏虎庵倚之。庵南向，從其前，多賣香草者，其草生於山脊，循捨身崖東南轉，爲曹溪華首之道，邊庵西轉盤絕頂之上，是爲禮佛臺。太子過元關，余乃先過禮佛臺，有亭在臺東，亦中圯，臺峙其前，石叢起中，懸絕壑之上，北眺危崖，倒插於深壑中，乃絕頂北盡處也。其下卽爲桃花箐，但突不能俯窺耳。其東南壑中，則放光寺在焉。其西隔塢相對者，香木坪也。是臺當絕頂西北隅，懸絕處，凌虛倒影，若浮舟之駕壑，爲一山勝處，而亭旣傾敝，不容無慨。臺之北，崖壁倒懸，磴道斲絕，而西崖之瞰壑中者，尊瓣上迸，若蒂斯啓，遙向無路。乃棧木橫崖端，飛虬接翼於層巒之上，遂分蒂而蹈，如入藥房，中空外透，欲合欲分，穿其奧窟，正當佛臺之下，乃外石之附內石而成者，上連下迸，裂透兩頭，側身而進，披隙而出，復登南臺之上，乃東過伏虎，循巖傍壁，盤其壑頂，仰視蠶崖，忽忽欲墮，而孰知卽向所振衣蹠履於其上者耶？東南傍崖者一里餘，有室倚崖，曰曹溪寺，以其側有水一泓，在蠶崖之下，引流墜壑，爲衆派之源，有似宗門法脈也。稍下，路分爲二：正道東南循崖平去，小徑西下危坡。余睇放光在西南壑，便疑從此小徑是。西循之一里餘，轉而北，逾一嘴，已盤禮佛臺之下，其西北乃桃花箐路，而東南底終無下處，乃從舊路返。二里，出循崖正道，過八功德水，於是崖路逾逼仄，線底緣嵌絕壁上，仰眺祇覺崇崇隆隆，而不見其頂，下瞰祇覺窅窅冥冥，而莫辨其根。窟懸一幅，萬仞蒼崖圖，而綴身其間，不辨身在何際也。東一里，循崖勢上飛，高穹如簷覆環其下，如戶闕形，其內壁立如掩扉，蓋其石齒齒皆墮而不盡墮之餘，所謂華首門也。其高二十丈，其上穹覆者，又不知凡幾，蓋卽絕頂觀海門下。

危崖也。門之下，倚壁爲亭，兩旁建小輓塔，裏之，卽經所稱迴葉受衣入定處，待六百千歲，以付彌勒者也。天臺王十岳（土性）憲副詩，傷鑄壁間，而倪按院大書「石狀奇絕」四字，橫鐫而朱丹之，其效耶？窟面耶？在東身書「石狀大奇」，在袈裟書「石狀又奇」，在兜率峽口書「石狀始奇」，凡四處各換一字，山靈何罪而變此耶？又半里，轟崖東盡，石脊下垂，有寺倚其東，是爲銅佛殿，今扁其門曰傳燈寺，蓋卽絕頂東突，由獼猴梯下鑿爲此，再下卽迴葉寺，而爲西南支發脈者。寺東向，大路自下而來，抵寺前分兩歧，由其北峽登寺後獼猴梯，爲絕頂前門道。——余昨從上所瞰者，由寺前循崖西轉，過華首門，上束身峽，爲絕頂後門道。——余茲下所後來者，蓋寺北爲峽，寺西爲崖，寺後獼猴梯由絕頂垂脊而下，乃崖之所東盡，而峽之所南環者也。寺北有石峯突踞峽中，有庵倚其上，是爲袈裟石。余初不知其爲袈裟石也，望之有異，遂不入銅佛殿而登此石。至則庵僧迎余坐石上，石紋離披作兩疊痕，而上有圓孔，僧指其紋爲迴葉袈裟，指其孔爲迴葉卓錫之跡，卽無遺跡，然其處迴崖外繞，鑿壑中盤，此石綴崖瞰壑，固自奇也。僧淪米花爲獻，甚潤枯腸。余時欲下放光聖峯諸寺，而不能忘情於獼猴梯。遂循石右上，半里，升梯，梯以自然石級，有疊磴痕，可以啣趾，而痕間石芒齒齒，著足甚難。脊左瞰卽華首轟崖之上，右瞰卽袈裟鑿壑之端，其齒齒之石華首門乃垂而下，此梯乃錯而上者，然質則同也。上半里，數折而梯盡，仍從峽上，問去頂迴絕，乃返步下梯。由銅佛殿北東下峽中，一里，橫盤峽底，有庵當其中，所謂兜率庵也。已半傾。其後卽絕頂與羅漢壁分支前突處，庵前峽復深，墮循庵橫度，循左崖下，半里，崖根有窪內嵌，前有巨樹流蔭，并鶴岫居士詩碑。其前峽遂深蟠。路從其上，又分爲兩，循右峽中西南下者，爲迴葉寺，聖峯寺西循大道，循左崖下東向行者，爲西來寺，碧雲寺，羅漢壁間道。余時身隨西峽下，而一步一回眺。未嘗不神飛羅漢壁間也。下半里，爲仰高亭，在懸峽中，因圯未入。既下，又半里，出峽，爲迴葉寺，其門東向，中亦高敞。此古迴葉殿，近因頂有新構，溪遂此爲寺云。入謁尊者，從其前南向循歧而下，其路峻而大。兩丐者覆松爲棚，曲折夾道數十折，一里餘而至會燈寺。

寺南向——入謁而出。東下半里，有歧西去者，放光寺道也。恐日昃不及行，遂不西向，而東趨，其路坦而大。一里爲聖峯寺。寺東向，踞分支之上，前有巨坊，後有傑閣，其勢甚雄。拓閣祀玉皇，今皆以玉皇閣稱之。後此北瞻西來，寺高，級層崖之上，屏霞直壁，飄渺天半，其景甚異。出寺東，隨隴行二里，過白雲寺。又從其右東行一里半，過薺林庵。則左右兩溪合於前，而隴盡。遂渡其左，東過大覺寺，蔬園一里，從息陰後，逾中支之脊，從千佛閣前觀街子。街子者，惟臚底集中，爲朝山之節，昔在石鐘寺前，今移此，以近大覺，爲諸寺之中也。由街子東半里，過西竺寺，又二里餘，入悉檀。具餐後，知沈公（莘野乃翁）來叩，尙留待寺間。亟下樓，而沈公至，各道傾慕之意。時已暮，寺中具池湯候浴，遂與四長老及沈公就浴池中。池以甃甃，長丈五，闊八尺，湯深四尺，炊從隔壁釜中，竟日乃溫。浴者先從池外挽水滌體，然後入池，坐水中浸一時，復出池外擦而滌之，再浸再擦，浸時不一動，恐垢落池中。余自三里盤浴後，入演，祇澡於溫泉，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二十九日 飯於悉檀，同沈公及體極之姪，同遊街子。余市鞋，顧僕市帽。遇大覺，遍周，亦出遊，欲拉與俱，余辭歲朝往祝，蓋以其屆七旬也。既午，沈公先別去。余食市麵一甌，一里餘，從大乘庵上幻住，一里，入幻住，見其額爲福壽寺，問道而出，猶不知爲幻住也。由其右過峽西北行一里，而入蘭陀寺。寺南向，由正殿入其東樓，良一師出迎。問殿前所臥石碑曰：「此先師所撰迦葉事跡記也。」昔豎華首門亭中，潘按君建絕頂觀風臺，當事者曳之頂，將摩鐫新記，良一師聞而往止之，得免。以華首路峻不得下，因紆道置此。余欲錄之，其碑兩面鐫字，而前半篇在下。良一指壁間挂軸云：「此卽其文從碑臚寫而出者。」余因低懸其軸，以彙就錄之。良一供齋，沈公亦至。齋後，余度文長不能竟，令顧僕下取臥具。沈公別去，余訂以明日當往叩也。迨暮，錄猶未竟，顧僕以臥具至，遂臥蘭陀禰榻。顧僕傳宏辨安仁語曰：「明日是除夕，幸爾主早返寺，毋令人懸望也。」余聞之，爲悽然者久之。

三十日 早起盥櫛，而莘野至，相見甚慰，同飯於蘭陀。余仍錄碑完，而莘野已去。遂由寺循脊北上，其道較坦。

一里，轉而東。一里，出莘野廬前小靜室。又半里，而入莘野樓，則沈公在，而莘野未還。沈公爲具食，莘野適至，遂燕其樓。父子躬執爨，煨芋煮蔬，甚樂也。莘野懇令顧僕取臥具於蘭陀曰：「同是天涯，何必以常住靜室爲分？」余從之，遂停寢其樓之北楹。其樓東南向，前瞰重壑，左右抱兩峯，甚奇而稱。樓前以紗松樹皮爲欄，製樸而雅。樓窗疎槿明淨，度除夕於萬峯深處，此一宵勝人間千百宵。薄暮，凭欄前瞰，星辰輝輝下垂，塢底火光，遠近紛拏，皆朝山者，徹夜熒然不絕，與瑤池月下，又一觀矣。

己卯正月初一日，在雞山獅子林莘野靜室。是蚤天氣澄澈，旭日當前。余平明起，禮佛而飯。乃上隱空蘭宗二靜室，又過野愚靜室，野愚已下蘭宗處，遂從上徑平行而西，入念佛堂，是爲白雲師禪棲之所。獅林開創首處也。先是有大力師者，苦行清修，與蘭宗先結靜其下，後白雲結此處，與之同棲，乃獅林最中，亦最高處。其地初無泉，以地高不能剝木以引，二師積行通神，忽一日，白雲從龕後龍脊中垂間，剝石得泉，其事甚異，而莫之傳。余入龕，見石脊中峙爲崖，崖左有穴一龕，高二尺，深廣亦如之，穴外石倒垂如簷，泉從簷內循簷下注，簷內穴頂中空，而水不從空處溢，簷外崖石峭削，而水不從削處墜，倒注於簷，如貫珠垂玉。穴底匯方池一函，旁皆蒼蒲葦葦。白雲折梅花浸其間，清冷映人心目。余攀崖得之，以爲奇，因詢此龍脊中垂，非比兩腋，何以泉從其隆起處破石而出？白雲言昔年剝石得之，至今不絕。余益奇之。後遇蘭宗，始徵其詳。乃知天神供養之事，佛無誑語，而昔之所稱卓錫花跑，於此得其徵矣。龕前編柏爲欄，其翠環遶，若短屏迴合，階前繡墩草高員如疊，跏趺其上，蒲團錦茵，皆不如也。龕甚隘，前結松棚，方供佛禮懺。白雲迎余茶點，且指余曰：「此西尚有二靜室，可娛乞少延憩，常淪山蔬以待也。」余從之。西過竹間，見二僧坐木根曝背，一引余西入一室，其室三楹，乃新闢者，前甃石爲臺，勢甚開整，佛龕花供皆極精嚴，而不見靜主。詢之曰：「白雲龕福懺司鼓者是。」余謂此僧甚樸，何以有此？乃從其側，又上一龕，額曰標月，而門亦扁。乃返過白雲而飯，始知其西之精廬，卽悉攢體極師所結，而司鼓僧乃其守者。飯後，又

從念佛堂東上躡二龕，其一最高，幾及嶺脊，但其後純崖無路，其前則旋崖層疊，路宛轉循之，就崖成臺，倚樹爲磴，山光懸遠，真如躡鸞嶺而上也。龕前一突石當中，亦環倚爲臺，其龕額曰雪屋，爲程遠筆（號二游，昆明人，有才藝）而門亦扁，蓋皆白雲禮懺諸靜侶也。又東稍下，再入野愚室，猶未返，因循其東攀東峽，其峽自頂下墜，若與九重崖爲分塹者。頂上危巖疊疊，峽東互巖一支，南向而下，卽悉檀寺所倚之支也。其東卽九重崖靜室，而隔此峽，障不可見。余昔自一衲軒登頂，從其東攀巖隙直上，惟此未及經行，乃攀險陟之，路漸窮，抵峽中，則東峯石壁絕絕，峽下墮整崩懸，計其路尚在其下，甚深。乃返從來徑，過珠簾翠壁下，再入蘭宗廬，知蘭宗與野愚俱在元明精舍，往從之。元明者，寂光之裔孫也。其廬新結，與蘭宗靜室東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辛野山樓之上。余先屢過其旁，翠條翳映，俱不能覺，今從蘭宗之徒指點得之，則小閣樞疎，雲明雪朗，致極清雅。（聞名雨花，爲野愚筆。）諸靜侶方坐嘯其中。余至，共爲清談淪茗。日就昃，野愚輩乃上探白雲，余乃下憩辛野樓。薄暮，蘭宗復來，與談山中諸蘭若緣起，并古德遺跡，日暮不能竟。

初二日，飯於辛野，卽再過蘭宗，欲竟所徵，而蘭宗不在。愛元明雨花閣清潔，再過之。仍淪茗劇談，遂扶筇西一里，過望臺嶺，此嶺在獅林之西，蓋與旃檀嶺爲界者，亦自嶺脊南向而下，卽大覺寺所倚之岡也。自獅林西陟其嶺，卽可望見絕頂西懸，故以「望」名，與其西一嶺，又夾擊爲塢，諸靜室緣之，層累而下，是爲旃檀嶺。先是雞山靜室，祇分三處，中爲獅子林，西爲羅漢壁，東爲九重崖，而是嶺在獅林羅漢壁之間，下近於寂光，故寂光諸裔又開建諸廬，遂繼三而爲四焉。蓋其諸廬在峽間，東爲望臺嶺，西爲旃檀嶺，此嶺又與羅漢壁爲界者，又自嶺脊南向而下，卽寂光寺所倚之支也，是爲中支。蓋羅漢壁之東，迴崖自嶺壁分蹟南下，旣結寂光，由其前又南度東轉，爲觀音閣息陰軒，峙爲瀑布東嶺，於是又度脊而南，爲牟尼菴，又前突爲中嶺，若建標於中，而大士閣倚其端，龍潭瀑布二水口交其下，一山之脈絡，皆以茲爲綰繫云。逾望臺嶺西三里，由諸廬上盤擊而西三里，又盤嶺而

南，北轉一里，北崖皆插天盤雲，如列霞綃，而西皆所謂羅漢壁也。東自旃檀嶺，西至仰高亭峽，倒插於衆壑之上。當其東垂之褶者，幻空師結廬處也，真武閣倚壁足。其下曲徑縱橫，石級層疊。師因分簪爲籬，點石爲臺，就閣而憩焉。其下諸徒闢爲叢林，今名碧雲者也。余前已訪幻空，返憶閣間有陳郡侯（天工）詩未錄，因再過錄之。師復款談甚久，出果餉之。楊閣兩旁俱有靜室旁通，皆其徒所栖，而無路達西來寺，必仍下碧雲。由山門西盤崖坡，又一里半，北上，半里，抵壁足，則陝西僧明空所結菴也，今名西來寺。北京陝西河南三僧俱以地名，今京陝之名幾並重。以余品之，明空猶俗僧也。其名之重，以張代巡鳳翽同鄉，命其住持絕頂迦葉殿，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銅殿移而畀之，故聲譽赫然。然在頂而與河南僧不協，在西來而惟知款接朝山男婦，其識見猶是碧雲諸徒流等，不可望幻空後塵也。然其寺後倚絕壁，雲幃霞標，屏擁天際，巍峭大觀，此爲第一。寺西有萬佛閣，石壁下有水一方，嵌崖倚壁，深四五尺，闊如之，潞水中涵，不盈不涸，萬峯之上，純石之間，匯此一脈，固奇，但不能如白雲壺之有感而出，垂空而下，爲神異耳。觀其水色，不甚澄澈，寺中所鑿，俱遙引之西峽之上，固知其益不如白雲也。寺東有三空靜室，亦倚絕壁。三空與明空俱陝人，爲師兄弟，然三空頗超脫有道氣，留余飯其廬，已下午矣。自西來寺東至此，石壁尤竦峭，寺旁崖迸成洞，其中嵯峒，僧悉以遊騎填駐其中，不可攔入，深爲悵恨。又有峽自頂削窪而下，若雲門劍壁，嵌隙於中，亦爲偉觀。僧取薪於頂，俱自此隙投崖下，留爲捷徑，不能藉爲勝概也。旣飯，復自寺前循崖而去，二里，崖盡而爲峽，卽仰高亭之上也。先是，余由絕頂經此下，遂從大道入迦葉寺，不及從旁歧東趨羅漢壁，然自迦葉寺迴眺崖端，一徑如線痕，衆竇如雲蓋，心甚異之，故不憚其晚，以補所未竟。然其上崖石雖飛嵌空懸，皆如華首之類，無可深入者，乃返從西來碧雲二寺前，東過旃檀，仍入獅林，至白雲壺下，尋元明精舍，誤入其旁，又得一龕，則翠月師之廬也。（悉檀法眷）前環疎竹，右結松蓋爲亭，亦蕭雅有致，乃少憩之。遂還宿羊野，樓已暮矣。

初三日晨起飯。荷行李將下悉檀，蘭宗來邀，欲竟山中未竟之旨，余乃過其廬，爲具盒具餐，遍徵山中故迹。既午，有念誠師造其廬，亦欲邀過一飯，蘭宗乃輟所炊，同余過念誠。路經珠簾翠壁下，復徙倚久之。蓋蘭宗所結廬之東，有石崖傍而峽起，高數十丈，其下嵌壁而入，水自崖外飛懸，垂空灑壁，歷亂縱橫，皆如明珠貫索。余因排簾入嵌壁中，外望蘭宗諸人如隔霧蒙紗，其前樹影花枝，俱飛魂濯魄，極翬映之妙。崖之西畔，有綠苔上翳，若絢彩鋪絨，翠色欲滴，此又化工之點染，非石非嵐，另成幻相者也。崖旁山木合沓，瓊枝瑤幹，潭瀝成陰，雜花成綵。蘭宗指一木曰：「此扁樹，曾他見乎？」蓋古木一株，自根橫臥丈餘，始直聳而起，橫臥處不圓而扁，若側石偃路旁，高三尺，而厚不及尺，余初疑以爲石也，至是循視其端，乃信以爲樹。蓋石借草爲色，木借石爲形，皆非故質矣。東半里，飯於念誠廬。別蘭宗，南向下之字，曲半里，又入義軒廬。義軒，大覺之派，新構靜室於此，乃獅林之東南極處也。其上爲念誠廬，最上爲大靜室——即野愚所栖，是爲東支。辛野樓爲西南極處，其上爲元明精舍，最上爲體極所構新廬，是爲西支。而珠簾之崖，當峽之中，傍峽者，爲蘭宗廬，其上爲隱空廬，最上爲念佛堂——即白雲師之廬也，是爲中支。其間徑轉崖分，綴一室即有一室之妙，其盤旋迴結，各各成境，正如巨蓮一朵，瓣分千片，而片片自成一界，各無欠缺也。從義軒廬而南向之字，下一里餘，過天香靜室。天香，幻住菴僧也，其年九十，余初上寬辛野廬，首過此問道者。又南一里，過幻住菴，其西即蘭陀寺也，分隴對衡，獅林之水，界於左右，而合於其下焉。又南下一里餘，二水始合。渡之，即爲大乘菴。由潤南東向循之，半里，水折而南。復逾潤東南下，一里，過無我無息二菴。其下即爲小龍潭，五花菴，已在悉檀寺右廓之外，而罔隴間隔。復逾潤南過迎祥寺，乃東向隨潤行，一里，抵寺西虎砂，即前暗中摸索處也。其支自蘭陀東來，至迎祥轉而東，橫互於悉檀寺之前，東接內突龍砂，兜黑龍潭於內，爲悉檀第一重案。其內則障獅林之水，東向龍潭；其外則界旌檀之水，合於龍潭下流，而脈遂止於此焉。於是又北逾潤半里，入悉檀寺，與宏辨諸上人相見，若井州故鄉焉。前同辛野，乃翁由寺入獅林時，寺前杏花初放，各

折一枝攜之上；既下，則寺前桃亦繽紛；前之杏色愈淺而繁，後之桃靨更新而豔，五日之間，芳菲乃爾。睹春色之來天地，益感浮雲之變古今也。

初四日 飯於悉檀，卽攜杖西過迎祥石鐘二寺。共二里，於石鐘西竺之前，逾澗而南，卽前山所來大道也。余前自報恩寺後渡溪分道，誤循龍潭溪而上，不及過大士閣出此，而行李從此來。顧僕言大士閣後有瀑甚奇，從此下不遠，從之，卽逾脊，脊甚狹而平。脊南卽瀑布所下之峽，脊北卽石橋所下之澗，脊西自息陰軒來，過此南突而爲牟尼菴，盡於大士閣者也。脊南大路從東南循嶺觀瀑亭倚之。瀑布從西南透峽，玉龍閣跨之。由觀瀑亭對崖瞰瀑布，從玉龍閣下墮，墜崖懸練，深百餘丈，直注峽底，峽逼簷深，俯視不能及其麓，然踞亭俯仰，絕頂浮嵐，中懸九天，絕崖隕雪，下嵌九地，兼之霽色澄映，花光浮動，覺此身非復人間。天台石梁庶幾又向巒花亭上來也。時余神飛玉龍閣，遂不及南，下問大士閣之勝，於是仍返脊，南循峽端，共一里，陟瀑布之上，登玉龍。其閣跨瀑布上流，當兩山峽口，乃西支與中支二大距湊拍處，水自羅漢華嚴來，至此橫空下搗，此一閣正如石梁之橫翠，鵲橋之飛空，惜無居人，但覺杳然而花落水流之想。閣爲楊冷然師孔所題，與觀瀑亭俱爲蔣賓川爾第所建，有一碑假臥樓板，踞而錄之。遂沿中支一里，西上息陰軒，從其左北逾澗，又北半里，入大覺寺，叩遍周老師。師爲無心法嗣，今年屆七十，齒德兩高，爲山中之耆宿。余前與之期以新旦往祝，而獅林遲下，又空手而前，殊覺快快。師留餐於東軒，軒中水由亭沼中射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錫管，水自管倒騰空其中，高將三丈，玉痕一縷，自下上噴，隨風飛洒，散作空花，前觀之旣奇。卽疑雖管植沼中，必與沼水無涉，况既能倒射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別有一水，其高與此並，彼之下，從此墜，故此上，從此止，其伏機當在沼底，非沼之所能爲也。至此問之，果軒左有崖高三丈餘，水從崖墜，以錫管承之，承處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管從地中伏行數十丈，始向沼心豎起，其管氣一絲不旁洩，故激發如此耳。（鴈宕小龍湫下，昔有雙劍泉，其高三尺，但彼則自然石竅，後爲人

研竅，而水不湧起，是氣洩之驗也。余昔候黃石齋于秣陵，見洪武門一肆，盆中亦有水上射，中有一圓物如丸，跳伏其上，其高止三尺，以物色黃君急不及細勘，當亦此類也。既飯，錄碑於西軒，軒中山茶盛開，余前已見之，至是折一枝，別遍周，西半里，過一橋，又北上坡，一里，入寂光寺。寺住持先從，遍東軒同餐，至此未返。余錄碑未竟，眼色將合，搨紙已罄，乃返悉檀。又從大覺東一探龍華，西竺二寺，日暮不能詳也。

初五日 暫憩悉檀寺。莘野乃翁沈君，具東邀余。同悉檀諸禪侶，以初六日供齋，獅林是日，遂不及出。

初六日 悉檀四長老飯後約赴沈君齋，沈君亦以獻歲週花甲，余乃錄除夕下榻四詩爲祝。仍五里，至天香廬側。又踞峻二里，而登莘野樓，則白雲翠月，元明諸靜侶，皆在。進餐後，遂同四長老徧探林中諸靜室，宛轉翠微間，天氣清媚，茶花鮮嬌，雲關翠隙，無所不到。先過隱空，爲留盒茗。過蘭宗，野愚俱下山。遇元明，啜茗，傳松實。過白雲，啜茗，傳茶實。茶實大如芡實，中有肉，白如榛，分兩片而長，入口有一陣涼味，甚異，卽吾地之茗實，而此獨可食。聞感通寺者最佳，不易得也。間有油者，棘口。過體極靜廬，爲預備茶盒以待。下午，仍飯於莘野樓。四長老強余騎，從西垂下二里，過蘭陀寺，西從其前東轉，乃由幻住前下坡，四里，歸悉檀。

初七日 晨起，大覺遍周，令其徒折東來招，余將赴之。適良一蘭宗至，又有本寺復吾師，由摩尼寺至。復吾鶴慶人，以庠士爲本，無高徒，今主摩尼，間歸本刹，乃四長老之兄行也。有子，現在鶴摩。野愚師又至，遂共齋本刹。下午，野愚蘭宗由塔盤往大士閣，余赴大覺之招。小食後，腹果甚，遂乘間往寂光，錄前所未竟碑。仍飯於大覺，而還悉檀宿。

初八日 飯後，四長老候往本無塔院，蓋先期以是日祭掃也。余從之。由寺左龍潭東下，一里，又過一東腋水，南行半里，則飛砂內支，自東而西突，與中支大士閣之峯，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緊。悉檀左右前後諸水，俱由此出。路由嶺勒南度。余同宏辨莘野，特西探其嶺，隔歧西眺，中支南突，至此而盡。大士閣倚其下，乃天然鎖鑰，爲

悉檀而設者也。仍還由大路循東嶺而南，半里，爲靜聞瘞骨處，乃登拜之。又南一里，則龍砂外支，又自東嶺分突而西，與西支傳衣之峯對，亦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雄。大士閣東龍潭，諸水閣西瀑布，諸水悉由此而出。此嶺爲一山之龍砂，而在悉檀爲尤近，卽雞足前三距中之東南支也。其脈自絕頂東，互屏立空中，爲絕漢壁，獅子林點頭峯，九里崖後脊。中文由羅漢壁下墜，而止於大士閣。東支由九重崖東南，環爲此嶺，若臂之內抱，先分一層爲內砂，與中文大士閣對，又紆此層爲外砂，與西支傳衣後峯對。其峯自東而西突，其度脊少坳，如馬鞍，故昔以馬鞍嶺名之。余初入雞山，抵大覺，四顧山勢，重重迴合，叢林淨室，處處中懸，無不恰稱，獨此處欠一塔，爲山中缺陷，及至悉檀，遙顧此峯，尤奇，以爲焉得阿育王大現神通於八萬四千中，分一靈光於此。旣晤宏辨，問仙陀何在，曰：「在塔盤。」問塔盤何在，則正指此山也。時尙未豎塔心，不能遙矚，自後則瞻顧如對矣。人謂雞山前三距，惟西支長而中東二支俱短，非也。中支不短，不能獨懸於中，令外支環拱；西支固長，然其勢較低，蓋虎砂正其低也；若東支之所謂短者，自其環抱下墜處言之，則短，自其橫脊後擁處言之，則甚長而崇，非西支之可並也。蓋西支繚繞而卑，虎砂也，而卽以爲前案；東支天矯而尊，龍砂也，而兼以爲後屏。皆天造地設，自然之奇，擬議所不及者也。塔盤當峯頭，在馬鞍中坳之西，有大路在馬鞍之間，則東南下雞坪關者，有歧路在馬鞍之東，則東北向本無塔院者。時塔盤工作百餘人，而峯頭無水，其東峯有水甚高，以中坳不能達西，乃豎木柱數排於坳中，架橋其上，以接之。柱高四丈餘，剝木爲溝，橫接松杪。昔聞霄漢鵲橋，以渡水也，今反爲水渡，抑更奇矣。（大覺則抑之地，中以倒射，此則浮之空中，使交通，皆所謂顛倒造化也。）由坳東向循峯，則雞山大脊之南盡處也。其前復開大洋，分支環抱，又成一向，可謂靈山面面奇矣。其二里，登謁本無塔。塔甚偉，三塔並峙，中奉本公舍利，左右諸弟子普同二塔也。左爲塔院。（有亭有廡，而無守者。）可憩可棲。諸靜侶及三番僧，皆助祭，余則享餽焉。時同祭者四長老，外則白雲、復吾、沈公，及辛野諸後裔，俱集。若蘭宗，良一，則本公鷹行，故不至云。祭後，仙陀純白，又攜祭品往。

祭馬鞍嶺北三塔，遂及靜閣。下午，還過塔盤，叩仙陀，謝其祭靜閣也。

初九日晨餐後，余即攜杖西行三里，過息陰軒。軒在中支之脊，大覺寺之前案也。爲本無師靜攝處，額爲僉憲馮元成（時可）所書（筠竹軒亦曰息陰，以本無從筠竹披剝也）。其前有三歧，從左渡澗趨大覺，寂光從右渡澗，趨傳衣，下接待從後直上，則分渡右澗，或由慧林而上聖峯，或陟西支而抵華嚴焉。余乃先半里，從右渡轉而東上南嶺，半里，盤其東崖之上，則瀑布之西峯也。於是循之南行，東闕中支之大士閣在其下，東支之塔盤嶺對其上。平行三里，乃東轉隨坡下一里，則傳衣寺，東向倚山之半。其北先有止菴，嘿菴，眞語所建，傳衣大機禪師之友也。又南爲淨雲，徹空眞炳所建。又南有彌陀圓通，八角三菴，皆連附於傳衣寺者，而八角之名最著，以昔有八角亭，今改剝矣。八角開剝於嘉靖間，爲吉空上人所建，其南卽爲傳衣寺。寺基開爽，規模宏拓，前有大坊，題曰「竹林清隱」，乃直指毛堪（蘇州毛具茨也）所命，頗不稱。上又一直指大標所題古松詩，止畧曰「白岳」。古松當坊前，本大三圍，乃龍鱗，非五鬣也。山間巨松皆五鬣，聳參天，而老龍鱗頗無大者，遂以糾拏見奇。榦丈五以上，輒四面橫枝而出，枝大侔於榦，其端又倒垂斜攢，尾大不掉，榦幾分裂。今築臺擁榦，高六七尺，又植木支其橫枝，僅免於裂，亦幸矣。由梯登臺，四面橫枝，倒懸於外，或自中躍起，或自巔垂颺，其紛糾翔舞之態，不一而足，與天台鸞鳳，其一類耶？坊聯曰「花爲傳心開錦繡，松知護法作虬龍」。爲王元翰繫洲筆，門聯曰「峯影遙看雲蓋結，松濤靜聽海潮生」。爲羅汝芳近溪筆，差可人意。然羅聯「濤」潮二字連用，不免疊牀之病，何不以其「聲」字易「濤」字乎？昔爲圓信菴，嘉靖間，李中谿元陽爲大機禪師宏創成寺，其徒印光，孫法界，戒律一如大機，萬曆辛丑元日，燬於火，法界復鼎建之，視昔有加。先是，余過止止菴，一病僧留飯，坐久之，見其方浙米，乃去飯於淨雪，僧覺心處，遂入參寺中，入其西藏經閣，閣前山茶樹小而花甚盛，爲折兩枝而出。乃東北下峽中，一里有垣圍一區，瀋山爲池，畜金魚於中，結茅龕於上者，亦傳衣之裔僧也。雲影山光，以一泓印之，不覺潭影空心。又

東北下半里，抵峽底，則瀑布之下流也。去瀑布已一曲。昔從瀑上瞰，不見其底，今從峽底涉，亦不見其瀑。峽西有草廬菜畦，則猶傳衣之蔬圃也。峽中水至是如引絲，反不如懸瀑之勢巨矣。渡澗，乃東上坡，一里，而至大道，則大士閣之側也。閣倚中支南突之半，其前有坊有樓，歷級甚峻，後爲閣，飛臺疊棟，上供大士，左右各有樓，其製亦敞。乃萬曆丙午，直指沈公所建，選老僧拙愚者居之，命曰三廡寺。余錄碑閣下，忽一僧懇勸款曲，問之，乃拙公之徒虛宇也。虛宇又爲蘭宗之派，今拙公沒，虛宇當事。昨野愚蘭宗宿此，想先道余。故虛宇一見惓惓，且留宿。余以日暮碑長，許之。令顧僕返悉檀，余下榻於西樓之奧室。

初十日晨起，盥櫛而顧僕至，言宏辨師遣僧往麗江已行，蓋爲余前茅者。余乃候飯，卽從寺右大道北上，二里，陟中支之脊，有菴踞其上，曰牟尼菴，其前松影桃花，恍有異致。菴後卽觀瀑亭，迴瞰瀑布，真有觀不足之意。仍溯中支二里，過息陰軒，從其後直西一里，又南下渡澗西行，已在大覺寺蔬圃之南矣。蓋大覺蔬圃，當中支之後，中支至是，自北轉東，其西有二流交會，卽瀑布之上流也。一自羅漢壁東南下，一自華嚴東北流。二水之交，中夾一支，其上爲慧林菴，乃西南支東出之旁派，聖峯白雲寺所倚者也。華嚴之路，又從圃東渡其下流，乃從澗南湖之西上，一里半，漸逾支脊。其南復有一澗，與西支東走之脊隔，又從其澗北溯之西上，一里餘，見脊上有塚三四，後有軒樓遺構，與塚俱頽。此脊乃西支餘派，直送而出，無有環護，宜其然也。由塚西復下峽，其峽復有二，在南者，自西支法照寺南，發源東下，經華嚴寺北，至此而與北澗合。在北者，自西支法照寺北發源東下，經毘盧寺北，至此而與南澗合。二水之交，中夾一支，爲華嚴寺北向之案，亦西南之東出之旁派，毘盧祝國二寺所倚者也。涉北澗，有二歧，隨澗西行者，爲祝國毘盧道；由支端登脊而上，溯南澗之北西行者，爲華嚴道。余乃登脊，瞰南澗行一里，有亭橋橫跨澗上，乃華嚴藉爲下流之鑰也。度橋始爲西南本支，又西半里，而得華嚴寺。寺當西南支之脊，東北向九層崖而峙，地勢迥異，又山中一勝也。蓋雞山中東二支，及絕頂諸刹，皆東南二向，曾無北拱者，惟此寺迴

首返照，北大山諸林剝，歷歷倒湧，亦覺改觀。規模亦整，與傳衣、伯仲、嘉靖間南都古德日堂開建，其徒月輪以講演名，萬歷初，聖母賜藏，後遭回祿。今雖重建，紺宇依然，而法範寂寥矣。寺東有路，東行山脊，乃支達傳衣者。由寺前峽上西行半里，復有亭橋橫跨澗上，即東橋上流也。寺左右各有橋有亭，山中之所僅見。過橋，又陟其北向餘支，躡岡半里，旋岡脊，過毘盧寺，寺前爲祝國寺，俱東向踞岡。寺北有澗東下，即前所涉之北澗也。又由其南崖，溯之西上，一里半，有寺踞岡脊，是爲法照寺。蓋西南支自銅佛殿下南墜，至北東轉，當轉摺處，又東抽一支，以爲毘盧祝國之脈，而橫互於華嚴之前者，也是爲西南餘支之第一。法照之北，又分一岡相夾，無住、華倚之，即下爲頽塚之支，是爲西南餘支之第二。屢有路直北逾岡，度峽而橫去，皆向聖峯會燈之大道。余欲析其分支之原，遂從峽中溯而上，於是南捨法照，北遶無住之後，峽路漸翳，叢箐橫柯，遂成幽闕，然已漸逼絕頂之下矣。時路無人，隨一桃花箐，邛峴行一里，北循峽中，又一里，北躡墜脊，又一里，遂逾脊而西，乃西見香木坪之前山外擁，華首門之絕壁高懸，桃花箐之過腋西環，而此脊上自銅佛殿下，抵法照寺，轉而東去，界此脊西一壑，另成一境，則放光寺所倚也。逾脊更西北盤壑上行，又一里半，而得大路，已直逼華首門下崖矣。其路東自聖峯來，西由放光出，桃花箐抵鄧川州，爲大道。余西隨之，半里，而放光寺在焉。其寺南向，後倚絕壁，前臨盤壑，以桃花箐爲右關，以西南首支爲左護，其地雖在三阻之外，而實當絕頂之下，發光鍾異，良有以也。余初自曹溪，華首門下瞰之，見其寺沉沉直墜壑底，以爲光從官闕中上騰，乃驪栖虺伏之窟，及至而獨然在萬壑盤拱之上，而上眺華首，則一削萬仞，橫拓甚闊，其間雖有翠紋烟縷，若繡痕然，疑無可披陟，孰知其上，乃西自曹溪，東連銅佛殿，固自有凌雲之路，橫緣於華首之前也。然當身歷華首時，止仰上崖之穹崇，不覺下壁之峻拔，至是而上下又合爲一幅，其巍廓又何如也。然則雞山，雖不乏層崖，如華首羅漢九重諸處，其境界固高，而雄傑之態，莫以逾此矣。寺前以大坊爲門，門下石金剛二座，鏤刻甚異，猗獠之狀，恍與烟雲同活，其內爲前樓，樓之前有巨石峙於左，高丈五，而大如之上。

擊下削，構亭於上，蔣賓川題曰「四壁無然。」其北面正可仰瞻華首，而獨爲樓脊所障。四壁之中，獨竅此絕勝一面，不爲無憾。寺建於嘉靖間，陝西僧圓惺所構。萬歷初燬而復興。李元陽有碑，範銅而鑄之，然鑄字不能無訛。其後嗣歸空，更建里盧閣，閣成而神廟賜藏。余錄銅碑，殿中甚暗，而腹亦饒。時主僧俱出，止一小沙彌在。余昇之，膏蚨乃燕竹爲炬，羹蔬爲供。既飯，東遵大道一里，逾垂支之脊。又一里餘，盤壑之上，得分歧焉。一過峽直東者，爲聖峯路。一躡嶺北上者，爲會燈路。始爲登頂正道。余乃北躡上嶺，數曲而至會燈寺。寺南向，昔爲廓然師靜室。今其嗣胤爲寺。由寺西更轉而北上，復數曲，一里餘而過迦葉寺。寺東向，此古迦葉殿也。由其前北向入峽，其峽乃西自絕頂，東自羅漢壁，兩崖相夾而成，中垂磴道。少上有坊，爲羅李二先生游處。羅爲近溪先生汝芳，李爲見羅先生材，皆江西人，同爲司道游此。又上有亭，爲仰高亭，中有碑，爲萬歷間按君周懋相所立。紀登山及景仰二先生意。周亦江西人也。余前過此，見亭中頽，不及錄其文而去，故此來先錄之。風撼兩崖間，寒凜倍於他處。文長字允，手屢爲風所僵。錄竟，日色西傾。望其上兜率庵，卽前所從下，而其東橫緣之路，出羅漢壁者，前又曾抵此而返頂頭，未了之事，未可以餘晷盡也。乃返步下，仍過迦葉寺前，見有歧東下壑中，其壑底一庵在，聖峯北者，必補處庵也。乃取道峽中，隨壑下，蓋緣脊下經會燈者，爲正道。隨壑東下趨補處者，爲間道。下二里，過補處庵，亦稍荒落，恐日暮不入，由其前渡峽澗南，遂上坡，過聖峯寺。寺東向，前有大坊。由坊外東行里餘，岡脊甚狹，南北俱深坑逼之。度脊，又東里餘，有寺新構，當坡之中垂，是白雲寺。余欲窮此支盡處，遂東下往南澗上，二里，慧林庵。踞披盡處，緣庵前轉下北澗，渡之，始陟中支行，北澗與南澗乃合於路南，其東卽大覺蔬圃矣。東半里，過蔬圃北。又東一里，過息陰軒南。又東一里，過瀑布北，遂去中支，北涉西竺寺澗，而行中東三支盤壑中矣。又三里，薄暮，入悉檀寺。

十一日 飯後，覺左足拇指不良，爲皮鞋所窘也。而復吾亦訂余莫出，姑停憩一日，余從之。宏辨安仁出其師所著書見示，——（禪宗讚頌，老子元覽，碧雲山房稿）宏辨更以紙帖墨刻（本公所勒）相界，且言遍周師

以青蚨相贖，余作束謝之。甫令顧僕持去，而大覺僧復路遇持來，余姑納之。箭上午，赴復吾招，出茶果，皆異品。有本山參，以蜜炙爲脯，又有孩兒參，頗具人形，皆山中產；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見者。大抵迤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惟栗差小，而棗無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龍眼荔枝，市中亦無。菌之類，雞筍之外，有白生香，白生生於木，如半莖形，不圓而薄，脆而不堅。（黔中謂之八擔柴，味不及此。）此間石蜜最佳，白若凝脂，視之有肥膩之色，而一種香氣甚異。因過安仁齋，中觀蘭，蘭品最多，有所謂雪蘭（花白）、玉蘭（花綠），最上虎頭蘭，最大紅舌，白舌（以心中一點如舌外吐也）最易開，其葉皆闊寸五分，長二尺，而柔花一種，有二十餘朵，長二尺五者，花朵大二三寸，瓣闊共五六分，此家蘭也。其野生者，一穗一花，與吾地無異，而葉更細，香亦清遠。其地亦重牡丹，悉檀無山茶，而多牡丹，元宵前蕊已大如雞卵矣。

十二日 四長老期上九重崖，赴一納軒供，（一納軒爲本公所建，守僧歲支寺中粟百石，故每歲首具供一次。）以雨不能行，飯後坐齋頭，抵午而霽，乃相拉上岸。始由寺左半里，上宏辨靜室基旁。又西半里，過天柱靜室旁。又北躋一里半，橫陟峽筓，始與一西來路合，遂東盤峽上半里，其北又下墜一峽，大路陟峽而逾東北嶺，乃北下後川，向羅川之道，小路攀脊西北上，乃九重崖之東道，其路甚峻，卽余前所上者。第此時陰晴未定，西南望香木坪一帶，積雪蟬噪，照耀山谷，使人心目融徹，與前之麗日澄空，又轉一光明法界矣。一里餘，抵河南師靜室，路過其外，問而知之。雨色復來，余令衆靜侶先上一納軒，而獨往探之。師爲河南人，至山卽棲此廬，而曾未旁出。余前從九重崖登頂，不知而過其上，後從獅林欲橫過野愚東點頭峯下，又不得路，躊躇至今，恰得所懷。比入廬，見師人言其獨棲，而見其一室三侶，人言其不語，而見其條答有敘，人言其不出，而見其把臂入林，亦非塊然者。九重崖靜室得師，可與獅林羅漢鼎足矣。坐少定，一納軒僧來邀，雨陣大至，旣而雪霏，師挽留，稍霽乃別。躡磴半里，有大道自西上，橫陟之，遂入一納軒。崖中靜主大定拙明輩，皆供餐絡繹，迨暮不休，雨雪時作。四長老以騎送余

自大道西下，其道從點頭峯下，橫盤脊峽，時嵐霧在下，深崖峭壑，茫不可辨。二里，與獅林道合，已在幻住庵之後，西與大覺塔院，隔峽相對矣。至此始勝騎。從幻住前下山，又四里，而入悉檀。篝燈作楊趙州書。

十三日 晨起飯，即以楊趙州書畀顧僕，令往致楊君。余追憶日記於東樓。下午，雲淨天皎。

十四日 早寒，以東樓背日，余移硯於藏經閣前桃花下，就暄爲記。上午，妙宗師以雞盃茶果餉，師亦檢藏其處也。是日，晴霽如故。迨晚，余忽病嗽。

十五日 余以嗽故，臥遲遲，午方起。日中雲集，迨晚而霽。余欲索燈臥，宏辨諸長老，邀過西樓觀燈。燈乃閣中紗圍者，佐以柑皮小燈，或挂樹間，或浮水面，皆有熒熒明星意。樓下採青松毛，鋪藉爲茵，去桌跌坐，前各設盒果，注茶爲玩，初清茶，中鹽茶，次蜜茶，本堂諸靜侶環坐滿室，外客與十方諸僧不與焉。余因憶昔年三里龍燈，一靜一鬧，粵西滇南方之異也。梵宇官衙，寓之異也。惟佳節與旋魂無異，爲黯然而起，則殿角明蟾，忽破雲露魄矣。

十六日 晨餐後，復移硯就暄於藏經閣前桃花下，日色時翳，下午，返東樓，嗽猶未已。抵暮，復雲開得月。

十七日 作記東樓，雨色時作。

十八日 濃雲密布，旣而開霽，薄暮，顧僕返自趙州。

十九日 飯後，晴霽殊甚。遂移臥具，由悉檀而東，越大乘東澗，一里，上脊，卽迎祥寺。從其南上，寺後半里，爲石鐘寺，又後爲圓通極樂二庵。極樂之右，卽西竺，西竺之後，卽龍華。從龍華前，西過大路，已在西竺之上，去石鐘又一里矣。龍華之北坡上，卽大覺寺。龍華西，臨澗，又有一寺，前與石鐘同，東南向。從其後渡澗，卽彼岸橋，下流卽息陰軒，已爲中支之脊矣。從軒左北向上，過觀音閣，爲千佛寺，其前卽昔之街子，正當中脊，今爲墟矣。復北渡澗，從大覺側西北上，寺僧留，余入謝之。仍過湖橋，上有屋，額曰「彼岸同登」。其水從望臺嶺東下，界於寂光大覺之間者，龍華至此，又一里矣。過橋，復躡中支上，半里，中脊爲水月庵。脊之東腋，爲寂光，脊之西腋，爲首傳。僧淨方，年

九十矣，留余未入。由寺右盤一嘴，東覷一庵，桃花嫣然，松影歷亂，趨之，卽積行庵也。其庵在水月之西。首傳之北。僧對融留飯。後乃從庵左東上，轉而西北登脊，途中支脊上二里，有靜室當脊，是曰煙霞室，克心之徒本和所居。由其西分歧上羅漢壁，由其東盤陘上旃檀嶺，嶺從峽西下，路北向作「之」字上一里，得克心靜室。克心者，用周之徒，昔住持寂光，今新構此，退休。其地當垂脊之左，東向稍帶南，又以西支外禾字孔大山爲虎砂，以點頭峯爲龍砂，龍近而虎遠，又與獅林之砂異。其東有中和靜室，亦其徒也，爲鬱攸所焚，今中和往省矣。克心留余點茶，稱疊久之，別已下午，遂從右上小徑，峻極，令其徒偕上，半里得西來大道，隨之東上。又半里，陟旃檀嶺脊而西南行，經煙霞室，漸轉東南，爲水月寂光。由其前，又西南一里，盤一嘴，有廬在嘴上。余三過皆鑰門不得入。其下卽白雲寺所托也。又西半里，再盤突嘴而上，卽慧心靜室，慧心爲幻空徒，始從野愚處會之，前曾過悉檀來叩，故入叩之，方禪誦會燈庵，其徒供茶而去。後卽碧雲寺，不入，從其側，又盤嘴兩重，二里，北上西來寺，西經印雪樓前，又西循諸絕壁行，一里，爲一真蘭若，其上覆石平飛。又西半里，崖盡而成峽，其峽卽峯頂與羅漢壁夾峙而成者，上自兜率宮，下抵羅李二先生坊，兩壁夾成中溜，路當其中。溜之半，崖脚內嵌，前聳巨木，有舊碑刻「响鶴」詩，乃題羅漢壁者。中橫一歧，由其上涉溜，半里，過元武廟，又半里，過兜率宮，已暮，而宮圯無居人。又上一里，叩銅佛殿，入而棲焉，卽所謂傳燈寺也。前過時，朝山之履相錯，余不及入，茲寂然久之，得一老僧啓戶宿。

二十日晨起，欲錄寺中古碑，寒甚，留俟下山錄，遂置行具寺中。寺中地俱大理石所鋪，蓋以登絕頂二道，俱從寺而分，還必從之也。出寺，將北由袈裟石上，念獅獅梯前已躡之，登其崖端而下，束身峽向雖從之下，猶未及仰升，茲不若由南上北下，庶交覽無偏。乃從寺右循崖西行，遂過華首門，而西崖石上下俱峭甚，路緣其間，止通一綫，下瞰則放光寺正在其底，上眺則峯頂之捨身崖卽其端，而莫能竟也。其西一里，有歧懸崖側，余以爲下放光道，又念層崖間何能垂隙下，少下，有水出崖側樹根間，剝木盛之，是爲八功德水，剝木之外無餘地，水卽

飛灑重屋，細不能見也。路盡仍上，即前西來入大道處，有草菴倚崖間，一河南僧習靜其中，就此水也。又西半里，稍上，又半里，爲曹溪庵，庵止三楹，倚崖，門扁無人。其水較八功德水大。其後危崖，稍前抱如玦。余攀石直躋崖下，東望左崖前抱處，忽離立成峯，圓若卓錫，而北並崖頂。若即若離，移步他轉，卽爲崖頂所掩，不可辨。惟此處則可盡其離合之妙，而惜乎舊曾累址，今已成棘，人莫能登。蓋雞山無拔地之峯，此一見真如閃影也。又西半里餘，過束身峽下，轉而南過伏虎庵，又南過禮佛庵，共一里，再登禮佛臺，臺南懸桃花簪，過脈之上，正與香木坪夾簪相對。西俯桃花簪，東俯放光寺，如在重淵之下。余從臺端墜石穴而入，西透窟而出，復有聳石，攢隙成臺，下皆危崖萬仞，棧木以通，卽所謂太子過元關也。過棧，卽臺後禮佛窟。昔由棧以入穴，今由窟以出棧，其憑眺雖同，然前卽香客駢趾，今則高庵俱扁，寂無一人，覺身與灑靈同其游衍而已。棧西沿崖端北轉，有路可循，因披之而西，遂過桃花簪之上，共一里，路窮，乃樵徑也。仍返過伏虎庵，由束身峽上，峽勢逼束，半里，透其上，是爲文殊堂，始聞有老僧持誦聲。路由其前躡脊，乃余前東自頂來者，見其後有小徑，亦躡脊西去，余從之。著文殊堂脊處，乃脊之勤從，東復從而起者，卽絕頂之造而爲城者也。從西復從而起者，桃花簪之度而首峙者也。西一里，叢木蒙茸，雪痕連互，遂造其極。蓋其山自桃花簪北度，卽凌空高峙，此其首也。其脊北垂而下，二十里而盡於大石頭，所謂後距也。其橫互而東者，至文殊堂後，少遜而中伏，又東而復起爲絕頂，又東而稍下，路爲羅漢壁，旃檀嶺，獅子林，以後之脊，又東而突爲點頭峯，環爲九重崖之脊，皆迤邐如屏，於是掉尾而南，轉墜爲塔基馬鞍嶺，則雞山之門戶矣。垂脊而東，直下爲雞坪關，則雞山之脛足矣。故山北之水，北向而出於大石，東山西之水，其南發於西洱海之北者，由和光橋，西發於河底橋者，由南北街，皆會於大石之下，東環牟尼山之北，與賓川之流共北下金沙大江焉。始知南龍大脈，自麗江之西界，東走爲文筆峯，是爲劍川麗江界，抵麗東南邱塘關，南轉爲朝霞洞，是爲劍川鶴慶界，又直南而抵腰龍洞山，是爲鶴慶鄧川州界。又南過西山灣，抵西洱海之北，轉而東，是爲鄧川太和界，抵海東

隅，於是正支則遶海而南，爲青山太和賓川州界；又東南峙爲烏龍壩山，爲趙州小雲南界；遂東度爲九鼎，又南抵於清華洞，又東度而達於水目焉。分支由海東隅，北特爲香木坪之山，從桃花塢北度，是爲寶川鄧川界。是雖足雖附於大支，而猶正脊也。登此直北望雪山，茫不可見，惟西北有山一帶，自北而南者，雲痕疊疊，卽慶龍洞南北銜西倚之山也。其下麥畦浮翠，直逼雞山之麓，是爲羅川，若一琵琶蟠地，雖在三十里下，而黛色欲襲人衣。四顧他麓，皆平楚蒼蒼也。西南洱海，是日獨涵蕩如浮盃在掌，蓋前日見雪山而不見海，今見海而不見雪山，所謂陰晴乘擊殊，出沒之不可定如此。此峯之西盡處也。東還一里，過文殊堂後脊，於是脊南皆危崖，空所謂捨身崖也，愈東愈甚。余凌其端瞰之。其下卽束身峽，東抵曹溪後東峯，向躋其下，今臨其上，東峯一片，自崖底並立而上，相距丈餘，而中有一脈聯屬，若拇指然，可躡劫上其巔也。余攀躡從之，顧僕不能至。時罡風橫厲，欲捲人擲向空中，余手粘足踞，幸不爲捨身者，幾希矣。又共一里，入頂城門，實西門也。入多寶樓，河南僧不在，其徒以菘豆粥芝麻鹽爲餉。余再錄善雨亭中未竟之碑。下午，其徒復引余觀其師退休靜室。其室在城北二里，卽前所登西峯之北劫也。路由文殊堂脊北向稍下，循西行，當北垂之腋。室三楹，北向環拱，亦稱蓋雞山迴合之妙，俱在其南。當山北者僅有此處，亦幽峻之奧區也。其左稍下，有池二方，上下連匯，水不多，亦不竭，頂城所供，皆取給焉。還抵城北，竟從城外趨南門，不及入迦葉前殿。由門前東向懸石隙下，一里有殿三楹，東向，額曰「萬山拱勝」，而戶亦扁。由其前下墜，級甚峻，將抵獼猴梯，遶一人，乃悉僧僮令來候余者，以麗江有使來邀也。遂同下，共一里，而至銅佛殿。余初擬宿此，以候者至，乃取行李。五里，過碧雲寺前，直下五里，過白雲寺。由寺北渡一小澗，又東五里，過首傳寺後，時已昏黑。又三里，過寂光寺，西候者腰間出一石如栗，擊火附艾，拾枯枝燃之。遶中支三里，叩息陰軒門，出火炬爲導。又一里餘，遶瀑布東脊而北。又三里，而至悉檀，宏辨師引麗府通事見，以生白公招柬來致，相與期遲一日行。

二十一日 余約束行李爲行計。通事由九重崖爲山頂游。將午，復吾邀題七松册子。宏辨又磨石令其徒鐫仙書靜開碑。

二十二日 晨餐後，宏辨具騎候行，余力辭之。遂同通事就道，以一人擔輕裝從，而重者姑寄寺中，擬復從此返也。十里，過聖峯寺，越西支之脊而西，共四里，過放光寺，入錄其歲經聖諭，僧留茶，不暇啜而出。問所謂盤陀石，靜室者，僧指西北危崖之半，仰視寺後層崖，并華首上下，合而爲一，所謂九重崖者，必指此而名。開山後，人但知爲華首，覓九重改迹而不得，始以點頭峯左者當之，誰謂陵谷無易位哉？由寺西一里餘，始躡坳而上。又一里餘，其上甚峻，乃逾脊。脊南北相屬，東西分坑下墜，所謂桃花箐也。脊有兩坊，俱標爲「賓鄧分界」。其處陟歷已高，向自禮佛臺眺之，直似重淵之底云。由箐西隨箐下二里，有茅舍夾道，爲前歲底朝山賣漿者所托處，今則寂然爲畏途。其前分歧西南者，爲鄧州道，直西者爲羅川道，乃通羅江者，遵之迤邐下二里，有庵當路北山下，曰金花庵。又西下三里，連有二澗，俱自東而西注，卽桃花箐之下流也，各有板橋跨之。連越橋南，始循南山西向行，一里有寺，踞南山之脊，曰大聖寺，寺西向，乃從其前逾脊南下，又值一澗，亦西流，隨之半里，澗與前度二橋之流，俱轉峽北去，路乃西。半里，逾南山北突之坳，坳西，其坡始西懸而下，路遵之。四里有邨在南山塢間，是爲白沙嘴。隨嘴又西下二里，忽見深壑自南而北，溪流貫之，有梁東西跨其上，乃墜壑而下二里，始及梁端，所謂和光橋也。雞山西麓，至是而止。其水自洱海東，青山北谷來，至此頗巨，北向合桃花箐水，注於大石頭者也。麗府生白公，建悉檀之餘，復建此梁，置屋數楹跨其上，遂就而飯焉。橋之西，有小徑自北而南，溯流循峽者，乃浪滄衛通大理道，與大道十字交之。大道隨流少北，卽西上嶺，盤旋而上，或峻或夷，五里，越其坳西北下，四里，始夷。又一里，爲羅武城，其處塢始大開。自此山之西，開東西大塢，直至千戶營塢，分爲二，始轉爲南北塢，皆所謂羅川也。向自山頂西望，翠色襲人者，卽此，皆麥與蠶豆也。羅武無城，一小邨耳。邨北有溪，西自千戶營來，卽南衙河底之水，至此而東。

北墜峽，合和光橋下流，而東北經大石頭者也。於是循南山行溪之南，二里有邨在溪北山下，曰百戶營。又西五里，有邨在溪北懸岡上，曰千戶營。營之西，有山西自大山分支東南下，突於塢中，塢遂中分，當山之西南者，其塢迴盤，其水小，爲西山灣，新廠在其東南，而路出其西北，當山之東北者，其塢遙達，其水大，爲中所屯，南北二衝，又在其西北，而路則由山之西南逾塢以入，於是從千戶營溪南，轉入南塢，一里餘，至新廠（皆淘沙煎銀者）。乃北一里餘，抵分界山之陽，渡一小流，循山陽西北行，三里，北逾過塢，於是稍下，循西大山之麓北行，其東又成南北大塢，即千戶營之上流也。北一里，有邨倚西山之坡，是爲中所屯，乃鄧川鶴慶分界處，悉檀寺莊房在焉，乃入宿。悉檀僧已先傳諭之，故守僧不拒云。

二十三日晨，飯於悉檀莊，天色作陰。乃東下塢中，隨西山麓北行，二里有支岡自西山又橫突而東，乃躡其上。有歧，西向登山者，爲南衝道，腰龍洞在焉；北向逾塢者，爲北衝道。鶴慶之大道隨之。余先是聞腰龍洞名，乃令行李同通事從大道行，期會於松檜（地名，大道托宿處）。余同顧僕策杖攜傘，遂分道從歧。由山脊西上一里，稍轉而南，復有歧緣南筭而去，余惑之，候驅驢者至，問之曰：「余亦往南衝者，大路從此西逾嶺下，約十里。」余問南歧何路？曰：「此往雞鳴寺者。」問寺何在？其人指南筭夾崖間者是。然此歧險不可行。忽一人後至，曰：「此亦奇勝，即從此夾逾南塢，亦達南衝，與此路由中塢者同也。」余聞之，喜甚，曰：「此可兼收也。」謝其人，遂由歧南行，里許，轉入夾崖下，攀崖隙，透一石隙而入。其石自崖端垂下，外插崖底，若象鼻然，中透一穴如門，穿門，即山峽中上躋，亦猶雞山之束身焉。登峽上，則上崖岬然橫列，若洞，若竈，若門，若樓，若棧者，駢時焉。洞皆不甚深，猶依之爲殿。左爲眞武閣，又左爲觀音龕，皆東北向下危壁。殿閣之間，又垂崖兩重，俱若象鼻，下插崖底，而中通若門。有僧兩人，皆各踞一龕，見客至，胡麻方熟，輒邀同飯，余爲再啜兩盃。見龕後有石脊，若垂梯而上，跌而躡之，復有伺懸其上層，中空而旁透小穴。崖之左右，由夾中升嶺，即南塢道，而崖懸不通。復下，由穴門出，即轉崖左西南

上，仰見上崖復懸互，而中岬然有峽，細若蟲跡。攀條從之，又得一大穴，其門亦東北向，前甃石爲臺，樹坊爲門，曰青蓮界。其左藥竈，碑板俱存，而無字無人，棘蘿旁翳，無可問爲何人未竟之業。其右復有象鼻外垂之門，透而南，復有懸峭高掩之幃。幃之右，上崖有洞，巍張，下崖卽二僧結庵之處，然磴絕俱莫可通。乃仍由青蓮界出東夾，再上半里，而崖窮夾盡，山半坪開，又有泉自南坳東出，由坪而墜於崖之右，又分而交濼坪，墜於崖之左，崖當其中，濯盤滌竅，遂成異幻。由坪上溯流半里，北向入峽，峽中之流，傾湧南向，溯之一里，澗形不改，而有巨石當其中，石之下則湧水或流，而石之上惟礫石堆澗，絕無水痕。又溯枯澗北行半里，遂窮茅翳，蓋其澗自西峽來，路當北去也。乃東向躡嶺，攀崖躋棘，又半里，得南來路，遂隨之北半里，西涉一塢，復升隴而西，有歧入西南峽中者，頗小，其直北下隴者頗大。余心知直北者爲南衙道，疑腰龍洞在西南峽中，遂望峽行半里，不得路，遙聽西北山嶺上有人語聲，乃竭蹶攀嶺上一里，得東來道。又一里，得驅犢者，問之，則此路乃西向逾脊抵焦石峒者。問腰龍洞何在，曰：「卽在此支嶺之北，然嶺北無路，須隨路仍東下山，折而北，至南衙，乃可往。」蓋是山大脊，自北而南，脊之西爲焦石峒，脊之東一支東突，其北腋中則腰龍洞所在，南腋中卽此路也。余乃愴然，遂隨路返，東下一里，乃轉而東北下，又一里，抵山麓，循之北行，又一里而至南衙，南衙之邨不甚大，倚西山而東臨大塢。其塢北自北衙南抵中塢，其中甚寬，蓋此中大塢，凡三曲三關，最北者爲北塢，塢南北互，以北塢東臨爲坳口，其南卽中所屯塢。一塢亦南北互，以江陰邨爲峽口，其南卽千戶營百戶營塢。一塢東西互，以羅武邨爲峽口，總一溪所貫，皆謂之羅川云。由南衙之後，西南上山，磴道甚關，一里半，有亭有室，當山之半，其旁桃李燦然。亭後躡級而上，有寺，門榜曰金龍寺，門內有樓當洞門，其樓前臨平川，後瞰洞底甚勝也。樓後卽爲洞門，洞與樓俱東向，其門懸嵌而下，極似江右之石城洞。西壁上穹覆而下，崆峒，南與北漸環而轉，惟東面可累級下。下五丈，一石突起，當洞之中，西甃而東削，甃以爲臺，亭其上，供白衣大士，其亭東對層級架木橋以登，西瞰洞底，潑水環其下，沉紺映碧，光怪甚。

異。亟由橋返級，穿橋下，綠臺左西降，十餘丈而後及水，水嵌西崖足。西面闊約三丈，南北二面，漸抱而縮，然三面皆絕壁環之，無有旁竇，水滄涵其間，儼若月牙之抱魄也。水中深淺不一，而澄澈之極，煥然映彩，極似安寧溫泉。淺者浮綠，深者沉碧，掬而嘗之，甘冷異常。其洞以在山之半，名爲腰龍，而文之者，額其寺爲金龍，洵神龍之宮也。洞口如仰盂，下圓如石城，水滌三面如珉，石脊中盤如垂舌，其異於石城者，石城旁通無極，而此則一水中涵，若其光瑩之異，又非他水可及也。久之，仍上洞口，始登前樓，則前檻後軒，位置俱備，而僧人他出，扁鑰不施。仍一里餘，下至南衙，問松檜道，俱云行不能及。乃躡蹻而趨，由南衙後傍西山而北，二里，是爲北衙，有神廟當北衙之南，門南向，其後大脊之上，駢崖矗夾，有小水出其中。廟之北，有公館，市舍夾道，甚盛。盤折而東，其半里，而市舍始盡。蓋與南衙迥隔矣。二衙俱銀礦之廠，獨以衙稱者，想其地爲盛也。東與南來大道合，復北行一里餘，市舍復夾道，蓋烹煉開爐之處也。過市舍，遂北下坡，又一里餘，而及其底。始知南北兩衙，猶山半之塢也。其峽既深，有巨澗流其間，自北而南，是爲河底，蓋卽羅川之上流。有支流自西峽來入，其脈頗小，置木橋於上。越之又北，見石梁跨巨澗，澗中有巨石梁東西兩跨之，就其中爲閣，以供白衣大士。越橋之東，溯澗北向上，危崖倚道，盤級而登，右崖左澗，下嵌深淵，上削危壁。五里，登坪脊，有枯澗塹山頭，亦跨石梁。度梁北，有殿新構，有池溢水，有亭施茶。余入亭飯，一僧以新淪茶獻，曰：「適通事與擔者久待於此，前途路遙，託言速去。」蓋此殿亦麗江所構，以施茶者，故其僧以通事命候余而致之耳。余飯，竟忘其地爲熱水橋，而殿前所流卽熱水也。旣從其側，又過一石梁，梁跨山頭，與前梁同，而下有小水，西墜巨澗。過梁，從中脊北向而行，東西俱有巨山夾之。蓋西界大山，自鶴慶南來，至七坪老脊，直南高互於河底之西者爲魯擺，由七坪東度，分支南下，卽此中脊與東界之山，故此中脊之北，又名西邑。蓋西邑與魯擺皆地名，二山各近之界，坊遂以爲名焉。中脊與魯擺老脊，夾成西峽，此河底之流所自出者，蓋源於七坪之南云。行中脊十里，脊東亦盤爲中窪之岩，脊懸西峽東窪之間，狂風西來，欲捲人去。又三里，乃西北

上嶺。一里，又躡嶺而西。半里，乃西北下。一里，抵塢中，是爲七坪，卽中界所度之脊，與西界大山夾成此坪爲河底之最高處也。由坪中北行二里，始爲度脊隘口。脊南有兩三家當路，脊西有郟落倚山，桃李燦然。時日已下春，尙去松檜二十里，亟逾隘北行五里，少出西界，巨山如故，而東界亦漸夾而成窪。窪中石穴下陷，每若坑若窪。路循東脊行，又數里，有數家當北峽之口，曰金井，始悟前之下，奔累累者，皆所稱金井者也。隘口桃花夾郟，燭然若笑。由郟北東向下坡，一里，漸夷，乃東行嶺脊，皆左右漸夾而成塢。由脊行三里，復由脊北墜坑東下，一里，抵其麓。於是塢乃大開，有三摺當麓之東，亦梵嬁也。由其前東向徑平塢而馳，望東峯南北高聳者，日光倒映其尖，丹葩一點，若蘭菖之擎空也。蓋西山屏互甚高，東峯雜沓而起，日啣西山，反射東山，其低者日已去而成碧，其高者日尙映而流丹，丹者得碧者環簇其下，愈覺鮮妍，世傳鶴慶有石寶之異，西映爲朝霞，東映爲晚照，卽此意也。東馳二里，過數家之舍。又東一里，漸墜壑成澗，向東南去。乃折而北，度一隴，又一里，有公館在西山之麓，其左右始有郟落，知其爲松檜矣，而猶未知居停何處也。又北半里，擔者倚閭門而呼，乃入之，已就晦矣。是家何姓？江右人，其先爲監廠委官，遂留居此。

二十四日 味爽，飯於松檜，北向入山峽。松檜之南，山盤大壑而無水，溝澗之形，似亦望東南去；松檜之北，山復漸夾爲塢，小水猶南行。五里，登坡爲波羅莊，山從此自西大山度脊而東，脊不甚高，而水分南北。又北五里，望北塢，郟落高竒，多傍西大山，是爲山莊。於是北下隨小溪北行五里間，聚廬錯出，桃杏繽紛，已而直抵北山下，有倚南山居者，是爲三莊，河底。郟北溪自西而東，其水一自三莊，西谷來，一自河底，郟南谷來，皆細流。一自西北大山夾中來，俱合於河底，郟北東流而去，亭橋跨之。橋北卽龍珠山之南麓矣。龍珠山者，今名象，眠山自西大山之東，分支東，互直接東大山之西麓。其北之西大山，卽老，龍之脊，皆自北而南；其北之東大山，卽峯，頂山，亦皆自北而南；中夾成南北大塢，漾其之江，亦自麗，江南下，漾，鶴城之東，而南至此，爲龍珠所截，水無縱出，於是自峯，頂

之麓，隨龍珠西轉，搜得龍珠骨節之穴，遂搗入其中，寸寸而入，凡百有八穴而止。土人云：昔有神僧，偈多尊者，修道東山峯頂，以鶴川一帶俱水匯成海，無所通洩，乃發願攜錫杖念珠下山，意欲通之。路遇一婦人，手持瓢，問：「師何往？」師對以故。婦人曰：「汝願雖宏，恐功力猶未。試以此瓢擲水中，瓢還，乃可得，不然，須更努力也。」師未信，攜瓢棄水中，瓢泛泛而去，已而果不獲通。復還峯潛修二十年，以瓢擲水，隨擲隨回，乃以念珠撒水中，隨珠所止，用杖戮之，無不應手通者，適得穴一百有八，隨珠數也。今土人感師神力，立寺衆穴之上，以報德焉。一統志作囉哆，土人作摩伽陀。衆水於山腹合而爲一，同泄於龍珠之東南麓。大路過河底橋，卽遼龍珠而北，與出入諸水洞，皆不相值，以俱在其東者。余乃欲從橋北隨流東下，就小徑，窮所出洞，令通事及擔者從大路往。擔者曰：「小徑難覓，不若同行。」蓋其家在入水洞北，亦便於此也。余益喜，遂同東向隨溪行龍珠山之南，一里，反越溪南，半里，又渡溪北。其路隘甚，而夾溪皆有居者。又東半里，楓密，河東南瀉，峽去，路東北逾龍珠支嶺，兩下兩上，北盤嶺，共四里，其路漸上。俯瞰東南深峽中，有水破峽奔決，卽合併出穴之水也。其水南奔峽底，與楓密之水合，而東南經峯頂山之南峽，以出金沙大江。然行處甚高，水穴在重崖下出，俯視不見其穴。令通事及擔者坐待道旁，余與顧僕墜整東南下。下半里，不得路，躑躅草石間，轉向東，半里，又南迂半里，始下至礪底。乃西向溯流，披棘入，其半里，則巨石磊落，堆疊礪中，水從石隙，泛溢交湧。余坐大石上，止見水與石爭隙，不見有餘穴，雪躍雷轟，交於四旁，而不知其所從來也。久之，復迂從舊道，一里餘，迂上，既近，復攀石亂躍，又半里，登大道，遂東北上。半里，轉一峽，見後有呼者，乃通事與擔夫也。於是半里，上攢石間，北過脊，始北望兩山排闥，一塢中盤漾，共江絡其東，又一小水緯其西北，皆抵脊下而不可見。其兩山之北夾而遙接於東北隅者，是爲麗府邱塘關，所踞，漾共水所從出也。乃北下山，一里餘，而及其麓。有寺懸麓間，寺門北向，其下卽入水之穴也。不及入寺，急問水，先見一穴，乃西來小流所入，其東又有平土丈餘隔之，東來之漾，共江，屢經穴而屢分墜，至是，亦遂窮，然則所謂一百八穴

者，俱在東也。余因越水北，東向溯流，見其從崖下遇一穴，輒旋穴下灌，如墜甕口，其聲鳴鳴，每穴遠者丈餘，近者咫尺而已。既而復上寺前，乃北下渡西來小流，有小石梁跨之，北一里有邨當平岡間，是曰甸尾邨，擔者之家在焉。入而飯於桃花下。既乃西北行，三里餘而入南來大道，卽河底橋北上踰嶺者。於是循西山又北五里，爲長康鋪坊，有河流自西南峽來，巨石橋跨之，有碑在橋南，稱爲鶴川橋，蓋鶴川者一川之通名，而此橋獨擅之，亦以其冠川一也。橋北有歧，溯流西南，爲大理府大道，故於此設鋪焉。過橋，不半里，爲長康關，廬舍夾道。是日，街市，市者交集，自甸尾至此，邨落散布，廬舍甚整，桃花流水，環錯其間。其西卽爲朝霞寺，峯正東與石寶山對。於是路轉東北，又八里餘而入鶴慶南門。城不甚高，門內文廟宏整。（土人言其廟甲于滇中，亦麗江木公以千金助成。）由其東北行半里，稍東爲郡治。由其西又北行半里，出一鼓樓，卽新城之北門也。其北爲舊城，守禦所在焉。又北半里，而出舊城北門。稍西曲而北，一里，復東曲而北，四里，爲演武場，在路東。從其西又北五里，過一邨，又五里，爲大板橋，橋下水頗大而湍，乃自西而東下漾共江者。時所行路當甸塢之中，東山下江流沿之，西山下邨廬倚之，自此橋之北，登路石皆齒齒如編磔，石嵌趾舉步爲艱。又北六里，爲小板橋，橋小於前，而流亦次之，然其勢似急。又北七里，爲甸頭邨之新屯，居落頗盛，稍轉而東，有王貢士家，遂入而托宿。（王貢士今爲四川訓導。其孫爲余言：「其西北山半有青元洞，甚妙，下有出水龍潭。又北有黑龍潭，若沿西山行，卽可盡觀。」是日欲抵馮密宿，以日暮，遂止此云。）

二十五日 味爽，飯而行。北二里，爲馮密邨，邨廬亦盛；甸頭之邨止此矣。蓋西北有高岡一支，垂而東南下，直逼東山文筆峯下；江流亦曲而東，高岡分支處，其腋中有黑龍潭之水，亦自西大山出，南流而抵馮密，乃沿高岡之南，而東注漾共江，鶴慶麗江，以此爲界云。馮密之西，有佛宇高擁崖畔，卽青元洞也。余望之欲入，而通事苦請俟回日。且云明日逢六，主出視事，過此又靜攝，不卽出。余乃隨之行，卽北上岡，四里，有路橫斜而成叉字交，是爲

三壘黃泥岡。其西南腋中，松連管墜，卽黑龍所托也。於是西北之山，皆荒石濯濯，而東北之山，漸有一二小卮倚其下，其岡脊則一望皆茅云。又北一里，有哨房，四五家當岡而踞，已至麗江所轄矣。又北行岡上八里而下，其東北塢盤水曲，田疇環焉。下一里，有數家倚西山，路當其前，是爲七和南卮。又北二里，有房如官舍而整，是爲七和之查稅所。（商貨出入者，俱稅於此。七和者，麗江之地名，有九和、十和、諸稱。）其北又有大宅新構者，乃木公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盤一支嶺而北，七里，乃漸轉西北，始望見邱塘關在北山上，而漾其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見矣。於是路北有石山橫起，其崖累累，雖不高，與大山夾而成峽。遂從峽間西北上一里，逾其東度之脊，又西北二里餘，乃北下枯壑，橫陟之。半里，復北上岡，西北行岡上，半里，又北半里，度一小橋，半里，乃北上山。其山當西大支，自西東來，至此又橫疊一峯，其正支轉而南下，其餘支東下而橫互，直逼東山，扼麗江南北山之流，破東山之峽，而出爲漾共江。此山真麗之鎖鑰也。麗江設關於嶺脊，以嚴出入，又置塔於東垂，以鎮水口。山下有大道，稍曲而東，由塔側上，小道則躡崖直北登。余從其小者，皆峻石累垂，鋒稜峭削，空懸屈曲。一上者二里，始與東來大道合，則山之脊矣。有室三楹，東南向而踞之，中闢爲門，前列二獅，守者數家居其內。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遠方來者必止，闔者入白，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諸州守，從天朝選至，皆駐省中，無有入此門者。卽詔命至，亦俱出迎於此，無得竟達。巡方使與查盤之委，俱不及焉。余以其使奉迎，故得直入。入關隨西山北行，二里，下一坑度坑底，復登坡而北，一里，稍東北下山。又東北橫度坡間者二里，始轉而北，二里，過木家院東。又北二里，度一小橋，則土岡一支，西南自大山之脊，分岡環而東北，直抵東山之麓，以扼漾共江上流。由岡南陟其上，是爲東圓里。北行嶺頭，西南瞻大脊，東南瞰溪流，皆在數里之外。六里，乃下。隴北平疇大開，夾塢縱橫，岡下卽有一水，西自文筆峯，環塢南而至，有石梁跨其上，曰三生橋。過橋，有坊二在其北。旁有守者一、二家。於是西北行平疇間矣。北瞻雪山，在重塢之外，雪幕其頂，雲飛鬱勃，未睹晶瑩西瞻烏龍，在大壑之南，尖峭獨拔，爲大脊之宗，郡中取以

爲文筆者也。路北一塢，窈窕東北入，是爲東塢。中有水南下，萬字橋水西北來會之，與三水橋下水同出。邱塘東者也。共五里，有柳徑抱，登立田間，爲士人折柳送行之所。路北卽萬字橋，水濼流而東，水北卽象眠山，至此南盡。又西二里，歷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廬駢集，濼坡帶谷，是爲麗江郡所托矣。於是半里，度石梁而北，又西半里，稅駕於通事者之家。（其家和姓，蓋麗江土著。——官姓爲木，民姓爲和，更無別姓者。其子卽迎余之人。其父乃曾奉差入都，今以居積番貨爲業。）坐余樓上，獻酪爲醕，余不能沾唇也。時纔過午，通事卽往復命，余處其家待之。東橋之西，共一里，爲西橋，卽歲字橋也。——俗又謂之玉河橋。象鼻水從橋南下，合中海之水而東，泄於東橋。蓋象鼻之水，土人名爲玉河云。河之西，有小山兀立，與象眠南盡處夾溪中峙，其後卽關爲北塢，小山當塢，若中門之標，前臨橫壑，象鼻之水夾其東，中海之流經其西，後倚雪山，前拱文筆，而是山中處獨小，郡署踞其南，東向臨玉河。（麗江諸宅多東向以受木氣也。）後幕山頂而上，所謂黃峯也。——俗又稱爲天生寨，木氏居此二千載，宮室之麗，擬於王者，蓋大兵臨則俯首受繼，師返則夜郎自雄，故世代無大兵燹，且產鑛獨盛，宜其富冠諸郡云。

二十六日 晨，飯於小樓。通事父言，木公聞余至甚喜，卽命以明晨往解脫林，候見諭諸從者，備七日糧以從，蓋將爲七日款也。

二十七日 微雨。坐通事小樓，追錄前記。其地杏花始殘，桃猶初放，蓋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日 通事言木公命駕，下午向解脫林。（解脫林在北塢西山之半，蓋零山南下之支，本郡諸刹之冠也。）

二十九日 晨起，具飯甚早。通事備馬，候往解脫林。始過西橋，由郡署前北上，挾黃峯東麓而北，中北塢而行，五里，東瞻象眠山，始與玉河上流別。又五里，近一枯澗石橋，西瞻中海，柳岸濼淡，有大聚落臨其上，是爲十和院。（其後卽十和山，自雪山南下之脈也。）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者，爲白沙院路；西北度橋者，爲解脫林路。橋下

潤頗深，而無滴瀝。既度橋，循西山而行，五里，爲崖脚院。其處居廬交集，屋角俱插小雙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澗自西山峽中下，有木梁跨其上。度橋西北陟嶺，爲忠甸大道，由橋南溯溪西上嶺者，卽解脫林道。乃由橋南南向躡嶺，嶺甚峻，二里，稍夷。折入南峽，半里，則寺倚西山上，其門東向，前分一支爲案，卽解脫林也。寺南岡上，有別墅一區，近附寺後。木公憩止其間。通事引余至其門，有大把事二人來揖，（俱姓和，一主文，嘗入都上疏，曾見陳芝臺者，一主武，其體幹甚長，壯而面黑，真猛士也。）介余入。木公出二門，迎入其內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上，其中極重禮也。敘談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廳事門，令通事引入解脫林，寓藏經閣之右廂。寺僧之任持者爲演人，頗能體主人意款客焉。

己卯二月初一日 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鑊十兩來餽。下午，設宴解脫林東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諸生許姓者陪宴，仍侑以盃緞，（銀盃二兩，綠縐紗一疋）大饋八十品，羅列甚遙，不能辨其孰爲異味也。抵暮乃散。

初二日 入其所棲林南淨室，相迎設坐如前。既別，仍還解脫林。昨陪宴許君來，以白縐易所侑綠縐紗去。下午，又命大把事來，求作所轄雲縐、淡縐序。

初三日 余以敍稿送進，復令大把事來謝。所饋酒果，有白葡萄、龍眼、荔枝諸貴品，酥餅油線，（細若髮絲，中纏松子肉爲片，甚鬆脆。）髮糖，（白糖爲絲，細過於髮，千條萬縷，合揉爲一，以細麵拌之，合而不膩。）諸奇點。

初四日 有雞足僧以省中錄就雲縐、淡縐、微納木公，木公卽令大把事傳示，求爲較政，其所書洪武體，雖甚整而訛字極多。既舛落無序，而重疊顛倒者亦甚。余略爲標正，且言是書宜分門編類，庶無錯出之病。晚，乃以其書繳入。

初五日 復令大把事來致謝。言明日有祭丁之舉，不得留此盤桓，特令大把事一人聽候。求再停數日，煩將

淡墨分門標類，如余前所言。余從之，以書入謝，且求往忠甸觀所鑄三丈六銅像。既午，木公去，以書答余，言忠甸皆古宗路，多盜，不可行。蓋大把專從中沮之，恐覘其境也。是日，傳致油酥麵餅，甚巨而多，一日不能盡一枚也。

初六日，余留解脫林校書。木公雖去，猶時遣人饋酒果，有生雞大如鵝，通體皆油，色黃而體圓，蓋肥之極也。余愛之，命願僕醃臘雞。

解脫林倚白沙塢西界之山。其山乃雪山之南，十和後山之北，連擁與東界翠屏象眠諸山夾白沙爲黃峯後塢者也。寺當山半東向，以翠屏爲案，乃麗江之首刹，卽玉龍寺之在雪山者，亦不及也。寺門廡階級皆極整，而中殿不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飾莊嚴，壁宇清潔，皆他處所無。正殿之後，層臺高拱，上建法雲閣，八角層臺，極其宏麗。內置萬歷時所賜藏經焉。閣前有兩廡，余寓南中兩廡之外，南有圓殿，以茅爲頂，而中實磚盤。佛像乃白石刻成者，甚古而精緻，中止一像，而無旁列，甚得清淨之意。其前卽齋堂香積也。北亦有圓閣一座，而上啓層窗。閣前有三楹，雕窗文榻，俱飾以金碧，乃木公燕憩之處，扃而不開。其前卽設宴之所也。其淨室在寺右上坡，門亦東向，有堂三重，皆不甚宏敞，四面環垣，僅及肩，然喬松連幄，頗饒烟霞之氣。聞由此而上，有拱壽台、獅子崖，以迫於校讎，俱不及登。

初六初七日，連校類分標，分其門爲八。以大把事候久，余心不安，乃連宵篝燈，丙夜始寢。是晚，既畢，仍作書付大把事，言校覈已完，聞有古岡之勝，不識導使一遊否。古岡者，一名獵獵，在那東北十餘日程，其山有數洞，中透，內貯四池，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異常，自生光彩。池上有三峯中峙，獨疑雪瑩白，此岡雪山所不及也。木公屢欲一至其地，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數年乃得至，圖其形以歸。今在解脫林後軒之壁，北與法雲閣相對。余按圖知之，且詢之主僧純一，言其處真修者甚多，各住一洞，能絕粒休糧，其爲首者有神異，手能握石成粉，足能頓坡成窪，年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時，皆先與諸土人言，有貴人至，土人愈信而敬之。故余神往而思一至也。

初八日。味爽，大把事齋冊書馳去，余遲遲起飯。而天雨霏霏。純一饋以古磁盃，薄銅鼎，併芽茶爲烹淪之具。備馬，別而下山。稍北，遂折而東下，甚峻。三里，至其麓。路北有澗，自雪山東南下，隨之。東半里，有木橋渡澗，西北遶山爲忠旬道。余從橋南東行半里，轉而東，是爲崖脚院，倚山東向。其處居處連絡中多，板屋茅房，有瓦室者，皆頭目之居，屋角俱標小旗二面，風吹翻，搖漾於天桃素李之間。宿雨含紅，朝烟帶綠，獨騎穿林，風雨淒然，反成其勝。院東南有窪地在邨廬間，中澗無水，尙有亭臺堤柳之形，乃舊之海子，環爲園亭者，今成廢壑矣。又南二里，有枯澗，嵌地甚深，乃雪山東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東行塢脊，無涓滴下流澗中，僅石梁跨其上。度梁之東，卽南隨引水行四里，望十和邨落在西，甚盛。其南爲中海，望之東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澗，東西橫塢中，小石梁南跨之。又東五里，東瞻象眠山已近。通事向許導觀象鼻水，至是乃東南行田間，二里，抵山下。水從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爲大溪，折而南去。二里，析爲二道：一沿象眠而南，一由塢中倒峽過小石橋，又析爲二，夾路東西行。五里，至黃峯山北，所引之水，一道分流山後而去，一道東隨黃峯而南。始知黃峯之脈，自象鼻水北坡垂塢中南下，至此結爲小峯，當塢之口，東界象眠山，亦至此南盡。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環遶而北，接十和後山，南復橫開東西大塢，南龍大脊，自西而東，列案於前。其上烏龍峯，獨聳文筆於西南，木家院南峯，迺雄關於巽位，衆大之中，以小者爲主，所以黃峯爲木氏開千代之緒也。從黃峯左脈，南上西轉，又一里，出其南，則府治東向，臨溪而峙，象鼻之水環其前，黃峯擁其後，閱其內樓閣極盛，多僭制，故不於此見客云。先是未及黃峯三里，有把事持書，挈一人荷酒獻酢，衝雨而至，以余尙未離解脫也。與之同過府治前，度玉河橋，又東半里，仍稅駕於通事小樓。讀木公書，乃求余乞黃石齋敘文，併索余書，將令人往省邀吳方生者。先是木公與余面論天下人物，余謂：「至人惟一石齋，其字畫爲館閣第一，文章爲國朝第一，人品爲海宇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爲古今第一。然其人不見，亦不易求。」因問：「可以親炙者，如陳董之後，尙有人乎？」余謂：「人品甚難，陳

蓋芳躅，後來亦未見其繼；卽有之，豈羅致所及？然遠則萬里莫備，而近則三生自遇。有吳方生者，余同鄉人，今以成僑寓省中。其人天子不能殺，死生不能動，有文有武，學行俱備，此亦不可失者。木公慮不能要致，余許以書爲介，故有是請。然尙未知余至府治也。使者以復東返。前繳冊，大把事至，以木公命致謝，且言古岡亦艱於行，萬萬毋以不贊蹈不測。蓋亦其託辭也。然聞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傷頭目數人，至今未復。獯獯古宗，皆其北境相接，中途多恐，外鐵橋亦爲焚斷。是日雨陣時作，從樓北眺雪山，隱現不定。南窺川甸，桃柳繽紛，爲之引滿。

是方極畏山豆。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牽染，死者相繼；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窮谷，不令人知。都鄙間一有染豆者，卽徙之九和，絕其往來，道路爲斷，其禁甚嚴。（九和者，乃其南鄙，在文筆峯南山大脊之外，與劍川接壤之地。）以避而免於出者居半。然五六十歲，猶惴惴奔避。木公長子襲郡職者，與第三子俱未出，以舊歲戊寅，尙各避山中，越歲未歸。惟第二第四（名宿，新入泮，鶴慶）者，俱出過。公令第四者啓來候，求肄文木家院焉。

初九日，大把事復捧禮儀來，致謝酬校書之役也。（鐵皮罽一，黃金四兩。）再以書求修雞山志，并懇明日爲其四子校文木家院，然後出關。院有山茶甚巨，以此當折柳也。余許之。是日，仍未霽，復憩通事樓。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禮，自元旦且至元宵後二十日，數舉方止。每一處祭後，大把事設燕燕木公。每輪一番，其家好事者費千餘金，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

其地田畝，三年種禾一番，本年種禾，次年卽種豆菜之類，第三年則停而不種；又次年，乃復種禾。

其地土人，一皆爲麼麼。國初，漢人之戍此者，今皆從其俗矣。蓋國初亦爲軍民府，而今則不復知有軍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麥，自漢至國初，太祖乃易爲木。）民姓和，無他姓者。其北卽爲古宗。古宗之北，卽爲吐蕃。其習俗各異云。

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雪，絕無雷聲。其人南來者，至麗郡乃聞雷，以爲異。

麗郡北，忠甸之路，有北巖，高闊皆三丈，崖石白色而東向。當初日東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則滿崖浮彩騰躍，煥然奪目，而紅色尤爲鮮麗，若鏡之流光，霞之幻影，日高則不復然矣。

初十日晨餐後，大把事復來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騎，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東向半里，街轉南北，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托南去乃大道。半里過東橋，於是循溪南岸東南行。三里，有柳兩三株，在路右，隱間，是爲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塢東北關，甚遙。蓋雪山之支，東垂南下者兩重，初爲翠屏象眠，與解脫十和一夾而成白沙塢，再爲吳烈東山，與翠屏象眠，再夾而成此塢。其北入與白沙等。其北度脊處，卽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東。東山之外，則江流南轉矣。脊南卽此塢，中有溪自東山出，灌溉田疇更廣。由此塢東北逾脊渡江，卽香羅之道也。塢中溪東南與玉河會於三生橋之東。又有水西南自文筆山，沿南山而東轉，隨東圓岡之下，經三生橋，而東南與二水會。於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源焉。東員岡者，爲麗郡東南第一重鎖鑰。蓋南大脊自西來，穹爲木家院後高峯大脊，從此南趨鶴慶。有東下者爲邱塘關，其東北下者，環轉而爲此岡，直逼東山之麓，束三水爲一，沿東山南下而出邱塘東峽，自七和馮密而達鶴慶岡，首迴環向郡。南山之溪經其下，鞏橋度之，曰三生橋。橋北有二坊，兩三家爲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皆良疇，而南則登坡焉。一里，升坡之巔，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內抱，下關平塢，直北接郡治，眺其坡，斜刺東下，與東山夾溪南流，坡間每有郁廬，就窪傍坎，桃花柳色，晷映高下三里，稍下就窪，有水成痕，自西而東下於溪。又南逾一坡，度板橋而南，則木家院在是矣。先是，途中屢有飛騎南行。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屢令人來，示其款接之禮也。途中與通事者，輒唧唧語，余不之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門，其門南向甚敞，前有大石獅，四面牆垣之外，俱巨木參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門兩重，廳事亦敞，從其右又入內廳，乃拜座進茶。卽揖入西側門，搭松棚於西廡之前，下藉以松毛，蓋行重禮也。大把事設

二桌坐定，卽獻紙筆，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進諸生，雖事筆墨，而此中無名師，未覓中原文脈，求爲賜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爲終身佩服。」余領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爲其子斧正書。後寫一題曰：「雅頌各得其所。」余與四君卽就座拈毫，二把事退候塔下。下午文各就。余爲其作，頗清亮。二把事復以主命求細爲批閱。余將爲舉筆，二把事曰：「候久矣，請少遲之。後有茶花，爲南中之冠，請在二樓前就席。」蓋其主命也，乃從之。由其右轉過一廳，左有巨樓，樓前茶樹盤蔭數畝，高與樓齊，其本徑尺，三四株叢起，四旁萎蕤，下覆甚密，不能中窺，其花尙未全舒，止數十朵，高綴叢葉中，雖大而不能近觀，且花少葉密，未見燦爛之妙。若待月終，便成火樹叢林，惜此間地寒，花較遲也。把事言此樹植與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餘，余初疑爲數百年物，而豈知氣機發旺，其妙如此。已還松棚，則設席已就。四君獻款，復有紅氈麗鎖之惠。二把事亦設席坐塔下，每獻酒，則趨而上焉。四君年二十餘，修皙清俊，不似邊陲之產，而語言清辨可聽，威儀動作，悉不失其節。爲余言北崖紅映之異，時余欲由九和趨劍川，四君言：「此道雖險而實近，但此時徒諸出豆者在此，死穢之氣相聞，而路亦絕行人，不若從鶴慶爲便。」餚味中有柔豬齏牛舌，俱爲余言之，縷縷可聽。（柔豬乃五六觔小豬，以米飯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體炙之，乃切片以食。齏牛舌似豬舌而大，甘脆有異味。惜余時已醉飽，不能多嘗也。）因爲余言其地多齏牛，尾大而有力量，亦能負重；北地山中人無田可耕，惟納齏牛銀爲稅。蓋鶴慶以北多齏牛，順寧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異獸，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騰越，其西漸狹，中皆人民，而異獸各不一產。騰越之西，則有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齏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領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燈下乞細爲削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領之。四君送余出大門，亦馳還郡治，仍以騎令通事送余。東南二里，宿郝氓家，余挑燈評文，就臥其西廡。

十一日，味爽，通事取所評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飯，至已近午矣。覓負瘠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東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東南上。二里，出邱塘關，關內數家居之，有把事迎余獻茶。其關橫屋三楹，南

向巖嶺上，第南下頗削，而關門則無甚險隘也。其嶺自西大脊分支東突，與東山對，夾漾共江於下，關門東脊臨江之嘴，暨塔於上，爲麗東南第二重鎖鑰，隔江之東山，至是亦雄奮而起，若與西大峯共爲犄角者。關人指其東麓卽金沙江南下，轉而東南，趨浪滄順州之間者。此地有路，半日逾此嶺，又一日半而東南抵浪滄衛。出關，辭通事以騎返，余遂同擔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其道皆純石嵯峨，踐隙攀峯而下，二里，乃抵其麓。遂西南陟橋，橋西有坡，南向隨之。半里，復下坡，西南塢南開，而中無水。又半里，橫陟之，由西坡上。半里，依西大山之麓，轉而東南行。一里餘，路右復起石山，與西山對夾，路行其中。二里，踰脊南下，脊右有石崖下嵌，而東半石峯，尤爲巖巖。南一里，東峯始降，復隨西坡盤而西南。一里，其支復東突，再南踰之。下。半里，還顧東突峯南，有崖嵌空成門，返步探之，雖有兩門，而洞俱不深。又循西山而南，一里餘，三四家倚西山下，於是復見漾共江出峽而下，盤其麓，峽中始環壘爲田。邨之前，已引水爲渠，循山而南，抵七和矣。隨盤渠西山東突之嘴，又三里而抵七和。七和者，麗郡之外郛也，聚落倚西山，人民頗盛。其下塢中，水田夾江。木公之次子居此，其宅亦東向。由其前，又南半里，爲稅局，收稅者居之。又南漸下一里，復過一邨，乃西南上坡。一里，陟坡頂，其上甚平。由其上平行而南，二里，有數家居坡脊，是爲七和。哨，則麗江南盡之鄙也，故設哨焉。哨南又半里，有路自東南橫過西北者，爲三笠黃泥岡。蓋是坡自西大山下垂，由此互而東南，橫路隨其脊斜去，脊西遂下陷成峽，黑龍潭當其下焉。大道由峽東直南，鶴慶麗江之界，隨此坡脊而分，故脊西下陷處，自西盤而南至馮密，其下已屬鶴慶。脊東盤互處南下馬密東，其內猶屬麗江。此東西兩界大山內之橫界也。於是西瞰峽內，松箐遙連，路依東脊南向漸下，六里而至馮密，日纔過午。覓宿店，漫投一樓上，乃陳生某家也。——向會於悉檀相晤者，擔人卸擔去，余炊飯其家，欲往青元洞，陳生止余曰：「明日登程，可卽從此往，今日晚，可一探東山之麓乎？」遂向東陟塢，蓋此塢卽自黑龍潭南下，至此東向而出者，塢北則黃泥岡之坡，直垂而逼東山之麓，江亦東遶若逗而出於門者，故塢東之界，直以此門而分。由塢東行一里，卽與

深共江遇。湖之東北半里，有木橋橫江上。從橋東度，木凡四接。循東岸溯之而北，半里，登東隴，其上復盤隴成畦，關田甚廣。又北一里，直對黃泥之嘴，東界尖峯最聳，是爲筆架峯，正西與馮密後堆穀峯相對焉。陳生父塚正在其隴之上，時將議遷，故來相度。余勸其勿遷，惟來脈處引水開渠，橫截其後，若引從臺右，環流於前，是卽旋轉之法，陳生是之。仍從木橋渡江，共三里，還寓。陳生取酒獻酌，余囑其覓遠行擔夫，陳言明日可得，不必囑也。

十二日 陳爲余覓夫，皆下種翻田，不便遠去，已領銀復來辭。旣飯，展轉久之，得一人曰趙貴，遂行。余以純一所饋甌二鼎，一酬陳生之貰酒。從其居之西涉一澗，旣截塢而西北一里餘，登西坡，已逼堆穀峯下。坡上引水爲渠，南注，架木而度，卽南循東下之脊而上，半里，得平岡。由岡上西行半里，直逼西山下。有廟臨岡而峙，廟南東下腋底，有廟祀龍王，南臨一池，甚廣而澄澈，乃香米龍潭也。廟南西上層崖，有洞東向，關門，其上迴崖突兀，卽青元洞也。二廟俱不入。西躡山直上半里，抵崖下，則洞門有垂石中懸，門關爲二，左大而右小。有僧倚中垂之石結廬，其外又環石於左門之下，以爲外門。由環石竇間入，登左門，其門大開，西向直入，置佛座當其中。佛座前稍左，其頂上透引天光一縷下墜，高蓋數十丈也。其右則外懸之壁當其前，中旁達而南，卽豁爲右門，門稍東南向，下懸石壁，可眺而不可行也。蓋佛座之前，懸石外屏，旣覺迴環，而旁達兩門，上通一竅，更爲明徹，此其前勝也。佛座以後，有巨碑中立，刻詩於上，由此而內，便須秉炬。乃令擔人秉炬前，見內洞亦分兩門，則右大而左小。先循左壁攀左隙上躋，旣登一崖，上夾而成隙，披隙入，轉而南向，有穴下墜甚深，先投炬燭其底，以爲窅也。乃撐隙，支空而下。三丈，至其底，稍南，見有光遙透，以爲通別竇矣，再前諦視，光自東入，始悟卽右門所入之大竇也。復轉而西，入內有小門漸下，乃伏而窺之，數丈，愈隘不能進，乃倒退而出。循右崖之壁，從其西南，復得一門，初亦小，其內稍開，數丈後亦愈隘而漸伏，亦不能進，復倒退而出。卽前之有光遙透處也。向明東蹈，左審右顧，石雖蜿蜒，而崖無別竅。遂至大碑後，錄其詩，并出前洞，以梯懸垂石內後崖，亦錄其詩。僧瀹茶就，引滿而出，下洞前，則有桃當門，猶未全

放也。是洞前後分歧竅篠，前之罨映透漏，後之層疊嶙峋，擅斯二美，而外有迴崖上擁，碧浸下涵，亦勝絕之地。既下至平岡，余欲北探黑龍潭，擔者言：「黑龍潭路當從黃泥岡西下，不然亦須從馮密後溯流入。此山之麓，無通道可行。蓋此中有二龍潭，北峽爲黃龍潭，此下爲香米龍潭，皆有洞自西山出，前匯爲潭，其勝如一軌，不煩兩探。」余然之。遂南向趨香米。其潭大數十畝，淵然澄碧，蓋卽平岡之脊，東向南環，與西山挾潭於中，止西南通一峽容水去。路從潭西循西山而南，山崖忽迸，水從中溢於潭，乃橫石度崖口。崖前巨石支門，水分滌巨石之隙，橫石亦分度之，其石高下不一。東瞰澄波，西懸倒壁，洞流漱其下，崖樹絡其上，幽趣繁人，不暇他顧。已乃披隙入洞，洞中巨石斜竊，分流衍派，曲折交旋，一洞而水石錯落，上如懸幕，下若分蓮，蹈其瓣中，方疑片隔，仰其頂上，又覺空洞。入數丈，後壁猶有餘光，而水自下穴出，無容捫入矣。出洞，依西山南行，二里有數家倚山而居。由其前又南一里，轉而西行一里，又逼西山之麓。復南行二里，則西山中斷，兩崖對夾如門，上下逼漉，其中亦有路緣之上。惟此崖乃麗江南盡之界，川內平曠，鶴慶獨下透而北，兩界高山，麗江俱前踞而南，以兩山之後，猶摩鬱之俗耳。自此而南，東西界後亦俱裸獮，屬鶴慶土官高千戶矣。又南二里，一溪自西山山下出，余溯而窮之，稍轉北，半里，其水分兩穴東向出，皆溢自石下，無大竅也。乃逾出水石上，由水之西，循山南行，半里有洞連裂三門，倚崖東向，洞深丈餘，高亦如之，三門各峙，中不相通，而石色殷紅，前則桃花點綴，頗有霞痕錦幅之意，但其洞不中透，爲可惜耳。崖右其支峯自上東向，環臂而下，腋中衝砂墜礫，北轉而傾於崖前。腋底亦有一洞，南登環臂之脊，始迴眺見之，似亦不深。乃舍之。南逾臂脊東南下，半里有郁廬十數家，倚西山之嘴，是爲西莊。其南腋中有龍潭一團，大百餘畝，直逼西山，西山石崖插潭而下。路盤崖上，凌其南，又一里，循潭東岸南透之，泄水之堰在其東南懸坑下，墜卽東出而注於小板橋者也。其西北腋崖迴轉，石脚倒插，復東起一崖，突潭中如拇指，結檻其上，不知中祀何神，其下卽潭水所自出也，亦不知水穴之大小。然其境水石滌迴，峯崖倒突，而水尤晶瑩，見漾更勝香米之景，惜從潭東

一里，抵泄水之堰，不便從西崖逾險而上矣。由其南循西山，又二里，有石山一支，自西山東向突川中，其西南轉腋處，有古廟當其間，前多巨石磷岫，如芙蓉簇萼，其色青殷，而質鏗利，不似北來之石色赭而質厲也。入叩無人，就廡而飯。既乃循東倚之峯東行半里，轉而南盤其嘴，其嘴東臨平川，後聳石峯，嘴下石骨稜稜，如側刃列鏗，水流一線，穿於其間，汨汨南行，心異之。仰眺其後聳石峯，萬萼雲叢，千葩屢結，以爲必有靈境。捫者曰：「近構一寺，曰鶴鳴，不識有人棲否？」余乃令擔僕前行，獨返而躡其上，披綃蹈瓣半里，陟峯頭而庵在焉。其門東北向，中有堂三楹，供西方大士，左有樓祀文昌，俱不大，而飾壑未完，有一道者棲其間。蓋二年前居人見山頭有鳴鶴之異，而道者適至，募建此庵，故鄉人感而名之。道者留余遲一宿，余以擔僕已前，力辭之，不待其炊茶而別。其庵之南，邨廬倚西山下者甚盛。三里餘，又有危峯自西山東突，與鶴鳴之峯，南北如雙臂前舒，但鶴鳴嶙峋而繚繞，此峯從拔而拱空爲異耳。是峯名石窠，前有邨名石窠邨，有一龍泉，自峯下出，匯水爲潭，小於四莊，東乃環堤爲堰，水從堰東注，整去，卽東出於大板橋者也。半里，越堤之南，復循西山南行，其間漸莽無田廛，邨廬之北，想無水源故也。八里，始有溪東注，路東轉而南渡之，於是東望爲演武場北邨，西望爲西龍潭大邨，蓋此水卽西龍潭所注者也。西龍潭亦當西山東突之腋，匯水頗大，東北流者爲此水，中爲城北大路口水，東南引者爲城中之水，其利爲一郡之冠云。又南二里，出大路，正當大路所向之處，其東有竹叢邨廬，卽來時所遵道也。從大路南，四里餘而抵鶴慶北關，托宿於關外，乃入北門——是爲舊城——南半里，轉而西爲御前守御所在焉。摩尼庵復吾師之子張生家，北向而居，入叩之，往摩尼未返也。又轉南，再入城門，是爲新城。始知鶴慶城二重，南新北舊，南拓而北東入新城，卽從府治東南向行，半里，東轉郡學前，南向有大街，市舍頗盛，已乃仍出兩北門，入寓而餐始熟，遂廢而臥。

鶴慶西倚大山，爲南龍老脊；東向大山，爲石寶高峯；（石寶山高穹獨聳，頂爲偃多尊者道場。此山自麗

江東山南向，南盡於金沙江。中夾平川，自七和南下。但七和之南，又有三岔黃泥岡，自西而橫通東山，故其川以馮密南新屯爲甸頭。直下而南，共五十里，有象眠山，西自脊大西，東屬於石寶山（石寶山西與劍川同名。一統志稱爲峯頂山，從志爲是。象眠山與麗江同名。一統志稱爲龍珠山，亦當從志爲是。）深共江貫於中。川南抵象眠，分注衆竅，合於山腹，南泄爲一派，合楓木之水，東南入金沙江。兩旁東有五泉，出石寶之下，西有黑龍西龍諸潭，出西大山下。故川中田禾豐美，甲於諸郡。（馮密之麥亦甲諸郡，稱爲瑞麥，其粒長倍於常麥。）

十三日 早飯，平明，抵北門。從戶外循舊城而西，一里，轉而南。半里，其南則新城，復拓而西出。隨之又西，半里，又循城南轉，半里，過西門，乃折而西，向行。度一橋，西三里，乃躡坡。二里，躡坡西稍下。其坡自西山東下，至此伏而再起，其南北俱有峯，舒臂前抱，土人稱爲旗鼓山，而坡上塚壘，蓋卽郡城之來脈也。土人言昔土官高氏之塚，當此岡，國初謂其有王氣，以大師挖斷其後脈，卽今之伏處也。不知起伏乃龍脈之妙，果挖之，適成其勝耳。宜郡城之日盛也。由伏處卽上躡坡行。一里，至坡脊，南北俱墜坑成峽。又一里，南度西峽之上，從南坡躡峻西登，二里稍平。再緣南坡折而上，一里，復隨峽西入。一里，抵西嶺下，轉而北向躡峽中。其峽乃墜水枯澗，巨石磊磊，而壘磴因之，中無滴瀝，東西兩崖，壁來駢湊，石骨稜稜，密翳叢蔽，路緣其中，白日爲冷。二里餘，而巨石突澗道中，若鶴首之浮空，又若蹲獵之當戶。由其右崖橫陟其上，遂循左崖上，其峻束愈甚。二里，始平。西行峽中，一里，稍上，北崖峭壁聳起，如奮翅劈霄，而南崖亦嶄削相逼。中湊如門，平行其中，仰天一綫，余以爲此南度之大脊也。透其西峯環，整轉分爲二歧：一由脊門西下，循北山而西北；一由脊門直出，循南山而西南。莫定所適，得牧者遙呼而問之，知西北乃樵道也，遂從其西南行。半里，有峯中懸壑，中兩三茅舍當其上，亦哨守者之居也。從其南平行峽中，西望尖峯聳立，高出衆頂，余疑路將出其西北，及西二里，稍下窪中，半里，抵尖峯東麓，其處窪而無水，西北西南之峽，

似俱中墜，始悟脊門西來平壑，至此皆中窪，而非外泄之峽矣。從窪西南上，遂披尖峯東南，而登密樹蒙茸，高峯倒影。二里，循峯西轉，遂逾其東度之脊。西半里，盤尖峯之南，西北半里，又逾其南度之脊。此脊高於東度者，然大脊所經，又似從東度者南轉，而脊門猶非其度處也。逾脊，遂北而下一里，已出尖峯之西。至此，蓋三面挾尖峯而行矣。乃西向隨峽下墜一里，峽始開一里，轉而西南，乃循南山之坡曲折西下，三里，抵盤壑中。其處東北西三面皆崇峯，西北東南二面皆墜峽，惟西南一脊如塔垣。平陟其上，其二里，逾前岡，有廢舍踞峯頭，是爲汝南哨。其東南塢中，有邨倚東山，乃土官所居，土人又名爲虞蟻播箕。由哨南下，行塢中一里餘，遂南入峽，東西皆土峯逼夾，其下頗峻。二里，出峽，乃飯。復見東南有墜壑，乃盤西峯之南，復西陟其塢，一里餘，復陟其西峯而南盤之。遂西向循坡下，北峯南壑，路從深樹壘石間下，甚峻。四里，轉峽度脊，其下稍平。西南半里，有茅棚賣漿岡頭，乃沾以潤枯腸。又西南半里，下至壑底，有水自南峽來，竟壑中，透北峽去，是爲清水江。始知壑西之山，反自大脊南度而北，其水猶濼觸細流，不足名溪，而乃以江名耶？其下流北出，當西轉南下，而合於劍川之上流，然則劍川之源，不第始於七和也。清水江東岸，有數家居壑中，上有公館，爲中道。涉水西，從西坡南向上，迤邐循西山而南，三里餘，乃折而西南上，甚峻。一里，又折而西，半里，西逾嶺脊，卽南從東大脊。西度北轉者，當北盡於清水江西透之處者也。越脊西下，峽中二里，峽始豁而下愈峻。又一里餘，始就夷，行圍壑間。又一里餘，乃循南峯之西而南盤之一里，出其口，始見其西羣峯下伏，有峽下嵌甚深，南去稍闊，而東南峽中，似有水光掩映者，則劍川湖也。西南層峯高峙，雫色晶瑩者，則老君山也。南盤二里，又見所盤之崖，其西石峯倒湧，突兀嵯峨，駢錯趾下，其下深壑中，始見居廬環倚，似有樓閣瞻依之狀，不辨其爲公館，爲廟宇也。從其上南向依東崖下，二里，西度峽脊，已出居廬之南，遂循西峯南下。一里，則東峽已南向直趨劍湖矣。於是南望湖光香渺，當東山之麓，湖北帶壑連青，環畦甚富，意州治已在其間，而隨峽無路。路反從峯頭透岫西去，一里，稍下，又轉西峯而盤其南，又一里，於是南面豁然，其前無

障，俯見南湖北塢，而州治倚西山，當其交接處，去此尙遙。路盤坡西行，一里餘，乃從坡西峽中南下。又一里，抵山麓，乃循崖西轉。半里，則卽居倚山臨塢，環堵甚盛，是爲山塋塘。間距州尙十里，而擔者倦於行，遂止。

十四日 味爽，飯於山塋塘，平明乃行。自是俱西南向平疇中行矣。二里餘，有一山南突平川，路從其北西轉而挾之，復西南行平疇中，雨霏霏至，二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平流淺沙，湯湯南注湖中，然湖自下山塋已不可見矣。隨溪南行，又半里，大石梁西跨之，其溪流盡北，自甸頭來。按志，州西北七十里，山頂有山頂泉，廣可半畝，爲劍川之源。此山不知何名，今麗江南界七和後大脊，實此川發源之所。則此山卽在大脊之南可知。更有東山清水江之流，亦合併之，其盤世至此，亦不下七十里，則清水江亦其源可知。從橋北望，乃知水依西山南下，其東則山塋塘北之山盤夾之。山塋塘之東山南墜而爲川，又東，則東山乃南下而屏其東，與西界金華山爲對。是山塋塘者，實川之北盡處，其東南闕而爲川以潞湖，其西北夾而爲峽以出水者也。過橋，風雨大至，隨溪南行，半里，避於坊下，久之稍止，乃西南復行塋間。一里餘，有一小流西來，乃溯之西。一里，抵劍川州。州治無城，入其東街，抵州前，乃北行，稅行李於北街楊貢士家，乃買魚於市。見街北有祠，入謁之，乃祀死節段公者。段名高，選州人，萬歷末，以進士爲重慶巴縣令，閩家死奢僮之難，故奉詔立祠，今其長子蔭錦衣在都。祠中有一生授蒙童，植盆中花頗盛，山茶小僅尺許，而花大如椀，出祠東，還寓以魚昇顯僕，令守行囊，而余同主人之子，令擔者挈飯一包，爲金華之游。出西郊，天色大霽，先眺川中形勢，蓋東界卽大脊南下，分爲湖東之山者，是爲東山；西界，則金華山最高，北與崖場諸山，南與羅尤後嶺，頡頏西峙，是爲西山。其金華之脈，實西南從老君山來。老君山者，在州西南六十里，楊邨之北，其山最高，爲麗江蘭州之界，出鑛極盛，倍於他山者。土人言：昔亦劍川屬，二十年前，土千戶某姓者，受麗江賄，以其山獨界麗江，麗江以其爲衆山之脈，禁鑛不採。然余按一統志：金華山脈，自西番羅均山來，蓋老君卽羅均之訛，然謂之西番者，則統志之訛也。其山猶在蘭州之東西番，在蘭州西瀾滄江外，其山亦非劍川屬亦

麗江蘭州界內，胡以有西番之稱，然卽此亦可知此山原不屬劍川，土人賄賂之言，不足信也。其北則山墮後嶺，自東山北轉，西互而掉其尾；其南則印鶴山，自東山南下，西顧而迴其嶺，中圍平川，東西闊十里，南北長三十里，而湖雁其半。湖源自西北來，向西南破峽去，而湖獨行於東南，此川中之概也。其地在鶴慶之西，而稍偏於南；麗江之南，而稍偏於東；在蘭州之東，而稍偏於北；在浪穹之北，而稍偏於西；此四境之準也。州脈自金華北嶺東環而下，由州治西行一里餘，及其麗。有二寺並列而東向，俱不宏敞。寺後有亭有軒，在層崖盤磴之上，水泉飛灑，竹影桃花，罨映有致，爲鄉紳楊君之館。由其北踰崖西上，有關帝廟，亦東向，而其處漸高，東俯一川，句色湖光，及東山最高處，雪痕層疊，甚爲明媚。由廟後循大路，又西上半里，北循坡而下，爲桃花塢，南分歧而上，爲萬松庵，而直西大道，則西逾嶺而抵莽歇嶺者也。乃隨楊君導，遂從北坡下數百步，而桃花千樹，深而淺暈，條入錦繡叢中，穿其中，復西上大道，橫過其南，其上卽萬松庵，其下爲段氏墓，皆東向。段墓中懸塢中，萬松高踞嶺上，并桃花塢，其初皆爲土官家山，墓爲段氏所葬，而桃花萬松，猶其家者。萬松昔爲庵，聞今亦營爲馬鬣，門扃，莫由入。遂仍從關廟側，約一里，下山。山之北，有峽甚深，自後山環夾而出，澗流嵌其下，是爲崖塢。兩崖駢立其口，甚逼，自外遙望，不知山之中斷也。余欲溯其流入，以急於金華，遂循山南行一里餘，有岡如堵牆，自西山而東，互州南，乃引水之岡也。逾岡，又南一里餘，有道宮倚西山下，亦東向。其內左偏，有何氏書館，何鄉紳之子讀書其中。宮中焚修者，非黃冠，乃髻疊也。引余游館中，觀茶花，呼何公子出晤，而何不在，留余少憩。余急於登山，乃出從宮右折而西，上坡一里，有神廟當石坡上，爲土主之宮。其廟東向，而前有閣。閣後兩古柏夾立，虬藤夭矯，連絡上下，流泉突石，錯落左右，亦幽閎名區也。與何公子遇，欲拉余返館，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見。」蓋其父好延異人，故其子欲邀余相晤。余約以下山來叩。後詢何以進士起家，乃名可及者，憶其以魏黨削奪，後乃不往。遂從廟右西上，於是崇弊仰陟，遵垂坡以登，三里，轉突崖之上，其崖突兀坡右，下臨深峽，峽自其上石門下墜，甚深。從此上眺，雙崖駢門，高

倚峯頭，其內環立巖翠，彷彿有雲旌羽裳出沒。益鼓勇直上，路曲折懸陡，又一里，而登門之左崖。其上有小石塔，循崖西入，兩崖中開，上插雲霄，而下甚平。有佛宇三楹，當其中，左右恰支兩崖，而峽從其前下墜。路由左崖入，由右崖棧，石壁而盤其前，以登玉皇閣。佛宇之後，有池一方，引小水從後峽滴入。池上有飛巖嵌右崖間。一僧藉巖而棲，當兩崖夾立之底，停午不見日色，惟有空翠冷雲，綢繆牖戶而已。由崖度坡嶺而登內塢，有三清閣，由崖右歷棧而躡前崖，有玉虛亭，咫尺有幽曠之異。余乃先其曠者，遂躡棧盤右崖之前，棧高懸數丈，上下皆絕壁，端登雲外，脚踏峽底，棧架空而橫倚之，東度前崖，乃盤南崖，西轉北上，而凌其端，即峽門，右崖之絕頂也。東向高懸，三面峭削，凌空無倚，前俯平川，烟波郁樹，歷歷如畫，輻倒鋪後，眺內峽，環碧中迴，如蓉城蕊闕，互相掩映，窈窕莫測。峯頭止容一閑，奉玉宸於上。余憑覽久之，四顧無路，將由前道下棧，忽有一僧至，曰：「此間有小徑，可入內峽，不必下行。」余隨之，從閣左危崖之端，挨空翻側，踐崖紋一線，盤之西入，下瞰即飛棧之上也。半里而抵內峽之中，峽中危峯內簇，瓣分蒂縮，中空如蓮房，有圓峯獨穹於後，當峽中峙，兩旁俱有峯攢合，界爲兩峽，合於中峯前，旁峯外綴連岡，自後脊臂抱而前，合成崖門，對距止成線峽，外圍中簇，此亦洞天之絕勝矣。岡上小峯，共有五頂，上人謂上按五行，有金木水火土之辨，此亦過求之論，即不藉行五，亦豈輸三島哉？中峯前結閣，奉三清，前有古柏一株，顏巨，當兩峽中合之上。余欲上躡中峯，見閣後路甚仄，陟左峽而上，有路前踏峽門左崖之頂，乃陟峽而北躡之，東出西轉，有塔峙坡間，路至此絕，余猶攀巖，踐削久之，不得路，而楊氏之子與擔夫俱在下遙呼，乃返。從內峽三清閣前下墜峽底，共一里，而至峽門內方池上，就巖穴僧棲，敲火沸泉，以所攜飯投而共啖之。乃與僧同出峽門，循右崖東行，僧指右峽壁間突崖之下，石裂而成峽，下臨絕壑，中嵌巖崖，其內直逼山後，莽嶽中從來皆虎豹盤踞，無敢入者。余欲南向懸崖下，僧曰：「旣無路而有虎，君何苦必欲以身試也？且外阻危崖，內無火焰，即不遇虎，亦不能入。」楊氏子謂：「急下山，猶可覓羅尤溫泉，此不測區，必不能從也。」乃隨之東北下山，一里，路

分兩歧：一循山北下，爲入州便道；一直東隨坡下，卽來時道。僧乃別從北去。余仍東下，一里，路左有一巨石當坡，東向而峙，下瞰土主廟後，石高三丈，東面平削，鑿三大天王像於上，中像更大，上齊石頂，下踏崖脚，手托一塔，左右二像少殺之。（土人言土司出兵，必宰豬羊夜祭之，祭後牲俱烏有，戰必有功。）是爲天王石。又下一里，至土主廟南，乃踰澗南上坡，循西山之東，踰坡度塢，南向而行。邨之倚坡臨川者，雖舍屈曲，竹樹扶疎，綴以天桃素李，光景甚異。三里餘，而得一巨邨，則金華之峯，至是南盡，又下爲盤嶺，迴互南去，蘭州之道，由是而西，踰之，從楊邨而達焉。由邨東南盤東突之嘴，其里餘，南轉而得羅尤邑，亦百家之聚也。其處有溫泉在邨窪中，出，每冬月則沸流如注，人爭浴之，而春至則涸成汗池焉。水止而不流，亦不熱矣。有二池一在路旁，一在環堵之內。今觀之，與行潦無異。土人言其水與蘭州溫泉彼此互出，溢於此，則彼涸；溢於彼，則此涸；大意東出者在秋冬，西出在春夏，其中間隔重巒絕筭，相距八十里，而往來有時，更代不爽，此又一異矣。邨中有流泉自西峽出，人爭引以灌，與溫泉不相涉。其上有石龍寺，以晚不及探，遂由大道北返，四里，北越一橋，橋北有居廬，爲水寨邨。從邨北折而西，望金華山石門之峽，高懸雙闕，如天門竄峙。又二里，北抵州治，入南街，又里餘而返寓。

十五日 余欲啓行，聞楊君喬梓言莽歌嶺爲一州勝處，乃復爲一日停。命擔者裹飯從游，先從崖場入崖場者，在金華北峯之下，有澗破重壁而東出，剖層峯爲二，其內皆雲香水碓，極幽寂之致。莽歌正道，當從南崖上，余意披峽而西，由峽底覓道上，更可兼盡，遂溯流入。始緣澗北，不得入，仍渡澗南，西入南崖之上，卽昨桃花迷塢處，而此當其下嵌，矯首兩崖逼霄，但謂澗底流泉，別有天地，不復知峯頭春色，更占人間也。曲折三里，祇容一溪宛轉，亂春互答。旣而峯迴峽轉，前嶺西互，夾澗北來，中壑稍開，環崖愈嵌，路亦轉北，而回眺西南嶺頭，當是莽歌所在，不應北入。適有樵者至，執而問之，曰：「此澗西北從後山來，莽歌之道，當從西互之嶺，南向躡其脊，可得正道。」余從之。遂緣西互嶺西南躡之，雖無路徑，方位已不出吾目中。一里餘，遂南躡其北突之脊，東來之路，亦踰此。

轉南矣。遂從之。此峯自金華山北向橫突，從此下墜，前盡於岸場峽口，後盡於所踰之脊。其西又有山一支，亦是南北向，橫突金華山之後，而爲北下之峽。蓋二山俱從西南老君山來，分支並馳，中夾成箐，石崖盤錯，卽所謂莽歌嶺也。於是循金華山之西南向，二里，又漸下者半里，而抵箐中。其箐南來，東崖卽金華北嶺之後，西崖是爲莽歌，皆純石危互，駢峽相對，而路當其下。先有一崖，北向橫障箐中，下嵌成屋，懸覆二丈餘，而東北一石下垂，如象鼻柱地，路南向無隙。從象鼻卷中傍東崖上透，遂歷覆崖之上，望東西兩崖，俱有石皮壁覆，而西崖尤爲突兀，上露小池，而不溢。北亭就嵌崖通路，撫虛而過，得片石，冒亭其上，三面懸削，其路遂絕。此反北凌箐口，已高出象鼻覆崖上矣。憑眺久之，聞木魚聲甚亮，而崖迴石墜，不知其處。復東下箐底，溯細流北入，則西崖轉嘴削骨，巖崩嶂壓，其勢彌異。半里，矯首上眺，或下嵌上突，或中剝旁裂，或層堆，或直劈，各極驚騰。有書其上爲「天作高山一者，其字甚大，而懸穹亦甚高。或云以篾籬藤索，從峯頂倒挂而書者。西崖有白衣大士，東崖有胡僧達摩，皆摩空粘壁而成，似非人跡所到也。更南半里，有玉皇閣，當箐中。由此攀西崖，推石磴，有僧嵌一閣於崖隙，其閣亦東向，其崖上下陡絕，中嵌橫紋，而閣倚之。挨橫紋而北，又覆一亭，中供巨佛，倚壁而立，以崖逼不容青蓮座也。其北橫紋迸絕矣。前聞經聲遙遞，卽此閣僧。其師爲南都人，茹淡鬪幽，棲此有年，昨以禪誦赴崖場，而守廬者乃其徒也，留余待之。余愛其幽險，憩閣中，作記者半日。僧爲具餐。下午而師不至。余問僧：「此處有路通金華山否？」僧言：「金華尚在東南，隔大脊一重，箐中無路上。東向直躡東崖，乃南趨踰頂而東下之，蓋東崖至是匪石而土，但峭削之極，直列如屏，其上爲難。」余時已神往，卽仍下玉皇閣，遂東向攀嶺上。時有游人在玉皇閣者，交呼此處險極難階，余不顧，愈上愈峻。二里，有路緣峯腰自南而北，擔者欲從北去，余強之南。半里，此路乃東通後嶺，非東南踰頂者，乃復東向踰峻，擔者屢後呼之不至。余不復待，竭蹶上躋，一里餘而東躡其脊。從脊上俯視，見州治在川

東北矣。乃即從脊南趨半里，又東南躡峻上一里，始凌金華山頂。於是北眺麗江，西眺蘭州，東眺鶴慶，南眺大理，雖嵌重峯之下，不能辨其城郭人民，而西之老君北之大脊東之大脊分支處，南之印鶴橫環處，雪痕雲派，無不歷歷獻形，正如天際真人下辨九州，俱如一黍也。復從頂脊南行，脊上已有路，直前一里，漸西轉向老君，余知乃楊莊道，乃轉而北，瞰東向之路，得一綫垂管下，遂從之下。里餘，路窮筍密，傾崖剝坎，歛入叢翳，下嵌莫測，乃攀枝橫跌，又一重復更一枝，幸枝稠筍密，不知倒空之險。如是一里，如踏碧海，茫無涯際。既而審視，忽見一塔下湧，雖隔懸重筍，而方隅在日，知去石門不在弱水外矣，益用攀墜之法。又一里，有淺徑伏筍間，隨之亟行。半里，得中窪之峽，又半里，出三清閣之後，即昨來審視而難從者。於是下峽門，過昨所飯處，皆闕無一人。乃前趨過昨所望虎穴之上，此直康衢，非險道矣！乃從北道循西山北向下，五里，而返寓，則擔夫猶未歸也。

十六日 平明，炊飯而行，遵南街出七里，至羅尤邑。余以爲將濱湖而行，而大道俱西南循坡，竟不見波光潏影。途中屢涉岡越澗，皆自西向東，而岡澗俱不巨，皆有郛廬八里，一聚落頗盛。從其南，又一里，大路將東轉而趨海門橋，有歧西南入，乃石寶山道也。從此始與大道別。南瞻印鶴山，尖聳而當湖之南，爲一川之南屏。其脈自湖東南下伏，而西度復盤，故榆城大道，過海門橋，遶湖南而東，由其東伏處，南踰而出觀音山，湖流所注，由海門橋遶山北而西，由其西游處，南搗而下沙溪。石寶山又在印鶴西南，東隔此溪南下，又西隔駝強江北流，故其路始從此溪北峽入，又從駝強江東峽渡，然後及石寶之麓焉。由歧路循西坡南下，一里，度一峽，從峽南上，轉而西行。二里餘，已遙望石寶山尖穹西大峯之南矣。於是復西南下，一里，涉澗，乃南向升層岡，峽中曲折三里，始南踰其脊。南下二里，有水自西南峽來，至此折而東去，是爲駝強江，有大石梁南跨之，橋南環陸連阡。南陟之，半里有郛廬倚南坡下，頗盛，是爲駝強郛。從郛南復陟筍南上，一里餘，登嶺脊。從脊上西望老君山，雪色嶒嶸，在重峯夾澗之西，始知石寶之脈，猶從金華南下，而盡於駝強北轉之處。若老君之脈，則南從橫嶺，而盡於黑會爛澗之交矣。

平行脊上，一里餘，稍南下，度峽坳。半里，東望海門橋之溪，已破峽嵌底而南，有路隨管直下而就之，此沙溪道也。有歧南上，盤西峯之南，此石寶道。乃南上盤峯，一里許，凌峯之南，遂西轉而飯。從嶺頭西向行二里，稍下而踰脊西，隨之南轉西向，一里，由西南踰其北突之崖，始平望石寶之尖，與西峯並峙，而白塔高懸其間。南一里，遂墜整直下，一里，抵崖麓，則駝強江自南而北，奔流石峽中，而兩崖東西夾峙，巉石飛鶩，古木盤盤，懸藤密箐，蒙蔽山谷，祇覺綠雲上幕，而仰不見天日，玉龍下馳，而旁不露津涯。蓋西卽石寶之麓，東乃北度之峯，駢夾止容一水，而下嵌上逼，極幽異之勢。循東崖南行三里，夾壁稍開，有石梁南度，立梁上四眺，尙不見寺托何處。梁南兩崖，溯水而上，已無纖徑，而橋東有路，南踰東峯，則沙溪之道也。度橋西半里，西壁稍開，中墜一坑，甚峻，有巨閣當其口，已傾圮不蔽風雨，而坑中亦無入路，惟仰見其上，盤崖層疊，雲迴嶂擁，如芙蓉十二樓，令人目眩駭心。路循坑右，盤崖磴曲折上，一里餘，而入石寶寺山門。門殿三四層，俱東向，荒落不整，僧道亦寥寂，然石階殿址固自雄也。余停行李於後殿之右，一老僧棲其後，初不延納，余不顧。卽從殿北盤左腋，窮北巖二重，復下，從殿南盤右腋，窮北巖一重，再下，則老僧已炊黃粱相待。時已下午，復從右腋上玉皇閣，窮塔頂，旣暮，始下。蓋後殿正嵌崖脚，其層互之崖，重重上盤，而路各從兩旁腋間，分道橫披而入，其前旣懸削不能直上，而上亦中斷，不能交通，故殿後第一層分嵌三竅，北竅二重，路從北腋轉，南竅一重，路從南腋轉，俱迴臨殿上，而中間不通，其上又環爲第二層，殿後仰瞻不見也。路又從玉皇閣南轉，卽從臨第一層之上，從突崖北陟，躡北支北上三里餘，凌後峯之頂，頂頗平，西半里有白塔當坪間，又中窪爲土堦者二，而無水。窪之南，皆石坡外突，平度如塘堰，而石面有紋如龍鱗，有小窪嵌其上，皆淺而有水。其頂卽西並大峯，其峯橫列上，巒如屏，欲躡其上，路絕日暮而止。僧言其上有天成石像，并不竭石池，余所覩頗不一，亦少就雕刻，不辨孰爲天成也。

十七日 由石寶飯而下山二里，度橋東上，卽轉東南二里，東踰其脊，乃轉而南行。漸下，轉而西南，三里，又轉

而東。一里，循山南轉。（其地馬纓盛開，十餘小朵，簇成一叢，殷紅奪目，與山茶同豔。）二里，過一南度之脊。里餘，越嶺而南，始望見沙溪之塢，關於東麓，所陟之峯，與東界大山相持而南，中夾大塢，而劍川湖之流，合駝強江出，峽貫於川中，所謂沙溪也。其塢東西闊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穀甚盛，劍川州皆來取足焉。從嶺南行，又二里，峯頭石忽湧起，如獅如象，高者成崖，卑者爲級，穿門蹈澗，覺其有異，而不知其卽鐘山也。去而後知之，欲再返觀，已無及矣。又一里，遂東南下。三里，及其麓，從田厓間東南行。二里，得一大邨，曰沙腿。遇一僧，卽石寶山之主僧也。欲留余遊觀鐘山，且言：「從此西四十里，過蕨食坪，卽通楊邨蘭州。由蘭州出五鹽井，徑從雲龍州抵永昌，甚便。」余將從之，以浪穹何巢阿未晤，且微一觀大理，更聞此地東去卽觀音山，爲鶴慶大理通道，若舍此而西，卽多未了之願，乃別僧，東南行厓間。三里，至四屯，邨廬甚盛，沙溪之水流其東，有木梁東西駕其上，甚長。度橋，又東南望峽坡而趨。二里，由峽躡坡，東向上者五里，得一坡頂踞而飯。又東一里餘，見路右有峽西墜如割，塹其南，有崖北向，一洞亦北向，關門，艱於墜峽，惟隔崖眺望，不及攀也。又東里餘，抵東脊之下，有澗自北來，小水流其中，南注西墜，峽中大路涉澗而東，踰脊，已乃知其爲三營道，如欲趨觀音山，當溯澗而北入塢。余乃復返澗西北，向湖之入，行夾中，徑甚微，兩旁石樹漸合。二里，出峽，乃東北躡坡而上。坡間萬松森列，馬纓花映日曉林，而不聞人聲。五里，轉而東。又上五里，始躡其脊。脊南北俱峯，中反窪而成坳。穿坳一里，始東北向而下，望見東界遙山屏列，上千雲漢，而其下支撐隴盤，猶不見下關之塢也。墜峽而下。二里，又見東麓，海子一圍，水光如黛，浮映山谷，然其徑蕪塞，第望之南下。又二里，始有路自北頂而下，隨之東北降。又五里餘，始及山麓。麓之東，平擊內環，小山外繞，自西大山北麓分支，迴環東抱，又轉而西，夾於南麓，四週如城，中闢如規，北半衍爲平曠，南半衍爲海子，海子之水，反西南逼大山之麓，破峽墜去，其中蓋另一天也。當墜之中，有居廬駢集，是爲羅木哨。其北岡峯，如屏展，獨擁於後，而前有廬室倚其陽，是爲李氏之居。（名李某，以進士任吏部郎。）「地靈人傑，」信有徵哉！東行厓曠

間，二里，過羅木哨村。又東一里餘，有大道自西北向東南，交過之。又東半里，抵東岡下，循之而北。半里，乃東向躡塹而上。又半里，乃下，及其東麓。數家瀕東溪而居。其溪自三岔路淌峽發源，經觀音山過此，而西南透出洞，與合浪穹海子及鳳羽湖、江而同入普陀峯，南經中所下洱海者也。其時將暮，擔者欲止，問邨人不得，乃誤從邨南度小橋，由溪東大道北行二里，得觀音鋪邨，已日暮矣，遂宿。

十八日 昧爽促飯，而擔夫逃矣。久之，店人厚索余資，爲送浪穹。遂南行二里，過一石橋，循東山之麓而南，七里，至半街子。循山南去，爲三營大道，由歧西南，過熱水塘，行塢中，爲浪穹間道。蓋此地已爲浪穹鶴慶犬牙錯壤矣。於是西南從支坡下，一里，過熱水塘，有居廬遠之。余南行塢間，其塢擴然大開。西南八里，有小溪自東而西注，越溪又南，東眺三營，居廬甚盛，倚東山之麓，其峯更崇，西望溪流，逼西山之麓，其嶙更沃，過此中橫之溪，已全爲浪穹境矣。（三營亦浪穹境內，余始從鷄山聞其名，以爲山陰也，而何以當山之西南？至是而知沐西平再定佛光寨，以其地險要，特立三營以控扼之，土人呼營爲陰，遂不免與會稽之鄰縣同一稱謂莫辨矣。）又南十里，則大溪自西而東向曲。由其西，有木橋南北跨之，橋左右俱有邨廬。南度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復自東而西向曲。又度橋而行溪之東，三里，於是其溪西逼西山南突之嘴，路東南陟隴而行，四里，則大溪又自西而東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圯，陟之頗危。梁之南，居廬亦盛，有關帝廟，東南向，是爲大屯。屯之西，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其東南又有一山，南自東大山分支北突，若持衡之針，東西交對，而中不接。大溪之水，北搗出洞鼻之東，垂又曲而南環東橫山之西麓，若梭之穿其隙者。兩山旣分懸塢中，塢亦若界而爲二。於是又西南行塢間，三里，轉而西，三里，過一小石梁，其西則平湖浩然，北接海子，南映山光，而西浮雉堞。有堤界其中，直西而達於城。乃遵堤西行，極似明聖蘇堤，雖無六橋花柳，而四山環翠，中阜弄珠，又西子之所不能及也。湖中魚舫泛泛，茸草新浦，點瓊飛翠，有不盡蒼茫，無邊激灑之意。湖名麗碧，有以也。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懸，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

三丈，其形如龜，北有一迴岡，高四尺，長十餘丈，東突而昂其首，則蛇石也。龜與蛇交盤於一阜之間，四旁沸泉騰溢者九穴，而龜之口向東南，蛇之口向東北，皆張吻吐沸，交流環溢於重湖之內。龜之上爲玄武閣，以九穴環其下，今名九蒸臺。余循龜之南，見其腹中沸水，其上屑覆出，爲人擊斂，其水熱不可以濯。有僧見余遠至，遂留飯，且及夫僕焉。其北蛇岡之下，亦新建一庵，余以入城急，不暇遍歷。由臺西復行堤間，一里，度一平橋，又二里，入浪穹東門。一里，抵西山之下，乃南轉入護明寺，置行李於方丈。寺東向，其殿已久敝，僧方修飾之。寺之南爲文昌閣，又南爲文廟，皆東向，而溫泉即洋溢於其北。既憩行李，時甫過午，入叩何公墓，阿一見，卽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仍命其長君送至寄宿焉。（何名鳴鳳，以經魁初授四川郫縣令，陞浙江鹽運判官，嘗與眉公道，余素服，欲候見不得，其與陳木叔詩有「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之句，余心愧之，亦不能忘。後公轉六安州，知州，余卽西游出門，至滇省，得仕籍，而六安已易人而治，訊東來者，又知六安已爲流寇所破，心益忡忡。至晉寧，會教諭趙君，爲陸涼人，初自杭州轉任至晉寧，問之，知其爲杭州故交也。言來時從隔江聞訊，知公已丁艱先歸，後晤，雖足大覺寺一僧，乃君之戚，始知果歸，以憂離任，卽城破，抵家亦未久也。）

十九日 何君復具餐於家，攜行李入文廟西廡，乃其姻劉君匏石讀書處也。上下，何君具舟東關外，拉余同諸郎四人登舟。舟小僅容四人，兩舟受八人，遂泛湖而北。舟不用楫，以竹篙刺水而已。渡湖東北三里，湖心見魚舍兩三家，有斷埂垂楊環之。何君將就其處結樓，綰納湖山之勝，命余豫題聯額，余唯唯。眺覽久之，仍泛舟西北，二里，遂由湖而入海子。南湖北海，形如葫蘆，而中束如葫蘆之頸焉。湖大而淺，海小而深，湖名莖碧，海名洱源。東爲出洞鼻，西爲鬪頭，北爲龍王廟，三面山環成窩，而海子中溢，南出而爲湖。海子中央，底深數丈，水色澄瑩，有琉璃光，穴從水底噴起，如貫珠聯璧，結爲柱，嶂上躍水面者尺許，從旁遙觀水中之影，千花萬蕊，噴成珠樹，粒粒分明，絲絲不亂。所謂「靈海耀珠」也。山海經謂洱源出罷谷山，卽此。楊太史有泛湖窮洱源遺碑，沒山間。

何君近購得之，將爲立亭以志其勝焉。從海子西南涯登陸，西行田間，入一庵，卽護明寺之下院也。何君之感，已具餐庵中，爲之醉飽。下午，仍下舟泛湖，西南二里，再入小港。何君爲姻家拉去，兩幼郎留侍，令兩長君同余還，晚餐而宿文廟西廡。

二十日 何君未歸。兩長君清晨候飯，乃攜盒抱琴，竟堤而東，再爲九添臺之游。擬浴於池，而浴池爲覆室。是日以街子浴者雜沓，乃已。遂由新庵，掬蛇口溫泉，憩弄久之，仍至九添臺，撫琴命酌。何長君不特文章擅藻，而絲竹俱精。就龜口泉淪雞卵爲餐，味勝於湯羹者。已而寺僧更出盒佐饌。下午，乃返。西風甚急，何長君抱琴向風而行，以風韻絃，其聲泠泠，山水之調，更出自然也。

二十一日 何君歸，飯余於前樓，以其集示余。中有爲余詠者，余亦作二詩以酬之。

二十二日 何君特設宴宴余。余以小疾，欲暫臥，懇辭不獲，強起赴酌。何君出所藏山谷真蹟，楊升庵手卷，示余。

二十三日 何長君聯騎同爲佛光寨之游。佛光寨者，浪穹東山之最高險處，東山自觀音山南下，一穹而爲三營，後山再穹而爲佛光寨，三穹而爲靈應山，其勢皆崇雄如屏，連障天半。遙望雖支隴，其中實多崩崖疊壁，不易攀躋，故佛光寨夙稱天險。《名勝志》謂爲孟獲首寨，然載於鄧川而不載於浪穹，誤矣。《國初旣平滇西，有普顏篤者，復據此以叛，久征不下，數年而後克之。今以其地建靈光寺。從寺後而上，有一女關，最險，言一女當關，莫之能越也。顏篤據寨，以諸女子分守峯頭，遙望山下，無所不見。從關而上，卽通後山之道，北出七坪，南下北牙者也。余聞其勝，故與長君先及之。乃從九添臺，共十里，過大屯石梁，其梁已折而重建，橫木橋以度，遂從東北行五里，轉而東，從徑路。又三里，直抵西山。乃沿山東北上，又二里，而及靈光寺。寺門東向，下臨遙川，其前坡雖峻，而石不多，惟寺前一石，高突如屋。前樓後殿，兩廡爲炊臥之所，乃何君之伯某府別駕所建，今且就圯矣。余至先

有三客在，皆呂姓，一少而麻衣者，爲呂揮使子；其二長者，卽其叔也。具餐相餉。爲余言一女關之勝，欲卽登之，諸君謂日晚不及。迨下午，諸呂別去，何長君亦往三營威家，余獨留寺中，爲明晨循歷之計。（諸呂留蔬果於僧，令供余，且導余遊。）

二十四日 晨起索飯，卽同寺僧從寺後躋危坡而上，二里餘，有歧北盤入峽者，向寨址道也。歷級直上而南，越峯頭者，向一女關道也。余從其上者，一里餘，凌坡之脊，隨之南轉，俯瞰脊東盤夾中，有遺址圍牆，卽普顏篤之舊寨也。反在其下矣。南一里，峯頭始有石壘，纒從其下東轉，南突危崖，北臨寨底，線徑橫腰……（下缺）

滇遊日記（二）

己卯三月初一日 何長公以騎至文廟前，再饋煖爲包。乃出南門，一里，過演武場，大道東南去，乃由歧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南盡，有水自西峽出，原鳳羽之流也，其水頗大。南卽天馬山橫夾之，與西山南盡處，相峙若門。水出其中，東注苾碧湖南坡塍間，抵練城，而南入普陀嶺。路循西山南盡處，溯水而入，五里，北崖忽石峯壁立，聳首西顧，其內塢稍開，有鄭當聳首下塢中，是名山關。聳首之上，有神宇踞石巔，望之突兀甚，蓋卽縣後山，自三分支南下，此其西南盡處也。其內大脊稍西，南與天馬夾成東西塢。循溪北崖間，又三里餘，西抵大脊之下，於是折而南。一里，渡澗，東循東山南行。一里，爲閔江門，哨有守哨者在路旁。又南二里，有小山當峽而踞，扼水之吭，鳳羽之水南來，鐵甲場之澗西出，合而搗東崖下，路乃緣崖襲其上。二里，出扼吭之南，邨居當坡東，若縮其口者。由是邨南山塢大開，西爲鳳羽，東爲啓始後山，夾成南北大塢，其勢甚開。三流貫其中，南自上，馳北抵於此，約二十里，皆良田接塍，縮谷成邨。一曲夾通幽入，靈臺夾水居。古之朱陳邨，桃花源，寥落已盡，而猶留此一與，亦

大奇事也。循東山而南，爲新生邑。其五里，折而西，度塢中，截塢五里，抵西山鳳羽之下，是爲舍上盤，古之鳳羽縣也。今有巡司，一流一土尹姓。（名忠，號懋亭，爲呂揮使夢熊之婿。）呂夢熊先馳使導爲居停，而尹以捕緝往後山，其內人出飯待客，甚豐。尹返，更具酌設鼓吹焉。是夜，大雨，迨曉而雪滿西山。

初二日 晨餐後，尹具數騎，邀余遊西山。蓋西山，卽鳳羽之東垂也，條岡數十丈，俱東向，蜿蜒而下。北爲土主坪，南爲白王寨。是日，飯於白王寨。北支帝釋寺中，其支連壘三寺，而俱無僧居，言亦以避寇去也。從土主廟更西上十五里，卽關坪，爲鳳羽絕頂。其南白王廟，後，其山更高，望之雪光靄靄，而不及登。（鳳羽一名烏弔山，每歲九月，烏千萬爲羣來集坪間，嘗此地所無者，土人舉火，烏輒投之。）

初三日 尹備騎，命四人導遊清源洞。晨餐後卽行，循西山南行，五里，過一邨，有山橫互塢南，大塢望是南盡，而分爲二峽。西峽路由馬子哨通漾溝，有一水出其中，東峽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出其中。其山蓋爾自，馬子哨分支北突者，由其北麓二里，東降而涉塢，過上馴邨，渡三澗，三里，東抵一邨，復上坡，循東山南行。一里餘，渡東澗之西，乃南躡坡岡，則東之蠟坪，廠山（其廠出鑛山之東，卽鄧川州）與西之橫互山，又夾成小塢。南行里餘，乃折而東，逾一坳，共一里，東向下，忽見一水自壑底出，卽東澗之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亟下壑底，睹其水自南穴出，涌而北流成溪。其上崖間一穴，大僅二三尺，亦北向，上書「清源洞」三字，爲鄧川籍紳楊南金筆。水不從上洞出，由洞口下降而入，亦不見水。（或曰，行數里後，乃聞水聲。）其入處逼入深墜，恰如茶陵之後洞。導者二，一人負松明一筐，一人然松明爲炬，以入。南入數丈，路分爲二，下穿者爲穴，上躋者爲樓。樓之上復分二穴，穿右穴而進，其下甚削，陷峽頗深，卽下穿所入之峽也，以壁削路阻，不得達。乃返穿左穴而進，其內曲折駢夾，高不及丈，闕亦如之，而中多直豎之柱，或連枝剖檜，或中盤旁叢，分合間錯，披隙透窳，頗覺靈異，但石質甚瑩白，而爲松炬所薰，皆黑若烟煤，著手卽膩，不可脫。蓋其洞既不高曠，烟霧莫散，而土人又慣用松明，便於僂僂，而益增其

煤膩。蓋先是有識者謂余曰：「是洞須歲首卽遊爲妙，過二月輒爲烟所黑。」余問其故，曰：「洞內經年，人莫之入，烟之舊染者既漸退而白，乳之新生者亦漸垂而長，故一當新歲，人競遊之，光景甚異。從此至二月，遊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探折，再染之垢愈益薰蒸，但能點染衣服，無復領其光華矣。」余不以其言爲然。至是而知洞以低故，其乳易探，遂折取無餘，其烟易染，遂薰蒸有積，其言誠不誣也。透柱隙南入，漸有水貯柱底盤中，其盤皆石底迴環，大如盆盎，頗似粵西洞中仙田之類，但不能如其多也。約進半里，又墜穴西下，其深四五尺，復夾而南北，下平上矮，高與闊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餘丈，亦窘縮不能進。乃復出，升墜穴之上，尋其南隙，更披隘以入，入數丈，洞漸低，乳柱漸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難，復返而出，由樓下坑內，批隙東轉，又入數十丈，其內高闊，與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勝。既窮，乃西從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覺崆峒，卽入時由樓上俯瞰處，既下穴出，漸見天光，乃升崖出口，滿身皆染濫蒙垢矣。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蹠石而洗，水從亂穴中汨汨出，遂感大溪北去，清冷澈骨。所留二人炊黃梁於洞外者亦熟，以所攜酒脯，箕踞啖洞前。仰見天光如洗，四山如城，其愜幽與。飯後，仍逾西坳，稍南，遵花甸路，遂橫涉中溪，西上橫互山之東坂，沿山陟隴，五里下，出上駟，邨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過一邨，遂由小徑，遶西山隴半，搜剔幽奧，上下岡坂，十餘里，抵暮，還宿於尹宅。

初四日，尹備數騎，循西山而北，三里，盤西山東出之嘴。又北半里，忽見山麓有數樹撐空，出馬足下，其下水聲淙淙，出樹間，則泉穴自山底東透隙而出也。又北半里，有坑自北山陷墜成峽，涉之稍東，又盤一嘴，又三里而至波大邑，倚西山而聚廬，亦此間大聚落也。由邨北墜坑而下，橫涉一澗，又北上逾岡，三里而下，是爲鐵甲場，有溪自西山東注，邨廬夾之前，因江門南當峽扼水，小山又東踞爲此中水口，南北環山兩支，復交於前，又若別成一洞天者。過溪，上北山，此山自西山橫拖而來，爲鐵甲場龍砂，實鳳羽第三重砂也。東東溪流，最爲緊固，其西南之麓卽鐵甲東北之麓，卽閩江門，鳳羽一川，全以此爲鎖鑰焉。騎登其上，還飯於鐵甲場居民家，置二櫓於架上，

下煨以火，插藤於中而遞吸之，屢添而味不減。其邨民慣走緬甸，皆多彝貨，以孩兒茶點水饗客，茶色若胭脂而無味。下午，仍從波大邑盤泉穴山嘴，復西上探其腋中小圓山，風雨大至，沾濡而返。

初五日 晨起欲別尹君，以是日清明，留宴於瑩山，卽土主廟北新瑩也。坐廟前，觀察掃者紛紛，奢者攜一豬，就瑩間火炕之而祭。貧者攜一雞，就瑩間弔殺之，亦烹以祭。迴憶先瑩，已三遠春露，不覺慨然。亟返而臥。

初六日 余欲別，而尹君謂前邀其岳呂夢鼐，期今日至，必再暫停。適邨有諸生許姓者，邀登鳳羽南高嶺，隨之。下午返，而呂君果至，相見甚歡。

初七日 尹君仍備騎，同夢熊再爲清源洞之遊。先從白米邨截川而東，五里，遼東山南行，山麓有騎龍景帝廟，廟北有泉一穴，自崖下湃出，崖石嵌磊，巨木盤糾，清泉漱其下，古藤絡其上，境甚清幽。土人之耕者，見數騎至，以爲追捕者，俱釋耜而趨山走險，呼之趨益急。又南五里，而抵清源洞，不復深入，攬洞前形勢，仍西渡中溪，遍觀西山形勝而返。下午，余苦索別，呂君代爲尹留甚篤。是日，宴張氏兩公子，客去，猶與呂君洗盞更酌，陳樂爲胡舞，曰「緊急鼓」。

初八日 同夢熊早飯後，別尹君，三十五里，抵浪穹南門。夢熊別去，期中旬晤榆城。余入文廟，命顧僕借炊於護明寺，而後往候何六安。何公待余不至，已先一日趨榆城矣。余乃促何長君定夫，爲明日行計。何長君留酌書館，復汲湯泉爲浴而臥。

初九日 早飯於何處。比行，陰雲四合，大有雨意。何長君次君，仍以盒饅於南郊。南行三里，則鳳羽溪自西而東注，架木橋度之，又南里餘，抵天馬山麓，乃循而東行，風雨漸至。東里餘，有小阜踞峽口之北，曰練城，置浮屠於上，爲縣學之案。此縣普陀隘水口，旣極逼束，而又天生此一阜，中懸以鎖鑰之，苾碧湖洱源海及觀音山之水出於阜東，鳳羽山之水出於阜西，俱合於阜南，是爲三江口。由其西望之而行，又二里，將南入峽。先有木橋跨其上。

流，度橋而東，應山鋪之路，自東北逾橫山來會，遂南入峽口。是峽東山，卽靈應山西下之支；西山，卽天馬山東盡之處。兩山逼湊，急流搗其中，爲浪穹，諸水所由出。路從橋東，卽隨流南入峽口，有數家當峽而居，是爲巡檢司。時風雨交橫，少避於跨橋樓上，樓圯不能蔽，寒甚。南望峽中，風陣如舞；北眺凌雲諸峯，出沒閃爍。坐久之，雨不止，乃強撥夫行。初從東崖南向行，普陀崆中一里，夾轉而西，曲路亦西隨之。一里，復轉而南，一里，有一家倚東崖而居。按郡志，有龍馬洞，在峽中，疑卽其處，而雨甚，不及問。又南，江流搗崆中愈驟，崆中石聳突而激湍，或爲橫檻以扼之，或爲夾門以束之，或爲齟齬，或爲劍戟，或爲犀象，或爲鸞鳥，百態以極其撐截之勢，而水終不爲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過之，或挾而濺之，百狀以盡超越之觀。時沸流傾足下，大雨注頭上，兩崖夾身，一線透腋，轉覺神怡。二里，顧西崖之底，有小穴當危崖下，東向與波流吞吐，心以爲異。過而問熱水洞何在，始知卽此穴也。先是，土人言普陀崆中有熱水洞，門甚隘，而中頗寬，其水自洞底涌出，如沸湯，人入洞門，爲熱氣所蒸，無不浹汗，有疾者輒愈。（九）烝臺，止可煮卵，而此可糜肉。余時寒甚，然穴在崆底甚深，且已過，不及下也。又南一里，峽乃盡，前散爲塢，水乃出崆，而路乃下坡。半里，抵塢，是爲下山口。蓋崆東之山，卽靈應南垂，至是南盡，餘脈遜而東，乃南衍爲西山灣之脊。西崆之山，南自鄧川西，逆流而上，中開爲南北大塢，而彌直怯江貫其中焉。峽口之南，有郁當塢，是爲鄧川州境。於是江兩岸，垂楊夾堤，路從東岸行，六里餘，而抵中所。時衣已濕透，風雨不止，乃覓逆旅，沸湯爲飯。入卽劉陶石（名一金，父以鄉薦爲琢州守，卒於任。前宿其來風莊者。）劉君出酒慰寒，遂宿其前樓。出楊太史二十四氣歌相示，書法帶趙吳興，而有媚逸之致。

初十日 雨止，而餘寒猶在。四山雪色，照人迨飯，而擔夫逸去。劉君乃令人覓小舟於江岸之西，覆鐘山下，另覓夫肩行李從陸行，在西山下有湖可遊，欲與余同泛也。蓋中所當彌直怯江出峽之始，其地平沃，居屯甚盛。築堤導江，爲中流所，東山之下，有水自焦石洞下，沿東山經龍王廟前，匯爲東湖，流爲閩地江，是爲東流所。西山之

下，有水自鐘山石穴中，東出爲綠玉池，南流爲羅蒔江，是爲西流所。故其地亦有三江之名。然練城之三江合流，此所之三江分流，雖同南行注洱海，而未嘗相入也。余與劉君先西過大石梁，乃跨彌直佉江上者。西行騰中一里，有橋跨小溪上，卽羅蒔江也。橋之北，水塔激濤，青蒲蒙茸，橋之南，溪流如線，蛇行兩畦間。因踞橋待舟，北望梅花，郁綠玉池在里外，而隔浦路，濕舟至，便行竟不及北探也。此地名中所，東山之東，羅川之上，亦有中所，乃卽此地之分屯也。余昔自雞山四下所托宿處，大約此地，正東與雞鳴寺，西與鳳羽舍上相盤對，但各間一山脊耳。橋西諸山皆土，而峭削殊甚，時多崩圯。鐘山峙橋西北，溪始峙橋正西，蓋鐘山突而東，溪始環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圍，匯絕頂間，東南墜峽而下，高挈衆流之祖，故以溪始名。下舟，隨溪遵其東麓南行，西旁騰低於溪壑，行水於中，其流雖小而急。（此處小舟如葉，止受三人。其中彌直佉江似可通大舟，而流急莫從。）二里，則兩岸漸平，而走沙中，壑舟膠不前。劉君與余，乃凌波曳舟五里，乃復下舟，少曲而西，半里，遂南挺而下湖。湖中菱蒲汎汎，多有連蕪爲畦，植柳爲岸，而結廬於中者，汀港相聞，曲折成趣，深處則曠然展鏡，夾處則窅然卷畫，俯俯有江南風景，而外有四山環翠，覺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湖中渚田甚沃，種蒜大如拳，而味異，鸞粟花連疇，接隴於黛柳鏡波之間，景趣殊勝。三里，湖盡，西南瞻鄧州治，當山腋曲，雜居廬不甚盛，而無城，其右有崩峽倒衝之。昔牟遷於德源城，以艱於水，復還故處。大路在湖之東，彌直佉江西岸，若由陸路行，不復知此中有湖，併湖中有此景也。又南行港間一里餘，有路自東橫互於西山，卽達州治之通道也。堤之下，連架三橋，以洩水。舟由堤北東行，一里，穿橋而南。又半里，有小橋曰三條橋，卽北從中所來之大道也。水穿橋東，路度橋南，俱南向行。初約顧僕以行李待此，而不在。劉君臨歧躊躇，時已過午，腹餒，余揮手別劉君，令速返，余遵大道南行。始見路東有小山橫互塢中，若當門之檻，截塢而出者，是爲德源城，蓋古跡也。（按志，昔六韻未一，南詔延五詔長爲星回會，鄧賧詔之妻，勸夫莫往，曰：「此詐也，必有變。」以鐵環約夫臂而行。後五詔俱焚死，遺屍莫辨，獨鄧賧以

臂約認之還。後有欲強妻之，復以計詒之，得自盡，不爲所污。故後人以德源旌之。山橫塢中，不甚高，而東西兩端，各不屬於大山。山之西，與臥牛相夾，則羅蔭江與鄧川驛路從之。山之東，與西山灣山相夾，則彌苴佳岡地。二江從之。南三里，從其西峽傍臥牛山東突之嘴行。臥牛山者，鄧川東下南砂之臂也。一大峯，一小峯，相屬而下。大者名臥牛，小者名象山。土人以象小而牛大，今俱呼爲象山。云：湊峽之間，有數十家當道，是爲鄧川驛。過驛一里，上盤西山之嘴，始追及僕擔。遂南望洱海，直上關而北，而德源橫互之南，尚有平疇。南接海濱，德源山之東，大山南下之脊，至是亦低伏。東轉而直接海東大山。蓋萬里之脈，至洱海之北，而始低渡云。由嘴南仍依西山南下，二里，下度一峽口，其峽自西山出，橫涉之而南上坡間，又二里，有坊當道，逾坡南行，始與洱海近。共五里，西山之坡，東向而突海中，是爲龍王廟。南崖之下，有油魚洞。西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樹，皆爲此中奇勝。而南瞻沙坪，去坡一里而遙。急令僕擔先覓寓具，餘并探此而後中食。乃從大路東半里，下至海崖，其廟東臨大海，有漁戶數家居廟中。廟前一坑下墜，架石度其上如橋。從石南墜坑下丈餘，其坑南北橫二丈，東西闊八尺，其下再嵌而下，則水貫峽底，小魚千萬頭雜沓於內。漁人見余至，取飯一掌撒，則羣叢而嘍之。蓋其下亦有細穴潛通洱海，但無大魚，不過如指者耳。油魚洞在廟崖曲之間，水石交薄，崖內遜而抱水，東向如玦，崖下插水中，崆峒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魚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俱油，爲此中第一味。過十月，復烏有矣。崖之後，石聳片如芙蓉裂瓣，從其隙下窺之，多有水漑，其底蓋其下皆潛通也。稍西上，有中窪之岩當路左，其東崖漱根，亦有水外通，與海波同爲消長焉。從其側交大路而西逾坡，不得路，望所謂三家邨者，尙隔一筭踞西峽間。乃西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涉箐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趨。一里，漸得路，轉入西腋。半里，抵三家邨。問老嫗，指奇樹在邨後田間。又半里，至其下。其樹高臨深岸，而南幹半空，轟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廟奇樹之半，而葉亦差小。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開，增一瓣，與省會之說同。但開時香聞遠近，土人謂之「十里香」。一則省中所未聞也。榆城有風花，

雪，月四大景——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上關以此花著。按志：榆城異產，有木蓮花，而不注何地，然他處亦不聞，豈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終乃謝，時已無餘瓣，不能聞香見色，惟撫其本，辨其葉而已。乃從邨南下坡，共東南二里，而至沙坪，聚落夾衢，入邸舍，晚爨已熟，而劉君所倩擔夫已去，乃別倩爲早行計。

十一日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餘，西山之支又橫突而東，是爲龍首關，蓋蒼山北界之第一峯也。鳳羽南行，度花甸，南嶺而東北轉者，爲龍王廟，後諸山迤邐從鄧川之臥牛溪始而北，盡於天馬南峙者，爲點蒼，而東垂北顧，實始於此，所以謂之龍首。（一）統志列點蒼十九峯次第，自南而北，則是反以龍尾爲首也。）當山垂海錯之處，鞏城當道，爲榆城北門，鎮鑰，俗謂之上關，以據洱海上流也。入城北門，半里，出南門，乃依點蒼，東麓南行，高眺西峯，多墜坑而下，蓋後如列屏，前如連袂，所謂十九峯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墜爲坑者也。南二里，過第二峽之南，有邨當大道之右，曰波羅邨。其西山麓，有峽，蝶泉之異，余聞之已久，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僕擔先趨三塔寺，投何巢阿所棲僧舍，而余獨從邨南西向望山麓而馳。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樹大合抱，倚崖而聳立，下有泉，東向漱，根竅而出，清冽可鑿，稍東，其下又有一小樹，仍有一小泉，亦漱根而出，二泉匯爲方丈之沼，卽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卽發花如峽蝶，鬚翅栩栩然，與生蝶無異，又有真蝶千萬，連鬚鉤足，自樹巔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遊人俱從此月，羣而觀之，過五月乃已。余在粵西三里城，陸參戎卽爲余言其異，至此又以時早未花，詢土人，或言峽蝶卽其花所變，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類而來，未知孰是。然龍首南北相距，不出數里，有此二奇葩，一恨於已落，一恨於未蕊，皆不過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斤其枝，圍其葉而後行。已望見山北第二峽，其口對逼如門，相去不遠，乃北上躡之，始無路，二里，近峽南，乃得東來之道，緣之西向上躋，其坡甚峻，路有樵者問何往，余以尋山對，一人曰：「此路從峽南直上，乃樵道，無他奇。南峽中有古佛洞，甚異，但懸崖絕壁，恐不能行，無引者亦不能識。」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旣萬里而來，不爲險

阻，余何難前導？」余乃解長衣併所折峽蝶枝負之行，其西上者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者三里，復西向懸躋，又二里，竟凌南峽之上，乃第三峽也。於是緣峽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絕壁，積雪體體，當石崖間，旭日映之，光豔奪目。下瞰南峯與崖，又駢峙成峽，其內墜壑深杳，其外東臨大道，有居廬當其平豁之口，甚盛。以此崖南下俱削石，故必由北坡上，而南轉西入也。又西上二里，崖石愈巖，對崖亦穹環駢遠，蓋前猶下崖相對，而至此則上峯俱迴合矣。又上一里，盤崖漸北，一石橫皮足下，而上崖飛霧刺空，下崖倒影無底。導者言：「上腋崖間有洞曰大木，下崖腋間有洞曰古佛，而四眺皆無路。導者曰：『此皮石昔從上崖墜下，橫壓下洞之上，路爲之塞。』」遂由皮石之西攀枝直墜，其下果有門南向，而上不能見也。門若裂罅，高而不闊，中分三層，下層墜若罅井，倚窺杳黑而不見其底，昔曾置級以下，燭燈而入，甚深，今級廢燈無，不能下矣。中層分瓣排檣，內深三丈，石潤而潔，洞狹而朗，如披帷踐榭坐其內，隨峽引眺，正遙對海光，而洞門之上，有中垂之石，儼如龍首倒懸，寶絡中掛。上層在中洞右崖之後，盤空上透，望頗嶙嶙，而中洞兩崖中削，內無從上。其前門夾處，兩崖中湊，左崖前削，石痕如猴，少剝其端，首大如卵，可踐猴首，飛度右崖以入上洞。但右崖欹側，與左崖雖中懸二尺餘，手無他援，而猴首之足亦僅點半趾，躍陟甚難，昔亦有橫板之度，而今無從覓。余宛轉久之，不得度而下。導者言：「數年前有一僧棲此，崖間多置佛，故以古佛名。自僧去佛移，其壘級架梯，亦久廢無存，今遂不覺閉塞矣。」余謂不閉塞不奇也。乃復上度石，從其門捫崖直上，崖亦迸隙成門，門亦南向，高而不闊，與下洞同，但無層疊之異，峽左石片下垂，擊之作鐘鼓聲。北向入三丈，夾窮而躡之上，有窪當後壁之半，外聳石片，中剝如蠶白，以手摸之，內圓而底平，乃天成貯泉之器也。其上有白痕自洞頂下垂其中，如玉龍倒影，乃滴水之影。白側有白磁一，乃昔人置以飲水者。觀玩既久，乃復下度石，導者乃取樵後崖去，余乃仍循崖東下三里，當南崖之口，路將轉北，見其側亦有小歧東向草石間，可免北行之迂，乃隨之下，其下甚峻。路屢斷屢續，東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三里，乃及麓，渡東出之澗。澗南有巨石高穹，牧者

多踞其上，見余自北崖下，爭覘眺之，不知爲何許人也。又南一里半，及周城邨後，乃東出半里，入夾路之衢，則韻首關來大道也。時腹已餒，問去榆城道尚六十里，亟踞蹶而趨。遙望洱海、東灣，蒼山西列，十九峯雖比肩連袂，而大勢又中分兩重，北重自龍首而南至洪圭，其支東拖而出，又從洪圭後再起爲南重，自無爲而南至龍尾，關其支乃盡。洪圭之後，卽有峽，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東出者爲某邨，又東錯而直瞰 洱海中，爲鵝鼻嘴，卽羅刹石也。不特山從此疊兩重，而海亦界爲兩重焉。十三里，過某邨之西，西瞻有路歧出，爲花甸道，東躋某邨，居廬甚富。又南逾東拖之岡，四里，過二鋪，又五十里而過頭鋪，又十三里，而至三塔寺，入大空山房，則何巢阿同其幼子相望於門，僧覺宗出酒沃飢而後飯。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橋而坐，松陰塔影，隱現於雪痕、月色之間，令人神思悄然。

十二日 覺宗具騎挈爨，候何君同爲清碧溪游。出寺，卽南向行，三里，過小紙房，又南過大紙房，其東卽郡城之西門，其西山下卽演武場，又南一里半，過石馬泉，泉一方在坡坳間，水從此溢出，馮元成謂其清冽不減慧山，登爲方池，其上有廢址，皆其遺也。志云：泉中落日，照見有石馬，故名。又南半里，爲一塔寺，前有諸葛祠并書院。又南過中和、玉局，二峯六里，渡一溪，頗大，又南有峯東環而下，又行二里，盤峯岡之南，乃西向覓小徑，入峽，峽中西望，重峯羣映，最高一峯當其後，有雪痕一派，獨高垂如疋練，界青山，有溪從峽中東注，卽清碧之下流也。從溪北躡 岡，西上，二里有馬臺，在左岡之上，爲阮尙賓之墓。從其後西二里，躡峻、凌、崖，其崖高穹溪上，與對岸駢突如門，上登下削，溪破其中出，從此以內，溪嵌於下，崖夾於上，俱逼仄、深窄，路緣、崖、端，挨北峯西入，一里餘，馬不可行，乃令從者守馬，溪側，顧、僕亦止焉。余與巢阿父子同兩僧溯、溪入，屢涉其南北，一里有巨石、躡、澗、旁，兩崖、巖、石，俱堆削如夾，西眺、內門，雙、聳、中、劈，僅如一線，後峯、垂、雪，正當其中，掩、映、層、疊，如掛、幅、中、垂、幽、異、殊，甚，覺宗輒解筐、酌、酒，凡三、勸、酬，復西、半、里，其水、搗、峽、瀉、石、間，石、色、光、膩，文、理、燦、然，頗饒烟、雲之致。於是盤、崖、而、上，一里餘，北、峯、稍、開，得

高穹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復與澗遇。循澗西向半里，直逼夾門下，則水從門中突崖下墜，其高丈餘，而下爲澄潭。潭廣二丈餘，波光瑩映，不覺其深，而突崖之槽，爲水所汨，高雖丈餘，膩滑不可著足。時余狎之，不覺見二僧已逾上崖，而何父子欲從澗北上，余獨在潭上覓路不得。遂踞峯槽與水爭道，爲石滑足，與水俱下，傾注潭中，水及其項，極躍而出，踞石絞衣攀北崖，登其上，下瞰余失足之槽，雖高丈餘，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膩滑尤甚，卽上其初層，其中升降，更無可階也。再踰西崖，下覩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餘，其色純綠，深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蕩，光怪得未曾有。潭三面石壁環窩，南北二面，石門之壁，其高參天，後面卽峽底之石，高亦二三丈，而脚嵌類突，下與兩旁聯爲一石，若剖半益，並無纖隙，透水潭中，而突額之上，如簷覆潭者，亦無滴瀝，拋崖下墜，而水自潭中，輒東面而溢，轟倒槽道，如龍破峽。余從崖端俯而見之，亟攀崖下墜，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覺一毫一孔，無不瑩徹，亟解濕衣曝石上，就流濯足，就日曝背，冷堪滌煩，暖若挾纊。何君父子亦百計援險至，相叫奇絕。久之，崖日西映，衣亦漸乾，乃披衣復登崖端，從其上復西逼峽門，卽潭左環崖之上，其北有覆崖度，可當亭榭之憩，前有地如掌，平登若臺，可下瞰澄潭，而險逼不能全見。旣前，余欲從其內，再窮門內二潭，以登懸雪之峯，何君輩不能從，亦不能阻，但云：『余輩當出待於休馬處。』余遂轉北崖中垂處，西向直上一里，得東來之道，自高穹之坪來，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餘，逾峽門北頂，復平行而西，半里，其內兩崖石壁，復高駢夾起，門內上流之澗，仍下嵌深底，路傍北崖，削壁無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條緣崖架空，度爲棧道者四五丈，是名陽橋，亦曰仙橋。橋之下，正門內之第二潭所匯，爲石所虧蔽，不及見。度橋北，有疊石貼壁間，稍北，疊石復北斷。乃趁其級南墜，澗底，底有小水，蛇行塊石間，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時第二潭已過而不知，祇望澗中西去，兩崖又駢對如門，門下又兩巨石夾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後，覆屋之下，又水滌其中，亦澄碧淵渟，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後塞壁之上，水從上澗垂下，其聲潺湲不絕，而前從塊石間東注二潭矣。余急於西上，遂從澗中歷塊石而上，澗中

於是無纖流，然塊石經衝滌之餘，不特無污染，而更光膩。小者踐之，巨者攀之，更巨者則轉夾而梯之。上囑兩崖，危嶺直來，彌極雄厲。漸上二里，澗石高穹，滑不能上。乃從北崖轉陟箬中，崖根有小路，爲密箬所翳，披之而行。又二里，聞人聲在絕壁下，乃樵者拾枯於此，捆縛將返，見余言前已無路，不復可逾。余不信，更從叢箬中披陟而上，其處竹形漸大，亦漸密，路斷無痕。余乃披莽，去巾解服，攀竹爲絙，復逾里餘，其下壑底之澗，又環轉而北，與垂雪後峯，又界爲兩重，無從竟升。聞清碧澗有路，可逾後嶺通深澗，豈尙當從澗中歷塊耶？時已下午，腹餒甚，乃頭下，則負芻之樵，猶匍匐箬中。遂從舊道五里，過第一潭，隨水而前，觀第二潭。其潭當夾門逼束之內，左崖卽陽橋，高橫於上。乃從潭左攀磴，上陽橋，逾東嶺而下。四里，至高穹之坪，望西澗之潭，已無人跡。亟東下沿溪出，三里，至休馬處，何君輩已去，獨留顧僕守飯於此，遂啜之。東出三里半，過阮臺。從臺右下渡澗，由澗南東向上嶺，路當南逾高嶺，乃爲感通問道。余東逾其餘支三里，下至東麓之半，牧者指感通道須西南逾高脊，乃得復折而西南上躋，望崖而登，竟無路可循也。二里，登嶺頭，乃循嶺南行三里，乃稍下，度一峽，轉而南，松檜翳依，淨宇高下，是爲宕山，而感通寺在其中焉。蓋三塔感通，各有僧廬三十六房，而三塔列於兩旁，總以寺前山門爲出入，感通隨崖逐林，各爲一院，無山門總攝，而正殿所在，與諸房等，正殿之方丈有大雲堂，衆俱以大雲堂呼之而已。時何君輩不知止於何所，方逐房探問，中一房曰斑山，乃楊升菴寫韻樓故址，初聞何君欲止此，過其門，方建醮設法於前，知必不在，乃不問而去。後有人追至，留還其房，余告以欲覓同行者，其人曰：「余知其所止，必款齋而後行。」余視其貌，似曾半面，而忘從何處。諦審之，知爲王廣虞，乃衛侯之子，爲大理庠生，向會於大覺寺，會於遍周師處者也。今以其祖母忌辰，隨其父來修薦於此。見余過，故父子相諗，而挽留余飯焉。飯間，何君亦令僧來招，既飯而暮，遂同招者過大雲堂前，北上，得何君所止靜室，復與之席地而飲。夜月不如前日之皎。

十三日 與何君同赴齋別房，因遍探諸院。時山鶻花盛開，各院無不燦然。中定院外，喬松修竹，間以茶樹，樹

皆高三四丈，絕與桂相似，時方採摘，無不架梯升樹者。茶味頗佳，炒而復曝，不免黝黑。已入正殿，山門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太祖高皇帝賜僧無極歸雲南詩十八章，前後有御跋。此僧自雲南入朝，以白馬茶樹獻高皇帝，臨軒見之，而馬嘶花開，遂蒙厚眷。後從大江還故土，帝親灑天葩，以江行所過，各賦一詩送之，又令諸翰林大臣，皆作詩送歸。今宸翰已不存，而詩碑猶當時所鐫者。李中谿大理郡志，以奎章不可與文獻同輯，竟不之錄。然其文獻門中，亦有御製文，何獨詩而不可同輯耶？殿東向，大雲堂在其北。僧爲淪茗設齋，已乃由寺後西向登巖，覓波羅巖寺，後有登山大道，二直上西北，由清碧溪南峯上，十五里而至小佛光寨，疑與昨清碧溪中所望雪痕中懸處相近，即後山所謂筆架山之東峯矣。一分歧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澗之峽，北行六里而至波羅巖。波羅巖者，昔有趙波羅棲此，朝夕禮佛，印二足跡於方石上，故後人即以波羅名。波羅者，乃此方有家道人之稱。其石今移大殿中爲拜臺。時余與何君喬梓騎而行，離寺即無樹，其山童然一里，由歧向西南登，四里逾嶺而西，其嶺亦南與對山夾澗爲門者，澗底水細，不及清碧，而內峽稍開，亦循北山西入。又一里，北山有石，橫壘成巖，南臨深壑，擊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插天，而尖峯齒齒列其上，遙數之，亦得十九，又蒼山之具體而微者。巖之西，有僧構室三楹，庭前壘石明淨，引水一壺貯巖石下，亦饒幽人之致。僧淪茗炙麵爲餌，以啖客。久之，乃別從舊路，六里過大雲堂，時覺宗相待於斑山，乃復入而觀寫韻樓。樓已非故物，今山門有一樓，差可以存跡。間升菴遺墨，尚有二扁，寺僧恐損剝，藏而不揭也。僧復具齋，強吞一盃而別。其前有龍女樹，樹從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葉長二寸半，闊半之，而綠潤有光，花白，小於玉蘭，亦木蓮之類，而異其名。時花亦已謝，止存數朵在樹杪，而高不可折，余僅折其空枝以行。於是東下坡，五里，東出大道，有二小塔時而夾道。所出大道，卽龍尾關達郡城者也。其南有小邨曰上睦，去郡尚十里，乃遵道北行，過七里，五里二橋，而入大理郡城南門，經大街而北，過鼓樓，遇呂夢熊使者，知夢熊不來，而乃郎已至，以暮不及往，乃出北門，遇弔橋而北，折而西北二里，入大空山房而宿。

十四日 觀石於寺南石工家。何君與余各以百錢市一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峯巒點綴之妙。余取其黑白明辨而已。因與何君遍遊寺殿。是寺在第十峯之下，唐開元中建，名崇聖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層，故名。今爲三塔，塔四旁皆高松參天。其西由山門而入，有鐘樓與三塔對，勢極雄壯，而四壁已頽，殘瓦半脫，已岌岌矣。樓中有鐘，極大，徑可丈餘，而厚及尺，爲蒙氏時鑄，其聲聞可八十里。樓後爲正殿，殿後羅列諸碑，而中谿所勒黃華老人書四碑俱在焉。其後爲雨珠觀音殿，乃立像，鑄銅而成者，高三丈。鑄時分三節爲肩，肩以下先鑄就，而銅已完，忽天雨銅如珠，衆共掬而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迴廊諸像，亦甚整，而廊傾不能蔽焉。自後歷級上，爲淨土菴，卽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後，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間，各方七尺，厚寸許，北一方爲遠山闊水之勢，其波流瀠折，極變化之妙，有半舟度尾烟汀間；南一方爲高峯疊障之觀，其氤氳淺深，各臻神化。此二石與清真寺碑，跌枯梅，爲蒼石之最古者。（清真寺在南門內。二門有碑屏一座，其北跌有梅一株，倒撇垂趺間，石色黯淡，而枝痕飛白，雖無花而有筆意。）新石之妙，莫如張順寧所寄大空山樓間諸石，中有極其神妙，更逾於舊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從此丹青一家，皆爲俗筆，而畫苑可廢矣。（張石大徑二尺，約五十塊，塊塊皆奇，俱絕妙，著色山水。危峯斷壑，飛瀑隨雲，雪崖映水，層疊遠近，筆筆靈異。雲皆能活，來如有聲，不特五色燦然而已。）其後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紅茶，而瓣簇如之，花尙未盡也。淨土菴之北，又有一菴，其殿內外庭除，俱以蒼石鋪地，方塊大如方磚，此亦舊製也。而清真寺則新製以爲欄壁之用焉。其菴前爲玉皇閣道院，而路由前殿東鞏門入，紺宮三重，後乃爲閣，而竟無一黃冠居守，中空戶圮，令人悵然。

十五日 是日爲街子之始。蓋榆城有觀音街子之聚，設於城外演武場中，其來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無不至，演中諸藝物亦無不至；聞數年來道路多阻，亦減大半矣。晨餐後，何君以騎同余從寺左登其祖塋，過寺東石戶，廊止餘環堵數十圍，而人戶俱流徙已盡，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數

十家，今惟南戶尙存。取石之處，由無爲寺而上，乃點蒼之第八峯也。鑿去上層，乃得佳者。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塋，脈自峯頂連珠下墜，前以三塔爲案，頗有結聚環護之勝。還二里，至寺後，轉而南，過李中谿墓，乃下馬拜之。中谿無子，年七十餘，自營此穴，傍寺以爲皈依，而孰知佛宇之亦爲滄桑耶？由西石戶邨入寺，飯同巢阿趨街子，且欲入城訪呂郎，而中途雨霰大作，街子人俱奔還，余輩亦隨之還寺。

十六日 巢阿同乃郎往街子，余由西門入，叩呂夢熊乃郎。訊其寓，得於關帝廟前，蓋西城內之南隅也。時已同劉陶石往街相馬矣。余乃仍由西門西向一里半，入演武場，俱結綳爲市，環錯紛紜，其北爲馬場，千騎交集，數人騎馳於中，更隊以覘高下焉。時男女雜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場市。巢阿買文已返，劉呂物色無從。遇覺宗，爲飲於市，且覓麵爲飯。觀場中諸物，多氈布及銅器木具而已，無足觀者。書乃吾鄉所刻邨塾中物及時文數種，無舊書也。既暮，返寺中。

十七日 巢阿別而歸，約余自金騰東返，仍同盡點蒼之勝，目下恐漸熱，先爲西行可也。送至寺前，余卽入南城。遇劉陶石及沙坪徐孝廉，知呂郎已先往馬場，遂與同出。已遇呂，知買馬未就，旣而辭呂，觀永昌賈人寶石琥珀及翠生石諸物，亦無佳者。仍覓麵爲飯，飯後，覓願僕不得，乃返寺，而願僕已先在矣。

十八日 由東門入城，定巾，買竹箱，修舊篋，再過呂寓，叩劉呂二君，呂命其僕爲覓擔夫，余乃返。

十九日 早過呂寓，二君留余飯。同劉君往叩王廣虞父子，蓋王亦劉戚也。家西南城隅內，其前卽清真寺。門東向南門內大街，寺乃教門沙氏所建，卽所謂回回堂也。殿前檻陞窗櫺之下，俱以蒼石代板，如列畫滿堂，俱新製，而獨不得所謂古梅之石。還寺，所定夫來，索金加添，余不許。有寺內僧欲行，余索其定錢，仍勒不卽還。令願僕往追，抵暮返曰：「彼已願行矣。」

二十日 晨起，候夫不至。余乃以重物寄覺宗，令願僕與寺僧先行。余仍入清真寺，觀石碑上梅痕，乃枯槎而

無花，白紋黑質，尙未能如張順寧所寄者之奇也。出南門，遂與僧僕同行。遵西山而南，過五里二橋。又三里，過感通寺前入道。夾南有三四家夾道，曰上陸。又南，則西山巖巖之勢少降，東海彎環之形漸合。十里，過陽和鋪。又十里，則南山自東橫互而西，海南盡於其麓，穿西峽而去。西峽者，南即橫互之山，至此愈峻，北即蒼山，至此南盡。中穿一峽，西去甚逼，而峽口稍曠，乃就所穿之溪，城其兩崖，而跨石梁於中，以通往來，所謂下關也。……又名龍尾關。關之南，則大道東自趙州，西向漾濞焉。旣度橋，出關南，遂從溪南西向行，三里，南北兩山俱逼湊，水搗其中，如線遙睇，其內崇峯北達蒼山之背，壁立彎環，掩映殊異。破峽而入，又二里，南峯俱成石壁，倒壓溪上，北峯一支，如渴兕下赴，兩崖相粘，中止通一線，削石倒崖，始行峽中，巒穿石下。峽相距不盈四尺，石梁橫架其西，長丈五尺，而狹僅尺餘，正如天台之石梁，南崖亦峻，不能通路。出南崖上，俯而瞰之，毛骨俱悚。又西里餘，折而北，其溪下嵌甚微。又北，風雨大至，北三里餘，數家倚西山，下是爲潭子鋪，其地爲趙州屬。北五里，轉而西，又北十五里，有溪自西夾來入，是爲核桃箐，渡箐溪，又北五里，有三四家倚西山，下是爲茅草房，溪兩旁至此始容劇崖之勝，然猶栖捲之綴於箐底也。是日，榆道自漾濞下省，趙州大理蒙化諸迎者，蹀躞雨中，其地去四十里，橋尙五里，計時纔下午，恐橋邊旅肆爲諸迎者所據，遂問舍而托焉，亦以避雨也。

二十一日 雞再鳴，促主者炊，起而候飯，天明乃行，雲氣猶勃勃也。北向仍行溪西，三里餘，有亭橋跨溪，亭已半圯，水沸橋下甚急，是爲四十里橋。橋東有數家倚東崖下，皆居停之店，此地反爲蒙化屬。蓋橋西爲趙州，其山之西爲蒙化，橋東亦爲蒙化，其山之東爲太和，犬牙之錯如此。至是，始行溪東，傍點蒼，後麓行。七里餘，有數十家倚東山而廬，夾路成巷，是爲合江鋪。至是，始望西北峽山橫裂，有山中披爲隙，其南者，余所從來峽也；其北來者，下江嘴所來漾濞峽也。其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順寧之峽也。峽形雖遙分，而溪流之會合，尙深嵌西。北峽中，此鋪所見，猶止南來一溪而已。出鋪北，東山餘支垂而西突，路北逾之，遂併南來溪亦不可見。餘支西盡

之下，卽兩江會合處，而路不由之也。西下行坡嶺者四里，治有二小流，自東北兩峽出，旣而盤曲西下，一瀾自東北峽來者，差大有亭橋跨之，亭已半圯，是爲亭水橋，蓋蒼山西下之水，此爲最大，亦西南合於南北二水交會處，然則合江之稱，實三流，不止漾水瀾水而已也。從橋西復西北逾一小嶺，共一里，始與漾水遇，其水自漾瀾來經此，卽南與天生橋之水合，破西南山峽去，經順寧泮山而下瀾滄江，路溯其東岸行。其東山，亦蒼山之北支也；其西山，乃羅均南下之脈，至此而迤邐西南盡於順寧之泮山。北行五里，有邨居夾而成巷，爲金牛屯。出屯北，有小溪自東山出，架石梁其上，側有石碑，扶而讀之，乃羅近溪所題石門橋詩也。題言石門近在橋左，因翹首東望，忽雲氣逆坼，露出青芙蓉兩片，插天拔地，駢立對峙，其內崇巒疊映，雲影出沒，令人神躍。亟呼顧僕與負僧，而二人已前遙追之，二里乃及。方欲強其還，而一僧旁伺問之，卽石門旁藥師寺僧也。言門上有玉皇閣，又有二洞，明敞可居，欣然願爲居停主，乃東向從小路導余，五里抵山下，過一屯，卽藥師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性嚴，坐余小閣上，摘蠶豆爲餉。時猶上午，余欲登山，性嚴言：「玉皇閣臨峯而上，十里餘，且有二洞之勝，須明晨爲竟日遊，今無及也。」蓋性嚴山中事未完，旣送余返寺，遂復去，且以鑰匙置余側。余時慕石門奇勝，煖飯，卽扁其閣，東南望石門，而趨，皆荒翳斷陸，竟不擇道也。二里，見大溪自石門出，溪北無路入，乃下就溪中，溪中多巨石，多奔流，亦無路入。惟望石門近在咫尺，上下逼湊，駢削萬仞，相距不逾二丈，其頂兩端如一，其根正容一水，蓋本一山外屏，直從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故旣難爲陸，復無從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反隨身西出，久之，得一徑東向，復從以入，將及門下，復渡溪北。溪中縛木架巨石以渡，知此道乃不乏行人，甚喜過望，益東逼門下，叢筍覆道，道分爲二：一東躡坡磴，一南下溪口。乃先降而就溪，則溪水正從門中躍出，有巨石當門扼流，分爲二道，襲之而下。北則漫石騰空，作珠簾狀，而勢甚雄；南則嵌槽倒隙，爲懸霤形，而勢甚束，皆高二丈餘。兩旁石皆逼削，無能上也。乃復上就東歧躡磴，已又分爲二：一北上躡坡，一南凌溪石。其石大若萬斛之舟，高泛溪中，其根四面

俱湍波潑激，獨西北一徑，懸磴而上，下瞰卽珠簾所從躍出之處，上眺則石門兩崖，劈雲削翠，高駢逼湊，真奇觀也。但門以內，則石崩水湧，路絕不通。乃復上就北歧踰磴，始猶藤筍蒙茸，旣乃石崖聳突，半里路窮，循崖南轉，飛崖倒影，上逼雙闕，下臨絕壑，卽石門之根也。雖猿攀鳥竄，不能度而入矣。久之，從舊路返藥師寺，窮日之力可併至玉皇閣，姑憇而草記，留爲明日遊。

二十二日晨起候飯，性嚴束火負鑪，摘豆裹米，令僧僕分攜，乃從寺後東向登山。二里轉而南向循山腰上。二里復隨峽轉東。一里從峽盡處南轉逾嶺。一里路分二歧：一東上者爲花椒菴石洞道；一南上者一里而逾石門之上，此石門之北崖也。所登處已在門之內。對瞰南崖崩削之狀，門底轟沸之形，種種神旺，獨所踞崖端危險，不能返觀，猶覺未能兩盡也。東眺門以內，峽仍逼束，水自東南嵌底而來，其正東有山一支，巍然中懸，恰對峽門。而玉皇閣卽踞其上，尙不能遙望得之。蓋其內木石茸密，非如外峯可以一覽盡耳。於是緣岡脊東上，一里南與峽別折而東北上，半里坳間有頽垣遺構，爲玉峯寺廢址。玉峯者，萬歷初僧石光所建，藥師乃其下院，而性嚴卽其後嗣也。其後又有一廢址，曰極樂菴。從其後復轉向東南上，半里再與東峽遇，乃緣支峽東向行，古木益深。半里支峽東盡，乃南渡其上，復北轉，共二里，而得玉皇閣。閣南向石門，而遙東臨峽壁而逼。初翹於宋史二道人，有僧三賢，擴而大之。今前樓之四壁俱頽，後閣之西角將仆，蓋岌岌矣。閣東有臺，下臨絕壑，其下有洞，爲二道靜修處。時二僧及僕，俱然火覓泉將爲炊，余不及覓洞，先從閣援石獨上，蓋遙望峽後大山上聳三峯者，衆皆指爲筆架峯，謂卽東南清碧溪後主峯。余前由四潭而上，曾探其陽，茲更欲一窮其陰，以盡石門澗水之源，竟不暇招同行者，而同行僧僕亦不能從。余遂賈勇直前。二里山石旣窮，而土峯峻甚，乃攀樹三里，山樹亦盡，漸陟其頂，層巒而上，登一頂，復起一頂，頂皆燒茅流土，無復棘翳，惟頂坳間，時叢木一區，棘翳隨之。余從嶺脊燒痕處行，虎跡齒齒，印沙土間，連上數頂，始造其極，則猶在外峯也。始知蒼山前後，其峯兩重，東峙者爲正峯，而形如筆架者最高。

西環者南從筆架，北從三塔，後正峯，分支西夾，臂合而前，湊爲石門；但其中俱崩崖墜派，不復開洋，俱下盤夾，筆水嵌其底，木叢其上。余從峯頭東瞰筆架山之下，有水懸搗澗底，有聲沸騰，其形天矯，而上下俱爲叢木遙羆，不能得其全；此卽石門之源矣。又從外嶺北行，見其北又分支西下，卽漾溇驛北之嶺，西盡於漾溇橋者也。時日色正午，開霽特甚，北瞻則鳳羽之西，有橫山一抹，自西北斜互而來者，向從沙溪南望，斜互其西南，其橋後水口也；劍川之路，湖之北入，南眺則潭子鋪西之山，南截漾溇二水之口，爲合江鋪者，大理之路，隨之北來。西覽則橫嶺鋪之脊，排闥西界，北接斜互之嶺，南隨合江西下，永昌之路，逾之西向，惟東面內峯巖巖，榆城卽在其東麓，而間隔莫遠。一以峯高，陡崖攀躋，旣難；一以山劃兩重，中籌深陷，降陟不易。聞此山北坳中有大堡，白雲寺，可躋入峯絕頂，又南逾筆架，乃東下清碧溪，大堡之路，當卽從分支四下之嶺，循度脊而上，無此中塹之筭，沐西平征大理，出點蒼後，立旗幟以亂之，卽由此道上也。憑眺久之，乃循舊跡下三里，忽誤而墜西北支，路絕崖欹，無從懸墜，且空山杳隔，草辨真形，竟不知玉皇閣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疑尙瀕南澗，箐中，而澗中多歧，且峻崖絕坂，橫度更難，有棘則蒙翳，無棘則流圯，方徘徊間，雨復乘之。忽聞南箐中有呼噪聲，知玉帝閣在其下，余亦漫呼之，已遙相應，而尙隔一箐，樹叢不可見，路絕不可行。盤箐之上，腋二里，始得石崖，於是攀隙墜空，始無流墜之恐，而雨傾如注，又一里，而出玉皇閣之右，炊飯已寒，重沸湯而食之。閣左少下，懸崖之間，有洞南向，下臨深澗，乃兩巨石合掌而成者。洞高一丈，下闊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約及數丈，而底甚平，其石質粗糲，洞形亦無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已。洞前石崖，上下危削，古木倒盤，霏烟攬翠，俯掬轟流，令人有杳然別天之想。時雨已復霽，由舊路轉北而下，三里，至玉峯寺舊址。由歧下北壑，轉峽度塢，一里餘，而得花椒菴石洞。洞亦巨石所覆，其下半疊石盤，半度空中，空處浮出二三丈，上下亦離丈餘，而平皆如砥，惟北粘下盤之上，而東西南三面俱虛，簷如浮舫，今以碎石隨其簷而望之，祇留門西向，而置佛於中。其前架樓三楹，而反無壁。若以窺洞者望樓，則洞與樓兩全其勝矣。其北又

一巨石隆起，下有泉出其隙間，若爲之供者。此地境幽塢繞，水石錯落，亦棲真之地。龕中器用皆備，而寂無居人，戶亦設而不關。余愧行脚，不能留此，爲悵然而去。乃西向平下一里，卽石門北頂北來之道，向所山上者。又北六里，而返藥師。途中遇一老人，負桶數枚下山，卽石洞所棲之人，每日登山箍桶，晚負下山，嚮以爲殮，亦不能夜宿洞間也。

二十三日晨起，爲性嚴作玉皇閣募緣疏，因出紙請書，余書而後朝食，山雨忽作，因停屐待之。近午，雨少殺，余換草履，性嚴披氈送之。出藥師殿門，卽北行二里，涉一枯澗，其澗自東北山麓出，下嵌甚深，蒼出之後至此，又西北一里矣。既渡，西北上西紆之坡，一里，逾其上，始見其西開一東西塢，漾漾之水，從其中東注之，西向平下，其二里，山南有數十家當大路，是爲漾漾驛。別送僧西行溪北田塍中，三里餘，北界山環而稍南，掘水直逼南山下，是爲磯頭邨，亦有數十家當磯之腋。路南向盤之，遂躡磯嘴，而西半里，雨止，路轉北，復開南北塢。於是倚東山西麓北行三里餘，抵漾漾街，居廬夾街臨水，甚盛。有鐵鎖橋在街北上流一里，而木架長橋，卽當街西臨下流，皆度漾漾之水，而木橋小路較近。按志，劍川水爲漾，洱海水爲漾，二水合流，故名。今此橋去合江鋪北三十里，驛去其北亦十五里，止當漾水，與漾水無涉，何以兼而名之耶？豈漾水非洱海，卽點蒼後出之別流耶？然余按水出麗江府南者，皆謂之漾，如漾其發源於十和之中海，經七和，下鶴慶，合東西諸泉而入穴，故曰漾其。此水發源於九和，經劍川，別而南流，故曰漾別。則「別」乃「分別」之「別」，非「口鼻」之「鼻」也。然一統志又稱爲漾備，此又與勝備同名，亦非「漾」字之一徵矣。余乃就木橋東買蔬米，卽由此度，不及北向鐵橋，度其中，始覺湯湯倍於洱水。西向又有一峽自西來，是爲永平道，望有塢北去，亦數里而分爲二，而永昌大道，則從此而西，始行塢中。二里，漸上。又二里，有數家夾道，大坊跨之，曰「綉嶺連雲」，言登嶺之始也，是爲白木鋪。由是循南坡西向上，二里，由坡間轉向南。一里餘，復轉向西。於是迴眺東之點蒼，東北之鳳羽，反愈近，然所臨之峽則在南。更西躡坡

迤邐而上，又四里有寺東向，當坡嘴中懸，是爲捨茶寺。就而飯。由其後又西上，路稍平，其南臨東出之澗，猶故也。又二里有郇當嶺脊，是爲橫嶺鋪鋪之西，遂西臨夾坑中，又上三里而透嶺，勘之脊。其坳夾隘如門，透其西，卽有坑北墜，又有坑西流。路隨西流者下二里，路轉向南峽，而水乃由北峽去，始知猶北流而東入漾灘上流者。又南二里，其峽中平，而水忽分南北，始知其脈由此峽中，自西而東度，其所逾夾隘，乃旣南而北突之峯，非南來之脊也。蓋此脊西北自羅均山分支，東南至此，降度峽底，乃東突崇峯，由其北而東下者爲橫嶺，而東盡於白木鋪，由其南透迤邐南去者，東挾碧溪江，西挾勝備水，而盡於兩水交會處，是其脈亦不甚長也。從峽中南行，半里轉西，有小水自東南墜峽來，始成流西去。又一里，隨流南轉，始循水東崖下。旣渡其西，復涉其東，四里餘，有水自東峽出，西與南下之澗合，其流始大而峽愈逼，東崖直瞰水而西路，乃渡而循西崖下，又出隘，已昏黑，稍上坡，共二里有二家倚西坡上，投宿不得。又南兩崖愈湊，三里及之，復渡溪東，則數家倚東崖下，是爲太平鋪，乃宿其敵樓。（按志，是水爲九渡河，沿山遠流，上跨九橋者是。其下流與雙橋河合於黃連堡，東南入勝備江。）

二十四日 雞鳴具飯，味爽卽行。越澗，傍西山而南，其峽仍逼。五里，遵西山之崖漸上。五里，盤其南突之嘴，遂挾北峯西行，路轉於上，溪轉於下。又西十里，有郇倚北山坡，峽間廬舍最盛，是爲打牛坪。相傳諸葛丞相過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又遵北坡，隨峽流西下十里，有山橫截其西，乃稍降而逼其下。忽見有溪自北而南，漱橫截山之東麓，太平鋪九渡河自東注之，有數家當其交會之峽，是爲勝備郇。此北來之水，卽勝備江也。盤郇坡，溯江而北，半里，乃涉亭橋，渡江西崖。江流差大於汨水，而不及漾灘，其源發於羅武山下，流達於蒙化，入溪碧江。由其西轉而隨流南下，循西山之麓行，崖峭甚。半里，又隔江與勝備郇對。又南一里餘，有小峽自西來，截之，漸南上，盤其東突之坡，共七里，又上而盤其南突之嘴，水從其下，西轉南折而破峽去，路從其上，挾北坡西下。蓋其西有峽，自西坳下墜而來，又有山從峽南挾之，俱東，當突嘴之下，與勝備合而破其南峽，突嘴之路，不能超峽而度其

南，挾之東垂，故西折一里餘，而下循其西坳，又東折一里而上盤其東垂。東垂，卽勝備所破峽之西崖也。半里，轉其南。又有一小水自東垂南西峽來入，乃捨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來小流，循東垂南崖西向入之。一里餘，有卽蹕小流之北坡，夾路成聚，是爲黃連堡。始知此小流，卽雙橋河也。級於其處。山雨驟至，稍待復行。漸轉西北，行岡上，二里，其下峽直自北來，乃下渡峽中小橋而西。此橋卽雙橋之一也。其河源尙在北塢中。從橋西卽躡西坡而上，二里，稍平，西向塢倚南峯，復上坡二里，西逾岡脊，是爲觀音山脊，南北俱有寺。南峯當脊而起，其巔頗聳，有閣罩其上，以遠不及登。拂脊間碑讀之，言昔武侯過此，方覓道，聞犬吠聲，而左右報觀音現，故俗又呼爲娘娘叫狗山。卽郡志所謂阿藏山也。從脊西遙望，其南壑雜沓而下，高山無與爲匹者，當遙通阿祿司新牛街之境也。其西壑亦雜沓而來。其外遠山，自北互脊南去，北支分而東向，逶迤與此山屬。南抱爲壑，頗寬豁，而坡陀層伏，不成平塢。西山互脊之半，有寺中懸縹渺雲嵐間，卽所謂「萬松仙景」也。於是從嶺頭盤旋西北，二里，轉過西下之峽，由其北，乃陟西來之脊，其脊南北俱有峽，路從其中，其二里，西向稍下，樹木深翳。再下，再過脊，又八里，有數十家倚北坡，夾道而廬，是爲白土鋪。又西入峽，七里，漸上，漸逼西山，山脊東垂，南北墜壑甚深，松翳愈密，上下虧蔽，有哨房在坡間，曰松坡民哨，而無居人。此處松株獨茂，瀾山蔽谷，更無他木。（聞其地茯苓甚多，鮮食如山藥。）坡名以松宜也。其脊蓋自西嶺分支，東度觀音山者，第不知南北之水何下耳。於是西上躡磴，甚峻，數十盤而登，共五里，有寺踞東懸之脊，東向憑臨於松雲翠濤之間，是爲萬松仙景寺。後有閣曰松梵，朱按君泰楨所題。登之，東眺甚豁，蒼山雪色與松壑濤聲，遠近交映也。由其後再折曲上躡，二里餘，登嶺頭。又一里餘，西過一脊，以爲絕頂矣。頂脊南北分墜之峽，似猶東出者。又西上一里，躡南突之巔，榜曰「日升天頂」。又西一里，穿峽而入，有數家散處峽窪間，俱以木皮爲屋，木枝爲壁，是爲天頂鋪。先是，土人俱稱爲天井，余爲以爲在深壑中，而不意反在萬山絕頂也。問所謂井者，亦竟無有。嶺頭之廬，以非常站所歇，強之後可。既止，風雨交作，寒氣逼人，且無從市米，得麵

爲巴而嘆之，臥。

二十五日 昧爽，曉所存巴平明卽行，霧蔽山頂，茫無可見。西向稍下，一里，山峯簇立成窪。窪中有小路北去，有小水南流，大道隨之。南行峽中，一里，折而隨峽西下，峽南已墜，墜盤空，窈然西出矣。西下三里餘，有暗房當坡而西向，亦虛而無人。其北又有一峽，自東下，與南峽會於坡前，路盤坡而北，渡坡北澗，卽隨北澗西下。共四里餘，過梅花暗，於是南北兩界山漸開。循北山又西，四里，度西垂之脊，始全見其南北兩崖下墜之坑，盤壑西出，而西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又八里，抵西麓，有寺當路北。渡峽中小水，從其西轉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積水，東坡下挾其西而北，又三里，抵永平縣之東街。其處東西兩界山相距八里，北卽其迴環之兜，南爲其夾門之峽，相距一十五里，而銀龍江界其中。（其水發源上甸里阿荒山，一名太平河，每歲孟冬近曉，有白氣橫江，恍若銀龍，故名。下流經打坪諸寨，入瀾滄江。）當縣治東，有橋跨其上。其處卽爲市而無城。其北有城堞，略具，乃守禦所，而縣不在其中也。銀龍橋之西，又有橋名普濟，橋下小水東南入銀龍江。大道由縣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郛西西南入山。余欲從石洞浴溫泉，因不沿西山，而由中塢，蓋溫泉當塢而出也。乃從銀龍橋市疏，卽從橋東小路，隨江而渡，其下流，由稅司前西行，過一小澮，卽隨之南行塢中，如大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八里，則溫泉當平疇之中，前門後關，西廂爲官房，東廂則浴池在焉。池二方，各爲一舍，南男北女，門有賣漿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買豌豆，煮豆炊飯。余先酌而入浴，其湯不熱而溫，不停而流，不深而淺，可臥浴也。舍乃一妾戎所構而成者。然求所謂石洞，則無有矣。既浴，飯而出眺，由其西向入峽，不二里，卽花橋大道。由其南向逾嶺，爲爐塘道。余時聞有清淨寶臺山，在爐塘之西，西由花橋抵沙木河大道入，其路迂南，由爐塘間道行，其路捷。余乃卽從塢中南向行，二里餘，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峽來，東注而入銀龍江峽口，卽花橋之水也。度橋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真寺。——回回所造。由其前東轉，半里，爲後屯，有小塢自南來。又東截塢，半里，逾橋上坡，東南躋一

里餘，轉而東陟其嶺。一里，從嶺上誤折而南，二里，逾山南下，路絕。二里，由坑西轉。又二里，復轉而北，仍出後屯小塢，乃復上東坡。二里，仍過嶺上誤處，乃竟嶺峽而東。半里，有峽直東者，爲銅礦廠道。東南逾岡坳者，爲門檻爛塘道。乃折而從東南，稍上逾岡半里，東向隨峽而下者二里，及峽底，則深峽自北而南，銀龍江搗壑而隨之，路隨其西岸南行，谿崖間，幽深窈窕，水木陰闕，一奇境也。雷雨大作，行雨中十里而雨止，有小溪自西峽來，架木橋渡之，依南山東，轉二里，轉而南。一里，有數家踞西山之半，東向臨江，是爲門檻屯。下跨江之橋爲門檻橋。言江流至此，破峽搗空，若門闕之當其前也。宿於邨家，買米甚艱，祇得半升，以存米爲粥，留所買者爲明日。

二十六日 雞再鳴，具飯，平明，隨江西岸行，四里餘，南至岔路，有溪自西峽來，東與銀龍江合，數十家下，縮溪口，乃下涉其溪，緣南山之北，於是江東折於下，路東折於上，東向上者一里餘，盤北突之坡而東，於是江南折於下，路亦南折於上。南折處，又有峽自東來入，正與東折之江對，或以爲永平之界，今僅止此，其南折之峽，已屬順寧矣。循江西嶺南向漸下，四里，稍折西南，下緣江岸，已復南折，二里餘，出峽，峽乃稍開，始見田塍，有兩三家倚西坡，是爲稻場。山行至是，始有稻畦，故以爲名。其江之東南坡間，亦有居廬，其下亦環畦，亦稻場之屬。江流其間，直南去，與瀾滄江合。路由西坡邨右，卽西南緣坡上，一里，至嶺頭，正隔江與東坡之廬相對。於是緣峽西入，遂與江別。其峽自西脊東下，循北崖平坡入之，四里，降度峽南，循南崖懸躋而上，乃西南盤折，二里餘，逾北突之岡，循南坡而西。二里，有坑北下，橫陟之。又西二里，乃從其東南度脊。此脊之東，水下稻場，南峽中，西南水下爐塘，而南從脊上，卽西望崇山高穹，上盤岡頂者，爲寶臺山。其北崖複突而平墜者，爲登山間道。其南垂紆繞而拖峽者，爲爐塘。所依，余初擬從間道行，至是屢詢樵牧，皆言間道稍捷而多歧，中無行人，莫可詢問。不若從爐塘道，稍迂而路闊，以炭駝相接，不乏行人也。其歧卽從脊間分，脊西近峽南下，其中居廬甚殷，是爲舊爐塘。由其北度峽上，卽間道也。由其東隨峽南下，爐塘道也。余乃南下坡一里，中峽底半里，度小橋，隨澗西岸南行，其澗甚狹，中止通水。

道一縷，兩旁時環畦如柘椽。四里稍上，陟西崖而下。半里始有一旁峽自西北來，高涉之。又沿西崖漸上，五里盤西崖而逾其南嘴，乃見西峽甚深。峽底爐烟板屋，擾擾於內，東南嵌於峽口者下廠，西北綴於峽坳者上廠也。緣峽口之外，南向隨流下者，往順寧之大道也。余從嶺上西轉，見左崖有竅，卑口豎喉，其墜深黑，卽挖礮之舊穴也。從其上西行二里，越下廠，抵上廠，而坑又中間之，分兩歧來。一自東北，一自西北，而爐舍踞其中。（所出皆紅銅，客商來販者四集。）肆多賣漿市肉者，余以將登寶臺，仍齋食於肆。由西峽溯流入一里，居廬乃壺。隨峽北轉，峽甚深仄，而止通一水，得無他迷，然山雨傾注，如納火窟，不免淋漓。三里漸上，又二里，上愈峻。見路有挑大根如三斗盎者，以杖貫其中，執而問之，曰：芭蕉根也，以餉豬。峻上二里，果見芭蕉蔽崖，有掘而假者，卽挖根處也。其處樹箐深窄，山高路僻，幸有炭駝（俱從此赴廠）爲指迷。又上二里，乃登其脊，有路自東北徑脊而來者，乃隨脊向西南去。從之行脊上二里，乃西南下。見路左有峽西北出，路遂分爲兩歧，而所望寶臺頂似在西南隔峯。乃誤下從峽西南，一里餘，渡峽中支澗，緣之西北轉，一里，盤北突之嘴，復西南入峽中，溯澗二里，路漸溼，見澗北有燒山者，遙呼而問之，始知爲誤，然不知山在何所，路當何從。惟聞隨水一語，卽奉爲指南。東復北還，盤嘴處，澗乃北轉，遂緣坡北向下。二里，有一歧自東南來合，卽前分歧西北之正道也。蓋寶臺正在西南所誤之峽，其南卽度脊之自東西突者，此寶臺東隅之來脈也，而其路未開，皆深崖峭壑，爲燒炭之窟，以供爐塘所用。峽中之流，從其西北向流，遶北崖而西出，至西北隅，始與竹瀝砦南來之路合，故登山之道，必自西北向東南，而其東不能竟達也。循東崖又北一里，復隨澗西轉，循北崖西行二里，始望見前峽稍開，有邨聚倚南山之坡，乃西下一里，度澗橋，緣其南崖西上。又一里餘，而抵其邨，是爲阿枯寨，乃寶臺門戶也。由寨後南向登山，三里，爲慧光寺。其寺西向，前臨一峽，隔峽又有山環之而北，而終不見寶臺。蓋寶臺之頂，高穹於此寺東南，而其正寺，又在臺頂之南，尙當從西南峽中盤入也。寶臺大寺爲立禪師所建，三年前，立師東遊請藏，久離如山。余至省，卽聞此山之盛。比自元謀至

姚安途中，乃聞其燼於火，又聞其再建再燬。余以爲被災久矣，至是始知其災於臘月也。計其時，余已過姚安矣，不知何以傳聞之在先也。自大寺災後，名流多棲慧光。余至，日猶下午，僧固留，遂止寺中。

二十七日 飯於慧光寺。卽南上五里，登其西度之坳，此坳乃寶臺之西支，下而度此者。其坳西餘支，卽北轉而環於慧光之前。逾坳南，見南山前臺，與坳東橫互之頂，排闥兩重，復成東西深峽。南山之高，與北頂並，皆自東而西，夾重峽於中，而下不見底。距瀾滄於外，而南爲之壑。蓋南山自爐塘西南轉而西向，溯瀾滄北岸而西行，爲寶臺南郭，於是西距瀾滄之水，東包沙木河之流，渡江坡頂而北，盡於沙木河入瀾滄處。此南山外郭之形也。寶臺自爐塘西南，亦轉而西向，大脊中懸，南面與南山對夾，而爲寶臺西面與西度北轉之支對夾，而爲慧光。此寶臺中踞之勢也。其內水兩重，皆西轉而北出；其外大水逆兜，獨南流而東遠。此諸流包絡之分也。至是始得其真面目。其山如環鉤，其水如交臂，山脈自羅均爲鉤之根，把博南丁營關爲鉤幹之中，正外與鉤端相對，而江坡頂卽鉤端將盡處。寶臺山乃鉤曲之轉折處也。瀾滄江來自雲龍州爲右臂，東南抱而循山之外麓，抵山東垂盡處，而後去。沙木河源從南山東峽爲左臂，西北抱而循山之內塢，抵山西垂盡處而後出。兩水一內一外，一去一來，一順一逆，環於山麓，而山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自南，自東自西，復自南而北，爲寶臺之護。——此又山水交濼之槽也。從坳南東轉，於是下臨南峽，上倚北崖，東向行山脊之南，兩降兩上，三里，東至萬佛堂。——此卽大寺之前院也。踞寶臺南突之端，其門西向，而堂陞俱南。前臨深峽之南，則南山如屏，高穹如面牆。其上多木蓮花，樹極高大，花開如蓮，有黃白藍紫諸色，瓣凡二十片，每二月，則未葉而花，三月，則花落而葉生矣。絕頂有湧石塔，高二丈，云自地涌出，乃石筍也。其南坳間，又有一峽，西老僧結茅二十年，其地當南山與阻，曾無至者。自萬佛堂望之，平眺可達，而下陟深峽，上躋層崖，竟日而後能往返焉。由萬佛堂後北上，不半里，卽大寺故址。寺創於崇禎初元，其先亦叢蔽之區，立禪師尋山見之，爲焚兩指，募開叢林，規模宏敞，正殿亦南向，八角層甍，高十餘丈，址盤數

畝。其脈自東北圓穹之頂，屑跌而下，狀若連珠，而殿緊倚之，第其前橫深峽，既不開洋，而殿址已崇，西支下伏，右乏護砂，水復旁泄，覺地雖幽闕，而實鮮關鎖，此其所未盡善者。或謂病在前山崇逼，余謂不然。山外大江雖來繞，而無此障之則曠，山內深峽雖近環，無此夾之則泄，雖前壓如面牆，而宇內大剝，如少林之面少室，靈巖之面岱宗，皆突兀當前而開拓彌遠，此吾所謂病不在前之太逼，而在右之少疏也。初余自慧光寺來，其僧翠峯謂余曰：「僧少待一同衣，當即追隨後塵。」比至萬佛堂，翠峯果同一僧至，乃川僧一輩，自京師參訪至此，能講演宗旨，聞此有了凡師，亦川僧，淹貫內典，自立師行後，住靜東峽，爲此山名宿，故同翠峯來訪之。時了凡因殿燬，募引，至大寺基觀所模佛胎，遂從基左，循北崖復東向行，盤磴陟坡，路極幽峭，兩過小靜室，兩升降，南下小峽，深木古柯，籐交竹叢，五里而得了凡靜室。室南向，與大殿基東西並列，第此處東入已深，其前南山，並夾如故，而右砂層疊，不比大殿基之西曠矣。其脈自直北圓穹之頂，中垂而下，至室前稍坳，前復小起圓阜，下臨深峽之山，而室則正臨其坳處，橫結三楹，幽敞兩備，此寶臺奧境也。一葦與了凡以同鄉故，欲住靜山中，了凡與之爲禪語，余旁參之，覺公禪學宏貫，而心境未融，葦公參悟精勤，而宗旨未徹，然山窮水盡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齋，始進麵餅，繼設蔬飯，飯後，兩大至，半晌方止。下午，乃行，仍過寺基，共十五里，還宿慧光寺。

二十八日 平明飯而行。三里，北下至阿牯寨。由其西下，又二里，越東來澗，緣北山之南崖，西北上一里餘，盤其西垂而北，其下即阿牯北西二澗合而北流之峽也。二里，越西突之坡，仍循東坡西北行。六里，墜懸坡而下一里及澗，仍隨澗東岸北行。望見峽北有山橫互於前，路直望之而趨。五里，有一二家倚東山下，其前始傍水爲田。又北二里，直抵北山下，有峽自東而西，中有一水沿北山而西注，此即舊爐塘西來之道。阿牯寨之澗南來，此與之合，是爲三汶溪。舊爐塘指答者謂問道捷而難詢，正指此也。於是其峽轉爲東西，夾水合而西去，路北涉之，循

北崖西行，三里，西降而出峽口，其西乃開南北大峽。蓋南自寶臺南峽來，從南山北轉，而界瀾滄於外者，爲此塢西山。從西拗北轉，而挾慧光寺於內者，爲此塢東山。東山爲三汶溪，西出而界斷寶臺中脈止至其北。又舊墟塘北脊之支，分派西突，與西山對峽，而北峽中塢大開，阨陀雜沓，底不甚平，南峽與三汶溪水合流北去，是爲沙木河。上流峽中田塍，高下盤錯，居廬東西對峙，是名竹瀝砦。路挾東山北轉，行東塢之上而北，三里，塢中水直囓東山之麓，路緣崖逼其上。又北二里，逸馬鞍嶺。此嶺乃東山西突之嘴，水曲而西環其麓，路直而北逾其坳。此竹瀝砦之門戶也。北下二里，始爲平川，水與路俱去險就夷。北行溪東三里，有邨倚東山下，曰狗街子。倚西山曰阿夷。邨東山，博南大脊西盤西山，乃寶臺南山北轉者也。其山平展而北，又四里，而沙木河驛之西坡，自丁當關西突於川之北，與西界山湊，川中水自沙潭，亦逼西山之麓，而北路乃涉水，緣西崖之上行。又三里，北下及溪，有橋跨溪。東來者，是爲沙木河驛大道。其橋有亭上覆，曰鳳鳴橋。余南來路經橋西，不逾橋也。飯於橋西，隨西山大路北行，三里，盤西山北突之嘴，於是北塢稍開，田塍交布，其下溪流貫直北去，透北峽入瀾滄。路盤西行，又一里，爲澗子邨。數家倚南山北麓，富北突之腋，故曰澗子。由其西循峽南入，一里，峽窮，復遶峽西之山，曲折西向上躋。二里，陟嶺脊，此卽寶臺南山北轉至此者。踞嶺東望，東界卽博南山所從南環而至者。北望峽口中伏，卽沙木河北注瀾滄，而此支所北盡於此者。其外有崇峯另起，橫峙於五十里外者，曰瓦窰山，爲永平北與雲龍州分界。昔王磐踞而爲亂，（按騰永圖說崇禎戊辰，王磐據險爲叛，燒瀾滄橋，又按馬元康會領兵追搗王磐，何某集穴於曹澗，馬亦言先是王何構叛，來襲攻永昌，幸從瀾滄燒橋而來，故得爲備。按曹澗在雲龍州西界，瓦窰山在雲龍州南界，曹澗當永昌北鄙，王何二賊不直南下，而東由瀾滄橋固欲截其東援大路，亦以與瓦窰相近也。蓋窰窰曹澗，皆二賊之窟矣。）西望則重崖層峽，其下逼簇，不知瀾滄之流已嵌其底也。由脊而南，有巷橫跨坳中，題曰普濟菴，有僧施茶於此，是卽所謂江坡頂也。出其南西瞰峽底，濁流一線，遶東南而去，下嵌甚深，隔流危崖，舉

嶽上截雲嵐而下，矚江流者，卽羅岷山也。瀾滄江自吐蕃嵯和哥甸南流，經麗江蘭州之西，大理雲龍州之東，至此山下，又東南經順寧雲州之東南，下威遠車里，爲擗龍江，入交趾至海。一統志謂趙州白崖臉禮社江，至楚雄定邊縣，合瀾滄入元江府，爲元江。余按瀾滄至定邊縣西所合者，乃蒙化漾濞陽江二水，非禮社也。禮社至定邊縣東所合者，乃楚雄馬龍祿豐二水，非瀾滄也。然則瀾滄禮社，雖同經定邊，已有東西之分，同下至蒙東，東西鄙分流愈遠。李中谿著大理志，定瀾滄爲黑水，另具圖說於順寧以下，卽不能詳。今按鐵鎖橋東有碑，亦鄉紳所著，止云自順寧車里入南海，其未嘗東入元江可知也。由嶺南行一里，卽曲折下，其勢甚陡。適望鐵橋嵌北崖下甚近，而或迎之，或背之，爲「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岸。卽挨東崖下，溯江向北行，又一里而至鐵鎖橋之東。先臨流設關，鞏石爲門，內倚東崖建武侯祠及稅局。橋之西，鞏關亦如之，內倚西崖，建樓臺并祀創橋者。鞏關俱在橋南，其北皆崖石巉削，無路可援。蓋東西兩界山在橋北者，皆夾石倒壓江面，在橋南者，皆削土駢立江旁，故取道俱南就土崖，作「之」字上下，而橋則架於其北，土石相接處，其橋闕於北，繫江上鐵鎖橋，而長則殺之。橋下流皆渾淘，但北盤有奔沸之形，澎湃之勢，似淺，此則渾然逝，淵然寂，其深莫測，不可以其狹束而與北盤共擬也。北盤橫經之練，俱在板下，此則下既有承，上復高紉兩崖，中架兩端之楹間，至橋中又斜墜而下，紉之，交絡如機之織，綜之提焉。此橋始於武侯南征，故首祀之，然其時猶架木以渡，而後有用竹索，用鐵柱維舟者，柱猶尙存。或以爲胡敬德，或以爲國初鎮撫華岳，而胡未之至，華爲是。然蘭津之歌，漢明帝時已著聞，而不始於武侯也。萬歷丙午，順寧土酋猛廷瑞叛，阻兵燒燬崇禎戊辰，雲龍叛賊王磐又燒燬四十年間，二次被燬，今已已復建，委千戶一員守衛，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載不能改也。余時過橋急，不及入叩橋東武侯祠，猶登橋西臺間之閣，以西崖尤峻，爲羅岷之麓也。於是出鞏關，循羅岷之崖，南向隨江而上。按志，羅岷山高十餘丈，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名羅岷，嘗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人立祠，巖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名曰「催行石」。按石本崖上

野獸拋踏而下。昔有人於將曉時過此，見霧影中石自江飛上甚多，此又一異也。五里至平坡鋪，數十家夾羅岷東麓而居，下臨瀾滄。其處所上猶平，故以平坡名。從此則躡峻矣。時日色尙可行，而負僧苦於前，遂止。按永昌重時魚，其魚似鯖魚狀而甚肥，出此江，亦出此魚。謂之時者，惟三月盡，四月初一時耳。然是時江漲後，已不能得。

二十九日

雞更鳴，其聲平明行，即曲折南上，二里餘，轉而西。其山復北盡而石。於是滄江東南從大峽去，路

隨小峽西向入西一里，石崖矗夾，有水自夾中墜。先從左崖棧木橫空度，即北向壘磴夾縫間，或西或北，曲折上躋甚峻。兩崖夾石如劈，中垂一竇，水搗石而下，磴倚壁而上。人君破壁捫天，水君爭道躍額，兩不相遜者，夾中古木參霄，虬枝懸磴，水聲石色，冷人心骨，不復知有攀陡之苦，亦不知爲驅馳之道也。上二里，有菴夾道，有道者居之，即所謂山達關也。由其後又西上，路分爲二：一渡水循南崖一直上，循北崖共一里餘而合，遂凌石峽上。余以爲山脊矣，其內猶然平峽。水淙淙由峽中來，至是墜峽石東下，其外甚峻，其內甚平。登其峻處，回望東山之上，露出層峯，直東而近者，乃狗街子沙木河驛後諸脊。所謂博南丁當也。東南而遠者，寶臺圓穹之頂也。內平處亦有兩三家當峽而居，循之西入塢底成畦，路隨澗北。二里，涉澗而南，盤南峯之腋而西。一里，透峽西出，則其內平窪一圍，下墜如城，四山迴合於其上，底圓整如鏡，得良疇數千畝，郁廬錯落，雞犬桑麻，俱有靈氣，不意危崖絕磴之上，芙蓉蒂裏，又現此世界也。是爲水寨。先是聞其名，余以爲將越山而下，至是而知平窪中環山頂之水，交注窪中，惟山達關一線墜空爲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盤谷，皆所不及矣。此當爲入滇第一勝，以在路旁，人反不覺也。循窪東稍南上，有廬夾道，是爲水寨鋪。按志，有阿章寨，豈即此耶？又南隨峽坡東行，二里，逾一東坡之脊，脊兩旁有兩三家，脊南水覺東南下瀾滄，仍非大脊也。過脊南，東南二面山皆下伏，於是東望寶臺，知瀾滄挾其南去，南瞻瀾滄西岸，羣峯雜沓……〔缺〕

〔自此至四月初九，共缺十日，當時在永昌府晤閔人望，（名仲儼，乙丑庶吉士，與徐石城同年，爲霞客

年家。并其弟知愿（名仲侗，丙子解元。）

己卯四月初十日 閃知愿早令徐使來問夫，而昨所定者竟不至，徐復趨南關覓一夫來，余飯已久矣。乃以衣四件，書四本，并襪包等寄陶道。途同至夫寓，候其飯上午乃行。徐使始去，出南門——門外有小水自西而東，弔橋跨其上。即太保山南峽所出者——南行五里，有巨石梁跨深溪上，其下水斷而不成流，想即沙河之水也。又南半里，坡間樹色依然，頗似余鄉櫻珠，而不見火齊映樹。一、二家結棚樹下，油蓐與五六扇，乃婦人之遊於林間者，不能近辨其爲何樹也。又南半里，有堤如城垣，自西山環遠來，登其上，則堤內堰水成塘，西浸山麓，東築堰，高丈餘。隨東堰西南行，二里，堰盡，山從堰西南環而下，有數家當曲中，南轉行其前，又二里，有數十家倚西山下，山復環其南，是爲臥獅窩。蓋其西大山將南盡支，乃東轉，其北先有近支，東向，下如太保九隆，皆如是也。又南爲臥獅，在西南坳中，山形再跌而下，其上峯石崖盤突，儼然一狻猊之首，其下峯頗長，則臥形也。余先望見大路在南坡之上，初不知小路之西折而當獅崖盤突間，但遙見其崖突兀，與前峯湊峽甚促，心異之。候土人而問，初一人曰：「此石花洞也。」再問一人曰：「此芭蕉洞也。」小路正從其下過，石花即其後來之名耳。蓋大路上南坡，向小路西折而由此。余時欲從小路上，而僕擔俱在後，坐待久之，俟其至。從邨南過小橋，有碑稱臥佛橋。過橋，即西折從小路上坡，一里餘，從坡坳間渡小水，即仰見芭蕉洞在突崖之下，蓋突崖乃獅首，而洞則當其臥臍之間。涉澗，又西上而探洞，洞門東向，高穹二丈，正與筆架山遙對。洞內丈餘，即西北折而下，其洞下雖峻而路頗夷，下三丈漸暗，須秉炬入，深里餘，姑俟歸途攜炬以竊也。出洞，循崖西上一里，過突崖下峽，透脊而西，半里，度一窪，脊以內，乃中窪之峽，水東挨突崖脊，下搗其崖麓，無穴以洩，水沫淤濁，然前所渡芭蕉洞前小水，即其透崖瀝峽而出者。從水上循嶺南轉，一里，逾南坡之脊，始見脊南亦下墜成大窪，而中無水。南坡大道，從右窪中西南上，而余所從小道，則循西大山南行嶺間。五里，連逾二坡，脊共二里，則西界大山南向墜爲低脊，此其東轉之最長者。

也。南坡涉窪之路，至此而合。乃共轉西向，循低脊而進，脊北亦中窪，潞水焉。西一里，降而下坡。半里，而得窪底鋪，五六家在坑峽間。其峽雖縱橫而實中窪，中無滴水，隨窪西下。一里，直抵大山下。復南行窪峽中，二里，又得東墜之脊，脊南塢稍開，於是小圓峯離立矣。然其水猶東行。一里，又南上坡，盤坡南離立圓峯，取道峯隙而南。一里，轉峯腋，始東南上盤而西南。其里餘，則南北兩支俱自北大山之西，分支東遠，中夾成峽甚深。路逾北支，從其上西向入峽；其南支則木叢其上，簷墜其下，雖甚深而不聞聲水焉。西行二里，乃西下箐中。又一里，有數家當箐底，是爲冷水箐，乃飯於鸛鷹者家。於是西南隨箐上，一里，過一脊——其脊乃從西而東度之脈也。脊南始見羣山俱伏，有遠山橫其西南。路又逾崗西上，一里，登其南突之崖，是爲油革關舊址——乃舊之設關而權稅處，今已無之。其西卽墜崖西下，甚峻。下二里，漸平。又二里，西峽漸開，有僧新結樓倚北山下施茶，曰孔雀寺。由寺西循山嘴南轉，共一里，逾嘴而西，乃西北盤其餘支。三里而得一亭橋，橋跨兩峽間，下有小澗自北而南，已中澗無滴，橋西逾坡西北下，路旁多黃果——卽覆盆子也——色黃，酸甘，可以解渴。其西塢大開塢西大山，一橫於西，一橫於南，而蒲縹之邨，當西大山下。其山南自南橫大山，又東自油革關南下之支，橫度爲低脊而復起者；其中水反自南而北，抵羅岷而西入潞江焉。共西下二里，乃得引水之塍。其中俱已插秧遍綠。又西北行二里餘，過蒲縹之東邨。邨之西有亭橋跨北注之溪，曰吳氏輿梁。又西半里，宿於蒲縹之西邨。其地米價頗賤，二十文可飽三四人。蒲縹東西邨，俱夾道成街，而西邨更長，有驛在焉。

十一日，雞鳴起具飯。味爽，從邨西卽北向循西大山行，隨溪而北，漸高而陟崖，共八里，爲石子嶺。有數家倚西山之東北隅。又北二里，乃盤山西轉，有峽自西而東，合於枯飄北注之峽。溯之，依南山之北西入，二里，下陟南來峽口，峽中所種，俱紅花成畦，已可採矣。西一里，陟西來峽口，其上不多，水亦無幾，有十餘家當峽而居，是爲落馬。厥度峽北，復依北山之南西入，一里，平上逾脊。其脊自南而北度，起爲峽北之山，而北盡於羅岷者也。逾脊西

行峽中，甚平。路南漸有澗形，依南崖西下，路行其北。三里，數家倚北山而居，有公館在焉，是爲大坂鋪。從其西下，步一里，有亭橋跨澗。於是涉澗南，依南山之北西下。二里，有數家當南峽，是爲灣子橋。有賣漿者，連糟而釀之，卽余地之酒釀也。山至是環聳雜沓，一澗自東來者，卽大坂之水。一澗自南峽來者，墜峽倒崖，勢甚逼仄。北下與東來之澗合而北去，小木橋橫架其上。度橋，卽依西山之東北行。東山至是，亦有水從北峽西下。三水合而北，向破峽去。東西兩岸，夾成一線，俱摩雲夾日，溪嵌於下，蒙箐沸石，路緣於上，巖壁撫崖，排石齒而北。三里，轉向西，石勢愈峻，愈合。又西二里，峽曲而南，澗亦隨峽而曲，路亦隨澗而曲。半里，復西盤北轉，路皆鑿崖棧木。半里，復西向，緣崖行一里，有碑倚南山之崖，題曰：「此古盤蛇谷，乃諸葛武侯燒藤甲兵處。」然後信此險之真冠滇南也。（水寨高出衆險之上，此峽深盤衆壑之下，滇南二絕，於此乃見。）碑南漸下，峽亦漸開。又西二里，乃北轉下坡。復轉而西，一里有木橋橫澗而北，乃度之。循北崖西行一里，逾南突之脊，於是西谷大開，水盤南壑。路循北山，又西平下三里，北山西斷，路乃隨坡南轉。西望坡西有峽，自北而南，俱崇山夾立，知澗江當在其下，而不能見。南行二里餘，則江流已從西北嵌脚下，逼東山南峽之山，轉而南去矣。乃南向下坡，一里有兩三家倚江岸而棲，其前有公館焉。乃就淪水以飯。時渡舟在江南岸，待久之，乃至。登舟後，舟子還崖岸而飯，久之不至。下午，始放渡而南。江流頗闊，似倍於澗。澗深不測，而此當肆流之衝，雖急而深不及之，則二江正在伯仲間也。其江從北峽來。（按一統志云：其源出雍望，不知雍望是何地名。據土人言出狗頭國，言水漲時每有狗頭浮下也。）注南峽去，或言東與澗滄合，或言從中直下交南，故蒙氏封爲「四瀆」之一。以余度之，亦以爲獨流不合者是。土人言瘴癘甚毒，必飲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余正當孟夏，亦但飯而不酒，坐舟中擢流甚久，亦鳥視所云瘴母哉。渡南崖，暴雨急來，見崖西有樹甚巨，而鬱葱如盤，急趨其下。樹甚異，本高二丈，大十圍，有方石塔甃其間，高與榦等，榦跨而絡之，西北則榦密而石不露，東南臨江則榦疎而石出，榦與石已連絡爲一，殊不可解，亦窮崖一奇也。已而大風揚

雨散，復西向平行上坡。望西北穹峯峻極，西南駢崖東突，其南崖有居廬當峯而踞，卽磨盤石也。望之西行，十里，遶西山，雨陣復來。忽虹見東山盤蛇谷上，雨遂止。從來言暴雨多瘴，亦未見有異也。稍折而南，二里有郇當山下曰八灣，數家皆茅舍。一行人言此地熱不可棲，當上山乃涼。從郇西隨山南轉，一里，過一峽口，循峽西入，南涉而逾。一崖約一里，遂從南崖西上，其上甚峻。曲折盤崖八里，而上凌峯頭，卽所謂磨盤石也。百家倚峯頭而居，東臨絕壑，下嵌甚深，而其壑東南爲大田，禾芄芄焉。其夜倚峯而棲，月色當空。卽高黎貢山之東峯，憶諸葛武侯等於此前後開疆，戰功昭著，今已風流雲散，「往事如看鏡，浮生獨倚巖」，慨然者久之。

十二日 雞再鳴，飯，味爽出門。其處雖當峻峯之上，而居廬甚盛，有公館在郇北，潞江驛在其上。山下東南成大川，已插秧盈綠，潞江沿東山東南去，安撫司依西南川塢而居。途由磨盤石西南上，仍峻甚。二里，逾其南峽之上。其峽下嵌甚深，自西而東向出，安撫司下，底峽無餘隙，惟聞水聲潺潺，在深箐中，峽深山亦甚峻，藤木叢蔽，猿颺書號不絕。峽北則路緣崖上，隨峽西進，上去山頂，不一二里。緣峽平行，西四里有石洞南臨路崖，深闊丈餘，土人鑿石置山神碑於中，又四里，稍折而北上崖，旋西，西登臨峽之坡，北峽之上，至是始南垂一坡，而南峽之下，則有峽自南山夾底而出，與東出之峽，會成「丁」字，而北向垂坡焉。又西二里，或陟山脊，或緣峯南，又三里，有數家當東行分脊間，是爲蒲滿哨。蓋山脊至是分支東行，又突起稍高，其北又墜峽北下，其南卽安撫司後峽之上流也。由此西望，一尖峯當西復起，其西北高脊排穹，始爲南渡一脊，所謂高黎貢山，土人譌爲高良工山，蒙氏僭封爲西岳者也。其山又稱爲崑崙岡，以其高大而言。然正崑崙南下，正支則方言亦非無謂也。由蒲滿哨西下，一里，抵所望尖峯，卽躡級數轉而上。兩旁削崖夾起，中墜成路，路由夾崖中曲折上升，兩岸高木蟠空，根糾垂崖外，其上竹樹葺密，覆陰排幕，從其上行，不復知在萬山之頂，但如唐人所詠「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情與境合也。一里餘，登其脊平行脊上，又二里餘，有數家倚北脊，是爲分水關。郇西有水，沿北坡南下，此爲潞江安撫司

後峽發源處矣。南轉西逾嶺脊，輒砌鞏門，跨度脊上，其關甚古，頂已中頽；此卽關之分水者。（關東水下潞江，關西水下龍川江。）於是西下峽，稍轉而南，卽西上穿峽逾脊，共五里，度南橫之脊，有郇廬，是爲新安哨。由哨南復西轉，或過山脊，或蹈嶺夾，屢上屢下，十里，爲太平哨。於是屢下屢平，始無上陟之脊。五里，爲小歇廠。五里，爲竹筴鋪。自過分水關，雨陣時至，至竹筴鋪始晴。數家夾路成衢，有賣鹿肉者，余買而炙脯。於是直下三里，爲茶菴。又西下五里，及山麓，坡間始盤厓爲田。其下卽龍川江，自北而南，水不及潞江三分之一，而奔墜甚沸。西崖削壁，插江東，則平坡環厓，行厓間半里，抵龍川江東岸。潞江北行，又半里有鐵鎖橋架江上，其製兩頭懸練，中穿板如織法，一如瀾滄之鐵鎖橋，而狹止得其半。由橋西，卽躡級南上。半里，爲龍關。數十家，當坡而居，有稅司以榷負販者。又西向平上，四里餘，而宿於橄欖坡。其坡自西山之脊，東向厓突，百家當坡而居，夾路成街，踞山之半。其處米價甚賤，每二十文宿一宵，飯兩餐，又有夾包。

龍川江發源於萃山北峽，昌登七藏甸，經此（東爲高黎貢，西爲赤土山）下流至緬甸太公城，合大盈江。

十三日 平明而飯。由坡西登嶺西北上，八里，稍北，逾北峽西上。二里，從嶺上平行，望西北有層峯排簇嶺上，初以爲將由其南垂行，一里，忽從嶺頭轉北，三里，乃西南下峽中。一里，有四五家當峽而居，竹籬茅舍，頗覺清幽，是爲赤土鋪。其卽當西而排簇層峯之麓，東與橄欖坡夾而爲坳。郇西有亭橋架小澗上。其水自南峽來，搗北峽去，橋名建安。按志，大盈江之水，一出自東北赤土山，而此鋪名赤土，水猶似東北下龍川者，豈其西排簇層峯爲赤土山，而此猶其東麓之水，以其在麓，卽以名鋪耶？由橋西，卽南向上坡，二里，西南登脊，卽自排簇峯東南分支下者，又轉而西，一里餘，有菴施茶當脊北向而踞，是爲甘露寺。又西一里，坡間水北向墜崖，路越之西向下峽。峽中有水，自北而南，又與坡上水分南北流，以余意度之，猶俱東下龍川者半里，乃從峽底溯水北入，其峽東

西兩崖，俱從排簇層峯分支而下者，西崖卽其本支，東崖乃分支東南由甘露寺脊而下者也。第峽水南出東轉，不知其北合於建安橋，抑直東而下龍川否也。北行峽底，一里餘，水分二道來，皆細甚。遂從坡西躡峻，上一里，北穿嶺夾，半里透脊。其脊自東北度西南，脊以北卽墜峽西下，路從峽端北轉而西，有數家倚北山之上，是爲亂箭哨。至是始出排簇層峯嶺脊之西。按志，赤土山在州城東三十里，水至是始分，則前之赤土鋪猶東岸之麓，非分流之正脊可知也。飯於嶺哨，西向行稍下，共二里，有塢自南而北，細流注其中。按志，大盈江有三源，一出赤土山，當卽此矣。——從此而西，出馬邑河，遼州城北而西合壠，德羅生二水，同爲大盈之源者也。又北上坡，二里餘，有一二家當坡之南，環堵圍南峽之坳，甚遙，雜植果樹於中，是爲板廠。由其西二里，又西下半里，有十餘家當峽坳而居，是爲芹菜塘。其前小水東北與大盈之源合，卽廬不多，而皆有杜鵑、燦爛、血豔、耀目，若以爲家植者，豈深山野人有此異趣？若以爲山土所宜，何他岡別隴，杳然無遺也。由卽西復西上坡，一里餘，轉峽而行平頂上，三里餘，乃出西嶺之端，下望其塢甚深，而中平如砥，良疇遠邇，交映其間，其塢大而圓，乃四面小山環圍而成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峽也。西向峻下者五里，循峽東北折，又折而西三里，乃循東山北行，其下稍平。又二里，有卽常東山之麓，是爲坡脚卽。有賣漿者，出酒甚旨，以醋芹爲案，與同行崔姓者連轡二壺，乃行於是。西向行平疇中，一里有小水自南而北，卽志所云羅生山之水，亦大盈三源之一，分流塍中者也。又西北二里餘，有卽曰雷打田，其東亦有小溪自南而北，則羅生山之正流也。與前過小流，共爲大盈之一源云。是溪之東田窪種，土皆黑墳，土人芟其上，層曝乾，供爨蓋煤堅而深入土下，此柔而浮出土上，而色則同也。由卽北又西三里，有廬舍當坡塍間，曰土鍋卽。卽皆燒土爲鍋者。於是其西廬舍聯絡，一里，爲東街。又半里，西交大街，則十字爲衢者也。騰越州城之南門，卽當大街之北。城南居市甚盛，城中所無，而此城又迤西所無，乃稅駕於大街東黔府官舍。時適過午也。（時黔府委宮王仰泉者已返省，阮玉澗導書，姑與店中。）

十四日 早雨，命顧僕覓潘秀才家投吳方生書。上午雨止，潘來顧。下午余往顧而潘出，乃返作記寓中。薄暮同行，崔君挾余酌於市，以竹簣爲供，（竹簣大如松子，肉圓如蓮肉，土人煮熟以賣）投壺暢飲，月上而返，冰輪皎然。

十五日 晨往晤潘，潘勸無出關。上午潘饋酒餚。下午店中老人亦來勸余無行。先是余以阮玉澗書畀楊主人，託其覓同行者，主人唯唯。至暮，以潘酒招之共酌，兄弟俱勸余毋即行，謂：「炎瘴正毒，奈何以不費輕擲也？」屈指八月，王君將復來，且入內，同之入關最便。」余姑諾之。是夜月甚皎，而邱舍不便憑眺，竟鬱鬱臥。

十六日 晨起，候主人飯，欲爲尖山之行。其山在州城西北百里，先是主人言其靈異，懲惡余行，故謀先及之。乃以竹箱衫氈寄楊主家，挈輕囊與顧僕行。從南門外循城西行，半里過新橋，巨石梁也。橋下水自北合三流，襟城西而北，過此南流去，即所謂大盈江矣。余既過橋，四望山勢迴環，先按方而定之。當城之正東而頂平者爲球珠山，亂箭暗之來道逾其南脊，當城之正西而尖聳者爲擂鼓山，南爲龍光臺，爲緬笮道，爲水口西夾，直北者爲上干峨山，亂箭暗之脈，從之東度南起，去城北二十里，直南者爲來鳳山，州治之脈，從之東度，又西突保祿閣，爲水口東夾，城西南爲水口，東峽極緊，墜空而下，爲跌水崖，城東南東北俱有迴塢，乃來鳳山自北環度之脈，而東北獨伏，有高山穹其外，卽龍川江東高黎貢山北來之脈也。城西北一峯獨聳，高出衆峯，爲龜崆山，乃北來分脈之統會。從此直南爲筆峯，爲寶峯，爲擂鼓，而盡於龍光臺，從此西度南轉，爲猛蜂，從此東度，爲上干峨，低伏而東度南起，爲赤土山，亂箭嶺南，下西轉，爲羅生山，支分直北者爲球珠，峙州東而北，盡馬邑，邨支分由西而南者，爲來鳳，峙州南而西，夾水口，北與龍光對，此州四面之山也。其水一東南出羅生山，北流經雷打田，至城東北，一東出亂箭嶺北流，西出馬邑邨南，至城東北，一出龜崆山，瀋爲海子，流爲高河，南至城東北，三水合爲一，是爲大盈江。由城西而南，過二橋，墜峽下塢，其深十丈，闊三丈餘，下爲深潭，破峽西南去，經和尚屯——又名大車江，此州

四面之水也。其北二日抵界頭，與上江對；其南一日抵南甸，與隴川緬甸對；其西一日半至古勇，與茶山對；其東一日半至分水關，與永昌對。八關自其西北斜抵東南（西四關屬蠻哈守備，自西北而東南，一曰神謨，二曰萬仞，三曰巨石，四曰銅壁。東四關屬隴把守備，自西南而東南，一曰鐵壁，二曰虎踞，三曰天馬，四曰漢隴。八關之外，自神謨而西，通迤西，出琥珀碧玉，自天馬而西，通猛密，有寶井，自漢隴而西，通木邦，出邦洋布，自鐵壁而西，亦爲南路，通蠻莫，爲緬甸阿瓦正道。昔蠻莫猛密俱中國地，自萬歷二十二年，金騰成道，立此八關，於是關外諸彝，俱爲阿瓦所有矣。由州南抵南甸分路，西向千崖，至蠻哈，諸關南向隴川，至隴把，諸關由州西抵緬甸分路，西出神謨，通迤西，西北逾嶺至古勇，大概三官，猶屬關內，而六慰所屬，俱置關外矣。）遂分華彝之界，此其四鄙之望也。大盈江過河下屯，合緬甸之水，南入南甸，爲小梁河，經南牙山，又稱爲南牙江，西南入千崖，雲龍山下，名雲龍江，沿至千崖北，爲安樂河，折而西，一百五十里，爲檳榔江，至北蘇蠻界，注金沙江，入於緬甸。一曰合於太公城，此城乃緬甸界。按緬甸金沙江，不注源流，志但稱其闊五里，然言孟養之界者，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北至千崖，則其江在千崖南，緬甸北，孟養東矣。又按芒市長官司西南有青石山，志言金沙江源出之，而流入大盈江，又言大車江自騰越流經青石山下，豈大盈經青石之北，金沙經青石之南耶？其言源出者，當亦流經而非發軔，若發軔，豈能卽此大耶？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源出峨昌蠻地，流過緬甸地，合大盈江，南甸東南一百七十里，有孟乃河，源出龍川江，而龍川江在騰越東，實出峨昌蠻地，南流至緬甸太公城，合大盈江，是麓川江與龍川江，同出峨昌，同流南甸，南千崖西，同入緬甸地，同合大盈，然二地實無二水，豈麓川卽龍川，龍川卽金沙，一江而三名耶？蓋麓川又名隴川，一龍一隴，實相近，必卽其一無疑。蓋峨昌蠻之水，流至騰越東，爲龍川江，至芒市西，爲麓川江，以與麓川爲界也；其在司境，實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爲金沙江，遂指爲金沙之源，而源非於山下可知。又至千崖西南，緬甸之北，大盈江自北來，合而南流，其勢始闊，於是獨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孟養

之界，實當其南流之西，故指以爲界，非孟養之東，又有一金沙南流，千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山西流，亦非大盈江，既合金沙而入緬，龍川江又入緬而合大盈，大盈所入之金沙，卽龍川下流，龍川所合之大盈，卽其名金沙者也。分而歧之，名愈紊，會而貫之，脈自見矣。此其二水所經也。於是益知高黎貢之脈，南下芒市木邦，而盡於海，潞江之獨下海西可知矣。按志又有大車湖在州南，甚廣，中有山如瓊浪中一點青，今惟城北上干峨巒捲山下有二海子，城南並無瀕水，豈洪流盡揚塵耶？過新橋西行半里，有歧西北行者爲烏沙尖山道，南下者爲跌水河道。余聞其勝甚，乃先南趨出竹塢中一里，涉一東流小澗，南上坡折而東，約半里，有大石梁架大盈江上，其橋東西跨新橋下流，從橋西稍南上坡，不半里，其水從左峽中透空平墜而下，崖深十餘丈，三面環壁，水分三派飛騰，中闊丈五，左駢崖齊涌者闊四尺，右嵌崖分趨者闊尺五，蓋中如簾，左如布，右如柱，勢極雄壯，與安莊白水河齊觀，但此崖更近而逼，從西崖邊南崖平對而立，飛沫倒捲，屑玉騰珠，遙灑人衣面，白日間真如雨花雪片，土人所稱久雨不晴者，以此。但「雨」字留易「旱」爲是用「雨」字則疊牀架屋矣。其水下墜成潭，嵌流峽底甚深，因下踏之，有屋兩重，字夾壑中，乃王氏水春也。復上西崖，其南一峯高聳，憑空揖瀑，是爲龍光臺，上建關帝殿，迴盼久之，復下西崖，其崖甚狹，東卽瀑流墜空，西亦夾坑環屋，俯視屋下坑底，有流泉壘碓，亦水春也，而當環坡間，其西卽南下緬箐大道，不知水所從出，細瞰之，水從脚下透穴出，南分爲二，一隨大道南注，一復入巨石下，入夾坑之屋爲春。迴眺崖北，有峽一線，深下五六丈，駢峙北來，闊僅一尺，而高不啻三丈餘，水從其底，透入前崖之腹，而出其南，計崖穴之上，高亦三丈餘，南至出水之穴，上連三四丈，不識其下透之穴，與上駢之峽，從何而成。天巧人工，兩疑不能至此矣。從崖上躡西峯一里，有寺踞峯之東，門東向，爲毗盧寺。由其西二里，直低播鼓尖峯下，見有路直躡峯西上，而路有二生，指齊峯大道尙在北，乃橫沙田間。半里，得大道，隨而西上坡，二里，西抵播鼓之北，當西北從歧上，而余誤從西南，一里躡峻，一里漸轉南陟，復向播鼓行。又一里，心知其誤，遂西逾嶺脊，則望見

寶峯殿閣在西北嶺半，與此脊齊等，而隔簷兩重，其下甚深，皆從西南嶺脊墜下，計隨坡東下，就大道復上，與蹠坡西上，從峯脊轉下，其路相比，不若上之得以兼陟其頂也。從西南上，甚峻。一里，直出播鼓尖之西，有路自西南向來合，同之西北渡脊。脊北路分爲二，一西北沿峯去，一東北攀嶺行。一里，再逾嶺陟脊，其脊兩旁皆東西下。乃飯於脊，過北路復分爲二如前，然東北者猶非寶峯路，尚隔一簷也。乃復西北上頂，一里，躡其最高處，東俯州城東塢，西俯峨隴南塢，皆近夾此脊下，而峨隴之西，又有高峯一重，自北而南，夾峨隴之塢，南出緬簷，而與大盈之江合而南去焉。頂東南深樹密翳，乃從西北下，甚峻。半里，就夷。隨東簷北行嶺脊，又半里，路交十字，一從南直北者，俱行其脊，一從東簷中上，橫過西北者，出山腰，知寶峯之寺在簷翳矣。乃折而東下，木葉覆叢條間，甚峻而滑，非攀枝，足無粘步。下一里，轉殿角之右，則三清殿也。前有虛亭三楹，東攬一川之勝，而其下亭閣綴懸崖間，隔崖迴坡，咫尺縹渺。殿西廡爲二黃冠所棲，余置行囊，令顧僕守其處。乃由亭前東下，道分爲二：一從右下危坡，一從左轉深簷，余先隨簷下半里，右顧崖間，一亭飛綴八角重樞，高倚懸崖之上，乃參府吳君（蜀人，名蘊臣）新建，以祀純陽者。由亭左再下，綠簷半里，南轉，仰見亭下之石，一削千仞，如蓮一瓣，高穹向空，其南又豎一瓣駢附之，皆純石無纖紋，惟交附處中垂一線，闊僅尺餘，鑿級其中，仰之直若天梯倒掛也。北瓣之上，大書「奠高山大川」五字，亦吳參府筆。其下新構一軒跨路，貌靈官於中，南瓣側有尖特簷，夾級爲門，其下玉皇閣倚之。環騰多土山，獨是崖純石，危穹夾簷之間，覺耳目頓異。玉皇閣南，亦懸簷無路，靈官軒北，又鑿崖爲梯，嵌夾石間，北下數丈，有石坊當其前，大書曰「太極懸崖」。從此北度東下之簷，再上北坡，共里餘，則寶峯寺常峯而踞，高與玉皇閣等，而玉皇閣東向，此寺南向，寺東龍砂最微，固不若玉皇閣當環簷中央，得一山之正也。寺頗寥落，有尼居之。此昔之摩伽陀修道處，他處皆釋盛於道，而此獨反之。已復下簷中，躡太極崖，過北瓣下，從一線之級上，其級峻甚，幾不能留趾，幸兩崖逼束，手撐之以登。一上者八十級，當純陽亭之南，峽始幽折爲梯，又三十餘級，而抵虛亭間。

余擬眺月於此，以擴未舒之觀，因拭桌作記，令顧奴汲水，木極下，簞東以爨，二黃冠止之，以飯飯余，仍坐虛亭。忽狂飈布雲，迨暮而月色全翳。邵道謂虛亭風急，邀余臥其榻。

十七日 余起，見日麗山幽，擬暫停息其間，以囊中存米作粥，令顧奴入州寓取貴州所買藍紗，將嚮以供杖頭。而此地離州僅八里，顧奴去不返。抵下午，餒甚，胡道飯余。既而顧奴至，紗仍不攜來也。

十八日 錄記於虛亭。先夜，有虎從山下嚙參戎馬，參戎命軍士搜山覓虎，四峯瞭視者，吶聲相應，兩箐搜覓者上下不一，竟不得虎。

密塘關，南越大山，西南遠古勇關北，分支東突者，爲尖山；東南突者，爲馬鞍山；又分支南下者，爲寶峯，又南爲打鼓尖；又南盡於龍光臺。其馬鞍山，正支東度者，一起爲筆峯，又起爲巖臺，於是南環爲赤土，爲亂箭，噌渴脊，又南爲半個山，而西北環來風，而結州治，此所謂「迴龍顧祖」也。從古勇關北分支南下者，爲鬼甸，西山，又南爲峨隴，西山，又南抵於緬箐。正支西南下者，爲古勇西關，而南接於神護焉。八關之外，其北又有此古勇巔塘二關，乃古關也。（巔塘之外，爲茶山，長官司，舊屬中國，今屬阿瓦。巔塘東北，阿幸廠北，爲姊妹山，出斑竹，其外卽野人。）寶峯山東，向屏立其前，下分爲二箐，中垂石崖高穹，兩枝倒插箐底，北箐之上，環岡一支，前遠如塔巒，石崖中裂，鑿級懸其間，名緬猴梯。梯南，玉皇閣倚其下，梯北，純陽閣居其上。舊有額名爲「太極懸崖」，而吳參戎又大書鐫其上，曰「奠高山大川」。純陽閣之上，則開軒三楹，左右當懸箐之中，而下臨絕壑，向東北，近則環岡，前伏平川，遠則東山之外，高黎貢北尖峯，特出衆山之頂，正對其中。（此峯土人又名爲小雪山，遙峯橫亘天半，而其上特聳一尖如拱圭，蓋在分水關之北二十里，關間無路能上，亦不能見，至此乃東見之。馬鞍山寶藏之徒徑空，昔在戎行時，曾從赤土鋪北度龍川，至其下，爲高簡槽，有居人段姓者，導之登其頂，其高蓋四十里云。）目界甚爽，其後爲三清殿，則邵道所棲也。三清殿

去西頂不遙，余前從之。下。蓋是山之最高者，爲三清殿，東北向；當石壁而居一山之中者，爲玉皇閣，東向；居北簷之北，倚環岡腋間者，爲寶峯寺，南向。玉皇閣當石壁下，兩簷夾之，得地脈之正，而純陽關孤懸崖間，從蓮花尖上現，神奇，是奇正相生之妙也。蓋騰越多土山，而此山又以土山獨裹石崖於中，如穎躍於囊，且兩簷中怪樹奇株，鬱鬱叢密。竹之大者，如吾地之茅竹，中者如吾地之筍竹，小者如吾地之淡竹，無所不有，又非迤東西所有也。

二十一日 飯後別邵道，下純陽關。東經太極崖，其處若橫北簷而上，半里而達寶峯寺，余以南簷懸峭，昨所未經，乃從大路循玉皇閣下懸崖，曲折下半里，又度北簷之下峽，從環岡大道，復半里，北上寶峯寺。問道於尼，引出殿左峯頭，指山下核桃園，直北爲尖山道，西北登嶺爲打鷹山道。開打鷹山有北直僧新開，其地頗異，乃先趨打鷹，於是東北下坡一里，抵坡北。又北一里餘，有數家懸西山麓，是爲核桃園，其西北有坳頗低，乃寶峯之從北度脊者，有大道西向之，有小溪東注。逾之，直北一里餘，乃西北登坡。四里，逾坡脊而西，是名長坡。又西半里，乃轉而北，挾西峯而循其北，仍西行脊上。其脊北下，卽酒店嶺之東度爲筆峯巖者，南下卽野豬坡之南出爲鵝籠，繩筭者，蓋俱從分支之脊行也。西五里，嶺坳間路交十字，乃西北橫陟之，當從北躡坡，誤從西行嶺之南，二里，遇樵者，知爲鬼甸道，打鷹開寺處已在直北雙峯下，然此時已不見雙峯，亦不見路影。乃踞棘披礫，直上者三里，霧氣襲峯，或合或開。又上二里，乃得亂坪，小峯環合之中，多迴壑，竹叢雜布，見有撐架數柱於北峯下者，從壑中趨之，仍無路，柱左有篷一龕，借寶藏見余，迎入其中，始知卽開山之人也。因與余遍觀形勢，飯後霧稍開，余欲行寶藏，固留止一宵，余從之。其後山中垂處上，其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後復下，大山自後迴環之，上起兩峯而中坳，遙望之，狀如馬鞍，故又名馬鞍山。據土人言，其上多鷹，舊志名爲集鷹山，而土音又僞爲打鷹云。其山脈北自冠子坪，南從頂上分二歧，一峙西南，一峙東北，二峯之支，如抱臂前環，西南下者，當營石而伏過中，復起小阜而

爲中案，南墜而下，復起一峯爲前案；東北下者，當整左而伏，結爲東窪之輪，兩峯拗處，正其環窩處。前蹲一峯，當窩中，其脈復自東北復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托盤中。其前復起兩小阜，如二乳之列於胸。其脈卽自中蹲之峯，從左度右，又從右前度，而復起一阜於中，與雙乳又成鼎足，前列爲中峯近案，卽南與中案並峙，稍度而東，又起一阜，卽北與東窪之輪對夾，故兩乳之前，左右俱有窪中拗。中峯之後，左右亦有峽中扁，其脈若甚平，而一起一伏，隱然可尋。其兩峯之高者，左右皆環而止，惟中之伏而起者，一線前度，其東爲筆龍巖，南爲寶峯龍光者，皆是脈也。土人言：『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巨竹，叢蔽無隙，中有龍潭四，深莫能測，足盤至則湧波而起，人莫敢近。後有牧羊者至，一雷而震斃羊五六百及牧者數人，連日夜火，大樹深篁，燎無子遺，而潭亦成陸。今山下有水出之穴，俱從山根分逗……』云。山頂之石，色赭赤而質輕浮，狀如蜂房，爲浮沫結成者，雖大至合抱，而兩指可攜，然其質仍堅，真劫灰之餘也。寶藏架廬在中峯之下，前臨兩乳，日後有擴而大者，後可累峯而上，前可跨乳爲鐘鼓之樓云。今諸窪雖中拗，而不受滴水，東窪之上，依石爲窰，有瀦水一方，豈龍去而滄桑倏易，獨留此一勺，以爲開山之供者耶？寶藏本北直人，自雞足寶臺來，見尖山雖中懸，而無重裹，與其徒徑空覓山至此，遂竊坐籬處者二年。今州人皆爲感動，爭負木運竹，先爲結此一壺，而尙未大就云。徑空，四川人，向從戎爲選鋒，復重慶，援遼，援黔，所向有功，後爲騰越參府旗牌。薙髮於甘露寺，從師覓山，師獨坐空山，徑空募化山下，爲然一指，開創此山，俱異人也。是晚，宿窰中，有一行脚僧，亦留爲僧披薙者，乃余鄉張涇橋人（蕭姓，號無念，名道明）見之如見故人焉。

二十二日 晨起，宿霧淨盡。寶藏先以點餉余，與余周歷峯前。憑臨而南爲南甸，其外有橫山前列，則龍川後之界也。近嵌麓西，爲鬼甸，其外有重峯西擁，則古勇前南下之支也。下伏而東度爲筆峯，其外有高嶺東穹，則高黎貢後聳之脈也。惟北向則本山後屏焉，然昨已登嶺北眺，知東北之豁處爲龍川所合，西北之叢處爲尖山所

懸而直北明光六廠之外，皆野人之棲矣。久之，乃飯而別。寶藏命其徒徑空前導，從東北行，皆未開之徑也。始逾東環之臂，即東北下，雖無徑而頗坦。三里餘，有路循嶺北西去，往鬼甸道。蓋是山前後，皆向鬼甸道也。於是交之東下，甚峻一里，又有路自東南來，西北逾嶺去，此卽州中趨冠子坪道。蓋冠子坪從北南度，穹起打鷹之頂，自北望之，不見雙峯如鞍，祇覺層起如冠。逾脊西下，是爲坪邨所託，有龍潭西湧，乃鬼甸上流，經鵝籠而南下者也。余交其路，仍東北下，行莽棘中一里餘，北向下，傍西小峽，漸有微徑，徑右峽中，亦有叢竹深籐，東轉再逾一峽，一里乃北行環岡上。岡之西，大山始有峽中盤岡之東，始隨坡東下。共二里，抵坡麓，則響水溝之峽在其東矣。有溪自西峽出，北涉之。隨西山北行，西山至是稍開，有路西之入，交其路而北，一里餘，稍下。又有小水從西塢出，是爲王家塢（以此水爲界，南俱沐府莊）又北半里，遂與南來大路合。又北一里，有邨在西山下，至是中塢始開。其塢南從酒店脊來，北至此，東西乃闕溪沿東麓北下，邨倚西山東向，而路出其中。又北里許，有歧東北往界頭。余循西山西北下，渡一小峽，半里，西轉，其南谷爲灣腰邨，蓋王家塢之後山也。其北塢爲左所屯，乃龍巖北又起一峯，其餘支西北而環者，塢中始有田疇，下關，響水溝之流亦西北貫之，而路從南山西向行一里餘，有小水北流。又西一里餘，有結茅賣漿在南山下，於是巨松錯立，高影深陰，午日俱碧。又西二里，爲馬站。其北坡下頗有隔林之處，而當路左者止一家，州來者皆飯焉。其西始田墜環坡，從田中西北行一里餘，抵北山下。稍西，復北一里，逾其坳，有墟場，爲馬站街房。其北山坡雜沓，石齒高下，東岡與西山，遂夾溪北注。共三里，有山橫於前，乃西隨之。半里北透其坳，其北則山開而下，盤環整，溪從西山透南峽來，遠壑北去，周知透坳之山，乃自南而西轉，坳西一峯，卽西盡於溪者也。盤壑而西北，一里餘，遂循溪東岸行。其西岡松檜稠密，有大寺基在焉，乃飯於溪旁。又北半里，爲邱坡，有兩三家倚西山下。其西則羣山中迸爲峽，有歧西入之，爲古勇道。其東則谷口橫拓，南北之水俱由之出焉。於是北行田墜間，二里，屢逾其分流之水。又北一里餘，爲順江邨，古之順江州治也。西山至是，中斷復起，其特

巒頗厲，是爲三清山。卹多環石爲垣，連竹成陰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峽來，東向而注，是爲順江，有木梁跨其上。順江卹之東，山塢東歸。過橋，復北上坡，行竹徑中半里，北下，過乾海子，一里餘，北上坡，有虛茅在坡北，是爲順江。街子復西北行坡，坂間其坂西倚三清山，東臨夾壑，壑之東，則江東山南下而橫止焉。從此三清西互，江東東屏，又成南北之塢。行坂間三里，北向稍下，忽聞水聲，則路東有溪，反自南而北，至是乃東轉去，想順江之分流而至者。蓋江東山之西，已有兩江自北而來，此流何以反北耶？流既東，路遂北，盤東垂之坡，二里，是爲雞茨坪。逾坪北下，一里餘，復得平曠。有賣漿者當路右，於是東北行田隴間，一里餘，有江自西北注東南，長木橋橫之，是爲西江。其東又有一江，自東北注東南，沿東山與西江並南行塢中，是爲東江。既度西江橋，遂北行江夾中，一里，而至固棟，宿於新街固棟，一名谷棟。聚落當大塢中，東西二江夾之。其北則雅烏山，南垂橫互兩山間，至此而止。其南則兩江交合於三里外，合流東南去，至曲尺，入龍川江。東則江東山，北自石洞，東南向而下，西則三清山，北，又起一峯，南與三清厲行而峙，其中有峽如門，而小甸之路從之。是峯卽雲峯尖，山東下北轉之脈，雲峯正在其西，爲彼所掩，故固棟止西見此山，而不見雲峯也。其地直東與瓦甸對，直西與雲峯對，直北與熱水塘對，直南與馬站對，有新舊二街，南爲新，北爲舊。

二十三日 命主人取園筍爲晨供，味與吾鄉同。（八九月間有香筍，薰乾瓶貯，味有香氣。）北一里，過舊街，買「飛松」一榔於劉姓者家。「飛松」者，一名「狐實」，亦作「梧實」，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桐而殼薄易剝，生密樹中，一見輒伐樹乃可得，遲則樹卽存而子俱飛去，成空株矣。故曰「飛松」。惟巔塘關外野人境有之，野人時以「茶」「蠟」「黑魚」「飛松」四種，入關易鹽布，其人無衣與裘，惟以布一幅束其陰，上體以被一方幃而裹之，不復知有衿袖之屬也。此野人卽茶山之彝，昔亦內屬，今非王化所及矣。然謂之紅毛，則不然也。又北二里餘，橫岡後互，望之若東西交屬於兩界，崇山不復知其內有兩山之嵌於兩旁也。此岡卽

雅鳥山南垂盡處，東西二江皆從其兩腋南出，疑卽挨河，而土人僞爲雅鳥耳。陟岡而北，又二里，岡左漸突而成峯，岡右漸嵌而爲坑，路漸遠，坑傍峯而上，於是坑兩旁皆峯，復漸成峽。循峽西峯行二里，陟其北坳，遂挾西峯之北而西向下。二里，路右有大栗樹一株，頗巨，而火空其中。路左則西江自西盤曲東來，破峽而東南去，於是出固棟西山之西北矣。始下見盤壑西開，江盤壑底，而尖山兀然立其西南矣。又西下一里，隨江北岸西行，二里，始有邨廬倚岡頭，是爲烏窠。其江反北向折而來，路乃南下，岡就之。半里，則長木橋橫架江上，反自西而東度之。橋東復有竹有廬，從其側轉而西南，則固棟西山，與尖峯後大山圍環其南，而江曲其北者也。又西半里，有邨連竹甚盛。半里，從其邨南西轉，復行岡坂者二里，岡頭巨松錯落，居廬倚之。半里，西向下，涉一坑。又西南一里餘，連過兩邨，又西向下，涉一坑，始及山麓，遂西向上。半里，有小水注坡坂間，就而滌體。時日色亭午，解衣澆濯。久之，乃西南循小徑上一里，轉而西，始與東來路合。時雷雨大至，行草徑間，一里，稍西下，涉一峽底，於是巨木參霄，緯藤蒙塢，遂極幽峭之勢。盤峽嘴而西一里，又涉一峽底，二峽皆在深木中，有小水淙淙自北而南，下注西來之溪，合而東行北出者也。涉峽之西崖，有巨石突立崖右，路由巨石之東北向上，曲折躋樹蔭中，高崖滴翠，深木篩金，始知雨霽日來，陰晴赤影，不礙凌空之屐也。上三里，遂陟岡脊。脊兩崖皆墜深涵碧，聞水聲潺潺在底，而不辨其成也。脊狹不及七尺，而常其中復有鋪木以度者，蓋脊兩旁皆削，中復有窟下陷，故以木填之。行脊上一里，北復稍下，又涉一南墜之峽，半里，乃西北上。其上甚峻，一里餘而飯。稍夷，轉西南盤而北，半里，復曲折上，峻愈甚。一里，又稍夷，循峯崖而轉其腰，如望見尖峯在隔簷隴樹間，而不知所循者亦一尖峯也。北半里，抵其峯西腋，稍西下度一脊，遂西上，上皆懸崖削磴，迴顧前所盤脊東峯，亦一峯復聳，山頭尖削，亦堪與尖山伯仲，但尖山純有中懸，而彼乃土峯前出耳。兩峯之北，復與西大山夾成深壑，支條開突，簷樹蒙蔽，如翠濤沉澗，深深在下，而莫窮端倪，惟聞猿聲千百，唱和其間，而人莫至也。峯頭就豎石鑿級爲梯，似太華之蒼龍脊，兩旁皆危崖，而石脊中垂，闊僅尺許。

若龍之垂尾以度，而級隨之，仰望但見層累不盡，而亦不能竟其端倪也。梯凡三轉，一里而至其頂，頂東西長五丈，南北闊半之。中蓋玉臺閣，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後三楹奉三教聖人。頂平者如是而止。其向皆東，臨前峯之尖，南北夾閣爲側樓，半懸空中，北祠真武，下臨北峽，而兩頭懸榻以待客。南祠山神，下臨南峽，而中敞爲齋堂，皆川僧法界所營構。蓋其上向雖有道而未開關，莫可棲托，法界成之不及五年，今復欲闢山麓爲下殿，故往州未返。余愛其幽峻，遂止東側樓。守寺二僧，一下山負米樵炊而已。

二十四日晨起，天色上霽，四山咸露其翠微，而山下句中，則平白氤氳如鋪絮，又如瀉波，無分遠近，皆若浮翠無根，嵌銀連疊，不知其下復有坡澗卮勝之異也。至如山外之山，甸外之甸，稍遠輒爲嵐翠掩映，無能拈出。獨此時層層靄白一片內，一片外，搜根剔奧，雖掩其下，而愈疎其上。乃呼山僧，與之指質遠近諸山，一一表出。因與懸南崖而下，有崖前臨絕壑，後倚峭壁，中列橫罅，下平上覆，恰如匡牀，雖小而可憩可臥，是名仙牀。俯層峭之下，巉巖累累，無可攀循。僧指其下有仙洞，須從梯級，下至第二層，轉崖下墜，乃可得之。遂導而行。其洞乃大石疊縱所成，亂崖顛磴，欲墜未墜，迸處爲罅，覆處爲洞，穿處爲門，門不一竅，洞不一層，中欠寬平，外支幽險，若疊級架板，亦可幽棲處也。洞門東向，腋中者爲大，入而南穿，一峽排空而下，南出峽門，其門南臨絕壑，上夾重崖，有二木球，倒懸其前，仰眺之，其上垂藤自崖端懸空下丈餘，卽結爲瘻，如匏瓠之綴於蔓者，瘻之端綴芳細枝，上迎雨露，茸苗天矯，花葉不一狀，亦有結細子員級枝間者，卽山僧亦不能名之，但曰「寄生」，或曰「木膽」而已。一絲下垂，結體空中，馭風吸露，形似膽懸，命隨空寄，其取意亦不誣也。余心識其異，欲取之，而高懸數丈，前卽崩崖直墜，計無可得。但其前有高樹，自崖隙上聳，若得梯橫度樹間，綠柯而上，以長竹爲爨，可鉤藤而截取之。余乃識而行，復隨導僧，由梯級北下懸空之臺，乃石脊一枝，下瞰北壑，三面盤空，矯若龍首，條岡迴紆，紆纒其下，與仙洞各綴梯級之旁，若左右垂珥。洞倚南崖，以幽峭見奇，臺踞北壑，以憑臨爲勝。此峯前兩概也。由峯後西南越脊而下，

更多幽境。近法界新開小路，下十里至小甸，乃因棟南向入峽，經此而趨古勇之道。其坡有熱水塘，亦法界新開者。由此東可出固棟西可窮古勇。而余時有北探滇灘阿幸之興，遂不及兼收云。是午返寺，同顧僕取斧縛竿負梯而往，遂以前法升木取瘿，而崖高峽墜，木杪難於著力，久而後得之一瘿，圓若葫蘆倒垂，上大下小，中環的頸一瘿，環若巨玦，兩端圓湊而中空，皆藤懸於上，而枝發於下，如玦者輕而鬆，如葫蘆者堅而重。余不能兼收，後行時置輕負堅者而走。

二十五日 余留二詩於山，負一木膽一於肩，從東大道下梯級一里餘。東度過坳，途東南循前峯之腰，又半里，東度脊項，於是俱深木夾道。曲折峻下者二里，涉一南盤峽，復東北上。半里凌脊，乃東行脊間。左右皆夾壑甚深，而軍木翳之。又半里，度脊間鋪木。又東南半里，復盤壑東北下。二里，至前巨石之左，遂涉南下之溪。半里，復東逾一岡。又半里，再涉一南下之溪，東向稍上，遂出管東北行一里，至下院分歧之路。仍從向來之小路一里餘，至前浴流之所。又半里，越塢而得一邨，入問熱水塘道。仍東北三里，過烏素橋，從橋西逾岡而北，一里，與大道合。隨之西北，循東山之麓行，六里，有岡自東山直對西峯而下，驅江流漱西峯之麓，而路亦因之與江遇。已復逾岡北下，北塢稍開，有小水交流西注，蒸氣雜沓而起，即熱水塘也。半里，抵塘上，有池而無屋，雨霏霏撲人。乃令顧僕守行囊於塘側。北半里，上坡，觀其街子，已散而無他物。奪南岡，有邨廬在坳脊間，銜子人指其上有川人李翁家可歇。復南半里，迴覓之，有閩人洪姓者，向會寓余鄉，爲導入同寓，余乃出就塘畔招顧僕入，出攜餐啖之。問阿幸路，須仍從此出。此中東至明光，雖止隔一山，險峻不可行也。見日色尙早而雨止，乃留熱水，待出時浴，并木膽寄李翁家園中，遂仍西北行。五里，北上坡，爲左所，蓋其分屯處也。其處居廬甚盛，行者俱勸余宿此，謂前皆峽壑家，不可棲。且多茶山，彝出入不可晚行，余不願。又北二里，逾一坡。又三里，過後所屯，漸折而從西北。三里，直逼西大山東北垂，復與江遇。迴顧尖山，與前峯並峙，中坳如馬鞍，而左所之南，復有峯一支，自西山突出，橫互其北，故階

必東北從烏峯橋抵熱水塘，又西北至此也。此地正當尖山之北。其北則西大山漸伏，中遜而西，爲滇灘過脈處；東大山直互而南，分墜西窺，下突小山，橫界於北，爲松山坡之北，卽阿幸北進之峽。其西北高峯，浮出於橫坡之上，則阿幸滇灘之間，又中界之一峯，所謂土瓜山也。行江東岸一里，復折而東北一里，抵東山腋下。山峯叢立處，有兩三家倚東坡而棲，是爲松山。從其前又北一里，上北山西互之坡一里，踞坡脊，其脊正西與巔塘相對，有塢西盤，而江水自北橫界脊下，脊若堵牆。溯水北上，從脊間行二里，乃西北下。半里有石屏西向立峯頭，是爲土主碑，乃神之所托也。從石西墮坡下，涉江西上，乃滇灘關道，已茅塞不通，惟茶山野人間從此出入，負茶蠟紅藤飛松黑魚，與松山岡棟諸土人交易鹽布，中國亦間有出者，多爲所掠，不甚往也。其關旁有守者，以不能安居，多遁去不處，今關廢而田蕪，寂爲狐兔之穴矣！其隘亦紆坦，不甚崇險，去此三里，已望而知之。遂北下坡，一道從塢間溯江東岸北行，如度橋捷徑，一道沿東坡北上，爲托宿之所。乃下半里，渡東來小澗，復上東坡，北隨之行，二里有四五家倚東山而居，卽托宿之所也。其主人王姓者，夫婦俱伐木山中未歸，余將西度橋，望西山下投棲，聞其地江岸西廬乃土舍所托，皆不納客，納客者惟東岸王店方躡躑間，一鋤於田者，乃王之鄰，謂其婦亦入山未歸，不識可徐待之否？余乃還待於其門久之，婦歸，爲汲水而炊。此地名土瓜山，西乃滇灘東北高峯南下之支，東乃雅烏直北崇立之嶺，中夾成塢，江流貫其間，南則土主碑之橫岡，自東而西突，北則土瓜山之東嶺，自西而東突，中界此塢，南別松山坡，北別阿幸廠，而自成函，蓋於中蓋滇灘土巡警昔爲某姓，已絕，今爲土居之雄者，曰龍氏。與此隔江相向，雖未授職而儼然以土舍自居矣。

二十六日 凌晨起飯，西下行田間，半里，抵江岸，溯江北行。有木橋跨江而西，度之，復溯江西岸，北行一里，北上坡，半里，折而東，盤其東突之嘴，半里，復轉而北，從坡上行，西循峯腰，東瞰江流，塢底至此，遂東而爲峽，隔峽瞻東山之崖，崩石凌空，巖巖上擁，映之水中，北自阿幸廠北姊妹山發源南下，南趨烏峯而爲固棟西江者也。東西

兩界山，自姊妹山分支西下，穹爲嶺，東北峯而下爲土瓜山，東下穹爲阿幸東山，而南接雅烏，東山之東，西南明光，南爲南香甸，第此山峻隔，路仄難逾，故行者避之。北行西坡五里，稍下，有小澗自西而東，涉之北上。於是屢陟東突之坡，再渡東流之澗，八里，西坪稍開，然北瞻姊妹，反茫不可見。又北二里，盤西山之嘴，始復見姊妹山北倚，而前壑之下，爐煙氤氳，廠廬在焉。遂五里而至廠，廠皆茅舍，有大爐小爐，其礦爲紫色巨塊，如辰砂之狀。有一某姓者，方將開爐，見余而留飯於窟中。言其北姊妹山，後卽爲野人出沒之地，荒漠無人居，而此中時爲野人所擾，每凌晨逾管至，雖不滿四五十人，而藥箭甚毒，中之無不斃者，其妻與子，俱沒於此。現葬山前姊妹山出斑竹，北去此三十里，可望而盡，不必登。明光逾峻而過，東去此四十里，然徑仄無行者，恐筭深蘆翳，亦不可行。乃遂出，仍二十里，下土瓜山。又一里，過江橋而東，乃沿江南隨塢中捷徑，二里，抵西南坡下。江漱坡而南，路稍東，逾東峽，來小澗，其澗西注於江，卽前沙土主碑，坡北之流，江之西亦有小澗，自濱灘南來，東注於江，其處乃正流之會也。復東南上坡，半里，至石屏土主碑，下與前來之道合。又南越岡而下，過松山及諸所，二十里而入熱水塘。李家時猶下午，遍觀熱水所洩，其出甚異，蓋塢中有小水自東峽中注而西者，冷泉也。小水之左右，泉孔隨地而出，其大如管，噴發而上，作鼓沸狀，滔滔有聲，躍起水面者二三寸，其熱如沸，有數孔突出一處者，有從石罅中斜噴者，其熱尤甚。土人就其下流，作一圓池而露浴之。余畏其熱，不能下體，僅踞池中石上拂拭之而已。（外卽冷泉交流，若導入侵之，卽可浴。）此冷泉南坡之熱水也。其北倚東坡之下，復有數處，或出於砂孔，或出於石罅，其前亦作圓池，而熱亦如之，兩池相望，而溢孔不啻百也。

二十七日 晨起，飯而行。仍取水膽肩負之。由岡東南下峽，一里餘，復有煙氣鬱勃，則熱水復溢塢中，與冷水交流而西出峽，其塢皆東大山之環壑也。由其南復上坡，里餘，有坑自東山橫截而西，若壘界之者，其下亦水流淙淙。隨坑東向上一里，從坑墜處，南渡其上，蓋其東未渡處，亦盤壑成坪，有廊倚東峯下，路當其西南半里有歧，

一南行坡上，一東向邨間。余意向東者，乃邨中路，遂循東峯南行，前望尖山甚近。三里，稍下，見一塢橫前，其西下卽烏索之旁邨，其南逾卽雅烏之西坳矣。乃悟此爲固棟道。亟轉而東，莽行坡坂間。一里，得南來大道，乃知此爲固棟向南香甸道。從之。漸東北上，一里，稍平，東向半里，復上坡，平上者一里，行峯頭稍轉而南，半里，卽南雅烏之脊也。從其上可南眺巖崧山。而北來之嶺，從其北下降爲坳，復起此坡。東隨塢脊平行半里，乃東北下抵坳東，則有路西自坳中來者，乃熱水塘正道。當從墜坑東邨之歧上，今誤迂而南也。於是又東下，一里餘，其下盤而爲坪，當北山之東，山界頗開，中無阡廛，但豐草芄芄，東北一峯東突，巖巖前標，卽石房洞山也。其後乃西北而屬於西山。西山則自北面南，如屏之狀，卽自熱水塘之東而南度雅烏者也。於是循西山又北下，半里，見有兩三家倚南坡而廬，下頗有小流，東向而墜，而路出其西北，莫可問爲何所。已而遇一人，執而詢之，其人曰：「雅烏山邨也。」亟馳去。後仍知此爲畏途，行者俱不敢停趾，而余貿貿焉自適也。又北一里，再逾一東突之坡，一里，登其坳中，始覺東江之形，自其南破雅烏東峽而去，而猶不見江也。北向東轉而下，一里，有峽自西北來，卽巖巖後西北之山，與西界夾而成者。中有小木橋度其上。過而東，遂循北山之麓，始見南壑中，東江盤曲向西南而破夾。蓋此地北山東突而巖巖，南山自石洞廠南，盤旋西轉，高聳爲江東山北嶺，與北對夾，截江西下，中拓爲塢，曲折其間。路從其北東行一里，有歧東南下塢中，截流渡舟，乃東趨石洞之道。有路東北挾巖巖峯而轉，乃北趨南香甸道。於是東北一里餘，轉巖巖峯東遙眺其塢大開，自北而南，東西兩界夾分之。西山多東突之尖，東山有互屏之勢。塢北豁然遙達，塢東則江東北嶂，巖巖當夾，惟東南一峽，窈窕而入，爲楊橋石洞之徑。西南一塢，宛轉而注，爲東江穿峽之所。先是，余望此巖巖之峯，已覺其奇，及環其麓，仰見其盤互之崖，層巒疊嶂，上旣東轉北向，忽見層崖之上，有洞東向，欲一登而不見其徑，欲捨之又不能竟去。遂令顧僕停行李，守木簾於路側，余竟仰攀而上，其上甚削。半里之後，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堅，踐之

輒墮，攀之亦墮；間得一少粘者，綑足掛指，如平帖於壁，不容移一步。欲上既無撥，欲下亦無地，生平所歷危境，無逾於此。蓋峭壁有之，無此蘇土；蘇土有之，無此蘇石。久之，先試得其兩手兩足四處不摧之石，然後懸空移一手，隨懸空移一足，一手足牢，然後懸空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墜，又手足無力，欲自墜，久之，幸攀而上，又橫帖而南，過共半里，乃抵其北崖，稍循而下，墜始南轉入洞。洞門穹然，如半月上覆，上多倒垂之乳，中不甚深，五丈之內，從壁環擁，下裂小門，批隙而入，丈餘即止，無他奇也。出洞，仍循北崖西上，難於橫帖之陟，即隨峽上躋，冀路北有迂而下，久之不得。半里，逾坡之西，復仰其上崖高穹，有洞當其下，洞門南向，益竭蹶從之。半里入洞，洞前有巨石常門，門分爲二，先從其西者入，門以內輒隨巨石之後東轉，其中夾成曲房，透其東，其中又旋爲後室，然亦丈餘而止，不深入也。旋從其東者出，還眺巨石之上，與洞頂之覆者尙餘丈餘，門之東又環一石對之，其石中懸如臺，若置梯躡之所，攬更奇也。出洞，循崖而北，半里，其下亦俱懸崖無路，然皆草根懸綴。遂坐而下墜，以雙足向前，兩手反而從，搗草根略逗其投空之勢，順之一里下，乃及其麓，與顧僕見若更生也。日將過午，食攜飯於路隅，即循西山北行，三里，而西山中遜。又一里，有邨倚西山塢中，又半里，遶邨之前而北，遂與江遇，蓋江之西曲處也。其邨西山後抱，東江前揖，而南北兩尖峯，左右夾峙，如旗鼓配合甚稱。有小溪從後山流出，傍邨就水，皆環塹爲田，是名喇哈寨，亦山居之勝處也。溯江而北，半里，度小溪東注之橋，樓北上坡二里，東北循北尖峯之東麓，一里餘，仰見尖峯之半，有洞東向高穹，其門甚峻，上及峯頂，如簷覆飛空，乳垂於外，檻橫於內，而其下甚削，似無陟境，蓋其路從北坡橫陟也。余時亦以負荷未釋，遂先趨廠，又北一里餘，渡一西來之澗，有邨廬接叢於江之西岸，而礮爐滿布，之是爲南香甸，乃投寓於李老家，時甫過午也。先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攜之袖中，計不能爲界頭返城之用，自猶可糴米爲一日供。迨石房洞扒山，手足無主，竟不知拋墮何所，至是手無一文，乃以褶襪三事，懸於寓外，冀售其一，以爲行資。入之，一人以二百餘文買網裙去，余欣然沽酒市肉，令顧僕烹於寓。余亟索飯，乘晚探尖峯之

洞，乃從邨西溯西來之溪，半里，涉其南，從龔彝彝後南臨坡，迤邐南上一里，遂造洞下。洞內架爐三層，皆五楹，額其上曰雲巖寺。始從其下層折而北，升中層折而南，升上層。其中神像雜出，然其前甚敞。石乳自洞簷下垂於外，長條短續，繽紛飄颺，或中透而空明，或交垂而反捲，其狀甚異。復極其北，頂更穹盤而起，乃因其勢，上架一臺，而臺之上，又有窟西近，復因其勢，上架一閣，又從臺北，循崖置坡，盤空而升，洞頂氤氳之狀，洞前飄灑之形，收覽殆盡。臺之北，復迷一小窟，南向，更因其勢而架梯通之，前列以小坊，題曰水月。中供白衣大士。余從來嫌洞中置閣，每掩洞勝，惟此點綴得宜，不惟無礙，而更覺靈通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構也。時洞中道人尙在，廠未歸，雲磴不封，乳房無腐，憑憩久之，恨不攜囊托宿其內也。洞之南復有一門，駢啓，其上亦有乳垂，而其內高廣俱不及三之一，石色赭黃如新鑿者，攀其上級，復透小穴西入，二丈後曲而南，其中漸黑，而有水中貯，上有滴瀝聲，而下無旁泄，寶亦神濤也。洞中所酌惟此，其中穴更深逾，但爲水隔而黑，不復涉而窮之。乃下，乃從北巖下循舊路，二里，返寓，遂啜酒而臥，不覺陶然。

南香甸余疑爲蘭香之譌。蓋其甸在北，不應以南稱也。山自明光分脈來，西卽阿幸東南下之山，東乃斜環而南至甸東，乃西突而南下，夾江流於中——其流亦發於明光北卽姊妹山東行之脈也。是爲固棟東江之源。此中有明光六廠之名，而明光在甸北三十里，實無廠也，惟燒炭運薪，以供此廠之鼓煉。此廠在甸中，而出礦之穴在東峯最高處，過雅烏北嶺，卽望而見之，皆探挖之廠，而非鼓煉之廠也。東峯之東北，有石洞廠，與西北之阿幸，東南之灰密，其爲六廠云。諸廠中惟此廠居處最盛，然阿幸之礦紫塊如丹砂，此中諸廠之礦，皆橫散如沙泥，似不若阿幸之重也。

二十八日晨起，霧甚，平明，飯而爲界頭之行。其地在南香甸東南，隔大山大江各一重。由南香東北，大廠適山，則高壑重疊，路小而近；由南香東南，陽橋礦逾東嶺，則深峽平夷，路大而遙。時因霧黑，小路莫行，遂從土人趨

陽橋道，且可并覽。所云石洞也。從郟東度江橋，其橋東西橫架於東江之上，覆亭數楹。由橋東即隨江東岸，循東山南向行。東山者，即固棟江東山之脈，北自明光來，至大廠稍曲而東南，至是復西突而南下，屏立南香甸之東。其上有礦穴，當峯之頂，茅舍緣之，自雅鳥北嶺遙望，以爲南香甸也。至而後知爲朝陽出礦之洞，然今爲霧障，即咫尺東山，一無所睹，而此洞直以意想定之而已。南行八里，則有峽自東山出，遂東轉而蹈之。其峽北即東山，至此南盡，南即東嶺之轉西，西矗於南香甸，南爲江東山北嶺者也。開峽頗深，有泉西出而注於東江，即昨所從巖巖山前分歧渡江而東入之峽也。峽徑雖深，而兩崖逼仄，循北山東行二里，望見峽內亂峯參差，扼流躍穎，亟趨之一里，至其下，忽見北崖中，夾峙如門，路乃不溯澗東上，竟北轉入門。蓋門左之崖，石脚直插澗底，路難外漲，故入而內繞耳。由門以內，仍東臨左崖之後一里，遂遙亂峯之上。蓋石峯三四，逐隊分行，與流相磨，獨存其骨耳。循北峯攬澗南亂峯，又東一里，路復北轉蹈北峯之隙北下。半里，則峯北又開一峽，自北而南，與東來之峽會於北峯東突之下。同穿亂峯之隙而西，所謂北峯者，從大廠分支西南下，即南香甸東突之峯，余今所行路循其南，垂向東者也。其東南垂亦至是而盡。是山之西北，有礦西臨南香甸者，曰朝陽洞，是山之東南，有礦東臨是峽者，曰陽橋。陽橋之礦亦多，挑運就煎煉於南香，則知南香乃衆礦所聚也。隨峽北望，其內山迴窅，闢有廠亦爐煙勃勃，是爲石洞廠。所云石洞者，大廠之脈，至是分環西下者，自南香東界而南，至陽橋下，從峽中又東度一峯，突爲虎砂而包其內；東下者亦南走而東環之，至東嶺而西轉，穹爲江東山北境，遠爲龍砂而包其外；其水自石洞東南出，合東嶺北下之水，西注於亂峯，與陽橋度峽水合流，西注東江。是石洞者，衆山層裹中之一擊也。從陽橋峽北望而見之，峽中度脈而東，雖無中界之脊，而水則兩分焉。余時欲從峽趨石洞，慮頭前路難辨，不若隨同行者去。遂捨石洞，從東峽溯流入三里，則路東有峯前屏，北界陽橋東度之峯，至是東盡石洞之水，隨東屏之山南出而西轉，則陽橋南峽之上流也。路抵東屏前山下，亦分歧爲二：東北湖石洞水逾嶺者，爲橋頭路；東南澗東嶺

北下之水逾嶺者，爲界頭路，然則西下峽中之水，以石洞者爲首，以東嶺者爲次也。於是東南上坡，二里餘，陟嶺，是卽所謂陽橋東嶺矣。逾嶺卽南下，一里，復陟峽而上，從嶺上南行，二里，就其東南坡而下，二里，越東流之壑，復稍上，二里，越其南坡，再下，有歧下東大峽，爲同行者誤而南，一里餘，始知其誤，乃莽陟坡而東北，一里，遇西來道，隨之，東陟，一里餘，則龍川東江之源，滔滔南逝，繫藤爲橋於上，以渡，橋闊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絡於兩崖，從樹杪中懸而反下，編竹於藤上，略可置足，兩旁亦橫竹爲欄，以夾之，蓋凡橋壑而中高，此橋反掛而中垂，一舉足輒搖蕩不已，必手揣旁枝，然後可移，止可度人，不可度馬。從橋東遵藤上，始有邨廬夾路，二里，復東上坡，由坡脊東行，其坡甚平，自東界雪山橫垂而西下者，行其上，三里，直抵東山下，是爲界頭邨。其邨倚東山而北，夾盧成街，而不見市集，詢之，知以旱故，今日移街於西北江波之間，北與橋頭合街矣。蓋此地旱卽移街，乃習俗也。乃令顧僕買米而炊，余又西北下抵街子，視其擾擾而已，不睹有奇貨也。旣乃還飯於界頭，其地已在龍川江之東，當高黎貢雪山西麓，山勢正當穹窿處，蓋高黎貢俗名崑崙崗，故又稱爲高崑山，其發脈自崑崙山下，至姊妹山西南行者，演灘關南高山，東南行者，遠小田大塘，東至馬面關，乃穹然南聳，橫架天半，爲雪山，爲山心，爲分水關，又南而抵芒市，始降而稍散，其南北之高穹者，幾五百里云。由芒市達木邦，下爲平坡，直達緬甸，而盡於海，則信爲崑崙正南之支也。由界頭卽從雪山西麓南行，屢逾西突之坡，十五里，遙望羅古城，倚東山坡間，有寺臨之。此城乃土蠻所築之遺址，其寺頗大，有路從此逾雪山，過上江。又南二里，過磨石河，又南二里，越一山，又逾一西突之坳，又南二里，過一小木橋，又南一里，越一坡，乃循坡東轉，二里，抵東南峽口，有山自東大山南環而峙於門，大路逾坡而南上，小徑就峽而西南，乃就峽口出，則前所過藤橋江，亦自塢北來，進循其東岸而南，三里，始有邨倚江岸，乃傍邨南行，又一里，宿瓦甸，瀕江東岸，亦南北大塢也。邨陞連絡，東向大山，卽雪山漸南，與山心近矣。二十九日，平明，飯卽行，隨江東岸行，二里餘，兩岸石峯交合，水流峽間，人踰崖上，江爲崖所束，奔流若線，中

甚淵深。峽中多沸水之石，激流盪波，而漁者夾流置罾於石影間。攬瑤曳翠，無間得魚與否，固自勝也。半里，越崖南下，江亦出峽。有石浮波面，儼然一鼉，隨水出也。又南二里，過上莊，有山西突，中夾塢成田，邨倚突峯之東。江曲突峯之西，而路循塢中。逾脊而西南，又一里餘，復與江遇，而兩崖復成峽，石之突峽迎流，與罾之夾流曳翠，亦復如前也。一里，江曲而西路從江之南，亦曲而西，截向北之塢。於是北望隔江南下之山，至是中分，其東支已盡，橫突而東，卽西峽之繞而下者。其西支猶橫突西南，卽固棟兩江所合而南盤者。兩支之中，北遜成塢，而灰窰廠臨其上焉。是廠亦六廠之一，所出礦重於他處，昔封之而今復開，則不及他處矣。西一里，復上一北突小岡，有竹環坡結廬其中者，是爲苦竹岡。越而南下，共一里，又越塢南上。遂從坡上南行二里，江隨西峯之嘴，曲而東南，始織舟而渡其西岸。隨西山南行一里，坡尾東掉，路亦隨而東南逾之一里，有一二家倚坡北向而居。由其東更南上，一里，遂逾其東下之脊，南行脊間二里，復稍下，有小峽自西而東，其峽甚逼，中有小水搗坑東出。乃下半里，稍西轉，迎流行峽中，有數家倚峽北，是爲曲石，而峽之西，其內反闕而成塢，亦有邨廬倚之，則峽水之所從來也。於是南截峽流，又上坡，行坡間二里，有邨當路左，亦曲石之邨廬也。又南三里，乃隨坡西轉，始見坡南塢大開，水東貫之，則固棟兩江合而與順江響水溝諸流一併東出者也。循此坡稍北，卽與界頭瓦甸之江合，是爲龍川江之上流，蓋交會於曲除者也。固棟之江東山，自石洞南度脊，亦中盡於曲除者也。余先自固棟歷其西，又從陽橋東嶺逾其北，又從瓦甸瞻其東，又從灰窰曲石轉其南，蓋江流夾其三方，而余行周其四隅矣。西行一里，又南向峻下者一里，及塢底，有橋跨江，亦鐵鎖交絡，而覆亭於上者，是爲曲石橋。按一統志，龍川江上有藤橋二，其一在回石，接江之上下，無回石之名，其卽曲石之誤耶？豈其橋昔乃藤懸，而後易鐵鎖耶？於是從江南岸上坡，西向由峽上，二里餘，復南向陟嶺。二里餘，登嶺頭，有三四家當嶺而居，是爲酒店，以賣漿得名也。飯而行，循嶺東南向，二里下，稍西轉，復南行坡上，又二里，稍下，陟一塢而上。又南二里，過陳揮使莊，又南隨峽中行二里，有隴環前峽，折而

自西來，有歧直南躡其隴。余乃隨衆從峽中西行，半里，漸西上。又半里，折而南上。又半里，南登隴脊，始逾東度之脈。於是南望前壑大開，直南與羅生山相對，其中成塢甚遙，州城隱隱在三十里外，東之球埠，亦可全見，惟西之寶峯，又西北之集鷹，皆爲巖崖南下之支所掩，不得而見焉。余先賈勇獨上，踞草而坐，久之，後行者至，謂其地前有盜，自東山峽中來截路而劫，促余並馳南下。東望層峽重疊，似有尋幽之徑而行者，惟恐不去之速也。下二里，望見澄波匯山麓，余以爲卽上干峨清海子矣。又峻下二里，有郁廬當海子北岸，竹徑扶疎，層巒環其後，澄潭映其前，路轉其東北隅，有小水自峽間下注，有賣漿之廬當其下，入而少憩，以所負木膽浸注峽泉間。且問此海子卽上干峨澄鏡池否？其人漫應之，但謂海中有魚，有泛舟而捕者，以時插秧，止以供殮，不遑出賣。然余憶志言下海子魚可捕，上海子魚不可捕，豈其言今不驗耶？循海東峻麓行二里，及海子南濱，遇耕者再問之，始知此乃下海子，上海子所云澄鏡池者，尙在邨東北重山之上，由此而上，五里乃及之。余不能從。南二里，越一澗，有邨連竹甚深，是爲中干峨邨。由邨南又南下三里，其邨竹廬交映，更遙，是爲下干峨邨。至是東坡之下，關爲深塢，而溪流南貫。由是從邨南稍西，卽轉南向隨坡上行，一里，漸南下，俯瞰塢中，溪流已有刺小舟而浮者。旣而南行二里，有一二家倚坡灣而居，輿下干峨南北遙對。從此東向隨坡上，半里，乃躡坡之東嘴。從其上南轉，則東嘴之下，其崖甚峻，又數十家倚其麓，竹樹蒙茸，俯瞰若不可得而窺也。南半里，稍西復轉，而南半里，崖下居處旣盡，忽見一大溪東向而橫於前，乃透崖而出石穴者，崖峻無路下墜，沿崖端南行半里，稍下，見有徑下沿坡麓，乃令顧僕守木膽於路隅，余策杖墜麓，循崖北轉，又半里，投叢木中，則其下石穴交流，土人以石堤堰水北注，堤之上，迴流成潭，深可四五尺，堤之下，填壑成溪，闊幾盈四五丈，泉之溢處，俱從樹根石眼糾繆中出，陰森沁骨，掬而飲之，腑臟透澈，悔不攜木膽來一投而浸之也。旣乃仍南沿崖麓半里，至顧奴處，取木膽負而行。又南二里下坡，有數家當坡之東，指余東向逾其梁，其梁東西跨干峨下流之溪，志所謂馬場河也。逾梁東，卽東南逾田塍間，三里，抵東

山下，又有溪自東而西，有梁南北跨之，是爲迎風橋，以其西有飛鳳山也。橋下水卽東南出於赤土坡者，北流至羅武塘，出馬邑，郵西向經此，而與馬場河合，過橋，遂直趨而南二里，再南逾一梁，梁下水如線將絕，卽黃坡泉之向北而西轉者。又南一里，又南逾一梁，其水亦將絕，卽飲馬河之向北而西轉者。又南一里，入騰越北門。行城中二里，出南門，城中無市肆，不若南關外之喧闐也。抵寓，已下午矣。

己卯五月初一日，平明起，店主人言：『自往尖山後，參府吳公屢令把總來候，且命店中一至卽入報。』余不知其因，令姑緩之，且遊於市，而主人不聽。已而吳君令把總持名帖來，言欲躬叩，旅肆不便，乞卽枉顧爲幸；余領之，因出觀街子（此處五日一大街，在南門外大街來鳳山麓，是日因旱，斷屠祈雨，移街子於城中，早卽移街，諸鄉郵皆然）遂往晤潘捷，余捷，余宴賈寶舍人，留余同事，余辭之。入城，謁參府，一見輒把臂入林，款禮頗至。是日，其子將返故鄉，內簡拾行囊，余辭之出。（吳，四川松潘人，爲余談大江自彼處分水嶺發源，分遠省城而復合。且言昔爲貴州都關，與陳學憲平人，奇同事，知黃石齋之異。）下午，還寓集鷹山寶藏，徒徑空來顧，抵暮別去。

初二日 余止寓中雲峯山（卽尖山）老師法界來顧。州庠李虎變，昆玉來顧。（李居綺羅）

初三日 參府來候宴，已又觀音寺天衣師令其徒來候，余以參府有前期，辭之。上午，赴參府招所，陳多臘味，以斷屠故也。（臘味中始食竹颺）下午，別之出。醉後過萬壽寺，拜法界不在。出西門半里，過凌雲橋，又西半里，由玉泉池南堰，上西山之麓，則觀音寺在焉。寺東向臨玉泉池，寺南有古剎並列，卽玉泉寺矣。天衣師拜經觀音寺，三年不見，一見喜甚，留余宿，余辭以他日，啜其豆漿粥而返，已昏黑矣。

初四日 參府令門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李君來候。時微雨，遂與之聯騎，由來鳳山東麓，循之南，六里，抵綺羅，入叩李君家。綺羅志作矣羅，其郵頗盛。西倚來鳳山，南瞰水尾山，當兩山來湊間，蓋羅漢沖之水，流經大洞長洞二小阜間，北曲而注於平塢，乃分爲二流，北爲飲馬河，而抵城東，南爲綺羅水，而逼南山下，又西逼來鳳東南

麓，乃南塢兩山夾間，是邨縮其谷口，竹樹扶疎，田壑紆錯，亦一幽境云。是夜，宿李君家。

余初望騰越中塢，東爲珠琫矣。比西爲寶峯毗廬，南爲來鳳，羅生北爲干巖，飛鳳西北則龍巖最聳，而龍潭清海之水溢焉。東南則羅漢沖最深，而羅生黃坡之流發焉。東北則赤土山最遠，而羅武馬邑之源始焉。大盈江惟西南破龍光臺來，風西麓而去，則是州之脈，蓋西北由集慶州分脈，南下者爲寶峯毗廬，而盡於龍光臺，東曲者一時爲筆峯，再聳爲龍巖，遂東下而度干巖之嶺，又東南而紆爲永安亂箭之西。其曲而西也，余初疑南自羅生水尾，而北轉爲來風，至是始知羅漢沖水，又南下於羅苴沖，則來鳳之脈，不南自羅生水尾，而實東自黃坡矣。比二坡也。但二坡之西，皆平塢，而南抵羅生脈，從由腔中西度。郡人陳懿典進士文星閣記云：「嘉靖壬子，城外週鑿城隍，至正南迤東，蠶地丈許，有絡石，工役斲截之，其石疊疊如脊骨，穿地而來，乃龍巖之元龍正脈也。」其說可與余相印證。土人不知，乃令濬羅漢沖水一枝，北流爲飲馬河，而抵於城，實是此脈一傷於分流，再鑿於疏隍，兩受其病矣。土人之爲之解者曰：「脈由龍光臺潛度於跌水河之下。」不知跌水河雖石骨下互，乃大水所趨，一壑之流交注焉。飲馬河本無一水兩分之理，乃人工所爲，欲以此掩彼，不可得也。

初五日晨餐後，卽從李君循南山之麓東向行。先半里，過水應寺。又東二里，兩逾南山北下之支。有寺在南峽中，北向峙，卽天應寺也。其後卽羅生主峯，仰之甚峻，志稱其條岡分布，不誣也。又東半里，上一北下之支，隨之北下，共一里，岡東盡處，竹樹深密，綠蔭襲人，披映心目。其前復起一圓阜，立平疇中，最爲團山，與此岡斷而復續。岡東邨廬連絡，余從竹中下一老人，入其廬，具臘肉火酒獻。蓋是日端午，而老人與李君有故，遂入而哺之。既午，復東向循南山行，半里，其北復起一長阜，如半月橫於前，是爲長洞山。又東二里，遂入山峽，有溪中貫而出，是爲羅漢沖。溪南北皆有邨，夾峙峽口。由南邨溯溪而東，又二里，越溪之北，有大路倚北山下，乃東逾嶺，趨猛連者。

從其北塢中覓溫泉，其泉不熱而溫，流不急而平，一大石突畦間，水匯其傍，淺不成浴。東山下有大洞，溫泉爲八景之一，卽在其北嶺峽中，與此隔一支嶺，逾而北，頗近。而李君急於還家，卽導余從大路西出，二里，過溪南，卽峽口，隨溪西行，一里，過一橋，從溪南又西，一里，過長洞，北麓，北望大洞之阜，夾溪而峙。余欲趨之，浴其溫泉，李君謂泉在東峽中，其入尙遠，遂強余還。又西一里，過團山，北麓，又西三里，而還李君家。

初六日 晨飯，令願僕攜臥具，爲楊廣贈之遊。先是李君爲余言：「此地東南，由羅漢沖入二百里，有翁呂山，東南由羅生四十里，有馬鹿塘，皆有峯巒可觀。」余乃先其近者，計可從硫磺塘半箇山而轉也。東三里，從水應天應二寺之間，南向上山，愈上愈峻，七里，登絕頂，北瞰，卽天應寺懸其坑麓，由州塢而北，惟巖壁山與之對峙焉。西瞰，則旁峽分趨，勢若贅旒，皆下墜於綺羅南向之峽，有龍井出其下焉。惟東眺則本峯頽頽自掩，而南眺則濃霧瀾瀾，若以山脊爲界，咫尺不可見。於是南從嶺上盤峽，俱行氤氳中，茫若蹈海。半里，南下，下二里餘，山半復環一壑，其脊自東南圍抱而西，中藏圓塢，有小水西去，其內霧影稍開，而雨色漸逼，雖近睹其田塍，而不免遠罹其沾溼矣。復上南坡，躡坡脊而南，五里，一歧隨脊而西南，一歧墜坡而東向。余漫從脊上直南，已而路漸東下而窮。二里，有邨倚東坡下，披霧就訊之，乃清水屯也。按志，城南三十里爲清水，此其地矣。然馬鹿塘之徑，當從北歧分向而東，此已逾而過南，屯人指余從坡東北下，當得大路，從之半里，東北涉一坑，甚深，霧影中窺其東南，旋整下盤，當時不知其所出何向，後乃知其南界高峯，反西自竹家屯而東，突爲陳播箕贈也。復東北上坡，半里，見有路東向下，輒隨之行，不意馬鹿塘正道尙在其北，霧漫不辨，跟踏東下一里餘，有峽自北而南，溪流貫之，有田塍嵌其底，而絕無人居，塍中插禾已遍，亦無一人。抵塍而路絕，塍狹如線，以杖掛畦中，東行抵溪，而溪兩岸蒙翳不可渡。復遠依西坡南向，一里，得小徑，渡溪東上一里，路伏草間，復若斷若續，然其上甚峻。三里，東向登嶺頭，復從嶺上東南再陟一嶺，半里，始見嶺北有坳，自北南度，中伏再起，其東則崩崖下墜，其勢甚拓，其陞甚峭，若中剖其

脊，并左右兩峰，而平墜焉。坳北有路，自崩崖北嶺東行，南亦有微路，自崩崖南嶺東上，而坳中獨無北交之路。余遂循崖上，路上一里，路爲崩崖所墜，復歧而南，再陟南嶺，半里，復東行嶺脊，二里，始有南來之路，循之東北，瞰嶺崖下陷，東向成坑，管水深翳。又東半里，再陟嶺，嶺乃南去，微徑始東北下坡，曲折連下三里，余以爲將及北坑之底，隨之出，卽馬鹿塘矣。孰知一坡中環，路歧而東西繞之，未幾遂絕，皆深茅叢棘，坑嵌其下甚深。金始從其南，不得道，轉而東，復不得道，往返躑躅，茅深棘翳，遍索不前久之，復從南坡下得微徑，下一里餘，而東抵坑底，則坑中有水潺潺，自崩崖東南流，坑兩旁俱峭崖密翳，全無路影，而坑底甚平，水流亂礫，間時有平沙潔之，遂隨之行。或東或南，仰眺甚逼，而終絕路影。三里，稍開，俯見潑沙之上，虎跡甚明，纍纍如初印隨之。又東南一里餘，有小溪，自西南來注，有路影南緣之，始舍坑而南陟坡，一里，越其上。余意將逾坡東下，而路反從坡脊南行，余心知其誤，然其路漸大，時亦漸暮，以爲從大道，卽不得馬鹿塘，庶可得棲宿之所，乃躡脊西馳，二里，見西峯頂有峯特倚如覆鐘，大道從此分歧，一自東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峯頂而趨，一從西南盤壑而行，未審所從，姑解所攜飯啖之。余計上下二徑，其去人必遠，不若從盤壑中者行。於是又東南三里，遂墜坡而下，漸聞人聲，下里餘，得茅二龕，在峽間，投之，隘鄙不堪宿。望南坡上有數龕，乃下陟深坑，攀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龕，則架竹爲巢，下畜牛豕，而上托巖臥，儼然與粵西無異。屈指自南丹去此，至今已閱十五月，乃復遇之西陲，其中數千里，所不見也。自登崩崖之脊，卽望見高黎貢南互之支，屏列於東，下有深峽，而莫見龍川，意嵌其下也。又西南二十餘里，至所宿之坡，下瞰南峽甚深，卽與高黎貢遙夾者，意龍江從此去。西塢甚豁，遠見重山外互，巨壑中盤，意卽南甸所托也。時霧黑莫辨方隅，而邨人不通漢語，不能分晰微奧，卽徵其地名，據云爲鳳田總府莊，南至羅卜思莊，一日餘，東北至馬鹿塘，在二十里外，然無確據也。夜以所攜米糞粥，啜之而臥。

初七日 陰雨，飯後，余姑止不行。已而邨人言天且大霽，余乃謀所行。念馬鹿塘在東北，硫磺塘在西北，北山

之脊，昨已逾而來；西山之脊，尙未之陟；不若舍馬鹿而逾西脊，以趨硫磺塘，且其地抵州之徑，以硫磺塘爲正道，遂從之。土人指余從邨後西北向大山行，余誤由直北一里餘，下涉一澗，溯之北上坡一里餘，又下涉澗。其處一澗自西峽崩崖來，一澗自北峽崇山來。涉其西來者，又北上坡，半里，路復分歧，一向北峽，一向西峽，皆盤其上坡。余從其北峽者二里，路漸漣。已北下，則其澗亦自西來，橫暨於前，雖小而頗深，藤箐蒙塞，雨霧淋漓，遂不能入。乃復出至歧口，轉向西峽一里，路亦漸漣。其南崩崖下嵌，卽下流之所從出，而莫能逾焉。復出從歧口南涉其澗，從澗南又得一歧西上，其路甚微。一里，北逾一坡，又北一里，卽崩崖西對之坡也。其上皆懸崖，而仍非通途。躡之行一里，上西頂，頂高雲黑，莫知所從。計返下山，乃轉南行莽棘中，溼茅蕪箐，躡躡東南向二里，漸有徑，下眺鳳田所宿處，相距止二三里間。更南半里，得大道西去，遂從之。西循北山行一里，得耕者在坡下，問之，始知上有小寨名獼圖，卽從楊廣哨入州正道矣。乃亟西上北躡坡一里，有二茅常峽坪間，是爲獼圖寨。由寨後更躡峻而北，半里登岡，西望盤壑下開，水田漠漠，有溪流貫其中，壑西復有崇山外峙，其南又起一崇山，橫接而南，交接之中，似有水貫而去。又北上一里半，遂凌大脊，北下迴峽中，半里，一邨廬倚南坡，是爲楊廣哨。從此西北下峽底，一里餘，有小溪自東北墜西南，其嵌甚深，乃從昨所度崩崖南嶺分墜而成者。涉之，西北上復一里餘，而躡其脊，余以爲卽從此緣脊上北大峯矣，而孰意猶小界之支也。半里，越脊，又卽北下峽底。一里餘，有大溪自北南墜，皆從石崖中破壁而去，此卽清水朗東溪也。水嵌峽底甚逼，橫獨木渡其上。余緣木下涉，卽西北上坡，始循崖石，繼躡隴脊，一里餘，轉而東北上一里，躡峯頭。由峯頭西盤，半里，復隨峽北行，其峽頗平。行其中，一里餘，當其東西分峽處，有邨廬倚其中，是爲陳播箕哨。從哨北卽西北下二里，循南山而西一里，自邨廬當坡，是爲竹家寨。由寨東向北行，寨後復起一峯，有峽橫其中，路分爲二：循北峯直去，爲騰越南甸大道；穿北峯南峽而西，爲硫磺塘道。余乃舍大道，從嶺峽西行，半里，忽墜峽西下，其峽甚逼，而下甚峻，墜級歷坎，與水爭隘。一里餘，望見西峽自北而南，一溪貫

其中，卽矣。羅邨之水，挾水尾山西峽而南者。溪西之山，峽峴南踞，是爲半箇山。接一統志，「有羅直沖，硫磺塘在焉。」疑卽此山。然州志又兩書之，豈羅直沖卽溪東所下之山耶？又西下半里，直抵溪上，有二塘在東崖之下，乃温水之小者。其北崖之下，有數家居焉，是爲硫磺塘。邨有橋架溪上。余訊大塘之出硫磺處，土人指在南峽中。乃後橋南下流，涉溪而西，隨西山南行，時風雨大至，田塍滑隘，余踣躓南行，半里得徑，又南一里，則西山南迸有峽，東注大溪，遙望峽中蒸騰之氣，東西數處，鬱然勃發，如濃煙捲霧，東瀨大溪，西貫山峽。先趨其近，溪煙勢獨大者，則一池大四五畝，中窪如釜，水貯於中止，及其半，其色渾白，從下沸騰，作滾湧之狀，而勢更厲。沸泡大如彈丸，百枚齊躍而有聲，其中高且尺餘，亦異觀也。時雨勢亦甚大，持繖觀其上，不敢以身試也。其東大溪從南下，環山南而西，合於大盆，西峽小溪，從熱池南，東注大溪，小溪流水中，亦有氣勃勃，而池中之水則止而不流，與溪無與也。湖小溪西上半里，坡間煙勢更大，見石坡平突，東北開一穴，如仰口而張其上，其中下縮如喉，水與氣從中噴出，如有爐棗鼓風煽焰於下，水一沸躍，一停伏，作呼吸狀，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若發濺，聲如吼虎，其高數尺，墜澗下流，猶熱若探湯，或躍時，風從中捲，水輒旁射，攬人於數尺外，飛沫猶燦人面也。余欲俯窺喉中，爲水所射，不得近。其醞醞之上，則硫磺環染之。其東數步，鑿池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甕，稍想有磺之地，卽有硝也。又北上坡百步，坡間煙勢復大。環崖之下，平沙一圍，中有孔數百，沸水叢躍，亦如數十人鼓煽於下者，似有人力引水。環沙四圍，其水雖小而熱，四旁之沙亦熱，久立不能停足也。其上烟湧處雖多，而勢皆不及此三者。有人將沙圍堆如覆釜，亦引小水四週之，雖有小氣，而沙不熱。以緞柄截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磺色，而亦無熱氣從截孔出。此皆人之釀磺者。時雨勢不止，見其上有路，直逾西嶺，知此爲半箇山道，遂凌雨躡崖。其崖皆堆雲駢巒，嶮峒嵌空，或下陷上連，或旁通側裂，人從其上，行熱氣從下出，皆迸削之餘骨，崩墜之剝膚也。所云「半箇」之稱，豈以此耶？躡崖半里，從其南循嶺西，一里，漸隨峽南轉，則其峽自南嶺頭墜，中有水懸而爲瀑，作兩疊墜北下，卽峽亦

之上流也。又上半里，遂西逾瀑布之上。復從峽西，更西南上。一里，漸轉而西。半里，見大道盤西崖墜處，出南坳去。小徑則西上峯頂，漸轉北行。蓋此卽半箇山之頂。至此南下爲坳，入城之路，當在其東北，不應西去。遂捨大道從小道，西上半里，隨峯東向北行。二里餘，乃西北下，得竹塢，即處。時雨勢甚大，避雨廬中，就火沸湯，滷飯而食之。其處卽半箇山也。昔置鎮彝關於路次，此爲屯哨，今關廢而都存云。由其東下坡，隨坡東行里餘，與南來大道合。隨西山北轉而行，於是水尾西溪，卽從此峽南下，疏積塘矣。北行二里餘，復陟東突之坡，行坡峽中，五里稍下，又一里，而綺羅邨在東坡下矣。時已薄暮，遂捨入州大道，東里餘，宿李虎變家。虎變以騎候於馬鹿道中，不遇，甫返，袁竹廳相待。

初八日 大雨，不成行。坐李君家，作開州期政四謠，以李君命也。

初九日 大雨，復不成行。坐李君家，錄騰志。

初十日 雨不止。既午，漸霽，遂同李君聯騎，由邨西半里，橫陟半箇山，南甸大路，經南草塢，半里，西上嶺坡，乃來鳳，南度半箇山之脊也。來鳳至是，南降而下伏，脊間中窪爲平塘，而不受水。窪之西，爲金銀堆，卽南度之脊。窪北半里，有坪倚來鳳，而南瞰半箇山，乃昔王尚書驥駐營之處。志稱爲尚書營。陟坪北半里，有路橫沿來鳳峯南，而越金銀堆，出芭蕉關。芭蕉關，西通河上屯，緬箬之道。州西跌水河路，不若此之平。昔兵部郎中龔永吉從王公南征，有「狹轉芭蕉關，難於橄欖坡」之句。從此復轉騎，循來鳳東峯而北，八里，乃還官店，迨晚復雨。

十一日 雨不止，坐官店，上午，李君來。下午，雨少止，溼甚。蹠泥往潘生家，不遇，以書促其爲余買物，亦不答。潘生一桂，雖青衿，而走緬甸，家多緬貨。時倪按君命承差來覓碧玉，潘苦之，故屢屢避客。

十二日 雨坐店中。李生以期政四謠私投署州田二府，不答。

十三日 雨時止時作，而泥溼尤甚。李生來，同往蘇元玉寓觀玉。蘇，滇省人，本青衿，棄文就戎，爲吳參府幕客。

先是，一見顧余，余亦目其有異，非風塵中人也。（蘇有碧玉，皆爲簪，但色太沉。余擇四枝攜歸中，後爲李生強還之。）

十四至十八日 連雨不止，坐寓中不能移一步。潘捷余以倪院承差，蘇姓者，索碧玉寶石，窘甚，屢促不過。余寓亦不敢以一物示人，蓋恐爲承差所持也。幸吳參府以程儀惠余，更索其八關併三宣六慰諸圖，余一一抄錄之，數日無暇刻，遂不知在寓中，并在雨中也。（潘生送翠生石二塊，蘇元玉答華茶竹方環。）

十九日 晨雨少止，覓擔夫以連日雨澤，貴甚。既而雨復作，上午乃止而行。店人欲措余羅一端，不遂，與之鬪而後行。由東街始濬甚，已而漸燥。二里，居廬始盡，下坡行塍中，半里，連越二小橋，水皆自東南來，卽羅漢沖所出，分流之水也。又二里餘，爲雷打田，有數家東向，從其前轉而東行，里餘，又過一小亭橋，其流亦自東南向西北者，乃黃坡泉所溢也。又東里餘，抵東坡下，停擔於酒家，問大洞溫泉道，土人指在東南山坳中，此去尙有數里。時天色已昏，令擔夫與顧行待於其家，余卽循東山而南。二里，過土主廟，廟倚山西向，前二柏巨甚。又南二里，路歧爲二：一南循山麓，爲黃坡道；一東南上坡，爲趨溫泉道。乃從上坡者，南一里，登坡嘴，西瞰山麓，有泉西向溢於下，卽黃坡之發源處也。於是東轉，有路頗大，橫越之，就其東南小徑一里，漸上坡，折而東北，睨溫泉之峽，當在其南，中亦有峽南下，第茅塞無徑，遂隨道西北上一里，其道漸高，心知其誤。有負芻者二人至，問之曰：「此入山樵道，可通芹菜塘者，溫泉在南，尙隔一峯，遂與之俱返。一里，下至茅塞之峽，指衆南去，余從之，橫蹈峽中，旣漸得小徑，半里，忽有峽從足下墜而西，其上石崖駢突如門，從其東，又南半里，逾坡而下，其峽始大，有水淙淙流其中，田廛交濼之，卽大洞邨之後峽也。有大道從峽中東上，又南下半里，從之東，半里，上一坡，大道東北上，亦芹菜塘道。乃從坡東南下，半里，及溪。又東溯溪，半里，則溪流奔沸盤石中，右一崖突而臨之，崖下則就石爲池，而溫泉隴焉。其池與溪同峽，而水不關溪流也。崖壘石覆如壘基，其下湊環三面，成一小孔，可容一人坐浴，其後倒覆之石兩片下

垂而中澗，如所謂試劍石；水從片石中淙淙下注，此溫泉之源也。池孔之中，水俱不甚熱，正可着體，其上更得一亭覆之，遂免風雨之慮矣。時池上有十餘人共浴，余恐其旁有石洞，姑遍覓之，不得，乃還浴池中。又三里，隨山之西，抵黃坡，轉北一里，過麓間溢水之上，又北三里，乃入來時分歧處，又西北四里，至矣。比坡之麓，促挑夫行，以晚辭，遂止。

二十日晨起，飯而登坡，兩色復來，平上二里，峻上八里，抵嶺頭。又平行嶺上四里，又稍下一里，過芹菜塘，復東上坡，半里而下。半里，過木廠。又下二里，過北下之峽，又東上三里，至坡脊。平行脊間一里，至永安哨。五六家當坡間而已。又東南半里，逾嶺脊而下。一里，有水自北而南，路從之。半里，乃東涉坡，平行脊上。三里，至甘露寺，飯。從寺東下三里，至赤土鋪橋。其下水自南而北，即大盈江水也。一統志謂大盈之源出自赤土，其言不謬。橋東復上，半里，有四五家當坡坳，爲赤土鋪。鋪東又上，半里，遂從嶺脊東南行。一里，有歧南去，爲猛柳道。余仍東南三里，乃東下。又十里，面止於橄欖坡。時纔午，雨時下時止，遂止不前。

二十一日平明起飯。自橄欖坡東下，五里，抵龍川江西岸，過巡檢司，卽下渡橋。西岸峻若堵牆，乃循岸北向。疊級，始達橋，橋東有閣，登之，可眺江流天矯之勢。又南向，隨東岸行，半里，東向平上者一里餘，始曲折峻上。五里，過茶房，僧舍無一。又峻上三里，過竹筵鋪。又上七里餘，飯於小歇場。又上五里，過太平鋪。又平行入塢，二里餘，有水自北澗來，涉之，遂東上。其上愈峻，兩旁皆竹石深澗，而風雨西來，一天俱漫，於是行雨浪中。三里，逾一最高之嶺，乃戾上屢下，屢脊屢坳，皆從密箐中行。七里，抵新安哨，兩三家夾嶺頭，皆以劈藤竹爲業。時衣溼透，寒甚，就其家燒薪烘之。又二里餘，抵分水關，有五六家當關之東。余乃就火炙衣，貰燒酒飲四五杯，乃行。天色大霽，路磴俱燥，乃知關名分水，實分陰晴也。於是東向下者八里，始就東行之脊。又二里，過蕭滿哨。又平行嶺上。東十五里，宿於磨盤石之盧姓者家。——有小房五六處，頗潔。

二十二日 平明行，其下甚峻。曲折下者六里，及嶺北之澗。是嶺自莆滿暗分支東突，左右俱有深峽夾流。來時從南峽上行，至此墜北峽之口，過涉北澗，又越北嶺東突之嘴，其一里餘，而過八灣。八灣亦有數家居坡上，人謂其地暑瘴爲甚，無敢置足者。於是東向行平坡間，十二里，抵江，則怒流奔騰，勢倍於來時矣。乃坐巨樹下待舟。觀洪流洶湧，競渡者之紛紜，不啻從壁上觀也。俟久之，乃渡而東上坡三里，抵北山之麓，循坡東行五里，逾南下之嘴，得一橋跨澗，是爲箐口。於是渡澗入峽，循澗南岸東向上，二里，過一碑，卽來時所見盤蛇谷碑也。又東三里，過一西來枯澗。又二里，南折而北，乃逾其北突之嘴而東，遂東南漸上。其峽遂曲折掩蔽，始不能西見高黎峯矣。又南六里，抵楊柳灣而飯。乃逾南來之峽，溯東來之流，二里，有橋跨澗西度之。從澗西溯箐上，又一里，爲打板箐，有數十家當澗西。又東北四里，過平度之脊，其脊度峽中，乃自北而南，卽從冷水箐西度蒲縹，又北過此，夾蒲縹之水北出，而入瀟江者也。是日熱甚，得一蔭，輒止而延憩，數息樹邊，不復問行之遠近矣。過脊東下一里，止於落馬廠。時纔下午，以熱甚，擔夫不前也。

二十三日 平明從落馬廠東行，三里，逾東突之山嘴而南。又一里餘，有一菴倚西山之上。又南四里，過石子時，始南下。二里餘，望溫泉，在東山下。乃從歧東南下，二里餘，轉而北，涉北流一澗。又半里，東從石山之嘴，得溫泉焉。其水温而不熱，渾而不澄，然無氣焰，可浴。其山自東山橫突而西，爲蒲縹下流之案也。浴久之，從澗東溯流，二里餘，抵蒲縹之東邨（蒲人，縹人，乃永昌九疊中二種）飯。以擔夫不肯前，逗留久之。乃東二里，上坡。五里，迤邐上峯頭。又平行嶺夾一里，稍東下，有亭橋跨峽間。時風雨大至，而擔夫尙後，坐亭橋待久之。過午始行。又東南上坡，逾坡一重，轉而北，又逾坡一重，共六里，過孔雀寺，又東上坡五里，直躡東峯南突之頂，此頂自北而南，從此平度墜爲峽，一岡西迤，乃復起爲崖，度爲蒲縹後山，北去而夾蒲縹之澗，南去而盡於藥枝花者也。又東一里，稍上，復盤一南突之嘴，於是漸轉而北。二里，有公館踞岡頭。乃北下一里，而止於冷水箐。時方下午，以擔不能前，遂止。

見邸榻旁有獸而呻吟者，乃適往前途，爲劫盜所傷，還臥於此。被劫之處，去此纔六里，乃日纔過午，而盜即縱橫可畏也。

二十四日 雨復達旦，但不甚大。平明，飯而行。隨東行之管，上其北坡，三里，循嘴北轉。二里，漸下一里，下至坳，卽昨被劫之商遇難處也。其北叢山夾立，穿其峽行三里，再過一東突之坡，其水始北下。隨之北二里，下至坳窪中，乃東轉而上。一里，過坳子鋪，覓火把爲芭蕉洞遊計。又東半里，過岡頭窪地，遂轉北下。三里餘，越一坡脊，過窪中匯水之崖，崖石上插，而水蓄崖底，四面俱峻，水無從出，而甚渾。由其南再越脊而下，一里餘，至芭蕉洞，乃候火於洞門，擔夫摘洞口黑果來喫，此眞覆盆子也。其色紅熟則黑而可食，比前去時，街子所鬻黃果，形同而色異，其熟亦異，其功用當亦不同也。黃者非覆盆，覆盆補腎，變白爲黑，則爲此果無疑。火至，燃炬入洞，始向北，卽轉東下四丈餘，至向所入昏黑處，卽轉北向，其下已平，兩崖愈狹而愈高，六七丈，更寬崇，一柱中懸，大如覆鐘，擊之聲，鈿鈿然，其處蓋不特此石有聲，卽洞底頓足，輒成應響，蓋其下亦空也。又入五六丈，兩崖石色，有垂溜成白者，以火燭之，以手摩之，石不潤而燥，紋甚細而晶。土人言二月間，石發潤而紋愈皎，如初開之花，洞名石花。以此石花名頗佳，而志稱爲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更北路盡，由西腋透隙入，復小如門，五丈，有圓石三疊，如幢蓋下垂，又如大芝菌，而三級壘之者。從其上復轉而北，其中復穹然宏響，又五六丈，西北路盡，洞分兩歧：一南上，環爲曲室，三丈而止；一北入，降爲墜道，七丈而止。是洞曲折而旁竇不多，宛轉而底平不汗，故遊者不畏深入，使中有通明之處，則更令人恍然矣。出至向所入昏黑北轉處，今已通明。見直東又一歧，入有柱中間之，以餘炬入探其中，亦穹然六七丈而止。出從洞門外，以餘炬入探西崖間小竇，其竇北向懸壁間，其門甚隘，而中亦狹而深，穢氣撲入，乃舍之。出洞，下百餘步，抵坑峽，下觀水洞，水洞者，卽此洞之下層也。雖懸數丈，實當一所，前中入有聲，已知其下之皆空矣。洞前亦東向，稍入，亦曲而自北來，與上洞同一格，但水溢其中，不能退也。由此東折而北，共里餘，抵臥

獅窩。做於郎婦家。北三里，過一邨，卽東上堤，是爲大海子。隨海子南堤東行，二里，下堤。又東一里，爲沙河橋。其橋五葦，名聚安橋。越橋東，卽從歧西北循山行，二里，過胡家墳，爲正統間樞使胡琛墓。墓有穹碑，爲王學士英所撰。又一碑，乃其子者，則王翰撰時之文，與吾家梧之壙，又翰規制頗相似，其額篆亦相似也。其一時崇尚，窮微薄，萬里同風，至荊棘銅駝，又曠代無異，可慨也。其墓欲迎水作東北向，遂失下手砂，且偏側不依九隆正脈。故胡氏世嘗雖僅延，而當時專城之盛，遂易（永昌，故郡也。胡氏時，適改爲司，獨專其地，今復爲郡，設流官，胡氏遂微。土人言胡氏墓法，宜出帝王，爲朝中所知，因掘斷其脈。余按鑿脈乃諸葛南征時所爲，土人誤耳。）更循山而北，一里，上一東盤之嘴，於是循崗盤壘，磬石引槽，分九隆池之水，南環坡畔，以潤東塢之畦。路隨槽僅而北，（是堤隆慶二年築，置孔四十一，以通水，編號以次，而及，名爲號塘，費八百餘金。）遇有峽東出處，則磬石架空渡水，人有水俱行橋上，而橋下之陵反澗也。自是竹樹扶蔬，莫塢聯絡，又三里，抵龍泉門，乃城之西南隅也。城外山環寺出，有澄塘，匯其下，是爲九隆池。由東堤行，見山城圍繞間，一泓清涵，空人心目。池北有亭，閣臨波，迎嵐掬翠，灑生輝。有坐堤垂釣者，得細魚如指，亦有就蔭賣漿者，惜有擔夫同行，急於稅駕，遂同入城。半里，北抵法明寺，仍憩會真樓，而崔君亦至。（崔江西人，寓此爲染鋪。前去時，從磨盤石同行，抵騰，依依後復同歸，以擔夫行遲，至蒲標先返。余遲一日至，故復來此看余。）遂與同入市，換錢異夫，市魚烹於酒家，與崔共酌，暮返樓，夜大雨。

二十五日 曉齋。崔君來候余餐，與之同入市，買琥珀綠蟲，又有願生者，崔之友也，導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池，盆子不遇，期明晨至。

二十六日 崔願同碾玉者來，以翠生石畀之，二印池，一盆子，碾價一兩五錢。蓋工作之費，逾於買價矣。以石重，不便於行，故強就之。（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間有翠點，而翠色鮮豔，逾於常石，人皆以翠少棄之，間用擔抵上司取索，皆不之用，余反喜其翠以白質而顯，故取之。潘謂此石無用，又取一純翠者送余，以爲妙。

品，余反見其黯然無光也。今命工以白質者爲二池，以純翠者爲盃子。時囊中已無銀，以麗江銀盃一隻（重二兩餘）畀顧生，易書刀三十柄，餘付花工碾石。是午，工攜酒餚酌於北樓，抵晚乃散。

二十七日 坐會眞樓作記。

二十八日 花工以解石來示。

二十九日 坐會眞樓。上午，往叩閃閃，願將取前所留翰札碑帖，閃辭以明日。還過潘蓮華家，將入晤，遇難足安仁師，（麗江公差目把延至，求閱序文。）與邱生（邱新添，人眇一目，以箕仙行術，前會於騰，先過此。）同行，萬里知己，得之意外，喜甚，遂同過余寓，坐久之。余亦隨訪其寓，下午乃返。

三十日 晨餐後往拜潘，即造閃，知願猶不出，人傳先生以腹瀉，延入西亭相晤，余以安仁遠來，其素行不凡，且齋有麗江雲蘊全集來至，并求收覽，閃公頷之。余乃出，往安仁寓，促其以集往，而余遂出龍泉門，觀九龍泉。

龍泉門，城之西南門也，在太保山之南麓。門外卽有澗自西山北夾而出，新城循之而上。澗之南，有山一支，與太保並垂，而易羅池當其東盡處，週迴幾百畝，東築堤隄之，水從其西南隅，汎池上，溢有亭跨其上，東流入大池。大池北亦有亭，池之中，則鄧參將子龍所建亭也。以小舟渡遊焉。池之南，分水循山腰南去，東泄爲水竇，以下澗川田，凡四十餘竇。五里，近胡墳而止焉。由池西上山，北岡有塔，南則寺倚之，寺後有閣甚鉅，閣前南隙地，有花一樹甚紅，卽飛松之桐花也，色與刺桐相似，花狀如凌霄而小甚，然花而不實，之士人謂雄樹旣而入城，卽登城北，躡其城側，倚而上，一里餘，過西向一門，塞而不開，乃轉而北，又里餘，則山東突之坪也。其西寶蓋山，穹立甚高，東下度一脊，其南北甚狹，度而東，鋪爲平頂，卽太保之頂也。舊爲寨子城，胡淵拓而包此頂於內，西抵度脊處而止，亦設門焉，塞而不開，所謂永定永安二門也。舊武侯祠在諸葛營，今移於此頂。余入而登其樓，姜按君有詩碑焉。坪之前，有亭踞其東。由此墜而下，甚峻。半里，卽下臨玉皇閣，後由

其西轉關前，而入會真飯焉。

六月初一日 憩會真樓。

初三日 出東門溪之自龍泉門灌城而東者，亦透城而出。度弔橋，遂隨之東，行田塍中，十里，至河中，邨有石橋，北來之水，遂分而爲二：一由橋而東南注，一遶邨而西南曲。越橋東一里餘，則其地中窪而沮洳。又里餘，越岡而東一里，抵東山之麓。由歧東北二里，過大官廟，上山，曲折甚峻。二里餘，至哀牢寺，寺倚層巖下，西南向，其上崖勢層疊而起，卽哀牢山也。做於寺。由寺後沿崖上一里，轉北，行頂崖西半里，轉東，行頂崖北一里，轉南，行頂崖東頂崖者，石屏高插峯頭，南北起兩角而中平，玉泉二孔在平脊上，孔如二大履並列，中隔寸許，水皆滿而不溢，其深尺餘，所謂金井也。今有樹碑其上者，大書爲玉泉。按玉泉在山大官廟前，亦兩孔，而中出比目魚，此金牛則在山頂，有上下之別，而碑者顧洞之何也？又一碑樹北頂，惡哀牢之名，易爲安樂焉，益無徵矣！南一里，至頂南一里，東南下又一里，西南下。其處石崖層疊，蓋西北與哀牢寺平對，俱沿崖而倚者也。又南下里餘，爲西來大道，有茅菴三間，倚路旁，是爲茶菴。由此東向循峽而入五里，過一坳，坳中有廟，西向東一里，度中窪之宕，復東過坳，又從嶺上二里餘，盤北突之嘴，其北峽之底，頗見田形。於是東南下二里，越一峽而東一里，東上岡，又里餘，逾劫東南行，見其東有南北峽，中乾無水，狹東之山，亦南北互，有一二家倚之，是爲清水溝，溝中水不成流，以從峽底東度脈者，隨峽南行一里，復度而東上岡，始望見南壑中窪。其南有峯危聳中立，卽筆架山之北峯也。前從水寨西南盤嶺時，所望正南有峯，雙突如馬鞍者，卽此峯也。其峯在郡城東南三十餘里，卽清水西山南下之脈。至此而盡結爲此山，南北橫互，西自郡堂望之，四頂分尖，北自此隴之，祇見北垂一峯，如天柱從岡上東盤北峯，三里降而下窪，始有小水自北峽下一里，涉之，又東循北山一里餘，過一脊坳，又西稍降一里，始見東山漸豁，山岡向東南下，中路因之。又一歧，東北分趨瓦渡；又一歧，西南下坑。坑中始聞水聲，有三四家倚西山崖下，是爲沈家莊。其

下有田塍當坑底焉。已暮，欲投之宿，遂西南下一里餘，及坑底渡小水。西南半里，投宿郇家，暮雨適來。

初三日，雨潺潺不止，飯而登途，稍霽復南下坑底半里，渡坑澗，復東南上坡。一里餘，得北來大路，隨之南行岡脊三里，其岡在垂塢中，遂隨之下一里，南行塢中，其中有小水，啣啣，乃穿塢西南，逼近筆架東北之麓，合北來沈莊水，同東而遠於閃太史墓前者也。路又南一里，逾一小坳，一里，稍下，遂沿塢東行。其塢始豁而東向去，水從其西南，順筆架山之北岡，亦隨之東折。一里餘，逾一小岡而下，即閃墓之虎砂也。北望有塋當中坡之嘴，乃涉塢而登之，即閃太史夫人馬氏之塚，太翁所擇而窆者，已十餘年矣。其脈西北自昨所度沈家莊東歧之脊東南下，又峙爲一巨山下墜，自西而東者爲虎砂，即來道所再逾者；自東而南者爲龍砂，即莊居外倚者；而穴懸其中，東南向外堂，即向東之塢，水流橫其前，而內堂即涉塢而登者。第少促而峻，瀉當橫築一堤，拒兩砂間，而中蓄池水，方成全局，虎砂上有松一圍，獨聳，余意亦當去之。其莊即在龍砂之東坡上，又隔一小塢，亦有細流啣啣，即注外堂東下之水，從墓又東半里，逾小水，抵莊，莊房當郇廬之西，其門南向，前三檀南停太翁之柩者，鑰尙未啓，後爲廬居，西三檀差可憩。時守者他出，止幼童在。余待久之，欲令其啓鑰，入叩太翁靈几，不得，遂從郇東間所謂落水坑者，其言或遠或近，不可方物。有指在東北隅者，趨之，逾岡脊而北，二里餘，得一中窪之潭，有水嵌其底，四面皆高，週遭大百畝，而水無從出。從窪上北其循而東上坡，又里餘，而得獼猴寨，數十家分踞山頭，其嶺亦從北而互南，東南接天生橋者，爲閃莊東障之山。余時不知其爲天生橋，但求落水坑而不得，惟望閃莊正東，其山屏起下陷，如有深穴，意此中必有奇勝，然已隨土人之指而逾其北矣。逼叩寨中獼猴，終無解語者。遂從東嶺西南下，仍抵窪潭之東，得南趨之道，乃隨之循東嶺而南，二里，見有峽，東自屏山下陷處出，峽中無水，而水聲甚沸。乃下見有水西自壑底，反東向騰躍，而不見下流所出，心奇之，而不能解。乃先溯旱峽，遶北嶺東入，二里，抵下陷處，見石崖駢列，中夾平底半里，峽分兩歧：一北向入者，峽壁雙駢而底甚平，中無滴水，如抉壑而入，而竟無路影；一南向

入者，東壁甚雄，峽底稍隆起，而水與路影亦俱絕。路則直東躡嶺而上。余意在窮崖，不在陟岵，乃先趨北向峽中，底平若嵌，若鴻溝之界，而中俱茅塞，一里，未有窮極。復轉，再趨南向峽中，披茅而入，半里，東崖突聳，路輒緣西崖上，俯瞰峽中，其南忽平墜而下，深嵌數丈，東崖特聳之下，有洞岬然，西向而關於坑底，路亦從西崖陡下坑中。途伏莽而入洞，洞門高數丈，闔止丈餘，水痕尚溼，乃自外入洞中者。時雨甫過，坑源不長，已涸而無流。入洞二丈，中忽闊然下墜，其深不測，余乃以石塊擲之，久而豁然，若數十丈不止，然有聲如止洞底，有聲如投水中，固知其下有水，而又不盡水也。出洞南眺，其坑亦南夾，不知窮極，然或高或窪，底亦無有平準。乃從舊路北出，半里，復隨大路行峽底。半里，復隨北嶺小徑。二里，西抵聞水聲處，其坡在閃墓正東。二里，逾橫峽而南，有寨數家，乃西通山窠，南通落水寨總道。大路自山窠走天生橋，出枯柯順寧，即從此寨沿南嶺而入者。余時尚不知所入嶺，即天生橋也。惟亟西下絕壑，視西來騰躍之水，一里，抵壑之懸絕處，則水忽透石穴下墜，其石皆磊落倚伏，故水從西來，搗空披隙而投之，當亦東合天生橋之下者也。其水即沈家莊西北嶺坳諸水，環閃墓閃莊之前，又東盤岡嘴，始北曲而東入於此，此所謂小落水坑也。即土人所爲近者。余求之而不得，不意過而遇之。時已過午，遂南越一岡，又西下一里，仍南渡其水曲。復西逾坡，一里，再至閃莊，余令顧奴瀹水餐飯。既畢，而其守者一人歸，覓匙鑰不得，乃開其外門而拜於庭。始詢所爲天生橋落水洞之道，乃知落水有二洞，小者近，即先所遇者，爲本塢之水；大者遠，在東南十里之外。乃山窠南道所經，爲合郡近城諸流。又知天生橋非橋也。即大落水洞透穴潛行，而路乃逾山陟之，其山即在正東二里外。余隨其指，先正東尋天生橋。二里，至橫峽南嶺之寨，將由南嶺大路東入，再執途人問之，始知即前平底峽中東上之坡，是爲天生橋，逾之即爲枯柯者，余乃不復入，將南趨落水寨。一土人老而解事，知余志在山水，曰：「是將求落水洞，非求落水寨者。此洞非余不能指，若至落水寨而後迴，而迂折多矣。」遂引余從其寨之後，東逾嶺，莽蒼無路，姑隨之行。二里，越嶺東下，即見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後破石門東出，盤曲北

來，至此嶺東麓，卽搗入峽；峽東卽屏山下陷之南峯，與所逾之嶺，夾成南北峽。水從南入峽，懸溜數丈，匯爲潭。東崖忽迸而爲門，高十餘丈，闊僅數尺，西向峙潭上，水從潭中東塢而入之，其勢甚沸。余從西崖對瞰，其入若飲之入喉，汨汨而進，而不知其中之崆峒作何狀也。余從西崖，又緣崖石而北，見峽中水雖東入，而峽猶北通，當卽界峽南或高或底南出之峽，由此亦可北趨峽底，西向旱壑洞，固知南洞南北各峙而同在一峽中，第北無水入，而南吸大川耳。其中當無不通，故前投石有水聲，而上以橋名也。從西崖俯瞰久之，仍轉南而出。老翁欲止余宿，余謂日尚高，遂別之。遵南路，可以達郡，惟此處猶不得路，蓋沿大溪而南，抵西山峽門，卽落水寨。西越坡，溯小溪而西上嶺，盤筆架山之南，卽郡中通枯柯大道。余乃西從之，沿坡涉塢，八里，抵西坡下，有羅羅寨數家。遂西上坡，層疊而上，八里，其山北盤爲壑，而南臨下嵌之澗，有四五家倚北峽而居，上復成田焉。又西盤西崖南嘴而上，三里，其上甚峻，又平行峯頭，二里，余以爲此筆架南峯矣，而孰知猶東出之支也。其西復下墜爲坑，與筆架尚隔一塢，乃下涉坑，一里，越坑西上，始爲筆架南垂，有數十家卽倚南崖而居，是爲山窠。當從投宿，而路從樹底行，不辨居址，攀樹叢而上，一里，遂出邨居之後，意西路可折而轉，旣抵其西，復無遊歧，竟遵大路西北馳，二里餘，下涉一澗，復西北上坡，二里餘，越坡，復下而涉澗，共三里，又上逾一坡，乃西向平下，二里，出峽門，已暮。從昏黑中峻下，二里，西南渡一溪橋，又西北從歧逾坡，竟失路。躑躅二里，得一寨於坡間，是爲小寨。叩居人，停行李於其側，與牛圈隣。出囊中少米，爲粥以餐而臥。

初四日 其家插秧忙甚，竟不爲余炊，余起問知之，卽空腹行，以爲去城當不三十里也。及西行，復逾坡兩重，共八里，有廬倚山西向而居，始下見郡南川子。又隨坡西向平行五里，趨一西下小峽，復上一西突之岡，始逼近西川，下瞰川中之水，從坡西南環坡足，東南抱流而入峽，坡之南，有堰障之，此卽清水關沙河諸水，合流而東南至此，將入峽，東向而出，落水寨者也。於是東北一里餘，下至坡麓，循嘴北轉半里，始舍山而西北行平陸間，二里，

西及大溪，有巨木橋橫其上，西渡之，西北行川間，屢過川中郵落，十六里而及城之東南隅。度小橋，由城南西向行一里而入南門，始入市，食饅麵而飽焉。下午返會真樓。

初五初六兩日 憩會真樓。

初七日 閃知愿來顧，謝余往叩靈几禮也。知愿餽餅二色。

初八日 知愿又餽猪羊肉并酒米甚腆。

初九日 閃太史招遊馬園——園在龍泉門外——期余晨往。余先從法明寺南，過新建太翁祠——祠尙

未落成，倚山東向，與法明同，其南卽方忠愍公祠（名政，征龍川死於江上者）亦東向，正室三楹，俱守者棲止於其中，兩廡祀同難者，俱傾倒，惟像露坐焉。出祠，遂南出龍泉，由池東堤上抵池南，卽折而西入峽，半里，園臨峽西坡上，與龍泉寺相並，園之北，卽峽底也。西自九龍山後，環峽而來，有小水從峽底東出，僅如線不絕，而園中則陂池層隴，其北一池，地更高，水從其底泛珠上溢，其池淺而水獨澄映有光，從此遂潺潺瀉外池。外池中滿菱荷，東岸舊有菜根亭，乃馬玉麓所建者，併園中諸榭俱頽圯。太史公新得而經始之，建一亭於外池南岸，北向臨流。隔池則龍泉寺之殿閣參差，岡上浮屠，倒浸波心，其地較九龍池愈高，而陂池器映，泉源沸漾爲更奇也。蓋後峽環夾甚深，其水本大，及至峽口，此園當之，峽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沁入地中，故溪流如線，而從地旁溢如此。池與九龍池，其滔滔不舍者，卽後峽溪中之流也。余至，太史已招其弟知愿相待。先同觀後池，溢泉遂飯於池南新亭，開宴亭中，竟日權飲。洗盞更酌，抵暮乃散。是日始聞黃石翁去年七月召對大廷，與皇上面折廷諍，後遂削江西郡職。項水心似受書帕，亦降職。劉同升陳之遴亦以上疏降職。翰苑中正人一空，東省之破，傳言以正月初二，其省中諸寮無不更易者，雖未見的報，而顏同蘭之被難可知矣。

初十日 馬元中劉北有相繼來拜，皆不遇，余往玉工家故也，返樓知之。隨拜馬元中，并拜俞禹錫——二君

連襟也，皆閔太翁之壻。前於知憲席相會而未及拜。且禹錫原籍蘇州。其祖諱彥，中辛丑進士，（中時猶李時彥復俞姓名彥）移居金陵大功坊後，其祖父年俱壯。閔太翁寓金陵時，欲移家南來，遂以季女字俞前年，太翁殺，俞來就婚，擬明春偕返。時禹錫不在，遂返會真樓，閔太史以召對報來示。

十一日 禹錫招宴，候馬元中，并其內叔閔孩，識孩心等同飲，約同遊臥佛寺。

十二日 禹錫饋兼金。下午，元中移酌會真樓，拉禹錫同至雷風大作。既暮乃別。

十三日 禹錫以他事不及往臥佛寺，余遂獨行。東循太保山麓，半里中出仁壽門，仁壽西北倚太保山，北麓，城隨山西壘而上，與龍泉同出城，卽有深澗從西山懸坑而下，卽太保山頂城後度脊所分之水也。逾橋，循西山直北，半里有歧，東北行平川中，爲紙房，邨間道，其循山直北者，乃逾嶺而西，向青嵩壩，通乾海子者。余乃由間道二里，北過紙房，又東一里餘，出大道，始爲拱北門，直向臥佛寺者，又北一里，越一東出小澗，其北有廟踞岡頭，乃離城五里之舍也。大道中川而行，尙在板橋，孔道之西，又北五里，再過一廟，在路之西，其北又有巨廟倚西山，邨落倚之，所謂紅廟也。又北八里，有一澗自西山東出，逾之而北，是爲郎義，邨，盛，聯，絡，夾道甚長。直北二里，邨始盡，緣邨西轉，有水自北堰中來，卽龍王塘，下流也。溯流沿坡西北行三里，有一卷門，東向列路旁，其北卽深澗，緣坡下。乃由卷門西入，緣南波，俯北澗西入，半里，聞壑北東，聲甚沸，其中深木，叢箐，虧蔽上下。而路乃緣壑，北轉，不半里，穿門北上，則龍王祠，巍然東向列，其前與左，皆盤壑，蒙茸，泉聲，沸響，乃由殿左投箐而下，不百步，而泓泉，由穴中溢，東向深坑。其北坑中，又有水瀉樹根而出，亦盤壑同去，其下懸墜甚深，而籐羅，密蔓，余披蔓，涉壑，求之，抵下峽，則隔於上，凌上峽，則隔於下，蓋叢枝懸空，密蔓，壘模，咫尺不能窺，惟沸聲，震耳而已。已乃逾其上，從棘蔓，中攀，西北，崖而上，按統志，謂龍王巖，斷崖，中劈，兀立，萬仞，余望雙巖，巖上倚山頂，謂此有路可達，宛轉上下，終不可得，乃返殿前而飯，仍出卷門，遂北，下，度澗，橋，見橋，北，有，歧，緣澗，西入，而山頂，雙巖，正，時，其，西，余遂從之。始緣澗，北，

半里，遂登坡西上。直上者三里，抵雙巖之下，路乃凌北巖之東，逾坳而西北去。余瞰支峯東北垂，意臥佛當在其西北峯下，遂西北逾支峯，下坑盤峽，遵北坡東行。二里，見有路自北坡東來，復西北盤坳上，疑以爲此即臥佛路。當從山下，不登山也。欲東下，土人言東下皆坑崖莫可行，須仍轉而南，隨路乃下。從之轉南，又二里，隨前東來之路下坡。二里，從坡麓得一卮，卮之前，即沿麓北行之大道。沿之北，又五里，稍西向入谷，則臥佛寺。東西谷中，谷前大路，則西北上坡矣。蓋西山一支，至是東垂而出，北峽爲清水關，南抱爲臥佛巖，但清水深入而臥佛前環耳入谷，卽有池一圍當寺前，其大不及九隆池，而迴合更緊。池東有一亭，結谷口。由池北沿池入池，蓋其西有官房三楹，臨其上，北楹之下，泉汨汨從砌石間溢入池中，池甚清淺。官房之西，歷砌上，卽寺門也，亦東向。臨之。其內高巖倚巖，門爲三卷，亦東向。卷中不楹而磚，亦橫鞏如橋，卷外爲簷，以瓦覆石，連屬於洞門上。壁洞與鞏連爲一室，鞏高而洞低，鞏不掩洞，則此中之奇也。其洞高丈餘，而深入者二丈，橫闊三丈，其上覆之石甚平。西盡處，北有門，下嵌而入，南有臺，高四尺，其上剜而入，臺如胡床橫列，而剜有石像，曲肱臥臺上，長三丈，頭北而足南。蓋此洞橫闊止三丈，北一丈嵌爲內洞之門，南二丈猶不足以容之。自膝以下，則南穴洞壁而容其足。其像乃昔自天成者，自鎮守內官鞏其前軒，又加斧琢而貼之金，今則宛然塑像，失其真矣。內洞門山西北隅，透壁入，門凹而下，其內漸高，以覓炬未入。時鞏殿有三四擔酒生，挾妓呼僧，團飲其中。余姑出殿，從北廡廡樓下覓睡處，且買米而炊焉。北廡之西，亦有洞，高深俱丈五尺，亦卷其門，而南向於正洞之北隅，其中則像山神，以爲護法者。是夜臥寺中，月頗明，奈洞中有鬪子，寺中無好僧，懨懨而臥。

十四日 早飯於僧舍。覓火炬入內洞，初由洞門西向直入，其中高四五丈，闊二丈，深數丈，稍分歧輒窮，無甚奇也。仍出，從門內南向，覓旁竇而上，入二丈，亦窮而出，笑此洞之易窮。有童子語於門外曰：「曾入上洞乎？余今蚤暗中入，幾墜危竇，若穿洞而上，須從南，不可從北也。」余異其言，乃益覓炬再入。從南向旁竇，得一小穴，反東

向上，其穴圓如甌，既上，其穴豎而起，亦圓如井。從井中攀南崖，則高而滑，不可上。乃出，取板甃爲梯以升。既上，其口如井欄，上有隙橫於井口之西，復盤隙而北，再透出一口，則有峽東西橫峙，北向出峽，則淵然下墜，其深不可覩，卽前內洞直入之底也。無級可梯，故從其東透層穴而上耳。南向下峽丈餘，有洞仍西向入，其下甚平，其上高三四丈，闊約丈五，西入亦五六丈，稍分爲歧而止，如北洞之直入者焉。此洞之奇，在南穿甌穴，層上井口，而復得直入之洞，蓋一洞而分內外兩重，又分上下二重，又分南北二重，始覺其奇甚也。既出，仍從池左至谷口大路，余時欲東訪金雞溫泉，當截大川東南向板橋，姑隨大路北瞰之。半里，稍西北上坡，見其路愈西上，乃折而東，隨旁歧下坡。蓋西北上者爲清水關道，乃通北衝者。川中直北五里，爲章板邨，爲雲龍州道，川東躡關坡而上，爲天井鋪道。從此遙望，皆相對也。下坡一里，其麓有一邨，從此由田塍，隨小溪東南行二里，始遇清水關大溪，自北而南流川中，隨之南行，半里，渡橫木平橋。由溪東岸又東半里，過一屯，遂從田塍中小徑南行。半里，稍折而西，復南就一小水，隨之東下，遂無路，莽蒼行草畦間。東南一里半，始得北來小路。隨之南，又得西來大路，循之。其東南一里，又有溪自北而南，其大與清水溪相似，有大木橋架其上。度橋東，遂南行。二水俱西曲而合，受龍王塘之水，東折於板橋之南焉。路南行塍中，又二里半，而出板橋街之中。度橋東，遂南行。一小橋，卽沿小溪東上，半里，越溪上樓。東南二里半，漸逼東山。過一邨，稍南，又東半里，有小溪自東北流西南，涉之。從溪東岸，又東南二里，直逼東山下，復有邨倚之。從邨南東向入，有水春踞岡上，岡之南，卽有澗自木鼓山北峽來，遶岡南西去，有亭橋跨其上，此大澗也。小徑卽由北脊入峽，盤岡東下。遂溯溪岸東行，一里，有小木橋平跨上流，乃南度之。又東上坡，一里而至金雞邨。其邨居廬連夾甚盛，當木鼓山之東南麓，邨東有泉三池，出石穴中，一溫一寒，居人引溫者匯於街中爲池，一復以屋，又有正屋三楹，臨池之南，庭中紫薇二大樹，甚豔，前有門若公館然。乃市酒餐飯於市，而後浴於池。池旁石甃，水止而不甚流，亦不甚熱，不甚清，尙在永平溫泉之下，而有館有門，則同也。從邨東後南循峽上嶺，數里。

自金雞邨逾嶺東下，通大寨瓦渡之路也。從邨後直東，上木鼓西南峯，二十里有新建寶頂寺，余不及登。遂從邨西南下三里，北折度亭橋，北隨溪西南行，陸中五里，西值大溪。溪之東有邨旁之，乃稍溯之北，度大木橋而西行，陸中又四里而至見龍里。其南有報功祠，甚巨，西向，而祠樓則南面。入其中，祠堂而樓亦空，樓上止文昌一座。當其中。寺僧云：昔有王靖遠諸公神位，覓之不見也。由此又十里，入拱北門，又二里，而返會真。令人往訊安仁，已西往騰越矣。

十五日 憩會真樓。

十六日 往唔閃知願，還拜劉北，有留飯。即同往太保山麓書館。館中花木叢深，頗覺幽閒。坐久之，雨過，適閃知願送南園錄并永昌志至，即留館中。北有留余遷寓其內，余屢辭之，至是見其幽雅，即許之。約以明晨雨止，劉以鑰匙付余，以劉將赴秋闈，不暇再至也。余乃別，還會真。

十七日 閃知願再候宴，并候其兄太史及其族叔孩識同宴。深夜乃別。

十八日 遷館於山麓西南打索街，即劉北有書館也。其館外有賃居者，以日用器進，亦劉命也。余獨坐館中，爲抄南園漫錄。既而馬元中又覓續錄至，余因先抄續錄。乘雨折庭中花上花，插木毬腰孔間，輒活，蕊亦吐花。花上花者，葉與枝似吾地木樅，而花正紅，似閩中扶桑，但扶桑六七朵並攢爲一花，此花則一朵四瓣，從心中又抽出疊其上，殷紅而開久，自春至秋猶開，雖插地輒活，如榴然，然植庭左則活，右則槁，亦甚奇也。又以杜鵑魚子蘭（蘭如真珠蘭，而無蔓，莖短，葉圓有光，抽穗，細黃子叢其上如魚子，不開而落，幽韻同蘭。）小山茶，分植其孔，無不活者。既午，俞禹錫雨中來看，且攜餐費酒贈余，詩有「下喬」之句。（謂會真樓高爽，可盡收一川陰晴也。）余答以幽棲解嘲五律。（謂便於抄書也。）

十九日 抄書麓館。閃知願以竹紙湖筆餽，以此地無紙，筆俱不堪書也。

二十日 抄書麓館。

二十一日 孩識來顧。

二十二日 抄書麓館。

二十三日 晨大雨稍霽，還拜孩識，并謝劉北有。下午，赴孩識之招，閃俞俱同宴。深夜乃別。

二十四日 糧絕。知劉北有將赴省闈，欲設酌招余，余乃作書謂百杯之招，不若一斗之粟，可以飽數日也。

二十五日 新添邱術士，挾一劉姓者至，（邱自謂諸生，而以請仙名。）招遊九龍池。遂泛池中亭子，候劉醬酌不至，余返寓抄書。北鄰花紅正熟，枝壓牆南，紅豔可愛，摘而食之，以當井李。（此間花紅結子甚繁，生青熟紅，不似余鄉之熟輒黃也。余鄉無紅色者，花紅之名，俱從此地也。）下午，北有以牛肉斗米餽，（劉閃馬俱教門，不食豬而食牛。）劉以素餚四品饋。

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俱抄書麓館。有雨，時止時作，無一日晴也。

己卯七月初一至初三日 抄書麓館，亦無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錫有僕還鄉，請爲余帶家報，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認爲無定河邊物，若書至家中，知身猶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書辭之。至是晚間不眠，仍作一書，擬明日寄之。

初四日 送所寄家書至俞館，而俞往南城吳氏園。余將返，其童子導余同往。過南關而西，一里，從南城北入其園，有池，有橋，有亭在池中。主人年甚少，昆仲二人，一見即留酌亭中。薄暮，與禹錫同別，始知二主人即吳麟徵之子，新從四川父任歸者。（麟徵以鄉薦初作教匪陵，陞南部，故與俞遇。今任四川建昌道矣。）

初五日 又絕糧。余作書寄潘蓮華，復省中吳方生，（潘父子以初八日赴公車。）且與潘索糧。不及待，往拜吳氏昆仲，不遇，即乘蹇出龍泉門，爲乾海子之遊。由九隆池左循北坡西向上一里，出寺後，南瞰峽中馬家園，即

前日閱太史宴余其中者，昔爲馬業，今隳閔民矣。從此益西向上。一里，瞰其北峽，乃太保新城所環其上者。乃知其西卽寶蓋山之頂，今循其南岡而上也。又迤邐上者三里，始隨南峽盤坡入。二里，路北之樹木森鬱而上，略南之樹木，又森鬱而下，各有莊舍於其中，其北者爲薛莊，其南者爲馬莊，其樹皆梨柿諸果。余夙聞馬元中有兄居此，元中囑余往遊，且云「家兄已相候久矣。」至是問主人，已歸城，莊虛無人。時日甫上午，遂從其後趨乾海子道。其處峯稍南曲，其下峽中有深澗，自西北環夾東出，水聲驟沸，卽馬家園，館九隆南塢之北流也。此處騰湧澗中，外至塢口，遂伏流不見。南溢而下汎者，爲馬園內池，北溢而下汎者，爲九隆泉池，皆此水之伏而再出者也。於是循澗北崖盤坡而上，一里，北折入峽，二里，稍下就澗行，其處東西崖石夾峙，水騰躍其中，路隨之而上，蓋已披寶蓋山之西麓矣。或涉水西，或涉水東，或涉水中而上，北五里，漸西。其溪分兩道來，由其中躡嶺西北上，始望見由此而北，分峽東下者，爲寶蓋之脊，又東下而爲太保，由此而南，分峽東下者，爲九隆南山之脊，又東下爲九隆岡，此其中垂之短支，躡之迤邐上，五里，始西越其脊，下瞰脊西，有峽下透甚深，水流其中沸甚，此卽沙河之上流也。其西又有山一重橫夾之，乃爲南下牛角關之脊，而此脊猶東向之旁支也。循北崖西行，三里餘，始西南墜壑下。下又三里餘，始抵溪之東岸。兩崖夾溪之石甚突兀，溪流逗石底而下，層疊騰湧，而蒙箐籠罩之，如玉龍踞蹕，青絲步障中，志所謂溜鐘灘，豈卽此耶？路緣東崖下，北溯溪，有小洞倚崖，西瞰溪流，入坐其間，水乳滴瀝，如貫珠下出，復北溯溪，三里，有木橋跨而西，度其西，上嶺，遂與沙河上流別。三里，登南度之脊，其脊中低，南北皆高，南卽牛角關之脈，北高處爲虎坡，乃從西北度脈而來者。路逆湖之，循北嶺東坡而上，又二里，從嶺北西向穿劫，是爲虎坡。此坡由北沖東蒲巒寒嶺度脊西南下，遠爲北沖南峯，南向透迤，東墜沙河之源，西環乾海之塢，南過此嶺，稍伏而南，簷者爲牛角關，又伏而度脈，分支西北掉尾者，爲蒲縹西嶺，正支東峙松子山，遠石甸，東而南盡於姚關者也。過劫西，卽有坑西墜，路循北坡西北行。五里，西下行峽中，溯流躡澗，三里，再逾嶺，又三里，出嶺西，始見西

南下擊稍開，有西峽自北而南，與南峽合而西去。有茅數龕嵌峽底，曰鑼鼓寨，皆獼猴之居。於是盤東坡北向，而轉溯西峽之上行，蓋西峽有山，自北拗分支南互，環於東界之西，路由其中，直披北拗而入。三里，涉北來小水，遂西盤其拗脊。二里，出拗西，其西南盤擊復下開，而路乃北向躡嶺，曲折西北，盤之而升，三里餘，登嶺頭。蓋此嶺從虎坡北，乾海子東，分支西突，又西度爲大寨西峯，南北橫互於大寨瑪瑙山之間，此其東下之嶺也。其北爲崇脊，其南爲層擊，遙望數十家，倚西互橫峯下，卽大寨也。於是西南盤層擊之上。二里，越岡西下。又二里，西南下至塢間，涉北來小峽，又西上半里，是爲大寨。所居皆茅，但不架欄，亦獼猴之種。俗皆勤苦墾山，五鼓輒起，昏黑乃歸。所墾皆礮瘠之地，僅種燕麥蕎麥而已，無稻田也。余初買米裝貯，爲入山之具，而顧僕竟不之攜，至是寨中俱不稻食，煮大麥爲飯，強嚼之而臥。

初六日 天色陰沉。飯麥由大寨後西涉一小峽，卽西上坡，半里，循西山北向而升。二里，坡東之峽，駢東如門，門以內水猶南流，而坡峽俱平，遂行峽中，又北一里，有歧逾西山之脊，是爲瑪瑙坡道。余時欲窮乾海子，從峽中直北行，徑漸巔，水漸縮一里，峽中纍纍爲環珠小阜，卽度脈而爲南互西山，此其平脊也。半里過北，卽有坑北下，由坑東循大山西北行，又一里而見西擊下嵌，中圓如圍城而底甚平，卽乾海子矣。路從東山西向，環海子之北，一里，乃趁峽下。東山卽虎坡大脊之脈，有歧東向逾脊，爲新開青江壩道，入郡爲近。南下半里，抵海子之北，卽有泉一圓，在麓北間，水淙淙由此成流出。其東西麓間，俱有茅倚坡臨海而居，而西盛爲盛，又半里，循麓而入西麓之茅，其蘆俱橫重木於前，出入皆逾之。其人皆不解漢語，見人輒去。蘆側小溪之成流者，南流海子中。海子大可千畝，中皆蕪草青青，下乃草土浮結而成者，亦有溪流貫其間，第不可耕藝，以其土不貯水。行者以足搯之，數丈內俱動。牛馬之就水草者，祇可在涯涘間，當其中，久駐輒陷不能起，故居蘆亦俱瀕其四圍，祇墾坡種麥，而竟無就水爲稻畦者。其東南有峽，乃兩山環湊而成，水從此洩，路亦從此達瑪瑙山，然不能徑海中央而渡，必由西

南沿坡灣而去。於是倚西崖南行一里餘，有澄池一圓，在西崖下蕪海中，其大徑丈餘，而圓如鏡，澄瑩甚深，亦謂之龍潭。在平蕪中而獨不爲蕪翳，又何也？又南一里，過西南隅茅舍，其廬亦多，有路西北逾山，云通後山去，不知向所。其南轉脅間，有水從石崖下出，流爲小溪東注，余初狎之，欲從蕪間涉此水，近水而無土交陷，四旁搖動，遂復迂陟西灣，盤石崖之上，乃倚南山東向行一里餘，有歧自東峽上，南逾山脊，爲新開道，由此而出爛泥壩者，余乃隨坡而下東峽半里，則峽中橫木爲橋，其下水淙淙，北自海子菰蒲中流出，破峽南墜，峽甚逼仄，故一木航之。此水口之最爲濊結者（其水南下，卽爲瑪瑙山後夾中瀑布矣。）度橫木東，復上坡半里，陟其東岡，由脊上東南行，還顧海子之窩，嵌其西北，出峽之水，墜其西南，其下東南塢中，平墜甚深，中夾爲箐，叢木重翳，而轟崖倒峽之聲不絕。其前則東西兩界山，又伸臂交舒，闕峽南去，海子峽橋之水，屢懸崖瀉箐中，南下西轉而出羅明壩焉。於是循東山，瞰西峽，東南行一里餘，轉而南下一里，有路逾東嶺來，卽大寨西來者，隨之西南下坡半里，忽一廬踞坡，西向而居，其廬雖茅蓋而簷高牖爽，植木環之，不似大寨海子諸茅舍。姑入而問其地，則瑪瑙山也。一主人衣冠而出，揖而肅客，則馬元康也。余夙知有瑪瑙山，以爲馬履所經，亦可一寓目，而不知爲馬氏之居。馬元中，曾爲余言其兄之待余，余以爲卽九隆後之馬家莊，而不知有瑪瑙山之舍。（瑪瑙山一統志言瑪瑙出哀牢支隴，余以爲在東山後，乃知出東山後者爲土瑪瑙，惟出此山者，由石穴中鑿石得之。其山皆馬氏之業。）元康一見卽諦視曰：「卽徐先生耶？」問何以知之，曰：「吾弟言之久矣。」蓋元中應試省中，先以書囑元康者，乃瑪瑙山，而非九隆後之馬家莊也。元康卽爲投轄，割雞爲黍，見其二子，深山香藹之中，疑無人跡，而有此知已，如遇仙矣。下午，從廬西下坡峽中一里，轉北下臨峽流，上多危崖，藤樹倒罨，鑿岸迸石，則瑪瑙嵌其中焉。其色有白有紅，皆不甚大，僅如拳，此其蔓也。隨之深入，間得結瓜之處，大如升，圓如球，中懸爲宕，而不粘於石，宕中有水養之，其精瑩縹緞，異於常蔓，此瑪瑙之上品，不可猝遇，其常積而市於人者，皆鑿蔓所得也。（其拳大而堅者，價每

勛二錢；更碎而次者，每觔一錢而已。是山從海子，峽口橋東南環而下，此其西掉而北向處，即大寨西山之西坡也。峽口下流懸級爲三瀑布，皆在深箐迴崖間，雖相距咫尺，但聞其聲，而樹石擁蔽，不能見其形，况可至其處耶？坐瑪瑙崖洞間，有覆若堂皇，有深若曲房，其上皆垂榦虬枝，倒交橫絡，但有氤氳之氣，已無斧鑿之痕，不知其出自人工者。元康命鑿崖工人停搥，向垂箐覓樹蟻一筐，（乃菌之生於木上者，其色黃白，較木耳則有莖有枝，較雞箋則非土而木，以是爲異物而已。）且謂余曰：「箐中三瀑，以最北者爲勝，爲崖崩路絕，俱不得行，當令僕人停鑿，迨道異日，乃可梯崖下瞰也。」因復上坡，至其廬前，乃指點四山，審其形勢。元康淪老命醴，備極山家清供，視隔宵麥飯糲口，不謂之仙不可也。

初七日 雨。與元康爲橋中之樂。棋子出雲南，以永昌者爲上，而久未見敵手，元康爲此中巨擘，能以雙先讓余，遂對壘者竟日。

初八日 晨飯，欲別而雨復至。主人復投轄佈枰。下午雨霽，同其次君從廬右瞰溪，懸樹下一里，得古洞，乃舊鑿瑪瑙而深入者，高四五尺，闊三尺，以巨木爲橋圈，支架於下，若橋梁之鞏，間尺餘，輒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壓者，上透爲明洞，余不入而下，仍懸樹一里，墜澗底，其奔湧之勢甚急，而掛瀑處俱在其上下，各不得達，仍攀枝上。所攀之枝，皆結異形怪果，苔衣霧鬚，蒙茸於上。仍二里，還廬舍。元康更命其僕執艾前驅，令次君督率之，從向來路上，二里，抵峽口橋東岡，墜崖斬箐，鑿級而下。一里餘，憑空及底，則峽中之水，倒側下墜，兩崖緊束之，其勢甚壯，黔中白水之傾瀉，無此之深，騰陽滴水之懸注，無此之巨。勢既高遠，峽復逼仄，盪激怒狂，非復常性，散爲碎沫，倒噴滿壑，雖在數十丈之上，猶霏霏珠捲，截集湍中之瀑，當以此爲第一。惜懸之九天，蔽之九淵，千百年莫之一睹，余非元康之力，雖過此無從寓目也。返元康廬，挑燈夜酌，復爲余言此中幽勝，「其前峽下五里，有峽底橋，過之，隨峽南出，有水簾洞。溯峽北入，即三瀑之下層，而水簾尤奇。但路闕難覓，明晨須同往探之。」此

近勝也。渡上江而西，有石城插天，倚雪山之東，人跡莫到，中夜聞鼓樂聲，土人謂之鬼城，此遠勝也。上江之東，瑪瑙之北，山環谷迭，中有懸崖，峯巒倒拔，石洞崕呀，是曰松坡，爲其家莊。其叔玉麓構閣青蓮，在石之阿，其人云亡，而季叔太麓今繼棲遲。一日當聯騎而往。——此中道之勝也。——余聞之，既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聞此奇也。地主山靈，一時濟美，中夜喜而不寐。

初九日，余晨起，欲爲上江之遊，元康有二騎，一往前山未歸，欲俟明日同行，余謂：「遊不必騎，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勝於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慮其騎也。」元康固留，余曰：「俟返塗過此，當再爲一日停。」乃飯而下山。元康命其幼子爲水簾洞導，於是西下者五里，及峽底，始與峽口橋下下流遇。蓋歷三瀑，而北迂四窠崖之下，曲而至此，乃平流也。有橋誇其上，度橋，西北盤右嶺之嘴，爲爛泥壩道。從橋左登左坡之半，其上平衍，有水一塘，匯岡頭，數十家倚南山而居，是爲新安哨，與右嶺盤坡之道，隔峽相對也。水簾洞在橋西南峽底，倚右嶺之麓，幽闕深阻，絕無人行。初隨流覓之，傍右嶺西南，行荒棘中，三里，不可得。其水漸且出峽，當前壩尖山之阻矣。乃復轉迴環，逼索得之絕壁下，其去峽底橋不一里也，但無路影，深阻莫辨耳。其崖南向，前臨溪流，削壁層巒而上，高數丈。其上洞門崕呀，重覆疊綴，雖不甚深，而中皆旁通側透，若飛臺複閣，簷牖相仍。有水散流於外，垂簷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溜之分懸，自洞中觀之，若簾之外幕，水簾之名，最爲宛肖。洞石皆樞柱綢繆，纒幡垂颺，雖淺而得玲瓏之致，但旁無側路可上，必由垂簷疊覆之級，冒溜衝波，以施扳躋，頗爲不便。若從其側架梯連棧，穿腋入洞，以睇廉之外垂，祇中觀其飛灑，而不外受其淋漓，勝更十倍也。崖間有懸幹札枝，爲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結膚爲石，蓋石皆日久凝胎而成，卽片葉絲柯皆隨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邊不歇，此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勻且肖者。余於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長丈餘，其中樹幹已腐，而石膚之結於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竹之筒，而無節，擊之聲甚清越。余不能全曳，斷其三尺，攜之下，并取枝葉之綢繆凝結

者藏其中。蓋葉薄枝細，易於損傷，而筒厚可借以相護，攜之甚便也。水簾之西，又有一旱巖，其深亦止丈餘，而穹覆危崖之下，結體垂象，紛若贅旒，細若刻絲，攢冰鏤玉，千尊並頭，萬蕊簇穎，有大僅如掌，而筍乳糾纏，不下千百者，真刻楮雕棘之所不能及。余心異之，欲擊取而無由。適馬郎攜斧至，借而擊之，以衣下承，得數枝，取其不損者二枝。并石樹之筒，託馬郎攜歸瑪瑙山，俟余還取之。遂仍出橋右，與馬郎別。乃循右坡西上里餘，隔溪瞰新安峭而行，大雨忽來，少憩樹下。又西里餘，盤右坡之嘴，轉而北行。蓋右坡自四窠崖頰頰西來，至此下墜，而崖石遂出，有若芙蓉，簇粵空中，有若綉屏，疊錦崖畔，不一其態。北盤三里，又隨灣西轉。一里餘，又北盤其嘴，於是向北下峽中，蓋四窠橫互之峯，至此西墜爲壑，其餘支又北轉而突於外，路下而披其隙也。二里餘，塢底有峽，自東北來，遂同盤爲窪，而西北出，路乃挾西坡之麓，隨之西轉，其中沮洳，蹕陷深潭，豈爛泥壩之名，以此耶？西北出隘一里，循東坡平行，西瞰墜壑下環，中有邨廬一所，是爲爛泥壩邨。路從其後，分爲二歧：一西向下塢，循邨而西北者，爲上江道；一北向盤坡，轉而東北登坳者，爲松坡道。余取道松坡，又直北一里，挾東坡北嘴，盤之東行。半里，遂東北披峽而上，躡峻半里，其上峽遂平。溯之東入一里，峽西轉。半里，越西峽而西北上，其坡高穹陡削，一里餘，盤其東突之崖，又里餘，逾其北互之脊。由脊東北向隨坡，一里，路又分歧爲二：一直北隨脊平行者，松枝阻絕，以斷人行；一轉東入腋者，余姑隨之一里，其坡東垂爲脊，稍降而東，屬崇峯，此峯高展衆山之上，自北而南，東截天半，若屏之獨插而起者，其上松羅叢密，異於他山，豈卽松坡之主峯耶？脊間路復兩分：一逾脊北去，一隨脊東抵崇峯。乃傍之南下二里，徑漸小而翳，余初隨南下者半里，見壑下盤，遶崇峯南垂而東，不知其壑從何出，知非松坡道。乃仍還至脊，北向行，東截崇峯西塢，二里，塢北墜峽西下，路從崇峯之西北崖行，盤其灣，越突坡，三里餘，西北下峽中，其下甚峻，而路荒徑窄，疑非通道。下二里，有三四人倚北坡而樵，呼訊之，始知去松坡不遠。乃西轉而就峽平行，里餘，出峽口，其西壑稍開，崇岡散爲環阜，遂有參差離立之勢。又西下里餘，有邨廬當中窩，而居邨中巨廬楊氏。

在北，馬氏在南，乃南趨之，一翁方巾藜杖出迎，爲馬太麓。元康長郎先已經此，爲言及翁訝元康不同來，余爲道前意，翁方淪茗而山雨大至，俟其霽。下午，乃東驅坡上，青蓮閣閣不大，在石崖之下，玉麓先生所棲真處，太麓於是日，初招一僧止其中。余甫至，太麓即攜酒授餐，遂不及覽崖間諸勝。太麓年高有道氣，二子長讀書郡城，（元與）次隨侍山中，（元亮）爲余言其處多巖洞，亦有可深入者二三處，但路未開闢，當披荆入之。地當山之翠微，深崖墜壑，尙在其下，不覺其爲幽闊，亂峯小岫，初環於上，不覺其爲孤高。蓋崇山之北之支，分爲雙臂，中環此窩，南夾爲門，水從中出，而高黎貢山又外障之，真棲遯勝地。買山而隱，無過於此。惟峽中無田，米從麓上，尙數里也。（松坡雖太麓所居，而馬元中之莊亦在焉。）

初十晨起，霽色可挹，遂由閣東竹塢，遠石崖之左，登其上。其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擎空，四面壁立，而南突爲巖，其下嵌入崖頂，平展如臺，岡脊從北來環其後，斷而復起，其斷處亦環爲峽，遠崖左右，而流泉灑之。種竹峽中，嵐翠掩映，導引者謂昔玉麓構殿三楹在頂，塑佛未竟，止有空梁，落燕泥也。已復下青蓮閣，從閣側南透崖下，其巖忽縹雲卷幕，亭亭上覆，而下臨復甃然無地，轉其西，巖亦如之，第引水環流其前，而斷北隘之通，致下巖與上臺，分爲兩截，余謂不若通北隘，斷東路，使青蓮閣中道，由前巖之下，從西北轉達於後峽，仍自後峽上崖臺，庶漸入佳境，不分兩歧也。旣而太麓翁策杖攜晨餐至，餐畢，余以天色漸霽，急於爲石城遊，太麓留探松坡石洞，余以歸途期之。太麓曰：「今日抵江邊已晚，不必渡，可覓土官早龍江家投宿，彼自登山指南，不然，其地皆莽寨，無可通語者。」余識之，遂行。乃西南下，至其廬側，遂渡塢中，南出之水，共西一里，上循西坡北向行二里，轉而披其西峽，半里，逾脊西下一里，下至壑中，其處忽盤窩夾谷，自東北而透西南之門，路循其南坡西行一里，涉峽中，小水同透門出，乃西南隨坡下三里，復盤坡西轉，望見南塢中開，下始有田，有路從東南來，合卽爛泥壩北來道也，坡西南麓，有數家倚坡南向，是爲某某。仍下坡一里，從椰左度小橋，是坡左右俱有小水，從北峽來，而椰懸

其中，又西北開一峽，其水較大，亦東來合之，會同南去，當亦與松坡水同出羅明者。由是望其西北而趨，一里，逾坡入之，又渡一東北來小水，卽循北坡湖澗西北行二里，西下，渡塢中間，復西北上澗西之山，又隨其支峽入二里，再上，盤西突之坡，坡西有壑中盤，由壑之北崖，半里，環陟其西脊，約三里，由脊西南下，半里，平行枯峽中，一里有枯峽，自北來合，橫陟之，循北嶺之坡西行一里，其處峽分四歧，余來者，自東，又一峽自北，又一峽自南，雖皆中枯，皆水所從來者，又一峽向西，則諸流所由下注之口，路當從西峽北峽上行，余見北來峽底有路入，遂溯之。二里，其中復環爲一壑，聞水聲淙淙，數家倚西坡而居，是爲打郎。入詢居人，始知上江路在外峽之西，壑東北有路，遶嶺，此亦通府之道，獨西北乃山之環脊，無通途也。乃隨西山之半南向出二里，盤西山之南，而西，其前有路，自峽底來合，則東來正道也。於是倚北崖東行西峽之上，峽南盤壑，屢開，而水仍西注，峽北西垂，漸下，石骨迸出，行二里，時上午暑甚，余擇蔭臥石，半晌，乃西北下坡。半里，有澗自東來，其水淙淙成流，越之，仍倚北坡西北行。二里，飯於坡間。又西北二里，越岡西下，其間坑塹旁午，陂陀間錯，木樹森羅。二里，路歧爲兩，一西南，一西北。余未知所從，從西北者，已而後一人至，曰：「西南爲猛獁渡江徑道，此西北道，乃曲而從猛獁者。」余欲轉，其人曰：「旣來一里，不必轉，卽從猛獁往可也。」乃西北隨峽稍下，二里餘，有聚落倚南坡，臨北壑，是爲猛獁。此乃打郎西山，南下西轉，掉尾而北，環爲此壑，其壑北向頗豁，遙望有巨山在北，橫互西下，此北冲後山，夾溪西行，而盡於猛獁。溪北王尙書寨嶺者也，壑中水當北下北冲西溪，其人指余從猛獁，卽後西南逾嶺行一里，陟嶺頭，逾而南下，遂失路。下一里，其路自西來合，遂稍東下，度一小橋，乃還西南越坡。二里，則坡南大潤，自東而西向注，有路亦自潤北西來，其路則沿坡而上。余所由路，則墜崖而下，於是合而西向。半里，沿溪半線路行，其崖峭石凌空，下臨絕壑，其下奔流破峽，倒影無地，而路緣其間，嵌壁而行。西南半里，稍下，離崖足迴眺北崖上插，猶如層城疊障也。又西二里餘，從崖足盤西南突嘴。半里，始見上江南塢，其峽大開，中嵌爲平疇，祇見峽底，而不見江流。有溪自西山東

南橫界平曠中，直抵東山之麓。而余所循之溪，亦西南注之。峽口波光，四圍蕩漾，其處不審即峽溪所匯，抑上江之曲。余又疑東南橫界之流，即爲上江，然其勢甚小，不足以當之。方疑而未定，逾突嘴而西，又半里，轉而北，隨北峽下一里，從北峽西轉，始見上江北塢，雖平曠較小於南塢，而北來江流，盤折其中，東峽又有溪西向入之，其南流雖大，而江流循東山之麓，爲東山虧蔽，惟當峽口，僅露一斑，不若此之全體俱現也。又西向者一里，有十餘家，倚南山北向而居，其前即東峽所出溪，西南環之。問上江渡何在，邨人指在其西北。問早土官何在，在其西南二里，乃北渡其溪。溪水頗大，而其上無橋，僅橫一木，平於水面，兩接而渡之，而木爲水激，撼搖不定，而水時踴躍其上，雖跳足而涉，而足下不能自主，危甚。於是上西坡南向隨流行，騰間一里，稍折而西南，又一里，入早氏之廬，已暮。始在其外室，甚陋，既乃延入中堂，主人始出揖，猶以紅布纏首者。訊余所從來，余以馬氏對。曰：「元康與我厚，何不以一柬相示？」余出元康詩示之，其人乃去纏首，易巾服而出，再揖。遂具晚餐，而臥其中堂。此地爲猛獁，乃上江東岸之中，其脈由北冲西溪北界之山，西突爲王尙書營者，下墜塢中，爲平曠，南衍至此。上江之流西潑之，北冲西溪東夾之，而當其交會之中。溪南即所下之嶺，自猛獁南夾溪南下，時爲下流之龍砂，而王尙書營嶺，即其本支，而又爲上流之虎砂也。上江之東，尙稱爲寨，（二十八寨，皆土酋官舍）江以西，是爲十五喧，（一喧一者，取「喧聚」之義，謂衆之所集也，惟此地有此稱。其人皆彝，攔居窟處，與粵西彝地相似）而早龍江乃居中而轄之者。

十一日晨起，早龍江具飯。且言：「江外土人，質野不馴，見人輒避。石城，其山在西北崇崖之上，路由巒邊入。巒邊亦余所轄，當奉一檄，令其火頭供應除道，撥寨夫引至其處，不然，一時無棲托之所也。」余謝之。龍江復引余出巒前曠處，指點而言曰：「東北一峯特聳，西臨江左者，爲王尙書駐營之峯，西北重峽之下一岡，東突江右者，是爲巒邊，昔麓川叛酋思任踞爲巢。其後重崖上，是爲石城。思酋恃以爲險，與王尙書夾江相拒者也。」

此地昔爲戰場，爲賊窟；今藉天子威靈，民安地靜，物產豐盈，盛於他所。他處方苦旱，而此地之雨不絕；他處甫播，而此中之新穀已登。他處多盜賊，而此中夜不閉戶——敢謂窮邊非樂土乎？第無高人至止，而今得之，豈非山川之幸？余謝不敢當。時新穀新花，一時並出，而晚稻香風，盈川被隴，真邊境之休風，或指以爲瘴，亦此地之常耳。旣飯，龍江欲待行，余固辭之，期返途再晤，乃以其檄往。出門，卽溯江東岸北行，二里，時渡舟在西岸。余坐東涯樹下，待之半晌，東來，乃受之。河流稍北，又受駝騎，此自北沖西來者。渡舟爲龍江之弟龍川所管，祇駝騎各界之錢，而嚮身之渡，無界錢者。時龍川居江岸，西與蠻邊之路，隔一東下小溪。渡夫謂余自蠻邊回，必向溪南一晤龍川，余許之。乃從小溪北岸登涯，卽西北行，於是涉上江之西矣。此十五喧之中也。循西山北，二日爲崩戛，南二日爲八灣，（崩戛北爲紅毛野人，八灣南爲潞江安撫司。）昔時造橋，西逾山心，出壺瓶口，至騰陽道，尙在其南下流二十里；其天生石崖，可就爲橋址者，又在其下。（昔衆議就崖建橋，孫那尊已同馬元中輩親至，而相度之後，徐別駕及騰越督造衛官，以私意建橋於石崖北沙嘴之沖，旋爲水摧去，橋竟不成。此江王靖遠與思任夾江對壘，相持不得渡，王多命縛筏，一夕，縛羊於鼓，縛炬於筏，放之蔽江南下，思酋見之，以爲筏，且由下流渡，競從西岸趨下流，而王師從上流濟矣，遂克之。今東岸之羅明，乃其縛松明塞，羅鼓，乃其造鼓塞也。）西北三里，有溪自西峽出，北渡之半里，有聚落倚坡，東向羅列，是爲蠻邊。（按志：十五喧，無蠻邊之名，想卽所謂中岡也。）因太史有莊在焉，覓火頭不見，其妻持檄，覓一僧讀之，延余坐竹欄上，而具餐焉。其僧卽石城下層中臺寺僧，結菴中臺之上，各喧土人俱信服之，今爲取木延匠，將開建大寺。此僧甫下山，與各喧火頭議開建之事，言菴中無人，勸余姑停此，候其明日歸，方可由菴覓石城也。余從之。坐欄上作記。下午，浴於澗，復登欄，觀火頭家烹小豚祭先。令一人從外望，一人從內呼，問：「可來？」曰：「來了！」如是者數十次，以布曳路間，度入竈而酌之飯之，勸亦如生人。薄暮，其子以酒肉來獻，乃火酒也，酌於欄上，風雨忽來，雖欄無所蔽，而川中蘊熱，卽就欄而臥，不暇移就其菴。

也。(火頭者，一噴之主也，卽中土保長里長之類。)

十二日 火頭具飯，延一舊土官同餐，其人九十七歲矣。以年高，後改早龍江者。喧中人皆言其人質直而不害人，爲土官最久，曾不作一風波，有饋之者，千錢之外輒不受，當道屢物色之，終莫得其過跡，喧人感念之，共宰一牛，賣爲贖老之資。旣飯，以一人引余往中臺寺。余欲其人竟引探石城，不必由中臺，其人言喧中人俱不識石城路，惟中臺僧能識之，且路必由中臺往，無他道也。余不信，復還逼徵之，喧中其言合，遂與同向中臺。由邨北湖溪西向入，二里，過上壘邊，漸入峽。又西一里餘，涉一水溝，遂臨南澗，倚北坡而行。又里餘，則北坡稍開，有歧北去。又西逾坡，過一水塘，北下峽中，共二里，有溪自北峽來，架木爲橋，西度之。橋之南，又有溪自南峽西來，與橋水合，進而出於壘邊，南大溪者。旣度橋西，卽北向上坡，其坡峻甚，且濘甚，陷淖不能舉足，因其中林木深闕，牛畜蹂踐，遂成淖土，攀陟甚難。二里，就小徑行叢木中。三里，復與大路合，峻與濘愈甚。又北上一里，折而西南上峽中，一里，南逾其岡，則中臺東下之脊也。始見有芽菴當西崖之下，其崖巖然壁立於後，上參霄漢，其上蓋卽石城云。乃入菴。菴東向，乃覆茅爲之者，其前積木甚巨，一匠工斲之爲殿材。昨所晤老僧（號滄海四川人）已先至，卽爲余具飯。余告以欲登石城，僧曰：「必俟明日，今已無及矣。此路惟僧能導之，卽喧中人亦不能知也。」余始信喧人之言不謬。遂停其茅中。此寺雖稱中臺，實登山第一坪也。石城之頂橫峙於後者爲第二層，其後又環一峽，又轟而上，卽雪山大脊之東突，是爲第三重。自第一坪而上，皆危嶂深木，蒙翳懸阻，曾無人跡，惟此老僧，昔嘗同一徒持斧乘炮，探歷四五日，於上二層，各斫木數十株，相基下址，欲結茅於上，以去人境太遠，乃還棲下層，今喧人歸，依漸有展拓矣。

十三日 僧滄海具飯，卽執爨前驅，余與顧僕亦曳杖從之。從坪岡右腋仆樹上，度而入。（其樹長二十餘丈，大合抱，橫架崖壁下，其兩旁皆叢箐糾藤，不可著足，其下坎柯蒙蔽，無路可通，不得不假道於樹也。）過樹，沿西

崖石脚，南向披叢棘，頭不戴天，足不踐地，如蛇遊伏莽，披過斷枝，惟隨老僧，僧攀亦攀，僧掛亦掛，僧匍匐亦匍匐。二里，過崇崖之下，又南越一岡，又東南下涉一簪，共里餘，乃南上坡，踐積茅而橫陟之。其茅倒者厚尺餘，豎者高丈許，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里餘，出南岡之上，此岡下臨南峽，東向垂支而下，有微徑自南峽之底，西向循岡而上，於是始得路，隨之上躡，其上甚峻。蓋石城屏立，此其東南之跌，南峽又環其外，惟一線懸崖峽之間。遂從攀躋，覆西向上者五里，乃折而北一里，西北陟坎礪之石半里，抵石城南垂之足。乃知此山非環轉之城，其山則從其後雪山之脊，東度南折中兜一峽，南嵌而下，至此南垂之足，乃峽中之門也。其崖則從南折之脊，橫列一屏，特聳而上，至此南垂之足，則承趺之座也。峽則圍三缺一屏，則界一爲二，皆不可謂之城，然峽之杳渺障於內，屏之突兀臨於外，此南垂屏峽之交，正如黃河華嶽，湊扼潼關，不可不謂險之極也。從南垂足盤其東麓而北，爲崖前壁，正臨臺菴之上，壁間有洞，亦東向，嵌高深間，登之縹緲雲端，憑臨瓊閣，所少者石髓無停穴耳。盤其西麓而北，爲崖後壁，正環墜峽之東，削壘上壓，淵壑下蟠，萬木森空，藤蘚交擁，幽峭之甚。循崖北行一里，路分爲二：一東北上，爲躡崖頂者；一西北，爲盤峽坳者。乃先從峽半里，涉其底，底亦甚平，森木皆浮空結翠，絲日不容下墜。（山上多扶留藤，所謂婁子也，此處尤巨而長，有長六丈者。又有一樹徑尺，細芽如毛，密綴皮外，無毫隙。）當其中有木龍焉，乃一巨樹也。其下體形扁，縱二尺，橫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即半摧半茂，摧者在西北，止存下節；茂者在東南，聳榦而起。其榦正圓，圍如下體之半，而高不啻十餘丈。其所存下節並附之，其圓亦如榦，榦得下體之半，而其中皆空。外膚之圍抱而附於榦者，其厚止寸餘，中環腹如桶，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餘，蓋下蔭及於地，而上低於外膚之邊者，一寸有五。其水不甚清，想即樹之瀝也。中有蝌蚪躍跳，杓水而乾之，則不見，然底無旁穴，不旋踵而水仍滿，亦不見所自來，及滿至膚邊，下寸五，輒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此又何耶？其樹一名溪母樹，又名水冬瓜，言其多水也。土人言有心氣痛者，至此飲之輒愈。老僧前以砍木相甚至，亦卽此水爲餐而食。樹之

北有平岡自西而東屬於石崖之峯，卽度岡之北，有窪匯水，爲馬鹿潭，言馬鹿所棲飲者。窪之北，則兩崖對束如門，潭水所從泄也。循岡西上半里，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巨木交枕，雲日坡空，卽老僧昔來所砍，而欲卜之爲基，寄宿之茅，尙在其側。由此西上，可登上臺，而路愈蔽。乃返由前歧東北踞崖，半里而凌其上，南瞰下臺之麓，如井底，寸人豆馬，蠕蠕而動，此菴遂成一畫幅。其頂正如塔牆，南北雖遙，而闊皆丈餘，上下雖懸，而址皆直立。由其上東瞰上江，如一線，而東界極北之曹澗，極南之牛角關，可一睫而盡。惟西界之南北，爲本支所掩，不能盡闡。曩入澗之境也。西眺雪山大脊，可以平揖，但此間深峽中嵌，不能竟陟耳。乃以老僧飯，踞崖脊而餐之。仍由舊徑卜趨中臺菴，未至而雨，爲密樹所翳不覺也。旣至而大雨，僧復具飯。下午，雨止，遂別僧下山，宿於盤邊火頭家。以燒魚供火酒而臥。

十四日 從盤邊飯而行，仍從舊路東南一里，宜東下，誤循大路倚西山南行。二里，望渡處已在東北，乃轉一里，得東下之路，遂涉坑，從田塍東行一里，至早龍家——川卽龍江之弟，分居於此，以主此渡者。時渡舟尙在江東岸，龍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卽織紵於旁，出火酒糟生肉以供，余但飲酒而已，不能啖生也。雨忽作，忽止。上午舟乃西過，又候舟人飯，當午乃發。雨大作。同渡者言猛獁東溪水暴漲，橫木沉水底，不能著足，徒涉之，水且及胸，過之甚難。余初以路資空乏，擬仍宿早龍江家，一日而至松坡，二日而至瑪瑙山，皆可無煩杖頭，卽取所寄水簾石樹歸。今聞此知溪旣難涉，且由溪北岸溯流而入，由北沖逾嶺，旣免徒涉之險，更得分流之脊，於道里雖稍遠，况今日尙可達奎瓦，則兩日卽抵郡，其行反速也。遂從渡口東向截塢，望峽入，先由塢東行田塍間，一里，路爲草穽，草爲雨假，幾無從覓。幸一同渡者見余從此，亦來同行，令之前驅。半里，遂及峽口。循峽北突峯南麓，東向入溪，佛於下，甚洶湧。五里，峽自北來，有邨在東山下，曰猛岡路。披西山北轉上坡，五里，遂東盤東峯之南椒。又東十里，有峽自東南來，想卽猛淋所從來之小徑也。於是折而北上山坳，二里，聞犬聲。又里餘，山環谷合，中得一坪，四五

家倚之，南向而居，曰歪瓦，遂止而宿。

十五日 平明，飯而行。雨中，南陟東坡，一里，稍北下。三里餘，不得路。乃西向攀茅躡坡，二里，登嶺，乃得南來之路。又稍北，循崖曲復東向行，八里，有峽自東來，而大溪則自北坡來受，其迴曲處，藤木翳蔽，惟見水勢騰躍於下。路仍北轉，溯之，遂從深箐中行。又二里，稍下，漸與溪逼。又北五里，峽復轉東，路乃東溯之，屢降而與溪會，一路皆從溪右深箐仄崖間，東北溯流行，十五里，有一溪自北峽出，而下有田綠之，漸出箐矣。又東五里，其下田遂連畦夾溪。又東五里，又有水自西北峽來，溪源遂歧爲兩，有橋度其北來者，仍溯其東來者，其下田愈闢，路始無箐木之翳。又東五里，北界之山中環爲坪，而土官居之（亦早姓，爲龍江之姪）。南界之峽，平坳爲田，而邨落邊之，此卽所謂北沖也。又東五里，山箐復合，是爲箐口，時纔下午，而前無宿店，遂止。是夕爲中元，去歲在石屏，其俗猶知祭先，而此則寂然矣。

十六日 石箐口東，稍下入峽，二里，有澗自東北來，越之。其大溪則自峽中東來，猶在路之南。路從兩澗中支，東上，已復北倚中支，南臨大溪，且上且平。七里，稍下，又一里，下及溪，瀕溪溯水而行，又里餘，有木橋跨溪，遂度其南岸，倚南崖東向行。又里餘，復度橋，行溪北岸。由是兩崖夾澗，澗之上，屢有橋左右跨，或度橋南，或度橋北，俱澗倚坡，且上且折。又連度六橋，共七里，水分兩派來：一東南，一東北，俱成懸流，橋不復能施。遂從中坡躡峻，盤澗而上，曲折八里，岡脊稍平，有廬三楹橫於岡上，曰茶菴，土人又呼爲蒲巒寨，而實無寨也。有一道流淪若於中，余知前路無居廬，乃出飯就之而啖。又北上，始臨北坑，後臨南坑，始披峽涉水，蹠磴盤脊十里，又東登嶺，坳既至，嶺頭雨勢滂沱，隨流南下，若騎玉龍而攬滄海者。南下三里，雨忽中止，雲霧遙濛。又二里，遂隨西峽下，墜峽穿箐，路既蒙茸，雨復連綿。又五里，從箐底踏波隨流出，又南五里，稍東，逾一東障，西突之坡，從其南墜坡直下者三里，復隨峽倚東障之支南向行，其西中壑稍開，流漸成溪。二里，雨益小，沾體塗足，足滑不能定，上嶮涉流，隨起隨仆。

如是者三四里，頭目既傷，四肢受病，一時無可如何。雨少止，又東南五里，塢稍東曲，乃截塢而度一橋。橋下水雖洶湧，渾濁，其勢猶未大，僅橫木而度。至是從溪西隨西山行，溪逼東障山去，復逾坡墜，嚮東南下五里，又東南盤一坡，下涉一筭，又五里，轉坡南，腋間得臥佛寺，已暮，急入其廚，索火炙衣，炊湯啖所存攜飯。深夜而臥，其北樓十七日晨起絕糧，計此地去郡不過三十餘里，與前東自小寨歸相似，遂空腹行。仍再上巖殿，再下池，軒一憑眺之。東南里許，過一小室，始有二家當路，是爲稅司。又南八里，過龍王塘，皆倚西山行。又東南五里，過郎義，郎義西有路，逾嶺爲湖江壩，打郎道。又南二十里，至郡城北通華門外，即隨城北潤西上二里，入仁壽門。由新城街一里餘，過法明寺前，西抵劉館，余初擬至乾海子一宿，即還。至是又十三日矣。館前老嫗以潘蓮華所留折儀，并會真陶道所饋點畀余，且謂閔知愿使人以書儀數次來候，蓋知愿往先塋，恐余東返，即留使相待也。下午安仁來，僉禹錫同閔來，抵暮乃別。

十八日 余臥未起，馬元真同其從兄來候，余訝其蚤。曰：「卽在北鄰，而久不知。昨暮禹錫言，始知之。且知與老父約，而不從松坡返，能不使老父盼望耶？」余始知爲太麓乃郎。太麓雖言其長子讀書城中，而不知卽與劉館並也。禹錫邀飯，出其岳閔太翁降此語相示，錄之。暮乃返。閔知愿使以知愿書儀并所留柬札來，且爲余作書與楊雲州。

十九日 閔太守手書候，旣午，乃赴之。留款西書舍小亭間，出畫太史一卷一册相示，書畫皆佳；又出大理蒼石屏置座間，另覓鮮雞羹滷湯以佐飯。深夜乃歸館。知安仁所候閔序已得，安仁將反命麗江矣。

二十日 作書并翠生杯，託安仁師齋送麗江木公。

二十一日 命顧僕往瑪瑙山取石樹，目以失約謝馬元康。

二十二日 禹錫同閔口來寓，坐竟日，貰酒移饋，爲聯句之飲。

二十三日 早，馬元真邀飯，以顧奴往瑯琊山，禹錫知余無人具餐，故令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清水關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飢。連日體甚不安，欲以汗發之，方赴市取藥，而禹錫知余僕未歸，再來邀余，乃置藥而赴之，遂痛飲入夜，元真輩先去，余竟臥禹錫齋。禹錔搗撲被連榻，且以新綿被覆余，被褥俱麗，甚余以醉後覺蒸蒸有汗，意引被覆面，汗出如雨。明日遂霍然。信乎挾纊之勝於藥石也。

二十四日 還寓。深夜而顧奴返，以馬元康見余不返，親往松坡詢蹤跡，故留待三日而後歸也。

二十五日 閔太史以所作長歌贈，更餽以贖其歌甚長，而字畫遒勁有法，真可與石齋贈余七言歌並鑄爲合璧，已而俞禹錫又使人來邀移寓，余乃令顧僕以石樹往跡之，相與抵掌爲異。已而往謝太史之賜，太史亦爲索觀，遂從禹錫處送往觀之。

二十六日 禹錫晨至寓，邀余移住其齋，余感其意，從之。比至而知願歸，卽同往晤，且與之別。知此後以服闋事，與太史俱有哭泣之哀，不復見客也。比出門，太史復令人詢靜聞名號寺名。蓋爲靜聞作銘已完，將欲書以畀余也。更謂余石樹甚奇，恐致遠不便，欲留之齋頭，以挹清風。余謂此石得天祿石渠之供甚幸，但余石交不固，何知愿曰：「此正所謂石交也。」遂置石而別。余仍還劉館，作紀竟日晚，還宿於俞。旣臥，太史以靜聞銘來賜，爲明日五鼓祭先，不敢與外事也。

二十七日 余再還劉館，移所未盡移者。并以銀五錢畀禹錔，買雞羹六觔，溼甚，禹錔爲再蒸之，縫袋以貯焉。乃爲余定往順寧夫。

二十八日 夫至欲行，禹錔固留，乃坐禹錔齋頭，閱遠魂記，竟日而盡。晚酌遂醉，夜大雨。

二十九日 晨雨時作時止，待飯待夫，久之乃別禹錔。適馬元真閃口亦來送，遂出南門，從大道南，二里，至夾路卽居之街，遂分路由東歧，當平塢中，南行，西與沙河之道相望。五里，過神濟橋，其南居廬連互，是爲諸葛營。

諸葛之祠在焉。——東向頗小。又南爲東岳廟，頗巨，亦東向。又南五里，爲大樹墩，亦多居廬。邨之北，有小溪，東南流，邨之南，有小溪，東北流，合於邨之東而東去。此兩流，卽臥獅窩之水也。又南三里，有水自西沿南坡而東，此乃勤子鋪東注之水，小石橋跨其上。越橋，南上坡，路分爲三：一西南向大山之麓；一東南爲石甸姚關之道；一直東爲養邑道。於是直東行坡上，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此亦自西南而來，至此北注而入於東溪，同東向落水坑者，其源當來於冷水管。於是下越一木橋，復東上坡，坡北有邨倚之，其地爲三條溝，由坡東南，下而復上，三里，越一岡，有兩三家當岡頭，是爲胡家坡。越岡而東，三里，又下。有水自南而北，南塢稍開，下盤爲田，有數家倚南岡，是爲阿今。過阿今，復東上，三里，其南塢水，遂分東西下。又東五里，乃飯。又三里，稍下，爲養邑。南有塢，盡而爲田，北正對筆架山之南垂，有數家當塢，日穰下午，而前無止處，遂宿。

三十日 平明起而飯，出店東南行，稍下，渡南來小溪，卽上坡東逾南轉，卽養邑東環之支也。有公館當坡，兩瞰壑中，田廬歷歷。東逾坡而下，又涉一小塢而東上坡，遂行岡頭，其五里，路分二歧：一東南者，爲西邑道；一西北者，爲山河壩道。先是問道，多言由西邑逾芭蕉嶺，達亦登，有熱水從石盤中溢出，其處有大道通順寧，余欲從之，而養邑店主言：「往西邑路近，而山溪無橋，今雨後無橋，水漲難度，當折而北由山河壩，渡其下流，仍由枯柯而達亦登爲便。」至是見同行者俱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壩，余亦從之。遂西北兩涉小塢，二里餘，升坡而東，遂循永昌溪南崖行。溪嵌崖底，止見北崖削壁下嵌，而猶不見水。又東二里，稍下，見水嵌崖底如一線，遂東見其門，對東如削，門外環峙盤錯，溪流曲折其中，有邨倚北崖之東，卽落水寨也。其南崖之夾溪爲川者，東突如獅，獅水從其北出路，從其南下半里，由獅腋下，路甚逼仄，半里，抵獅麓。又東半里，一溪自南塢來，有壩堰其上流，有橋跨其下流，渡橋，東行田塍間，濼甚一里，登塢東岡南行，一里，見塢西有溝掛西崖，歷兩層而下，注塢中南來之溪，路隔對之，東向入峽，雨大至，二里，逾嶺頭，有路西南來合，山頭坑窪旁錯，亂水交流。又東三里，再度坑塢，盤而東北行。

其下有坑，破石搜崖，亦突而北注。隨之一里餘，乃東下，越其流，又東北上。半里，見東塢，又有小水，自東而西向，與南來之溪，合於北崖下。北崖，純石聳起，其上樹木葱鬱，而下則有穴，伏而暗墜，二水之所從入也。又東向上嶺，半里，逾其脊，行嶺頭。半里，始見東壑，有田下盤，其東復有山夾之。路從嶺上轉而南行，一里餘，而下。下半里，其塢自南而北，水亦經之。度橋溯流而南，二里，南塢稍開，是爲五馬。其西南壑中，居廬頗多。東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坡南有一坑，自東峽出，有小水，從其中注西南壑。下坑，涉其水之南，溯之東上，里餘，隨峽南轉，而坑中水遂窮，有脊自東而西，度脊南，復墜坑而下。從脊東行，轉坑東之崖，其下亦嵌而成壑，壑中亦有人家，隱於深崖重簷之間，但聞雞鳴舂響而已。東坑既盡，從其上涉塢升岡，見岡南一峯，特聳而卓立，白霧籠籠，山半，乃東來脊上石峯之層起者。由其北穿塢而東，其二里，而抵塢中之脊，有巨石當脊而中踞，其高及丈，大亦如之。其上有孔大及尺，深亦如之，中貯水及其半，不涸不盈，正與哀牢金井之孔相似。踞大石而飯。土人卽名此嶺爲大石頭。從石東下塢中，道分爲二：一由東向逾岡者，爲大道，稍迂而達大獵彝；一由東南下峽者，爲捷道，稍近而抵小獵彝。此皆枯柯屬寨也。乃由峽中下，於是石崖南突，簷叢交縈，北嵌爲峽，東聳爲崖。二里，行南岡之上。又二里，盤岡嘴而南。其東峽中，平墜南透，蓋由此嘴東墜，其下皆削崖，故路又分爲二：一由崖下循崖根南轉，一由崖上躡崖端南曲。乃從崖端南逾石隙而下，一里，仍隨南坡東轉，遶廠所逾之崖，壁立下嵌，其下盤爲深塢，崖根有泉淙淙出穴間，小路之下，盤者因之。遙望北崖山岡，排闥東出，大道之東，陟者因之。余平行南岡，又東一里，下盤之小路，逾岡來合。又東一里餘，南岡復東突，路下其北腋間，復盤塢東上，半里，登東岡之南坡，始東見枯柯之川，與東山相夾，而未見其西度。又西南見嶺頭一峯，兀突插雲霧中，如大士之披絡而坐者，閃爍出沒，亭亭獨上，乃南來脊上之峯，不知其爲何名也。又東一里，復轉岡之北坡東下。一里，有四五家倚岡而居，是爲小獵彝。余欲下坡間，亦登道，土人行，人皆言下坡至江橋，不可止，宿亦無居停之家。循江而南，至亦登，且五六十里，時已不及，而途無可宿，必止於是。

時纔過午，遂偕之而止。幸主人楊姓者，知江流之源委，道路之曲折，詢之無不實；且知溢盤溫泉，不在亦登而在，雞飛乃止而作紀，抵暮而臥。

永昌志略（附）

漢永昌郡。元爲大理金齒等處宣撫司，總管，置司治於永昌；後改爲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洪武十五年，平雲南，前永昌萬戶阿鳳率其衆詣指揮王貞降附。仍置永昌府，立金齒衛。十六年六月，籠川叛，以其城。二十三年，省府改金齒衛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從指揮使胡淵請也）於是遂名金齒，不名永昌，而實非金齒之地。如瀾滄江在永昌，而瀾滄衛在北勝，各不相蒙。蓋國初立衛，經理皆出武臣，故多名實悖戾耳。景泰中，設鎮守。弘治二年，設金騰。嘉靖元年，巡撫何孟春（郴州籍，江陰人）巡按御史陳察（常熟人）疏革鎮守，設永昌府，立保山縣，改金齒指揮使司爲永昌衛府，領州一（騰越）二縣（保山、永平）仍統潞江安撫司，鳳溪施甸二長官司。保山編戶十里。又城北民曰「喧」，共十五；城南民曰「寨」，共二十八。

洪武三十三年，改騰衝守禦千戶所隸金齒司。正統十四年，陞爲騰衝軍民指揮使司，與金齒並。嘉靖二年，復置州，隸永昌府；改指揮使司爲騰衝衛，州名騰越（在府城南二百六十里，以地多藤，元名藤州）。

永年，卽東漢之博南縣（以山名）洪武初隸永昌府。三十二年，改府爲金齒指揮司，屬指揮司管轄。嘉靖二年，復年復府，仍屬府（在府東一百七十里）。

潞江安撫司，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元柔遠路，國初柔遠府。永樂九年，立安撫司。）

鳳溪長官司，在城東二十五里。

旅甸長官司，在城東一百里。（唐銀生府北境。元爲石甸，後訛爲施甸。）

近騰諸彝說略〔附〕

騰越密邇諸彝，實滇西藩屏，而滇境大勢，北近吐蕃，南皆緬甸，郡邑所置，介於其間，不過以聲教耨靡而已。正統以來，經略南彝者，設宣慰司六，禦彝府二，宣撫司三，州四，安撫司一，長官司二。如孟養阻負於西，最爲荒僻，而緬甸八百老撾，地勢瀕海，木邦車里猛密，又在其內，業非羈縻所可制馭，而近聽約束者，惟南甸干崖隴川而已。數十年頻遭緬患，如刁落參以南甸近彝，奪刁落等之官，尙構緬內訌，爲兵備胡公心忠所殲，岳鳳父子以隴川舍目，謀主多思順之地，造逆犯順，爲參將劉綖所擒，邊境賴以安。其後阿瓦日強，益食日多，幸撫彝同知漆文昇，知州余懋學，讀大司馬陳公用賓，檄暹羅以弱緬，而騰獲稍康。迨思正就戮，瓦魯猖獗，命思華據迤西，思禮據木邦，思綿據巒莫，而內地漸爲逆緬所竊，至若多俺席麓川之舊，附緬而叛，天朝參將胡顯忠平之多安民，藉安會瓦魯之援，負固以拒天兵，兵備黃公文炳，參將董獻策，取之騰之獲存者，幸也。目今瓦魯獷悍稱雄，諸彝悉聽號召，倘經略失取，其造亂者，尤有甚於昔也。爲騰計者，慎之外芒市，雖屬府，近以猛穩爲木邦轄，藏賊劫掠，騰境不安，所恃簡廷臣防禦之，而反罹其害，自後當重其責，以弭變，庶於騰少安云。

己卯八月初一日 余自小獵彝東下山，獵彝者，卽石甸北松子山北曲之脈，其脊度大石頭，而北接之天生橋，其東垂之嶺，與枯柯山東西相夾，永昌之水，出洞而南流，其中開塢，南北長四十里，此其西界之嶺頭也。有大小二獵彝寨，大獵彝在北嶺，小獵彝在南嶺，相去五里，皆枯柯之屬。自大石頭分嶺爲界，東爲順寧，西爲永昌，至此已入順寧界八里矣。然余憶永昌舊志，枯柯阿思郎皆二十八寨之屬，今詢土人，業雖永昌之產，而地實隸順寧。豈順寧設流後界之邪？又憶一統志，永昌志二者，皆謂永昌之水，東入峽口，出枯柯而東下瀾滄，余按桃關關說已疑之，至是詢之士人，攬其形勢，而後知此水入峽口山，透天生橋，卽東出阿思郎，遂南經枯柯橋，漸西南，其

四十里而下哈思坳，卽南流上灣，會合姚關水，又南流下灣，會猛多羅，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合流南去；此說余遍訪而得之。獵獮主人楊姓者，與目之所睹，姚關圖所云，皆合。乃知統志與郡志之所誤，不淺也。其流既西，南合潞江，則枯柯一川，皆首尾環向永昌，其地北至都魯坳，南至哈思坳，皆屬永昌，是其界不當以大石頭嶺分，當以枯柯嶺分也。由嶺頭東南直下者三里，始望見江水，曲折南流，川中又下三里，乃抵江上。有鐵鎖橋，壑江上，其製一如龍江，曲尺而較之狹其半。（其上覆屋五六楹，而水甚急，土人言橋下舊有黑龍，毒甚，見者無不斃，又畏江邊惡瘴，行者不敢佇足。云其南哈思坳更惡，勢更甚於潞江，豈其峽逼而深，墜故耶？）其水自阿思郎東向出石崖洞，而西南入哈思坳，峽中者，卽永昌峽口，山入洞之下流也。按阿思郎在獵獮北二十里，其北有南窩，都魯坳，則此塢極北之迴環處也。逾嶺而北，其下卽爲滄江東向之曲，乃知羅岷之山，西南下者盡於筆架，直南下者盡於峽口山，東南挾滄江而東，爲都魯南窩北脊，北從其東復分支焉。一支瀕江而東，一支直南而下，卽枯柯之東嶺也，爲此中分水之脊，迤邐由灣，甸都康而南，界瀾滄潞江之中，爲孟定、孟良諸彝而直抵交趾者也。其瀕江東去之支，一包而南，爲右甸，再包而南，爲順寧大猴（卽今之雲州）焉。是塢南北二坳，（北都魯，南哈思）相距四五十里，甚狹而深。瀕江兩岸俱田，惟獮彝探獵居之，漢人反不敢居，謂一入其地，卽發擺（寒戰顫疹也）故雖有膏腴而讓之彝人焉。渡橋沿江西岸，西南至哈思坳，共四十里，而至亦登，沿江東岸，東南逾岡入峽，六十里而至雞飛，余初聞有熱水溢於石盤中，盤復嵌於臺上，皆天成者，又一冷水流而環之，其出亦異，始以爲在亦登，問道亦登，又以爲在鷄飛，問道雞飛，又以爲瘴不可行，又以爲茅塞無路，又以爲其地去邇，絕無居人，晚須露宿，余驪然曰：「山川眞脈，余已得之一盤，可無問也。」遂從東大路上坡，向枯柯右甸道，始稍北，遂東上一里，而平行西下之岡，三里，有墟茅三四在岡頭，是爲枯柯新街。又東一里，有一樹立岡頭，大合抱，其本挺植，其枝盤繞，有膠淋漓於本上，是爲紫梗樹，其膠卽紫梗也，初出小孔中，亦桃膠之類，而蟲蟻附集於外，故多穢雜。

云。崗左右俱有坑夾之，北坑卽從岡盤窟下，南坑則自東峽而出。於是南轉東盤北坑，又半里，轉東。半里，抵東峽下，乃拾級上躋三里，乃登南突之嶺，始望見南峽兩山壁夾，自東而西，從此西出，則盤壑而西注於江橋之南，同赴哈思之坳者。乃知其山之度脊，尚在嶺之東上，不可亟問也。此坡之上，卽爲團窠營，蓋土官之雄一方者。卽枯柯之夜郎矣。於是循南峽而東躡，又一里，再登嶺頭，有一家隱路南，其後竹樹夾路。從樹中東行一里，稍轉而北，盤一南突之坳，又東上盤坡而東，有大樹路路旁，下臨西出之澗，其樹南北大丈餘，東西六七尺，中爲火焚，盡成空窟，僅膚皮四裹，厚二尺餘，東西全在，而南北俱缺如二門，中高丈餘，如一亭子，可坐可憩，而其上枝葉旁覆，猶青青也。是所謂枯柯者。里之所從得名，豈以此耶？由此又東二里，折而北，上一坡，盤其南下之坳。坳北有居廬東西夾峙，而西廬茅簷竹徑，倚雲臨壑，尤有幽思。其東有神宇踞坡間，聞黯音鼓，奏出絕頂間，甚異之。有一家踞路南，藩門竹徑，清整可愛。入問之曰：「此枯柯小街也。」距所上坡，又二里矣。於是又東沿北坡平上，其南卽西出深澗，北乃崇山，竹樹叢蔽，而村廬踞其端，東向連絡不絕，南望峽南之嶺，與北峯相持西下，而蕎麥早穀，種遍山頭，與雲影嵐光，浮沉出沒，亦甚異也。北山之上雖高，而近爲坡掩，但循崖而行，不辨其崇墜，而南山則自東西墜而盡於江橋之南，其東崇巖穹窿，高擁獨雄，時風霾蒙翳，出沒無定，此南山東上最高之峯。自北嶺東度，再突而起者也。沿之東行，南瞰深壑，北倚叢巖，又東二里，有歧，一南下塢中，爲壑壑之道；一上北叢嶺，爲廬坡之居。而路出中東行，南瞰下坳，有水出穴間，又東二里，下瞰南壑，有水一方，俯北坡之上，路卽由之北向而上，以有峽尙環而東也。北上里餘，又轉而東，盤北坳而東，上坡，屢上不止，又七里，而至中火鋪。其坡南突最高，中臨南峽之上，峽脊由其東南環而西下，於坡之對崖，南面復聳一峯，高籠雲霧間，卽前所望東畔穹窿之頂也。自枯柯江橋東，沿峽坡迤邐而上，約三十里矣。踞坡頭西瞰江橋峽中，其水曲折西南下，松子山北環之嶺，東北而突爲獅驪之嶺，峽南穹窿之峯，又南互分支西繞，橫截於江橋塢之南，西至哈思坳，坳之南，復有小支，自獵彝西南灣中東突而

出與橫截塢南之山澗，西南駢峙如門，門內之灣，卽爲哈思松，門外又有重峯西障，此卽松子山南下之脊，環石甸於西者也。自此坡遙望之，午霧忽開，西南五十里，歷歷可睹。坡之東，有瓦室三楹，踞岡東南，兩旁翼以茅屋，卽所謂中火鋪。有守者賣腐於中，遂就炊湯而飯。及出戶，則濃霧自西馳而東，其南峽近嶺，俱不復睹。東下半里，渡一脊，瞰其南北二峽，環墜如甕，而叢木深翳，不見其底。當從西下而分注江橋南北者也。其脊甚狹，度而東，復上坡，山雨倏至，從雨中涉之，得雨而霧反霽。一里餘，盤崖逾坳，或循北峯，或循南峯，西度過脊，始東上，沿北坡而東。一里餘，又涉一南突最高之嶺，有峭房一龕，踞其上，是爲瓦房峭。於是南臨南峽，與峽南穹窿之頂平揖而對。至是雨晴峯出，復見峽南穹頂直南而去，其分支西下者，卽橫截塢南之岡，西與哈思松相澗成門者也。穹頂東環之脈，尙從東度，但其脊稍下，反不若西頂之高，皆由此北坡最高之嶺，東下曲而度脈者。始辨都魯壩東所分南下之脊，至此中突，其分而西者，爲中火鋪枯柯寨之嶺，其曲而東降者，度脊南轉西向而突爲穹窿之頂。此分水之正脈也。由瓦房峭東下半里，分東度脊，始見北峽墜坑，爲東北而右甸之上流，是北水之所分也。而南水猶西下南峽。又東度兩脊，穿兩夾嶺，一里，復盤南嶺之陰而上，其處深木叢篁，夾坡籠坳，多盤北坑之上。又一里，南轉而後其西下之坳，始逾南峽上流。從其東涉岡東上，始逾南渡之脊，此分水正脈所由度而西轉者也。又東一里，有草龕踞北岡，是爲草房峭。從其東又東北下一里，稍轉而東南半里，有脊，又南度而東轉，此右甸南環之嶺，所由盤礴者也。於是東向而下，二里餘，下度一曲，有小水北下成小溪，小橋橫涉之，又東逾一岡，共下四里，始南峽成溪，遂望見右甸城在東塢中，有歧從東北坡去，而大道循南峽東向平下。二里，南峽中始有村廬來塢，春杵之聲相應。又南三里，遂出坡口，乃更下一里，而及坡麓。路由田隴中東南行，望見右甸之城，中懸南坡之下甸中，平疇一團，聚落頗盛。四面山環不甚高，都魯壩東分之脈，北橫一支，直互東去，又南分一支，南環右甸之東，草房峭南度之脈，東環右甸之南，從甸南界東北轉，與甸東界南環之支澗，甸中之水，東向而破其溪峽，下錫

鉛去：旬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猶高，而旬乃員平非狹嵌，故無熱蘊之瘴，居者無江橋毒瘴之畏，而城廬相托焉。由廬中行，共四里，入其北門，暮宿街心之葛店。（葛，江西人。）

右旬在永昌東一百五十里，在順寧西一百三十里。其東北隣莽水之境，正與蘆塘廠對；其西南隣鷄飛之境，正與姚關對。其正南與灣旬對，正北與博南山對，正西與潞江安撫司對，正東與三臺山對。數年前土人不靖，曾殺二衛官之蒞其地者。今設城以順寧督捕同知駐守焉。城不大而頗高，亦邊疆之雄也。

初二日 晨起霧色陰翳。方覓飯而夫逃，再覓夫代行，久之不得，雨復狎至。遂鬱鬱作記寓中者竟日。

初三日 雨復霏霏，又不得夫，坐邸樓鬱鬱作記竟日。其店主葛姓者，乃市僧之尤，口云爲覓夫而竟不一覓，觀人之悶以爲快也。

初四日 早霧而晴。顧僕及主人覓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是日爲本旬街子。仍從北門內南轉岡脊，是爲督捕同知公署——署門東向——其南卽往南門街，而東則曲向東門街，皆爲市之地也。余往來稠人中，得二人，一擔往順寧，一駝往錫鉛，皆期日中至葛寓，余乃返。迨午，往錫鉛駝騎先至，遂倩之而往順寧者，亦至，已無及矣。乃飯以駝騎行出東門，循南坡東向，半里，涉東來之塢，渡小溪東，山岡漸折而東南行，四里，遂臨東塢。東塢者，右旬東南落水之塢尾也。城北大甸圓而東南開此塢，南北西三面之水，皆合而趨之。路臨其西坡。於是南轉二里餘，又涉二東北注之坑。復依南麓東行。二里餘，上北突之嘴，則旬東之山，就自北南環，與嘴湊峽，於是相對若門，而旬水由其中東注焉。此旬中第一重東鎖之鑰，亦爲右旬東第一重東環南下之分支。雖不峻，而蜿蜒山頂，地位寬崇也。逾嘴東稍下，湊峽之外，復開小塢而東，水由其底，路由其南坡之半。又東二里餘，有數家倚坡，北向塢而廬。過此東南下，有水自南峽出，涉之上，其東坡，遂循坡之南峽東南上，水流其岡北，路由其岡南，於是始不與水見。又東南循三里，盤一北下之坳，而上岡頭，是爲玉璧嶺。其嶺自南北突，東西俱下分爲坑。有南三家駐峯

頭。時日尚高，以前路無可止，遂歇。

初五日 平明起飯而行，宿霧未收。下其東坑，涉之，復東南上一里，又循東來之峽，而行夾岡之南。東向四里，度其北過之脊，仍循峽東下，行夾岡之南。二里餘，又稍下，涉北出之水，又循東來之峽，而行夾岡之南。東向二里，復度其北過之脊，於是從脊北東行之支，東向行其上。半里，有兩三家夾道，是爲水塘哨。由此復南行山夾間，五里，始墜坡而下，其右又墜一峽，東下其左路，再隨崖東下者二里，西臨右峽之上，而路左忽墜一坑，盤穿而下者二丈，有水沉其底，長二丈，闊八尺，而狹處僅二尺。若琵琶然，淵然下嵌。左倚危壁，右界片棧，而外卽深峽之下盤者，不知此水之何以獨止也。由其南又半里，而躡躡下墜者半里，左崖之端遂盡，而右峽來環其前。還望左崖盡處，叢石盤崖，儼如花簇，而右崖西界大山，亦懸屏削於重樹間，幽巽之甚。由峽底又東南行一里，其峽外束如門，披門南出，稍轉東而下坡，半里，有水自東曲而西，大木橫架其上，南度之，是爲大橋。橋下水卽右甸下流，東行南轉，至是西折過橋，又盤西崖南去，已成湯湯之流。橋兩沿流之盤，皆隨之爲田；而三四家倚橋南東坡上，有中火之館。此右甸第二重東鎖之鑰，亦爲右甸東第二重東環南下之分支，與東南行大脊（右甸）相對成峽，夾溪南去者也。由橋南卽臨東南坡而上，水由峽直南去，路躡坤東南升，一上者二里，凌嶺頭，西望夾溪之山，稍南有破峽從西來者，卽水塘哨西下之水也。其南夾水一支，亦至是東盡，而有寨盤其上焉。其又南一支，嶙峋獨聳，上出層巒，是爲杜偉山。此乃右甸東南來之正脊，自草房哨度脈至此，更崇隆而起，轉而直南去，而東夾此溪，其脊乃東南下老龍，自雲州南下，分瀾滄潞江之脊，而直下交南者也。所望處尙在寨盤頂之東北。從此更夭矯南向，夾溪漸上，又二里，而隔溪與寨盤之頂對。又二里，降坡南下，穿坳而東，見其東又墜爲小坑，路下而涉之。一里，又南逾東坡西環之坳，又一里，有數家倚東坡而居，其東又有一溪自東北來，環所廬之坡，而注西峽。西峽水自北南下，與此水夾流而合於坡南，此坡居廬頗盛，是爲小橋。正西與杜偉山對，遙望杜偉山自西北來，至此南轉，其

挾臂而抱於西南者，皆灣甸州之境，水亦皆西南流；其北峽與寨盤之頂，夾而東出者，皆順寧之境，水皆東南流；則此山真一方之望，而爲順寧灣甸之東西界者也。飯於邨家，大雨復至，久而復行。由坡東下，渡北來之溪，小石梁跨之——所謂小者，以別於大溪之橋也。復東南上，隔溪對杜偉山而南，下瞰西峽之底，二流相合，盤盤南去，此山爲右甸東第三重東環南下之分支，爲錫鉛之脈者也。南五里，或穿嶺而左，見嶺東近峽墜坑，其過峯又環峙而東，又或分而南，穿嶺而右，見嶺西近峽，西溪盤底，杜偉駢夾。如是二里，乃墜其南坡，或盤西轉，或躡東折，或上或下，又五里，有兩三家當坳而廬，是爲兔威，於是再上其東坡。則東西擊皆可並睹矣。西擊直副西麓而長，以杜偉西屏也。東擊遙盤東谷，其下叢沓，而猶不見底；其東北有橫浮一抹者，此挾江（瀾滄）而東南之嶺也。其正東有分支南抱者，此中垂而爲順寧之脈也。從嶺漸下，或左或右，嶺脊漸狹，四里始望見東塢有溪，亦盤折其底，與西峽似，而西界外山，自杜偉頂南，其勢漸伏，又紆而南，則東轉而環其前，東界外山，則直互南向與東轉前環之嶺湊。問東西峽水，則合於錫鉛之前，而東南當溪峙之峽而去。問順寧之道，則逾東界之嶺而行。有道逾前山南環之嶺者，爲猛峒道，從獵昔猛打渡江而至與隆廠者也。於是從岡脊轉東行，其脊荒狹。又二里，西峽之溪，直副南麓下，而東峽溪亦近矣，遂如堵牆上行。又東二里，又東南下者二里，坡盡而錫鉛之聚落俯之。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三重之盡處也。其前東西二溪交會，有溫泉，當其交會之北涘，水淺而以木環其四周，無金雞永平之房覆，亦無騰越左所之石盤，然當雨流交合之間，而獨有此，亦一奇也。是日下午至駝騎稅，駕逆旅先覓得一夫，索價甚貴，強從之。乃南步公館，即錫鉛驛也。（按舊志作習謙。土人謂出錫與鐵，作錫鉛）返飯於肆，亟南由公館側浴於溫泉，暮返而臥。

初六日晨起而飯，其夫至，付發整擔而行，以一飯包加其上，輒棄之去，遂不得行。余乃散步東溪，有大木橫其上爲橋，即順寧道也。仍西上公館，從其西南下西溪，是爲猛峒道，有茅茨叢北岡上，是爲錫鉛街子。問得一夫，

其索價亦貴甚，且明日行。遂返邸作記。

初七日 前葉擔去者復來，乃飯而同之行。從公館東向下，涉東溪，獨木橋，遂東上坡。半里，平行坡上，或穿坳而南，或穿坳而北，南北皆深坑，而路中穿之東去。二里餘，沿西崖北轉。半里，穿西突之坳。半里，復東逾嶺而南。半里，又出南崖上，於是見南壑大開，壑中支條崩疊，木樹葺籠，皆出其下，而錫鉛南山，其南又疊一支，紆而東南下，以開此壑所陟山。東自東大山分支西突此岡，爲錫鉛東鎖鑰，直西南逼湊南山，水下其中甚束，至此而始出東壑也。瞰南倚北，又二里，見岡北亦嵌爲東西塢，聞水聲淙淙，余以爲卽西下錫鉛東溪者，而孰知從倚北之嶺已分脊，此塢且東南下矣。於是反倚坡北下，共半里，而涉一橋，度塢中水，是爲孟祐之西溪。其水南出前塢，與錫鉛之水合於孟祐之南，所謂孟祐河者也。澗之東，居廬壘出，有坡自北來懸其中一里，東向躡其上，當坡而居者甚盛。又東轉，再盤一坡，共一里，又有居廬當坡，皆所謂孟祐郵矣。——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四重之盡處也。於是又見一溪自東塢出，環塢而前，與西溪交盤南壑中，南壑平開，而南抵南山下。錫鉛之水，沿其北麓，又破峽東南去，東南開峽甚遙，而溪流曲折其間，直達雲州舊城焉。由郝東，卽循峽北入東塢一里。東下度峽中橋，其橋東西跨溪上，上覆以亭。橋內大水，自東北透峽出，橋外小水，自東南透峽出，過橋東向，緣西垂之嶺上。其上甚峻，曲折梯危，折而左，則臨左峽，折而右，則臨右峻。木蔭藤翳，連樞牽翠，高下虧蔽，左右疊換，屢屢不已。五里，漸平，則或沿左坡，或沿右坡，或陟中脊。——脊甚狹，而左右下瞰者，亦與前無異也。又三里，則從坡右稍下約一里，陟脊坳而東，又緣坡左上。一里，臨南坡之上，於是迴望孟祐錫鉛諸山，層環疊繞，山外復見山焉。余初疑錫鉛西嶺頗伏，何以猛峒之道，不西由其坳而南陟其岑？又疑灣甸之界，既東以猛峒，而猛峒以北，杜偉山以南，其西又作何狀？至是而遙見西嶺，又有崇峯一重，臂抱於西，蓋枯柯東嶺老脊之南度者。一由瓦房哨東度脊西南下，其互反高夾永昌之流而南下。哈思坳，坳之南，其脈猶未盡，故亦登溫板雞飛在此脊之西者，猶順寧屬，而其南卽東與杜偉

山自草房喻度脊者，如椅之交環其臂；其中皆叢沓之山，直下東南，而開峽底於猛峒西，勤之伏處；其西正開峽之始，南降三十里而後及猛峒焉。（猛峒富庶，以其屬灣甸境也。）此正西遙望之所及者，而正南則前夾之頂，至是平等，而猶不能瞰其外，正北則本支自障之，正東即其過脈分支之處，第見南峽之猶自東北環來也。又東上五里餘，坡脊遂有夾爲槽，路由槽中行，里餘，透槽東出，脊乃北轉。其下右壑盤沓如初，而左峽又墜南下之坑，故路隨脊北轉焉。又一里，脊東有峯中突，稍上，有中火之館，西向倚峯而峙，顏曰金馬雄關。前有兩家，即所謂塘報也。（鋪司鋪兵之類）賣腐以供旅人之飯云。既飯，由館左又東，半里，轉而北透一壑，其西峯即中火之館所倚者，此其後過脈處，與東峯夾成坳，由其中北透半里，即東轉，挾過脈東峯之北東向下，半里，又臨北壑之上。旋入夾槽中，兩崖如剖中嵌，僅通三尺，而底甚平，槽上叢木交蔽，半里有倒而橫跨其上者，連兩株，皆如從橋下行。又一里，其跨者巨而低，必偃伏而過焉。槽南闕處，猶時見西墜之峽，最後又見槽北西峽，猶西墜也。其二里，稍東上，逾脊南轉，有架木爲門，踞嶺東者，爲白沙鋪，哨，此南度之脊也。——乃右甸東分支南下之第五重。其脈獨長，挾東西分四支而抱於內，又南度而東南行，與右甸南杜偉山之脊，兩夾孟祐河而出於雲州舊城西，又與第六重沿瀾滄南岸之脊，東夾順寧河而出於雲州舊城東，從此南度，紆而西南，折而東南下，東突爲順寧郡城，又東南而盡於雲州舊城焉。由哨門南向稍下，輒聞水聲潺潺，從西南迸峽下，即東北墜坑去，而遂從其南東向下，猶有夾槽墜其中。二里餘，出槽，東行岡脊上，於是見北壑之北，則瀾滄南岸之山，紆迴東抱而南，爲老脊東之第六支，屏互於順寧河之東，今謂之東山，即志所稱某山也。其脊南至雲州西南突者，盡於新城西，東北由茅家哨過脈而南者，盡於雲州舊城所合二水東下而入瀾滄處。南壑之南，則即此白沙脊南度東轉，爲老脊東之第五支，屏互於順寧城之西，今謂之西山，即志所稱某山也。兩山夾塢東南去，而順寧郡城踞其中，西山下西北盤東山之勢，爲三臺山，渡江大道，東南塢盡之隙，則雲州在焉。——此一川大概也。而川中欹側，不若永昌騰越之平展云。

從岡平行二里，又稍下一里，前有一峯中道而突，穿其坳而上，約一里，有一二家倚坡東，是爲望城關。——從東南整中遂見郡城故也。從此又迤邐下坡十里，抵坡下東出大路，兩度小橋，上一坡，約二里，入郡城新城之北門。南過郡治前，稍轉東街，則市肆在焉。又南逾一坡，出南門，半里而入龍泉寺，寺門亦東向。其地名爲舊城，而實無城也。時寺中開講甫完，僧俗擾擾，余入，適當其齋，遂飽餐之，而停擔於內。

初八日 晨起，從殿後靜室往叩講師，當其止靜，未曙而出，余時欲趨雲州，雲州有路可達蒙化，自念從此而往，則雇夫尙艱，不若仍返順寧，可省兩日負戴。乃以行李寄住持師達周，以輕囊同僕行。達師留候飯，上午，乃出寺前，東隨小溪下川中，一里，渡草橋，循東界山麓南行，三里，稍上一西突之坡，村廬夾道，有普光寺，傍東山西向。又東南半里，下涉一小澗，仍南上坡，居廬不絕。已而其山東夾而入，又有小水自東壑來，渡之。又東南逾一坡，共五里，則大溪之水，自西而東折，有亭橋（名歸化）跨之，其水湯湯大矣。由橋南里餘，漸西南上東突之坡。上一里，村廬夾道，倚西山東向，有長窰高倚西坡，東下有西上，是爲瓦窰窰。由其南再越東突之脊，一里餘，東南下東出之峽。一里，又東南上，循西界山麓南行，再下再上，五里，有一二家倚東突之坡，坡間有小池一方，是爲鴨子塘。又東南五里，岡頭有邨，倚西岡東向，是爲象莊——此未改流時，土酋猛廷瑞畜象之所也。由其南稍折而下，一里，渡一澗，其澗懸岡東下。其西山環峽復東，南上二里，逾其東突之岡，盤之而西南下。二里，抵西坳下，折而循南岡東上，盤嶠而南，六里，有坊倚路左，其上有邨曰安樂邨，又東南四里，稍下，有邨倚西坡東向，是爲鹿塘。自歸化橋渡溪右，循西界山行，其支峯東突溪流盤峽中，至鹿塘，其下盤稍盤而開，田塍益盛，村廬之踞東西兩山者，皆繁，而兩西坡之鹿塘尤爲最云。時日纔下午，前無宿店，遂止邸樓作紀。

初九日 平明，飯而行，仍循西界山南行。八里，西界山忽橫突而東，大溪乃東北折入峽，有小溪自西南山腋來合。乃捨大溪，溯小溪南半里，東度小溪石橋，又南半里，有邨三四家倚南山東坳。由南山躡西坳而上，一里，南

邇東突之脊，有茅屋三楹踞脊間，是爲把邊關，有兩三家傍之居，西山之東突者，而溪流則繞其東峽而南焉。由關南下峽中，半里透峽，仍循西山行。復東見溪流自其東破峽南出，又下一里，溪流西南來，路東南臨其上，兩盤西灣之峽，又稍上，共一里，有郁踞路右岡上。又南一里，稍下，再盤西灣，南逾小石東行之脊，遂東南行坡陸間。一里餘，又稍上東突之坡，東南盤其嘴，一里餘，路分兩歧，一東南下峽者，爲渡溪往新城道；一西南循嶺者，爲翁溪往舊城道。蓋新城道由溪東峽中行，舊城道由溪西岸半行也。時峽中溪橋，已爲水漲衝去，須由翁溪涉溪而渡，而水急難涉，不若由舊城東北度橋，迂道而新城雖遠路十里，而免徒涉之艱焉。時聞楊州尊已入簾去，閃知愿書亦不必投，正可從舊城兼收之。乃由溪西，西南循山行，復入坡陸，一里，東南上東突之坡，又南二里，有郁倚西山嶺上，是爲翁溪。邨之南，西界山又環而東突，東界山亦折而東向去，中間東西塢，大溪東盤塢底，平巒夾之，翁溪之村正東南而下臨塢中。有路下涉塢中者，卽渡溪往新城道也。由郁南循南山東轉者，卽舊城道也。乃循山東行，一里，復東南緣坡上，北瞰塢中，溪南逼坡足，濼而東流，路臨坡上，甚峻。二里，東登嶺頭，乃轉南行，塢亦隨之，南向破峽出。路南行西坡，一里，大溪紆東南去，路乃南下坡。二里，有數家分廬塢中，是爲順德堡。堡南有山，自西界橫度而東突。大溪紆之路，南由其度脊處穿塢而過，半里，抵坳南，輒分峽下，又一里，有峽自南來，蓋西大山南由坳西直南去，南抵舊城之後，其東餘支，又北轉如掉尾而中夾爲塢，其來頗深，有郁廬倚西坡上。二峽合於前，遂東向成流，墜峽下，路亦挾北坡東下。隨之半里，度峽中小橋，其南前掉尾之支，又橫度東突，路復南向其度脊處，穿塢而上，一里餘，逾嶺坳南下。有郁在南塢，大溪自馬鞍山西盤西界東突之嘴，循東山南行塢東，路循西麓南行塢西。二里，西界山之南，復一支橫障而東，又有數家倚南山，廬間曲路，隨山東轉，溪亦隨塢東折。一里餘，盤其東突之嘴，大溪亦直揭其下，路與水俱抱之而南，南壑頗開，廬陸交錯，黍禾茂盛，半秀半熟，間有刈者，壑中諸廬，函宗（地名）最大，倚西山而居，壑中一里餘及之。由其前東南行陸間，一里餘，南從大溪西岸行。二里餘，

東西兩界餘支交環於前，而西支迴突爲尤甚。旣東向環而至，中復起一小尖，若當門之標，水由其東裂壑出，路由其西逾坳上，是爲順寧雲州分界。越脊南下，則其南壑又大開，坡流雜沓於其間，而遠山旁午，或斜疊於南，則西大脊自錫鉛南繞盤而東者，或夭矯於東，則東界分支，沿瀾滄西岸，度茅家哨而南盡於順江小水者，此其外繞之崇峯也。而近山則塢北西山之脈，至此南盡於西，爲舊城東山之脈；至此南盡於東，爲新城塢西，則西大脊之中，一峯從灣中東突，直臨舊城之西塢南，則西大脊東轉之支，又從南大脊之北，先夾一支爲近案塢東，則東界沿江之支，又從東西轉，直抱於新城之前爲龍砂；此其內逼之迴巒也。然猶近不見壑中諸水，而祇見舊城廬落，卽在南岡一里及之，亦數百家之聚也。飯於舊城，乃東向下坡，半里有大道沿坡西南去者，與隆廠道也。東北去者，新城道也。於是東北行田塍間，半里有新牆一圍，中建觀音閣，甚整而功未就，然規模雄麗，亦此中所未覩也。其處當壑之中，兩水交會處，眼界四達，於是始見孟祐河卽繞其東，順寧河卽出其北，遂共會於東北焉。於是西向遙望，有特出而臨於西者，卽大脊灣中東突之峯，其北開一隙，自西北來者，孟祐河所從出也。其南紆一隙，向西南峽者，與隆廠所從逾也；有中界而垂於東者，卽沿江渡茅家哨西環之支；其北開一隙，直上而來茅家哨者，新城所托之塢也。其南迸一隙，東壘而注於順江小水者，諸流所匯之口也。小憩閣中，日色正午，涼風悠然，僧淪茗爲供。已出圍牆北，則順寧之水，正出當門之壑，循北崖東轉，架亭橋其上，名曰砥柱。其水出橋東，繞觀音閣後，則孟祐河自西南來，合之東去，入水口峽者也。度橋，卽東北上坡，——是坡卽順寧東山之支，自瀾滄西岸迤邐而來，其東南南直下者，過茅家哨，此其西南分支者；至此將盡，結爲馬鞍山，東下之脈，爲新城，而此其東南盡處也。登坡里餘，下瞰二流，旣合，盤曲壑底，如玉龍曲折。其北又有一坡東下，卽新舊兩城中界之砂，夾水而逼於南山者，稍下而上，里餘，又越其脊，始望見新城在北峽之口，倚西山東下之脈。又三里，稍下，越一小橋。又半里，抵城之東南角，循城北行。又半里，入雲州東門。州中寥寥，州署東向，祇一街當其前，南北相達而已。至時日纔過午，遂

止州治雲南逆旅。

靈州，卽古之大侯州也。昔爲土知州奉姓，萬歷間，奉敕以從逆誅，遂并順寧，設流官，卽以此州屬之。州治前額標「欽命靈州」四字，想經御定而名之也。今順寧猛廷瑞家已絕，而奉氏之後，猶有奉祀子孫，歲給八十五金之餼焉。

雲州疆界北至順寧界，止數里；東北至滄江渡，八十里，爲蒙化界；西南逾猛打江二百三十里，爲耿馬界；東至順江小水，一百五十里，爲景東界；東南至夾裏滄江渡，二百里，亦景東界。

余初意雲州晤楊州尊，卽東南窮瀾滄下流，以一統志自瀾滄從景東西南下車里，而於元江府臨安江河下之，又注謂出自禮社江，由自崖埔合瀾滄而南，余原疑瀾滄不與禮社合，與禮社合者，乃馬龍江及源自綠豐者，但無明證瀾滄之直南而不東者，故欲由此窮之。前過舊城，遇一跛者，其言獨歷歷有據，曰：「潞江在此地西三百餘里，爲雲州西界，南由耿馬而去，爲渣里江，不東曲而合瀾滄也。瀾滄江在此地東百五十里，爲雲州東界，南由威遠州而去，爲撈龍江，不東曲而合元江也。」於是始知撈龍之名，始知東合之說爲妄。又詢之新城居人，雖土著不能悉，間有江右四川，向走外地者，其言與之合，乃釋然無疑，遂無復南窮之意。而此來雖不遇楊，亦不虛度也。

初十日，平明起飯，出南門，度一小坑橋，卽西南循西山坡而行。二里餘，漸折而沿其南坑之崖西向上。二里餘，南盤崖嘴，此嘴東北起爲峯頂，分兩丫，卽所謂馬鞍山也。東南下爲條岡，直扼舊城溪，而東逼東山，界兩城之間，爲舊城龍砂新城虎砂者也。此乃順寧東山之脈，由三溝水西嶺過脊南下而盡於此者。由此循峯西向北上，又二里，始平行峯西一里，出馬鞍峯後，爲馬鞍嶺，有寺倚峯北向，前有室三楹當嶺頭，爲茶房，從巔脊西向峻下，二里，始平。又半里，及山麓，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寧河，此已爲順寧屬矣。蓋雲州北界，新城以馬鞍山舊城

以兩宗南小尖東水之劫，其相距甚近也。渡湖北上坡，盤北山西麓行，四里，東西崖突夾，順寧溪搗其中出，路逾其東崖而入，又北一里，其坡西懸塢中，是爲花地。其坡正與翁溪東西遙對，中墜爲平塢，則田塍與溪流交絡焉。乃西北下坡，半里，及塢，又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寧溪。路從溪北西向行塢中，三里餘，將逼翁溪，而麓大溪自北峽出，漱西麓而界之，當從此涉溪上翁溪，邨出來時道，見溪東有路隨北峽入，遂從之。又里餘，路漸荒，又里餘，墜嶺而下，及於溪，即斷橋處也。新城之道實出於此，不由翁溪。從東崖墜流間架橋以渡，自橋爲水汨，乃取道翁溪，以溪流平塢間，可揭而涉也。臨溪波湧不得渡，乃復南還。三里，西渡翁溪，然溪闊而流漲，雖當平處，勢猶懸激，抵其中流，波及小腹，足不能定，每一移趾，輒幾隨波盪去，半晌乃及西岸。復由伊墜間上坡，一里，西抵邨下大路，乃轉而北，即來時道也。循西山臨坡而下，三里，有歧自峽中來，合即斷橋舊境矣。於是隨大路，又六里，過把邊關，淪湯而飯。下塢東北，一里餘，渡小橋，又一里，復與大溪遇。溯其西崖北，十里而至鹿塘。時纔過午，以暑氣逼人，遂停舊主人樓作記。

十一日 由鹿塘三十里，過歸化橋，從溪東循東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余疑以爲卽東山寺也，入而始知東山寺尙在北。乃復隨大路，三里，抵南關坡下亭橋。卽從橋東小徑東北上坡，又二里，而東山寺倚東山西向，正臨新城也。入寺，拾級而上，正殿前以樓爲門，而後有層閣，閣之上層奉玉帝，登之卽西山之支絡，郡堞之迴盤，可平揖而盡也。下閣，入其左廡，有一僧曾於龍泉一晤者，見余留同飯。既飯而共坐前門樓，乃知其僧爲阿祿司。西北山寺中僧也，以聽講至龍泉，而東山僧邀之飯者，爲余言自少曾遍歷龍木邦阿瓦之地，其言與舊城跋者，新城客商所言，歷歷皆合。下午，乃出寺。一里，度東門亭橋，入順寧東門，覓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關，一里，再信龍泉寺。

十二日 飯於龍泉，命顧僕入城覓夫，而於殿後靜室訪講師，既見，始知其卽一葦也。爲余淪茗炙餅，出雞羹

松子相餉，坐間以黃幘軒翰卷相示，蓋其行脚時所物色而得者。下午，不得夫，乃遷寓入新城樓，與蒙化妙藥師同候駝騎。

十三日 與妙藥同寓，候騎不至。薄暮乃來，遂與妙藥各定一騎，帶行囊，期明日行。（駝騎者，俱從白鹽井駝鹽而至，可竟達雞足甚便，時余欲從蒙化往天姥巖，恐不能待，止雇至蒙化城止。）

十四日 晨起而飯。駝騎以候取鹽價，午始發。出北門，東北下涉溪，約二里，過接官亭，有稅課司在焉。其歧而西者，即永昌道也。時駝騎猶未至。余先至，坐覽一郡形勢，而并詢其開郡始末。

順寧者，舊名慶甸，本蒲蠻之地。其直北爲永平，西北爲永昌，東北爲蒙化，西南爲鎮康，東南爲大候。此其四履之外接者。土官猛姓，即孟獲之後。萬歷四十年，土官猛廷瑞專恣，潛蓄異謀，開府陳用賓討而誅之。大候州土官奉赦與之濟逆，遂并雉彌之，改爲雲州，各設流官，而以雲州爲順寧屬。今迤西流官所蒞之境，以騰越爲極西，雲州爲極南焉。龍泉寺基，——即猛廷瑞所居之園也。——從西山垂隴東下。寺前有塘一方，頗深而澈，建水月閣於其中。其後面塘爲前殿，前殿之右，庭中皆爲透水之穴，雖小而所出不一。又西三丈，有井一圓，頗小而淺，水從中溢，東注塘中，淙淙有聲，則龍泉之源矣。前殿後爲大殿，余之所憩者，其東廡也。皆開郡後所建。

舊城即龍泉寺一帶，有居廡而無雉堞。新城在其北，中隔一東下之澗。其脈亦從西山垂隴東下，謂之鳳山。府署倚之而東向。余入其堂，欲觀所圖府境四止，無有也。

順寧郡城所托之峽，逼不開洋，乃兩山中一塢耳。本塢不若右甸之圓拓，旁塢亦不若孟祐邨之交錯。其塢西北自甸頭村，東南至函宗百里，東西闊處不及四里。

順寧郡之境，北寬而南狹。由郡城而南，則澗甸大候開州東西夾之，尖若犂頭。由郡城而北，西去繞澗甸。

之北，而爲錫鉛，爲右甸，爲枯柯，而界逾永昌之水；東去入蒙化之腋，而爲三臺，爲阿祿，爲牛街，而界逾漾備之流；其直北，則逾瀾滄，上打麥隴，抵舊爐塘，北嶺，始與永平分界，俱在二百里外，若屬之展者焉。自以雲州隸之，而後西南東南，各抵東西二江，不爲蹙矣。

瀾滄江從順寧西北境，穿其腹而東，至苦思路之東，又穿其腸而南，至三臺山之南，乃南出爲其東界；既與公郎分蒙化，又南過雲州東，又與順江分景東，郡之經流也。

郡境所食所燃，皆核桃油。其核桃殼厚而肉嵌，一錢可數枚，捶碎蒸之，箍搗爲油，勝芝麻菜子者多矣。駝騎至，卽東下坡，渡北來溪，身以鐵索架橋，亭於其上，其製做瀾滄橋者，以孔道所因也。度橋東，卽北上坡，循東山之麓，北向而登。是時駝騎一羣，以遲發疾趨，余賈勇隨之，上不甚峻，而屢過來坑之脊，三里，從脊上西望，望城關，祇隔一峽也。又北上，兩過旁墜之脊，三里，忽隨西坡下，轉一坳，復一里，越一西突之岡，由其北下，環山爲塢，有坪西向而拓，豐禾被腴，卽西突之岡所抱而成者。一里，陟坪而北，又下，連越二小溪——皆從東南腋中來，下西峽者，其處支流縱橫，蹊徑旁午，而人居隱不可見。從此復北上，五里有兩三家倚岡頭，是爲二十里，噲登岡，東北平行其脊，一里，復轉東向，循岡北崖下。又里餘，則有溪自東峽來，余初以有旣登岡，歷諸脊，當卽直上逾東大山，而不意又有此溪中間之也。旣下，乃溯流東入峽，半里，其水分兩峽，出一西南自岡脊後，一北自大嶺過脊處，乃依南麓，涉其岡後之流，溯北澗之左，復北上，蓋卽兩水中垂之坡也。於是從叢木深翳中，上二里，逾一岡，復循南崖之上行，一里餘，又穿坳而西，臨西崖之上，兩崖俱下盤深箐，中翳叢木，而西箐卽順寧北塢大溪源所出矣。又穿夾槽而上，半里，循西箐北崖上，西北平行一里，轉入北坳，平透坳北，一里，其脊南之箐，猶西墜也，半里，復入夾壁之槽，平行槽中，半里，亦有上跨之樹。又北一里，稍高，有石脊橫槽底，卽度脈也。此脊自羅岷山東，天井鋪兩度，迤邐隨江西岸，至此爲順寧東山，雲州北山，而南盡於順江小水之口，若羅岷大脊，則自南窩東北折而南。

自草房喻而去矣。已出夾槽，東北墜坑而下，一里，即有水自東南腋飛墜下西北坑者，路下循之，與白沙哨之東下者，同一胚胎。又東北陟脊，度脊再上，共三里，有四五家踞岡頭，是爲三溝水哨。蓋岡之左右下墜之水，分爲三溝，而皆北注瀾滄矣。又東北下七里，盤一岡，嘴又下三里，有一二家當路右，是爲塘報營。又下三里，過一邨，已昏黑。又下二里，而宿於高簡槽。店主老人梅姓，頗能慰客，特煎太華茶飲之。

十五日 平明，東北下坡，坡兩旁皆夾深崖，而坡中懸之，所謂高簡諸邨，又中踞其上。二里，轉坡北，下峽中。一里，復轉東北，循坡而下。四里，始望見瀾滄江流，下嵌峽底，自西而東，其隔峽三臺山，猶爲夙霧所籠，咫尺難辨。於是曲折北下者三里，有一二家瀕江而居，是爲渡口。瀾滄至此，又自西東注，其形之闊，止半於潞江，而水勢正濁而急。甫聞擊汰聲，舟適南來，遂受之北渡。時駝騎在後，不能待也。登北岸，卽曲折上，二里餘，躋坡頭，轉而東行。坡脊南瞰江流在足底，北眺三臺山屏迴嶺北，以爲由此卽層累而升也。又聞擊汰聲，則渡舟始橫江南去，而南岸之駝騎，猶望之不見。乃平行一里，折而北，向逾脊半里，乃循東崖瞰西塢北向行。二里，始望見三臺邨館在北山之半，懸空屏峙，以爲賈勇可至。又一里，路盤東曲，反漸而就降。又二里，遂下至壑底。壑中澗分二道家，一自西北，一自東北，合於三臺之麓，而三臺則中懸之。其水由西塢而南入瀾滄，乃就小橋度東北來澗，約一里，卽從夾中上躋中懸之坡，曲折上者甚峻。六里，始有數十家倚坡坪而居，是爲三臺山，有公館焉。又東北瞰東塢，循西崖而上，十二里，躡南互之脊。其脊之東西塢，猶南下者。又躡磴三里，有坊其岡頭，爲七碗亭者。岡之東下臨深壑，廡三間，綴其上，乃昔之茶菴，而今虛無人矣。又上里餘，盤突峯之東，其峯中突，而脊則從北下而度，始曲而東起，故突峯雖爲絕頂，其東下之塢，猶南出云。乃踞峯頭而飯。其時四山雲霧已開，惟峯頭猶霏靄氤氳氣。由峯北隨北行之脊，下墜一里餘，乃度脊東突，是爲過脈。是山北從老君山南行，經萬松嶺，天井鋪，度脊南來，其東之橫嶺，西之博南二脊，皆透斷於中，惟此支則過此而南，盡於泮山。從其北，臨西壑行，再下再上，三里餘，有峭房當路，亦

虛無棲者。又東北隨嶺脊下六里，循東塢，盤西嶺，又下二里，乃北度峽中小石橋。其水從西峽來，出橋而合於南峽，北從阿祿司東注於新牛街，入漾濞者也。石橋之南，其路東西兩歧，東歧卽余所從來道，西歧乃四川僧新開，欲上達於過脊者度橋，卽循北坡，臨南壑東北上三里，躡岡頭，有百家倚岡而居，是爲阿祿司。其地則西谿北轉，南山東環，有岡中突而垂其北，司踞其突處。其西面遙山崇列，自北南紆，卽萬松天井南下之脊，挾瀾滄江而南者，其北面亂山雜沓，中有一峯特出，詢之士人，卽猛補者後山，其側有寺，而大路之所從者。余識之，再淪湯而飯，以待駝騎。下午，乃至，以前無水草，遂止而宿。是夜爲中秋，余先從順寧買胡餅一員，懷之爲看月具，而月爲雲掩，竟臥。

十六日 味爽，飯而北行。隨坡平下十里，而下更峻。五里，至坡底，東西二塢水來合而北去。乃度東塢小橋，沿東麓北行塢中，隨水三里，又一溪自東峽來，渡其亭橋，又北一里，渡一大溪亭橋，是爲猛家橋。水由橋東破峽北出，路從橋北躡岡而上，其岡東縮溪口，有數家踞其上。從其北下，復隨溪行西岸，曲折盤塢十二里，有百家之聚，踞岡頭，東臨溪口，是爲新牛街——俱漢人之居——而地不開洋，有公館在焉，今以舊街巡司移此。由其北西北下二里，有小江自西而東，卽漾濞之下流也。——自合江鋪入蒙化境，曲折南下，又合勝備江，九渡雙橋之水，至此而東，抵猛補者，乃南折而環泮山，入瀾滄焉。江水不及瀾滄三之一，而渾濁同之，以雨愆故也。方舟渡之，登北岸，卽隨江東南行半里，隨江東北轉，遂循突波而上二里，登南突之坡，下瞰隔江，司與阿祿司溪出江之口對，江流受之，遂東入峽。路從北山之半，亦盤崖而從之。半里，有一家獨踞岡頭，南臨江坡而居，頗整。又東三里，有削崖高臨路北，峭壁間有洞南向，其色斑赭，卽阿祿司望北面特出之峯，此其西南隅之下層也。又東四里，有兩三家倚岡而居，是爲馬王箐。江流其前峽中，後倚特出崇峯，東望遙壑中開，東北劫中有箐盤峽而下，西與江流合而南去。其東南兩峯對峙，夾束如門，而江流由此南出焉。乃淪湯而飯於邨家。由邨東北上三里餘，當特出崇峯

之南，其下江流峽中，至此亦直南去。又東北二里，盤其東南之垂支，有兩三家踞岡上，是爲猛補者，亦喻秦之名也。於是逼特出崇峯東南麓矣。其東下盤壑中迴，卽東北紗松嶂南簷之所下者。其正南江流直去，恰當兩門之中，又從門隙，遙見小層之山，浮青遠映，此乃瀾滄江畔公郎之境矣。又東北盤崖麓而上，二里而下，半里，忽潤北一崖中懸，南向特立，如獨秀之狀，有僧隱菴，結飛閣三重倚之。大路過其下，時駝馬已前去，余謂此奇境不可失，乃循迴磴，披石而陟之。閣乃新構者，下層之後，有片峯中聳，與後崖夾立，中分一線，而中層卽覆之，峯尖透出中層之上，上層又疊中層而起，而後皆就崖爲壁，而綴之以鐵鎖，橫擊崖孔。其前飛甍疊牖，延吐煙雲，實爲勝地。恨不留被僕於此，倚崖而臥明月也。隱菴爲淪茗留榻，余恐駝騎前去不及追，匆匆辭之出。此岩在特出崇峯東南峽中，登其閣，正南對雙突之門。門外又見一遠峯中懸，員互直上如天柱，其地當與瀾滄相近，而不知爲何所。隱菴稱爲鉢盂山，亦漫以北巖相對名之耳。又謂在江外，亦不辨其在碧溪外，抑在瀾滄外也。由其東又上坡二里，登東岡。又東北迢遙而上，八里而至紗松嶂。是嶂乃東來之脊，西度而起，爲特出崇峯，南盡於碧溪江東北岸，是爲順寧東北盡處，與蒙化分英者也。以嶺有紗松樹最大，故名。時駝騎方飯於此，遂及之。又隨脊東上，四里轉而北，登嶺頭，是爲舊牛街，是日街子猶未散。已行八十里矣。此東來度脊之最高處，北望直抵漾濞，其東之瀾滄，直雄插天半，南望則瓦屋突門之峯，又從東分支西繞，環壑於前，西望則特出崇峯，近聳西南，江外橫嶺，語峯遙環西北，亦一爽心快目之境矣。於是北向隨嶺下，二里，盤崖轉東，循脊北東行八里，至舊巡司，又東北下二里，盤南壑之上，有路分歧，逾脊北下，想北通漾濞者。正路又東隨脊，二里餘，逾東嶺北下，於是其峽北向鑿，卽隨峽東坡東北行五里，至瓦葫蘆，有數十年倚坡嘴，懸居環壑中。坡東有小水，一自西腋，一自南腋，交於前壑而北去。則此瓦葫蘆者，亦山盡水溢之源也。是夜宿邸樓，月甚明，恨無貰酒之侶，悵悵而臥。

十七日

味爽飯而行，卽東下坡一里，渡西來小水，循北山而東半里，南來小水與之合，同破峽北去，路亦隨

之。挾山北轉，一里有亭橋跨其溪，曰廣濟。渡而東，循東麓北行，二里餘，有峽自西山來合。又北五里，北盤稍開，水走西北峽去。又有一水自東峽來合，其勢相埒，即湖之入東行里餘，有小橋架其上，北度之，復循北坡東上半里，溯溪北轉，二里餘，轉而東。一里餘，有數十家倚北山而居，是爲鼠街。子峽至是東西長，溪流峽底，路湖北崖。北崖屢有小水掛峽而下，路東盤之，屢上屢下，十里，逾坡東降，東峽稍開，盤北崖之紆，蓋北崖至是稍遜，而南障之屏削尤甚也。東三里，其溪一自北來，一自南墜，而東面則橫山障之路，乃折而溯北來之溪，二里，稍下一里餘，涉溪東岸，復溯溪北行。半里，溪仍兩派：一西北來，一東來。乃折東從東來者上，半里，有數家倚坡間，是爲猪矢河。哨（猪矢乃土言。此處爲諸河之始，恐是諸始河也。）其處山迴峽湊，中迸垂坡，一歧直北，逾嶺者，爲漾備道；一歧，逾坡東北去者，爲爐塘道。惟東向隨峽上者，爲蒙化大道。乃東上三里，稍隨一北曲之灣，灣中有小水，南墜其側，歧徑緣之而北，此非漾備，卽下關捷徑，惜駱騎不能從也。又東隨大道上，或峻或平，皆瞰南壑行。五里，乃逾嶺脊，脊稍中坳，乃東北自定西嶺分支西度爲甸頭山，又分兩支：一支北轉挾泃水，北出蒼山後；一支南下，互爲蒙化西夾之山，而此其脊也。脊東卽見大塢，自北而南，其東界山與此脊排闥相對，而北之甸頭山則中聯而伏，其外浮青高擁者，點蒼山也。南之甸尾，陽江中貫，曲折下墜，而與定邊接路焉。蒙化郡城，已東伏平川之中，而不卽東下也。從嶺脊平行而南，半里，其脊之盤礴西去者，紗松猛補者之支所由分，旁午東出者，郡城大路隨之下。始由峽中墜者，二里，既隨北坡下者，三里，又從坡脊降者，五里，於是路南之峽，墜而愈開，路北之峽，斷而復起。其峯自西脊下垂，至是，屢伏屢登，若貫珠而下，共四五峯，下至東麓，而陽江之水，自城西西曲而朝之，亦一奇也。路從其南連盤二峯，則南塢大開，有數家倚南山下，而峽中皆環塢爲田。又東一里，乃轉北，穿一東突峯後而透其坳，此峯卽連珠下第五峯，盡於東麓者。其上諸峯，皆隨下而循其南，至此峯，獨中穿而逾其北。此處似有神皋蘊結，而土人不識，間有旁綴而廬者，皆不得其正也。挾突峯之北而下，半里至麓。又東半里，則陽江自東來，抵山而南轉。

去路溯江北岸東行，半里有三鞏石橋，南架江上，逾橋南，復東一里，入蒙化西門，一里餘，竟城而抵東門，內轉半里，過等覺寺，稅駕於寺北之冷泉菴——卽妙樂師栖靜處，中有井甚甘冽，爲蒙城第一泉，故以名菴。

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與洱海相似。城內居廡亦甚盛，而北門外則圍園皆聚焉。聞城中有甲科三家，是反勝大理也。（北門外有賣餅者三四家，想皆中土人，其製酷似吾鄉「眉公餅」，但不兼各味耳。卽省中亦不及。）

蒙化土知府左姓，世代循良，不似景東桀驁。其居在西山北塢三十里。蒙化有流官，同知一人，居城中，反有專城之重，不似他土府之外受會前，亦不似他流官之有郡伯上壓也。

蒙化衛亦居城中，爲衛官者，亦勝地衛，蓋不似景東之權在土會，亦不似永昌之人各爲政也。

蒙化疆宇較蹙，其中止有一川，水俱西南下，瀾滄者，以定西嶺南脊之界其東也。
定西嶺從大脊分支，又爲一東西之界。其西則蒙化順寧永昌，其東則元江臨安激江新化及楚雄，脊南之州縣水，皆從是嶺而分，南龍大脊雖長，此有南條第一支也。至脊西之大理劍川蘭州，脊東之尋甸曲靖，雖在其北，爲大脊所分，而定西實承大脊而當其下流，謂非其區域所判，不可也。

蒙化有四寺，曰天姥，竹掃，降龍，伏虎。而天姥之名最著——在西北山塢間三十五里。余不及遍窮，欲首及之。

十八日，從冷泉菴晨起，合顧僕同妙樂覓駝騎，期以明日行。余亟飯，出北門，策騎爲天姥遊——蓋以騎去，殆能往返也。北二里，由演武場後西北下，約一里，渡一溝，西北當中川行。五里，過荷池。又北一里，過一溝。又西北二里，則大溪自東曲而西流，北涉之。四里，盤西山東突之嘴，其嘴東突，而大溪上流，亦西來逼之，路盤崖而北，是爲蒙北，天姥適中處。又北二里，過西山之灣。又北二里，再盤一東突之嘴。又過西灣三里，其東突之嘴更長，逾其

拗而北，有歧西向入峽，其峽對而西入，內爲土司左氏之世居。天姥道由拗北截西峽之口，直度北去，約三里，又盤其東突之嘴，於是居廬連絡，始望見天姥寺在北塢之半迴腋間。其山皆自西大山條分東下之迴岡也。又三里，有一圓阜當盤灣之中，如珠在盤，而路鑿其前，又北三里，循坡西北上，一里而及山門，是爲天姥崖，——而實無崖也。其寺東向，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門內有古坊曰雲隱寺。按一統志，龜軒圖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龍伽，獨自哀牢將其子細奴浮居其上，築嵩岡軒城，在立爲奇王，號蒙舍詔，今上有浮屠及雲隱寺。始知天姥崖，卽雲隱寺，而其山實名嵩軒圖也。其浮屠在寺北迴岡上，殿宇昔極整麗，蓋土司家所爲，今不免寥落矣。時日已下午，亟飯而歸，渡大溪，抵荷池，已昏黑矣。入城，妙樂正篝燈相待，乃飯而臥。

十九日 妙樂以乳線贈余，余以俞禹錫詩扇，更作詩贈之。駝騎至，卽飯而別。妙樂送出北門，仍二里，過演武場東，又北循東麓一里，有歧，分爲二：一直北隨大塢者，爲大理下關道；一東向入峽逾山者，爲迷渡洱海道。從迷渡者，東向上五里，涉西下之澗，於是上躋坡二里，得坪，有數家在坪北，曰阿兒邨，更躡坡直上五里，登坡頭，平行岡脊而南度之，此脊由南峯北度而下者，其東與大山夾爲坑，北下西轉而入大川，其西則平墜南川，從其上俯瞰蒙城，如一甌脫也。又北倚坡再東上，三里，有三四家當脊而居，是爲沙灘哨。脊上有新建小菴，頗潔，又躡脊東上二里，盤崖北轉，忽北峽駢峙，路穿其中，卽北來東度而南轉之脊也，是爲龍慶關。透峽，卽隨峽東墜，石骨磷岫，半里，稍平，是脊北自定西嶺南下，東挾白崖迷渡之水，爲禮社江，南由定邊縣東而下元江，西界蒙化甸頭之水，爲陽江，南由定邊縣西而下瀾滄，乃景東威遠鎮沅諸郡州之脈所由度者也。東向下者，四里餘，有數家居峽中，是爲石佛哨。乃飯。又三里，有三四家在北坡，曰桃園哨。於是曲折行峽中，隨水而出，或東或北，不二里，輒與峽俱轉，而皆在水左。如是十里，再北轉，始望見峽口東達川中，峽中小室累累，各就水次，其瓦俱白，乃磨室也。以水運機，磨麥爲麵，甚潔白，乃知迷渡川中，饒稻更饒麥也。又二里，度橋，由溪右出峽口，隨山南轉，半里，乃東向截川而

行其川甚平拓，北有崇山屏立，卽白崖站也；西北有攢峯橫互而南，卽定西嶺南度之脊也。兩高之門，有劼在西北，卽爲定西嶺逾嶺而西，爲下關道；從劫北轉爲趙州道。余不得假道於彼，而僅一涉禮社上流攬迷渡。風景皆駝騎累之也。東行平堤三里，有圍牆營路左，踞川中方整而甚遙，中無巨室，乃景東衛貯糧之所，是曰新城。半里，其牆東盡，復行堤上。三里，有碑亭在路右，乃大理倅王君署事景東，而衛人立於此者。又東半里，有溪自北而南，架木橋於上，水與溪形俱不大，此卽禮社之源，自白崖定西嶺來，南注定邊，下元江合馬龍爲臨安河，下蓮花灘者也。時川中方苦旱，故水若衣帶，從此望之，川形如犂尖，北拓而南斂，東西兩界山，亦北高而南伏，蓋定邊東大道，皆由此而南云。又東半里，入迷渡之西門，其牆不及新城之整，而居廬甚盛，是爲舊城，有巡司居之。其地乃趙州洱海雲南縣蒙化分界，而景東之屯亦在焉。買米於城，出北門，隨牆東轉一里，有支峯自東南繞而北，有小浮屠在其上，盤其嘴入東塢中，又一里，其中又成一小壑，曰海子，有倚山向北而居者，遂投之宿。

二十日，平明飯而行。又東一里，入峽。其中又成一小壑，二里，隨壑北轉，漸上坡，再上再平。三里，逾嶺頭，遂西北行。又三里，有邨在西坡腋間，爲酒藥村，又北循坡行。其坡皆自東而西向下者，條岡縷縷，有小水界之，皆西出迷渡者。再下再上，約十里，有賣漿者廬岡頭，曰飯店。有邨在東山下，曰飯店村。又北逾一岡，二里，坡西於是有山，與東坡夾而成峽，其小流南下而西注迷渡。路乃從峽中溯之北，二里餘，轉而東北，上二里餘，陟而逾其坳。此烏龍壩南來大脊，至此東度南轉，而峙爲水目者也。脊頗平坦，南雖屢升降坡間，而上實不多，北下則平如兜，不知其爲南龍大脊，余自二月十三，從鶴慶度大脊而西，盤旋西南者半載餘，乃復度此脊北，北下，計離鄉三載，陟大脊而東西度之，不啻如織矣。脊北平下半里，卽清華洞，倚西山東向，再入之，其內黃潦盈瀦，及於洞口，余去年臘月十九日，當雨後，洞底雖濘，而水不外溢，可以深入，茲方苦旱，而水當洞門，卽外臺亦不能及，其內門俱垂垂浸水中，止北穿一隙，其上亦透重光，不如內頂之崇深也。稍轉而北，其上竇卽黑暗而窮，其下門俱爲水沒，無從

蜀北岡東度之脊，所轉北而直接橫互崇山者。從嶺上觀之，東西界僅與脊平，至此而巖巖直上，其所下深也。塢中邨廬累落，卽所謂蕎甸。度西南峽所出澗，稍北上坡，又一里，而止於騎夫家。下午，熱甚，竟宿不行。

二十一日 平明飯而行。騎夫命其子擔而隨，纔出門，子以擔重復返，再候其父飯，仍以騎行，則上午矣。北向隨西山之麓，五里，有一邨在川之東，爲海子邨。——當川窪處，而實非海也。第東山有峽向之耳。漸轉西北，五里，西山下得過一邨，又四里，有數十家倚西山而廬，其前環堤積水，曰馮翊邨。其北卽崇山橫障之麓。川中水始沿東山北流，至是西轉，漱北山而西，西山又北突而扼之，與北麓對峙爲門，水由其中西向破峽去，路由其南西向逾坳入，遂與水不復見。蓋北突之嘴，夾水不可行，故從其南，披隙以逾之也。由馮翊邨北一里，至此坳麓，乃西向盤崖歷壑。山雨忽來，傾盆倒峽，挾地交流。二里，轉西南，盤崖上，又一里，轉西北，遂躡石坡。里餘，升岡頭，有歧西向逾坳者，賓居道也。北向陟岡者，賓川道也。乃北上半里，遂登嶺頭，於是西瞰大川，正與賓居海東之山，隔川遙對，而川之南北，尙爲近山所掩，不能全觀。然峯北蕎甸之水，已透峽西出，盤折而北矣。乃西北下山，一里餘，騎夫指北峯夾岡間爲鐵城舊址，昔土酋之據以爲險者，蓋梁山山北盡之支。北則蕎甸水界爲深壑，南則從峯頂又墜一坑環之，此岡懸其中，西向特立，亦如佛光寨，特險一女關之意也。非鄒中丞（應龍）芟除諸巢，安得此寧宇乎？又下里餘，渡墜坑之水，乃循東山北行。又三里，抵蕎甸水所出口。其水分衍漫流，而北隨之，或行水中，或趨磧上，或涉水左，或涉水右，茫無正路。四里，乃上東麓，始有路北向，循麓行六里，望路西有鞏橋當川之中，則大理由賓居來大道，有聚落在樹西，是爲周官營。從其東直北三里，一小坊在岡上，過之，始至賓川城。又北一里，過南薰橋，入其南門，行城中，北過州治前，約一里，出北門飯。市肉以食。北一里，通小岡坊，西北下渡一里，抵川中澗。其北有鞏橋五洞，頗整，以澗水僅一衣帶，故不由橋而越澗。又西北二里餘，遂抵西山東突之嘴。盤之北，又二里有路自西南逾嶺坳來合。——卽余昔從梁山來者。——其北有邨廬倚西峯下，是爲紅帽邨。余昔來飯處也。從邨後

隨西山北行，四里，適山開小峽，於是路分爲二。遂西向入峽，一里，涉小澗北。上。一里，登岡頭，過一坊，復西北行。二里，西望同脊，望見南山自西屏列而東，是排涉北界之山。西自海東，東抵賓居，南與大脊烏龍壩山並夾者，土人稱爲北山，而觀音箐在其北塢。其西北瀕洱海，爲魯擺山，則三澗門所來之脊，又東挾上下倉之水，而北出拈花寺。南橋下者也。從岡頭又西北行三里，稍下，有水自西南來，有亭橋北跨之，是爲乾果橋。北有數家倚岡，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乾果北有一尖峯，東向而突，亭亭凌上，蓋西南自魯擺海東之脊，分支東北上，爲上下倉觀音箐分界下爲煉洞，乾果二溪中垂，亦雞山東第一水口山也。

二十二日 平明，飯而行。西北三里餘，涉一小溪，又上里許，珠尖峯下，循其東崖而北。一里，隨崖西轉，遂出峯北。於是北塢自西而東，卽雞山之水。自煉洞而東，下牛井街，合賓川而北者也。路隨南崖西向下，二里，有邨在路旁，上有坊曰「金牛溢井」。土人指溪北邨旁有石穴爲金牛溢處，而街則在其外。又西盤峽陟坡，二里，下渡一小水，復西北上，再下再上，五里，登一岡頭——皆自南而北突者。又二里，稍下，過「廣甸流芳」坊。又北一里，於是邨廬相望，卽煉洞境矣。南倚坡，北瞰塢，又二里，過公館街。又北一里，過中谿莊（李中谿公以年老，煉洞米食之易化，故置莊以供餐。雞山中谿公有三遺跡：東爲此莊，西「桃花」箐，下有中谿書院，大頂之側，禮佛臺，有中谿讀書處。）又北上岡一里，茅舍累累，布岡頭，是爲煉洞街。又北半里，過「煉法龍潭」坊。又北里餘，稍下，過一橋，有數家倚西山塢中，前有水一塘，其上有井，一小亭覆之，卽龍潭也。不知煉法者爲誰矣。邨北有巨樹一株，根曲而出土上，高五六尺，中空，而復倒入地中，其下可通人行。於是又西北二里，逾一坡。又西北一里餘，過茶菴。又西北下涉一坑，一里，涉坑復上。乃循北山之環腋而西上，一里餘，瞰其南壑。中環如規，而底甚平。又西上一里，遂分兩歧，北向逾嶺爲雞山道，乃北上行嶺頭。二里，復西折而下。下二里餘，有峽自西南來，其底水破峽東北出，卽下倉海子水。所由注牛井者，有亭橋跨之，是雞山東第二水口山也。渡橋西，復北上坡，折而南，盤西峽而北，一里

餘循峽西北上。又里餘，有哨當嶺頭。從此平行直南，乃下倉道。逾嶺北下，一里，則拈花寺。東向倚西山，居環壑中。乃入而飯。既飯，雨至，爲少憩。遂從寺左轉而西，一里餘，逾一北突之嶺，有坊曰「佛臺仰止」。始全見雞山面目。頂聳西北，尾掉東南，高懸天際，令人神往。逾脊西下，卽轉而北，一里，下涉北墜之峽。又半里，西逾一北突之坳，坳南歧有坊倚坡，此白石崖東麓坊也。余昔來未及見，故從其西麓之坊折而東上。過坳，復西向循大路趨，里餘，過白石崖西坊。又西里餘，有歧稍下，則雞山前峽之溪，東向而入牛井街，合賓川溪北向桑園而下，金沙矣。溪有小亭橋跨其上。過橋北，騎夫東轉北上，而向沙址。余西向湖溪，欲尋所謂河子孔者。時水漲，濁流奔湧，以爲不復可物色。遇一堰，問之，指在西南崖下，而沿溪路絕，水派橫流，荆棘交繫。或涉流，或踐莽，西二里，忽見亭橋跨溪上，其大倍於下流沙址者。有路自北來，越橋南，卽循南山東向，出白石崖前，乃登山官道，始知沙址小橋乃捷徑，而此橋卽洗心橋也。河子孔卽在橋南石崖下。其石橫臥二三丈，水由其下北流，溢出穴橫長如其石，而高不及三尺。水之從中溢者甚清，而溪中之水自橋西來者渾濁如漿。蓋橋以西，水從二派來：一北來者，瀑布峽中，與悉檀龍潭二水所合；一西來者，桃花箐東下之流。二派共會橋西，出橋東，又會此孔中，派此雞山南澗之上流也。（孔上有神祠，其南崖之上，更有靜室。）於是隨北來大路，上「靈山一會」坊。二里，至坊下，卽沙址西來所合者。其西南隔澗，有寺踞坡麓，爲接待寺。此古刹也，在西第一支東盡之麓。雞山諸刹，山路未闢，先有此寺，自後來者居上，而此刹頽矣。時余不知騎僕前後，徘徊一里，漸隨溪東崖而上。其東峯下臨，卽東第二支迴環之嶺，新構塔基於其上，中與大士閣中第二支相對成峽，而路由其下者也。又北一里，盤坡稍上，過報恩寺。寺爲東第三支山麓之首刹，亦如接待之在西支之首。惟中第二支其麓爲兩溪交會處，夾尖無刹可托，其上卽大小閣中臨之而已。從報恩西又北一里，有橋西跨澗上，度橋，循大士閣東麓北向上，半里，有歧西南盤嶺者，卽大士閣大道也。直北臨東溪西崖而入者，悉檀龍潭道也。問駝騎已先向龍潭，余隨之一里，又東度橋，從澗東躡峻上，其上趾相疊，然

巨松夾隴，翠蔭飛流，不復知有登陟之艱也。又二里，轉龍潭上。半里而入悉檀寺。時四長老俱在，惟純白出迎，乃稅駕北樓。回憶歲初去此，已半載餘矣！

己卯八月二十三日 雨淡日，憩悉檀。

二十四日 復雨，憩悉檀。

二十五日 雨仍淡。下午，宏辨師自羅川中所諸莊回，得吳方生三月廿四日書。（乃麗江令人持余書往邀而寄來者。）宏辨設盒夜談。

二十六日 日中雨霽，晚復連綿。

二十七日 霽，乃散步藏經閣，觀丁香花。其花嬌豔，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間，中甚多，而雞山爲盛。折插御風球，時球下小截，爲駝夫肩負而捐，與上截接處稍解，余姑垂之牆陰，以遂其性。御風之意，思其懸崖飄颻而名之也。

二十八日 霽甚。下午，體極自摩尼山回，與摩尼長老復吾俱至。素餐極整，設盒夜談。

二十九日 爲宏辨師誕日，設麵甚潔白。平午，浴於大池。余先以久涉瘴地，頭面四肢俱發疹塊，累累叢膚理間，左耳左足，時時有蠕動狀，半月前以爲虱也，索之無有，至是知爲風而苦於無藥。茲湯池水深，但煎以藥草，乃久浸而薰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風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瘳機矣。下午，長一、蘭宗來，體師更以所錄山中諸利碑文相示，且謀爲余作揭轉報麗江（諸碑乃麗江公先命之錄者。）

九月初一日 在悉檀。上午，與蘭宗、長一觀菊南樓。下午，別去。

初二日 在悉檀。作記北樓。是日體極使人報麗江府。

初三日 初四日 作記北樓。

初五日 雨淡日。賣土麥洗烘之。

初六日 初七日 淡日夜雨不休。是日體極。邀坐南樓，設茶餅。飯出，朱按君（泰真）謝撫臺（有仁）所書詩卷，并本山大力士無野愚所存詩跋。程二遊（名還，省人）初遊金陵，水昌王會圖誣其騙銀錢中丞逮之獄，而盡其家。雲南守許學道康憐其才，私釋之，避入山中。今居片角，在摩尼東三十里。詩畫圖章，章他山陳渾之恆之詩翰，相玩半日。

初八日 雨霽，作記北樓。體極，以本無隨筆詩稿示。

初九日 霽甚，晨飯。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蒼山洱海未了之興。體極來留曰：「已着使特往麗江。若去而麗江使人來，是誑之也。」余以即來辭，體極曰：「寧俟其信至而後去。」余從之。遂同和光師窮大覺來龍。從寺西一里，渡蘭那寺東南下水，過迎祥、石鐘、西竺、龍華，其南臨中谿，即萬壽寺也，俱不入。西北約二里，入大覺訪遍周，遍周間居片角莊，月終乃歸。遂出過鎖水閣。於是從橋西上，共一里，至寂光東麓，仍東過澗，從澗東躡大壑，後大脊北向上，一里餘，登其中岡，東望即蘭那寺峽，西望即水月菴，後上烟霞室峽也。又上里餘，再登一岡，其岡西臨盤峽，西北有瀑布懸崖而下，其上靜廬臨之，即旂檀林也。東突一岡，橫抱爲蘭陀後脊，岡後分峽東下，即獅子林前墜之壑也。於是歧分嶺頭，其東南來者，乃蘭那寺西上之道，東北去者，爲獅林道，西北盤崖而上者，爲旂檀嶺也。其西南來者，即余從大覺來道也。始辨是脊，從其上望臺，連登三小峯南下，脊兩旁西墜者，南下爲瀑，布而出鎖水閣橋，東墜者，南下合輝林諸水，而出蘭那寺東，是東下之源，即中支與東支分界之始，不可不辨也。余時欲東至獅林，而忽見瀑布垂納，乃昔登雞山所未曾見。姑先西北上，於是愈上愈峻，路愈狹，曲折作「之」字而北者二里，乃西盤望臺南嘴。此脊下度爲大覺正脊，而東折其尾，爲龍華西竺石鐘迎祥諸寺，又東橫於大龍潭南，爲悉檀前案，而盡於其下。此脊當雞山之中，其脈正而雄，望臺初湧處，連貫三珠，故其下當結大覺爲一

山首利，其垂端之石鐘，亦爲開山第一古蹟焉。然有欲以此山作一支者，如是，則塔基卽不得爲前三距之一，而以此支代之，但此支實短而中縮，西之大士閣，東之塔院，實交峙於前，與西支之傳衣寺，嶺鼎足前列，故論支當以寂光前引之岡爲中，塔基上擁之脊爲東，而此脈之中縮者不與論，剝當以大覺中懸爲首而西之寂光，乃其輔翼；東之悉檀，另主東盟；而此寺之環拱者獨尊。故支爲中條附庸，而寺爲中條冠冕；此寺爲中條重，而中條不能重寺也。噫之要有亂礫垂峽，由此北盤峽上路出旃檀嶺之上，爲羅漢壁道；由此度峽西下，爲旃檀中靜室道；而瀑布則層懸其下，反不能見焉，乃再度峽西崖，隨之南下，一里，轉東歧，得一新闢小室，問瀑布何在，其僧撲而好事曰：「此間有三瀑，東箬者最上而小，西峽者中懸而長，下塢者水大而短。惟中懸爲第一勝，此時最可觀，而春冬則無有。」——此所以昔時不聞也。老僧牽衣，留待淪茗，余急於觀瀑，僧乃前爲導，西下峻級，半里，越級澗之西，有小水垂崖前墜爲壑，而路由其上南盤而下，又半里，卽見壑，東危崖盤盤，其上瀑垂空倒峽，飛噴迢遙，下及壑底，高百餘丈，搖嵐曳石，浮動煙雲，雖其勢小於玉龍閣前峽口瀑，而峽口內嵌於兩崖之脊，觀者不能對峽直眺，而旁覷倒瞰，不能竟其全體，此瀑高飛於穹崖之首，觀者隔峽平揖，而自額及趾，靡有所遺，故其跌宕之勢，飄搖之形，宛轉若有餘，騰躍若不及，爲粉碎於空虛，爲貫珠於掌上，舞霓裳而骨節皆靈，掩鮫綃而丰神獨適，不由此幾失山中第一勝矣。由對峽再盤西嘴，入野和靜室，門內有室三楹，甚爽，兩旁夾室亦幽潔，其門東南向，以九重崖爲龍，卽以本支旃檀嶺爲虎。其前近山皆伏，而遠者，又以賓川、東山、并梁、王山爲龍虎，中盡益開展無前，直抵小雲南、東水盤諸嶺焉。蓋雞山諸利及靜室，俱南向，以東西二支爲龍虎，而西支之南有香木坪，山最高而前，羣亦爲虎翼，故藉之爲勝者，此視之爲崇者亦此，獨此室之向，不與衆同，而此山亦伏而不見，他處不能也。野和爲克新之徒，尙居寂光，以其徒知空居此，年少而文，爲詩雖未工，而志甚切，以其師叔見曉，寄詩相示，并己稿請正，且具餐焉。（見曉名讀微，一號蒼雪，去山二十年，在余鄉中峯，爲文湛持所推許，詩翰俱清雅。）問克新

向所居精舍，尚在西一里，而克新亦在寂光。乃不西，復從瀑布上，東盤望臺之南，二里餘，從其東麓，見一靜室，其僧爲一宗，已獅林西境矣。室之東，有水噴小峽中，南下涉之。又東，卽體極靜室。其上爲標月靜室。其峽中所噴小水，卽下爲蘭那東澗者，此卽其源頭也。其上大脊已不甚遙，而崖間無道，由望臺可上，至是已越中支之頂，而御東支矣。由此而東半里，入白雲靜室，是爲念佛堂，白雲不在，觀其靈泉，不出於峽而出於脊，不出崖外而出崖中，不出於穴孔而出於穴頂，其懸也似有所從來而不見，其墜也曾不假灌輸而不竭，何前不遽出而必待結廬之後，何後不中止，而獨擅諸源之先，謂之非「功德水」可乎？較之萬佛閣巖下之罅穴，霄壤異矣。又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是爲大靜室——淡談半晌，西南下一里，飯於影空靜室。與別已半載，一見把臂，乃飯而去。從其西峽下半里，至蘭宗靜室。蓋獅林中脊，自念佛堂中垂而下，中爲影空，下爲蘭宗，兩靜室，而中突一巖間之一踞巖端，一倚巖脚，兩崖俱墜，峽環之，巖峙東西峽中，南擁如屏，東屏之上，有水墜，洒空而下，照於嵌壁之外，是爲水簾。西屏之側，有色旁映，傅粉成金，煥乎層崖之上，是爲翠壁。水簾之下，樹皆偃側，有斜幕如翅，有橫臥如虬，更有仰體而橫生者，衆支皆圓，而此獨扁，衆材皆奮，而此獨橫，亦一奇也。蘭宗遙從竹間望余，至卽把臂留宿。時沈辛野已東遊，乃翁偶不在廬，余欲候晤，遂從之。和光欲下山，因命顧奴與，恐山廬無餘，被憐其寒也。奴請匙鑰，余并箱篋者與之，以一時解縛不便也。奴去，蘭宗卽曳杖導余，再觀水簾翠壁，側樹諸勝，旣暮，乃還其廬。是日爲重陽，晴爽旣甚，而夜月當中峯之上，碧落如水，恍然羣玉山頭也。

初十日晨起，問沈翁，猶未歸。蘭宗具飯，更作餅食，余取紙爲獅林四奇詩界之。（水簾，翠壁，側樹，靈泉）見願僕不至，余疑而問之。蘭宗曰：「知君卽下，何以復上？」而余心猶怏怏不釋，待沈翁不至，卽辭蘭宗下。纔下，見一僧倉皇至，蘭宗尚隨行，訊其何以來，則曰：「悉檀長老命來候相公者。」余知僕遁矣。——再訊之，曰：「長老見尊使負包囊往大理，詢和光疑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來告。」余固知其逃也，非往大理也。遂別蘭宗，同僧亟

下，五里，過蘭那寺，前幻住菴東。又下三里，過東西兩澗會處，抵悉檀已午。啓篋而視，所有盡去。體極宏辨，欲爲余急發二寺僧往追，余止之，謂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亦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於萬里之外，何其忍也！

十一日 余心忡忡，體極忍余憂悴，命其姪并純白陪余散行，藏經樓諸處。有圓通菴，僧妙行者，閱藏樓前，淪茗設果，純白以象黃數珠見示。象黃者，牛黃狗寶之類，生象肚上，大如白果。最大者如桃，綴肚四旁，取得之，乘其軟以水浸之，製爲數珠，色黃白如舍利，堅剛亦如之，舉物莫能碎之矣。出自小西天，彼處亦甚重之，惟以製佛珠，不他用也。又云象之極大而肥者，乃有之，百千中不能得一，其象亦象中之王也。坐樓前池上，徵迦葉事，取藏經中與雞山相涉者，摘一二段錄之。始知經言迦葉守衣入定，有四石山來合，卽其事也。亦未嘗有雞足名。又知迦葉亦有三，惟迦葉波名爲摩訶迦葉。「摩訶」大也，餘皆小迦葉耳。是晚，鶴慶史仲口自省來。史乃公子，省試下第歸，登山自遣。

十二日 妙行來約余往遊華嚴，謂華嚴有老僧野池，乃月輪之徒，不可不一晤，向以坐關竈中，以未接顏色爲恨。昔余以歲首過華嚴，其徒俱出，無從物色，余時時悼月公無後，至是而知尙有人亟飯而行，和光亦從。西一里，逾東中界溪，卽爲迎祥寺，於是涉中支界矣。又一里餘，南逾鎖水閣，下流登坡，於是涉中支脊矣。西北溯脊一里，過息陰軒，又循瀑布上流西北行里餘，渡北來之溪，於是去中支涉西支界矣。又北里餘，西涉一峽溪，再上一西來小支之嘴，登之西北行一里，又西度亭橋，下水爲華嚴前界水，上下俱有橋，而此其下流之渡，橋內峽中，有池一圓，近流水而不溷，亦龍潭類也。由溪南向西北行，於是涉西支脊矣。半里，乃入華嚴寺，寺東向，踞西支大脊北，創自月潭，以其爲南京人，又稱爲南京菴。至月輪而光大之，爲雞山首刹，慈聖太后賜藏貯之後燬於火。野池復建，規模雖存，而法藏不可觀矣。野池年七十餘，歷侍山中諸名宿，今老而不忘先德，以少未參學，掩關靜閱，致

致不倦，亦可取也。聞余有修葺雞山志之意，以所錄清涼、通傳假余，其意亦善。下午將別，史君聞余在，亦追隨至，余恐歸途已晚，遂別之，從別路先返，以史有輿騎也。出寺西北，由上流度橋四里，連東北逾三澗，乃至其東界之支——即聖峯燃燈之支垂也。又一里，東下，至其盡處，有寺中懸，是爲天竺寺。其北澗自仰高亭峽中下，其南澗又從西支東谷屢墜而下者，夾聖峯之支，東盡於此。王十岳遊紀，以聖峯爲中支，誤矣。由其垂度北峽小橋，於是又涉中支之西界，循北麓而東。半里，兩過南下小水——乃首傳寺前左右流也。——其南峽中始闢爲畦。有廬中央，是爲大覺菜圃。從其左北轉半里，逾支脊，連橫過法華千佛靈源三菴，是皆中脊下垂處。半里，北逾鎖水閣下流，即大覺寺矣。仍東隨大路一里，過西竺寺前，上圓通菴，觀燈籠花樹。其樹葉細如豆瓣，根大如匏瓠，花開大如山菜莢，中紅而尖蒂俱綠，似燈垂垂。余從永昌劉館見其樹，未見其花也。此菴爲妙行舊居，留淪茗乃去。一里，由迎祥寺北度澗，仍去中界而入東支界。溯水而北，過龍泉菴、五華菴、五華，今名小龍潭，乃悉檀大龍潭之上流。大龍潭已涸爲深壑，乃小龍潭猶匯爲下流。余屢欲探之，至是強二僧索之。五華後坡，見水梳淙淙，分注悉檀，右而坡道上躋，不見其處。二僧以日暮勸返。比還，寺門且閉矣。是夜，與史君對談，復吾齋頭。史君留心澗岳，談大脊，自其郡西金鳳、暗嶺南過海東，自五龍壩水，目水盤，鋪過易門、昆陽之南，而包省會者，甚悉。且言九鼎山前梁王山西腋之溪，乃直南而下，白崖迷渡者，其溪名山溪，後人分鑿其峽，引之洱海，則此溪又一水兩分矣。果爾，則清華洞之脈，又自梁王東轉南下，而今鑿斷之者。余初謂其脊自九鼎西墜，若果有南下白崖之溪，則前之所擬，不大誤哉。目前之脈，經杖履之下如此，故知講求不可乏人也。史君謂生平好搜訪山脈，每被人哂，不敢語人，邂逅遇余，其心大快。然余亦搜訪此脊幾四十年，至此而後盡，又至此而後遇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如洗，心骨俱澈。

十三日 史君爲悉檀書巨扁，蓋此君夙以臨池擅名者，而詩亦不俗。復相與劇談。既午，與人催就道，史君戀余

同遊九重崖，橫獅林，旃檀而西，宿羅漢，明日同一登絕頂作別。余從之。遂由悉檀東上坡，半里，過天池，靜室。六里而過河南，止足師靜室。更北上，里餘，直躡危崖下，是爲德充靜室。德充爲復吾高足，復吾與史君有鄉曲之好，故令其徒引游此室，而自從西路上羅漢壁，具飯於西來寺，以爲下榻地。此室當九重崖之中，爲九重崖最高處，室乃新構而潔。其後危巖之半，有洞中懸，可緣木而上。余昔聞之，不意追隨首及於此。余仰眺叢木森霄，其上似有洞門，彷彿佛。時史君方停憩不前，余卽躡險以登，初雖無徑，旣得引水之木，隨之西行，半里，又仰眺洞當在上，復躡險以登。初亦無徑，半里，旣抵巖下，見一木俯崖直立，少斫級痕以受趾，遂揉木升崖，凡數懸其級，始及木端，而石級亦如之，皆危甚，足之力，半寄於手，手之力，亦半無所寄，所謂憑虛御風，而實憑無所憑，御無所御也。洞門正南向，上下皆削壁，中嵌一門，高丈五，闊與深亦如之。而旁無餘隙，中有水自頂飛灑貯之，可供一人餐，憩之亦僅受一人榻，第無餘隙，恐不免風雨之逼。然臨之無前，近則香木坪之嶺，已伏於上；遠則五龍壩之障，正橫於南，排沙觀音，諸山層層中錯，各獻其底裏，而無餘蘊焉。久之，聞室中呼聲，乃下，又隨引水木而東，過一棧，觀水所出處，乃一巨石下，甫出，卽列木引之西注，此最上層之水也。其下一二丈，又出一水，則復吾之徒，引入靜室。其下又出一水，則一柵軒引之。連出三級，皆一峽，雖穴異而脈必潛通。其旁分而支引者，舉巖中皆藉之矣。旣下室中，聚茶果，復繼以餅餌。乃隨下層引水之木，西一里，入一柵軒，延眺久之，又去而行，西一里，過向所從登頂之坡，橫而西，路漸隘，或盤坡嘴，或過峽，皆亂礫垂沓，而中無滴水，故其地不能結廬，遂成莽徑。二里餘，峽中中有巨木，橫偃若橋。又西二里，乃踐坡轉嘴而上，過野愚靜室。又半里，上至白雲靜室，白雲固留，以日暮而去。白雲隨過，體極靜室而別。西半里，過一宗靜室，傍水，又躡坡半里，逾望臺，南突之脊，於是眼色已來，月光漸耀。里餘，兩過望臺，西坳之水，又一里，南盤旃檀嶺，乃西過羅漢，漢壁東垂，皆乘月而行也。又稍盤嘴而上，半里，是爲慧心靜室。此幻空碧雲寺前南突之坡也。余昔與慧心別與會澄寺，訪之不值，今已半載餘，乃乘月叩扉，出茗酌於月下，甚適。此地

去復吾先期下榻處，尚三里，而由此西下度箒，暗不可行。慧心乃曳杖爲指迷。半里，度而上。又半里，登坡，與碧雲大路合。見月復如前，慧心乃別去。又西一里，過一靜室，乃盤礴北向踞坡，則復吾使人遍呼山頭矣。又一里，入西來寺，寺僧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餐者——聞之，自其靜廬來迎。復吾知吾輩喜粥，爲炊粥以供。久不得此，且當行陟之後，吸之明月之中，不啻仙掌金盞矣！

十四日 三空先具小食，饜後繼以黃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軟更勝於糯粉者，乳酪，椒油，薑油，梅醋，雜沓而陳，不豐而有風致。蓋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約而來。

李夢良曰：王忠紐先生云：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後，俱無小紀。余按公奉木麗江之命，在雞山修志，逾三月而始就。則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之日也。公零有雞山志，摘目三小册，即附載此後，而麗江紀事一段，及法王緣起一段，併附見焉。

雞山志目（附）

一卷 眞形統彙（此山之綱嶺也）

山脈 山形 山界 關 鼎盛

石臺洞巖峯

二卷 名勝分標 (勝概本乎天，故隨其發脈，自頂而下分也。)

嶺 梯 峽 管 坪 林 泉 瀑 潭 溫 泉

三卷 化字隨支 (功業本乎人，故因其登陟，自卑而上升也。)

——中條刹舍

四卷 化字隨支 (東條刹舍西條刹舍)

五卷 化字隨支 (絕頂羅城山外刹舍附坊亭橋聚)

六卷 神跡原始 (傳法正宗傳附法顯事跡附小沈事跡)

古德垂芬 (名宿傳高隱傳)

七卷

宰官護法
名宦傳
鄉賢傳
附檀越信施

靈異十則
景致十則

勝事紀餘

臨蒞
物產
朝參
市集
塔墓十則

八卷藝苑集成

集詩
集文

徐子曰：志圖經者，有山川之一款；志山川者，又有圖經之全例，不相假也。茲帙首真形，次名勝，次化字，漸由天而人，次古德，次護法，則純乎人矣。勝事天之餘，藝苑人之餘，故又次焉。——此編次之大意也。
雞山志略一（附）

靈異十則

放光

老僧香

金雞泉

收蛇穴

石門復開

土主報鐘

經聲應耳

然身雷雨

猿猴執炊

靈泉表異

景致十則

山之有景，卽山之襟洞所標也，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傳之而景別。天下有四大景，圖志有八景，十景；豈天下之景，數反詘於郡邑乎？四乃拔其尤，十乃足其數也。若雞山則異於是。分言之，卽一頂而已；萃天下之四觀，合言之，雖十景，猶拘郡邑之成數也。

絕頂四觀（東日、西海、北雪、南雲）

觀之有四，分於張直指，而實開關以來，卽羅而致之。四之中，海內得其一，已爲奇絕，而況乎全備者耶？此不特首雞山，實首海內矣。

詩五首未錄（見補編）

華首重門

龍華浩劫，轉恨此門不關；不知使其中堂與潛通，縱別有天地，不過一窈窕之區耳。何如雙闕高懸，一丸中塞，使仰之彌高，望之不盡乎？故方廣石梁，以爲五百應真之地，而亦旁無餘竇，其意正與華首同也。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太子元關

瓊臺中懸，已凌灑爽；元關上透，更轉虛靈；棧壁排雲，出沒於烟霞之上；所稱羣玉峯頭，瑤池月下，彷彿在此。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羅漢絕壁

每愛袁石公（補填積雪成新徑，展拓閒雲架小廬）之句，行羅漢壁，宛然詩中之畫也。至其崩雲疊翠，人皆面壁，石可點頭，自是一幅西來景，不煩丹青落筆。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獅林靈泉

山下出泉，有停有流，皆不爲異；乃泉不出於麓而出於巒，巒不出於壩而出於脊，脊不出於外瀉而出於中垂，中垂不出於旁溢而出於頂灌。此惟獅林念佛堂見之，欲不謂之靈不得也。

詩二首未錄（見補編）

放光瑞影

川澤之氣，發爲光燄；海之蜃樓，谷之光相，皆自下而上；放光四面深環，危崖上擁，靈氣攸聚，瑞影斯彰，其與四大比隆宜也。然四大亦惟峨嵋五臺，其光最異；若九華普陀，亦止佛燈未著光相，故放光之瑞影，眞四之中，二之上者矣。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浮屠縮勝

三距東環，百刹中峙；肩龍華於雙闕，懸象魏於九重。金掌中天，祇欠當門一棧；玉毫遍地，忽成華藏千祥。既合此尖，永證勝果。

詩二首未錄（見補編）

瀑布騰空

匡廬之瀑，不及雁宕，獨得列名四景，以人所共瞻也。雞山玉龍，瀑布亦不若猴子峒，峽中崖石峽映，然玉龍獨掛山前，漾灑衆擊，領挈諸勝，與匡廬同，不得分大小觀也。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傳衣古松

雞山之松，以五鬣見奇，參霄蔽隴，碧陰百里，鬚眉盡綠，然挺直而不蛆，巨潤而不古，而古者常種也，龍鱗鶴壁，橫盤倒垂，纓絡千萬，獨峙於傳衣之前，不意衆美之外，又獨出此一老。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古洞別天

雞山巖有重門，洞無奧室，獨於山後，零闢神境。蓋山脈至此將盡，更出一番胚胎，令人不可測識。人所共瞻者，則扇之使不可幾，人所不到者，則通之示有所入。何山靈之幻乃爾！

詩二首未錄（見補編）

雞山志略二（附）

諸寺原始（俱以年次爲先後）

接待寺

嘉靖間，天心和尙跪華首門，遙禮初祖，迦葉爲師落髮，乃剏此寺於山麓。又建聖峯寺於山半。其後有寶山禪師，得授衣鉢。現在講師和雅，住聖峯寺。

聖峯寺

寶山禪師建，後嗣和雅。

龍華寺

隆慶間，元慶和尙開山，後嗣孫雪亭重建。前題「石鼓名區」，閣題「水月」。——石鼓以左峯絕頂高聳，有聲如鼓也。

石鐘寺

以樓下掘出石形如鐘，故云石鐘。又云以建寺時，側崖有石，風吹如鐘聲，皆無的據。嘉靖間，古德無窮禪師，河南人，創建。護法檀越李中谿先生，無窮後嗣。有歸寶禪師，建藏經閣，閣成，

放光寺

神宗賜藏。

寂光寺

嘉靖間，古德定堂禪師創建。檀越李中谿、蘇大雲、趙雪屏三先生——俱翰林；又居士楊碧泉，皈依禪師，捐貲建造。後嗣用周禪師，大興宏敞，又建大覺寺，請無心禪師住持。後嗣野愚大師，現住靜見，現住南直中峯克心，現住持。

大覺寺

萬歷間，無心禪師奉密旨，齋華嚴寺藏經至此，用周請住此寺。後嗣遍周，現在。

幻住菴

嘉靖間，寂安禪師創建，德行具碑紀。後嗣定光，今名福寧，現在住持。妙宗、天香、壽九旬。

華嚴寺

嘉靖間，南京古德月堂，創建聖母賜藏。回祿後，有法孫野池重建，參隨張賓軒護法。

那蘭陀寺

萬歷間，古德所菴禪師創建。尋甸人護法檀越黔國武靖公，參隨張賓軒。後嗣高僧本無，講師子宗，念休，現在。克徽，現滇省圓通寺；禪師大力，現在。靜主、蘭宗、幹蠱，常住。良一。

悉檀寺

萬歷間，古德本無建。護法檀越麗府生白木公，後嗣法潤，宏辨、安仁，體極。

補處菴

嘉靖間，古德廣西如正禪師創建。後嗣本真，所菴禪師傳記，念誠住持。

西竺寺

萬歷間，古德飲光禪師建創。

會燈寺

嘉靖間，闢然老師先結靜室，今法嗣朗耀，創建叢林，迦葉殿法眷。

大士閣

萬歷間，直指沈建立，請古德拙愚禪師住持。師乃五華龍泉二寺法眷之主。後嗣虛宇，現在。大士閣中住持。

傳衣寺

古圓信菴。古德大機禪師創建。中谿李先生護法。後嗣映光禪師宏建。回祿後，映光後嗣法界重建，即今覺悟住持。旁建八角菴，圓通菴，慈聖菴，雷雲寺，靜雲菴，淨土菴，開化菴，九蓮寺，報恩寺，白石菴。

萬松菴

萬歷間，古德中泉禪師創建。後嗣離微禪師重修，現在。

古迦葉殿

羅漢壁靜室廣西禪師 印宗禪師 幻空禪師

獅子林靜室蘭宗禪師 大力禪師

大靜室野愚禪師

旃檀嶺靜室克心禪師

九重崖靜室本無禪師 大定禪師 開璽禪師

各刹碑記

止止菴記 賓州知州黃岡廖自伸記。萬歷三十二年。

又止止菴記 荊州知州前翰林庶吉士監察御史郡人李元陽記。嘉靖三十八年。

傳衣寺記 長蘆運使郡人阮尙賓記。萬歷甲辰。

鼎建大士閣三摩禪寺記 知賓州廖自伸記。萬歷丙午。

重建放光寺銅碑 李元陽記。

仰高亭記 柱史周茂相記。萬歷三十五年。

寂光寺傳衣法嗣紀略 雲洱舉人孫啓祚撰。崇禎九年。

西竺寺碑記 進士陶珽撰。萬歷戊午。

寂光寺用周禪師道行碑記 御史昆明傅宗龍撰。萬歷己未。

麗江紀略〔附〕

麗江名山，枯岡盤果，俱與羅相近（東北界）。胡股必烈，俱麗江北界番名。甲戌歲，先有必烈部下管鷹犬部落，得罪必烈番主，遁居界上，剽竊爲害。其北胡股販商，與西北大寶法王之道，皆爲其所中阻。乙亥秋，麗江出兵往討之，彼先以卑辭驕其師，又託言遠遁，麗人信之，遂棄懈返襲，麗師大敗。麗自先世推視兩服，所往必克，而忽爲所創，國人大憤，而未能報也。

法王緣起（附）

吐蕃國有法王人王，人王主兵革，初有四，今併一。法王主佛教，亦有二。人王以土地養法王，而不知有中國；法王代人王化人，而奉朝廷。其教，大法王與二法王更相爲師弟，大法王將沒，卽先語二法王以託生之地，二法王如其言往求之，必得所生，卽抱奉歸養爲大法王而傳之道。其抱歸時，雖年甚幼，而前生所遺事，如探環穴中，歷歷不爽。二法王沒，亦先語於大法王，而往覓與抱歸傳教亦如之。其託生之家，各不甚遙絕，若祇借爲萌芽，而果則不易也。大與二亦祇互爲淵源，而位則不更也。

庚戌年，二法王曾至麗江，遂至雞足。

大寶法王於嘉靖間，朝京師，參五臺。

麗江北至必烈界，幾兩月程。又兩月，西北至大寶法王。

江源考（續附）（諸本作湖江紀源）

江河爲南北二經流，以其特達於海也。而余邑正當大江入海之衝，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勢至此而大且盡也。生長其地者，望洋擊楫，知其大不知其遠，溯流窮源，知其遠者，亦以爲發源岷山而已。余初考紀籍，見大河自積石入中國，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後有都實之佩金虎符，其言不一，皆云在岷嶺之北。計其地去岷山西北萬餘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長也。豈河之大更倍於江乎？迨踰淮涉汴，而後睹河流如帶，其闊不及江三之一，豈江

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於河乎？迨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而後知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陝，山西，河南，山東，南直隸。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西北自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南直，西南自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江。計其吐納，江既倍於河，其大固宜也。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其遠亦同也。發於北者曰星宿海（佛經謂之徒多河），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寧夏，爲河套；又南曲爲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曰犂牛石（佛經謂之菟伽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鉸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經成都，至鉸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雲南，烏蒙，至鉸，共二千餘里，捨遠而宗近，豈其源獨與河異乎？非也。河源屢經尋討，故始得其遠，江源從無問津，故僅宗其近。其實岷之入江，與渭之入河，皆中國之支流，而岷江爲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疊嶂，豁峒間，水陸俱莫能溯，（在鉸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湖，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在雲南，麗江者，知其爲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鉸，爲江源，雲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轉，卽此江，乃佛經所謂菟伽河也；一南流下海，卽王靖遠征麓川，緬人恃以爲險者，乃佛經所謂信度河也。雲南諸志，俱不載其出入之異，互相疑泐，尙不悉其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由辨其爲源與否也。）既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賈，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而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於中國之始，非其觴溢發脈之始也。導河自積石，而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爲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爲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經黎雅，與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長於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爲首，不第此也，宋儒謂中國三大龍，而南龍之脈，亦自岷山，瀕大江南岸而下，東渡城陵湖，口，而抵金陵，此亦不審大渡，金沙之界，斷其中也。不第此也，并不審城陵磯，湖口縣，爲洞庭，鄱陽，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西源自沅，發於貴州之谷芒，關，南源自湘，發於粵，西之釜山，龍廟，鄱陽之南源自贛，發於粵，東之涸頭，平遠，東源自信，發於閩之漁梁，山，浙之仙霞，南嶺，是南龍盤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謂南龍，瀕江乎？不第此

也。不審龍脈，所以不辨江源。今詳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趨入中國（俱另有說）。惟南龍磅礴半宇內，而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經石門麗江（東金沙，西瀾滄，二水夾之）環滇池之南，由普定度貴竺都黎南界，以趨五嶺，龍遠江亦遠，脈長源亦長，此江之所以大於河也。不第此也，南龍自五嶺東闔趨之漁梁，南散爲閩省之鼓山，東分爲浙之台蕩，正脈北轉爲小篁嶺（閩浙界）度草坪驛（江浙界）峙爲浙嶺（徽浙界）黃山（徽寧界）而東抵叢山關（績溪建平界）東分爲天目武陵，正脈北度東壩，而峙爲句曲，於是迴龍西結金陵，餘脈東趨余邑，是余邑不特爲大江盡處，亦南龍盡處也。龍與江同發於崑崙，同盡於余邑，屹爲江海鎖鑰，以奠金陵，擁護留都千載不拔之基，以此，豈若大河下流，竟曲而北趨礪石，今徙而南奪淮泗，漫無鎖鑰耶？然則江之大於河者，不第其源之共遠，亦以其龍之交會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於河，不與河相提而論，不知其源之遠。談經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陳體靜曰：此考原本已失，茲從本邑凋志中錄出，非全文前也。人謂其書數萬言，今所存者僅千有餘言而已。考內「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下注云：「俱另有說」其說必甚長，乃一概刪去，殊爲可惜。

徐霞客遊記 船下



新式 標點 徐霞客遊記續編目次

書牘

寄徐霞客書	文震孟(洪桂)	一
獄中答霞客書	黃道周(石齋)	一
遣奠霞客寓長君書(壬午四月)	黃道周	二
囑徐仲昭刻遊記書		二
囑毛子晉刻遊記書		三
徐霞客墓誌銘	陳函輝(木叔)	三
徐霞客傳	錢齋牧	八
李介立先生小傳(附)		一
諸本異同考略	陳泓(體靜)	一

詩

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有序)	一一
游桃花澗(有序)	一一
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	一一

哭靜聞禪侶(六首有引).....二四

靜聞事略附

鷄山十景(十七首).....二五

題贈

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二八

和徐振之先生孤雲獨往還原韻五首.....三〇

分韻十六韻(有引).....三〇

七言絕句十首(有引).....三一

五言古風四首(有跋).....三一

輓徐霞客(二首失一首).....三五

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三五

留先生小坐.....三六

先生以詩見貽賦贈.....三六

與先生月下寫懷.....三六

聞先生粵中山水作.....三六

汗漫歌.....三六

送先生游滇外山川.....三七

與先生夜酌	唐 泰	三二七
天游曲	唐 泰	三二七
賦得笑他區區五嶽圖		三二七
贈先生		三二八
送先生別雞山		三二八
自述呈先生		三二八
贈先生		三二八
答先生	唐 泰	三二八
賦贈徐霞客	唐 泰	三二九
懷徐霞客先生	唐 泰	三二九
鼎先生(五經五首)	唐 泰	三二九
柬先生	唐 泰	三二九
別先生	唐 泰	三三〇
秋圃晨機賦(并序)	夏樹芳(茂卿)	三四〇
秋圃晨機圖記	張大復(元春)	四一
徐氏三可傳	王思任(季重)	四二
壽志銘	吳國華	四三
舊序		

徐霞客遊記 續編 目次

四

史序	五五
奚序	五六
跋	五八
史夏隆	五五
薄奚又	五六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續編

書牘

寄徐霞客書

文震孟(稿牘)

隔歲多病，至秋尤劇，已絕行北之意。而都門知己，有相會者，謂功令方嚴，無五年高臥之使臣，乃扶病出山。臘月入京，又復大病，至今懨懨，殊悔此行之爲小草也。行年耳順，婚嫁都畢，卽不能如仁兄五岳之游，深山茅屋，怡神養性，儘可自老。何事馬背黃塵，逐逐不休，且半載之間，孟長病，明卿亡，彌使人心慌而神惕，無論富貴利達之想，不啻涕唾，卽以名事業之念，亦直如泡幻矣！今歲杖履遊行何地？從前涉歷已大可觀，今且彙成紀述，以導後游，以傳千秋，使百世而下，知人世間固有地行仙人，不亦韻乎？如向所稱廬山頂上異人，言之猶足消我神骨。每當熱惱時，一思此景，何啻百服清涼散也……(缺)

獄中答霞客書

黃道周(石齋)

霞客兄翺翔以來，俛視吾輩，真雞鶩之在庖俎矣。丙子歲，弟亦堅擬不出山，旣而以兵薄都城，衆志悠悠，蛙螳癡心，欲搏空中廚，旋收急流之步，而事數乖馳，語出得咎，網羅四張，雲雷疊積，雖復縱壑三年，而加贈一日，是蘇門高士所掩口而不談，漢陰丈人所班荆而飲泣也。杖下餘生，不堪語道。感念墓草，惟有銷魂。子春下堂之悲，麟士倒簾之涕，與言發慟，今雖漸能轉側，而起立頽然，欲共攜紫藤，陟峻嶺，登華嵩，豈可得乎？賢郎遠來，甚可念。中

緜翁重患寒裘，治以道意，既不忍辭，何以謝之？兄幸瑤攝，吾尙能來，未爲別說。重貺轉上道周頓首。

遺奠霞客高長君書（壬午四月）

黃道周

庚辰初冬，拜尊公授衣之惠，知耿耿相念，如將遠別，神明相告，夢寐與通。過此十餘日，則東身北寺，雖致寒溫不可復得。乃知逸客靈爽，洞見幽玄，雖不肖以天自信，未若尊公之契闊通神也。縉紳傾蓋白頭者多矣，要於嶢然物表，死生不易，割肝相示者，獨有尊公。憶壬申歲，買舟空山，望履華陽，相從敝寓，鵬峯之上，每以子瞻陳季常彼此相喻，今果驗矣。僕之受禍，毒於子瞻，而尊公中折痛於季常。聖人已劬，郭匠輟斤，卽令台宕華峨，起於左右，僕杖履甚健，亦豈樂自獨從之乎？已矣！僕腓肉已消，五岳之期，遽損其半，從此無意烟霞之外。惟足下勉讀書，時訪問令伯氏千秋之業。舟中草草作二詩，皆重還不成語。又恐以絮灸爲足下累，聊遣役効其驢鳴，菲微自薦，不足應也。四月八日道周頓首。

囑徐仲昭刻遊記書

侯伯陽來，知先生有長歌見贈，頃從社生得之，隋珠和璧，錯落扇頭，至於片言相許，千古爲期，被斷緇以青黃，鮮混沌之眉目，俾得傳之其人，藉以不朽，則雖有百朋之錫，連城之割，豈足以逾此哉！萬卷灰劫，一身旅泊，一意拋棄世事，皈心空門，世間聲名文句，都如塵沙劫事，不復料理。惟念霞客先生遊覽諸記，此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當令泯滅不傳，仁兄當急爲編次，謀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間亦不可無此書也。聞其文字質直，不事雕飾，又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此所以爲世間真文字，萬萬不可改換竄易，失卻本來面目也。知先生自有卓識，并與子玉昆仲巨眼者商之，老眼多花，尙思見此奇寶，作點眼空青也。信筆附謝，何時更

得一握手，快所欲言。徒有搔首耳。長至後一日某頓首。

囑毛子晉刻遊記書

徐霞客千古奇人，遊記乃千古奇書，惜其殘缺，僅存數本。仲老攜來，思欲傳之不朽，幸爲鑒定流通，使此等奇人奇書不沒於後世，則汲古之功偉矣。詩集序可付稿來，另寫發梓，未刻經目，并雲棲經直乞借一看。

徐霞客墓志銘

陳函輝（木叔）

墓志者，志墓中人事也。霞客先生，余石友，而其爲人也雅善遊。一生所涉歷，手攀星岳，足躡遐荒，而今則遊道山矣。遊帝所矣。又飄飄乎乘雲氣而遊八極之表矣。所謂鳳凰已翔千仞之上，猶與言人間棲止乎。誰然，志墓古禮也。向先生作汗漫游，同志者恆恐夸父逐日車，未必能返首坵而視城郭。今且奉身全歸，寄形先壟，是先生道骨仙才，乃以正教後世，則其生平孝友大節，恢烈古心，與文章品尙之表表在人，應與遊乘並傳海宇，皆不可不爲彰明以告之來者。顧先生平生至交，若眉公、明卿、西溪諸君子，皆先書玉樓，黃石齋師近繫非所，而先生之兄仲昭，因以志與銘下而命函輝執筆摘詞，此又鸞鳩賦希有鳥事矣。然輝與先生交最久，義不敢以不敏辭。謹按狀先生名宏祖，字振之，霞客其別字也。石齋師爲更號霞逸，而薄海內外，以眉公所號之霞客行。其先代蓋南州高士之後，宋開封尹錮者，扈蹕南渡，諸子姓散居荆溪雲間翠川，迨十一承事，始下居澄江之梧塍里，子孫俱誓不仕元。入國朝，本中以人材徵使蜀，景南出粟助邊振饑，成膺國命之榮，載在鉅公之乘。景南生一菴公，願以六書拜中翰，與弟解元、荆州守泰，並以才名耀仕籍。一菴生梓庭，公元獻。梓庭生西塢公，經父子魁南榜。西塢生雲岐公，官鴻臚簿。雲岐生柴石公，衍芳，贈光祿丞。——此歷傳皆有家家集垂世，而柴石生豫菴公有勉，則卽霞客。

之尊市公矣。豫菴配王孺人。懷篋客彌月，以異夢誕生，生而修幹瑞眉，雙鬚峯起。綠睛炯炯，十二時不瞑，見者已目爲餐霞中人。童時出就師塾，矢口卽成誦，搦管卽成章，而膝下孺慕依依，其天性也。又特好奇書，侈博覽古今史籍，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冲舉高蹈之蹟，每私覆經書下潛玩，神栩栩動，特恐違兩尊人意，俛就鉛槧，應括帖藻芹之業，雅非其所好，嘗讀陶水監傳，輒笑曰：「爲是松風可聽耳，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遠之有！」及觀嚴夫子「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又撫掌曰：「丈夫當朝碧海而暮蒼梧，乃以一隅自限耶？」人或怪其誕，夷然不屑，益搜古人逸事，與丹臺石室之藏，靡不旁覽。遇酒人詞客，與故親過從，觴詠流連，動輒達旦，而又朝夕溫溫，小物克謹，所言皆準忠孝，維柔與粹，必恭敬止，裘馬少年之習，秉心恥之。與童子鴻不因人熱，殆相彷彿。纒逾齟齬，豫菴遇盜，阨於別墅，跣足奔救，扶侍湯藥者逾年。至於大故，哀毀骨立，里人以稱孝稱。畢力喪葬後，外侮疊來，視之如白衣蒼狗，愈復厭棄塵俗，欲問奇於名山大川，自以有母在堂，戀戀菽水溫清，不敢請。母王夫人勉之曰：「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卽語稱「遊必有方」，不過稽遠近計歲月，往返如期，豈令兒以「藩中雉」，「轅下駒」坐困爲？」遂爲製遠遊冠，以壯其行色。而霞客塞衛芒鞋，探幽凌險，以四大付之八寰，自此遂無停輟矣。記在壬申秋，以三游台宕，偕仲昭過余小寒山中，燒燈夜話，粗敘其半生游履之概。自言「萬歷丁未始汎舟太湖，登眺東西洞庭兩山，訪靈威丈人遺跡。自此歷齊魯燕冀間，上秦岱，拜孔林，謁孟廟，三遷故里，崑山弔枯桐，皆在己酉。而余南渡，大土落迦山，還過此中，陟華頂，萬八千丈之巔，東看大小龍湫，以及石門，僊都，是在癸丑。惟甲乙之間，私念家在吳中，安得近舍四郡？秣陵爲六朝佳麗地，高皇帝所定鼎也；二十四橋明月，三十六曲濁河，豈可交臂失之？迨丙辰之履，益復遠。春初卽爲黃山白岳游，夏入武彝九曲，秋還五泄蘭亭，一觀禹陵，空石繫纜西子湖，又將匝月。丁巳家居，亦入善權張公諸洞，登九華而望五老，則戊午也。抵魚龍洞，試浙江潮，至江郎山九鯉湖而返，則庚申也。以辛酉壬戌兩歲，歷覽嵩華元三岳，俛窺瀛渤，下湖瀟湘，齊州九點煙，尙隱隱如指

掌間憶。所遇異人，如匡廬之慧燈禪師，終南之採藥野人，太華之休糧道者，了無風塵色相，至今猶在目中。予聽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因問：「先生之游倦乎？」曰：「未也。吾於皇輿所及，且未悉其涯涘，粵西滇南，尙有待焉。即峨眉一行，以奢會發難，草草至秦隴而回，非我志也。自此當一問闖風嵐，崑崙崑崙諸遐方矣。」仲昭因爲余言：「吾弟性至孝，每遊，輒攜琪花瑤草，碧藕雪桃，歸爲阿母壽。又爲言各方風土之異，靈怪窟宅之渺，崔嵬梯磴之所見，聞有令人舌橋汗散者，母意反大愜。」霞客以母春秋高，願謹受不遠遊之戒，而母則曰：「向固與若言，吾尙善飯。今以身先之。」令霞客侍遊荆溪，句曲，趾每先霞客，成笑謂勝具真有種也。天啓甲子，母壽八十，眉公先生爲壽序，張石作秋圃晨機圖，李本寧宗伯引之時，三老皆在七十之上，名公題詠幾遍海內。霞客悉以壽之貞珉，今所傳晴山堂帖是也。是年，霞客復出門，正遊華下青柯坪，忽心動，亟絆草履馳歸，而母已示疾。乙丑，自春徂秋，視湯藥床褥間，衣未嘗解帶，母不食，霞客亦不食，母爲強食之。迨以上壽終，霞客日夜作孺子啼，乞言於董宗伯，陳司成諸公，匍匐跟踏，哀感行路。其病劇時，籲天願以身代，與遍索名參爲餌，篤孝種種，不可枚舉，幾貽譏於滅性矣。至服闋，慨然曰：「昔人以母在，此身未可許人也，今不可許之山水乎？」遂再拜辭兩尊人墓下，不計程，亦不計年，旅泊巖棲，游行無礙。其言遊與人異，持數尺鐵作磴道，無險不披，能霜露下宿，能忍數日飢，能逢食即喫，能與山魃野夜魅話，能樸棧破單夾耐寒暑。尤異者，天與雙趺，不假輿騎，或叢箐懸崖，計程將百里，夜就破壁枯樹下，卽然脂拾穗記之，偶逢一人，與言某州某地勝，掉臂便往，過數月，又尋其人，指點彼中，未見諸祕狀，予席上問霞客：「君曾一造廬山絕頂否？」霞客聽而色動。次日，天未曉，攜雙不借叩予臥榻外，曰：「予且再往，歸當語卿。」過十日而霞客來，言：「吾已取問道，攜蘿上，上龍湫三十里，有岩焉，鴈所家也。再攀磴往，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圓瓢尙在。又復二十里許而立其巔，豈風逼人，有鹿麋數百羣，夜繞予宿，予三宿而始下山。」其果敢直前如此。仲昭笑曰：「此咫尺地，何難記入燕，陳明卿與言崑崙廣成子所居，其上可窺塞外，霞客裏

三日稜竟行，返卽告明卿以所未有，不數日間已抵劄門矣。自江上走閩，訪石齋於臺次，又爲齊手東抵粵，登羅浮，攜山中梅樹歸。次年，追石齋及於雲陽道上，猶憶余在西陵，霞客從曹娥江獨走四明五日，赤足提朱蘭來，誇我以山心石窗之勝。吾弟之信心獨往，無所顧忌，而復不輕爲然諾，皆此類也。——詳諸先生敍贊中。霞客不喜讖緯術數家言，遊蹤旣遍天下，於星辰經絡，地氣縈迴，咸得其分合淵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卽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載來俱困於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爲崑崙海外之游，因述向子平語曰：「臂如吾已死，幸無以家累相牽矣。」丙子九月，寄一行書別予江外，惟言：「問津西域，不知何時復返東土，如有奇肱之便，當以異境作報章也。」俟仲昭自閩回，執手一別，卽大笑出門，一僧一僕偕焉。僧號靜聞，焚修破寺中，聞其言而悅之者，不知十駕之難及也。發軔兩浙，九江三楚，多屬舊遊。至湘江遇盜，行笈一空，靜聞被創斃，霞客僅以身免。僉謂再生不如息趾，霞客謂：「吾荷一錫來，何處不可埋吾骨耶？」從鄉人相識者貸數金，負靜聞遺幣，泛洞庭，躋衡岳，窮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之靈輿。念前者峨遊旣未暢，遂從蜀道登峴，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雅黎瓦屋隴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牽牛微外，由金沙而南，汎瀾滄，由瀾滄而北，尋盤江，大約多在西南諸彝境，而貴筑滇南之觀，亦幾盡。木麗江聞而出迎，禮甚恭，且先於所往，羅番執彝蒙酋負弩，不滅列子饋漿，霞客都脫屣去之，不以口腹累也。沐黔國亦隆以客禮，聞其攜奇樹虬根，請觀之，欲以益金易，霞客笑曰：「卽非趙璧，吾自適吾意耳，豈假十五城乎？」黔國益高之，憩點蒼雞足，禮佛衣，遂窅靜聞骨於迎葉道場。閃太史中畏爲塔銘。由雞足而西，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復策杖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火聚」，如迷盧阿耨，諸名，由旬不能悉，據西域志，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幟，魍魎熱風，無得免者，卽玄奘法師，受諸魔折，亦備載本傳。霞客如飛鳥行空，豈非有大因緣在耶？霞客西遊時，已幻泡此身，概在佛土，亦竟有委蛻意。偶簡遺籍，見有楊黻先生者，隱

居五華，潛心理學。一日，思飯依法王，行道飢渴，見一人曰：「法王已南，衣某色女衣，著男履者是也。」言訖不見，
遍覓卒無所遇，因歸家。其母聞剝啄聲急，拖父履而出，衣色復合，遂叩母作佛禮，仍以孔孟教化其里人。霞客喟
然曰：「三教終不外五倫耶？吾先壘在澄江，今其歸矣。」霞客於峨嵋山前，作一札寄予。其出外番分界地，又有
書貽某宗伯，併託致予。書中皆言所歷涉山川諸瑰狀，併言：「非始自岷山，河亦不由天上。其發源河自崑崙之
北，江自崑崙之南，中國入河水爲省凡五，入江水爲省凡十一，其吐納江蓋倍爲河矣。」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
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成發自崑崙，與金
沙江相持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爰著成溯江紀源一篇。余友李端木（
名令樞，江陰令）與余爲刻入江靖二志中，以訂「桑經」之謬。霞客遊軌既畢，還至滇南，一日忽病，足不
良於行，留修難足山志，三月而志成。（志凡八卷，目錄詳遊記中。）麗江木守爲飭輿從送歸，轉側符輿者百五
十日，至楚江，困甚。黃岡候大令爲具舟楫，六日而達京口，遂得生還。是庚辰夏間事也。既歸，不能肅客，惟置怪石
於榻前，摩挲相對，不問家事。但語其伯子配曰：「吾遊遍靈境，頗有所遇，已知生寄死歸，亦思乘化而游，當更無
所望礙耳。願以不得一見，諸故交爲恨。」遂遣伯子視石齋師於圓扉，伯子歸述近狀，據牀長嘆曰：「修短數也
此，缺陷界中，復何問迷陽却曲？」其瀾留數日前，猶命配顧余馬涖，手作書謂「寒山無忘灶下」——其篤於交
情，漠然不亂復如此。先生仙遊之日，仲昭寄一札報予曰：「霞客竟作偕游矣，臨終以誌乘託寒山，願吾子有
以不朽之。」予謂霞客不以游重，而千古游人從此當以霞客重。其神仙狡獪，組東方攬轡芝田歸牽阿母衣，其
至孝誠格，如曾參感嚙指而心痛，其萬里獨行，如巢父掉頭不肯住，其好奇耽癖，如李滴仙訪玄丹夢遊天姥，杜
拾遺經木皮巖諸山佳者，居要其急，高義赴納如卓契順帶惠州書，郭仲仁負坦安骨，而其介性所鍾，又往往在
昔賢袷契之外。仲昭又言其游有二奇，性酷好奇書，客中見未見書，即囊無遺錢，亦解衣市之，自背負而歸，今充

棟盈箱，幾比四庫，半得之游地者；性又好奇人，遇冠蓋必避，遇都市必趨，有相向慕者，卽草履叩扉，袖中出半刺投之，一揖登堂，便相傾倒，若贈言則受，投貺卽辭，次日不告行矣。以余聞之，江上諸友人所稱述霞客，非但重其遊也。生平事父母孝，見及志傳圖贊中事，兄如父，怡怡白首，庶弟受產鼎分，不以厚薄爲治命，追念所先，誠敬更篤。與仲昭勸遺文梓遺集，復拭遺像裝潢之，時致禮先代墓碑，在風雨中，皆整而亭焉。辦祭田，倡族人享祀，曰：「母教也。」一處見義必先，卹遺孤，撫弱女，遇歲祲，每出粟以濟醫藥，修葺津梁，興復古跡，偶從君山見張祭侯宗璉於瓦礫間，因掘得楊文貞碑，卽爲鳩材建宇，重勒碑石，郡邑大夫咸嘉其義。江陰志：張侯廟在君山之西麓，宣德七年，祠本府同知張宗璉，其功德詳少師楊士奇廟碑記。後圯廢。宏治十一年，知縣黃傅改天妃宮爲之，春秋致祭久之，復廢。天啓四年，邑人徐宏祖捐費重造，乞宗伯董其昌書，周文襄公所書楊少師碑刻於石。大學士周延儒爲之記。諸若琴瑟再調，無異情，子姓衣冠分列，無異視。三子次第成立，出異乳，無異育，與從旅舍分金還金，諸奇節，皆霞客饒爲之，不暇縷縷數矣。霞客工詩，工古文詞，更長於遊記。文淵持黃石齋，兩師津津贊美，而霞客自怡箚篋，雅不欲以示人，今散帙遺稿，皆載六合內外事，豈長卿封禪書乎？有仲昭爲之較訂，此吾輩他日責也。霞客生於萬曆丙戌，卒於崇禎辛巳，年五十有六。以壬午春三月初九日，卜葬在馬灣之新阡小寒山。陳子爲之銘，銘曰：

游龍飛鴻，追日御風；窮寰外，躡域中；歸息於化人之宮，馬灣有鬚，德小是崇。先生天游，而人曰佳墟。嗟乎！非吳下阿蒙。

徐霞客傳

錢齋牧

徐霞客者，名宏祖，江陰梧棲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寅嘗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

家。宦客生里，奇情鬱然，元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繇役，覺感如籠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遣之出遊，每歲三時出遊，秋冬覲省以爲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伽，皆几案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者，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襖，被不洽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卽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菁，攀援上下，履度繩級，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巖巖爲牀席，以穢澗爲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獯父爲伴侶。僂僂粥粥，口不能道，時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搜討形勝，則劃然心開，居平未嘗擊帆爲古文辭，行遊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然松拾穗，走筆爲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筆之士，無以加也。游宕宕還，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雁山絕頂否？』宦客唯唯。賓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問道，捫蘿上龍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攀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飄飄尚在。復上二十餘里，其巔罡風逼人，有麋鹿數十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已而游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元岳，北遊齊魯，燕冀，雒，上華山，上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訪黃石齋於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及石齋於雲陽，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走峨嵋，從野人採藥，棲宿巖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嵋，屬奢酋阻兵，乃返，隻身戴笠，訪恆山於塞外，益歷九邊，扼寒歸，過余山中，劇談四游，四極，九洲，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游，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淫，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澗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鷄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於湘江，靜聞被創病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嶽，窮七十二峯，再登峨嵋，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曉經諸山，過尋金沙江，於犂牛徼外，由金沙南泛瀾滄，由滄縣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彝境，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

麗江，憩點蒼鷄足，瘳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鷄足而西，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河，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火聚」，如迷廬阿耨諸名，由句不能悉。西域志稱沙阿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玄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護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遠至峨嵋山下，託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并以溯江紀源，一篇萬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臚註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待饑糧具，筍與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張孺鑿空，未覩崑崙，唐玄奘，元耶律楚材，銜人主之命，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爲四，死不恨矣！一余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爲余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絀，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間關往視，三月而返，具述石齋訟繫狀，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爲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峯事，有王元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峯，某日，屈山趾，計五千仞，爲一句之程，旣上，構煙爲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烟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句而元冲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船寸許遺海，負笈而去。元冲初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憑雲，無有去理。」元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耳。」——霞客不欲以張孺諸人自命，以元冲擬之，並爲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記遊之書，高可隱几，余囑其從兄仲昭，讎勘而存之，當爲古今遊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游歸，以庚辰六月辛，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李介立先生小傳(附)

先生諱寄，字介立，霞客公嫁妾之子也。育於某氏。少長，欲旋里，族弗能收，又不忍爲他姓後，故從其母氏姓，李而自名曰寄。性穎異，博學能文，應童子試，郡守拔第一。旣而悔之，曰：「奈何文字干榮哉？」遂不復就道試。偕母隱居於邑之定山，課徒以養母。後復徙由里山之山居菴，終其身不娶。戶部張靜涵徒步請見，先生踰垣走。冬月寒甚，友人曹雲志製布袍贈之，卻不受。郡司馬牛邑令龔遊擊周先後訪之，欲望見顏色，不可得也。又其生平好游覽，存於春秋佳日，涉歷東南山水殆遍，鄉之人咸稱其有父風。嘗徒步往義興史氏，求霞公游記，遺册手輯之所著有天香閣集、輿圖集、藝圃存稿及古今體詩，累二百餘卷，雖未梓行，其錄本亦往往贈於人口。嗚呼！先生生於明，長於清，生於徐氏，長於他姓，抱奇材而未試，甘澆獨以終年。語云：「達士忘情，志士勵行。」若先生者，殆兼之矣。卒年七十有二，葬於花山之陽，鎮生也晚，不及親見先生，而其軼事之雜見諸碑史者，猶可徵考。因得撮其崖略，俾後之輯志乘者，庶有所採擇焉。

諸本異同考略

季會明本(此爲最初錄本未見)

季諱夢良，會明其字也。霞客遊記自季氏始編次成書。蓋先生以庚辰六月終還家，(墓志云：黃岡令爲具舟楫達江口，是庚辰夏間事。傳云：霞客歸以庚辰六月而馮志江源考小引則云：「霞客以庚辰秋歸。」)故云當在六月終也。時已抱病，至仲冬而病劇。(傳云：「霞客遣長子間關視石齋於獄，三月而返，述石齋繫獄狀，遂浩歎不食。」)石齋遺篋書云：「庚辰初冬，拜尊公授衣之惠。」則知長君當以仲冬返。遂卒。

於明年正月，知未暇脫稿也。然季氏編次時，其書已有缺失，（戊寅十一月十一日以後，共缺十九日日記，己卯九月十五日後，俱無記）而初入滇省諸遊記則全。迨乙酉之變，此書乃遭兵燹。後季氏再爲收拾，竟缺一冊。意錄本之無遊太華、顏洞及盤江者，即季本也。

史夏隆本（不傳）

季曾明云：滇游記首冊未失時，宜與曹駿甫曾借去鈔錄，今當往求之。後三十年，先生藥子季介立先生訪得駿甫本於宜興史氏，則又經史氏塗改另錄矣。介翁重請得其底本。從日影中照出曹氏原文，與季本互校成書，而史本乃不傳，但存其序一篇而已。

季介立本（此爲諸本之祖）

自季氏編定後，傳觀者不知寶惜，鈔寫者互有刪潤，文殘簡錯，句亂字譌，而滇游首冊，又全失去。介翁積年苦心，訪得曹本於宜興史氏，乃其書又僅四冊，已非全文，故缺者仍不可完。僅於改竄塗抹中，得游太華、顏洞及盤江考數記，以錄入季本，兼爲訂正譌誤而已。嗣後諸人所指爲原本者，皆係季本。其稱改本者，不知又係何人所改。疑齋先生乃認爲史本誤矣。（今記中所注「下缺」皆係介翁筆。）

奚又溥本（卷首無總目）

此依季本雖稍有刪改，然較諸他本差勝，故備存其目於左：

第一本

徐霞客傳（附曠仲昭刻遊記書）

奚又溥序

遊名山記

遊天台山日記

遊天台山後記

遊雁宕山日記

遊雁宕山後記

遊白岳日記

遊黃山日記

遊黃山後記

遊武彝山日記

遊廬山日記

遊九鯉湖日記

遊嵩山日記

遊太華山日記

遊太和山日記

遊五臺山日記

遊恆山日記

閩遊日記

閩遊後記

第二本

西南遊日記一（自崇禎九年九月初九日，至十年正月初十日。）

西南遊日記二（自十年正月十一日，至閏四月初七日。）

第三本

西南遊日記三（自閏四月初八日，至六月十一日。）

西南遊日記四（自六月十二日，至七月二十日。）

西南遊日記五（自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十一日。）

第四本

西南遊日記六（自九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南遊日記七（自十二月二十五日，至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西南遊日記八（自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七日。）

遊黔日記一（自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十九日。有提綱。）

遊黔日記二（自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

第五本（卷首有季會朋曹宸采小記）

遊滇日記二（自八月初七日，至二十九日。有提綱。）

遊滇日記三（自九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第六本

遊滇日記四（自十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滇日記五（自十一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第七本

遊滇日記六（自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有提綱。）

遊滇日記七（自二月初一日，至二月十四日。）

第八本

遊滇日記八（自三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滇日記九（自四月初十日，至二十九日。）

第九本

遊滇日記十（自五月初一日，至三十日。有提綱。）

遊滇日記十一（自六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瀆日記十二（自七月初一日，至三十日。附永昌志、附近騰諸彝說略。）

第十本

遊瀆日記十三（自八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瀆日記十四（自九月初一日，至十四日。有季會明小記。）

雞山志目

雞山紀略

雞山各刹碑記

麗江紀略

法王緣起

遊顏洞（原注云：「以下兩則，係遊瀆日記一中，因原本缺首冊，故附錄於此。」）

遊太華山（附滇中花木小記。）

溯江紀源（原注云：「刻本邑馮志、靖邑陳志中有小引。」）

盤江考

隨筆二則

靖江楊天賜本

共分十二本。第一本即從名山遊記起，無總目，無傳序。第二本首載史序。第四本日記八下，即載盤江考、遊顏洞、遊太華山三篇。第十二本載霞客詩（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有黃石齋跋。題小香山梅花堂詩）。

五首有序。遊桃花澗一首有序。婁子柔慈母篇。黃石齋詩（七言古一首，有小記，及陳明卿文淇持跋。輓詩二首，缺一首）黃石齋書（獄中答書，壬午四月遣寬霞客書）文淇持書，錢傳，陳木叔墓志銘，末附楊天賜跋。此本點遊記以上，視諸本最爲缺略，而點遊記以下，視諸本稍爲完善，有足補奚本所未備者。疑亦從李本錄出，而意爲去取者也。

梧蔭徐氏本

卷首亦無總目。其本數篇目，俱同奚本，但分提綱之四爲八。每本俱有「遊名山記」四字。首載錢傳，次楊凝齋前序，次楊凝齋後序（序見首冊）

此本不知何人所定，疑亦從李本錄出，而以己意爲刪潤者。點遊記以上，視楊天賜本雖爲完善，點遊記以下，則視諸本殊多缺略。

邑中夏氏本

前後編次俱同奚本，第後又增入詩文一冊。中有哭靜開禪侶詩六首（有引附邑志仙釋傳內靜開事略）黃石齋七言古詩一首，多項仲昭鄭峯陽二跋，石齋分韻十六韻（有小記）石齋七言絕句十首（有小記）石齋五言古詩四首（有小記）唐大來古今體詩共三十首，皆楊天賜本所無者。

奚氏又一本

即從奚氏原本錄出後，復以諸刪本點竄於上，真可謂逐臭者矣。末卷所載詩文，除與楊夏二本相同外，

又有周挹齋重建君山張侯廟記張元春秋圃晨機圖記李本寧秋圃晨機圖引（後宅張氏本又有夏樹芳秋圃晨機圖賦）王季重徐氏三可傳徐氏家傳吳國華徐霞客生壙志銘。

辨僞

天台

「筋竹」諸本或作「筴竹」非。案嶺表錄：南海岸邊沙中出「沙筴」一名「越王竹」。北戶錄：嚴州產「越王竹」土人用爲酒簍。地志：衢州有筴竹山。又案天台圖經：筴竹出台州五縣皆有。玉篇：「筴」一俗「筋」字。竹譜：筋竹竹之多筋者。夫嚴與衢在台之西，公游台山自寧海奉化來在台之東，去嚴衢八百餘里，則台州之爲「筋竹」無疑，或作「金」亦非。

雁蕩

八嶼，卽慈嶼、松嶼、慢嶼、東嶼、朱嶼、沙嶼之類。案浙省全圖，自定海迤邐西南至樂清，凡以「嶼」名者十餘處，而字書不載「嶼」字音義。諸本或因浙東海界有竹器，東甌竟譌作「壘」非。

白岳

「丙辰」諸本作「丙寅」非。

鯉湖

「石所山」諸本作「石竹」非。案志：石竹山在福清縣，其上亦有九仙閣，化龍窩，諸勝。石所山在仙游縣，宋林光朝劉夙嘗登是山，曰天下佳山水，未有鯉湖石所山者也。據此，則與鯉湖並稱，其爲石所無疑。

雁宕後

「中裂一壘」或譌作「壘」非。案「壘」集韻：「轄角」切，音「學」，堅土也。後「石壘如門從此」，「壘」集韻：「許慎」切，音「霰」，裂也。縛也。揚子方言：「破而未離之謂壘」。書洪範疏：「灼龜爲兆，其壘坼。」

閩後

「七月十七日啓行」下，諸本刪去「二十一日」至「如履平地」二十二字，非。

江右

十月十七日日記 「陸行五十餘里」下，諸本刪去「至草坪有常山玉山兩縣界，又五十餘里，因十六字。」

十一月初十日記 「又五十餘里，始抵建寧」云，「建寧」或作「建昌」非。

十一月十五日記 「從姑」諸本作「麻姑」非。案麻姑山在建昌南城縣西南，從姑山在縣東南，因次於麻姑，故名不得以上有麻姑云云，竟混作一山也。

楚 正月二十二日記 「凡住寺者三日」下，諸本或脫去「初行山間」至「蓋實景也」……字。

粵西 七月六日日記 「下榿支扉」，「榿」音「件」，閉門橫木也。諸本作「捷」非。

六月廿六日日記 「棗窰橋」一作「蔡窰」。

八月十二日日記 「劈竹舖」一作「劈刀」。

十一月十五日記 「有巖在路北」下，諸本或刪去「循之將往水巖」句，非。

十一月十七日記 「黃君復以銀燭贈予」，「銀燭」，範銀如燭者，一作「銀鐲」。

十一月十八日記 「峒槽邨」一作「峒糟」。

十二月廿二日記 「方石中橫」下，諸本無「諺號爲棺材石」句。

黔 四月廿七日日記 小註，「鳥鳴關在安南衛」七字，疑後人濫增當刪。

太華 猗蘭閣，一作漪瀾。

滇 二月 八月十八日日記 蛇場河，一作蛇床。

八月廿四日日記 「尤而效之」句下，一作「欲索多錢，且先索而後授餐，及出餐又惡」云云。

八月廿五日日記 「勃率」諸本作「勃卒」，非。按司馬相如子虛賦，「嬰珊瑚窰上金堤」注，「勃

漢四

率匍匐行也。」

八月廿八日記

八蠟者香，「香」一作「鄉」。

九月初七日記

「與君來時相後先也」句下，一作「余於是始凜然悚，還忻然幸，深感前止宿者

之厚情。而不當以私衷億度之也。」

九月十七日記

「駐朝陽者數日」句下，一有「而總持又非常住，久擾殊為不安，雨竟日復一日，

三句。

九月廿三日記

梅桐邨，「梅」疑當作「海」。

九月廿五日記

「由其西向西南下」第二「西」字，一作「東」。

九月廿九日記

「西南涉溪，其溪似西南流者」兩「溪」字，諸本作「塢」，非。

十月十二日記

「何六安巢阿」何曾為六安州，故云；諸本或作「陸涼」，非。

十月十三日記

「由天女城盤金沙山」，「山」或作「江」，非。

十月廿四日記

「亦池濱聚落之大者」下，一有「而田則不能成墾焉」八字。

十月廿六日記

譜明，一作普明。

十一月六日記

小注「勺漏」，一作「勾漏」。

十一月六日記

者坊關，「坊」音「勒」，土壁也。諸本或作「地」，或作「北」，俱非。

十二月五日記

「江驛」，按與志作「姜驛」。

十二月七日記

「沸流懸度於上」，一作「沸流倒懸懸度於上」。

十二月七日記

「有寺當邨之中」，一作「有慈雲寺當邨之中」。

徐霞客遊記

續編

滇六

十二月廿八日記 香木坪，一作木香坪。
正月十九日記 「爲鬱攸所焚。」攸，諸本作「茶」，非。按神茶鬱壘，乃守禦神名，未聞其司火政也。

滇八

二月八日記 「每十二年逢寅，」諸本並作「十年逢寅，」疑非。
三月廿五日記 「又八里，抵西麓。」下，一有「路北」二字，以「路北有寺」作一句，而以「當路北」三字連下句讀。

三月廿七日記 「皆西轉而北出，」一作「皆北轉而西出。」

三月廿八日記 羅岷山，「岷」一作「岷。」

三月廿八日記 嵯和哥甸，「哥」一作「歌。」

四月初十日記 「脊北亦中窪潞水焉。」下，無「西一里」三字。

四月廿九日記 「闊幾盈四五丈。」丈，一作「里」，一作「尺。」

四月廿九日記 馬場河，一作馬腸河。

滇十

五月初二日記 雲峯山，「峯」一作「嵐。」
五月廿四日記 「王翰撰時之文，」一作「王翰時撰，」而以「之文」二字作「之墳，」連下句讀。

六月初十日記 「俞來就婚。」下，一有「去歲冬底乘龍」六字。

六月廿五日記 「余返寓抄書。」下，諸本作「下午劉以素襪四品餽，劉北有以斗米牛肉餽，且北

鄰花紅」云云者，非。蓋既有素肴米肉，不應便摘「花紅」當「井李」也。

漢十二 八月十九日記 「俯瞰蒙城，如甌脫也。」「甌脫」諸本或作「甌粵」，非。按史記匈奴傳中有

「棄土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注：「界上屯守處為甌脫。」源隱引服虔注云：「作十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據此，乃見比擬之切。若作「甌粵」，大謬。

八月廿三日記 「余去年臘月十八」他本或作「廿一日」，非。
續編（墓志） 「自雞足西出石門關」石門諸本並作「玉門」，非。按玉門關在西北，雞山在西南，

而崑崙適在玉門關之西南，在雞足山之西北，相去各數十里，公自雞山出關，至崑崙，不須迂道玉關也。况公江源考云：「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以窮江源。」又云：「江發源於犂牛石，南流經石門關而入麗江。」據此，則為石門信矣。

以上辨誤五十餘條，第取回來傳寫各本，摘出附辨，以見楊文定公暨陳君體靜定本之善。至兩本中互異處，亦並載入，以備考正。如某字一作某字之類，即係兩本互異處也。時下若寄鈔，任意刪節，甚有一手錄本，而前後互異者，均不置辨，識者鑒之。

孩浦徐鍾璣附識

詩

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有序）

子兄雷門，結廬種梅于小香山。山以吳妃採香名也。千年跡冷荒邱，一旦香生翠玉，不特花香境香，亦香，可謂不負此山矣。堂顏為坡仙筆。坡仙愛梅花以名堂，予兄借坡筆以開扉，可謂不負此花矣。堂後削石為壁，剝石為池，面石為軒，中供繡大士，旁設榻几，以憩客。月輝屋端，則暗香浮動；風生波面，則泛玉參差；其近景之妙也。堂前凭空攬翠，岫樹江雲，羅列獻奇，帆影樓前，爐烟鏡裏，陰晴之態互殊。晨夕之觀翼別，其濟景之妙也。可謂不負此堂矣。予來時候雨候晴，予兄謀僕移竹前村，梁月種之，中夜寒甚，各擁衾浮白而觀，勝政網覺。

徐震容遊記 續編

互相話落，孤山詠盡，羅浮夢中，未見此豪致也。可謂不負此遊矣。予與兄同有山癖，予之汗漫無所取裁，兄以一邱一壑過之，且築壟于側，與山稽生死盟，必如子兄而後爲不負此癖也。行吟之餘，忘其無鄙，敬列如左，以當山中蛙鼓云。

得壺字

佳跡空山漫記吳，幽人逸興寄髻蘇。種來香霧三千界，削就雲根第一株。水月遙分大士供，陰晴遞換小山圖。片時脫盡塵凡夢，鶴骨森寒對玉壺。

得橫字

幻出烟蘿傍玉京，須知片石是三生。春隨香草千年豔，人與梅花一樣清。混沌鑿開雲上下，崆峒坐倚月縱橫。峯頭且莫騎黃鶴，留遍江城鐵笛聲。

和兄韻

結廬當遙岑，愛此山境寂。展開明月光，幻作流霞壁。壁上疊梅花，壁下飛香雪。冷然小有天，洵矣衆香國。香留妃子名，花瀧名賢筆。名以還山靈，筆以表山骨。幽人物外緣，古今妙脗合。造化已在手，香色俱陳迹。相對兩忘言，寒光連太乙。

醉中漫歌

吳妃當日將香採，此地遺名遂千載。香魂芳草幾悠悠，泡玉連珠爲誰在？天留名壤待名人，吾家季兄能采真。九龍萬笏掉頭過，愛此荒寂之嶙峋。冰雪長盟物外契，烟霞幻出人間世。一斧劈開混沌天，千株忽現嵯峨樹。遠屋梅花香更清，當窗竹影雲俱輕。梅香宜月竹宜雨，一時雅致誰與并。我來恰值陰晴會，曉色空濛夜明媚。雨中移竹月中栽，客與梅花同一醉。不知孰主孰爲客，不知是梅還是月。此時香色已俱空，三島十洲竟誰別。自憐從來汗漫偏，將無失却壺中天。何如向此媚幽獨，長抱月明朝紫烟。

月中種竹歌

香山仙子孤山癖，愛種梅花向明月。花香月色兩空濛，更借琅玕點幽碧。帶雨遙分前浦雲，當窗漫斲峯頭石。移來細細記南枝，種去蕭蕭映香雪。移時雨候種時晴，透嶺披襟月重白。初照揮鋤若有神，再照清標次第出。一株新栽鸞鳳翻，兩株對舞蛟龍立。三株四株幾十株，影搖星斗天文坼。一鋤一盃月倒吸，一株一醉風生腋。當年何數竹林賢，此日真成君子宅。羅浮夢杳翠凝裳，湘水魂清玉爲骨。尙憶騎鶴崆峒遊，翻恨中無此香色。撇卻手中九節筇，和雲好共此間植。他年酒醒竹成林，分向瑤池配丹闕。

遊桃花澗（有序）

澗去梅花堂一里，堂以幽澗以壯，各擅一奇，亦相爲勝。一如洞門仙子，環窈窕之雲；一如天際真人，櫛峨眉之雪。予兄旣種梅以闢山，復買松以存澗。予兩遊俱從白下，石得之白，松得之清，于泉之觀未也。庚午（崇禎三年）春季，乘雨躡風，九天風雨，三峽波瀾，觀斯靈矣。并記之。

躡足山中雨，起探雲裏泉。重崖風掩映，復道水潺湲。澗是桃花舊，波搖松影鮮。層層聲搗石，矯矯勢垂天。吼虎深藏峽，狂龍倒掛川。怒疑連壁墜，宛似趁風旋。玉迸絲絲立，珠傾個個圓。石文喧舊鼓，松韻押疎絃。叱咤驚虞美，嬌啼響杜鵑。虹光借飛影，海勢助雄濺。轉覺一山靜，遙分衆壑妍。我來當雨後，波去落衣邊。始信前來興，無如此際緣。銀河瀉灑渺，華表鶴躡躑。灑雪魂俱白，披瀟骨欲仙。誰施開峽斧，更賴買山錢。巧樹皆垂臂，危巖並倚肩。石牽綯作縷，松滴翠爲鈿。隔塢飛雲屐，凌空駕鐵船。不愁山欲暮，共與水爭先。何必尋三峽，還須受一廬。

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

秋空淨無極，兀兀片雲孤。不與風同駛，遙令雨自蘇。卷舒如有約，尺寸豈隨膚？我欲神相倚，從之運轉無。霜并而爲電，彌天總是雲。誰能繪霄漢，了不作氤氳。捧日開朝霧，飛霞散夕曛。此中無一絮，何處着紛紛？出岫何幽獨，悠然颺碧空。遙分秋水影，忽度夕陽風。長天不留蹟，冷月若爲容。歸宿應何在，崆峒第一峯。彩霞竟何往，蒼狗自徜徉。出沒千峯迴，夷猶一壑長。鴛飛難作伴，龍躍豈相忘。不待爲霖日，方令天漢章。卷舒有妙理，誰云倦始還。垂天寧幻態，觸石豈無關。神遠羣俱渙，情空跡自閒。始知能體物，造化掌中閒。

壬申（崇禎五年）秋，同徐振之泛舟洞庭，還宿楞伽山，卽席分韻，共賦「孤雲獨往還」而振之詩先成，喜其詞意尚妙，備極讚長，因錄於上，方知余作之不逮也。七月望日，弟黃道周拜識。

哭靜聞禪侶（六首有引）

靜上人與余矢志名山，來朝羅足，萬里至此，一病不痊。寄榻南宮崇善寺，分袂未幾，遂成永訣。死生之痛，情見乎詞。

曉共雲關暮共龕，梵音燈影對偏安。禪銷白骨空餘夢，瘦比黃花不耐寒。西望有山生死共，東瞻無侶去來難。故鄉祇道登高少，魂斷天涯只獨看。

崎嶇千水復千山，戒染清流忍垢顏。（上人戒律精嚴，涕吐不入水。在舟遭此危疾，寧以身累受衆詬罵，誓不汚清流也。）魚腹臥舟寧衆誦，龍華榻寄轉孤潛。可憐瀕死人先別，未必浮生我獨還。含淚痛君仍自痛，存亡分影不分關。

客裏仍離病裏人，別時還憶昔時身。死生忽地分今日，聚散經年共此晨。發足已拚隨壑轉，到頭空說過河頻。半在瓢飲千山屐，斷送枯骸瘴海濱。

同向西南浪泊間，忍看仙侶墮飛鳶。不毛尙與名山隔，裹革難隨故國旋。黃菊淚分千里道，白茅魂斷五花烟。

別君已許攜君骨，夜夜空空泣杜鵑。

鶴影萍蹤總莫憑，浮生誰爲證三生。護經白刃身俱斃，守律清流睡不輕。一簣難將餘骨補，半途空託寸心盟。別時已恐無時見，幾度臨行未肯行。（江中被刦，上人獨留刃下，冒死守經，經免焚溺。）

一番魔障一番愁，夢寐名山亦是貪。井不及泉無論九，河難復渡尙呼三。渡津此子心惟佛，移谷愚公骨作男。幻聚幻離俱幻相，好將生死死夢同參。

附靜園事略

馮志仙釋，傳靜園，迎福寺僧蓮舟法嗣也。禪誦垂二十年，刺血寫成法華經，願供之雞足山。丙子（崇禎九年）同霞客西遊，抵湘江，遇資聖隱隱江水，登經十頂，獨不失遺。後竟以病削死。霞客爲函骨與經，間關五千餘里，供雞足之悉檀寺，并瘞骨焉。大史閃仲儼爲塔銘。

雞山十景（十七首）

經頂四觀（東日，西海，南雲，北雪）

芙蓉萬仞削中天，搏挖乾坤面面懸。勢壓東溟日半夜，天連北極雪千年。晴光西洱搖金鏡，瑞色南雲列綵箋。奇觀盡收今古勝，帝庭呼吸獨爲偏。

日觀

天門遙與海門通，夜半車輪透影紅。不信下方猶夢寐，反疑忘打五更鐘。

雲觀

北辰咫尺玉龍眠，粉碎虛空雪萬年。華表不驚遼海鶴，崆峒只對藐姑仙。

海觀

萬壑同歸一壑，漚，銀河遙點九天秋。滄桑下界何須問？直已乘槎到斗牛。

雪觀

白雲本是山中物，南極祥光五色備。壽地兜羅成世界，一身却在玉臺巔。

華首重門

巍崖高聳白雲端，翠壁蒼屏路幾盤。重闕春藏天地老，雙扉晝扃日星寒。金欄浩劫還依定，錦砌當空孰爲攢？何必拈花問迦葉，巖巖直作破顏看。

太子元闕

菌萐亭亭影倒摩，凌空忽透枕中符。崆峒無跡潛翻鳥，闔苑有天常在壺。影入循環雙竅迴，座通呼吸一身孤。從茲脫盡人間滓，兩腋風生骨欲蘇。

羅漢絕壁

列景標霞景色酣，莫將枯寂覘雲嵐。面來絕壁雲常定，放出重巒石共參。枝借翠微栖各一，水供香積獻分三。藏頭換骨形何幻？崖竊層層露法曇。

獅林靈泉

千綫明珠孰爲探？靈源絕頂瀆靈龕。湛搖松影雪千尺，冷浸梅花月一潭。碧玉眼中丹透液，青露蓮舌上成甘。滿林不乏人天供，酒作天花潤法曇。

靜裏泉流石忽穿，峯頭明月闕娟娟。竅通骨節涼生髓，源自頭顱玉作涎。祇道醍醐天上落，直將沆瀣掌中懸。青衣丹鳳尋常事，誰解靈源此更偏？

放光瑞影

靈區迴合轉祥輪，五色氤氳法界新。透却塵關空即色，翻成寶相影皆眞。蜃樓非海誰嘘氣，王鏡中天獨攝身。轉覺一山凡草木，含暉濯影遍精神。

浮屠綰勝

阿育當年願力雄，萬山深處露神工。諸天環向尖皆合，一柱孤撐礎正中。勝壓鰲峯仙鎖鑰，光搖鸞嶺玉芙蓉。峯頭玉母如相過，長劍崆峒此又逢。

誰將手影布神過，仙掌凌空結構重。震旦名山膺九錫，巽門文筆插雙峯。翠微四壁開生面，金粟三天現法容。漫向慈恩誇作賦，滇南此日壯登封。

瀑布勝

三支東向誰爲鑰，正練中懸萬壑前。鼎足共瞻雞在後，濤頭忽見馬爭先。珠璣錯落九天影，冰雪翻成雙壁暄。我欲倒騎玉龍背，峯巔羣鶴共翩翾。

傳衣古松

碧樹千尋雲影重，凌風老幹獨蒙茸。直將秦帝登封物，常作僧伽護法龍。鱗甲半天猿臂舞，幘幡千隊鳳毛縫。餐冰飽雪千年煉，還共拈花一笑供。

古洞別天

鸞鶴空山路渺茫，重巒絕處逗雲房。何人天外能來往，有洞花間獨闕藏。瑤草瓊枝開自落，金莖玉乳滴還長。神龍百尺潭時護，不許桃花出夜郎。

洞天原不在人寰，三派東邊更躋攀。直到萬峯窮極處，忽懸雙闕窈冥間。碧桃開落門常在，玄鶴縱橫路不關。東向蓬萊三萬里，片雲時去又時還。

題贈

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

漳浦黃道周石齋

天下駿馬騎不得，風髯雪尾走白日。天下畸人癖愛山，負鎗瀉汗裹白石。江陰徐君杖屨雄，自表五岳之霞客。齋肩鶴體雙腫青，汗漫相期屢不失。事親至孝猶遠遊，欲乞琅玕解夜織。萬里看余墓下棲，擔囊脫屣屬烏啼。入門吹燈但嘆息，五年服闋猶麻鞋。貴人驛騎不肯受，掉頭畢願還扶藜。自言早歲適雁宕，絕藤級絕窮下上。天台石梁平如兜，青霞括蒼局于掌。中年復走西鐘山，焦飯十日支霜盤。道逢採藥授雲餐，帝子欲爲歌路難。匡廬老僧亦下拜，雞足道人分沆瀣。磨頭豆豉石泉茶，夜中日出嘯滄海。聽君言下何蕭然，引入拔嶺捫青天。所探幽奇既如此，豈有人嶽當君憐。東魯仲尼去千載，西羌大禹死何在。書生抱膝空啾唔，卽化喬松安足賴。去年先輩繼西溪，起草授楊天下疑。精魂已上託烏兔，未有人識其端倪。何況操蛇窟穴底，千山爲貌隱千水。乃欲搜剔窮冥靈，不畏崑巖不避死。世間兩物惟鼎劍，燒海剗山寫涼燄。少年學道須及時，簪紱累人孤書詩。當時諸公嘆厥鶴，悔不從君煨蹄鷄。卽令關門散百一，醫巫吹角愁銅狄。蒼崖黃窪不可尋，令威灑血迷墳迹。君猶跋涉從東來，兩髯不突生飛灰。城郭比人更柔脆，田春史義安在哉。男兒不仙必良將，驅龍凌波破蕩漾。挽河洗甲天下清，安能對鏡坐相向。終身潦倒爲時人，牽船引纜傷路塵。彎弓聞虎行逡巡，寂寂冥冥過冬春。何不還家酬所親，聽君霽語當采真。跋足北窗箕穎濱，而必棲棲擾此身。

徐霞客攜小舟，追予至丹陽，感念昔日萬里造膝，今復依然得陳宿諾，爲之道故，不覺成篇。崇禎三年二月既望，漳海石人黃道周急就之章。

霞客游之奇，無如盤山一游。予歸自宣錦，憩白海，奇永平山水甚，駐釣臺，俯危石，一過嶺，嗣訪道之處，有盤山焉，竟數日不能去。所見古松百株，半掛藤蘿，半星斗，疑野僧疑詩鬼。歸示霞客，霞客踵及燕山，劍及雲中，無何而勇至。嗟乎！將吏如君，半肩行李，無疑，無畏，怖名王不足繫也。霞客著屐破旃裘，石齋落筆驚風雨，故宜兩絕。予題卷並在丹陽道中。長洲陳仁錫識。

霞客生平無他事，無他嗜，日皇皇游行天下名山。自五岳之外，若匡廬、羅浮、峨嵋、峯嶺，足跡殆遍。真古今第一奇人也。常徒步萬里，訪石齋於墓次。石齋北上，又衝寒追及於雲陽道中，沽酒對飲，且飲且題詩，詩成而酒未盡。文不加點，沉鬱激壯，遂成絕調。蓋以奇人遇奇人，當奇境而成奇文，固宜也。霞客出以相示，因題其端而識之。時予方以請告社戶，讀「喉鶴踰鷗」之語，令人雲臥之念彌堅矣。辛未夏五，既望，筇塢山樵文震孟題於清瑤嶼。

此黃石齋先生贈江上徐霞客之作也。先生學行清古，弁冕吾暑，而挺身救華亭，於舉朝結舌之日，尤人所難。先生於世殊落落，而雅善霞客。霞客遊遍天下，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而尤心許先生，走萬里而謁之窮山，夫自世俗觀之，則幾於嗜痂之癖矣。霞客知余之樂觀先生之言也，出示此詩，余因有感焉。水心項煜識。

石齋過毘陵，爲余言霞客之奇，徒步三千里，訪之墓下，當事者假一郵符，卻弗納。時聞余在羅浮，則又徒步訪余於羅浮，往來海上，真有卓契順之風。言甫畢，石齋去而霞客來。聞石齋之過也，追及之丹陽，得所爲詩而歸。余適病痰嗽，榻上一舉手而已，亦欲少有結撰，以酬千里羅浮之雅，痰病殊劇，聲氣不屬，竟不能成。初，石齋謂余曰：「方墓下時，有筆墨之戒，至今耿耿，不知此通何日能償。」故丹陽一見，卽償之。其云石人急就章，蓋已數年之約矣。遜園叟鄭鄴書。

和徐振之先生孤雲獨往還原韻五首

黃道周

白水笑人曠，秋深知客孤。江風催雨老，漁火報燈蘇。家計分浮梗，乾坤動剝膚。柴桑行可免，能得隱鄰無？
 鄉澤無停棹，杖頭不繫雲。帆隨風意致，山與夢氤氳。古洞扃幽戶，殘崖倒暮曛。每逢巢鳥盡，蘿月想紛繽。
 不忽幽幽獨，因思別壑空。閒過長隊峽，戲織打頭風。絕壁三分篆，堅匏五石容。心知無一可，更上最高峯。
 盧逃無所往，白醉此徜徉。古蹟有代謝，時人空短長。同心宜送遠，得句偶難忘。昨夜兼葭月，又涵霜露章。
 何處不仙嶠，長游已大還。猿魚新換徑，虎豹久迷關。天縱幾人逸，生扶半世閒。楞伽言語外，別寄與誰刪？

燈下依韻和徐振之孤雲獨往還之作，並書詩正，不能如振之體物備妙也。弟道周再識。

孤雲獨往還石齋原舉以似霞客，此詩則石齋分韻詩既成，而又和霞客韻，蓋即以爲贈言也。惜石齋原韻不可得見，而霞客詩乃竟以石齋手書而幸存，噫，亦異矣！按石齋贈霞客詩帖，今可見者凡四，或稱霞客，或稱振之，振之者，霞客字也。陳泓記。

分圖十六韻（有引）

黃道周

徐霞客自毘陵來訪于山中，不一日輒搜奇南下，覓巖樂追之，百里乃及，相將於大峯巖次，兼訪劉完公孝廉，不值阻雨，分圖各得十六韻。

須字

鹿豕追華天下無，四千里不停斯須。剡舟直望青天，山靈莫笑老人愚。
 懷字

豈無山鬼不開懷？雲樹仍將鴻爪埋。不信呂稽當日駕，曾分鐵杖與芒鞋。

君字

暮下松新末老雲，林疎山淺合慚君。悔不結巢黃海上，銀雞皓犬試慇懃。

林字

投杖成龍去莫尋，銜書青鳥尙遺音。此生便使無雙足，猶擬扶藜過道林。

雄字

騁蘿山長亦稱雄，未畏道人屢似風。放卻鳥身一百里，依然鶴伴未開籠。

能字

緩步先蹄我亦能，曲鍼頑石各何曾。萬事讓人騰躍去，憑誰先接手巾藤。

流字

憶別華陽三洞頭，小舟夜去不勝愁。家園未透包山洞，况領銀河何處流？

窮字

井欄語鮪意未窮，錯引駛馳東海翁。里巷危巒空老大，不知人慣藉雲中。

滋字

湧霧埋霜風雨滋，炎蒸正值火雲時。清秋過此能多少？誤聽蟬聲鬧採芝。

來字

威靈未遽鬼能猜，不合衝炎冒雨來。遂使此峯成突兀，後人輕指青坪哀。（憶大滌山講堂未就）

看字

玉室金堂何處看？愁分許遜自臨安。洞霄講舍荒初業，空屬流雲寄掃壇。

蘇字

九疑兩室語模糊，一一從君領畫圖。黃犢少年行不到，白頭風雪幾時蘇。

嵐字

上格真人不署銜，間分真氣爲開嵐。抄丹擲劍兒曹事，無數石頭不放參。（劉完公已出洞海）

搜字

積艾焚山今已勾，枕中寶字各停搜。名賢不吃明光草，海上新詩寄碧鷗。（再至此山，爲風雪所阻。）

躋字

少年曾此輟攀躋，凍雪摧松十丈梯。每道名山藏拙穩，老來相迫已如泥。（山下是三十年前館所）

薇字

山南北舊開幃，書罷柿蕉已十圍。餉炙燒豬今已矣，首陽人自準餐薇。

七言絕句十首（有引）

黃道周

前在雁宕。見陳木叔送振之詩，有云「尋山如訪友，遠游如致身」，甚愛之。今振之踵自薄中歸，遂用此爲韻，得十絕請政，并以爲別。

土餌江魚掉尾深，驚鱗何處更追尋。餅師酒保時交語，錯對孤鴻天上音。

山

有關應知自化山，翻空毛鷲尙間關。飛魚上下青烟路，不與啼猿訴往還。

如

焚車屠馬爾何事？弄鳳嬉龍我不如。寄語蘭臺舊藏史：安期初不讀奇書。

訪

俯窺白日自相訪，江海居然不可方。刷就落毛希有背，載誰萬里共翱翔。

友

羌魯西東何處友？椰鬚象鼻一虛舟。惜華盡作婢兒事，絕倒崑崙老上頭。

遊

紅汗灑人白髮遠，燈花炙客旅思繁。五湖硯底星星暈，縮地工夫不是丹。

遊

老夫最敬鄭公業，近事休談馬少遊。閒却一身成野鶴，依然項背似沙鷗。

如

槩几藤床亦自如，涼身驚托火輪車。平看岸谷成魚齒，莫向方壺坐釣魚。

致

遠道白雲安可致？能來黃竹幸相期。遲收不死東方草，誤典商顏無盡芝。

身

絕跡依然不離地，出世何曾得避人。遶君六尺盧敖杖，攜我章亥五步身。

五言古風四首（有跋）

黃道周

一
魯叟既以頽，王跡安可作？風雅失經緯，黼黻委冠纓。能人滯習尚，鉞冕隨俗目。不論理所在，買楮爲鬼視。一夫食千耳，久痼無百藥。誰能洗衆胃，慨然秉吾卓。孔禰有高氣，所惜爲崖略。李杜足真性，時亦見落魄。餘子官亦長，韓蘇附道簫。聘者自爲雄，制者自爲格。駭者自爲醇，飲者自爲粕。大小既已見，誰復司其鑿？野子噉一言，要未違古宿。削采就龍象，弛力爲虎縛。此道關聖賢，豈必泥高爵？時平無傑論，莞笑各當哭。上材愧繁露，中賦慚白鶴。徒以麟鸞心，混茲犬豹鞞。由基一失殼，猿猴遂反搏。不畏明鏡蝕，所畏白日曜。庸俗無足談，賢者何不擴。搃腕數姬孔，掩眦放鼠雀。習有萬無當，受有千不惡。悠悠宙合間，何物等龍螭？倘逢異心者，一爲語疇昨。

二

斯道莽巔際，約非目所見。作者已如林，要未審正變。治亂繫風教，文藻何足炫？幽秦重沈奧，周召尚和倩。微道貴綜至，正節得博練。羊于爲青雋，二東表奇撰。鬱鬱高堂生，千言記射燕。賈山無高談，一字發一忤。遂遂諸兒曹，尙未理騷撰。盆盞開鼈咳，遂欲掩雷電。心孔既以紉，危坐詫面井。皇皇玉朱徽，白畫生刀剪。疎人訾周語，下土醜皮弁。庸匏享千金，圭璧寧不賤？蒼藉爲他山，惜晚集微霰。璞琢不可還，龐衣托純緣。君子薄浮雲，未忍棄文獻。蠅翠登高臺，何所貴鸞扇。始寧倪同學，華陽周特薦。所識毋乃阿，聞道已不戰。引臂扶日繩，開心寫月串。餘粹付蠅結，諒不覩征禪。千春洵迂途，吾道寄一線。再磨淮西碑，重駁轍軾卷。所媿諸華人，蒿松復同傳。

三

白頭無令名，蒼生安敢計？膠目謝邱報，掩耳開時辰。直道歸細民，高招安得勢。側柄倚萱堂，詩論無所麗。聽鼠自珍角，世事何芥蒂。寂莫還書生，胼胝問稟絮。四方日怙亂，瘳狗莫以測。蜉蝣傍宵輝，衣雪何所稅。平臺有高蓋，西塢有金憲。司坊有俊鷹，豐豆有肥駟。野人安所知，木客還辟荔。朝理北山琴，暮息東泉肆。行躡青谿屐，坐鼓少

游稷就水八十步，鑿壑可百砌。此意已云足，豈復知文藝仁。畦少輟，道廩足粗糲。滿世珠玉屑，信美不納肯。况彼筆硯間，毫末安所繫。石戶分民疇，義農序家世。勃然自比屋，北渚倘運袂。所少高駝人，一爲試點綴。春水生鷗鳧，夏田長雞蕪。狎身久益清，頂踵亦羊裔。緬願諸兄弟，能無中所滯。念彼作炭夫，正容爲涕歔。

四

夏日焚百草，蘭陔休相求。大海涵巨魚，波瀾排青坵。明臆識時彥，談笑分宵爨。葛侯初柄蜀，井涵皆調搜。李相在安邑，亭館勒訂籌。所值既區區，未遑敷遠猷。搏空繞中廚，騎危斷八驍。含睇觀申韓，覽語辭伊周。此論一以馳，玄風遂不酬。念昔古聖賢，舟楫常安流。中疢未有徵，外疾易爲瘳。吉甫懷仲山，召伯襄申侯。哲匠一已矣，袁賈難爲謀。元凱十六人，不及韓與歐。李范攝孫曹，其力倍諸劉。亶聖喜獨能，誰爲輪與軸。厚象一失勢，猛獸溺其頭。溟海適孤帆，鉞車重于鉤。賈生雖已蹕，馬遷諒不浮。慙慙火宅間，負餅與吹漚。同績不同心，一縷分一籌。朋論不可回，倫輩生戈矛。遠近伺舍人，相對如弓鋸。何當釀薰風，注以百斛舟。湛置名海中，次第醉羣鷗。

右四章百韻，千字，值徐振之行，潦草成篇，聊存遺證，幸爲藏拙，并以覆警，不作燈紙也。癸酉（崇禎六年）長秋，丹靈僑次弟黃道周書。

輓徐霞客（二首失一首）

黃道周

天剪風翎到寒鴻，遠遊負鏹爾終窮。昨傳獨往來脂習，一旦臥遊失次宗。知我未凋猶強飯，聞君臨萎遂推蓬。十洲五岳齊揮淚，屐齒無因共數峯。

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

瀨南唐 泰大來

噫歔歔！泛泛乎，蓬蓬然，霞客之遊窮地復窮天。疊空秣米藐焉者，漫云策卽可指非山川。山川遊我何足侈？我

遊山川有如此。六合爲巨未離內，安知九萬之外不有許。卽茫茫九萬星，茫茫乎蓬蓬然，隻身不封一文錢，渴飲海水飢雲烟，誰爲幅兮誰爲邊。若何名勝不在籬落與門前，區區嶽瀆皆魄殺吞八九。遊九八，小跨能週猶軌軌。一遊直究洪濛先，浪作霞飛山盡拔。泛泛乎，蓬蓬然，亦不佛，亦不仙，半若癡頑半若顛，攪擾天地年復年。桑田死矣，滄海枯乾。天先我老我開天。

留先生小坐

唐 秦

我會歷遍幾間關，落得烏藤杖不閒。從此未須勞淡想，留君一坐卽名山。

先生以詩見貽賦贈

唐 秦

朝履霜岑暮雪湖，陽春寡和影猶孤。知君足下無知己，除却青山只有吾。

與先生月下寫懷

唐 秦

日與故鄉遠，客心不可爭。幸存一片月，到處盡光明。

問先生粵中山水作

唐 秦

雲如綺繡石嵒呀，都在蒼梧一水涯。多少奇峯收拾盡，囊中猶有白丹砂。

汗漫歌

唐 秦

君不見騎弄鳳者，朝遊八極暮九野，狐兔燕雀不敢謀，飛無上兮走無下。霞客身無翅與鱗，行行不過支兩蹠。前行泛泛若虛舟，奈何落落如飄瓦？險哉！遮莫千萬山，畢竟不敵遊仙骨一把。又不見有時星芒足下生，有時海底頭上瀉，窮無窮兮未足多，極無極兮取猶寡。東南地盡無秋冬，西北安知有春夏。影高遺子胸藏大冶，尤寥廓尤揮灑，願學阿翁騎龍弄鳳天地間，除是真仙慣尸解。

送先生遊滇外山川

唐 泰

山惟天際好，千古幾遊人！不用生雙翅，偏能縱一身。裹糧煮白石，照路點青燐。此去無同調，相逢莫問津。

與先生夜酌

唐 泰

君爲探奇得此閒，我雖無酒破愁顏。閉門不管鄉隣鬪，夜話翻來只有山。

天遊曲

唐 泰

苦遊不住鐵鞋穿，踏到崑崙又向前。已自頓超海外海，猶疑天外豈無天。不須招鶴駕長空，雲起離雲水又窮。若問脚跟如許闊，河山影在月明中。皇圖去遠界全迷，黑水窮源可在西。分野怪來多錯落，得無弔古問元書？天地隨予獨往還，枯藤到處儘消閒。無端笑殺與公懶，不以全身賣與山。對爾青山面欲開，案頭殘墨盡成苔，不須更借王維手，自有烟雲供養來。直去何愁路不通，懶從域內問西東。輿圖履盡尙嫌少，堪笑他人泣路窮！掉頭寸寸是天涯，撥破重雲去路賒。萬里底平無礙阻，更遑禹貢入流沙！

賦得笑他區區五嶽圖

徐霞客遊記 續編

我翁之遊胡爲乎？薄薄直欲空閭扶。而今來訪滇南趣，足下安肯疎一隅？鷓鴣見妬蠻夷駭，鬼神擁替虎狼驅。漢兮滇兮外何極！外何極兮中何孤？君不見一條杖在能隨吾，笑他區區五嶽圖，笑他區區五嶽圖。

贈先生

自是閒人原不閒，何方辛苦涉閒關。生平只負雲山夢，一步能空天下山。形影無偕狎老魅，語言疊轉通諸蠻。丈夫出門乃其事，兒天湫湫當破顏。

送先生別雞山

有個插天峯，常待公策杖。舉足宜最高，不許雲在上。

自述呈先生

四十云未老，行藏猶可嘲。如何空有屐，相對也如匏。

贈先生

鴻鵠翔雲中，孤飛縱高舉。浮雲皓橫絕，嚴霜脆柔羽。衣裳自清潔，素志未惰慮。弓矢豈無意，網羅奚礙阻。咫尺寡儔匹，萬里亦踽踽。

答先生（崇禎戊寅冬十月）

唐泰

如今出處已分明，牖下那堪置此生！
一杖自憑君手授，天邊有路是前程。

賦贈徐霞客

唐泰

行子逐駛起，早起工壯遊。所遊非坦途，曩曩淹遐陬。東北鮮其匹，西南乃所求。正值窮冬候，白日不久留。促晷烏足持，壯顏徒縈憂。雖爲躑躅行，大塊若相讎。山川旣遠杳，人事亦岫嶺。瘖矣無罷足，痛矣有平頭。卽窮黑水源，猶溯金沙流。厥後遽會達，成功界雍州。隨刊指掌間，懋哉頌禹猷。茫茫千餘載，遷變何可由。惟爾清不續，西被無沉浮。皇圖蘇以寧，彌上恢懷柔。所志旣已樹，願言返故邱。故邱有美政，良會恰相酬。恩愛生無乖，別離釀網繆。不爾漫如此，飄蕩焉能休。天地自靡極，一日空悠悠。

懷徐霞客先生

唐泰

窮源及交趾，邊盡更無邊。雖欲寄家書，只有日本船。

聶先生（五絕五首）

唐泰

何心欲飄零，風波未可停。要知天下事，無一不如萍。一杖還如舊，蠻烟日已非。江山與風月，欲勸主人歸。
麗江無捷徑，安能達雅州。願君尋舊路，收拾洞庭秋。游夢固已奇，目空天一涯。衆山將掉臂，君欲更何之？
外干戈滿，窮荒何所探。我非情更怯，欲爾望江南。

東先生

唐泰

舉足無剩山，知公應在得。只許一人知，何須天下識！

別先生（崇禎戊寅冬十月）

唐 秦

少別猶難別，那堪又轉篷。滇池雖向北，我夢只隨東！

秋圃晨機賦（并序）

同邑夏樹芳茂圃

徐母王太君秋圃晨機圖，梁綸陳伯符寫，吳中張鐵石布景。一時諸名公若李本學、鄒彥吉、董玄宰、陳仲醇，一品題其上。仲子宏祖，謫册自梧廬來，乞余爲賦，余喜而爲文以贈之。宏祖雅好游，海內佳山水，二十年來，足跡幾徧天下，蓋亦當世一奇男子也。因組母氏之體，音，其謚及圖于其。

維坤元之表粹，毓女德之清芬。演仙胄於瑤池，度靈紀於西崑。婺星散彩，誕我江濱。既淑且嫺，亦和而貞。適東海之名閨，配南州之婦人。柔惠式嫻於采葛，共莊克愷於薦蘋。乃相夫君，和鳴叶唱。采三秀兮階前，護微蘭兮天上。爰庇滌穢，聿修七鬯。佐良人以甲周，胡蘂砧之頓喪。夫也淪亡，子則奈何。左右助勤，拮据捋茶。春園不涉，秋圃治蔬。春花落兮春草枯，秋色麗兮秋光多。豆花棚下，插架編蒲。裁詩語，植媵姑樹。躡鷗烹落蘇，碧雲臺榭，其樂婆娑。若乃秋露溥溥，涼颿颿，野外時聞乎擣素金，井忽飄乎梧葉。絳此女工，禦寒尤切。調織婦之弄梭，試田家之踏籬。晨雞乍鳴，曉鐘初歇。札札乎杼韻之動微風，札札乎機聲之落殘月。絡緯驚催乎洞房，候蟲趣響乎丹穴。一緯一經，若拽若曳。皎潔兮若天半之飛霜，皎白兮若傾筐之積雪。繫茲布品，精麤不齊。此則本縣縞素，爲貧公孫之被，衛侯之衣，德曜之裙，少君之襦。匪撞華之織履，匪火流之神奇。匪香荃之貢於西域，匪朝霞之出於屠夷。蓋白疊黃筒，初非農圃之所尙，而緯車課績，實太君之所爲。朝夕而勤劬，若曰吾以師唐風之蟋蟀，而訪魏國之沮

溯若夫子抱奇骨，遠遊奔奔，言告北堂，以俟母教。母曰：「俞哉！恣爾超忽，向平之五嶽非迂，嚴君之九州斯得。或乘款段，或棹扁舟，吳越名山，几席可收。爾其擠釜以謁俊儒，踞屨而師好仇。借一雙之蠟屐，賤元覽於中州。」於是母無煩乎齒指，兒可壯乎軒輅。控金焦，登石頭，經雁蕩，涉龍湫。入三天子都，訪黃白名阪。攬秦華之高峯，疊厖嵩山之阻修。陟洞天，武夷之疊嶂，痛人世縹緲之仙游。擷庾嶺之梅花，咀雪片於羅浮。履雲夢，則吞八九烟雲之變態；上匡廬，則激三千瀑布之飛流。不借一旅，不挈朋儕，款絕巖之駭駭，怪洞壑之闕幽。山鬼夜嘯，人跡罕投。虎豹鬪兮熊羆哮，衆慄慄兮獨夷猶。劃然長嘯，窅起隱憂。誓刻期而將母，戒行邁之悠悠。路悠悠兮長駕，報春暉兮靡暇。拂長劍以歸來，母含笑乎機下。抱孫枝以哺飴，跡消搖乎景蔗。桂迎秋而始花，菊傲霜而未謝。敬守慈幃，母行咫跨。是母是子，洩洩油油。芙蓉江上，八十春秋。曰殺羔羊，嘉賓帶鞶，吹鵝笙以酌大斗，擊鼙鼓而醉吳鉤。所謂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而求康維休者乎？

秋圃晨機圖記

嶺山張大復元春

秋圃晨機圖，余友人江上徐振之奉母圖也。母性恭儉，好率婢子鳴機杼，又廣藝秋藤，架棚而引之，今綠陰滿堂，課振之之元子卯君讀，每晨先達于壁，杼聲與書聲相答響。母意大得，振之益復欣然，多營高廠地，素絢延綠，以歡母志。母心憐振之負絕特之才，不能俯仰自焚於時，其于天地之窮際，則何不至焉，乃稍稍具糗糧，令振之周覽名山大川，有以自廣。曰：「心聖人所爲，戒遠遊者，其子母之識力，不相信也。吾無汝慮，盍往乎？」振之則請受約，無不及約而返。如是者率以爲常，幾二十年，而振之之雙屐遂徧天下。其往也，或春蓂始萌，勾甲方折，其返也，蓼花始雪，秋實纍纍，如珠纓寶絡，飄颻連絳，沙雞札札，綠雲間。母命卯君停咿喙，問所來往，振之爲言天地之廣大，流時之奇險，土風之奧，以至仙靈之所窟宅，緣崖梯磴之所見聞，令人瞿目縮舌駭汗，母色意大愜，衰聵

然若爲振之賀。或戲語振之：「子汗漫九州良苦，吾故日居此碧雲菴中，看長命縷垂垂而下，知望白雲返也。乃又得所未聞者此。其可無憾而鬢眉矣！」振之謹受教。嗟乎！人生不幸失怙，子母相命，亦所時有，胡有振之其遇焉得如此哉？或謂振之：「子卽自信無愛老母，而虎狼獠狄之爪牙，瘴霧蠻烟之薰灼，其又使誰信之，而必期日往及期返耶？」振之曰：「吾聞之，君子儉其德以遊世，故風雨弗能侵，而異類弗能害也。蓋日者聞之母氏云，當母之始，卷于家尊也，滌茗梳進之太翁，太翁擲二果弗御，母受核而藏之。至于今，故母年八十而神明不衰，其德儉也。秋圃晨機之樂，夫有所受之矣。」張子曰：樂吾竊有窺于振之，而知其母異人也。漢司馬遷，李固，唐韓愈，近世李于麟，薛仲貽之輩，其母亦何所不極，然皆載其自主之骨肉，可以直之無前，舉之無止，而振之歡母如不及，乃萬里征行了無內顧，使其稍有天幸之念，必不幾矣。自有宇宙，實惟三母：曰滄母者，鬢髮倒薦，個以成子之令名者也；曰尹母者，訓子善養，不屑厚祿殊寵，以獨成其是者也；曰孟母者，不憚屢遷，以就其子之賢聖者也。母既絕成名之訓，而又不顯稱道德，自遂其不屑之高，徒令振之履遍五嶽，無負七尺男子，而母處碧雲長命之間，儼然自遠，豈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乎？君子儉德不可榮以祿，殆欲與吾友徐振之矣。圖凡二本，一張君靈石作，一不敘名氏，一彷彿周昉貌人物，兼得情性者云。

徐氏三可傳

山陰王思任季重

江陰徐公有勉，別號豫菴，年十九，兄弟割唐，取其室之偏，而以其正者遜伯氏。儉口損腹，積贏餘稍潤，輒表所居，好木石，爲園以自隱。或諷之仕，掉頭不答也。晚年避盜墮河而甃，行必藉杖，每臨影自笑：「吾與葛跛有緣，且可汰一童扶掖。」其喜于自唁如此。梁溪秦中丞侯給諫聞其風而悅之，造見，乃深匿叢竹中，俄而扁舟入太湖，邂逅矣。兒子宏祖每侍之，輒謂是兒眉庭霞起，讀書好客，可以竟吾志，不願而富貴也。有如此之父而稱可者，厥配

王搢人，事豫菴，如嚴賓，喜種豆，滿架蔓施，剪芸疏溉，如奉名花，場圃潔拭，不忍婢喘，綠陰雲簇，每秋至，纍纍如散于闐吐玉也。葢之下，緯車軋然，其織布也，與練訟價，練反輸其輕妙，豫菴生三子，胸中有嫡孽之吵，孺人爲爲鋤之。見巫覡如見鬼仇，見餓人如見兒女子之啼切者，必飽之乃快。間嘗出兩丸示諸婦云：「老人視窳時，曾投龍眼茗中，以獻翁，翁不噉也，以爲田舍家無此菓，不貴難得，乃素風耳。」宏祖嘗欲爲母新舍，搢人曰：「汝又那吾身何往？汝祖父碑像，膚立剝蝕甚可虞，何不撤此新之？」宏祖有五岳之志，母爲束裝戒之曰：「第遊名勝歸遊圖一示我，遊未竟，我不噉指。去亡害，卯孫在，可伴也。」有如此之母而稱可者，宏祖頎而歸，揖差官，口羞阿堵，山水可以博命，文章可以鬻身，其游山水也，章亥之所未經，酈道元之所未註，禹糧稷駿之所未歷，盧遨昌寓之所未逢，而宏祖一櫜一笠，乃繞爲之。間者過余，誥之以龍湫，而宏祖且襲雁湖，至八十里，誥之以匡山三疊，而宏祖且至大月之山，坐踞黑石英者萬丈，誥之以通天箭括，而宏祖又往來飛下叔卿之博臺者數四，蓋叩之若鐘，談之若穀，應聲輒對，鋒出而莫能窮也。宏祖又謂：「予所憾者，渾源之北嶽，桂林之千笋，未曾足焉。」此其言不忘。夫遊亦何必如討瓜子一粒必盡也？宏祖出遊，不飲酒，不食肉，旣得名勝，歸值母病疽，以孝感得愈。享年八十餘。子煊，宏祖時適薦葢，宏祖淚下，至不能勝杖，望其人，身體髮膚，笑談舉止，皆冷雲顛氣，濯靈充秀者，絕無纖塵，辱及大人遺禮，以傷二老偕隱之心。多少顯親揚名，鬚眉拔盡，以至槐死，有如此之子而稱可者。

王思任曰：予邂逅徐仲子，一接談而神與陸吾俱逸矣。及觀其所挾冊，玄宰眉公兩先生極心力以章之，至孫開斯文，滿持素元，傑不苟狗，亦樂以筆札借人，是孝子之所得者深矣。

壙誌銘

吳國華

江上徐霞客，余襟亞也。生有奇癖，一舉興而徧華藏，不可說不可說之世界。其橫足所指，橫手所出，躡實憑虛，

西方懷其好音矣。胡復東也？其東也，蓋以傷足尋息壤云。霞客之言曰：「向之天遊此身，乃山川之身也，可了藏舟委蛇之緣。今之天則此身，仍父母之身也，可完體受全歸之義。」乃自營壙于璜溪之左，若將終焉。伯子、杞入都，攜書與余，索生曠志。余惟霞客之家世，自南渡來，梧、陸，至我國朝，旌義門，直史館，舉制科，官典客，鴻文懿行，表著江南，人能言之矣。霞客之生平，磊落英奇，目空萬卷，少應試不得志，卽肆志元覽，盡發先世藏書，并鬻未見書，縑緗充棟，卽如探囊，稱博雅君子，人能言之矣。霞客之行義，徒跣救父于盜厄，盡心大事，樂堂治圃，以誤壽母，晴山堂有記，秋圃晨機有圖有詠，人能言之矣。霞客之行義，恤孤矜寡，極溺救飢，葺祖墓，碑亭，復君山，張侯廟，諸如赴知己急難，不以生死患難易心，人能言之矣。獨其遊，人能言之，而人不盡能言之。蓋人所能言者，非據見聞所及，則按之圖經，參之志籍。霞客嘗謂山川面目，多爲圖經志籍所蒙，故窮九州內外，探奇測幽，至廢寢食，窮下上，高而爲鳥，險而爲猿，下而爲魚，不憚以身命殉，最奇者，晚年流沙一行，登崑崙天柱，參西番法寶，往來雞足山中，單裝徒步，行十萬餘里，因得探江河發源，尋三大龍脈，此又臺禽所未經，桑鄴所未疏，直挾鴻濛窳來未鑿之非，有勝情勝具能之乎？然霞客之遊，非僅有勝情勝具也，實有至性。先以母在堂，定方而往，如期而還，如遊東白，元三岳，齋戒爲母祈年，至九鯉湖，永夢爲母卜算，每得仙芝異果，必獻爲母壽。母以八十餘大歸，始放志戴遠遊冠，而過名山福地，必涕泣博禱，爲父母求冥福。卽今日從海外歸父母之邦，猶曰：「以身還父母也。」可以遠游目之耶？霞客名宏祖，字振之，西遊歸，在崇禎庚辰之六月，而請余曠志，在歸之十月。時其年五十有五。余習其素履，因志其大都，并係以銘。

銘曰：御風萬里，上下川岑，歸途遄指，仍在梧陰。析骨折肉，不忘本心。遶廡天地，且暮古今。達者之言，大半欺人。如處巖壁，仰燭呻吟。司空營壙，漫託遐襟。何似南州道氣，可欽兼葭不遠，白石空林。茫茫嶽嶺，同此高深。我預題銘，附爾知音。

史序

霞客徐子，畸人也。某宗伯爲之立傳，傳其人，因傳其事，而人與事之畸皆在遊記一書。曷言乎一書之畸也？凡經傳所稱畸人，或一事之畸，成一言之特，而徐子之畸在游游之畸，未可一事一言盡也。馳騫數萬里，躑躅三十年，遇名勝，必披奇扶輿，遇山川，必尋源探脈，身無曠暑，路有確程，以至沿革方隅，土宜物異，一一詳誌記中。讀其記，如見其人，如歷其地，如年譜，如職方圖，如十洲記，如水經註，如肘後祕書，如皇華考，如繪如談。畸矣，而未已也。其濟勝似有天授，危巒絕壑，險道長途，如猿升，如鶴舉，如駿足，有兼程無倦色，加以寒暑不侵，飢渴無害，而霞客之游畸于天矣。更值王途坦蕩，邊徼晏寧，一囊一僕，徜徉瀟灑，于人跡不到之境，聲教難通之域，耳不聞金革，目不睹荒殘，而霞客更畸於時與世矣。聞其隨笈屬稿，載述甚多。今所存遊記四冊，同里曹生學遊購爲枕祕，余累索不得。至丙午而得之，方快披閱，而草塗蕪冗，殊難爲觀，須經抄訂，方可成書。卽錄其四之一。偶爾擱筆，忽忽二十年，每一檢書，心爲快悵。計圖完繕，而眼愈昏，手愈懶，年愈邁。今且七十二矣。偶友人談及未見書，因出記以示友人，雅興，願代抄之，余心動，展閱終難託，兩手遂鼓腕拭目，日限一篇，凡九閱月而告竣。更念霞客一生心血，走筆成書，五十年後，子爲脫稿，人置之，則廢紙也；家存之，則世珍也。適兒輩赴試澄江，命訪其子若孫而畀之，奈淪亡凋落，不可問。余方浩嘆，一片苦心，未完勝果，忽吳子天玉以善青囊術遊四方，歸而過我，問案頭何抄，余示以書，且告書故。吳子躍然曰：「今日之來，正爲此書。」霞客尚有子也。幼遇亂，出亡，冒李姓，有父風，素與相善。方遇江干，嚙往曹室，訪此書。曹已亡，曹家兒惘然不知所答。今過先生而得其書，是天假先生以成霞客之畸也。遂于甲子年清和月，率其子拜授原書，傳其書，以傳其人，而霞客真畸人矣。滬濱七十三老人史夏隆題。

奚序

霞客徐先生記游十卷，蓋古今一
端；其狀水也源流曲折，軒騰紙上，其記遐陬僻壤，則計里分疆，瞭如指掌，其記空谷窮巖，則奇蹤勝跡，燦若列星，凡在編者，無不搜奇抉怪，吐韻標新，自成一家，言人之讀之，雖越數千里之遠，而知夫山之所以高，川之所以大，與夫怪木奇材，瘴風暢暑之所侵靡，淫霖狂飈之所攜濡，蛇虎盜賊之所脅伺，野自郵羈，倉父山鬼之所挪揄，而激觸，凡自吳而楚，而兩越，而黔，而滇，一切水陸中可驚可訝者，先生以身歷之，後人以心會之，無不豁然于耳目間也。不誠自古及今未有之奇書也哉！是非先生之人之奇，不能有此游之奇，而非先生之游之奇，亦不能成此書之奇也！夫司馬柳州以游爲文者也，然子厚州記永游諸作，不過借一邱一壑，以自寫其胸中塊壘，奇崛之思，非游之大觀也。子長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游亦壯矣，要有助發其精神，鼓盪其奇氣，不爲文章用，故史記一書，軼宕雄邁，獨絕千古，而記游之文，顧闕焉。先生之游，過於子長，先生之才，直與補子長埒，而即發之于記游，則其得山川風雨之助者，固與應子長之史記並垂不朽，豈僅「桑經」鄆註」之所未備也耶？惜先生歸未幾，卽捐館舍，是書未經謄寫，時有會明季翁者，設教先生家，見而奇之，恐原稿久而失傳，爲之分其卷次，訂其前後，手錄成帙，遂郁然大觀，不意鼎革時，原稿遭兵燹，謄本又缺，幾有玉毀珠沉之慨，而先生姪李氏出稼所生介立，李翁痛遺文缺殘，訪得於義興之故家，塗抹刪改，非復廬山面目，翁從日影中照出原本，一一錄之，雖其間不無少缺，然不啻已毀之玉，復出崑山，旣沉之珠，又還合浦，得以一顯其奇者，固亦不幸中之大幸矣。予生也晚，不獲追隨杖履，探奇歷險，然讀先生之書，庶幾竊擬宗少文之臥游焉。壬午冬，從先生之曾孫觀，

乃得縱觀其書。袖歸手錄，五越月，始告竣。嗟乎！記之失而復得，缺而復全，不至終歸湮沒者，殆如金之鍛煉於冶，而愈耀其精神，松柏之摧折於霜雪，而虬結盤鬱，益奇以固也。蓋有天焉，不可強矣。以先生之入之書之奇，固非窮愁著書者比也。而析奇闡祕，爲天地間鴻寶，設不爲久遠計，能保無鼠蟲狼藉而終歸散軼耶？世有同志，見而愛之，願弗以自私，壽之梨棗，非惟不沒季季，二翁搜訂苦心，而先生大奇之著作，亦如青萍結綠，一吐光芒，得與史記諸君相傳弗替。予將拭目望之。康熙癸未四月，同里後學奚又溥拜撰。

跋

徐震容遊記 續編跋

是編之校，不第據楊陳二本，如改「行軍司馬」為「余鄉中峯」，用吳梅村贈蒼雪詩改定。取他書

國立北京大學工學院

圖 書 館



書 號

四八

第 册

掛 記 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出版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

標點者 沈芝楠

校閱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二冊定價二元

